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史部第七一冊目次

樵史四卷

〔清〕陸應陽輯  
清書三味樓刻本

一

酌中志二十三卷酌中志餘十卷

〔明〕劉若愚撰輯  
清鈔明李野史彙編本

三九

玉鏡新譚十卷

〔明〕朱長祚撰  
明末刻本

三〇一

山書十八卷

〔清〕孫承澤撰  
清鈔本

四五

憶記四卷

〔明〕吳甦撰  
清初刻本

六七七



樵史四卷

〔清〕陸應陽輯

清書三味樓刻本

上海圖書館藏

稿史卷一

雲間陸應陽伯生輯

友人林有麟仁甫原刻

後學張應時盧谷重刊

姜 臯小校同校

姚少師之姊甫里貧嫗也少師既貴謂其姊姊方臥病少師跪牀下呼曰姊姊廣孝來姊曰汝作何事復來見我餘無一言

開平王發忍好殺將兵所至每夜必御一女子明旦研其首而去嘗與武寧王入內問疾以指彈所佩刀目武寧曰老徐吾刀快談上由此銜之也

焦良

卷一

一

稽三味校

太祖嘗謂諸臣曰王必有天下置以爲嗣何如基曰事固如此公陰下劍棄之主豈可自壞家法任彼爲之可耳太祖然其言文廟登極追誠之命於功臣廟拔基本位授之江中

元末太子嘗駐兵京口之金山造一塔頗壯麗其頂皆銀鑄也而人吏之知至嘉靖初一夕風雨頂忽墮江湍波潄日磨之得寶吐色岸旁婦人謂頂曰非彼即此矣鑲其少許磨鑄之則銀也乃私聚比鄰四十餘家暮夜載以歸用巨炭銷鑊滿地各分一大餅約可百斤重其四十餘家並揚揚得意烹羊包羔每醺飲張席司捕者

謂曰是村多寡人子何驟軒輊有是而廉其所出入白銀大非販夫物也則必從江洋剽劫者來耶遂白郡縣卽排戶搜之皆有銀餅在也具訴以塔頂故夫誰信哉竟成大獄囚之南刑部歷十餘年而吾鄉顧公中立爲南司寇耶深寬其事力爲昭雪則四十餘人瘐死者過半而妻子離散者十九矣傷散暴富貴者不祥此可鑒也

孫山人太初流寓吳興山中費又憲公造訪孫杜門不納費公携具獨酌其軒下許久孫乃出絕不作寒暄語相對半日而別費公曰吾生平僅見此人噫宰相折節

隱士充節並可風末流矣

二

稽三味校

嘉靖間有一死犯徒揚州解至京口就決乘小舸渡江其解官防閑稍懈因卽投入江順流至焦山麓則紐械俱脫寢裏生矣遂祀髮坐閑刺血寫華嚴經八十一卷凡九載而卒業然解官代罪固亦已九載一日直指使者微行焦山中具問沉江者率而生飯依納子坐問九閻歲直指心動曰得非某者遂因耶詭曰吾欲一見此高僧見則以一言旋逆之曰吾侍處此索解官抵死固圖九載何是僧卽伏罪無敢言解官得釋噫不佞至今有遺議焉當死犯投入江萬無生計矣更流三十里

外并紐械俱脫以生是天意不欲死也既而登岸即堅持善心杜闕九載則血成華嚴經八十一卷是人事不可死也直指使者隨是時習是事當爲特題一疏備陳結末閱其罪使天下知有悔過自新之路卽盛世祥刑矣乃竟沉沒此一段奇事而僅僅曰吾能摘伏吾能持法乃爾恐亦甚矣哉

里中有一叟方燕坐間見故人某入戶訝曰君死久矣何爲乎來哉其友曰吾奉陰府檄捕十許人而君名與焉吾故先馳報君可亟理家事月餘而吾檄至君卽行矣叟遂以家事囑其子獨念曰吾爲某作媒聘某氏女

推員

卷一

三

精三昧談

今女家嫌婿貧也欲背約若吾死則中其欲矣卽捐金若干助其人娶婦越月而持檄者不至愈以爲幻耳一夕夢亡友復造其庭曰別後君行何陰德而上聞天帝乃益君壽一紀噫積善延年之說詎可謬悠也

今上卅年御極馮閣用專新鄭相公懼其藉國柄也令臺省亟攻之新鄭被逐而問意猶未釋也一日有王姓者滙入大內遂羅織其詞曰爲新鄭行刺業欲駕禍新鄭矣於是當道校尉爲新鄭發兵圍相公公詣諸爲相公危者曰不若自盡便相公曰大丈夫生死亦大矣可竟同匹夫匹婦耶時石給事星穆吏部文熙家居

於魏去新鄭可千里而過乃策蹇兼程赴難無何事解相公使使謝石穆兩公曰可亟歸也兩公亦不請見而去

西蜀王公庭令昆時每稱曰歸秀才有光天下士也比公以少司徒督漕淮上聞歸落第而南亟遣候吏逆之來曰且暮不拘時至卽擊鼓以報及歸抵門則兩夜矣公倒屣出迎急呼秉燭者前御公執歸手而熱祝之喜曰尙未老尙未老噫當是時而有不感且泣者非夫也王太史衡爲黃宮詹戊子首取士比辛丑宮詹歿矣而王試禮閣卷在溫翰編案其夕夢宮詹拜溫曰有好登

集史

卷一

日

精三昧談

幸亟收之溫心訝焉次朝得王卷大奇置本房第一及拆則衡也溫嘆曰黃先生故憐才何至九原靈爽尙爾動倦有是可異哉

萬曆甲辰冬楚宗人以楚王事專憤於趙中丞中丞被難衆已散矣原無逆謀道路洶洶以不軌過疑之比梁中丞臨勘止宜以橫殺撫臣按其罪誰不唯唯乎乃堅持不軌加以極刑甚矣甚矣無何都察院一火而盡梁亦病且死說者謂宗人坐寃之報噫刻深任情博名高者可知所戒矣

丙午秋日聞之七寶里中有一婦奉主母命持一楮訣



李西涯相公執政時建一懷麓書院每出閣卽邀名紳賦詩其中一日雪後集同社者聯句用白堊板一片西涯公起韻傳至末席次之時無錫邵公賓狂坐也邵目首句發一笑衆大異之比聯句完西涯公曰國賢笑首句未當耶吾今改矣人謂相公雖雅量一時見容其中未必悅也無何國賢當選州刺史銓曹以善地處他人而國賢則劇郡號難治者西涯謂銓曹曰邵子文學固優第初試作吏恐不宜以劇地難之問者皆謂相公憐才

胡公宗憲以少司馬建牙武林提督四省軍務威傾海內

燕史

卷一

書三昧樓藏板

兩諸司道奉手版惶惶不敢吐氣一日出遇狂生吳虎臣於道吳善使酒屬其前驅慢罵不置衆爲生危之公曰此吾故人子下車執其手款款道舊令左右翼之以行次日遺厚幣存吳生母此非盛德事歟  
壬申夏移廟初廟寂不聞遺詔而一夕逐去司禮陳驥用馮闕保舉朝疑駭高靳公慮主幼易生壅蔽乃今上登極卽條陳五事業已屬巨瑣矣臺省諸臣謂不攻保將憂在社稷而高公主議合疏力攻之一書生進曰少主元輔禮貌未孚詎可立誣之頃邊爲人痛哭乎若此舉則譬之醫家倒倉法劫則沉痾去體幸甚不効

則莫可救藥矣不數日而臺省台疏攻保且言其江於是新鄭被逐

新鄭公既逐則臺省人人自危待罪朝房者幾半月而前疏畱中不發密探之前疏已票午門外杖一百矣幸一老中貴爲上所親信者跪而請曰午門外杖一百則科道官並無生路矣上卽舉所票焚之非聖明哉惜哉中貴失記其名

嘉靖戊戌顧文康公主會試謂監場御史曰各省發解者必非凡才可便見屈一第耶於是稍通關節解元無不第者亦一時奇遇云

補史

卷一

人

書三昧樓藏板

王文成公將倡義討逆密以家屬寄一僻縣稱新園其居命守吏曰吾行後幸而事成無論矣萬一敗事吾其死難乎汝卽舉火焚吾妻子勿令賊輩見辱也噫當時忌公者乃以首鼠流謗亦獨何心哉  
鄉先達某嘗乘小舟出湖風雨橫至乃泊一巨姓舍旁巨姓者兄弟二人其弟曰貴啓艤舟河干不一延接恐非禮其兄曰吾田舍翁安可儲交貴客不若付之不知爲愈也弟復力請於兄者再乃迎貴客入烹羊包羞設款備至夜闌而寢客於樓客心動曰樓何壯麗哉命蒼頭步其廣狹笑曰吾堂後正須此比歸而遣人持金易

真樓主人大罵而去會有直指使者爲是公同生一日  
下片紙捕樓主人主人驚懼曰非是公莫可解難非是  
樓真可解公憾也因切責弟曰此禍實汝釀之弟憤而  
縊死於樓及樓歸是公未幾一愛子以內行敗縊死卽  
前主人死所也是公竟絕後墮天道好還髮不爽此  
可監矣

宣城吳士期偶以筆札侵江陵相此書生常事耳小人  
欲借此權江陵卒斃吳生於獄及江陵歿而公道明造  
戾行刑者無赦竟何利於小人哉

潛縣盧梅奇士也少以才豪覆縣令怒實之獄公論寃

撫史

卷一

九 藏三味樓

之真有脫其難者比平湖陸莊簡公令潛首出梟食謂  
有天道哉而陸公亦自此著義聲海內

蔡公汝楠嘗爲楚方伯一日徐子與吳明卿並過武昌  
公款之黃鶴樓出詩草就正二君覽畢默然不出一語  
蔡大失望無何蔡公持中丞節撫治二君皆以屬郡守  
入謁私相顧曰倘公記及黃鶴樓故事奈何及執手振  
進公笑曰二君我故人也可行此耶歎然攜手卽命酌  
二君退而悔曰寧可死矣余少日間先君子云蔡公  
汝楠施公峻湖之才人也二公居南曹耶時凡播紳衙  
吏而出者以不得二公詩爲憾蔡詩示二君何至見

乃爾此自少年負氣者過矣白石先生不成長者耶  
吳興城公繼爲官守吾郡以清白稱比趙楚泉使卒於  
官僚友檢其囊裝若如也惟一竹簍封置空齋舉之頗  
重諸大夫疑曰此中有物乎護藏以候公子至則啟視  
乃一藥磨也諸大夫且笑且嘆昔鬱林守藏石壓舟以  
歸其入矣

莫江陸君起龍登第後余嘗造訪家無應門款余池上  
曰少坐當擊鮮佐酒頃之聞捕魚聲余往視則陸巾舉  
網者主人也得一巨鱗烹以饒客亦有古人風致云

孝廟時一中貴輩織造至吳門大索縣令無償乃誘令

撫史

卷一

九 藏三味樓

入舟縱羣小凌辱之不得登岸時陸公完邑諸生也偕  
義曰父母有難爲子弟者可坐視耶拉諸生入舟大謀  
令得釋而中貴謂陸虐天子使樵文具劾衆爲陸公危  
孝廟覽其疏曰秀才家不諳事體始究比公登第上  
聞至公名曰此卽嚴宦者耶頗有氣節可大用卽除御  
史公聲望遂著繫至大司馬提兵海上討劉賊有功庶  
幾豪丈夫矣頃節不動坐劉瑾黨削籍惜哉  
李獻吉疏劾劉瑾瑾甘心慙之獄李從獄中出片渚曰  
德福救我時康公海於瑾爲同鄉康足跡不至其門瑾  
每心望焉康欲解獻吉難乃不得已而遣瑾瑾大悅盛

欽廉公公因歎曰：蘇吉今之李白也。公知其入乎瑾，遂得釋。當時有識者大義德涵而好事之巨乃謂瑾寬矣哉。

德涵牙彈琵琶一日，直指使造其廬，問飲酒半，取琵琶彈之。指曲暢失言曰：吾將薦公矣。公大詫曰：吾適去，豈以琵琶聲候事足下博一薦刻耶？立毀琵琶，直出而去。

吳興翁尚書瑤嘗爲揚州守，抵任之日，過一委巷，過樓后幼女誤將盆水傾下，灑公袍帶盡污矣。公無幾微動色，頃之捕卒縛幼女父至，公曰：彼出不意中耳，何罪？立釋之。

漢史

卷一

三

書三 蘇板

穆之復問曰：得無驚幼女乎？勞以金錢去，越數載，公以乏嗣從廣陵娶妾所娶即前幼女也。舉二子，昌公後，謂非德報耶？

冀方伯錫爵五六歲時，家人暴宰賊子利其厚蓄也，謀并害其孤。一歲後，李益之早遂棄夜冒雪負孤奔金沙村，得免。年二十餘，年輔孤成立，舉進士，登司空郎，而松見背。噫，漢有李續者，少丁家難，絕類方伯而蒼頭次孫出幼主於萬死，置瑛郎界中，親自乳哺至今。膺炎史冊千載而下，乃亦有松者絕類之異矣哉！王文成爲主政時，疏劾劉瑾，瑾恨之切骨，比謫龍場，瑾

遣刺客尾其後，蓋欲乘間行刺也。至一荒驛，虛無人，文成秉燭而坐。刺客將入門，忽有白額虎踞檻外，遂已。刺客乃歎曰：神所護也，恐不可圖，遂離舌而去。

武廟時，各省設一鎮守，太監領兩地方，良苦自。清初張文忠孚敬議革，至今蒙福不淺。文忠嘗乞歸業，已至涿鹿，上念之，亟召還政府。諺中貴叩首上前曰：開張老入京，奴輩莫不殷懃，願爲爺慮。底上曰：張閣老病，皆可各自小心，朕安能得隱，宰相不當如是耶？

楊忠愍繼益劾熾，熾州府上怒，賜死。夫人聞報了無戚容，家人問故，夫人曰：夫爲忠臣，我幸爲忠臣婦，可不合

漢史

卷一

三

書三 蘇板

笑公地耶？願一侍妾曰：吾已得死所矣，汝將安適？妾曰：公夫人肯逝，我忍獨存，遂先夫人自經。

吳文定公寬少日嘗館一富家，主人有寡女，意甚屬公。每夜遣小蒼頭致茶具，公訝之，問故乃知出自寡女也。公曰：余豈臨邛客耶？即引疾辭，主人去終不露其事。

曹文忠公嘗寄片逆旅一婦，婦以深夜奔公公，大書曰：曹魏不可比，公廷試時見空中飛片紙，下即曹魏不可四字也。遂爲異甲。

梁谿王給諫好食犬，其家奴市一犬，夜縛將擊之，忽聞燈臺內作大聲驚擲下，更易一臺，聲如初，奴大懼，舍犬。

燈臺內作大聲驚擲下，更易一臺，聲如初，奴大懼，舍犬。

不殺此近犬妖也未幾王君卒

文公徵仲尊人溫州守也公少日隨侍郡齋比太守卒貧不能欲諸僑屬贈賻凡千餘金公謝曰吾父生平自廟何如哉詎可以喪爲利乎吾父地下一切堅却之人由此重公行誼彼詞翰稱公者淺矣

高淳韓公邦憲嘗領郡三衢童山人子鳴其部民也公以詞賦雅重之公暇則單車造訪童由山肴野核一觴一詠必秉燭而散童未聞以私干公亦未聞以部民引嫌也識者謂高之

大司馬公約嘗守華亭時徐文貞方弱冠公於諸生中獨偉視曰此公輔器也爲之擇配擇師不啻親子弟

比文貞官學士而誦公以兵使著坐註誤下詔獄文貞力救之得釋已而驟起驟至建牙登大司馬皆文貞推轂也語曰國士遇我以國士報信然哉

尹公臺嘗爲南宗伯會京兆當大比其子以廕君應試時主考及京兆皆公門也席次賓語曰吾輩在事而恰過座師於此可令公子被擯耶懷以荒莊見曰矣固其心許之至期則尹公子醉臥泰然死不欲出戶也其非命歟

崑山縣前此無城自顧文康公入相始倡議曰吾邑

海可不虞常寇耶乃屬撫臣疏請城之時諸父老子弟稱不便者十九遂謫曰崑山築城完死却顧狀元比諸請乙卯島夷犯境而崑山爲要衝卒賴堅城保全百甚民命於是戶視文康公者家至而戶到噫夫民難與處始而可與樂成信然矣

張烈婦陳氏父崑山人僑居雲間嫁張士震期年而士震死婦悲號欲自盡父母持之力稍進水漿然堂上僅一白頭翁耳不可以居仍依父母舍高其樞三尺許誓不再出故城請諸翁曰死者何日埋淺土踞踞踰年察翁無言於事也遂仰天袒胸曰未亡人何待亟走哭張

耶柩所父母勸之歸曰此吾從夫地矣潛服毒不死更屑金飲之不死歎曰豈彼蒼未欲成我志耶卒危坐絕粒九二十一日死顏色如生異哉

楊石淙公嘗爲調中學使西涯相公遺書曰今歲榜張潛冠乎楊答曰若無李夢陽潛豈在後乎已而李果發解潛次之西涯歎曰石淙知人哉薛公應旂督學兩浙將放榜時人問曰誰可作解首薛曰諒不出諸大主矣果然楚中胡二溪定雅貢才名提學喬三石嘗曰以詩冠楚者必崇陽子比內饒尚詩擬第一不果後薛林

胡公監楚試屬蔡子木寧卷曰薦士得如三石所舉始



極眾望蔡固胡閨之以第一進日茲非其人哉及折卷  
果得定至今以為佳談

于蕭路謀去過時嘗讀書蕭寺每五鼓即步出寺門就  
浴比隣混堂內旁有酒家與見其出即招飲之無虛旦  
也忽三四早更絕不呼公飲公訝而問故與曰每五鼓  
見公出寺有一神燈前導也故呼公飲頃三四早燈滅  
意公不出耳公曰吾未嘗不出而燈滅何也與曰豈公  
日者有錯念乎公曰第三日前曾代一友作退婚文書  
意者為是耶尋遣友人索前紙毀之次早燈復如故以  
此見于公果異人而還婚一節亦非美事士君子隱微

雜史

卷一

五

書三味樓

之際可慎矣

更相公言密與曾公訖議復河套即妻子不相聞也一  
日有武林呂生者持相公故人書入謁謬稱呂生今之  
替葛也相公遂延入內舍款之適相公以他客至由接  
生而竊取案頭一緘視之則曾公所條議河套密札也  
生遂以是事佈相公相公不道其詐也便令其出塞而  
以一帖題介口公所會亦款之內舍願以機事傾倒生  
自此橫行各邊夏曾二公密謀畢露竟成大辟矣噫呂  
生者余少日及見之其貌陋其心險自可立辨而先謂  
謬應而謬納之何歟

項襄毅公每人白屋也根於得子而性好儉老夫婦蔬  
食菜羹外未嘗妄費一錢日以織書蓄錢一囊偶鄰家

子某犯法業充國徒從母去母老且貧別無侍養半年  
母子相持而泣公天爵之厚然曰子去母能獨存乎  
呼其子善之曰得數金贖罪可無出矣余亦手何公  
夫婦曰吾不忍棄母子分離死生異路也遂捐囊中所  
藏恰可贖罪悉與之母子得不散次夕公夢鼓樂從空  
來送一佳兒至已而襄毅公生  
成化戊子櫟李歲大疫郡守楊公繼宗雅負風節發粟  
賑饑民不及白督儲使者使者怒方移檄按其事檄竟  
無史

卷一

六

書三味樓

為鷹獵去使者畏之尋得寢

王文恪公嘗言試臨行錢太史福曰公此出須首  
舉順清方壓眾望已而果然當時歎服兩公為具眼瞻  
者在今日則望其後矣  
周文襄駐節吳下九十七歲日雅角巾野服巡行阡陌  
間與田父老農雜列道小童若家人然故三吳至今受  
其賜當贈以議公相遺書公笑曰此吾為其父老  
地也若不通朝貴人安得久居三吳以畢吾綢繆腐尸  
之志應大臣用心如此百世俎豆豈漫然者哉  
洪武間吾郡有溫隱先生者姓楊名仁壽自少落落多

奇氣作字傲鮮于橐子景和應人材舉拜東昌守坐  
酒不敬禮重碑以酒隱皮邊邊師亦習鮮于字或薦  
隱於神師方作字酒隱從旁曰豎筆不得法師怒曰汝  
書之酒隱即肆筆一揮師不覺歎服因問所欲曰某年  
七十歲欲老死鄉里耳師即放其還東海先生曰景和  
偶以酒失犯奇禍酒隱工墨卿一藝耳卒服戎伍以大  
老安首耶小善不可無小惡不可存此其鑒矣

卷一

一

藏板

虎牙而得生亦幸矣比王還京伏誅西市而孟蒲聲益

潘恭定恩初任祁州守一夕曹夫人夢神人掖二童子  
手丹桂錄語夫人曰太守有大造於祁壁微上帝錫二  
子昌其門遂先後舉允哲官御史允端官方伯

陸文定公辛丑登第時先一夕郡守黃公華者夢謁帝  
庭庭下集數百輩公舉陸公曰善士也守覺而異之未  
幾報會試第一守嘆曰此君素行直通神明耶嘗同諸  
翰林謁殿相國階次黃菊盛開眾方爭先入揖公於後  
大聲曰諸公莫擠倒陶彭澤一時相顧駭然公豈不為

意也

郡先達周比部佩號北野以高潔稱有直齋吏持書幣  
候之真可踪跡徧訪始得於北坡濠上茅屋數椽無一  
應門者吏揚聲叩門遙見一老人倚杖門內徐整衣而  
出問之即北野先生也隆慶初郡邑奉例選貢望望  
者撤去一二有擬出公者忽公無後耳頰沈頰文爭之  
曰其何以風也遂止

卷一

一

一

藏板

機史卷一

樵史卷二

雲間陸應陽伯生輯

友人林有麟仁甫原刻

後學張應時盧谷重刊

徐朝俊恕堂覆校

王良祥符人官浙江按察使聞靖難兵入泣謂妻曰我分應死獨念汝輩未決耳妻曰君剛腸男子乃為婦人謀耶命妾饋良食即抱子投池中死良殯歛畢遂舉火自焚應良固表表忠節死且不朽矣其內人慷慨殉義有是可使姓氏無聞哉

黃宗伯觀夫人翁氏貴池人靖難兵渡淮觀募勤王至

黃且

卷二

書三味樓

安慶成祖已過江矣諭京城軍民暴奸臣罪狀觀列名第六命有司追捕收其妻并女皆給配象奴觀聞變大慟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越明日家僅自京奔來報翁及二女俱赴淮清橋下死天順中池人寓南京柳林見破柳猶有存者詢之父老云此黃狀元妻女殯處其人一哭幾絕

靖難兵入金川門守卒有孺弱者年十七大哭而遁却乃崑山人閉戶讀書足跡不入城市周文襄巡撫江南累薦為郡邑博士不就曰恐負金川門一櫛耳靖難初黃宗伯觀廖太常昇王脩撰叔英王觀察良鎮

沛縣伯瑋並抗節死義而當特御史陳瑛乃劾奏曰之數人者皆不順命與叛逆等宜追戮之上憫其忠不問

非天王聖明乎瑛則無人心矣後竟以苛刻得罪誅

黃鉞字叔陽常熟人官給事聞靖難兵入登翠川橋西

向拜整衣冠赴水死詔言收斂族眾皆驚散一故人楊

福乃具棺衾晝夜泣橋下求其屍不得更數日屍忽儼

然立水中福手抱而起顏色如生竟成禮葬諡節友

誼可慟鬼神矣

顧瑗字伯偉廬陵人知沛縣靖難師臨沛指揮王顯降

瑗大慟曰臣無以報國矣遂自經其子不忍去即刎父

屍側宜城陳少保迎入見文廟嫂罵不肯臣戮其父子

子鳳山臨刑呼曰父親累我愆顧陳一二子賢不肖相去

何遠哉

正統聖駕雷貫中<sup>也</sup>先數遣使向闕問何日逆駕景帝

乃伴道其詐也猶豫未決<sup>也</sup>先則心疑之比駕還以二

十人護送旦夕不能偏左右即請從臣不得近也迨駕

入郡門二十人皆提刀徑向頭而泣逆聖駕抵南宮

然後去<sup>也</sup>諸臣皆子孫遺孽其心哉

英駕蒙塵虜騎猖狂犯闕舉朝洶洶共議遷都而南太

后已心動非于少保力持之大事去矣謂不有社稷功

歲第皇帝廢太子爲沂王而擅立己子少保無一言見  
諍春秋責備賢者業將何辭故賜劔西市又不在奪門  
時也識者至今有遺戚焉

韓翰林復爲恭愍同之父一日劉侍講球過復以封事  
密議妻從戶內大聲曰爾自爲之奈何相累球驚走比  
球以諫死不數日復亦暴卒妻慟曰悔不共劉公死猶  
有令名同誓曰必竟父志後十年果死諫

孝廟每乘暇日出御午門決斷民間大獄冀州有某者  
夜入子舍盜物其子從昏黑中擊殺之事聞郡守守曰  
父不宜盜子子不知父而知盜則殺之何罪孝廟訝曰

三  
書三昧樓

便是子也能孝養其父父才安忍殺哉竟坐以不孝  
之罪噫真聖斷矣

大宗伯王公華少日嘗館吾郡歲暮歸泊丹江畔夜聞  
哭聲凄楚起伺之則一老人携一女作投江狀問其故  
泣曰買人金百兩訟之官領家以償不足賈欲挈女  
去女痛父子身無倚立槁可待欲抱父並死以謝賈故  
望江而投公曰吾囊中僅僅一十五金可贖而女否曰  
可矣遂捐囊以助其人叩首曰女幸得生願即奉公箕  
帚公曰吾意在解難耳敢望以女報耶堅却之未幾公  
登輦甲舉一子爲陽明先生孰謂非陰德所致

王文恪公鏊廷試亦擬第一時商文毅作宰改第二益  
族其三元與已敵也量何福哉然文恪嘗夢發三矢不  
中敵者一則亦有定數在矣

江陰張學士袁雅以文行高海內予先君子嘗造其廬  
歸示陽曰張公有家範子弟皆彬彬讀書循禮絕不露  
富貴德陽心識之頃過張公里門而其子若孫讀書循  
禮猶故短垣敞虛猶故也因歎先君子知人哉比訪劉  
司馬家世則大有可慨也

大司馬劉公光濟者與張學士同巷余少日嘗一接肩  
宇蓋冲然長厚人也天之其嗣以猶子承之公由少宰  
三  
書三昧樓

進大司馬勢頗赫奕而嗣子驕縱不能禁公未入土嗣  
子卽坐奇禍傾其家矣見且奔竄他處余問劉公門第  
則易主矣噫張劉二氏謂不有燭鑒哉

會公省吾位大司馬老矣矣夏月張燈開卷不少廢或  
進曰公胡自苦乃公曰余在大臣列凡國是廟謨必  
與議苟非習知其故安可置曰學公間故曰宰相須用  
讀書人吾未敢怠慢廢學也問者題其言

金溪胡公桂芳以備兵副使駐節瓊州一日郡守散軍  
士餉其銀十九不足色者衆皆脫巾鼓噪訴之公公曰  
日將暮矣姑取銀封貯俟黎明吾自驗發有不足色者

舊在木守泉且退是夕守密令幹吏易其銀公却却散給軍士無敢譁者是夜也影不失太守體又坐滿軍士總可謂善調停矣

楊公一清字公東陽進以詩重召入太廟置之膝前親賜飲唱而卒更教看龍比登第並云相為名臣亦我朝盛事也

楊公具將相才以黃閣老家居年已七十尚詔起田間督理邊事修長城說者謂不愧韓范

武廟南巡徵服過京口幸其第賜公侍坐上卽席飲飲命戲演西廂申旦而百官迎駕者至

楊史

卷二

五

書三味樓

楊公善詩詩品亦正大類其人嘗曰我詩不得李獻吉刪訂終未李為公門生瑕瑜並舉不苟許一字閱者多二公高致云

羅文毅公倫嘗於途次見一曳草衣露宿寒甚公卽解狐裘覆之而去次蚤更叩門謝曰居常臥破室中願南來寬夕爾寢夜來披裘而寢則虛偷見至達旦不能寐

前遣公發公心異曰此必有道者  
成弘間詩大元楊公之妻夫人輩雅多燕集一日霍宗伯公翰捐夫人入朝前過家學公宴延霍夫人夫八曰吾以韋布辱綺筵安乎欲無往宗伯起之行比歸

問宗伯曰始吾見叔夫人羅縠羅縠顧異之頃間各更衣從縞素何也宗伯笑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爾知否

蔡文莊清嘗為諫章學使攜門生陳公琛閱卷一日評舒太史文莊訝曰此舉元才也奈何見屈遂首錄之比發落時出舒卷則批評出兩手諸生大譁曰兩臺文莊曰陳生奇士吾故挾之來然未嘗全任其目卽舒卷可驗也兩江右雅號才數恐之陳生敵乃下令選十三郡名士數百人與陳生棧棚名易書第甲乙比拆卷則陳爲冠舒次之衆皆歎服舒卽聯捷登舉元而陳

楊史

卷二

六

書三味樓

公以理學名海內稱紫峯先生官副使紫峰先生自憲副乞歸卽子居村落守布素絕不交摺細時從田父老嫗獨杯酒間見者不別爲貴人也一直指使還朝執政者問曰曾見紫峰否直指樸然執政詫曰入其境而不識陳先生謂風調雨後代者首湯公虛公欲整冠束帶無有局促半日而出直指款曰先生古人哉

盧梅字次樞恃才負氣嘗既而見縣官且諷刺縣官倖爲重梅而陰讎之詎以後人事下獄謝茂黎故善船者攜其詞賦游京師貴人出謂之泣曰奈何令才士竟

不白耶于是京師貴人無不冤慮生者卒遇隆令君見  
白陸爲莊簡公光祖雅以樞事者義登然茂秦慨愾急  
難不可風友道哉

夏忠愍蒙難西市暴其屍諸門故吏莫敢出推顧中舍  
從禮貢公歸耶第或曰爾不畏嚴袁州耶中舍曰士爲  
知己死即爾怒要人無間也比袁州問之亦頗義中舍  
江公一麟初任安吉州守以清節著嘗入謁謝分宜相  
公機青布四疋相公曰爾廉官也安用此爲江曰此非  
州產乃家織也笑而納之一時遂作佳話

閩中洛陽橋碑出自蔡端明得意筆也有郡守某入鄧  
樹則曰

卷一

七

書三味樓

壽康相公公問曰可曾得潘相來守默然既又曰  
碑是蔡端明筆知否奇又蔡公笑曰俗吏乃爾耶守  
遂考下下以此見司土大夫其地中名流勝蹟皆不可  
不加之意也

沈光祿鎮以建言觸怒分宜處下宜諸耳熱則慢  
罵分宜率諸少年束草作分宜父子狀交射之分宜恨  
而切齒遂屬路御史指羅致沈死於獄楷復收沈公子  
襄計斬其嗣以快分宜更其姓名爲丙夜欲自經忽聞  
異香滿室心詫曰莫不有和耶姑忍死以待旦則楷  
坐異給事劾就械矣比分宜敗楷論斬而襄應官一干

石後發人嬖人者竟何益哉然光祿從戎塞下豈不知  
練口避禍而學豪少年射草以激虎牙恐明哲保身者  
不如是也

隆慶壬申余客京邸會至尊久廢朝中宮位別疑且  
三輔亢旱羣下人情洶洶一掌科問余曰業當具疏脩  
省有何大議余曰公不聞乎夫婦得而家道成陰陽和  
而雨澤降今請主上親明中宮正位則甘澍立至矣是  
公愕然曰恐犯大忌不三三謂中宮問安上所命宴歡  
甚次早卽雨是公

攝史

卷一

八

書三味樓

陳皇后出自儒家旁通經史往往以正言規上穆廟頗  
疎之后疑畏不自安乃請移別宮養病報可今上僅卹  
年時一造候后每具款必先書而後昭太子一日駕幸  
后宮近地中使馳以聞后衣冠走出候則恐駕不果  
臨揖威重欲不降階而太子又環矢見罪蓋躊躇進  
退者許久而駕至余嘗得老中貴所述如此竊歎知幾  
知微知大體若后可以法矣

劉公存德嘗守我都以體佛稱一日至東郭外見某氏  
屋屋頗高敞正值升梁舉樂公卽下轎入其門呼某曰  
爾能作家起大屋是我好母姓矣命取花紅賀之謂不

有古循吏風哉今恐無此盛事矣

李獻吉視學豫章以元直忤當事者羅織其過成大獄特命鄒廷尉往勘鄒曰世稱李某好人老子之術全不解安得謂好人聞者掩口然知雄守雖知白守黑豈以深心應世非淺識者一鉞哉若使其人全用老氏則又不可方物矣

勞中丞堪雅有時望官輟所至多見思比開府閩中阿江陵指羅織洪司寇大辟則舉其平生盡棄之矣或解曰是時江陵相甘心於洪師勞力諍無及也噫撫臣爲一省安危所寄假令天子詔下非宜尚須伏罪矯制而况相若乎救之無及但有投劾去耳安可犯海內公議也

洪司寇朝選會以遼藩事件江陵退居林下杜門却掃其分也而口語不慎往往刺江陵之私遂觸奇禍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有味哉

宣城諸生吳仕期者雅負文學頃江陵不奔父喪曾作上宰相書傳之好事時胡中丞擢任南江院廉得之遂密報相公答曰竊放下胡乃寓某處某捕吳卒於獄比江陵敗吳生婦賈氏伏問囑寃中丞皮廬鄉暴死而賈氏旌貞節安可謂天道夢夢也

徐文貞視學兩浙時嘗以冬月行部三衢公風雪中見四五輩踰崖岸良苦令左右問曰而何爲者對曰是赴考秀才公念曰此吾門弟子也忍令寒頓乃爾命別舟載之餉以酒不問其姓氏是不有風度哉

王司寇元美自丁未試禮闈主司得其五策詫曰此必朝貴人子不然何習知邸報有是比折卷爲王公世貞也時王尊君居臺中衆謂主司有識去今僅十數年耳而時事一大變貴人子則強半見凡於主司似稍過矣隆慶間廣之東莞有奇士二人焉郡公行會者別號羅浮雅以文行高嶺表自孝廉下第歸道經豫章振絕時

有密親某佐郡義可相周公捧臂曰麋鹿之性望公門如穿乎典衣具賞斧不繼則率二僮行乞市人哄之弗顧也陳公綽字衷素以禮經魁省繻袍蔬食所居不蔽風雨其內子被無綿也私語之曰妾任寒女幼益綿之曰日者三子稍有束脩之遺即奉吾母爲阿妹治嫁今囊囊傾矣噫窮不妄干孝無私善若二人者不可風世耶

世廟初壽寧侯張鶴齡兄弟挾太后威橫行鄉曲積有彈章當坐法上恐重拂太后意微探之太后曰值付廷尉可耳安問私恩比鶴齡等論死籍其家太后聞之側

然曰不有老婦。渠但作田舍翁。謹守墳墓而已。今李何以威曉。故驕縱于三尺。不能保有首領。告在老婦。遂布衣蔬食。而終日聊以譏吾過聞者。謂上不廢法。下不廢恩。賢哉太后矣。

萬曆間中使入豫章。咆哮礦稅首及信州。遣官吏八人至郡。巨猾從者三十餘。橫甚。諸大夫莫可誰何。而上饒令李鴻獨將纓起曰。衝波之地。膏血幾許。而堪此狼餐乎。立捕八人。若鑿之杖下。巨猾皆鼠竄。去中使怒。髮上指。露草疾馳。衆皆危上饒禍。巨測撫臣夏某慮波及已也。棄將具劾上。饒府李觀察開芳在坐。亢聲曰。果爾則

海內視老先生為何如人。撫公內慚而退。

卷一

書三味樓

陸給事榮貴疏劾張文忠。孚敬福急。嫖屬無大臣度文忠則欺服曰。最中膏肓。比陸被謫。後文忠追吳門。特遣訪。謂貞山愛我哉。人亦慕文忠。雅量貞山爲陸公別號。吾鄉張水部烈魁。鄉榜後家赤貧。日開戶。暇輒讀書。佐善飲。府之杖頭。實酒則脫巾爲券。絕不通都縣。一則也。余先君嘗造訪。歸示陽曰。此人可法哉。比以水部分司南旺。見署中有梨。聚若干林。立命削去。曰。無傷吾介。似稍過矣。

嘉靖間。二吳兩浙。被倭擄慘。胡公示憲。以總督開府武

林徽。兵半天下。日費縣官金錢。無算。募厚結分宜父子。欺與論兩病之。然有識者則曰。不重衛將。安能鼓舞軍威。不深交柄臣。安得盡行已志。故一切議封議勦。以便宜從事。而王直陳東徐海輩。悉置之斧鑕。東南蕩平。其功亦詎可少哉。

方朝公遣使招徐海。降海約曰。赴轅門。歃血。一時以危言阻。胡公者。昨曰虎狼。可入室。哉公曰。拒之。則示以怯矣。遂約海某日來海。率部下百許人。張弓執刀以進。請司百僚。皆顧失色。而胡公譁笑。晏如。勞海等牛酒而去。噫。英雄膽氣。亦自有不可及者。

無史

卷二

書三味樓

嘉靖以前。凡拜相者。必設燕筵。內閣先輩及司禮監其員可數。白金坐則司禮爲首。張公孚敬入相。時閣吏以故事請公。略曰。我國師也。可折節。選中宦耶。燕遂寢。鹿城張公實。號石川居士。言通泰時。以直節忤貴。相龍歸。雅好題詠。又好游學。一書。勸終。終虎棲。連其。中凡三吳佳山水。無不遍。其。北。世任鳳凰所之。亦。意游某地。縉紳賢。三。慕之。輒。然於郡。有可絕不通一刺也。人以。之。

臨海王公宗沐。提學。嘉靖時。行部寧州。守某百選。寬起家者出郭以迎。公。失禮貌。守怒曰。慢吾不



由科甲耶遂杜門投牒兩臺請挂冠去公慮曰彼國  
名尚矣吾其獨安乎乃屬學官率諸弟子持公帖告罷  
守曰我有三說從則雷不從則垂去矣其一諸生進卷  
莫以守故怒奇貴一人其一廣童生進額破之在歲  
加倍其一總計卷若干五日可閱畢更無久延地方費  
俟應公笑而唯唯衆皆服公雅度然守亦強項哉守爲  
歛人失記其姓氏

世廟時命工部建一沉香小殿奉三清南落成而駕至  
壇規制窄狹立勅改造時大司空爲雷公禮該以樂營  
若干繕告壞臣心力竭矣而更欲改作豈易猝辦乎  
孫旦

卷二

主

藏板

必以死諍之直入上前請仍舊便會酷暑跪赤日申命  
黃門遣之出公曰不得俞旨臣寧曝死墻下不敢出也  
上憐而免之省金錢無算

世宗卽位初議大禮楊公延和主繼嗣張公季敬主繼  
統上采張議而遂楊公時王新建伯安請學曰下門生  
議入問曰二說孰是伯安曰皆是衆訝之曰成都思於  
先帝者也承嘉虛於今上者也質以巨子大義夫誰可  
耳莊故問若懸之然縱統一議自是高出千古永嘉亦  
非強辯迎合也

嘉靖以前吾鄉先輩登第歸皆徒步拜客但張益耳自

嘉靖辛丑張公翺翼約諸同年曰我以遲暮得一第堪  
僕僕奔走耶請諸公入里同用轎背約者割故時自  
妻始然張公歸徧訪故舊即第櫓隨巷必把臂款款人  
皆多公長序

慈谿張公翺翼嘉靖間畧戾入地越被難獨慘趙司  
空文華公與梓地偕浙省軍餉五萬金築城不日而竣  
比趙以展黨則據五萬金爲乾沒逮及其子邑人寃之  
捐棄來助者如市夫核趙生平固大犯公議矣而祗施  
粉榆聞百世永賴其功亦不可泯也

趙中丞公瑞開府江南意在裁巨室郵傳間見稍備矣  
趙史

卷二

古

書三味樓

卒之訟師禍粉乘機逞志告讎橫起舉三尺而并髮之  
道成亂增諸大姓皆重足立三吳刁悍風自此而長然  
首開吳淞江上不煩公帑而下不病民力且仗大工食  
饒者救東南災俗則寧有造於斯土哉萬曆中吳松復  
基屬許副使應進督工費水衛金七萬工甫告竣而  
暴者如故視海中丞利弊不啻經履矣後者至今憾之  
李戶部開漢棉許開時才財冠耳目月俸外不費水  
一錢祿胥宿蠹立掃左右從整頓及瓜代而歸家  
洗猶故左右乃竊歎曰清耶一至此哉吾輩或以私  
者非夫矣

雍州李公向陽以品格推祠部偶忤一要人出爲延平  
守時掌銓者蒲州楊公也一日趙文肅過之途亢聲問  
曰才如吾鄉否乎不足當學使者耶楊曰才亦平平故  
處以鄉魁曰君家令子有何才而領學憲乎聞者莫不  
咋舌

李公守延平稱良二千石會吾松守缺高郵公顧選  
郎日以相公之鄉而不擇一賢者去徐先生得無笑我  
乃謂李公非有他意也公至而郡中諱然謂新鄭意在  
修卻故屬李公來於是告許橫起舉國若狂卒使新鄭  
之心不白而李公亦竟左遷良可恨耳

禁史

卷二

主

書三味樓  
藏板

余過虔南歷訪其風俗則黃章白叟皆百口誦王文成  
大造至今有不忍忘者先是太灰上猶間並爲嗣猶  
所煎肉司土之職其後文成下車輒奮臂曰滅此  
而後朝食矣其後文成下車輒奮臂曰滅此  
而繼以重稅之苛則猶有之矣今則刀音惟老婦稚子  
甫旬月間已盡其力何異於今焉焉焉公所請設也  
公到小憩獻土人悉給以酒其小之哉可惜已

嘉靖間有部某者以詞起致其富甲江左一子  
不束教曰溺少年爲金主之美惡曰非吾子也第三  
弟縛之來二弟乃利其父子成大慶又復從旁羅織之

某益怒則書片楮屬二弟曰殺吾不孝子者賜千金  
弟遂集亡命輩擊殺之寡婦攜三歲兒訴冤當路辯駁  
十餘載二弟斃於獄家且蕩然而某本極愷死聞之月  
且曰其取利也窮天極地而盡人其受禍也喪身亡家  
而絕嗣噫利與禍倚伏有如是可畏哉

萬曆戊申三吳大疫啼饑餓殍途斗粟至百錢外魏塘丁  
中丞寧乃發廩數萬石行賑蘇松嘉湖四郡饑者皆就  
食中丞家不啻外府好事之口顧曰意在噉名耳噫是  
何言哉余習見三吳素封稍有與積則利歲儉不倍從  
其直不倍也何嘗念及周急二字間有密親故知稱貸

卷二

卷二

主

書三味樓  
藏板

穆皇帝幸太學祭酒胡被論衆推趙公員吉代公講爲  
君難爲臣不易一節極言時政嗣失而末又亢聲曰鳴  
呼天下將亂矣可不畏哉上變色而作執事者爲吏部  
改公南宗伯一日上問曰日前白鵝祭酒請言何語  
公不見即復召還拜相穆廟可謂聖明而趙文肅憤過  
益亦有定數也

廬陵習封公少日聘某氏女將娶而女病盲兩目女父  
謝封公父曰弱息不幸梅廢人矣安可累耶君封公聞

而進曰既聘卽爲我婦因瞽娶盟則不義藉令毀盟五  
計得矣誰復娶耶而竟使終其身失所則不仁遂歡然  
娶之生太史孔教三拜封人謂盛德所致

樵史

卷一

七

書三陳棣  
苑校

樵史卷二

標史卷三

雲間陸應陽伯生禱

友人林有麟仁甫原刻

後學張應時虛谷重閱

徐祖璽香沙同校

羅文恭洪先字達夫自修撰引告歸阻風真定病甚同年項侍御道接江北日造候境有富人坐尊辟飭名姝介萬金而入求居間峻拒之項微聞以其意嘗公公屬聲曰君未聞志士不忘在溝壑乎項太息而去尊人慮副公杜願殷正達夫已覺竊而謂故不與蓋時客至必令拂席行酒達夫委曲從事欣如也

焦吳

卷三

1

藏板

南邨潘公禮自尙書致政歸足跡不入城府盜夜往掠之僅粟數斗一敝裘而已盜驚歎叩頭曰使居官者皆若公世豈有盜哉

給事中李公漢字元昭鹽城人當庶吉士時纂修裕其從伯父也方柄用節宅在西長安公引避僦居香巷中日聞其見輦於戶內不與鄰右通或問故曰吾見權貴短赫衆親戚子弟往往至其門者惟懷之不早耳比當書去而公獨以名師著云

陳尙書壽新淦人以南司寇致仕貧無以歸流寓白下  
敝屋數椽不蔽風雨比卒仗諸故舊購遺乃得歛在墓

垣時不喜彈劾人嘗曰我父戒我勿作刑官易以枉人也若言官枉人尤甚吾故慎之耳

王霸修忠太僕文瑞公直曾孫也正德中抗疏請潮州  
三河驛卒夜過瀧水舟飄巨石上緣石而坐浩歌家人  
驚求之不得聞歌聲乃操舟以濟中歲不舉子或勸之  
納妾爲俎豆計輒笑曰大丈夫當俎豆萬世胡戀兒  
女子耶

錢太史福恃才傲物難近然其中隱憂有人所不及者  
梁穀富堂讀其墓公甚雪以厚脩交公公不納而里中  
有薛生者與梁同謁華氏視爲公師華卽掃榻重款未  
幾見

卷三

雪三味樓  
外紀

幾同爲難公入邑家釀薛公踰浦曰以小子無異能  
公重欲爲鎔乃於此願以死報公笑而慰遣之因過華  
氏漫語曰所不辭跋涉者爲我先生庚癸謀也華乃出  
百金爲鎔壽莫不誦公義

郡守劉君爲信錢公嘗曰福奈何負一第而不置我費  
角驕閭也一日守以事撻丞丞恚甚詎守受贖千金部  
使背入其言幾露章矣公操一舟至吳門力爲守閉其  
廉介部使者乃釋比守謂謝使者好語謝曰非鎔太由  
幾失我賢守矣守太息曰不意公援我有是耶未幾公  
卒守哭之哀捐棄治其墓

鄉先達曹公時中號定孝子以意剛挂冠歸隱居郊外  
生平不受饋遺不過種麻垂愛之年鄉守某聞其貧病  
以脫粟二石餉之公從後樓中引寸腹手書云老夫已  
不食三日矣不敢虛大夫之賜藹辭

常山令陳啟中閭之永定人自萬厯己酉春倖下事盡  
責節已邱民不事矯節當夏月鄉君欲衣葛論止之曰  
資邑葛不易辦也曰惟棄棄自給澹泊無異樂也任  
蠶五達弱而病卒鄉君出示其家舊殘編微表而已邑  
父老德其處愛各量力助喪乃得出境傷故陳君卽年  
不圖志祿不聞德而民有稽慕邑有口碑可不死矣

彭年字孔嘉雅以詞翰名吳下身後嘗著有一孫惟謙  
 方信漢陽劉氏劉奴辱之偏遇吳大參明卿知爲孔嘉  
 孫也嘆曰昔從王敬美得交孔嘉卽乞書先大夫誌石  
 去日爲行而其孫失所至此忍乎載遂以原直贈歸  
 東歸直託敬美周邱之贈吳公此豈豈存亡易心者耶  
 似可風誦俗矣

嘉靖間當大兵之後復值歲凶催科政急民困立著  
免官指周公如斗三竈力請至重勸念悉網漏以  
贖情已輸入水來意令免輕改請自前廷歡三  
日此皇朝噴瀟灑已終直擢公回天之力臣不可  
沒

一、其南旋經三聚百錢外上納國庫  
 一、其北旋經三聚百錢外上納國庫  
 一、其東旋經三聚百錢外上納國庫  
 一、其西旋經三聚百錢外上納國庫

古語吳太宰與少時賓客愛知先達包侍御公嘗爲人持白金過侍御乞其居間嘗事者比事得直而包公曰吾白金貽吳曰所而薪水不敷年而吳事鄉包公已捐其懸封白金致贖包公諱子符其故拉曰此吾先人言爲熟諫也爲封受之可遂賣先人身爲耶間得復

卷三

陳公舉封公瓚卽少丞道統父里中素有王甲有願積  
一日公過之途厥直庭廡手三石舉公舉鎔原爲不平  
無於別半中故康得聚就驅羣卒治以不法公既誦曰  
人孰能無死哉有國用命以不死守歎曰生終長  
人孰能無死哉有國用命以不死守歎曰生終長  
歸公曰吾志未嘗亡半若君憂卒者其入公誠謝而去咸謂  
之故公曰僕雖小人也而令號萬民臣不忍也  
大司馬石公舉書曰輪讓上請爲國死然臣不忍也  
希聲廷水之時半亡不謂公曰石公舉曰生死在  
公公者爲之生也臣聞君命臣死臣死臣死臣死臣死

豈不爭光日月哉奈晚節竟掣肘於本兵舉其生平而  
盡棄之良可惜已

西蜀楊公廷和桐園時長君慎登進士第一舉朝往賀  
公辭曰天道惡盈吾方恐懼不暇致以賀爲未幾遇世  
廟議禮拘繫罷政歸而用修太史遺成識者歎楊公先  
見云

耶司寇梅樞一子成甲戊進士早折甫及期卽遣媳再  
進問者莫不咋舌余嘗得之先達云耶公者好名立節

乖人情渠所爲大都類此未幾而耶公歿竟至之聞識  
者謂此清刻之報可畏哉

雜見

卷三

五

藏板三味樓

海鹽錢給諫薇幕靖聞以文章氣節推海內於人不輕  
許可獨雅重予先君每日陸子野東吳高士也嘗從雪  
夜放舟不遠三百里訪先君於窮巷先君蕭然四壁乏  
臥具遠藉草爲榻抵足而譚信宿乃去噫似此風致過  
刻第一棹遠矣子野卽先君字

章虞部憲文未過時貧甚出就館職而仗劍君蓋侍養  
兩尊人瓶粟則屢空也日夕治絲易水具堂上膳乃分  
食諸兒女退而餘鑪底焦飯取白食之其性嗜飲然苦  
乏杖頭每日向輔卽呼新婦跪且罷酒蓋必應曰酒已  
流矣酒實未沽也密遣老嫗賁之隣家而次第以手維

償其直絕不令舅氏知也虞部嘗曰家貧恩賈妻信哉  
余故表其一二以風爲人婦者

安成彭惟紹者嘗爲濟南郡判壯年未舉子以百金納  
妾劉或訴劉氏女故字我男今乃厭賣而也適惟紹立  
遣女歸金不問其入感忤願終以女侍弗聽既而夢入  
神祠若有起之祈男者神手二男授之且曰徙汝宅甕  
而異焉遂遷宅郭外果舉男二衆謂天道不爽云

呂文安本主順天試首題出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世廟目及下文不喜曰看他程文怎樣倣內閣  
聞之密報公比程錄進上閱至天下雖大惟知有天子

雜見

卷三

六

藏板三味樓

之尊而已人心雖衆惟知守一王之法而已則又大喜  
用碌筆標之未幾推閣臣公以南司成爰立出自特旨  
云於此見功名顯晦各自有異數也

郡先達龔侍御性頗亢直不能容人過卽郡縣公舉  
動一不當往往面折之坐是多失郡縣權惟吳興臧公  
守郡時雅重侍御一日訃首至歎曰此老殺吾懷不得  
聞過矣識者謂臧公有古大臣風度

練川沈君璧嘗爲建安令一日御史行縣未至十里所  
停舟欲拷掠人索獄具不得方盛怒衆皆股慄君抗聲  
曰卽至治所而不得則令罪也奈何責之中塗且此非

抄訊地御史李自懷曰今言是也無何御史曰  
州語其屬曰沈建安非法嘉定人乎汝曹皆處此人  
不爲其吏也御史虎心哉

銘山曰：「昔者魯宣公得燕而歸，直帥以其半而饋歸食食之二日，而燕之妻中奉執送，官掠訊無他狀。」  
續齊志：「周邦張公傳，佗令曰：『臺坐堂上，忽見綠衣黑  
轎，當門及矣。』長曰：『吾乃某鄉土神也。』問：『一室未白，  
敢以告公。』問：『改日某乃中饒，毒死於妻，何罪？』公試置饒  
木盆中有昂齒出水二三寸，若必殺人，烹以陵約，立死。  
言訖，忽不見。公如其言，試之果驗，遂釋其妻。」

樵父

三、三、三

鑄山有甲婢女於乙者抵乙門揚幘出婦乃空跑地乙  
詣甲家已夢之縣甲又謂乙賊其女互訟無左司令莫  
能決縣令喚下互覓邑果有女禮而可二十歲弱民  
田公爲去婦甲曰可也乙曰不可至矣公不聽立命受人  
執斧往怒見三人互訟其狀公怒狀公此去之怒不  
見比斧及而樹果在血積積有巨巢巢有三鷹鴞鴞昏  
巖欲總公命捉而釋之良久延問其狀曰曾有雀風吹  
至一高樓與三少年共倚瞰城市歷歷第無階可下耳  
三少年奉自空中往來不知樓乃樹巢也公悉訪其家  
還之其一卽甲女錄乙歸失去者

萬應庚戌有二童子會試乃師生也真都門見其貌  
又往挑之不拒生卽與通次早泣日夜來夢一神髭耳  
云今科汝必第奈何擯鄉家婦喪德上帝擯汝仕籍矣  
神又云某爲汝師不導以正而導之狹邪其罪浮於汝  
未幾師病卒是生果落魄歸噫冥冥隨行夫誰欺哉  
畢定爲蘇之壯縣第瀕海水易饑歲苦赤旱而徭賦倍  
蹇異他邑大宗伯徐公學謨爲桑梓慮亟請之當事者  
漕糧若干悉題改折所省錢更民力無算其聚總於鄉  
宜淺僻哉卒未聞有戶祝者嘗讀方聚甫張公祠記謂  
公汝州先達居拔垣時疏請折漕開便利土人聚族而  
集史

卷三

庚戌之醮是何人情之相違也

八

卷三 味

一、歷史

1

五ノ目

長閨婦有居家者一盜乘昏黑中混入新婦臥所夜半覺而欲去遂搖搖使僕公嚴鞠之盜曰嘗與新婦有姦良臣之以入公曰且繫待拘此婦至面質乃密令捕者將一賊元比婦呼盜對理盜堅執曰向曾有姦遂寃之法官曰若不用此術而遽索新娶婦則婦能自安乎其家且立敗矣余欺是舉也察奸謹善有古循吏所不及者公名原善由青浦令舉異調長洲

謙章表公員吉嘗守吾郡有經厯某者感公物已價廉茶一竹簍入納而發之則箱以二百金也次日召經厯

至論曰檢府中茶頗備衛無復用矣遂謝却問者歎曰此一舉也既不與真寶飾又不以矯矯立名非古大臣德豈何以至此

國初吾郡登進士科自任公勉始公仕至大率一口高皇帝遣使密訪三吳堪公第公坐事權下昭陽問曰爾公居官許久何食貧乃爾耶答曰吾自秀才時食田十七畝今三十餘年一無所益貧固宜耳校尉密以聞上節召入嘗賦詩云五更待漏尚嫌遲復召問曰龍媒遲何不敗墨字公曰望天子御極安敢言墨上曰獨不聞憂國憂民而遂命解學士作長歌以贈馳驅而歸

蘇良

卷三

九

蘇三味樓

張公爲明州人成宏之際號真御史致政歸家徒壁立處儉而自足公現行履康公食以百金爲壽公曰此中人十家產也其在今日可活萬口獨奈何予一人謝不受王曰爾公爲受可散之也者以答其意計浸癸不至然不給言歎曰夫人信曰公素廉不受傾今仇且死奈何因出金珥易數公見之問所從來夫人曰此某往年與公者誘偶受之耳公遂取而沒之湖陰風節如公可以就彼矣

已酉春某公爲明州府中丞劉觀至其家賓客余曰紫寧撫浙大撫宸望何遽奪其年而遺孤尚在爾蘇天

亦夢夢哉余曰先是公嘗據節東吳究心利病居然有盡得世濟之風識者莫不歎服頃不倖偶赴象山修志

國數月姑習其一二事茲稍近刻微覺寬厚樹福者耶沿海諸將士每值春防悉遷要害出沒驚濤中十九爲餌計也甘公乃一切刪淨餉汰冗額使裨帥而下瑟縮米鹽庖豆若昔所聞大率若絕無椎牛犒士氣集其何以鼓衆幸公爲明州府有驛傳銀若干公則曰海關安有使客而濫此銀乎立前去竟不慮縣令往來送迎歲有查餉查軍伍使車絡繹海道不暇巡視昌國諸衛所其夫焉安從措置余見令君撫瀾夫役大都痛

蘇良

卷三

十

蘇三味樓

廉竊嘆曰刻礪之弊至此哉舉一邑而全省可知矣納言發光薦初令吾邑迎父至一日以俸金入父屬聲曰廉吏如此乎公跪曰此常俸也父曰常俸而外一毫卽貨取矣戒哉比公報最受封識者謂是翁也真不愧尺一聖書矣隨子之能任父教之忠世但知倪公以清節登八座而不知本之庭訓者素也

陸中丞公初爲寧海府賁蔣周恤民隱精吏治自奉儉約不異寒生余聞一造訪公曰前此諸公悉以贈鄉大夫及過客以博譽者則不敢廢餘偶有所聞請告府海得楊太宰典銓嘆曰吾省幸得一好巡撫何嫌百夫





王所以報其紀事碑余錄也

萬曆戊子三月歲暮米價驟貴斗粟至一百六十錢里  
雍相枕於道時湖湘大徐估客裝米將破江而下為中  
丞邵公所遇邵公嘗以直指按三吳雅知不佞乃為  
公曰獨不念并州赤子立橋乎公慨然弛禁伯君其程  
入吳則米價頓減十之四已得公報書云粟既至楚萬  
一楚國有急奈何竟夕不寢頃之江右陳中丞以過獨  
坐劫則又舉手謝曰陸生教我矣

通儒唐廣少日頗自負嘗試南都郡例有饒時別駕某  
攝郡特設一席置金花線幣其上舉杯進諸生曰公錄  
其目

卷二

三

書三味樓

有志發解者幸即此席潛傲然登坐領花幣歸其目  
為狂生比入試本房具奏請之主考曰非解首則毀  
置之真負此生不第歸手花幣入謁別駕別駕曰姑  
俟來科可乎遂持花幣出已而別駕言本郡守果見潘  
公發解歙州士至今作佳話也

海上有鄭氏符氏者並以通家年少挾不共之讐出入  
各懷七首曰起必殺之一夕鄭臥船橋上月欲午矣符  
氏傳過可詫曰是我仇耶舉之符過語符曰此語也曰  
爾會識我乎不忍殺者其意相親也自是兩人修好  
如故次須符得一子嗣冠領鄉薦而鄭亦家浙隨享有

無謂庸小不忍則亂大謀者於此可深省矣

潘恭定思居郎署時奉封公命為一生開設學使者入  
泮盡生之父壽封公以百金也此尚書謝政歸則念曰  
作宦四十年餘未嘗以片牘干有司惟某生者因親命  
不敢違而居間學使既訪此生資矣立招生來賓告曰  
昔年曾賞而翁百金久相負今以償君生且訝且却公  
曰我詎忍負而翁地下也強納之去

潘恭定少時嘗與趙某者同學頗相善及尚書歸念趙  
莫可踪跡矣一日出見一老攜杖而過遣人問之則曰  
趙某遂遲之久舉重裘易其敝絮詢以生事資無立鑑  
撫其

卷三

四

書三味樓

老夫婦並七十餘而膏食未嘗飽也即命紀綱為趙營  
一居歲贈米若干石聞者謂公貴不易交老不忘舊今  
之世豈易屈指者耶

李獻吉何仲默兩公居常以詩文彈駁互相矛盾議者  
曰忌心使之乎此獻百坐豫章獄海內交游皆落藩首  
問惟仲默上書政府白狀吉窮意甚懇至故李公貽詩  
仲默曰結交在急難徒好亦何益庸仲默義氣可想矣  
趙樞吳尚書廷舉字康臣參藩江右時以僚友許奏李  
獻吉重鎮信州穆一時駭聽比事白後吳給詩李公曰  
夫既逆順面豈不愜素心如何異同論三兩成參差君

臧子淵傳而我非孔壬李亦答尋日忠難相值風萍偶聚兩襟遂路轉爲網經隱裏作懷白日可亮矣以此見前輩意氣自不易及

唐中丞順之字應德雅負經濟嘉靖間削藉爲編戶矣衆其憤曰安石不出如蒼生何時嚴分宜柄國一日舉詩草示趙司空文華趙曰向見應德蓋爾我明作者惟分宜公爲冠分宜嘆曰應德知我哉會爾北有兵事即以司馬郎起應德不三載持甲節治兵推揚最夷粹至中丞逆戰明陽湖大敗蓋公一意清刻失將士心遂致軍威不振公亦快快疾作矣

楊忠愍繼盛劾嚴分宜繫獄諸摺紳民履踪跡莫敢通一問維徐子與時時乘館往候相對輒歎歎位數行下楊曰公毋入恐累公也徐曰吾棄官官毋棄吾友聞者避之

徐方伯中行字子與嘗以刑部出職江左聞崑山布衣有俞允文者好爲古詩僻居委巷即滅嗣從造訪傾益誼合便解百金爲俞治館舍後遺書五于謂謂不可使俞先生家莫無聞白首也噫今海內懷才有若人否嚴公王善嘗慕清明上塚圖一卷在吳下意欲得之此卷乃崑山顧夫人所秘藏者東倉王司馬自塞外遺于

金屬一友密購不謂其人以贖本進也餽之嚴嚴大欣賞已而覺其贖也嚴王曰欺人至此耶先是王頗失權分宜將以投其奸解禍奈何復觸公子怒禍遂不可解矣後真卷畢竟爲嚴氏得已而沒入禁內君子曰尤物禍人可鑒也

少宗伯董公傳策弱冠登第官比部郎拉混公神吳公將來進劾分宜相不法激怒世廟杖之廷張受杖而號董叱曰丈夫死爾何號哉尋戍嶺外一時氣節震朝野分宜敗公即賜環璽還南禮侍中浮言告歸一夕爲奴輩所殺徐文貞嘗顧某氏曰足下習董公深何致奇禍某曰爾某氏曰董公以少年拔一第頗自滿而又博敢諫名震至九列愈自滿正言益日衆而貢諛長惡者遂進妾能保其令終也文貞歎曰觀此則田疇之戒卻誥有味哉

列傳某氏曰董公以少年拔一第頗自滿而又博敢諫名震至九列愈自滿正言益日衆而貢諛長惡者遂進妾能保其令終也文貞歎曰觀此則田疇之戒卻誥有味哉

推史卷三

操史卷四

雲間陸應陽伯生輯 友人林有麟仁甫原刻

後學張應時盧寄重閣

徐 紱元圖覆校

天順初補李文達薦特遣行人齋敘禮聘吳公與爾此  
盛事也及召至文華殿上乃虛心顧問授以  
諭德輔導東宮過亦隆矣而與朝堅不受職文達揣  
知其微益教書以伊傳召似乎薄諭德而不拜也上再  
遣爾終以疾病辭謝仍命行人送歸敕有司歲供食  
以贍終身議者謂吳公但拘曲之士耳當此異遇即

卷四

藏板 一 書三味樓

補導青宮稍露其生平蘊蓄必且次第大用調國是  
而進鹽梅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乃是聖賢實際而  
竟刺促以歸重失人望蓋山林隱逸大都迂闊而無當  
於用也不亦負此一出負此一召乎

奉化戴拾遺德英死建文之難兄弟數人俱從京師被  
戮其嫂項氏家居閩靖難師渡江意拾遺必仗節而死  
禍且赤族即令戴氏盡室而逃二子方在抱亟藏之深  
山焚家乘毀神主而獨以身畱朝遣者一無所得誠  
項詰之備嘗榜掠竟不言卒保血脣詭者謂項何不并  
逃之也噫此項自爲身計可耳其戴氏何若項逃則必

窮搜境內豈直二子不保其株連極刑者果矣今項以  
身蒙禍而庇翼戴氏一門可謂明理達義視死如歸有  
烈丈夫所不易及者

王威寧大父與一僧善聞語云願作翁孫以報一日翁  
坐堂上見老僧直入其廬舍恠問之已聞呱呱聲得一  
孫矣既而訪諸寺中則曰師已示寂輪回之說豈幾哉  
楊文襄一清本交匪人後家湖廣遷鎮江堂上置一聯  
云江海有心皆戀闕乾坤無地不宜家蓋實錄也  
聞三楊閣老會飲月下有妓侑鴈因行令限以古詩二  
句用花月字妓應聲曰尋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

卷四

藏板 二 書三味樓

不同三公暢飲而醉早朝入文華殿宣皇問曰昨宵之  
飲樂乎驚異莫知所對上竊顧中侍取錦十端而前曰  
用助纓頭之費三公慙謝出國具奏禁止樂戶供應則  
知官吏青樓之禁不獨顧公佐掌院時也

嘗考正五九月不上任勝國之制也元人崇尚謙謹謂  
諸神是月下南瞻部州察人善惡故禁屠沽宜游者上  
任祭祀當殺牲公讌當飲酒故不到任今無所禁而  
亦泥其說恐謬矣

辰州產硃砂層巖剖某所得甚富舟過洞庭風雨驟至  
雷聲震烈少間視硃砂值已破槍之一空矣乃知水銀

移家歸宗廟學。學。欲習。既而春秋建武中徵拜博士。每  
臘。詔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瘠。時博士祭酒議欲殺  
羊。公肉亭獨部之。因先自取其最瘦者。與乃貽賂京師。  
遂號瘦羊博士。而好事者則以瘦羊博士對大尉將軍。

萬曆辛亥壬子貴妃薨歸葬都遼世廟時沈貴妃事例行  
王貴妃者今太子母也差問余曰沈貴妃爲誰余曰沈  
乃世廟寵妃有恩於穆宗書鑑今上登極後中宮未立  
中宮印在陳太后所慈聖欲從韓印沈貴妃正色曰姑

且避之聞者莫不頌忱感佩善持大德豈尋常盡流也  
然沈氏自三黃妃爲東宮生母恐流例非簡也  
夫也生母只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一大老費頗多曰  
今沈氏自三黃妃乃兩余日陸生年七十矣頗得其  
大病有二一患其子乃兩余日陸生年七十矣頗得其  
豈不中其衷發處而聞開生息未至窘迫者微科稍緩  
民力稍寬朝廷工作甚巨南北商賈甚通大司農歲入  
卽歲出隱隱上下兼資暢然有盛世景象至萬歷江陸  
苛政則夏稅秋稅一併立辯稻甫登場而追呼鞭朴不  
忍聞矣黎之植更極出苛捐苛稅內帑日聚而不漏

無只

卷四

五

書三味樓

非一大病乎萬歷以來政尙弊刻凡專制藩省者不聞  
爲民興利除害往往以節省爲名查削一切冗費而諸  
郡縣又有沽名矯行希上意指者不顧人情事體刪刻  
過當凡驛遞凡交際等一洗如甌脫而訪之民間則未  
嘗徵其節省至有供億萬不可已者則又未免取給民  
間非二大病乎嗟嗟四民膏血幾何而堪此二大病曰  
盛一日安得不民窮財盡也有人心者良可爲之痛哭  
海運亦我朝所不可廢者今人不究其利害動謂曰險  
道惡矣哉蓋元時海運乃自嘉定縣劉家河入海從大  
洋中直達天津衛黃海道也萬歷初海運則自淮之安

東縣鹽場入海不過循海之濱以洲島爲嚮導非廣  
岸也但島有小小相望有遠近若舟行風作適在大島  
間儘可藏匿萬一小島遇風則便有不利當時備設若  
督漕陳海王公宗沐盡資者遍儲道圖潘公允端初年  
試米三萬用一百舟往返無恙次年加米六萬用二百  
舟又次年加米十二萬則用四百舟余謂二公曰舟楫  
太多矣假令過小島而猝遇長風恐藏護不及能保無  
虞乎已而果如所料敗舟若干彈章暴起余請營事者  
曰寧且引昇可也若遂罷海運得無困噎而廢食乎當  
事者竟委靡而議罷情哉

痛只

卷四

六

書三味樓

或問余曰海運犯險足下恐患當事者甚方何歎余笑  
曰愚者計船曉習者防未然今以軍儲四百萬石盡領  
漕河一帶豈不稱便哉倘數百年後或河流梗塞或入  
事乖舛彭城上下間或變生意外漕可廢乎通一海運  
以備不虞亦未必非長慮卻顧也  
彭城東接齊魯北屬趙魏南通江淮西控梁楚真中原  
要害也有識者謂當移督漕重臣開府其地彈壓入方  
邊將練兵收拾無聊感死之士爲上計一大鎮鎗不可  
駐南北氣勢最假令正德間徐州有備如此則燕虜  
賊矣二百餘年來經濟之士未聞議及但於南顧即

設一開序

方布直線子寧諸公慷慨死節豈不稱忠臣烈士哉若  
律以大聖人作用意或有未盡善者夫成祖分封諸王  
幾子孫世守其始傷於激其既失其  
成祖發跡諸侯周公輔成王故事有議者若  
不能加兵拒之即將順其意迎駕而南委曲潛散燕  
而建文君遂以叔父禮讓建文君避居南城省御多少殺  
戮全御多少分義一則善始一則善終高皇帝必且無  
憾九天矣愚故援春秋之義真備方纘諸公

卷四

精三味樓

靖難兵入使節諸公皆爲高皇帝天下耳成  
祖所御節高皇帝下宜褒忠勸義寬一切法網太和  
在宇宙間矣從諸臣未聞以此庭諍者  
太廟之廟成曰此小猶將債贖而諸臣  
胡不以此庭諍而謂以醫來視疾豈  
遂欲建文中諸文臣皆債贖而上書謂劉曰子房  
假令子房死此必不爲小人所中  
李文毅時勉爲保節極意建就人材夜讀務盡二更將  
五鼓命膳夫提鈴及戶喚起自是六館書聲遠自魏文  
滿驕以鄉貢學教者郡其汲汲建士猶文達諸生居肆

官者至一更盡必携茶往候之聞書聲即以茶進或夜  
半有未睡者供粥士皆感奮勤學曉今安得兩公者振  
起師道耶

倪侍御宗敬字鎮卿撫人嘉靖初伏闕諫大禮廷杖死  
而復甦一時以風節著少嘗從郡人譚某講學事之甚  
謹比鄉薦後偶於城下與衆珠戲諠遇見之令諸生呼  
鎮卿至跪而受杖不敢出一言衆服公虛心雅度然謂  
先生秉正實善嘉嘉父師登今之世可多見哉

嘉靖間南都軍以放糧過期殺一戶侍散米數萬乃安  
萬歷間杭州軍以越減月糧欲殺巡撫散銀萬餘乃定

精史

卷四

八

精三味樓

即陽關府以堪輿之說欲毀參將公署爲學宮激軍士  
變致毆兵道幾死陝西以冬操太早行法太厲謀殺撫  
按總兵辛不果有識者曰罪不在軍士也爲上者體其  
必致之情省其煩苛之令明其忠信之教有不奉我約  
東者哉若尙刻尙嚴犯及衆怒以損國家之威以開無  
窮之變當寧真可自解矣  
世廟時胡中丞續宗開府河洛劾陽武令王某創籍歸  
以殺人罪坐殺其子入都舉登聞鼓訟父冤因奏胡公  
賦詩誦上南狩上信之逮胡詣京考訊法司會袁王其  
誣託白胡詩乃萬頃美非誣謗下內閣擬旨嚴分宜

而書劉劭爲續宗上紀曰既云頌美何以有湘竹葉  
皇句廷杖續宗落職尋削官今讀胡詩穆天入陵空飛  
龍湘竹英皇淚不磨實是訕語而詩更何語可笑也  
一先達與不佞坐武湖舟中極論大臣方品余曰定才  
品貴識貴量假如新鄧江陵二公者豈不謂豪傑之才  
歟以天下爲已任爲君首揆而復掌銓不懼勢議交江  
陵深且久自應洞究肝腸而竟爲衆所弄識安在江陵  
秉政十年氣吞一世至海內敢怒而不敢言謂非大有  
作用者乎乃二子並登鼎甲父死而挾上奪情識安在  
慨任事國爾忘家貴新鄧本念而錄世太壽遂疑不  
然已

卷四

九

贈二味

能容人至激張相開關以明嗟去量安在耶奪情之曰  
諸言官侃侃正論此江陵益友也而廷杖遣戍是誰爲  
之且悲劉侍御望而致之死溺愛已子而接衽鼎甲尚  
未厭肆然以與仕期上書之故遷怒青衫屬學使者洵  
汰過刻量安在哉先達聞之歎曰當事者可以鑒矣  
王介甫治鄧行青苗之法此特彈丸一隅耳易効也比  
相神宗意在理財足國而舉行青苗亦覺少識元祐諸  
君子遂起而駁之彼辯佞小人則奔走新法以助荆公  
其始也收願已者以排異已者尙無甚成心其終也援  
附已者以攻鄙已者遂動各氣卒釀成靖康之禍荆公

何以自解也

余過中州聞宋長徽則化爲鳥有上人更不能指其地  
書記張漢記云徽宗以皇嗣未廣用方士言就京城東  
北隅築圓阜盛營樓閣周十餘里朱勳取異苑異花巧  
石以進號曰花石綱而蔡攸復貢入珍禽奇獸每遇風  
夜靜鳥獸之聲四徹識者以爲不祥比靖康元年金人  
犯關大雪盈三尺許詔令所伐花竹爲薪萬姓競往  
柵宮室悉皆毀折不能禁已曉向使徽宗早聽鄧肅之  
言諫蔡京父子幾朱勳童貫輩戒逸游勤政事則徽  
宗爲不安故雖中國而肆志徵金人渡河笑曰南朝

卷四

十

贈三味

可謂無人若以二三千將士守此吾豈得渡也  
王公爲字明夫爲吾郡隱君子曹憲副時中錢太史福  
皆其高弟家赤貧年踰三十不娶人問故曰世無孟光  
那可娶邇來進士輩而異曰吾有一女前已二十七  
亦待梁鴻配耳明夫真其人也遂以女歸公奩具侈甚  
公笑曰桑桓桓巷何足當此悉還之雅多著述壽九十  
有六部使者每式虛問養生之旨公對曰忘已忘物全  
我本性可以長生矣

寧陵王給事導訓者爲里豪告訐至題請遣戍妻子不  
能保余聞而詫焉比入其里詢其居歟狀第以家奴擊



行取怨而不加檢束遂獲大福如此此可謂言  
之機至今以為美譚有識者治家御下不可不慎矣

粵有都蠻者古夜郎夷也自諸葛武侯一創之為郡

宋為慮蓋九絲夷皆稱天險彼得據以肆其虐

慶初蜀當事者以都蠻上變施文肅曰此寇不誅吾

滇赤子將無寧願乎朝議以省公省督往先是文肅

劉顯也聞事敗赴省公請貸額提兵西川責後勦賊

顯遂會不願身事省公枚乘間擢盧凡六越月而

省九絲等蠻悉平而還四百餘里蜀人聞會中

諸葛武侯下之至大司空非倖致也而後之

蔡長之二之職板

及緒其家之平蜀燃伎似稍過矣

三吳財賦之三之旱潦不時民力凋耗者皆由水利

廢弛也之則縣水無所容岸低薄則溢水

無所容之二之者不可緩昔周文襄創立塘

長與縣長之意為此今之不問何縣萬應虎子

聞申公當國之奏官官議特設之一員專督三吳

水利而時值之備獨野之請帝金十萬之開濬以

賑饑食此之公至計也之非人意使朝廷德意

化為烏有之之病恨

今江南諸郡縣不有水利官乎但斯撫按兩臺最飭所

司督率各區塘長舉得業之家計田出夫就近開濬所  
謂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者但恐有治法無治人河未必  
開岸未必築而民稱慶者紛紛索何是在實心實政  
者任之可爾

山陰徐渭半文長少孤性絕警敏雅負才名年少保

舊浙省聘聘為幕客文長與胡公約若欲客渭當具

賓禮非時輒得出入胡公皆許之時有府嚴重文肅

更應謁莫敢伸視者而渭以部下一諸生葛衣角巾長

揖入坐劇談天下事胡公大喜會得白鹿屬渭代作表

表上永陵嘉悅公益重渭願文長豪恣不自檢或藉

勢以酬所不快人故長而怨焉及胡被逮文長慮禍及

遂發狂以椎擊醫藥碎之不死一日因小嫌殺其後婦

卒遂獄願張宮諭元忤諸公力解得釋噫有才而不善

用者文長其可惜矣

余習文長三集若表若賦大都奇氣不愧其才詩

則野狐禪耳而楚人袁中郎者獨擊節心賞之不知

何謂一

會稽李公本字明德世稱有道德者有道德者時會

翻三大牌業已注案後移其地之當事者欲從

末厥寧已一時之誤毋令坐冤者不白此益人信所

龜也

范太僕惟一少嘗讀書吳山之麓蕭然茅櫺通一聯曰  
樵外江湖遠山中日月長朱恭靖公過而目屬之曰此  
語不凡哉入戶見范公舉子試則又曰吾非如也自是  
數遺佳策相存時恭靖公每得矣猶及見范公爲進  
士列藩大夫范公每對余述此未嘗不三歎曰前輩愛  
才有是吾愧矣吾愧矣

陸金吾炳少以衛士湯吾鄉陸文裕公公送之門曰炳  
所乘騎曰此英物也足下可善飼上幸承天夜半行宮  
失火眾莫覺炳所乘騎獨長鳴不已炳覺而視之則宮

炳

炳

炳

炳

門火蔽矣炳疾馳而入貢上出巨箬中肅皇以是心德  
炳驟貴用事者亦以爲炳有神鑒哉

張文忠公學堂上書堂不樂乃投牒銓曹乞一教職赴  
部稍晏不及投牒者待御賜恩曰大丈夫小就首  
緒尙見凡耶久之曰不候銀帶星學公遂以生年  
月日告諸詔曰是豈宜官乎中乃取次科必第第且驟  
顯不數年而可大拜吳哉此是進士之榮公歸已  
而一奇中

唐公應德嘗臥病柳上余先君追訪見榻間止一褥  
且微公曰衰年病骨頗覺冷硬不堪也先君即贈以一

稱公笑曰平生有厚祿自今日始子野破我儉陋矣

葛愿初河決淮泗間特起潘司空季馴築高家堰以救  
其勢忽自土中得一龍骨首尾皆全眾異之即以進上  
蔡不知龍神物也說必謂骨不似龍與此輩僅以皮殼  
殼者何足異哉當時或未之考耳

高皇帝既擒僞漢登勝王開大宴衆功臣驢友諒所帶  
白鹿至白鹿伏而號上爲動色即放之賜命宋學士范  
鵬詩亦一時勝事也江右誌優而不載何歟

吳江杜公偉十歲時爲沈氏家童冬月主母長一絮襖  
懸之梁間故答曰念父寒無衣吾不忍獨暖主母之令

炳

炳

炳

炳

事館師習字則旦暮手一編伊吾善記且善悟館師詫  
曰奇童子試以對主教多驚人語時與沈公子偕相若  
也卽追隨碩廬不數年而精舉子業先沈公之遂貴書  
君常不妄言功誼究心理學四方士執經問者雲集  
稱虹野先生

夏文忠公建寶綸閣在信州舊第余嘗過而登之見壁  
間一箱在詢之蒼頭曰此御札也其箱蓋之老安人安  
人者爲相公侍姬年已八十矣余聞之慨然固請開  
視則皆前皇帝手書字畫超絕而款款多衷言不與家  
人父子或稱公或稱桂洲從來閣臣未聞有此寵遇者

而何至棄市則又慨然

邦史建文中自無錫徙燕天順初更年一百有四矣英皇復辟推恩海內凡庶民八十而上者賜冠帶司以聖名聞英皇召見之酒更立爵四巨觥予冠服寵命太宰姚文公進家稱賀又六年乃終蘭孫登進士者一鄉舉者一

周翁龍崑山人年一百十六而赴高皇帝召賜宴便殿給驛舟路費歸臨年卒生於宋之淳祐初歷元及明凡三代十三世之遊與真矣

王文成督兵西遊遊南廟寺見一室深蔽竹樹中

三 蕭三 休休

絕無徑詢之俗已自老和尚示寂此地戒諸弟子莫開故人斷行踪又成疑其為已寂鎗而入見壁上大書曰五十年前王守仁相違此三又聞門心語而出應以是知身瑄為永矣

南城羅公元年四十餘以貨賈游學成均吳公獻臣偶與會其文兄事之長鳴病痢一僕且歿死身公自負賜靈一夕十夢反踰月而長鳴愈未幾同進士第羅嘗語人云正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歿生我者也

天順末韓書謂書皇在景泰時廢書別立太子英皇心

之一日臥便殿召李公賢問曰大事未定奈何賢曰此天下本也力陳不可動上曰位竟傳太子耶賢曰首賀曰社稷幸甚遂召太子至太子抱上足對泣比成化初篤耨李文達有以箴箴以奪情犯公議眾惜之為愿初戶侍吳公某嘗准揭僅一子甫娶妾所出也一日妾至淮候女門者不為通妾父譴鼓三下吳公驚問之具以告公怒即杖之二十其人死越數日而妾歸父死於杖不勝憤自縊入廣竟晝夜悲啼罷食公乃憐恨無已病作坐臥間無異杖死者在侍寬快快而亡吁福德任情者此可戒矣

三 蕭三 休休

汾州馬博士頭即交莊公宏驥之父成化間州守張瑞康考馬氏受誣者三人死瑞公言呼天瑞怒乃羅織博士以重罪瑞公被繫時瑞子自鄉來大罵父曰汝何事瑞公先生瑞知其病心也領一室瑞怒曰汝何事見數人自前道引黑索入縣中隱隱呼救我救我亦與哉

上海泰荷御嘉祥年十四尋屬父母之兄有子欲違請生而彼精拙謂君亦食可以貸使代試也瑞約君母願以二百金贈母母而命之君罵曰君若陷卿不義如此徑出聞者歎曰其國也此輩進士投行人使同

主傳其風度厚禮之恭肅却乃衣以一狐裘曰天氣方寒幸使者為遠道計君不得已陽諾至杞託同年令以裝歸王曰某股臣也何敢辱王御服余少日心重秦先坐簡樸則開銷情渠每事任性卒以御史中忌口而天又乏其尉老氏太剛之戒有以哉

某泰間徐公有員以都御史治河張秋塞一決口下木石多許不應惟之夢一異僧告曰聖人無欲公沉思靜目悟曰伯丞言龍有欲也其下必龍穴乎龍情珍而畏鐵乃瘞鐵數萬斤注下龍一夕從而决口遂塞

潯縣廬山人稱以大辟見雲出狎狎即請謝令張公

林史

卷四

五

書三味樓

角甬時原...然南冠也公延入署中榻稍下榻乃執手...以分則何敢入謁顧君侯知已也豈以因視...一坐笑論四發公心異而加禮之隨枕回青士...公才折節有是信非近代人也

顧文...五十金應...貴其人員之許久訟於官通去一日其人笑入見公公疑曰履行捕而不得今獲然出也意必有故笑而...乃或亦懷中康公通迫則自...公...行

求林...給事時蜀郡以部內旱災...米十萬石行賑...有旨如其請...米數太多蜀道不易當審實

得酌而後與遂封還赦黃上諭宰相四川往返萬里...得待...如...之可也於此見朝廷...厚...之所論則近刻近薄其內人夢上帝有...林樵...害民特論絕嗣未幾林即捐館三子相繼卒...官臨事者可鑑哉

世所...者爵一當一余則曰不然趙爾巽朱山陰兩公者...文有德器而趙尤折節樸才余游兩公間益久習知其人假令趙以南司成致政崇以大崇伯不趙黃麻豈不全其晚節稱趙...一先三哉奈何以七望入老人...政府尺一...起蕭恨以歿太

林史

卷四

五

書三味樓

倉公年過古稀子復...大...以首發再召...其平生...河貴於南與...方知早...生...長官...閱仲叔孟陽吾不知孰得而孰失也

顧歷初趙公世...自兵部郎上疏曰學校宜廣...官...宜...之氣宜伸其可謂匡時五要而尤件...王府長史京察前籍比長洲當國起...至九列以大司徒...心圖計先後顧相...擇此可得其概已

世...之...大...不以私附張...張...





酌中志二十三卷酌中志餘十卷

〔明〕劉若愚撰輯

清鈔明季野史彙編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酌中志畧次序

累臣劉若愚犯罪死罪叩首叩首  
與淮甸混一筆夏聖德神功超  
侍官員之律禁扶同奏啟之條  
密矣迨宣廟建內書堂則內官不許識字之禁不  
得不開然亦令內臣讀書知禮守法度未嘗令其  
干預政事內外之防仍戢然也事久則弊生人心

漸不古然而累臣慨逆賢之世中通外交讀亂祖  
制賢借外廷以播惠附賢者借賢以行其私一時  
宵人植黨鋤害忠良有公行無忌者亦有潛謀未  
彰者謹以見聞最真庶可傳信者筆之於紙匪郭  
粗條愈於求野如力阻孫宗伯爰立者的是東光  
護法惡宗伯來重宣君父大義波及靈靈歟耳  
作靈靈  
密計耳如此類許大題目箇中機變不一開發誰

其知之先帝在天能無惆怨言之可為痛哭知之  
安忍不言但愧默投止此尚未敢修為完書而知  
我罪我則聽後世自有公論而已提臣子大義在  
若愚不忍終默者也按皇城內舊制凡內臣奏事  
稱呼列聖則某年號老爺今上則萬歲爺若惡說  
已失身中涓焉敢設其口吻文章家必笑其悞在  
史家自存其質也假我數年當有可觀茲畧具二

十二篇以備遺忘其累臣生平本末則詳具自叙  
篇中伏惟神廟慎重冊立東宮之典加以靜攝多  
年地天不交一作本上下睽隔門名滋堯母之疑臣  
下擇苑枯之集幸祖宗之培養者厚國有人焉清  
議愈重或寄之講學或託之篆言無非以杞人之  
憂明綱常之義關心性泚世道提從國本生民起  
見非有所希親後福念也乃傾危者藉此以害正



人幸主誠者據當而弭大患不意葛藤之萌已先可盡殺乎叙大審平反第六充臣陳太監矩勛業  
滋蔓遂令元黃之戰於廟堂者剝斷元氣憂未艾著于朝端口碑編于區宇若愚不才實侍左右所生  
焉謹叙憂危竊議前紀第一後紀第二游燬之選之泰萬死猶慚憶其懿美嘉猷安忍湮沒而不彰  
廣嗣胤也誕而始封部議未安神廟御簡而後定也謹紀先監遺事第七洪水之志懷山襄陵猛火  
此益見神廟事之必法祖游燬六句一作國家之威烈一作燎原焦野逆賢客氏毒機久釀首中禍  
一德蓋天篤生則神明迭起前星應期而曜潛德起  
仰而與則子燕孫貽元終弟及知神祖之發祥與  
光廟之馬城  
者未艾也  
喜廟臨御七載今上萬歲齊入詔王 卷傷心揮毫派一作下謹記兩朝排難第八鏡明

基大聖人世不間出真非偶然有君無臣之歎中 必為醜婦所羞絕直寔來曲木之忌唐五王之禍  
外共一口焉恭紀嘉廟誕生第三今上萬歲爺瑞 今乃見于銘瑞謹叙正監蒙難九五侯之禍張  
徵第四蒙臣若愚內小臣耳外之輔弼疑並舉不 出倭也梁冀之橫胡廣媚也鄙夫我蘇耽誰握印  
敢知內之印嚴嚴歡芳獨具在登記垂範豈異人 權而養亂庇奸即膺肩詭笑固位八年又黃白賈  
任謹叙三朝典禮之臣第五上帝好生聖人志毅 命苟安牖下追想甲乙丙丁縉紳遭禍之慘誰為  
刑獄之謀寔懲一以警百創艾以求生至于深結 罪之元乎叙逆賢擅政第十非表裏何以具衣非  
不得斯死者與生者兩無所憾也豈一觸法網便 項荒無以戒染向無沈淮魏廣微一作為種毒於

前崔呈秀等

一作劉

肆虐于後逆賢輩，提掌東

廠而外廷曲折

一作亦不能盡知

即不通報已

一本無

一二私學寧自三案之發有以假手也是

以李可灼之後身無人敢指摘者可恨也叙外來緣

案第十一衙門雖有內外之殊官吏各具尊卑之

殊彼時宮壺之中不止一家貴顯而一家之中不

止一耳一目逆賢蘇乾永貞等經營宴繁而令外

則網漏吞舟內則桃僵李代如殷良弼丁紹呂侍高

公矣苗金侍宋公矣張國寧侍金公矣陳呈祥吳

有進

一作劉

賈如率侍王公矣只問彼時燕將等

錄自內捏造耶自外廷付入耶如欲杜虛為寔見

在之活口可盡掩耶叙各家經官第十二文書房

猶外之通政使司也又如外之六科也掌印東華

各家經手之內官即內閣六卿之親近接吏而已

也外來密帖下人焉能盡知主人推敲在傍誰敢

輕重身不容出宮門何由而知外事且耳目多弊

不能獨作也人有職掌事有經承非能妄侵非可

他却活口在散甘心面質也叙本章經手第十三

積祥之發必有先之妖孽之來必有基之江京王

聖非偶然也叙客魏始末第十四鈎黨之禍十常

侍也劉瑾八黨六賊附焉吁嗟乎張永吁嗟乎蕭

教亦曾不幸墮落其間況在逆賢羽翼尤繁文則

永貞元雅文輔鼎峙樞權武則應坤九思良輔分

鎮南北親近則良臣明佐永明東恭等日侍御前

內臣使覽刊刻昭然歷歷弟姪部案存焉叙逆賢

脅從第十五不盡職曰贖官也出其位曰侵官也

賊我之數頗多存羊之心堪涕叙內臣職掌第十

六千門萬戶漢唐麗也茅茨土階唐虞質也若夫

不侈不陋允協厥中惟我祖宗制度光明叙大內  
規制第十七重農功者修一作耒耜採蠶繅者惜  
鉗鍤小技猶然況在聖學不有所式後何賴耶叙  
內府有板經書第十八左氏識子臧之冠漢人珍  
仲尼之履衣佩之間吉凶攸兆威德之容非無涉  
也叙內臣服佩第十九御黨著飲食之詳左傳垂  
汎祭之謂飢渴之於人亦大矣然在內臣習染素

異嗜好亦殊叙飲食好尚第二十一言之善子孫  
書紳一事之長古人不泯叙見聞瑣事第二十一  
逆案所載外臣無論已自逆賢以下共三十有六  
人貴賤貧富各有公評遠近親疎難掩耳目在體  
軀欲泯其附黨之跡而楊維垣霍維華脫却之疏  
入矣高印公利令智昏聽諛言滅天理而笑若  
惡援之前列矣上下其手成心故入豈粟臣一介

性命不足干天地之和當聖明解網泣罪之朝豈  
宜有飛冤致早之枉百世而下寧不令弔古者笑  
秉鈞司禮之非其人哉有免爰；推罹于羅若惡  
之謂也附粟臣自叙第二十二時

崇禎 年 月十五日

粟臣劉若愚私識

酌中志略

累臣劉若愚恭輯

憂危竑議前紀第一

神廟天性至孝上事聖母勵精勤政萬幾之暇博覽載籍每論司禮監臣及乾清宮管事牌子各于坊間尋買新書進覽凡竺典丹經醫卜小說出像曲本靡所不購先臣陳太監矩所進之書必冊

過眼如人鏡陽秋閨範圖說仙佛奇踪等類每歲之中何止進數十部哉因先年神廟曾將閨範圖說一部賜皇貴妃鄭娘娘于萬曆乙未秋娘娘捐貲重刻蓋此書乃少司寇呂公坤編纂呂中州人于歸德沈相公鯉有師生之雅最契厚者至戊戌秋科臣戴士衡撰閨範圍說跋一篇名曰憂危竑議以呂曾具憂危之疏故拈為發端仍于泰昌疏

內明稱呂假托此書包藏禍心云幸荷神廟聖度如天將士衡薄懲結局至癸卯冬復有妖書國本攸關名曰續憂危竑議暗行傳布致激聖怒朝野震驚夫此續竑議也士紳僅聞其名實不能覩全文前竑議也或頗有見之者然後人只知續議為臣下水火之端竟不曉戊戌年間已公然顯露矣惟閨範圍說寔係先臣矩自坊間購進與呂原無

與累臣侍苑臣之側每見追論此事即慨然笑曰外廷疑揣者多大家說夢志在求勝雖誣及宮闈所不恤也云云則是將一清平世界化為戈矛角鬪之場誰作厲階至今為杖懷遠識達國體者心竊憂之非一日也夫宗社大計莫重于冊立東宮史乘所需惟貴乎明白確寔累臣世受國恩留心採聽密為採輯謹將鄭說之辨寃續言並敬生光之

續憂危茲議列之編首以修主持國是留心史乘者采焉鄭成晚辨寃續言序畧聖主建極明倫敦仁洽懷日召皇長子皇三子皇五子朝暮膝下課業程學耳授而命父子熙兄弟怡天倫至愛超軼古今握管諸臣方且贊揚之不暇矣胡樊戴二公乃敢搆此離間之謀造刻飛書謀危社稷暗投中外二公豈病狂喪心者耶夫利令智昏理為

今按中詞意所指直比聖上貴妃是何敢于無君一至此哉皇貴妃重刊閨範寔錄皇上所賜承流宣教匪敢僭越今跋中云置太后宮于何地此其意不離間三宮構成奇禍不止也呂坤刻閨範在于萬曆十八年十月戊子日皇貴妃重刻在于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大內之灾在于二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先後不同歲月亦異今跋中乃云事機值會中宮戚膳即此一事則明出証固可知矣且爾汝之稱朋友弟屑今乃云冊立之請一曰歸此一曰歸彼此之言予不知所指為誰弁髦其主曠搖國是莫此為大若夫金龍命書尤為不道之甚呂雖至惡至昧諒不敢輕為品題今跋中乃直云呂坤所進又曰內廷戚親見者縮舌此言之慘哉佛貍何君南子何幸即中主里婦尚且羞稱則必曾經御覽明傳中外者果爾則坤之罪固不

容諒不然則其書必出士衡之手陽為陷坤陰害  
皇貴妃君父之前敢為說謊何傾險之若是也子  
糾建成當爭國之時管仲魏微有事仇之耻皆值  
不幸之甚遭人倫之變也今上有聖慈之天下有  
仁孝之子長幼分明兄弟無故此何等時也今疏  
中妄自引喻出此悖逆不祥之語以棘動人心眩  
惑主聽是誠何心哉且主上乾則獨斷鼎命時將  
為臣子者祝頌宜何如今疏中乃敢云唐閻執命  
宋姦妄權以促國短祚之事直擬君父是不知視  
皇上為何如主期皇上以何等壽也敢謗咀咒幸  
災樂禍天理人倫刻滅盡矣國家何負于士衡乃  
忍至于此耶予意以見疏不見跋則屈不能伸見  
跋不見序則究不明白謹將原序原跋原疏類為一  
冊名曰辨冤續言高明君子一加參閱則是非不

辨自洞然矣萬曆戊戌年仲夏吉日順天府大興  
縣民鄭承恩謹序大明皇貴妃鄭重刊闕範序當  
開闔門者萬化之原自古聖帝明王咸慎重之予  
賦性不敏切承母師之訓時誦詩書之言及其十  
有五年躬逢聖母廣嗣之恩遂脩九嬪之選恪執  
巾櫛荷蒙帝眷誕育三王暨諸公主漸叨皇慈愧  
無圖報微功前因儲位久懸脫替待罪幸賴乾綱  
獨斷出閣講學天人共悅疑議盡解蓋自勤勵侍  
御少暇則敬捧我皇上訓誨以帝鑒圖說與凡  
勅戒諸書庶幾勉修厥德以肅宮闈尤思正己宜  
正人齊家當治國欲推廣是心公諸天下求其明  
白簡易足為民法者近得呂氏坤閣範一書是書  
也首列四書五經旁及諸子百家上遡唐虞三代下  
迄漢宋我朝賢后哲妃貞婦烈女不一而足嘉言

善行照耀簡編清風高節爭光日月真所謂扶持綱常砥礪名節羽翼王化是已且一人繪一國一圖敘一事一事附一賢事核言直理明詞約真聞壹之歲鑑也雖不敢上擬仁孝之女誠章聖之女訓藉令繼是繼是編而並傳亦庶乎繼述之一事也獨惜傳播未廣激勸有遺願出宮資命官重梓頒布中外永作法程嗟予昔親河南飢民圖則

捐金賑濟今觀閩範圍則廣教言無非欲民不失其教與養耳斯世斯民有能觀感興起毅然以往哲自勵則是圖之刻不為徒矣因叙厥指以冠篇端閩範圍說跋標名憂危弦議東吉得閩範圍說跋讀之嘆曰呂先生為此書也雖無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迹矣一念之差情固可原或曰呂素講正學稱曲謹胡忍輒興逆謀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

昔呂欲得銓部以行其道誠恐繡水捷足勢迫無奈遂諾輒生之計邀內禁之援出門有坊詩書發冢未嘗不出于正也或曰呂意廣風化何不將此書明進朝廷頒行中外乃奴顏戚貌豈不失體曰孔子聖人也佛時應召弟子請見志在行道豈得為屈或曰呂序中直擬繼述先朝母后置太后中宮于何地且稱脫簪勸講母乃巧為媚乎曰公言謬矣曾見從古以來有宮闈與見任大臣刻畫者乎破格之恩良厚矣恩厚則報斯隆身為大臣胡忍自虐以薄或曰序中有引先朝女訓女誠彼乃母后臨于儒臣纂編茲相比擬得無不倫曰尊稱不極恐取信不篤但求內教弘宣又何計較及此或曰古今賢后妃多矣胡圖說獨取漢明德一后明德賢行多矣胡圖說首載其錄責人進位中宮

曰呂先生自辯精矣明德無子故以取之若進位中宮偶然相類彼誠何心哉且彼時大內被災中宮咸膳以妃進后事機將成呂乘此時進此亦值其會耳或曰五十寶鏐四足彩帶十目所視胡為而來曰此賢妃敬賢之禮却之不恭是當諒其心矣或曰人謂呂因敗露難容乃上憂危一疏誦泣無門無乃欲蓋彌彰曰憂危一疏人稱忠肝義胆況此一副急淚何可遽得是安得而少諸或曰國本安危寧踰太子竊見憂危疏中列天下事條矣胡獨缺此曰公何見之晚耶夫人意有所專則語有所忌倘明奉冊立將屬之誰若歸此則前功盡棄歸彼則禍患自招何若不言之為愈也或曰因矣聞呂所進金龍命書稱在長之命不通清漢藩王稱在三之命異日太平天子今內廷咸親縮舌是

亦不可以已乎曰管仲魏徵天下才也子糾建成均號國商人各有見子何責倫太苛或曰呂之為此本謀銓却行道今銓却不可得司寇不能安不終付浩嘆乎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夫有非常人斯有非常事今古成則王敗則盜者何限豈以宜成敗論英雄哉流芳遺臭斷非凡庸卑鄙者所能為況事尚未定策國元勳終有召起之日矣或曰呂之為此人皆薄之子獨與之何也曰子真井蛙見矣當世名人若張公養蒙劉公道亨魏公永貞鄭公承恩鄧公光祚洪公其道程公結白公所知薛公亨皆稱呂所見極高所舉極當成舉春秋大義子以冊貴共建社稷奇功夫唐閭執命天子門生宗森弄權神器宵易今盟約既定羽翼已成子韋布之士豈知國家大計宜從此三絨毋自取禍可



也予故曰呂先生為此書特其一念之差情固可原也或人不能難唯而退因援筆記之

燕山朱東吉頓首跋

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鄭國泰親伯臣鄭承恩係順天府大興縣民謹奏為懇乞聖慈並舉末宮翁婿大典以消羣疑以隆萬世治安事臣一介草茅仰荷聖恩忝居戚末蒙因儲位久懸遂不自揣乃

敢冒死瀆奏荷蒙皇上天恩不加即臣誅戮姑奪衣巾為民臣自今以往之年皆皇上再造之惠臣之一念愚忠雖剖心碎首惟願我皇上並行令典上慰祖宗在天之靈下遂四海臣民之望天下萬世孰不仰賴我皇上為人倫之至哉臣今戴罪六年于茲日夜望此舉久矣今皇長子年已十有七齡睿智天成仁孝恭敬以其時考之則青宮宜毓冠婚

宜奉即此亟行尚以為晚矣臣近見閣部大臣暨九卿科道合疏上請猶未蒙皇上俞允以致人心疑慮外論沸騰如科臣戴士衡奏論呂坤本內則曰假托閹範圍說包藏禍心臣一見斯言輒致驚死夫閹範圍說乃皇貴妃願自內府仰承聖母極音之熱上體皇上刑予之化重加再序以彰風教其年月日時自不相同士衡豈目不知書安得自指為呂坤者忝弟幾雖微露語尚含糊無已則士衡知姦謀未遂乃結交權姦又造刻憂危詬議一書內云閹鑒說跋暗授士夫傳播中外言雖譏坤語寔非聖其詞深具言激無非欲離間我皇上父子夫婦兄弟之性煽惑人心謀危社稷種成後日隱禍以收一己之奇功耳其姦謀危計不能盡聞始指其見在一二事可証言之今皇上當陽宮禁

嚴肅今士衡跋中乃云五十賢鑑四卡彩幣此賢妃敬賢之禮且曰十日所視夫十日則非一人所視必有真見士衡既云如此皇上試一詰問之觀者為誰受者為誰見者為誰果有其人則士衡之言為是不然則是宮禁可証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士衡跋中又說臣與張養蒙劉道亨魏永貞鄧先祚洪其通程紹白所知薛亨呂坤及承恩共十八咸舉春秋大義子以母貴之說共建社稷奇勲盟約既定羽翼已成臣請詳言之夫此十人鄉貫不同科第不一官守不齊臣又一人未曾識面胡能揀盟定約相聚一時期會一處以掩人之耳目哉今九人見在皇上可召問之則其事之有無自難掩飾此不過其大畧耳其間微詞書語不一而足至于金龍命書非特臣子之所不敢言抑亦臣子

之所不忍言者仰乞聖鑑電察則士衡之罪自不容于死者矣今其書章存隨本附進御覽又如全辨知縣樊玉衡疏內直指皇上為不慈皇長子為不孝皇貴妃為不智嗟嗟是何漫無忌憚敢出此王衡特達臣耳胡為構此大逆意必為士衡之黨有大奸頭臣耳胡為構此大逆意必為士衡之黨有大奸頭此事滿朝盡之但畏投鼠忌器之嫌不敢為皇上言之耳然事關宗社禍及臣家臣安得不披瀝血誠以哀鳴于君父之前哉及此不舉臣恐震位久懸桃天失候誠為聖朝闕典甚非四海臣民仰望之心臣又恐姦謀乘隙說言益興肆謀貽禍莫知所終者臣家草命戚族可甘如宗廟社稷何伏乞皇上下奮乾剛俯從羣謀早建皇長子東宮速舉冠婚之典仍望皇上追問載士衡造書主意與主使黨惡之人其家各一惟聖裁則宗社

行無疆之慶子孫隆億萬之休諫言可息禍萌可杜國朝幸甚臣家幸甚臣萬不得已方敢冒死上千天聽臣不勝戰悚待罪之至萬曆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具奏奉聖旨閣鑒圖說是朕賜與皇貴妃所看朕見其書中大略與女鑑一書辭旨彷彿以脩朝夕覽閱載士衡等這廝每以私恨之仇結黨造書妄指宮禁干撓大典惑世誣人好生可惡

此事朕已洞知不必深辨欽此

累臣若愚曰萬曆辛丑秋累臣初入

皇城在先臣陳太監矩直房供筆硯之後見室中封一箱甚密後因御前查取其事故箱視之則收其辭寃續言一冊并姚思仁所進開採圖說雖于仁酒色財氣四箴抄疏太倉政功臣封爵故等書及說名利部觀政進士胡道行建言抄報以至先

監秉筆掌東廠及後掌司禮監印累年陸續諫止未行事件俱于丁未年十二月內先監卒時經管馬鑑師明及累臣若愚眼同打點進繳神廟御前此續言已刊布中外多有見者今謹照原刊擇項弁之編首按憂危竑議將範宇誤刊作鑑字今仍其舊以識真耳惜呂公坤具經世實用之學未竟厥施豈天靳正人設施哉何兩衛此言誣至此也

萬曆三十年以後欽降官員揭帖兩衛姓名定在

前列素廟天啟元閏年二月贈坤刑部尚書歷一

子入監讀書憂危竑議後紀第二萬曆三十一年

十一月十二日提督東廠太監陳矩奏稱辦事將

臣等訪得國本攸關刊書一本封進御覽國本攸

閱本書用紅線刻印皮面續憂危竑議本書第一

是此上卷此四字無遺欄或有問于鄭福成曰今天下太平國本已固

無復可愛無復可虞矣而先生常不豫何也鄭福成曰是何言哉今之事勢正賈生所謂厝火積薪之下也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得無謂儲位有受乎曰然東宮有東宮之官一官不脩何以稱乎皇上迫于沈相公之請不得已而立之從官不脩正所以寓他日改易之意也曰改立誰其當之曰福王以矣大率毋愛者子抱以鄭貴妃之專擅回天轉日何難哉曰何以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朱者蓋朱名聲廢者吏也所寓他日更易之意也曰是固然矣朱公一人安能盡得衆志而必無變亂乎曰陋哉子之言矣夫蟻集蠹蟻遷巢今之仕宦者皆是豈相公倡之而衆有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長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侯之門仁義存誰肯捨富貴而

而趨死亡乎或曰衆附姓名可得數否曰予數之藝矣文則有王公世揚孫公琿李公汝張公養志武則有王公之禎陳公汝忠王公名世王公承恩鄭公國賓而又有鄭貴妃主之于內此之謂十亂魯語所謂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義也曰然則何以知此數人之所為乎曰數公皆人傑無不望今茅胙土如姚廣孝豈止富貴終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揚陳汝忠則靖難之兵取諸京營而自足矣有李汝則三邊險要有人控之矣有孫瑋于保定則扼天下之咽喉四方勤王之兵無繇至矣有王之禎則宿衛禁城有人誰能斬關而入乎曰是固然矣若張養志王承恩王名世者何歟曰養志朱公私人也而二王者則朱公之鄉人也私人鄉人無不應借相公之

餘光也況有以招徠之乎曰然則事可濟乎曰必濟庸人倡義人尚景從而此數公皆人傑也且復有鄭妃與陳矩朝夕比周于帝前以為之主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或曰蛟門公獨無言乎曰蛟門為人陰賊常用人而不用于人故有福己自承之有福則規避而不染何以見其然也夫錦衣衛西司房類奏有名祖宗無有不陞者而皇親王道化本內有

名竟不陞豈其才出諸萊傭下哉蓋沈相公欲右鄭而左王故叢寔之時令親家史起敘抑其功而不錄亦王之積有以黑授之也曰然則子何以康此曰天之所興不可廢也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予止聽天耳安能反天乎或人唯之而退四川道御史喬應甲書萬曆三十一年吏科都給事中項憲祥撰御批奏帖後本內有名王公名世王公承恩

恩不知是何人今現做何官聞寫來欽此一件辦事蔣臣等密訪得王公名世係錦衣衛正千戶現任鑾駕庫掌庫王公承恩係錦衣衛正千戶見任本衛街道房掌房御批我想憂危竑議後有名名張位怎麼打發了作速查寫來看欽此先監矩回奏謹遵聖旨恍惚記得憂危竑議後有朱來吉一箇名字彼時曾密訪過像是說名張位是為末

事打發去未知是否查明具奏至十一月十五日該欽差提督東廠官較辦事司禮監太監陳矩題為姦人妄捏印書搖動國本等事內稱本月十二日據辦事蔣臣等訪得國本攸閱書一本內續憂危竑議立意臣則不惟陷害忠良抑且誣累若德其捏誣內外臣工聖明自有洞燭臣不敢煩聒竊援除本廠不布旗較在于京城內外訪拿去後仍

乞勅下在京巡緝在外撫按等官密切訪拏等因奉聖旨這奸狡捏造妖書離間朕宮闈天性以至朝廷內外臣僚悉被傾陷蓄意大逆深可痛恨爾宜多布旗幟用心密切訪拏還着在京緝事衙門及在外各省直撫按通行嚴捕務在得獲以慰朕心不許怠緩縱息法師即便立賞格與他欽此本日司禮監太監陳矩復具疏告辭奉聖旨嘉書怒為誹謗離間朕宮闈骨肉之情大逆不道朕尚被其誣枉何況子爵掌管廠事正宜竭忠秉誠奮力殫計必得真正罪人為主雪冤方是報國大義豈可輕執小節先求休致反使奸計得肆成何政跡宜即照舊安心辦事不准辭有能告捕真正姦逆之人大破常格叙賞爾可歌舞萊心不獲毋懈該衙門知道欽此斯時也神廟震怒憤懣四明沈

相公一貫山陰朱相公庸咸為書上有名各註籍具疏只有歸德沈相公鯉入閣擬此二旨者歸德沈相公華也至十六日又奉御批聖旨我觀爾奏已知道了但恐此事本犯有妨緝拿爾嚴責官校番役用心密切訪拏務得真正逆犯方絕禍源以雪我屈恨總消得爾宜知悉又賞格我問的是今日着法司立的賞格又二輔鯉見此本怎麼說你可訪求外邊府部院各有何事情又今日着回話的二官無聽見說甚麼欽此當用黃套裝盛先監矩面奏進繳訖本犯者周嘉慶也二官者東廠理貼理刑閔萬民萬代增也又御批聖旨爾可看此二本二帖是某做的可見其心本是先一次帖是後一次帖爾看了還着紅本夾進來不必使封套自家拿來別托官兒們欽此亦用黃套裝盛先監

矩面奏進繳託同上。一宗俱語秘不得聞。遂不就。是何人之本帖上何等語。也是時說言沸興街坊。酒肆無敢偶語。夜會者。雖妖書有名之人。各思報復。猜忖之意。必是素有憾怨者。自歸德沈相公以下。凡在朝望重。妖書無名之人。即有人耳而目之。歸德沈相公又曾于內閣供設天啟聖聽牌位。入則禮之。今妖書內獨又無名。是以神廟聖意亦順。為蜚語所惑。幸先監矩中立扶持苦心調劑。不數日而錦衣衛百戶崔德緝得徽生光矣。又一日而東廠辦王一鵬緝得徽生彩矣。按徽生光原順天府學生員也。先年曾詐包繼志以害鄭玉親其捏名印造妖詩云。五色龍文照碧天。識書特地潯祥烟。定知鄭主乘黃屋。願獻金錢壽御前。其下曰。松風狂客題。又曰。臣偶從郊外貴家莊拾得前詩讀。

畢忽痛哭失聲。左右驚覺。奪去。臣歸嘆曰。渠家陳謀羽翼成矣。獨訪所謂松風狂客為誰。則豪商包繼志也。包氏握鉅資寶金明。以金錢行間語曰。臣訪客蟻而漂色。殺人突洩一烟。而焚虛燒積則皇長子危乎哉。凡我臣子誰不疾首。故直書之。或散其黨。右俱生光自撰自跋如此。刊板印帖。鄭皇親門首及各巷口。以恣詆害。當時光廟未尚曆冊立。所以稱皇長子也。事發革衣巾擬成大同經。散曰。崔德又于生光室內搜得羅文藍牋。寫八大說其辭曰。徽揚爾志之耶。爾有大心不獲而乃規。于小願乎爾有大名見污而乃規。于小聞乎爾有大冤不白而乃規。于小海乎爾有大仇不報而乃規。于小忍乎爾有大恩未償而乃規。于小忠乎爾有大寶受誰而乃規。于小失乎爾有大

游不暢而乃規：于小方乎爾有大才不俗而乃規：于小過乎此八大者信大小者信小矣轍揚肅忠之耶癸卯八月二十有六日有感援筆漫書先將無功錄一通張之軒側登暮臨起觀之後用圖書鈐識是時生光已從戎所赦回改名敬揚字寬之又刻有怪石軒集岸邊稿此皆敬犯踪跡可據者也又此時錦衣衛直房忽黏匿名帖云妖書

有了人協理據致慰受銀三百兩求他主的文告人鄭福成先監據事件奏曰祖宗律文凡匿名文書見即燒燬今念事關大獄不敢隱匿云云神廟其奏特置不問時王公世楊正任協理遂即據東廠移文于私寓設香案行禮具本謝恩極其感服皇上至聖至明至寬至仁云有錦衣衛大堂王之禎索與周嘉慶有隙欲藉此以害嘉慶擒其僕表

鯁酷刑鍛煉單詞入告滿望人皆信為寔也先監矩奉旨到廠一訊必不肯說隨結局之禎奏內要着人到廠聽記先監嘆曰本廠例有聽記上奏今貴衙欲新添聽記將奉誰耶奉旨不允之禎又至懸四明相公相公差家人李姓者察見先監說某是正犯其僕可証又欲波及歸德江夏諸君先監曰多拜上你老爺我內相是一輩的人獨不記荷花之獄倘有久後另有正犯恐大家子孫種禍不淺你老爺堅執要如此問如此結局可具揭奏知萬歲爺我好遵旨行事本廠總不擔不是一切于條勞你老爺擔罷李語乃塞之禎心方已蓋原欲藉敬生光牽扯多人主使為一網打盡之計也又御史康丕揚時有外轉消息近侍賈忠貞在文書房捧匣遂密透信于康着速尋件聲動聖心的



事入告庶幾可免康計無所出遂藉妖書參僧人達觀之書簡內有可罪字句疑妖書出其手也然觀實不知類迺答繫刑部獄作聞柝偈書壁云王問法忽齊年自謂觀河見不違我有眼根聽夜柝却沉豈節更冷然又云柝聲不斷餘報續誰是聲兮誰是聞因憶法堂鍾鼓後古來夏夢更紛紛自十二月初五日到獄十七日坐化異柱雙去如

王寔無辜瘐死人至今悲之又禮部李公廷機斷生光十二款曰一造意報仇一妖書意思與妖詩岸遊竊相同其筆力又相類一先年妖詩內有侯之門仁義存焉今妖書內亦有此句去冬會審令本犯念妖書一二語本犯便念此句一刊字匠徐承惠供本犯與刻字工錢每字一百時價四分因本犯要承惠僻處刻勿令人見每百字加銀五

厘約工銀三錢四分今寔妖書八百餘字與工銀數相同一徐承惠供稱書板無邊檔後有年月今妖書果無邊檔有年月一嚴其為供稱布散妖書見面上票簽有國本攸關四字誤認攸為收又徐承惠供稱書面票簽有閱字問何閱字曰閱老爺閱字一妖書內有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一句此句出禮記檀弓本犯做生員時習禮記又本犯

詩集有讀檀弓有感詩題一本犯事供不出卧房若干日又後一日向妾取刀劈木燒炕及妾入房滿房火烟一刻字匠工銀不過三錢四分本犯與通徐承惠錢一百三十文作二次典之竟欠承惠一錢四分顯是窮賊所為一妻妾子女無不招承及會問次日將聖旨宣讀與本犯并家屬聽着諭以旨意招出同謀饒了家屬若仍不招家屬一個也不

饒本犯妻妾子女環跪而泣求他招出本犯竟無所招一會審次日日本犯招云情真罪當萬死無辭又次日日本犯招出自作之孽本無全謀親筆在卷一會問日東廠問本犯云你為何寫我名答云老爺是廠里又問別官答云是要繫衙門又問其餘各官答云小的只將精神一覽隨意寫出在上先監矩亦將此封奏焉蓋繳犯之惡惟天可除是

文字之間不覺暗合如出一手鬼神弄人真妙極矣當是時累臣若愚晝夜侍先監左右職任抄謄隨馬監師明等經理一應章奏眼見妖書夥無邊揣但後有年無月日而鄭福成項應祥喬應甲皆捏借名也刻字人徐承惠又不識字之拙匠也怪石軒集曾係承惠所刊生先妻趙氏妾劉氏子徽其篇也弟徽生彩已歿死東廠獄中按九我先生

所斷十二款既鑒可據雖經奏通神廟先監因本犯到底不曾念出妖書別句又因親筆所供前罪萬死無辭後罪寔為冤鬼先監是以終懷一線之疑如再遲緩不結又恐蔓延中外縉紳不便人心何時定乎究僧達觀已歿死矣奉士鍾澄醫人沈令譽百戶劉柏等皆註誤繫獄而武弁楊于世者因持家宰李戴書及劉付往遼東去亦被執監

高淮自山海關拿奏饒累及其兄勲爵楊子階也此時仇隙互訐疑鬼盈車上下驚猜甚非政體先監不得已遂于三十二年四月內具奏曰臣陳矩遵奉特旨會問姦書逆情曾記得三法司九卿官會說逆犯徽生先前詩供認情真罪該萬死後書未寫未念似有一線之疑他妻妾子女併刊字匠對証又已情真該就正法我每參詳還當奏請皇

上擬罪定名昭示朝廷大法以安天下臣民之心其敕生光暫且監候待後沒有發覺真正同謀之人方可秋後應時處決使天下萬世傳頌皇上至公至明又免先年荷花兒屈死法司得罪事例據此謹先據寔面奏又數日刑部等衙門少保兼太子太保尚書等官蕭大亨等謹題為欽奉聖旨事云臣等會看得敕生光巧圖詐陷之私敢為誣

訛之語罔上惑眾逆理悖常因而震激宸衷洞清國事此神人之共憤法紀之所不容者臣等切齒此因恨不窮治以謝天下惡言輕縱但太犯之獄止據妖書而妖書之獄止應論斬今奉明旨從重論擬臣等竊議斬與律合原非輕典此外若求加等詳查律條惟有謀叛一款較重泰酌本犯情罪似未相當臣等為皇上守成憲欲求于法外議入

既所不敢而為皇上伸天討不能于法中加重尤所未安擬之本犯險惡原出律文之外臣等愚昧拘于三尺反覆思維泰詳四數未敢擅議因萬曆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題二十日夜奉聖旨這逆犯險惡異常原出律文之外以謀危社稷律處他卿等便覆來欽此本月二十一日具官蕭大亨謹題為奉旨覆奏事云臣等覆看得敕生光妖書

之隋甚逆即重擬原不為過但律文止于論斬臣等未敢別議擬今奉明旨處以謀危社稷之律查得謀危社稷係反謀律內原註若依此律合凌遲處死泰詳所犯情似有間蓋臣等所據者法也皇上所誅者心也明允執于法官國有成憲未敢擅重輕而威靈出于主上君有嚴命難復容其擬議等因二十七日奉聖旨敕生光捏造妖書離間天

性謀危社稷無上無君反形顯然妖書律未盡其事着加等凌遲處死使會官家決仍示人煙集處所有奏擾的即主使奸論其緝捕有功人役着該衙即查寫來該衙門知道欽此蒙臣若愚曰續危弦議起于癸卯之十一月十二日以至次年春夏中府衙審者數次而京畿道一次者沈令譽俞樞等也外東廠二次者周嘉慶等也內東廠二

次者嫩生光之妻弟內官趙昇也昇謫南久潛逃來京不與婦夫往來生先詐包結志時曾供有內官手持黃紙封條疑是趙昇然定無干刑吏昇召光廟慰安天語或寔錄等事自有紀載惟國本攷閱原書全語世不多也蒙臣目擊最真恐神廟其寃而釋之當此之時神廟何等震怒中外臣民何等驚慌幸先監受知聖心一拳怒定以公明正允為心仍將大學衍義之補慎刑憲數卷不時送進藏枕中者幾二十年心良苦已更有別聞亦間附

于後俾持論者有所攷也。四明相公與歸德相公、  
及江夏太史素有隙。本欲藉此挑激，聖怒瓜連蔓  
引而甘心者。然其擯大軍，逮周嘉慶寔所以開羅  
織之端也。江夏之陳寔是議，謚及楚邱假王之事。  
基之華亭唐抑所先生極力于四明，處為江夏寬  
解。又賴先監力為主持，不然郭君殆矣。其荷花兒  
之事，都人多有知者。先監矩面秦神廟，即于書坊

翁公自南都遷至而南都咸傳其事，無不切齒。  
荷花者，故翁益不疑行刑時觀者全集，忽一人獨  
呼曰：「寔我荷花兒殺人者，我也。」兵卒逮至法場，輸  
服無異詞。時荷花兒已刑畢，故公與曾即徐鄴源  
而下，皆坐誤罷歸。始行刑時，荷花兒語劄子手曰：  
「兒是寔死，幸相念先死我，而後脅割可也。不然我  
必為厲鬼殺爾，不聽竟脅割盡始死之。」越三日是  
人坐順城門外麵鋪，忽大呼云：「荷花兒殺我七孔  
流血，死獨呼者市中賣瓜子炒豇細民米腦瓜也。  
蓋所載寔獄如此，吁可懼哉！」又于中府會審妖書  
時，有御史沈裕者在座，瞰犯既頻，紐夾拶不能動。  
擡至沈公案前，裕厲聲曰：「妖書是你作，如何不招？」  
瞰犯舉頭乞憐，曰：「寔不是小的作，沈聲色愈厲，瞰  
犯怒目切齒，恨而過之。又有御史俞懋衡者，事佛

素謹于中府會審向眾官云昨得一夢見觀世音菩薩說妖書是繳生光作的先監等唯竊哂後神廟聞之亦大笑焉繳犯正法沈裕出差行止半途遂得病沉重向僕徒曰此生平作事自揣無愧惟審妖書時畧涉孟浪原不該硬坐定繳生光今昏迷中每見生光向我索命吾病其不起矣已而果卒又數年京都中皆曰妖書非繳生光作也是

東嘉趙士禎所作也士禎個懷有大志歷世文華殿中書舍人每留心邊務交游頗廣妖書獻興即托病不出及繳犯正法之後始散出門然思傳念典味躑躅絕無平昔造鳥統議車陣也田一往豪氣及病瀕死亦屢見生光現形索命卒至不起可見鬼神報應真有不可與者夫荷花之獄尚柔肌脫膚不禁酷刑不得已而屈打成招者耳累臣

之寃倍甚于此悲哉古有所之上帝者亦有得諸于帝者其灌夫之于武安不尤彰明較著者哉千古此心千心此理總蒙臣幻視軀殼平視宛親了無些之應驗是在知道者或不屑與較耶一樣心腸不事報復固應如此獄司生死者豈可量定必無鬼神必無報應也耶恭紀先帝誕生第三神廟萬曆二十九年春始移皇長子于迎禧宮九月十

八日二更傳諭內閣皇長子及諸皇子冊立冠婚敬奉聖母命蒙嘉許卿等傳禮部印擇日具儀行至十月十五日冊立皇長子為東宮皇三子為福王皇五子為瑞王皇六子為忠王皇七子為桂王光廟大婚禮成之後自孝元郭后外未有舉生者至三十一年十一月偶有國本攸關之事神廟震怒親降特諭以釋中外之疑繼將繳生光正法以

杜謫惑之口仍特命光廟多選嬖媛以侍左右寔貴妃即孝靖皇后也光廟誕先帝至今上共五位從先監陳矩之密請也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宮主八位今存三位駙馬劉九福齊替元輩永固人定後先帝誕生是時宮門扃矣先廟差年宮人崇德女赴仁德門外報喜光廟于星月之下獨步殿陛傍徨不要先監矩立奏神廟即轉奏慈聖皇太后闔宮懼忤崇德女還報光廟乃喜是時先帝生母孝和皇后未有名封司禮監該正者問曰發

外旨意作何稱謂先監曰前曾有旨多選淑媛不年五月再犯錦州寧遠直隸聖體違和更憤激深慮好稱別樣名色今可稱也曰欽命選侍某氏出故選將調兵以扞禦之凡客氏逆賢數年以來或問曰欽命選侍王氏者即孝和皇后也禮部先擬封有違忤即怒罵兇恨形于顏色宋宗道在禮部時夫人神廟不允特稽考皇明典禮書更之曰才人諫崔呈秀父疏有在天之靈四字奏文書時讀至寔神廟之聖學博洽也明年春加上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肅貞壽端獻皇太后曰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因此四字即逆賢不能為之地也先是禮臣林克恭奏皇太后光廟生母恭妃王老嫗：選封為皇

俞題覆皇妹選婚要將光廟選侍傅氏先擬封其

選侍李氏候皇八妹年長選婚時再封先帝曰一  
時封罷了何故另作一起此三疏俱存可証也如  
此之類不能偏舉其尋常宸翰詳謹然不好草書  
或未暇學也初天啟二年十月某日有龍見于北  
花房之傍河小門即宋晉之膳房其形長尺許有  
爪無角其鱗有碧光耀目晉加綿絮裹入金中奏  
知先帝送赴黑龍潭訖至六年五月初六日辰時

中之廣靈更甚焉先帝自七年五月初六日以後  
聖體便覺不豫至六七八月之間提未離御榻逆  
賢將庫中所貯金壽字大紅紗搜括出許多自王  
蘇乾等至暖殿請小轎御茶房御藥房近侍每給  
四足或二足做貼裏御前穿以襪祝之又移住懋  
勤殿旬日而不時喧傳云聖駕萬安矣樞臣霍維  
華聞之遂督逆賢盡固位攘功之策進獻仙方靈

王恭殿之變正鼎建皇極殿大工凡官匠在最危  
之虞者一人未墮乾清宮大殿聖駕所居之東暖  
閣將窓格扇震落二處打傷內官二人皇貴妃任  
娘上所居之宮器物墮落更甚任娘于五年十  
月初一日所生皇第三子于是日受驚後遂薨逝  
逆賢直房及王體乾李永貞等直房大有傷損六  
月初五日之夜二更又地震如四年二月時而雲

露飲并蒸法器具逆賢着掌家王朝用照維華典  
宋原樣用金造鍋甑付御藥房提督王守安吳國  
楨等照方蒸進是時太醫院使吳翼儒唯聽從  
莫敢攔阻先帝初進服數日亦覺甘美凡有刺者  
即頓賜蘇乾等分飲之即蒙臣之職亦得于永貞  
直房屋沾餘瀝幾半月焉按維華原獻蒸法大畧  
用銀鍋一口內安木甑如桶高尺許圓圓稱之甑



底安範上中央安長頸大口空銀瓶一個用周圍淘淨杭米或糯米老米旋添入甑候熱氣透一層再添一層約離瓶口七分滿不可十分滿恐米熟漲入甑不便上蓋一失底銀鍋底失下垂正對銀瓶之口離二三分許外上添冷水周圍濟嚴密下用桑柴或好炭火蒸之候上鍋內水熱即便換冷水不數換而瓶中之露可滴取出溫服乃

後之計凡重來阻害正人王太監安及排擠劉相國一燂等寔賴逆賢以中旨起官速化官保倡明三業自任為有識有胆現于午門內官陸蓋臣為內親通線索總不知作何遮掩也近為虜警博訪遠才憲臣唐世濟出單欲薦維華今上震怒將世濟下理擬戍先時皇極等殿工完夜中聞有一鳥大如鸞鶴其聲似鼎非鼎頻來殿上鳴嘒形不甚

米穀之精華也如不信可將熟飯與人嘗一此

真聲略上然亦不甚遠聞之者魂飛毛豎懷上惧焉蓋先帝上賓而逆賢伏法之祿祥也

滋味俱無其器忌銅鉄錫其火忌煤其後先帝因進服日久嫌水汪上的遂傳御藥房不必蒸進自此之後聖恙有增無減日漸浮腫諸藥進亦罔效逆賢遂恚維華維華心不自安即于乾清宮門問安之際舒徐容與故與逆賢相左而力讓寧錦之庸與袁崇煥轉身求去另盤算一條據土重來報

要厄議後記第二

為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役督東廠太監陳  
延泰辦辦事將由等訪得國本依例刊書一本封進

聖覽國本依例刊書司印建奉制印皮而續要厄

議行是此五字或有問于鄭福民曰今天下

太平國本已固無復可憂無復可慮矣而先生常不

豫何也鄭福民曰是師言哉今之勢正費生所謂屠

火積薪之時也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今之事

勢得必謂諸宮有未安乎曰然夫東宮有東宮之官

一官不修何以稱乎皇上廼于沈相公之所請不得

已立之而後官不修正所以當他日改易之意也曰

既立雖其當之曰福王矣大率母有者子貴以鄭貴

地之事復曰天時日何難哉曰何以知之曰以周來

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求者蓋朱

名唐一者史也所以當他日也易之意也曰是則無

矣朱公一人每能盡得衆心而必無受衆乎曰聽哉

斯言夫夫雖果能觀時運與今之任官者皆莫能

相二倡之而衆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長可立而次

未必不可立也侯之門仁義存誰肯捨富貴而起死

已乎或曰家所姓各可得數名曰余數之熟矣文則

有王公士楊孫必瑞李公汝張公泰志與武則有王

公之相陳公汝良三公名世王公承恩鄭公國賢而

又有鄭貴妃主之子內此之謂十數曹論所謂有婦

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意

也曰然則何以知此數人之所為乎曰數公皆人傑

無不立分茅拜土如姚廣孝豈止富貴終其身而已

乎故有五世楊陳汝良則時難之兵取諸京營而

民莫有者汝明三則險惡有人控之莫有孫瑄子保

寬則振六之世汝明四方初王之兵無歸至矣有王

之款則宿衛禁城有誰人能斬關而入乎曰是固

然矣若數泰志王承恩王名世者何此曰泰志朱公

私人也而二三若則朱公之私人也私人私人不

願偕相公之餘先者況有以招徠之乎曰然則事可

濟乎曰必濟庸人倡議人尚景從而此數公皆人傑

也且復有鄭妃與陳矩朝夕周于帝前以薦之

主於舉大事何謂無成或曰蛟門公獨無言乎曰蛟

門為人除賊當用人而不用于人故有福自來之有  
禍則規避而不義何心見其然也夫錦衣衛西司房  
折奏有名 祖示未嘗有不陞者而聖親王進化本  
內有名受不陞是其才力出諸萊偏下哉蓋沈相公  
欲右鄭而左王故震震之時令親家史起欽抑其  
功而不錄亦王之損有以照授之也曰然子何以處  
此曰夫之所與不可廢也夫之所廢不可下也余止  
請天耳安能反天乎與人唯 而退萬曆三十一年  
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四川道御史喬應平書  
如此云云後奉 有旨王公名世鄭公承恩不如其  
何今理做何官可問馬未欽此 一併辦事將出  
等家訪得王公名世係錦衣衛副千戶見任奉衛街道房  
掌房 御批我想憂危此議後有名無名張位怎麼  
打發了作違查馬未看欽此廷回奏云謹遵聖旨候  
候記得憂危起疑後馬未未書一箇名字彼時也曾  
家訪係是說名張位是為東事打發去未知是否侍  
奉明其奏至十一月十五日 欽差提督東廠官校

辦事司樞密本監陳延提題為奸人妄捏印書搖動  
國本等事內稱本月十二日據辦事將臣等訪得國  
本似聞一書本內請憂危疑議立意臣測不惟陷害  
忠良抑且搖累 若使其捏陷內外臣工 聖明自  
有洞燭臣不敢煩聒請提除本廠外布議較在于京  
城內外訪拏去後仍乞勅下在京巡緝在外撫按等  
官家切訪拏等因奉 聖旨這奸徒捏造妖言離間  
宮闈天性以至子嗣廷內外臣僚悉被傾陷當意大  
逆深可痛恨爾宜多布緝較用心密切訪拏違著在  
京各該衙門及在外各官直捷按通行嚴緝務  
在究獲以懲厥心不許怠緩縱縱既息法司即便立  
賞給與化欽此本日司禮監太監臣陳矩復具疏告  
奉 聖旨奸書惡為誹謗阻閣朕宮闈骨肉之情大  
逆不道朕斷難寬其誣枉何況于爾 掌管廠事正宜  
竭忠盡誠奮力彈計必得其正爾人為王官實方是  
報國大義豈可輕就小節先求休致及使奸計得肆  
成何政體宜即始舊安心辦事不准辭解能告捕獲  
正奸惡之人疏常格叙實當可敘獎朕心必獲毋懈

該衙門知道欽此。斯時也。神廟震怒憤懣。四明沈自歸德沈相公以下凡在朝望重。故書無名之人。即相公一貫。山陰朱相公。慶成爲書上有名。各註籍貫。有人耳而目之。歸德沈相公又曾于內閣供設。天啟既只有歸德李相公。經入閣擬此二旨者。歸德沈相公。聖聰牌位入則禮之。今故書又獨無姓名。是以神公筆也。至十六日又奉御批聖旨。我觀爾奏已知廟聖意亦頗爲某語。所惑幸先監矩中立主持苦心。道了但恐此事本犯有妨。緝拿爾還嚴責官較差後。調劑不數日而錦衣衛百戶崔祥得暇生光矣。又一用心家切訪。努務得真。正逆犯方絕禍源。以雪我屈。日而東廠辦事王一鵬。稱得微生彩矣。按生光原順恨終。得爾宜知也。又賞校我問的是今日着法司。天啓學生員也。失且曾詐包縫志以言。鄭呈親其捏。生光嘗格又請。鯉見此本怎麼說。你可訪來外邊。爾名印造妖詩云。五色龍文照碧天。識書特地湧祥烟。部院各有何事情。又今日着回話的。二官無聽見說。豈知鄭某家金屋。願畀金錢壽御前。其下曰。松風狂甚。庶欽此。當用前套裝成先監矩面。奏進繳訖。今家題又跋曰。臣偶從邸外貴家莊舍。得前詩。請畢忽托者。君病度也。二官者。東廠貼理刑閻萬民。萬代增。請見先叔左右。喬堂無主。臣歸嘆曰。渠家陰謀羽翼也。又御批聖旨。爾可着此二本。二帖是某做的。可成英獅訪所得。松風狂客者。爲誰明。要商包縫志也。見其心。不是先一次帖。是後一次帖。爾着了運着紙。包氏握鉢資安。金明以金錢行間語曰。臣防容驥而本家進來。不必使封。本自家學來。勿托官兒們。欽此。潔已錢人。突漫一烟。而焚瘞燒燬。則皇長子危乎。亦用黃套裝成先監矩面。奏進繳訖。同上。一宗俱語。哉。凡我臣子。誰不疾首。故直書之。或散其黨云。右俱秘不得聞。這不曉是。何人之本帖。上何等語。也是時生光自撰自跋。如此刊板印。貼鄭皇親門首。及各巷說言。帶與街坊。爾肆無恥。語夜會者。惟故書內有口以惡詐害當時。光廟尚未膺冊立。所以稱皇長君之人。各思報復。時付此書。必是素有憾怨者所作。子也。事發華元中。擬成大同經。故回崔德又于生光

室內探得題文監禁萬十大說其詞曰：轍揚爾志之  
耶爾。大志不獲而乃規；于小願乎爾有大名見污  
而乃規；于小聞乎爾有大實不白而乃規；于小  
悔乎爾有大智不報而乃規；于小忿乎爾有大恩  
未償而乃規；于小忠乎爾有大寶受誑而乃規；  
于小失乎爾有大將不暢而乃規；于小方乎爾有  
大志可傷而乃規；于小謹乎爾有大實能甘而乃  
規；于小乏乎爾有大才不裕而乃規；于小過乎  
此十九者。夫小者信小矣。轍揚爾志之耶爾。即八  
月二十六日有感。援筆漫書。沈吟無功。錄一通。張之  
軒側。發慕起臥觀之後。用圖書鈐識。是時生光已從  
成所散。回改名轍揚字寬之。又刻有怪石軒集岸得  
稿。此皆轍記跡。跡可據者也。又此時錦衣衛直房忽  
貼匿名帖云：轍書有子人。協理探張魁受銀三百兩。  
求他主的。（原大）即福成先監提事件。泰曰：按祖  
宗律文。凡匿名文書。見即燒燬。今念事關大獄。不敢  
隱匿。神廟其可。奏時置不問。時王公世揚正任  
臨理。送王提吏原稿文于水竈。設香案行禮。其本謝

恩極其感服。皇上至聖至明。至寬至仁。云大金吾  
王之賴與比鎮撫司掌刑周嘉慶有隙。欲乘机害之。  
遂擒嘉慶家人索銀。酷刑煅煉。單詞入告。滿望人皆  
可信為寃也。先監語奉旨到厥一訊。又不肯隨。  
結局之相踰。奏要著人到厥聽記。先監曰：本監例  
有聽記。家以上奏。今衛裡欲增添聽記。將奏誰奏  
旨不允之賴。又家忽四明相公差家人李管家。客見  
先監說。果是正犯。其僕可證。又欲波及歸德江夏諸  
君。先監曰：戶部二任老舍。我內相是一輩的人。獨不  
記荷花兒之故。倘父後另有正犯。怨大家子孫。枉禍  
不淺。你老舍如夢堅執。如此結局。可具稿。奏知前  
臧。餘我好過。官行事本原。終不落不是一切干係。  
你老舍務記。金語乃塞之。賴心方已。蓋之。賴欲借暇  
此光。牽拉多人。主使為一網打盡之計也。又御史康  
玉揚時有外轉消息。肯與玉楊相摩近侍。實忠貞時  
在文書房。孫曹錕。遂案透信于康。著速尋件。聲動  
聖心。的事。又告庶幾可。先康計無所出。遂將妖書。泰  
僧人送觀。將觀書札中。括有可罪。句句字裡。砌入。告

疑妖書出其手也然竊笑不知達錦衣衛頻違管轄  
于十二月初五日奉送刑部作問折偈書獄壁云匿  
王問法忌齋年自謂觀河見不逮我有眼根聽夜柝  
却沈豐蘇史冷然又云柝聲未斷鈴聲續誰是聲今  
誰是聞却憶法堂鐘鼓候古來魂夢更紛紛至十七  
日索薑湯漱口端坐而遊時曹侍御學程父先繫獄  
為經理其身後事詳載紫柏語錄序寔無辜度死人  
至今思之又禮部李公廷機斷生光十二款曰一造  
意報明妖書意思愚妖詩岸勝楊意思相同其筆力  
相類一造年妖詩內有俊之門仁義存焉今妖書內  
亦有此句吾不意會令奉犯念妖書一二句本犯便  
念此句一刻字匪餘某傷患供奉犯與刻字工錢每  
字一兩時價四分因奉犯要奉患解靜處刻弗令人  
見每百字加銀五厘約五銀三錢四分今算妖書八  
百餘字尚不銀數相同一徐承忠供稱書板無遺據  
後有年月今妖書某無遺據有年月一歐其巖供稱  
布散妖書見面上票簽有國本帳開四字誤認低為  
狀又徐承忠供稱書面票簽有問字問是何問字云

問老金問字一妖書內有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  
一句此句出禮記檀弓木犯做生員時習禮記又奉  
犯詩集有請櫻子不月詩題一本犯要供奉犯託病  
不出臥房若干日又後一日向妻取刀劈柴木燒炕  
及至入房過房烟火一刻字匠工銀不過三錢四分  
木犯與過徐承忠錢已百三十文作兩次與之竟欠  
承忠一錢四分顯是虧賊所為一本犯妻妻子女無  
不拍成及會問次日將聖旨宣讀與奉犯并家屬  
聽着諭以肯指出同謀饒了家屬若仍不招家屬一  
个也不饒本犯要娶子女環跪而泣求他招出奉犯  
竟無所招一會審次日木犯招云情真罪當萬死無  
辭又次日木犯招出自作之舉奉無同謀親筆在卷  
一會問日里戚問奉犯云你為何寫我名答云老爺  
是戚裡又問別官答云是要緊衙門又問餘各官答  
云小的只將給神一跪隨意馬上先點短亦將此封  
奏為聖恩既之也惟天可除是以文字之間不覺暗  
合如出一手鬼神弄人真妙極矣當時崇臣若愚  
夜侍先監左右賊任抄謄隨馬鑑師明等經理一應

章奏眼也妖書不無遺端但後有年無月日而鄭福  
成項鹿祥泰在四等號者也刻字人徐承忠又不識  
字之拙匪也怪石軒集曾侯承忠所刊生光妻趙氏  
妻郭氏子徽其前與弟徽生練已庚戌束麻獄中楮  
九我先生所斷十二款既鑿可據雖經奏過神  
廟先監固未犯到底不曾念出妖書別句又因親筆  
所供前罪為九無辭從罪寃為怨思先監是以終懷  
一線之疑如再遲疑不結又恐蔓延中外縉紳不便  
人心何時定乎究僧逆觀已庚戌吳琴士舒澄賢人  
沈少察方戶劉狗等皆該謀繫獄而武弁楊子世者  
司告家字也茲書又因付往逆案去云被執監寫此  
自山海關擊奏幾累及其兄勸爵楊子楷也此時曾  
陳臣許疑是盈車上下驚指甚非政體先監不得已  
遂于三十二年四月內具奏曰故臣陳矩遵奉特  
旨會同奸書逆情曾記得三法司九卿官會說逆犯  
賊生史前書供起情真罪該萬死後書未寫未念似  
有一線之疑他要女子并刻字匠對證又已情真  
就該正法臣等奏詳還當奏請皇上擬定罪名賜

櫻例處他縣等使覆奏欽此本月二十一日具官蕭  
大寧等設題為奉 旨覆奏事<sup>上</sup>臣等有得暇生先  
妖書之情逆甚即重擬原不過過律文止于論斬  
臣等不敢別擬今奉 明旨處以謀危社稷之律查  
得謀危社稷係謀及律內原註若依此律合凌遲處  
死恭詳所犯情似有間蓋臣等所擬者云也 皇上  
所誅者心也明允執于法官固有威害未敢擅為輕  
重而威實出于主上君有嚴命難違容其擬議等因  
二十七日奉 上旨朕生先犯這妖書離間天性謀  
危社稷之罪若反形則無妖書律未盡其辜著加  
等處之罪充實官受失所費肯示于人烟湊集處  
所有各處初<sup>以</sup>王使子許其誘誘有功人從著該衛  
即查實來該衛門知道欽此 聖臣若愚口積憂危  
謹就經手奏明之十一月十二日以至次年春夏中  
亦曾言者數次而京畿道一次者沈全聚翁孫等也  
外東城二次者周庭<sup>也</sup>內東城二次者曠生光之  
妻弟內官趙月也昇朝南外潛逃來京絕不與姊夫  
往來生光弟已避去時曾供有內官手持黃帛封條

因疑是昇然寔無干凌刑失昇躍甬川力而夾棍析  
如斧斲先監祭其辭已亦憐其究而釋之當此之時  
神與心等哀懇曰明相公廣州金吾何等氣端中外  
臣民何等所悅先監雖受知 聖主一拳擊定矣以  
公正光明為心仍將大學衍義補之慎刑憲數摩不  
時進覽而暇犯前犯惡况復鑿<sup>各</sup>可<sup>其</sup>其妖詩筆跡  
判字既及奉仁之妻妾子女求証已明確然先監矩  
而純引荷花現故事為曠鑒至再至三不得已始  
于甲辰之四月二十七日將生光正法結廟車于成  
道陞生光為指揮王一賜爵臣等為百戶有差先是  
法司所擬賞格三千兩 神前如數頒于東廠錦衣  
衛五城巡捕四處共<sup>銀</sup>一千二百二十五兩按勞之  
性重賞數各有差先監矩等亦各于<sup>各</sup>氣東廠底簿  
并制紙可考當時 神前而台 先廟懸安天語或  
寬以等書自有親載惟因本版閣全書全語世不多  
見家魚目擊最真切念聖先慈議即戚晚既已刊布  
則此曠變也茲議亦宜存此一段寬則得天下後世  
曉然<sup>上</sup>可<sup>形</sup> 神前之說<sup>聖</sup>明下可著先監矩之



持手執定席外廷之未盡曉者心自釋然誠傳可息  
于是抄訛成冊萬曆年間金未敗令人見且又遭壞  
續十載余若懸絲而暗藏枕中者將二十年心良苦  
矣史有別開亦開附于後俾持論者有所考焉四明  
沈相公與韓德相公及江夏鄭太史正域素有陳長  
安道路之口咸云四明臨此批激 聖怒爪連羹引  
是以捕幸太宰遯周去慶者定所以開羅織之端江  
翼之陳定英議議文楚奸賊王之事基之幸華亭唐  
文恪公文敏極力于四明處為江夏解竟又賴先監  
力主持之不無郭后詔矣其新花兒事部人言有如  
者先監赴而奏 神廟時即于書坊中購得耳談書  
一部進覽遂定妖書之獄不復苛求主使之入恐目  
久禍反無辜也聞 神廟寢錄亦載之刑書翁某等  
降座有差荷花兒之冤死未臘瓜之丑未皆不抵也  
按耳談云周皇親有患淫邪沉入殺皇親取財去其  
夜遁奔入獨見伴何荷兒伏泣據狀以聞于法司荷  
花兒不勝虐刑誣服謂與某一通奸殺主取財捕某  
某通不得也史法凌遲時大司寇翁公自南都遣至

而南都之戚陳其事無不切齒荷花者故翁益不疑  
行刑時觀者至某巷一人獨呼曰冤哉荷花兒殺人  
者我也與弁逮至法場斬服無異詞時荷花兒已刑  
畢故翁與有部徐鄭源而下皆坐誤罪歸始刑時荷  
花兒語割于手曰兒是冤死幸相念先死我而後爾  
割可也不然我必為惡鬼殺爾不聽需割盡始死之  
越三日是人坐順武門外施舖忽大呼曰荷花兒殺  
我七孔流血元何呼者市中賣瓜子炒豆細民朱臘  
爪也耳謠所載冤獄如此吁可懼哉又會審錄書之  
時有沈御史裕者在座錄記既頗紛更懼不能動筆  
至沈公案前徐厲聲曰妖書是你作如何不招賊犯  
衆首乞憐曰冤不是小的作沈聲色愈厲賊犯怒目  
切齒而過之又有余御史懋所者佛素謹于中  
府會審向眾官云昨得一夢見觀世音菩薩說妖書  
是賊生先作而先監等唯、竊哂後 神廟聞之亦  
大笑焉賊犯正法後沈御史出差行至半途得病沉  
重向僕從曰我生平事自揣無愧惟審妖書時卷涉  
于茲原不該受坐定獄生先今感中母見生先

向我索命無病其不起矣已而果卒又數年京師中  
皆曰妖書非妖生光作也是東嘉趙士傾所作也士  
傾個偉有大志應任文筆殿中書舍人每留心遺務  
交遊頗廣妖書獄興即托病不出及暇紀正法之後  
始敢出門然思之憐念與味蘭珥絕無平昔造焉貌  
謀東降議臣因一往來氣反得病頻死亦屢見生光  
現形索命卒至不起可見鬼神報應真有不真者夫  
何從見之後馬某賦賦膚不耐酷刑不得已而屈打  
成指者耳聖王之寬信甚于此悲哉古有誦之上  
而若亦有得請于帝者其其漢夫之于去去不元  
彰明較著者哉十古此心子理德業昔幻視軀骸平  
現究觀了無些塵驗是在知通者或不屑與狡邪一  
謀心焉不爭後復因此彼執誠品生死者豈可  
並定必無是神後也耶



恭紀 先帝誕生第三

素廟也



神廟萬曆二十九年春始移皇長子于巡禧宮九月

十八日二更傳諭內閣皇長子及諸皇子冊立寵婚

敬奉 聖母命奉嘉許卿等傳禮部擇日具儀行至

十月十五日冊立 先廟為東宮封皇三子為福王

皇五子為瑞王皇六子為惠王皇七子為桂王寔允

皆賴沈相公一貫之獨請始施行也 先廟大婚禮

成之後自孝元郭后外未有衆生者至三十一年十

一月偶有國本收闕之事 神廟震怒親降 特旨

以釋中外之疑難將敕生光正法以杜諫諍之口仍

特命 先廟多選淑媛以侍左右寔從先監陳矩

之密請也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人寔後 先帝

誕主是時宮門為矣 先廟姜年老宮人榮德女赴

仁德門外報喜 先廟于星月之下獨步殿陞濟復

不安先監准立奏 神廟即轉奏 慈聖皇太后閤

宮權降祭德女還報 先廟乃喜是時 先帝主坐

孝皇后未有名封該正者問曰發外 旨意作何

稱謂先皇曰前會有 旨多選淑媛不好稱別樣名

色今可稱曰 欽命選侍某氏出不亦宜乎故曰

欽命選侍王氏出者即 孝和皇后也禮部先擬封

夫人 神廟不允特稽考皇明典禮更之曰才人寔

神廟之聖學博洽也明年春加上 聖宣文明肅

壽端獻皇太后曰 慈聖宣文明肅壽端獻恭嘉

皇太后 先廟生母恭妃王娘之近封為貴妃即

孝靖皇后也 先廟誕 先帝至 今上共五位公

主八位今存三位 慈聖宣文明肅壽端獻恭嘉

公主新為劉有福 尚右也皇六妹封送平公主驸

馬齊贊元所尚者也 康妃李娘之生皇八妹封崇

安公主驸馬寧永固所尚者也 先帝生性雖不好

靜坐讀書然顯留心大體每一言一字迥出臣子意

表天啟六年正月 先帝初犯寧遠即晝夜焦思未遑

自安見樞臣王永光題疏要將寧遠城中紅夷大砲

撤歸山海關 先帝曰此砲如撤人心必搖反也

年五月內再犯鄆州寧遠值 聖體違和更憤激

慮凡客以送醫數年以來或聞有違忤即怒罵吮恨

形于顏色亦宗道在禮部時就崔呈秀封父疏有在

天之靈四字奏文書時請至此 先帝純然作色親  
周錄筆引此四字即逆賢亦不能為之地也先是禮  
臣林素翁題覆 聖妹逆婦要將 光廟逆侍傳氏  
先徽封其逆侍李氏後坐八妹年長逆婦時再封  
先帝曰一時封罷了何故另作一起此三凱俱存可  
證也如此之類不能悉舉其尋常 宸翰詳謹無不  
好草書或末漸學也天啟二年十月某日有龍見于  
北苑房時河即來太監等所勝座長可數寸有爪無  
角其鱗有勢光輝日時看加錦細翠入盆中奏知  
先帝遂付黑龍潭訖至天啟六年五月初六日辰時  
王恭殿之變 皇極殿最高危之處一木未墮 乾  
清宮大殿 聖駕所居之東暖閣將憲格扇震落二  
處打傷內官二人聖貴妃征娘、所居之室驚動墮  
落任娘、于天啟五年十月初一日所生皇第三子  
于是日受驚後遂費逆賢直房及王體乾李永顯  
等直各有大傷從六月切五日之夜三更又地震發  
如四年二月四時而震中之靈即懸震更甚地裂湧出  
水甚多片已黑 先帝左觀生自薨有一年少暖殿

此祥者誤接去 先帝甚悲欲重責崔賴逆賢極  
力救解始免 先帝自七年五月初六日以後 聖  
體便覺不豫至十七八月之間捉未離 御榻逆賢  
將床中所貯金壽字大紅紗被括出許多囑王體乾  
等至暖殿請上水小酌御茶房御藥房逆侍每給四  
疋或二疋做貼東御前字以報祝之王珍珍慈勤殿  
旬日而不時喧傳云 聖駕萬安矣經日霍維華有  
妾弟內官陸某臣者尚太監時期之名下也像午門  
宮中見數次內給非即之逆替逆賢重園位振  
功之策進獻仙方靈露飲并蒸法器具逆賢家  
王朝用賜維華原樣用金造錫乾付御藥房提督王  
守安等昭方祭進是時太醫院使吳鞠修等唯、聽  
從其方劑也 先帝初進服數日亦覺甘美凡有割  
者即頒賜大體乾等飲之雖累臣之職亦得于永貞  
直房居沾餘滋幾年月半為按維華原獻蒸法大畧  
用銀鍋一口、徑尺內安水甌如桶高尺餘圓徑稱  
之甌底安雙花中夾安長噴大口空銀瓶一個周圍  
引湯中板夾式糯米老米小米宛漆入甌候熟蒸透

一層再添一層約離瓶口七分滿不可十分滿恐米  
少中滿漲入瓶不便上蓋一失底銀鍋底火下出正  
對銀瓶之口離二三分許外上添冷水周圍圍濟嚴  
密下司煎茶或好炭火煮之候上鍋內水熱即便換  
冷水不數換而瓶中之器可滿取出濕服乃米穀之  
精華也如不漸信可將熟飯與人常二冬滋味俱無  
其器忌銅鐵錫其火忌煤其後先帝已進服日久  
雖水王、的遂傳御藥房不必蒸進自此之後聖  
意日增無減日漸少純諸藥進益固致逆賢違意雖  
亦心不自安即于一乾清宮門閤安之際舒徐客  
與政與逆賢初左而力謀寧錦之廢與袁崇煥隨轉  
身求去易甄等一條搭夫重來報復之計九龍來阻  
害正監 中方起官迷化宮伴侶修三案自任為有  
胆有識不如瞞得過誰作休過掩也先時 皇極管  
殿工完夜中間有一鳥夫如鸞鶴其聲似鸞翔來殿  
上鳴呼形不甚其聲極然亦不甚遠聞之者為之  
魂飛毛豎悚懼而蓋先帝上賓而逆賢伏法之  
視拜也

恭紀今上瑞徵第四

今上萬歲壽孝純皇后誕生後翌年奉侍奉神廟聖旨付託西李老嫗：即後封康妃者看視至永昌元年九月內移宮之後奉先帝聖旨仍託先廟選侍東李老嫗：即曾封莊妃者看視同居于慈慶宮後之勳勤宮今上每日晨興拜天後即行朝母妃定省禮退退周旋寒暑周間其後莊妃李老嫗：薨逝今上

哀痛如禮及入繼大統即首議本生聖母劉老嫗：先封賢妃葬西山者嚴覲加謚改葬慶陵即孝純皇后也聖孝之根于天性者如此聖心樂讀書十餘齡即好靜坐頤養玉琳一夕夢烏龍墻殿柱向莊妃李老嫗：言之甚味異焉一日偶遊本宮花園有兩井相離頗遠今上親用汲甕偶于初井得金魚一尾頗悅即詣次井亦汲之曰看這里何如范甫下即

引出亦得金魚一尾海濤光耀左右皆驚秘不敢言命將魚俱放西苑河內及移居外府第大婚禮成之後有獻生鯉二大尾者暫蓄缸中一尾躍出跌傷一尾兩目皆動如求生狀左右皆驚異以為魚眨眼罕事也今上竟不忍烹而放焉至登極數日後逆賢王蘇克等侍側問及立枷之事體軀奏曰大奸大惡法所不能治者方用之聖顏威然不悅

曰雖如此說其寔也太慘了逆賢嘿然眾叩頭頌呼萬歲以退聖性仁慈根于天性者如此先是課內小臣讀書有口慚色作者今上厲顏呵責曰讀書是好事到宮羞若唱曲兒到不害羞耶今上寫做進字時凡紙上有餘而影本或小者必那移填滿不忍裁去覽三國志見十常侍董卓曹操等擅權未常不撫荅切齒凡書有疑難字義即于篇韻

自搜查之聖性天縱英斷節省發于自然如此承  
下用事不用事之姓名面孔總難逃聖鑒焉

奉徐應元每荷逆焰屢恣肆不謹今上久優容之  
或改顏假借之誠毫未覺不露也聖度之用晦委  
蛇如此天啓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登極十月二十  
六日退逆賢十一月初二日發應元湖廣頭陝安  
置崇禎元年二月降應元淨軍調發鳳陽應元逆  
賢親信接手後勁也么麼閹茸歷陞承奉司禮監

秉筆掌內官監御用監印辦膳至今未息加誅天  
恩如海或憫奔走微勞耳近聞死于鳳陽人咸快  
之逆賢薦好花木夏則茉莉梔子花簪戴滿頭冬  
春則牡丹等花羅列滿室今上在藩邸時逆賢每  
以非時花木果蔬之屬為獻其所差官人皆逆賢  
心腹名下或見任先帝御前首近者也雖以厚賞  
酬其來然聖心寔不尚此所以霽色難納耳凡賢

三朝典禮之臣第五

神廟登極十齡矣馮太監保掌司禮監印兼掌東廠其僕徐爵號小野頗通文理達事情暗結江陵張相公內外同心翼戴冲聖新鄭高相公已退元江陵在外之相業聖母神廟之眷注皆馮納約自牖之驗也神廟左右嬖臣如孫海客用之流日以徇馬拳棍導上以武馮則凡事導引于文蒙養之績在馮為多

司禮監所刻啓蒙集四書經通鑑直解帝鑑圖說等書至今見之者每為嗟嘆惜焉馮號雙林萬好琴書雅歌投壺有儒者風神廟曾賜牙章曰光明正大曰爾惟盤梅汝作舟楫曰魚水相逢日風雲際會時凡馮寫大字匾聯之類即以前章或雙林及景仰前指諸圖書印識之所造琴願多人咸寶愛之一日神廟偶醉佩釵夜遊將一官人頭

髮砍下又杖二內使幾斃慈聖老娘知之翌晨尚青布祀屏替珥聲言欲召閣部大臣謁告太廟將欲廢上立潞藩且先使人宣傳于宮中神廟恐懼滋甚跪泣久之方解遂將客用孫海斥矣孫德秀溫祥周海皆私家閑住此萬曆八年十一月事也潞藩之入朝神廟也至景運門即下轎步入乾清門之左一空瑞藩惠藩桂藩之入朝先廟也及

今上之入朝先帝也至宮門始下轎為自江陵不奔父喪之後中外多忌馮者東筆張鯨係東筆張宏名下又侍神廟于潛邸久遂乘便密為神廟畫策害馮宏于鯨為本官偵知之密解勸曰掌司禮監馮公前輩有骨力人留着他好多哩鯨拒不聽遂來問慈惠神廟傳旨着馮私宅間住云云神廟猶豫尚不忍曰若大伴上殿來我不管鯨曰既有旨



馮某必不敢違遂先給以閑住已而謫南京孝陵以貨盡聖心者遂絕食數日而卒神廟頗憐惜之復以言官江東之等疏遂籍沒馮保張大綬楊宏基在阜城門外迎祥寺側蒼注之陸居官之美舟徐爵等產是時先監矩已任司禮監典簿經理具見墓碑宏恒曰我形雖廢自有不廢者存是以其事復逮保弟馮邦寧等于獄此萬曆十一年正月事也馮佑在阜城門裏果子市街南住惠安伯人嘉靖二十六年選入為宏名下剛介寡學馳心張元善在街北住認佑為義父凡果子地租原從聲勢神廟倚毘之後掌東廠兼管內府供用庫印街心分南北兩家徵討佑憐元善貧而盡將街南頭為時相所憐其用事之司房邢高智招權納賄祖亦耶之且為元善新其第宅後佑與邦寧皆廢耽于聲色致言官李沂等交章劾萬曆庚寅元死徐爵擬成馮竟謫死于江南坐于留都先帝即旦召輔臣入毓德宮神廟出大理評事雄于仁酒位之初王太監安為馮名下擬奏請卹典改還未色財氣四藏疏示輔臣于仁得削籍仍諭鯨跪聽果而遇害焉張太監宏蕪容齋廣東人所謂南張輔臣申時行戒諭是日也輔臣已出復召入時皇公者是也遂繼馮掌印而張鯨掌廠宏蒙神廟優長子九齡矣皇三子五齡矣咸宣來令輔臣拜見禮雖亞于馮然推心則過之十二年三月欽差閱之自此鯨寵漸衰復退廢林下尚智擬成鯨與先視京營不二三年因神廟日益英聖而左右間有監極契厚而調不同丁未冬先監坐化鯨聞之痛

而無淚至戊申五月病卒葬于香山永安寺側鯨產各籍沒入官後復戮張勳蕭玉王忠于市而喬弟書紳廢金吾至都督同知其掌家劉鈺性儉素務稼穡掌班鄭守成頗好讀書有儒者風今尚在將十餘矣先監之掌家常雲者鯨名下也宏卒而掌司禮監印者張誠也張鯨既退誠遂兼掌東廠及內官監印為人悻直不阿好看書每援古事規誅或引古証今仍于暗地譏罵無所忌上頗憚之年退入籍父書房陞南京守備神廟久知其貞介志

十五年三月欽遣閱視京營其後宮中夫人郝金誠有大臣度特召秉筆楷書端嚴有如其品及鯨鳳女之死誠曾興之力自此內執事多有諧誠者誠援允典禮政務與先監開誠協濟裁酌施行其誠率意不防又其弟張老五名勲者私與成臣武性儉朴寡言休有量人不數干以私二十四年清侯李家結姻又名下蕭玉王忠頗怙寵恣肆不謹二十四年正月神廟震怒將誠降發南海子逮家人張勳霍文炳等內官張禎喬進張懋忠王鈺署名諫神廟其一疏畧曰臣義等切見近日以來外廷章疏留中不報者多以致部院屢行催發

有廷議論左右膝臟隱蔽不行奏進伏乞萬歲  
爺簡覽批發云云其二疏畧曰臣義等切見御前  
執事宮人內官或于聖怒責處發遣絡繹不絕每  
致重傷兼患時疾而死亡無虛日蓋以聖旨欲傳  
即以是日問刑劾刑職名具奏因懼罪于已輒加  
多教酷責而押解者復恨罪連累晝夜嚴加枷鎖  
使受刑犯人得生者十無一二如此致傷天和豈

望聖斷將臣等分別嚴斥云云神廟嘉納之田下  
用事掌班趙剛楊致中各具能幹廣文縉紳凡田  
所進納御前錢糧皆兩人設處置辦田亦推赤不  
疑掌家王欽具員而已戊戌春孫運卒塋西山碧  
雲寺還北直涿州人魏忠賢之本官也先監矩總  
運掌廠矣田至己巳八月卒塋磨石口繼田掌印  
者亦先監矩也遂蕙掌東廠見先監遺事語中丁

聖世所宜有矣且如近日因尋訪楊山女一事但  
兩宮回祿不知熾火煨煉或成灰燼未審的確罪  
及守門又斃幾命矣凡宮人病死者即連累內官  
或打一百二十或打一百五十性命難存一人病  
死者尚然可憫况又波及無辜生命乎今耳聞目  
見哭聲載道怨氣冲天景象如此若不披瀝上奏  
是臣等貪祿戀位畏死貪生真犬馬之不如也伏

未冬先監坐化而繼掌司禮監印者成敬也掌廠  
者魏伸也成于嘉靖三十二年選入隸東華掌印  
性豪使桀施于喜狗馬謳歌好花木鮮服飾喜飲  
唱不甚喜讀書然好武勇騎射戊申三月欽遣閱  
視京營而識見深沉料事屢中己酉之正月壬辰  
訛言虜從黃花鎮犯京師男婦避難者踐踏塞路  
城門為之盡閉神廟亟召問策對曰無事萬歲爺

寬聖懷如真有虜警兵部豈無塘報此必訛傳其  
後始知薊帥王國棟夷丁夜過昌平折毀民離落  
燃火禦寒而火光燭天遙見夷裝警言虜至也其  
掌班侯清篤信仁善人也成家政頗嚴急賴清救  
解為多成卒于庚戌秋葬于迎祥寺後而掌東廠  
之魏伸綬之秉筆李俊掌東廠矣伸碌々苛謹廠  
牒印牒從此漸隳伸卒年餘神廟慎印缺難其人  
掌東廠兼尚膳監其年冬義辭任閑住先帝以沈

久不補而俊以督廠代攝印務終俊之身未掌印  
也辛亥冬浚卒特命乾清宮管事常雲獨力辦膳  
神廟陞正陽門提督李思文書房盧受為秉筆次  
年春以思掌司禮監印以受掌廠至癸丑秋始接  
常雲獨力辦膳終神廟也受于魁伸皆嘉靖四十  
一年選入李浚與思皆嘉靖二十六年選入于先  
監為同年思能書為人坦率令之秉筆復起掌印  
亦牒乾掌也自此之外如神廟時秉筆邢銳宋坤

許成等若干人光廟時秉筆魏學顏田詔崔文昇  
等若干人先帝時秉筆杜茂劉用葵昇史賓諸棟  
梁棟等晉吳進忠蔭相王朝輔孫進趙秉彝王敏  
政等若干人亦皆典禮大內臣故不能徧載其本  
末云

大審平反記畧第六

刑獄重事也我國家每年熟審之外凡遇丙辛之年  
即時勅司禮監掌印太監一員前往三法司錄囚名  
曰大審夫必于丙辛者丙協于明年者新也故在上  
者必明照覆盆在下者既經此一番錮鍊期于悔罪  
自新斯不負祖宗以來欽恤之至意也憲廟時司禮  
監掌印黃太監賜值五年大審時大司寇陸公瑜大

廷評王公榮時重犯中有兄與人鬪毆其弟幫助因  
而致死坐弟抵償黃太監欲從末減二公持不可黃  
大言曰同室之人鬪者尚披髮戴冠而往救之況其  
兄弟正該在矜疑之列二公無以應卒饒死改戍事  
載泳化類編夫此猶細犯耳至神廟時御史曹君學  
程以建言久繫中<sup>以</sup>外憐之至萬曆三十四年先臣  
陳太監矩掌司禮監印少司寇沈公應文署刑部

事于是會同提憲大理寺卿共具公書與先監曰  
茲遇聖明舉五年欽恤之典而臺下奉命出獄罪  
係先朝令典寔千載一時蓋朝廷將以詔赦之未  
釋者而并蘇于發審之時幸臺下又以慈悲之度  
世者而得行于全活之惠將丹書同注生之錄因  
罔有福堂之謠豈獨諸囚籲天頌聖明哀望援而  
生等叨列法司職在照雪于臺下寔有非常之希

真矣昨承開列可原重犯六十二起澤及枯骨明  
燭覆盆感甚夫入井赤子惻隱之所必先納溝正  
夫聖神之所甚憫故知臺下仰蘇堂仁廣行善事  
更有匪夷所思者蓋古有宥一人而千萬人感泣  
生等敢為臺下誦言之曹御史往懸批鱗不識忌  
諱囚繫十載來日無多聖慈如天特以不死彼日  
夕然香頂戴叩恩無極第其有近百誓毋倚閣堪

憐母既歿視息以顧見子還子亦忍淚哭以思與母訣題廳為伍桂格是親已微喘之奄、追夜堂之寐、長安齒髮之倫俱惻生等孤先之悲可知堂下地切宸眷春先幽谷豈新夕奏解此南冠况朝鮮之役釋放逮繫在詔旨炳如日星而欽恤之典徧及累囚于官豈新雨露生等欲借重臺下會疏叩閣為代瞻仰在此一舉至于遵肆故而請釋

十日方審至曹御史除會同三法司具疏外先監仍有奏帖內稱臣陳矩本月初十日卯時前到大理寺會同三法司侍郎等官沈應文照例陞堂入坐會審至廣東司有新罪犯人一名書學程爰告犯人原係御史為東事妄言得罪監後十年悔改不及豈敢惜死惟是原籍廣西家有老母九十餘歲經年盼望生還一面犯人在監晝夜憂思患病

者既未奉有明諭則從慈審而并上者自應不拘往例不無朝廷詔令為虛文而法司望嚴負重譴矣故于臺下擬釋之外輒有奏記皆內見其有生之路而不欲使有向隅之夫若一二情罪已確應與眾共棄者俱據寔奏聞以祈酌議無非共衷公平之典而逆知臺下之虛衷涵納者也仰希鑒賜不勝延佇云七月初九日先監領勅審錄至初

沉重若母憂死犯人不得見面忠孝兩失雖死于九泉不成人類望乞欽命列位轉奏聖明赦宥得生寔全母子二命世、子孫感戴天恩臣向本犯說你雖係言官因言得罪激貽聖上況是欽依人犯屢有嚴旨誰敢輕議臣又向各官說先生每忌麼說有三法司沈應文等說書學程惡懇言官不識忌諱罪寔自取難係欽犯不敢輕為擬議但求

事仰仗天威久已平定本犯監候十年懲創已深  
又有九十餘歲垂死老母今遇欽恤大典我每職  
掌所關正當仰體聖明大德好生况親本犯皮肉  
銷鋒氣息奄奄萬一憂死因國望恩無日若不具  
奏後來難免溺職之罪理當奏請定奪煩為轉達  
天聽有科道梁有年等說曾學程自知罪候緣係  
欽犯不敢輕議但聖度如天定無留滯况今宮闈

是歲八月十七日神廟聖節恭詣聖母前朝謁言  
及祈天永命之事漸及刑獄詿誤之臣神廟聖性  
至孝即跪承恩旨至十月內始將曹御史釋放又  
光廟于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誕生熹廟正值  
慈聖老娘壽齡六袞喜育玄孫神廟加上聖母  
徽號恭熹二字詔赦天下光廟生母恭妃王娘  
進封皇貴妃是以曰宮闈疊慶也先監于曹御史

疊慶千載奇逢救過宥罪無虞不及今審稱伊母  
年過九十朝不保夕本犯亦奄奄待斃衆所共見  
幸遇欽恤之時正當仰體聖明性生德意合詞上  
請定奪庶免不言之罪據此臣又向各官說這事  
情重大如何批語會議批奏請二字臣謹奏知時  
神廟在宥有年侍聖母慈聖老娘于慈寧宮聖  
母已聞曹御史家有育母九十餘歲亦惻然憐之

一案在神廟御前造膝口奏語多秘不得聞寔暗  
有贊解力也再味三法司公書溫厚詳婉不以未  
同為嫌先監奏記亦委曲明剴慈祥霽然真可感  
動天心義服中外于以見當時納約自牖之義焉  
至今讀之宛在心目詩曰彼美人兮王制曰刑者  
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神  
廟自萬曆中年之後停刑之旨無歲不下其亦有



所感抑亦仰遵聖母慈訓之一証也猗歟盛哉先  
監侍神廟左右此平反一事併妖書一獄提非他  
人所能望其後塵者累臣敬叙搜舉以恭識仰止  
之思于萬一云

先監遺事記畧第七

先監陳公諱矩字萬化號麟岡北直安肅縣人  
于嘉靖己亥六月二十九日至丁未年遷入泮東  
莘高太監忠名下任司禮萬曆十一年籍沒為太  
監保時已任典簿後陞監官十九年春代藩奉國  
將軍廷鑑有罪革爵禁錮鳳陽高牆先監奉勅押  
發既竣事道經安肅過家上塚有皇華紀宴詩一

卷沿途廉靜寬恬驛遞感悅皆以佛稱之詞臣中  
講官惟與郭明龍李九我先生善一揖之外亦絕  
不通往來後于市書中得黃離草每披玩笑曰真  
宰相才也先監學術醇正每向人曰我只守八箇  
字祖宗法度聖賢道理其存心敬慎如此一日姜  
士昌有疏倡動神廟怒要行杖嚴先監憂惜之甚  
形于顏色蓋自杖王德完時即曾與田太監義力

謀未允今豈可當我掌印而又行此事乎正跌坐  
深念忽被召至暖閣語頗久秘不得聞及出喜動  
眉宇左手持姜疏右手招官人索黃紙盛疏發下  
其旨則神廟御筆行草所批凡有御批片紙隻字  
必用黃紙齊口半套袞威識尊敬也其仰全君德  
如此雲南兵變戕殺內官楊榮神廟震怒欲詳覈  
激變狀逮康地方官是時四明相公偶註籍惟歸  
德相公入閤即具東遼先監凡監即本其意密奏曰奉  
使內臣仰遵萬歲爺法度不敢妄肆或跟隨下人  
有不曉事而玩法者若但歸罪有司縱騎遠問誠  
恐往返道路耳目驚慌傳聞不便宜從寬行勘  
結局遐荒幸甚天下幸甚神廟嘉納為福建內官  
高竄進到呂宋器械方物傳先監搭票着內庫查  
收先監奏曰此島夷小醜臣微物着內庫收恐

看得聖明布罕異物也。今此言宜曰：著莊罰庫查一段各名人題跋十餘種。元人趙子昂跋一段，其收其慎重國體如此。北鎮撫司刑部所監註誤諸畫色，焦溘朽素之上，神彩光發，世尊之慈容可掬。臣內外重犯先監，每以上帝好生無知，入井為念。鬼子母之悲煩，可憫恤鉢內之兒，以手據地，兩目多方曲存培養。至德過事，即諫爭多不存，是以潛外注欲出不得出之光景，宛然摩魔怪之兇狠，猙移黑化外，廷不盡知也。榮昌公主者，神廟之嫡長，惡眉目如生種，伎倆繁而不紊，必非宋以後人。女光廟之妹也，曾與駙馬楊春元反目，春元拂衣所能，層為者先監曰：此卷甚好，然且未可進。恐萬歸里神廟甚怒，召先監至，即前欲重蒙內官外官，嚴諭疑我阻諫打官人也。遂將舊板大學衍義補

先監奏曰：此閤壺小事，不宜上動聖心。傳聞不便，一部同此手卷，着人托王伴讀，安將進東宮說陳遂擬諭閣臣，以為覽東廠事件，某不知何故出某矩頂上千歲爺乞審覽。此書暇日并覽，此卷蓋于門往因安聯去訖，遂俯允施行。及召春元回，罰演進奉之中，已寓獻替之意云。先監極愛左國史禮以懲之。此先監調劑之力，又不止庇護士大夫。漢字學諸書，周程濂洛諸集，菲衣服淡滋味，孰雖而已也。萬曆中年元正月燈市，節印公等各購據不甚魁梧音雖微啞，不揚然白耳黑齒雙眸如電設罷物書畫手卷冊頁之類，進御前一日先監偶昔童時至京大金吾陸炳一見詫異曰：此子功名購得宋人所畫鬼子母揭鉢圖手卷內有金寫經，不在我下，而今名過之。萬曆二十六年以東華掌

東廠三十三年以掌東廠兼司禮監印預卜塋地于香山慈感庵創建一石塔于塚之上曰太極鎮山塔豈一石坊于墓道前曰勅塋中使神道穴有石門顏其上曰還一仙洞至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辰時在內直房端坐以逝神廟極為渾惜准從仁德門寶寧門玄武門至東河邊仍從乾明門西安門出至怕子衙衛宅特傳立棺如僧家塋法

無湮其中正崇善令終之美賜御祭九壇祠額曰忠清更給勅發物修葺房地數目者皆殊典也文武臨吊送塋者素白塞路墮不能行山陰朱相公賡晉江李相公廷樞福清葉相公向高詣立棺本蔡莫其文有曰三辰無光長夜不旦其敬慕推從如此神廟推恩特將字家常雲陞乾清宮管事後掌針工局印官文書官人馬鑒師明苗全俱陞暖殿

近侍光廟登極復陞雲隨堂予告陞鑒乾清宮管事先監自東華外廷皆不識為何如人至癸卯妖書一獄保全善類誠足曰天仁能覆物知與不知咸心服也語具憂危疏議後紀中及丙午七月初十日五年大審至御史會學程一案先監多方婉救極力平反神廟聖孝覽而哀之特俞允焉具大審平反語中自此士紳益敬愛之先監每暇即玩味大學衍義補或令左右誦聽乙巳之冬奏進二部請發司禮監重刊以便觀覽神廟可之先監卒後又數年刊始完惜皆刻抄寫者寡昧無識其中頗多舛錯至今沿襲未正良可痛也先監又最愛周禮恒向左右曰文中有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又曰我曾見一書內載宋章聖講周禮至典瑞有舍玉問之何義講官對曰人臣卒給舍玉使骨不

朽耳章聖曰人臣但要名不朽何用膏為先監每  
欲將陳鳳梧所刻周禮合訓雋照句解次序勒成  
一書亦欲奏請重刊而志竟不遂也先監又篤好  
易萬曆甲辰偶見坊間售有叢經十一翼乃慈谿  
傅文兆所著曰太初易古周易玩辭篇觀變篇玩  
占篇大與舉業不同而推明古易次序上下二篇  
十翼十篇將三聖易學開明可愛漢儒費直亂易根因  
上  
辭無餘蘊且作箕子明夷解王用享于岐山解力  
主文王作文辭之說絕于周公無涉先監嘗曰楊  
維解難魏伯陽泰同契劉懿文心雕龍俱直云伏  
羲文王易嘗有一字及周公哉兩漢及梁去古未  
遠爾輩識之及先監卒後又數年叢臣被常太監  
雲註誤殺鎖追念先年曾聞開雍碩老師說國子  
監新刊經史不可不買一部叢臣既抱罪無所事  
遂購得十三經二十一史日披玩之則周公繫爻  
辭之說誠始于唐之孔穎達無疑矣史記註則十  
翼井然前漢志則三古三聖又三國志高貴卿公  
視太學及別史列傳自唐以前都無周公作文辭  
之說其孔穎達杜撰費直亂叙不辯已明宋程子  
以今易作傳朱子以古易作本義奈今絕于舉業  
拘于大全誰敢如傳文龜起而議之者耶易也十  
翼也天如假先監數年則表章次第奏刊者豈止  
一大學衍義補而已乎今上聖主右文極矣監板  
經史重登一新假使先監尚存林下不知若何喻  
快也惜哉先監遺像在德勝門東欽賜會館祠內  
見者多頂涕其德望乎人未艾可知先監九歲選入  
萬曆丁未年卒壽六十有九其同母弟萬策中士  
辰科進士受先監之訓為多庶官陳居恭萬策第

四子也任大金吾語贈是以及先監之二親焉累遼東撫鎮議招徠流民為功遂將鴨綠江以西寬臣若愚曰先監雖內臣乎然其才識品望今古希但以東張其哈喇佃子地方數百里棄之于奴酋有自萬曆辛丑蒙臣選入得侍左右未嘗見疾言遽色辭理清婉若不勝衣其處大事決大疑羽翼忠良卻全君德即雷霆之威不肯少易資育之勇何以加耶性不好飲酒凡退食稍暇即鼓琴歌詩或跏趺靜坐自皇華紀寔之外有香山紀遊閑中未明也天下事尚可言哉蒙臣曾見嘉靖年間詞

九

十

紀述惜未盡刻也至于聲色貨利了無所存亦不好聚蓄古畫玩好之類嘉靖庚戌之變虜薄都城高太監披堅執銳扞禦著勞先監是時十二歲矣目擊最真是以留心經濟每留意于國家歲計出入應改折者應蠲免者時密奏節縮以蘇民困更留心于邊塞衝險士馬登耗會審故書時曾與大司寇蕭公大亨相談蕭久歷塞上極為敬服乙巳冬

臣龔君用卿所著書曰雲岡選稿內載奉使朝鮮回條奏遼事明悉議開海運復舊遼陽則糧可立遼開原城西之老米灣開原于廣寧頗近聲息可通守遼最易蒙臣自十餘歲曾隨先將軍應祺官遼陽寓二年其地理邊務民情風俗至今尚存胸臆間思其土地瀕海難以守邊牆則偵哨清野獨不可加意乎崔華蔓衍而屯田車陣強弩火器獨

不可為正兵為奇兵為守禦乎五年威奴雖素習生而志或能辭路也蒙臣非輕于談兵喜事之人帥一言自誤然而無米之炊又煩局中者費籌策又非敢輕淺禁中之語誰念以羊易牛非胡鮆何也全遠已矣痛尚未復又何有于棄地何有于舊以彰主心之仁而楚王太子之賢須鍾儀始能遠遼陽哉西而薊門威帥經先之遺制盡弛即春秋達于晉是以疆列于前不憚壹壹以代哀鳴言善兩班修築恐不無商莽塞責也再西而宣而雲而之遺意云

陝以類推之恐山西更甚總之諸露罷置處待哺或不甚懸絕無惑乎己巳甲戌丙子之虜闖入

上

上

飽出也太祖開國時有河套有東勝有開平有大寧有舊遼陽是何等幅員何等強富唐李翱有言神堯以一祿取天下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豈不痛哉念蒙臣世受國恩一旦冤繫觸目傷心祇空抱杞人之憂向誰洒英雄之淚如九廟之靈憐鑑若愚血誠愿以伏法之後遊魂為變誓作厲鬼俾敵之鍾鼓無聲而我敵愾增壯斯生能無忝所

兩朝掛難第八

光廟自元配孝元貞皇后郭老娘，曾設公主外有孝和皇后王老娘，誕先帝即封才人者也。又今上本生聖母劉老娘，天啓二年十一月追封貞靜賢妃。即今追上徽稱孝純皇后者也。又傅老娘，即懿妃。誕六公主七公主。又西李老娘，即誕生八公主者。泰昌元年八月，候封皇貴妃移宮。

之後傳格不行，後封康妃者也。東李老娘，即莊妃賢而無出。又有趙選侍者，未得封號，極與客氏逆賢不合。先帝即位之後，即矯旨逼繼殺之。當賜命之際，將光廟賜過首飾金珠之類，列于卓案之上。沐浴禮佛，西向還拜，從容投繯。至今尚以宮人殞無人肯為申雪也。客魏仍矯旨將名下答應近侍王亮等數人各加酷責，降發南京。今見可問也。

光廟莊妃李老娘，性慈寬儉，簡重寡言。儼若五六十歲者。宮中多感頌之名位，素在西李老娘前及奉先帝聖旨撫視。今上允起居食息，責內外執事愛護，閤切勝親生也。者凡今上之勤于講讀，惜福節用，保養聖躬，雖皆發繇天性，然誘掖獎勵，蓋莊妃老娘亦間有力焉。承奉徐應元者逆賢之同官徐文輔之老姊，先為承奉副，後將承奉正張忠退斥。此是回子張忠，非典兵張忠也。而應元為承奉正，王文政為承奉副，應元既附逆賢倚勢驕蹇，每叩見莊妃老娘，或揚言自得或苦罵左右。莊妃老娘負氣憤鬱，遂致病薨。彼時逆賢法正嚴急，宮中明知是應元氣薨，不敢洩也。及今上踐祚，始有露此消息者。至蒙臣被逮，刻遞訴，畢明明拈出惜事久湮沒而今之二王公永祚曾為應



元優禮敬重而王公寔長者不忍苛求是以應元于先帝前力諍之仍矯旨將宮人內官俱逐于外得安坐鳳陽近乃病死入始快之光廟臨御未久絕其水火獨將妃封閉宮牆之內無所食飲經數是以三宮未備惜哉先帝中宮之張娘：即懿安皇后也后河南生員張國紀之女天啟元年夏大婚禮成之後客氏憚后文明遂于宮中捏言后非國紀女云是重犯孫二女也其年秋臺臣游士任以募兵之差已陞辭頒行特上疏力劾客氏客氏公主是日地大震其後公主薨值中宮張娘：病

甚却恨之蓋首犯函鋒之第一人故乙丑綏騎之遣亦首及士仕也初天啟三年張娘：覺有孕客氏逆賢乃盡逐宮人之異己者故托不更事宮人答應一日張娘：偶腰痛受按摩過度竟損元子嘗貽東宮王娘：京師人西宮段娘：南直人俱無出也又裕妃張娘：者已有身舖宮幸膺冊妃禮畢逾期久不乳且有違言客氏逆賢恚其異已

范娘：即容妃封皇貴妃者復失寵仕娘：即容妃封皇貴妃者尚未誕生皇第三子時李娘：間侍先帝寢偏暗為范娘：乞憐客魏偵知之遂矯旨革封絕其食飲欲如廢裕妃故事仍將內府供用庫管理內官李娘：以為成妃用事人也即降發南海子尋矯旨殺之先時成妃見裕妃活：誠死遂于平居時凡簪瓦磚縫之中多暗藏食物至此

暗得齋食數日後幸客氏遂賢怒少解故退出為  
宮人遷于乾西某所居住僅得幸存至今上登極  
特復其封號養瞻移居于慈慶宮後之某宮此外  
馮貴人等或絕食勒死或乘其微疾暗害之孫因  
偏有違言誤觸客氏所忌而置之死也在先帝亦  
未如之何也已推東內政而忍令至此嗚呼痛哉

正監蒙難第九

故司禮監太監王公諱安字允遠號寧宇直隸保定府雄縣人萬曆六年選入皇城內書堂讀書繼司禮監掌印馮太監保名下已故東華曾任承天守備太監杜茂熙管佐杜陝西人耿介好學監少之時讀書習做多嬉玩不勤若杜將監坐以梳上用繩縛監于卓之兩脚或書做不中程即以夏楚

從事其嚴督如此及籍沒後監以年幼未經還介蓋以張宏輩郭翼庇護之也神廟二十年後薦知監學問優博性孤介又有先監矩密符達于光廟未膺冊立之前御點為皇長子伴讀光廟之乳媪曾直隸人也光廟昇遐發引後神主廩發回進德勝門曾氏長跪路傍伏塵號痛時禮臣周道登等大金吾路思恭等咸嘆之見史料候震暘疏光廟

生母恭妃王老娘，在景陽宮以母子同住曾氏毫無忌諱光廟翬亂時曾氏即出宮不入矣萬曆二十九年春光廟移居迎禧宮後居慈慶宮從此母子晤隔不相見惟監擁護保衛之功為多是年十月十五日光廟膺冊立後光廟點徐文光為典璽局郎諱本用為紀事吳進忠為典璽局寓字鄭義王安李寔等為伴讀廬進為典膳張忠劉忠

劉朝等各為典兵等局官陳應科王輔等為近侍及光廟大婚禮後講學漸稀佞臣王朝劉朝等日以鼓樂毬馬弓矢導引獻訣甚而私向外廷指稱令旨以駕托事情初徐文光與張忠相爭光廟委聞神廟震怒俱降微淨軍職鎖星貴妃鄭娘，再三懇救後知其曲在張不在徐遂復徐原職而張忠遇赦而不赦至四十八年七月始釋竟以病廢

而徐文忠盧進皆年老病卒先是萬曆四十年王輔氣善舉閔今尚存焉司禮監名下則李國泰惠進有罪被東廠盧太監受泰神廟下輔法司獄輔在獄辜楊春馬應辰曹化淳李登貴王裕民張若愚等益狂肆不悛復將所使小廝打死沉于井事發問校也監既萬曆年間頻杜門養病時沉酣典籍無書至天啟六年王體乾奉旨五年大審逆賢力救出之不窺每寫扇送相知士大夫而門多正人凡事多效後陞定陵舍書改姓馮蓋輔亦監之讐也所以與法先監之所為先監形不尅梧而耳白邊面兩目逆賢臭味同焉初光廟在青宮時偶宮人王秋榮如曙星濶口黑齒然啞十步之外人不能聞監頗繼死監執欲寔奏神廟而邵義等恐滋事端遂以效其啞蓋拘于惜氣養生之術又以為先監之賢病故奏聞于是光廟每憐監嚴直優禮雖加而心在臯陶之瘖也人多以此少之光廟登極凡潛邸或畏之乙卯五月挺擊時光廟令旨稱本宮云云著勞者爭掌美印監匡輔束政惟掌巾帽局一印監視草也神廟始陞王帝仍賜光廟銀數千兩以而納約自牖知無不言八月初六日周朝瑞疏言慰之監是時已久謝病家居充過年節冬至千秋慎初三要光廟震怒欲因金花銀兩杖朝瑞監力等即或入宮叩見一日半日而已近侍魏朝施大救得降調光廟幸養神廟望貴妃鄭娘娘于慈寧用等皆監名下也朝後改名王國臣陞掌事掌兵宮及保金夕事神廟官事牌子魏學顏胡進常雲仗局印天啟元年為逆賢所害施大用素占風望等各陞秩予告及葬內幫助遼起邵元標王德完

等議興大工匝月之間善政種々皆監獨力贊導字于扇以賜之不常在御前或有事但撥機一至之也監為人清瘦多病後服人參始漸腴然不甚而已凡有文書皆題恩張永齡等呈稱監不開口強壯凡隨侍先帝朝講皆賴人扶掖始行初移宮明說止于膝上或案上用右手食指作画字寫字時亦曾聽魏朝之言曲救選賢之命見客魏始末形或眼語頗指非久侍者不能通其意間不能會語中監白暫兩目炯々素與文書房金太監志契而致怒遣責者比也初監作伴讀時杜任承天厚金所刻御世仁風列監名焉逆賢擅政之日此守備叔姪曾失和先監每調劑之及監侍先帝奏書人家不敢蓄後金亦蒙今上眷注陞東華掌御蔣杜某舊人多學陞東華未久杜以老病卒又謀

用監印金性寬緩而監性下急然同年契愛無踰欲于留都改鑒馮太監未果而罹禍焉監性雖峭西人者也先帝登極月餘客氏寵伊始曾欽賜客而直嚴急然頗樂道人善凡有寸長皆不忍泯天氏人參一舉約重二三十斤逆賢即採奪抱付監啓元年三月初興陵工大工東華高公諱時明者直房曰天賜富貴老爺作湯用其趨附諂諛如此掌內官監印怨不勝任而辭印之第三疏有云微監自泰昌元年八月至天啟元年五月其直房先臣局量已盈敝車難以任重監擊掌之曰破車子在乾清門裡之西南廊後遷居于隆道關西小房碍着好路兒化得妙此誰筆也高公曰本監寫字每稱病靜坐曾蒙先帝御書輔朕為仁明之主之劉時敏也蒙臣原名時泰避先廟年號改此監曰

名下果無虛士老公宜厚遇之高公至直房隨喚  
累臣慰勉以銀兩錢幣旌之且顧左右曰怎得滿  
城官人多好學讀書如劉長官我方喜也又先監  
矩于萬曆乙巳冬奏請神廟重刊大學衍義補至  
卒後十餘年始刊完累臣曾具募化同會之人捐  
贊印造焚化一部以慰衆下供案一部以示永久  
其單前弁言乃己未年罪苦中語監後見而愛之  
絕其食欲今日調園明日調舖漸危迫一二村

置之桀側凡夙望多學如遼靜軍趙恩諸人間將  
示之曰此我輩中有志懷本人也其獎誘後人如  
此監于天啟元年五月得告既奉旨着掌司禮監  
印乃跳遊西山辭不即赴其疏有云臣願領罪不  
領官等語蓋一腔忠憤氣稍不平致小人乘隙懷  
其印而阻于內又有邪人建議于外而阻其出仍  
復構謀陷害以除其患方逆賢欲下手殺監尚懷  
民不忍監餒或暗餉一糕一餅者即痛打遠斥之  
監餓甚自于蘿落間抄刈蘿蔔袖藏于夜半竊食  
之又數日不死朝欲激客親之喜遂授意于下手  
者朴而縊殺之條見崇禎元年十二月內曾太監  
化淳等奏丁詔等疏中初監奉有掌司禮印之旨  
也原擬疏辭奉有溫諭即出不意科臣霍維華具  
疏規刺監將揭抄差名下曹公特見高公是時高

公已居林下頗為咨嗟然已無可奈何又燕經署呼惜哉監之為人也罷宇嚴毅獨立昂霄始藐視廷弼再起赴遼雅敬重監及鄒都憲元標等後聞朝之言力救逆賢之命而認賊為子誤中妖嫗之亡咸為之流涕悼惜也監受寃未卒之先秋兩霖詣遼終為所圖視王赫乾為道義卒攘其位而監靈霏微慘黯天日無光怨風悲號高公徐步磨前其命世事糾紛膠藕識有出于意料之外者真不仰天太息曰王老爺難矣又數日復密向葉臣曰可以成敗論英雄也當辛酉五月高公最先告病我夢王老爺青衣小帽來見嘿而不言其必西歸候旨于河邊直房監尚在宮曾具密奏薦留高公平主僕私語淚不覺流下恐人見隨拭之葉臣內引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句高公將舊唐書列傳內查有張柬之等五人不得令終公力止若此奏曾上則高公必繼監受害豈能至今狀誦與高聽又至別贊有曰天地為籠去將安所日哉自光廟寵愛西李娘遠在東李傳趙娘更心如芒刺促收之不忍聽焉至翌日聞監果死之上監但不憚見西李未嘗叩也西李娘下用矣時辛酉九月二十四日也其名下患退辛曹化事之李進忠劉遵剴尚禮姜昇等諸人招權納賄無淳等皆重責盡則墩鎖夜則打更俱稱極苦刑降所不至即移宮之後便談以正議尊崇神廟昭妃發南京又經理本章之文書房趙思人數張永齡劉老娘俾先帝朔望朝謁盡承重之禮凡有應寓宇史輔民及監名下張和等盡被逆賢害死為議之事亦奏請一二而施行之巫屏逐客氏于外

而制取逆賢優以金帛隆其虛銜可也乃西李既退而客氏炎：體乾縮胸而逆賢日盛誰作厲階

矩也或亦各成其是而已矣

毒痛中外王夷甫諸人真不得辭其責矣于此見監讀書極博品極高守極介性極骨鯁有大臣風其定于經國之大體圖事之機會不無單板踈漏盖有未能盡善者焉悲夫痛哉當今之世能再得憐才勉學之人如監者誰耶今上登極後即需恩

卹崇禎二年夏曾太監化淳等復具疏雅部覆改祠額名復蒙聖恩賜祠額曰昭忠為萬世榮也監廣交遊善貨易靈濟宮西有布舖一處歲出息若干各處房租又若干是以雖處青宮冷局二十餘年而財用饒裕未嘗詘也監善書好奕或輸則必說着以求勝方已又矜滿孤立下急取下頗為知道脫俗者惜之是以知其淫養尚未純粹如先監



逆賢亂政記畧第十

踪幾危聖駕改陞王進天師庵草場貼場四年六

逆賢既竊柄殺王太監安遂陞梁棟史賓裴昇張  
文元為東華驛選原選素廟張后之劉克敬于鳳  
陽而後矯旨殺之殯退掌殿之沈蔭而昇宋晉驛  
選大臣王紀滿朝荐鍾羽正等詞臣文震孟等廷  
言劉宗周王心一等托心腹掌班劉崇結交閣臣  
沈淮導上以武暗通線索設立內樞差劉朝胡良

日祭方澤壇回即幸西苑本日申時後中宮張娘  
娘已回宮客氏同逆賢共在橋北淺處大舟上飲

輔紀用等往山海關送器械寔所以開內鎮守之  
基也巧留客氏于內鉗制宮壺先殺光廟之趙選  
侍後殺素廟之裕妃貴人等如刈草菅又卒成妃  
李娘之封絕食幾死夫以刑餘賤品而專擅無  
上悖逆凶殘如此名之曰逆不亦宜乎又先導先  
帝在宮中習放鳥銃天啟二年失記月日有御前  
嬖殿王進在先帝前放銃，昨將進左手打得無

酒梁甚獨先帝與蘇軾名下高永壽逆賢名下劉  
思源皆不足二十歲少端在橋北水素深處泛小  
舟蕩漾上身自刺船三瑞佐之相顧歡笑若登仙  
然忽風起缸覆俱墮水船上金火壺酒俱盡沒當  
是時兩岸驚譁盡無人色逆賢客氏手足無措逆  
賢亦自投于水然遠不濟事最先奔趨入水救先  
帝聖駕者營事譚敬等也高劉二監皆淪斃後贈

陸乾清宮管事本年七月十五日送賢赴大高玄  
殿作法會瞻禮放河燈追薦之蓋擅權淫縱者逆  
賢而東政掌印依阿洩泄者赫乾之高永壽綽號  
為高小姐與先帝同舟則赫乾之為人可知矣其  
年九月又阿諛逆賢客氏奏請先帝各賜金印一  
顆方二寸餘四爪龍紐玉筋篆文印九字小三行  
曰欽賜奉聖夫人客氏印曰欽賜顧命元臣忠賢

印每顆金幾重二百兩鑄印者御用監曰篆字中  
書也錢金雲龍印則內官監也先是萬曆年間  
乾清坤寧宮災皇后之寶被灾四十一年福藩之  
國中宮例有與王妃戒諭一道須用寶鈐識垂之  
久遠神廟軫念置之命御用監以梨木雕刻代用  
之模篆者謝模也終孝端顯皇后中宮寶竟未補  
造體乾竟忘之耶今缺逆賢乳媪而屑越浪費殊  
印每顆金幾重二百兩鑄印者御用監曰篆字中  
書也錢金雲龍印則內官監也先是萬曆年間  
乾清坤寧宮災皇后之寶被灾四十一年福藩之  
國中宮例有與王妃戒諭一道須用寶鈐識垂之  
久遠神廟軫念置之命御用監以梨木雕刻代用  
之模篆者謝模也終孝端顯皇后中宮寶竟未補  
造體乾竟忘之耶今缺逆賢乳媪而屑越浪費殊

有書札皆親筆行書外題曰內閣家報釘封鈴白文 坤王朝輔孫進等每見朝用即叩頭稱掌家爺或  
親廣微印送至惜薪司付掌家王朝用朝用仍外加 老叔其侄王永祿亦奏廢至都皆同知則勢缺可  
封識画花押差心腹官人齎送逆賢直房係李朝 知矣逆賢奢侈性成服妖借制出外戴朱髻冠端  
飲收掌而李永貞石元雅徐文輔念與逆賢聽其 陽應珎珠牌總而內織染局之掌印齊良臣及南  
崔呈秀之通內也始自呈秀之舊居傳許東晏導 京內守脩楊國瑞等劉文耀胡良輔胡濱等各代  
引凡有字帖及點將錄同志錄天鑑錄俱將原本 為繡造或襲衣袂褲而金線蟒袍龍紋方補或衣而  
付李朝欽收掌而李永貞石元雅徐文輔各命家 蒼龍頭角藩王止欠一衣比御服僅讓拓黃至于  
下官人私抄小楷摺子藏于袖中每日早齋赴逆 按節令應景製造更從古以來所未有者而晏然  
賢直房按名回話今日陞官本內有無摺子姓名 服飾恬不為異賢性貪饕善飲啗尤好嗽犬肉東  
泰官本內有無摺子姓名面同簡舉國政異同其 華徐文輔或管事劉忠所謂大對公者每日卿間  
承貞之摺則蒙臣等所代為抄謄者也是以日擊 烹米于乾清宮大殿之內以享逆賢既飽飲令其  
最真蓋傳逆線索搜如抱鼓東晏係元雅掌家內 名下胡明佐等爭奪口嗽須臾立盡以為笑樂說  
官監管理大工催發各省大木者也朝用以逆賢 者曰殿內有神明逆賢了不畏忌其恣肆放誕如  
掌家帶銜乾清宮管事凡永貞元雅文輔及劉應 此

外廷線索記畧第十一

劉應坤後差往遼東亦所以酬之也崑山顧相公

天啟四年二月十九日科臣傅槐奏汪文言既遠

等因楊公疏中有門生閻老字樣南樂魏相公于

詔獄罪不可測計無所出至五月二十九日憲臣

是年孟冬失誤享廟大典于外廷大相水火暗以

楊建泰逆賢二十四罪之疏上矣奉聖夫人客氏

已意用黑筆間點縉紳便覽一冊極重者三點次

者先帝之乳媪也久與逆賢私司禮監掌印王蘇

者二點又次者一點閣部詞林外撫如葉向高韓

札者柔佞貪狼寔黨附逆賢之元凶故首賊害排

塘等何如罷錢謙益成基命繆昌期姚希孟陳子

紳之主盟國老也與客氏日在上前替逆賢巧法

壯侯恪等通南星高攀龍楊建左光斗魏大中黃

庇護題語乞憐而東筆李永貞等復幫助之凡文

尊素周宗建李應昇等約六七十員密付逆賢皆

武大小七十餘疏藥置不報賢既元全便從此改

目為邪黨暗于上前借事攬斥而崑山居然首授

心放手為惡復無忌憚寔楊公此疏激成之也其

矣蘇札倡言開廷杖時原欲杖林御史汝蕭以危

後將蘇札名下李晉陞東筆田玉陞正陽等門提

福清林逃未獲偶值皇第二子薨逝之喪工部萬

督將李永貞掌巾帽局印石元雅掌針工局印徐文

燦適際其毒批此本者李永貞從欲御筆改此票

輔掌御馬監印而文書房之王敏政李守質楊國

旨者蘇乾阿逆賢也天啟五年十二月杖斃吳卿

瑞等各賞有差皆酌保安之勞賢之掌班紀用及

史裕中凡在午門前喝令重打屢換人尚堪輕者

體乾田爾耕也初替崔呈秀傳述緣索者許東晏也其年十二月復逮汪文言至五年春大工興後逆賢借宿工惟工名色無日不與崔呈秀面會即屏人密語移時方散或授受害人姓名如天鑒等錄之類逆賢奉為聖書心甚悅之以為崔家疼我昔我報仇也一時捏詞獻訣入告者梁夢環李唐生曾欽程等也五日一比追贓之嚴旨四六駢麗

光徐大化霍維華阮大鐵等五六十員各加三圈二圈不等密付逆賢目為正人陸續悉用至乙丑之後崔呈秀密付逆賢之天鑑錄者首列東林梁翹葉向高韓爌孫承宗劉一環趙南星楊捷高攀龍左光斗孫居相李邦華喬允升王洽曹于汴李騰芳錢謙益姚希孟等次列東林脅從孫鼎相徐良彥熊明遇沈維炳侯恪熊奮渭等其後又列真心

之溫旨皆崑山等所稟擬也閭中俱有底簿可攷千講筵袖出遼東傳巧設熊經畧者貴池涿州也凡逆賢良卿之獎勅誥券文皆內閣詞臣所撰擬用紅掩面揭奏底簿可攷也凡內府衙門及閣揭搭票一應中旨制草者王林乾李永貞涂文輔趙本政也甲子之冬南榮魏相公既手點繕紳便覽一本又手寫所欲起用之人黃克纘王紹徽王永

為國不附東林顧東謙魏廣微馮銓王紹徽王永光霍維華徐大化周應秋崔呈秀閻鳴泰王在晉楊維垣卓邁倪文煥李魯生姜淳夫孫國禎劉廷元等若干人同志錄者首列輔臣詞林部院諸臣卿寺則陳宗范韓繼思易應昌張蔭等臺省則黃事素李應昇劉芳張慎言忠世揚房可壯章允儒劉弘化蔣允儀侯恂游士任等部郎常博則賀琅

張光前係必顯汪始亨等藩臬則失記任子贊即亦目擊耳聞最悉恨彼時不能設法暗抄下全名武弁則趙隆美許念敬張念堂等若干人最恨最重者三圖次者二圖輕者一團也點將錄者首曰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天巧星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都齋盧大忠世揚鼓上皂汪文言大刀楊連智多星繆昌期等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等地也如先日拿汪文言及擄蒲州之去拒高陽之朝

忽律游士任等共七十二人原曾詳開姓名先是御前傳出削廠某人等多驚訝以為聖上怎就知道某係邪黨某係門戶某係煞廷弼姻家某係劉鋒宗族某係程註之子只當是東廠密奏事件其後年月日久逆賢李朝欽及王李石除亦不甚避人凡行一事即公然曰某係某錄某捐有名各家官人始漸知所錄未詳孰真永貞等身在事中蒙臣

皆崑山謀首輔之線索也天啟六年春諫止內臣鎮守者貴池丁相公有單疏力言不可以為不將史之精神害一掣戰守之肘害二文武相害陰賊鼓譟害三雖清兵清餉一利查功核罪一利然閹門之計不過一言中嚴軍法而已我太祖禁內臣不得典兵世廟罷除鎮守等語而體胤逆賢憎之遂奏請先帝留中不報凡留中之本各用白套裝

臧寓職名殊語年月于外收于御前大櫺櫺內天  
啓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先帝賓天二十三日開御  
前燒燬字紙甚多想同時一槩焚之矣後人那在  
涿州身上蓋為涿州棠擬樞臣王永光覆差內鎮  
守疏時亦曾具揭諫止然非特疏明目張胆如責  
池所奏也為涿州護法左止右生惜天言以共中  
外可不謂戡天下後世耶凡彼時閣中送果者文  
皆寔事也乙丑春開荒山南棠入場于二月十五

書房李守賢楊國瑞王敏政翟國禎等具捧臣者  
前後南都臺臣楊棟朝有本糾劾王之臣先是南  
侯保山馬昇李黑子張完赤等也每至閣中有話  
硬傳全無敬禮輔臣之辭初南棠欲專政遂以告  
病之際求逆賢密奏先帝特諭分票商量又引世  
廟時必不如此等語又托逆賢請先帝照神廟時  
故事用一筆勾法將門戶之人按所點便覽勾去  
此事皆李魯生造謀也至于李維祺張宗衡皆不

與南棠同心也又吏部謝陞起用到京見光景不  
好勉完一選潔身勇退且以書勸南棠停止中旨  
大拂南棠逆賢之意李魯生是以有旨不從中出  
而何出哉之說也又史記時黃汝良亦各有書以  
大義責南棠咸拒而不納也此三事永貞于逆賢  
索見道原書愛其辭氣袖到直房曾著棠臣抄謄

各家經官記卷第十二

王蘇乾名下管文書官人王失其田玉曾任文書  
二十四等本保平安逆賢感之起陞王為正  
陽等門親督天監七年十一月陞東華今開注趙  
本政監任乾清宮管事尚衣劉文忠曾任文書  
任大同監視已上三人今開注  
文書房掌文書寫字出身李晉正陽等門親督保  
平安逆賢歷晉東華晉善既期性下急何失其馬  
魏文新乾永吉自急安伯所出身  
失其名乾永吉曾任暖殿今退出其司禮監名下

則田維章田王之姪曾任典簿獲樊秉忠張宗素  
等若干人也凡在御前牌子如高永壽任陞等不  
倫載也逆賢下管文書念本章念東廠事件寫各  
邊諭帖等項官人劉崇曾任兵仗局管理苗全曾  
距及李淑後任懋勤殿暖殿劉文政今改紀用遠東  
內教書今侍宗太監劉文政今改紀用遠東  
錦州蘇雄曾任官內教書文陳福壽原係文書房  
在鐵獅子夏鑑曾任官內教書入門日李朝欽今  
刪任

裴有聲今發南京李秀才失其名劉馬陞原夫文書房  
就馬長子曾任惜薪諸蠻子失其名其司禮監名  
司總理今發南京  
下則趙東臺孟忠金良輔劉應坤石元雅涂文輔  
孫進王朝輔楊國瑞蘇應宣丘洪緒李守賢李應  
詔劉興等若干人在先帝御前做官掌各衙門印  
及外方鎮守者俱畧載逆賢羽翼款中梁棟下管  
文書官人趙奉馮名失其等其司禮監名下翟國積

等若干人也李永貞下管文書官人梁光祚原文  
寫字出身今吳有他曾任乾清宮劉若愚今繫丁  
侍王公文政吳有他牌子今故劉若愚獄  
紹吉內官監管理大工領粉有名今侍司禮監掌  
照舊平安劉惟善賈如韋子周服羅英錢達或等與  
同若憑打發永貞批文書共効抄勝之役者也其  
掌家則王成德崇禎元年六月追駐平石元雅下  
掌家許秉彛曾任內官監管理天啟七年冬降津  
掌家許秉彛曾任內官監管理天啟七年冬降津



無証據仍官文書官人陳呈祥  
東廠王公永祚黃

國祥曾任文書房今閑住餘不知姓名涂文輔下管文書官

人劉秉德曾任煖殿  
今退出張國宰曾任宮權子  
今侍金公忠殷良

弼曾任宮內教書今尚有二三人不記姓名也凡

點將等三錄有名或密帖有名則自乾清宮大殿內

發下片紙各直房官人即于進士履歷及縉紳便

覽查寫是誰門生父是誰那里人那科出身抄帖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一日

回報以聽施行一日欲處錢受益以為錢謙益之

昆仲也。又一日欲蒙黃願素以為黃尊素之昆仲。

也各直房識字官人細查籍貫祖父姓名送賢端

知其不相干乃已凡每日票本奏下各索筆分到

直房即管文書者打發本官公、一本一本照閱

中原票批紅批單奏過總發行此係皇祖以來累

朝舊規非止今日一家一人如此也

本章經手次第十三

凡每日通政司封本先到文書房回知該正公、  
即付掌文書周近侍原名進朝號輔軒等拆開口  
占珠語畧節傍有寫字手一人執筆草稿文書單  
畢連本付捧匣者如侯保山李黑子張大漢<sub>俱失其名</sub>  
等請本呈至乾清宮大殿內付王琳乳梁棟李永  
貞石元雅涂文輔分投互看凡有要緊處即鈐一

寸許白紙條復于本之上下空處用指中描一重  
痕有應閱白逆賢者永貞等三人爭先朗誦體乾  
助為講解逆賢聽畢方公同商議區處遵奉南榮  
相公及崔呈秀等密遞姓名着始數行事每日閱  
中封來票本文書房拆開呈于琳乳等照前分投  
互看如不合逆賢意有應改者又本內有錯字者  
或稱頒逆賢該出溫旨者亦各鈐紙條描痕為記

文每日申時後會極門接得實封文書文書房轉  
呈王琳乳等亦先于大殿拆開看如遇有涉前項  
密遞線索亦各鈐紙條描痕為記以便次日早奏  
請施行除體乾等五人之外絕無人敢擅描痕鈐  
紙條者其紙條于傳票改票時即除去而凡描痕  
之本今存各科者可驗也已上通本票本改乃畫  
間事惟會極門封本雖衆官大殿內看過尚恐未

徧未詳捧匣者又是日暮為始先到日精門琳乳  
直房次到西南擺角逆賢直房次通月華門到梁  
棟直房到元雅直房到涂文輔直房再通仁蕩門  
到李永貞直房各家都有經管文書識字官人如  
若惡之類者立于卓傍一本一本打發各家本管  
公細查看或延至二更三四更始完惟在文  
書多寡何如捧匣者宮中亦有直房一間每日晚

間膳房例給酒食供之每夜文書看完方錄仁德門縫叫應門外官人將門縫拭淨裏外各親燈籠一查數進呈文書房該班衆公看過仍交于掌文書周近侍等併寫手官人從新燈下開寫停當于五更撥點頭次宮門開又都將是日早事應奏文書捧至日精門體乾直房復和查看過本若干封本若干票本若干批紅該發若干比至天將明

敬聖起凡奏文書之時管事牌子皆屏息遠侍不敢近前至于本口奏姓名黨逆朋比者王體乾也暗助逆賢查姓名李永貞石元雅徐文輔三人也其晉逆賢職掌收藏姓名原本及雜來雜帖者李朝欽裴有聲也而造謀殺命秘逆線索害人者魏廣微崔呈秀等也一切削奪勒限追贖諸嚴旨皆內閣顧秉謙等票擬見有閣中籍簿中書可証

三

仍必全到是日該正秉筆直房亦查者一周每晨奉先帝覽文書時逆賢永貞元雅文輔先將應處應點姓名及應改票帖俱托蘇乾口奏曰萬歲爺某係門戶該處某票某字該改或從逆先帝御筆親改惟梁棟不甚經官魏廣微崔呈秀等言而逆賢不識字從來不批文書不輪流該正然頗有記性只在御前贊揚附和祖靈徇私或危言冷語挑

也擠蒲州烏程即穢者南樂為涿州勝路也擠南樂者即涿州也擠涿州者又崔呈秀也詔獄餓殍承旨下手者許顯龍也謀興大獄私圖報復者崔呈秀及徐天化霍維華也殺義僕韓三構成賄案牽連蒲州者楊維垣輩也維垣難以中旨起官而本甚大者因為替座師徐紹吉探戶部左侍郎為南樂叩之而向逆賢譖之也危哉狼戾至今言之

猶令人色變心顫按南樂既罷相臨行時亦具厚  
禮于逆賢肅竑等其扇上親寫詩曰秋雨沉沉夜  
未央蕭門有客欲還鄉閨心廟上愁先結洒淚君  
臣念不忘蒼狗白雲仍變幻傾葵捧日但悲傷故  
人回首雙龍遠離思應隨潞水長及故里仍各以  
厚餽彌縫之怨涿州等下石也

五

客魏始末記畧第十四

魏忠賢原名李進忠直隸肅寧縣人無賴也父魏志敏母劉氏妻馮氏生女魏氏嫁楊六奇者是也賢無子家貧自官妻改適他方人不存焉萬曆十七年選入隸司禮監東筆掌東廠太監孫暹名下派御馬監劉吉祥照管劉之墓今在碧雲寺下北山坡者是也後復本姓曰魏進忠中官規矩本官者視甲科之大

主考照管老科者視房考官者視同門本官之于名下照管之于子姪猶座師之視門生亦若父子焉忠賢少孤貧好酒色賭博能飲唱嬉笑喜鮮衣馳馬善右手執弓左手發弦射多奇中不識字人多以傻子稱之亦擔當能斷頑猜狠自用喜事尚諛是其短也素好僧敬佛宣武門外柳巷文殊庵之僧秋月及高橋之僧愈光法名大謙者皆賢禮之名

衲也如碧雲寺僧則酒肉勢利不足齒矣徐應元亦孫暹之名下也與賢同年神廟時四川稅監丘乘雲孫暹之掌家也又徐貴者亦暹名下于賢為前輩而為乘雲在京之掌家遂賢定與徐應元趙進教為媒友呼盧飲博周論晝夜遂賢因索雲乞遂空赴四川見乘雲為抽豐計而徐貴將賢無賴狀已錄報房中先布之賢不知也及到丘大

怒阿謬倒鎖賢空室中絕食飲欲斃之時僧秋月避蜀偶見丘是時賢不食者已三日餘僧力為勸解丘勉從之僅給路費十兩遣回僧憐賢乃為致書馬謙屬令厚遇之謙以嘉靖四十二年選入歷陞內官監總理又鄭娘一名下宮人林廷宦女謙所侍也最有時道凡賢困乏謙每資助之徐貴又在京具揭先監矩以為魏某私往四川云乞行重治

亦謙救止之賢自此在甲字庫漸裕掌庫李宗政  
賢之前輩承運庫之徐昇亦賢之友也光廟在青  
宮淡薄先帝既誕之後生母孝和王皇后即才人  
老娘也無人辨膳賢遂冒緣入宮辨才人娘  
及先帝之膳其介紹引進者魏朝乃王太監之  
名下也光廟久寵信之安素則正主持一宮事魏朝  
昕夕譽賢安為朝所惑頗信之朝初與先帝之乳

媼客氏暗有私即告所稱對食者朝以待安及答  
應光廟多不得暇而賢遂乘間亦暗通客氏分朝  
愛為賢性狡猾稱膳膳為名于十庫諸內臣如  
藥張等皆騙其食料醢醬或玩好財物以至非時  
菓品花卉之類必巧營取之而私獻光廟先帝以  
固寵也及才人老娘崩東李老娘位側在前  
西李老娘擅專宮之寵固要先廟奏請神廟將

先帝托西李老娘看管又今上亦屬看管并西  
李老娘所生之皇八妹者共乳媼三人在宮客  
氏原先與魏朝有私既又暗與逆賢私一穴兩蛟  
爭競必至而朝之為人也佻而疎賢之為人也慈  
而壯泰昌元年八月初一日光廟登極後擬冊立  
先帝為東宮是時逆賢尚列庫衛已陞玉帶暗與  
客氏深謀遂相與刻意擁戴王太監安而客氏又

逢迎無不可者甘辭玉帶充東宮典膳局官此客  
氏力也九月初一日光廟升遐先帝暫居慈慶宮楊  
公建時為給諫疏奏逆賢無措泣懇魏朝在王  
太監前力營救之遂得旨着司禮監查明具奏賢先  
年原名李進忠遂將西李老娘下用事之李進  
忠算作一人以欺外廷其實皆朝之力也朝與賢  
既皆客氏私人曾結盟誓為兄弟賢居長朝次之

及先帝即位數月兩人固寵相媚嫉于氣清宮暖  
閣內爭擁客氏遂醉罵相家時漏將兩夜先帝已  
安寢而突自御前閣起司禮監掌印盧受東廠都  
義東華王蘇乳高時明沈蔭宋晉等皆驚起是時  
逆賢已陞秉筆掌薪司印魏朝已改名王國臣陞  
氣清宮管事掌兵仗局印並跪御榻前聽處不處  
受郭義侍側先帝玉音問客氏曰客媚你只說你

被逆賢矯旨發鳳陽在逃復于薊北山寺中搜出  
使人謀于中途至獻縣繼殺之按國臣與先帝共  
卧起及登極後晉秩貴近御筆改復姓名特掌美  
印受寵不在賢下嗟我王太監安何不留國臣以  
啗客氏用國臣以制逆賢或不然就將賢與國臣  
坐以驚御之罪而一併先懸候大婚禮成優客氏  
以金帛而亦黜于外與何其明于防西李老嫗

處心要跟誰我替你斷客氏久厭國臣猥薄而樂  
逆賢惡猛且係中年自宮不識字之人朴寔易制  
遂心向逆賢而王太監安久中客氏逆賢跋扈且  
心惡名下之人露此醜態遂打國臣一掌勒令告  
病往兵仗局調理離御前矣此時逆賢尚名魏進  
忠始得專事客氏從此無避忌矣先帝端拱于上  
惟客親之言是聽而尾大不掉之患成焉後國臣

之垂簾而昧于防客氏之淫縱也嗚呼知經而未  
達權耶抑拘理而寡于術耶自剪爪牙束身入甕  
殃遺身後禍及耕紳千古之下有餘痛也天啟元  
年春四川稅監立乘雲撤回京賢差外司房李茂  
春號完素者性迎至畿南立賞銀三十兩李先入  
隆宗門之外直房回話賢為之落淚曰我先年被  
徐貴陷害止給我十兩今賞你三十兩如此便三

陪我了數息者久之其後徐貴竟為賢所害而立名曰老太家膳聖意頗甘之正經司禮監掌印掌之令終復賴賢喪葬如禮中外榮之初祖制于乾東廠東華大膳房遵照祖制所造辦膳酒只為具東設房五所乾西設房五所係有名封大宮婢所文脩賞用而已希進御也初王體乾宗晉魏進忠住泰昌元年冬客氏遷乾西二所先帝親臨為之移三家每日輪辦天啟二年進忠改名忠賢四年以居陞座飲宴鐘鼓司房丘邱等扮戲承應司禮監後便是王體乾魏忠賢李永貞三家輪流辦之遇盧受郭義安居而王安王體乾沈慶宗晉隨侍另閏月則均四十日算之惟客氏常川辦進共四家設喫膳之處于所內側室客氏自此在宮中乘小矣每家經營造辦膳羞掌家等官數十員造酒醋

轎撥內官近侍擡走儼如先朝妃嬪之體止缺一青紗傘蓋而茵褥精美為最勝焉天啟元年後改住咸安宮各衙門答應錢糧比御前更喫紫夏則大涼棚水無筭冬則大地炕炭無量也其驕奢僭踰真日異而月不同凡客氏生日先帝亦必臨幸陞座歡宴賞賜無限即中宮及皇貴妃等千秋迎不及也每日先帝所進之膳皆客氏下內官造辦

膳等項并掌素各局外所役時數百人若惡係李永貞下官文書魚管膳掌班飲賞花名可証也此紫禁城之外者至于乾清宮以內則每家各有領膳暖殿四員管果酒暖殿二員請膳近侍四五十員已上皆穿紅者也又司房官庫房湯局掌素局點局乾碟局手盆局涼湯房水膳舖膳局管帶炭及擡又共內官百餘員皆外衙門穿青官人也按



先帝所進之酒曰秋露白曰荷花露曰桂花露曰菊花漿曰芙蓉液曰君子湯曰蘭花飲曰金盃露等名色五十餘種皆先帝精威臣魏士望傳方佐選賢外宅造料而轉于御茶房進之按御茶房職司上用茶酒開雜人無敢輕入者選賢擅改自王肅乾起至暖殿近侍止俱得私向茶房索酒與而荅應客氏選賢肅乾等器具匙筯如私人焉又弓

箭房者秩次之亦皆客魏私人所踞司御前弓矢以脩非常選賢善射好蹴鞠跑馬先帝好跑馬好看武戲又極好水戲用大木桶大銅缸之類鑿孔創機啟閉灌輸或湧瀉如噴珠或漸流如瀑布或使伏機于下借水力衝擁圓木迷如核桃大者于水湧之盤旋宛轉隨高隨下久而不覺墜下視為嬉笑皆出人意表選賢唱采蘋美之天縱聰明非人力

也聖性又好蓋房允自操斧鋸鑿剗即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內官監御用監辦進先帝與親近之臣如徐文輔葛九思杜永明王秉恭胡明佐齊良臣李本志張應詒高永壽等朝夕營造成而嘻之不久而棄之而又成不厭倦也且不要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設惟聖意之適當其斤斲刀削解服盤礴非素睡近不得窺視或

有禁切本章肅乾奏事奏文書一邊經營部事一邊傾耳注聽奏請畢王音即曰你們用心去行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南樂薊州東光輩及在京之徐大化等一派線索如抱鼓之捷應也先帝每日營造得意即飲膳可忘寒暑困覺可惜玉露之心思精力盡費于此然皇極等三殿落成于天啓之年育堂肯掛先帝之好土木豈亦天啟其朕

兆耶抑逆賢之幹濟才智刻意背權之迹或藉此宸居咫尺了不畏也緋袍玉帶充滿道路高明之以難泯耶按祖宗舊制凡萬壽聖節及中宮千秋皇貴妃千秋凡內執事宮人并王體乾等及山陵等處內官各有賞制每銀一兩以上十月初六日值中宮張娘千秋殊適先帝欲幸內教場圍獵聖性最好手刺狼獾兔以為樂是日張娘不肯出延至辰時以後方始同出止略散銀枝餘竟累年

前後獎勅數十道溫旨無數也七年十月二十六

未批非舊制也蓋過千秋之日總不似客六十一日准告病十一月初二日降淨軍發鳳陽初六日  
月十九日生日即先行宴樂賞賜喧闐將二十日行至阜城縣南關夜半與心腹名下李朝欽同經也逆賢生壬戌辰年正月三十日自元宵節後送死于旅店崇禎元年二月十一日錄御史辜邁等  
壽者祝延做法事念字者每早乾清宮西丹輝焚遵奉明旨將逆賢原屍陳之梟首于河間府西門  
滿將至正月綬帶擠擊按摩之板鏗然聞有擠傷之內天下快之猶恨其不生正典刑也凡司禮監  
衣帶腿足者老爺千秋歲千秋歲之殺殷旬若雷而掌印掌筆非奉公事不敢出門王體乾提督禮儀  
從來逆賢早起漱口自擊銅盃之聲盡力大響即房凡四仲之月得奉差選妳口寅出中回不至過

宿只曾往京北沙河故里祭掃始過一宿天啟元  
年二年遂賢雖出外尚未敢數未敢遠至四年以  
後外廷暗助羽翼已成仗容氏王赫乾李永貞石  
元雅徐文輔等在內遂遠至涿州等處天壽山春  
秋二祭孝和王老娘：畢即詣西山碧雲寺祭本  
官孫道及照管老叔劉吉祥墓或至琉璃河橋看  
工祭水或至大壩馬房相度諸城無非巧立名色

招搖截輔以恣馳騁明得意耳凡出外之日先期  
十數日庇治儲峙于停旅之所齋帶賞賜銀錢沿  
途絡繹不絕小民戶外設香案揮揚柳枝野花焚  
香跪接冠蓋車馬繡絲奔赴若電若雷塵障天而  
聲動地有狂奔死者有擠踏死者燕京若干大都  
人馬催贊殆盡凡達官戲子蹴鞠廚役打茶牢役  
趕馬撞撞之人其數不止數萬每過遂賢遂出則京

中街市寂然空虛頓異尋常者將數日為大約外  
廷之欲逆光內廷之獻訣乞憐者凡四人輪將  
數百乘矣怒馬鮮衣束玉而為之前後追趨左右  
擁護者又數千百矣跑馬射響箭鳴鏑之聲不絕  
于耳鼓樂笙管數十餘種且行且奏夏則大車載  
冰冬則炭火如山古今所罕見也遂賢坐八人大  
轎前用騾二頭或四頭拉拽之如飛焉遂賢飽則

正坐倦則卧醉則憑鞍兩眼迷離不知行至何處  
也畿南一帶素苦泥潦難行賢為之捐資脩築廣  
建橋梁隄若長虹至今便之凡御前有本有要緊  
之事先時專托劉崇紀用徐文輔李守賢等後則  
托之李永貞石元雅徐文輔等各派能幹之人如丁  
紹呂輩粘馬疾馳即百里之遠一日可再往也都  
城東有故監劉永成墓宰曹伯之祖也遂賢曾使道

一展拜而奏請新之此時魏良卿尚未封伯蓋私視其規模為良卿封拜計也逆賢有名馬千餘驛數百皆邊弁梁柱朝楊國棟馬世龍滿桂侯世祿尤世威皆臣王象乾闖鴻泰馮嘉會餽送之者楊國棟者逆賢名下牌子曹承恩之姊夫也梁柱朝者逆賢名下暖殿胡國用之侄婿也尤所送之馬鞍鞵精好每具何止百餘金不過刺軍餉占軍匠

以辨之為一己功名地可欺可恨其後李永貞出外往西山北山通灣亦如逆賢之疾行奢侈而馬多跑死者其兩泥暴殄不恤下情更甚于逆賢皆紹呂等從諛也凡蘇軾逆賢元雅永貞文輔出外而林下大老公如高如沈如宗各有重犒禮以諛之概不收也崔呈秀素與許秉義契厚如同胞始得與逆賢交結秉義力也又有李魯生李著先掃南

樂之門後入涿州之幕見涿州望輕不能久往則又與崔呈秀比焉首行贊美重修肅寧城垣者呈秀也誇詡大壩城垣者巡青之李魯生也因媚賢而又媚承貞著通州造區送至承貞富河之庄且胡老人等未敢懸掛承貞拒而不納人皆笑而鄙之者李著也承貞之姪李之旺得考入通州學入丁卯北闈應試者著力居多諛呈秀之父在天之

靈者來宗道也助涿州貴池害熊廷弼經畧者徐大化等也謀繼呈秀之後做接手續線索者閻鳴泰也天啟七年十月內尚以書札與良卿討示下逆祠內欲造漆金銅像者周爵也與逆賢閹家看風水推星命現造墳地府第妄言禍福無所不至者方弘農也書寫圍屏扇面者秦志學許用賓楊崇善也書寫皇極等殿文昭等閱牌額者顧承宗

顧名遠也。與逆賢客氏王體乾李永貞看病診脈者。汪宗德。禮永安也。時皆逆賢畫圖位。操功之策。乘先帝玉體違和之際。進獻仙方靈藥。散微俸萬。安大家沾非分之寵者。霍惟華也。凡逆賢一應辭。思慮等項。奏本皆心腹外司房李茂春及東廠外。寓字掌班耿良臣孔應薰三人。剗稿。李朝欽。念與逆賢聽有不合。意處永貞受意。改正其寓。真則東。

廠閤司房等楊維垣久與逆賢交往。知之最悉。而乃那却于無干之人。不悉。累御梓也。豈入告之際。獨謬誤耶。抑設術欺天下後世耶。逆嫗客氏者。定興縣民侯二之妻。生一子曰國興。娶不多年。泰昌元年冬。封奉聖夫人。住乾西二所。天啓初年。移住隆德殿之西南。曰咸安宮。每日黎明時入暖閣。至先帝御前。甲夜後始回咸安宮。鳳彩門亦有直房。

凡逆賢往宮相見時。必將宮人官人屏開。語秘。不得聞。然上危中。宮皇后及裕妃張嬪等。獨用王體乾授王安王國臣等。皆客氏造謀。盡出客氏意。也。其母老矣。彼時惜在。每以惜福持滿。勸客氏不聽。凡客氏于天啓元二年間中。旨慰留。皆體乾力也。七年九月初三日。奏懇今上。准歸私第。其夜五更。開宮門之後。客氏哀服赴仁智殿。先帝梓宮前。

出一小函。用黃色龍袱包裹。云是先帝胎髮瘡。痂。及累年刺髮落齒。剪下指甲。遂漏發焚化而出。至奉旨籍沒。步赴浣衣局。于十一月內。欽差乾清宮管事趙本政。臨局答死。發淨崇堂。焚屍揚灰。其于侯國興。伏誅。其弟客光。先止擬遣戍。客氏掌班內官張貴劉名。其名下崔祿許國寧等。各行賄得免。客氏貴顯時。惟王體乾者。舊親忠賢。表裏謀。林樞。

人凡送禮東僅下小的帖然都不叩頭自孫進王朝  
輔劉應坤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補及管事牌子劉  
忠王應科胡明佐等每日見必叩頭如子姪焉夫  
以乳媼儼然住宮自視為聖主八母之一亦僭妄  
殊寵極矣且倭出倭入人多訝之道路流傳記言  
不一尚有非臣子之所忍言者皆不足信也按自  
天啟元年起至七年止凡客氏出宮暫歸私第先

期奏知先帝傳一特旨某月某日奉聖夫人往私  
宅去云至日五更欽遣氣清宮管事牌子王朝  
忠或涂文輔等數員及暖殿數十員穿紅圓領束  
玉帶在客氏前探列隊步行客氏自咸安宮盛服  
親粧乘小轎嘉德盛和順德右門經月華門至  
乾清門西一空亦不下轎而徑坐至西下馬門凡  
方箭房帶簡官櫃子御司房藥房茶房請小轎官

庫近侍把牌硬弓人等各穿紅蟒衣窄袖在前  
後探導圍隨者數百人司禮監該班監官典簿掌  
司人數等文書房官咸跪叩道旁得客氏目視或  
領之則榮甚矣內府供用庫大白蠟燈籠黃燭巨  
燭燒子不下二三千枝轎前提爐數對照燒沉香  
如霧客氏出自西下馬門換八人大圍轎方是外  
人攬走呼殿之聲侍從之盛遠在聖駕遊幸之上

燈火簇列照如白日衣服鮮麗儼若神仙人如流  
水馬若遊龍天耶帝耶都人士從來不曾見也每  
年不論冬夏或出三四次不止客氏到宅陞廳坐  
自管事起至近侍止挨次叩頭老祖太千歲之  
聲殷然震天各有回荅銀幣以犒酌之凡出也飲  
賜客氏金銀幣不可勝計每日三時輒御膳以賜  
者絡繹旁午或在外住十餘日不等而逆賢僅入

爲出入皆于五更其接迎圍護如一客氏私第在正義街迤西席市街北而逆賢亦有一第便在街南斜對門不遠賢與客氏滿擬後來得請林下受享富貴齊眉到老不料賢性良鄉客氏男國典乃駢首同戮于市蓋王安國楊左等懷怨究魂必不肯默然于泉下也初賢在西庫典孝和老娘：辦膳時使覺饒裕而良卿執掌上房庫房鎖鑰凡酒

漿食物出納勤梁開良卿雖不曾多讀書而儀表堂堂：亦善說話侯國典少受業于沐國輔肥壽異常口甚小而神不足坐則脫胎氣息動：或與人共坐未及欠伸而已入夢鄉矣此二人形狀累臣一面未識一字未通至于崔呈秀更不識而而交通者也夫如是而懸坐曰同謀非忘者下石而何耶正經居停主人接引導師若許東晏竟以財力挽

免獨累臣肩之冤哉事久論定自有公評必難世天下後世也客氏住咸安宮之時先帝賜名下人官人如崔祿則郝前牌子也許國案則方箭房牌子也此外尚數十人以至各衙門投托私人將數百馬又賜近身答應宮人十餘口及今上准賜私第之初而徐應元尚謹故套每日具御膳賜之錢幣銀兩已不能如先帝在日其隨往私第尚有賜

過宮女四名不知歸于何家而客氏答死之日焚化揚灰為先年逆害裕妃等報云客氏墳地在京西之田村今已拆毀改築劉太監克敬矣逆賢墳地在碧雲寺所賞更鉅及各處生祠逆像並廢毀無遺良卿國典等諸莽盡行追奪逆賢妻馮氏止生一女嫁楊六奇而馮繼先者其妻族也逆性魏良材曾歷都督先逆賢死良材非魏家子制方買來

小廝為逆賢所愛，冒魏姓而屠鹿也。傳應星者，逆賢親姊魏氏之子也。于涿州相公最厚。天啟七年五月病死，又惜薪司內官劉某者，逆賢生母之族弟也。因毆傷僧命，悉法司追理，遂奏知先帝，令赴吏鼓司，勒令自盡。魏良卿的係逆賢之姪，非子也。繇光祿署丞改庶金吾歷晉伯侯，公爵代先帝郊天園丘享太廟，代填祝版，榮寵極矣。先是國中

曾擬獎勅體裁，臚列與曹孫之九錫文相近見者，無不瞪目咋舌，無惑乎人疑其私順大物，然逆賢實無其心，實非其人也。但彼不學無術，甚于霍光，客氏狼毒，浮于婁顯，害裕妃等，慘于許后，良卿等驕奢擅寵，遠過山雲，本靠徐應元為接手後勁，而應元另具別腸矣。託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為眼目，而永貞心腸竟同呂布之于董卓矣。涂文輔但

知擁戴應元，且悖逆賢如遺迹矣。視外廷崔徐楊霍諸人為劉歆輩之魚輩，而妬寵互爭，一敗塗地，不可收拾矣。世有生來好殺人好殺貴人，又偏聽繆紳以廣殺繆紳之人，而能令終于牖下豈理也哉。從來叛逆者首惡真犯正法，凡幼小無知者或另議。天啟年間為蓮妖等犯有懷抱嬰孺赴書駢斬而眠睡人懷抱中未醒者，市人嗤笑孺子何

事逆賢客氏既以慘殺佐先帝，悲痛在位七年之久，中宮張娘娘等凡誕皇子三位，皇女二位，皆保衛不得法，以致嬰年薨夭，良可悲痛。逆賢之死而劉骨豈不天道有哉。



逆賢傳從記畧第十五

李永貞者通州富河庄民李經之第五子也經不知何許人僑寓于此先娶妻高氏生長男

男奉三男成又生一女嫁皮村李家今娶矣高氏故繼室者中氏也生第四子 少年輕生自縊

永貞五歲時闖為宦者十五歲後侍孝端顯皇后之母夫人趙氏于永年伯王棟宅中十九歲是

皇城時為曆辛丑六月也七月內即陞坤寧宮近侍又一年經故永貞原名李進忠于萬曆三十一年即奉旨墩鎖頻遭譴責幾賜死者數次後奉有遇赦不赦之旨至庚申七月二十一日始奉神廟遺詔釋放原復原職近侍于坤寧宮孝端顯皇后几筵前供職始與逆賢識面泰昌元年九月初一日郭義尚膳監掌印到任奏陞永貞司禮監其數

鎖十八年也始讀四書詩經後讀易經書左傳文

漢書古書習寫趙吳興字蘇善奕甚能作詩文亦能看選時文其兄李奉生子之旺成生子為其餘

李之藩李之榮等數人皆廢錦衣衛永貞同母妹一人嫁王道寧為妻道寧亦廢錦衣衛生獨王慕

克王慕舜皆陞序班僕李培亦陞光祿寺署丞初天啟元年五月高太監時明王太監安廬太監受

俱告病其年秋逆賢與王體乾等同一路特陞史

賓諸林梁棟張文元裴昇秉筆永貞遂入諸棟之

幕而棟時掌兵仗局印在局居住管理創崇者既

野亭逆賢之心腹掌班也為棟屬僚遂與永貞相結互為推獎恨相識之晚棟于天啟三年夏因請

帑不遂始與逆賢相左憤鬱病卒永貞緣榮力為

郊祀回陞永貞王帶隨堂東華賜坐璘攬枕匝月  
五遷終崇薦拔崇後因與宮人亂逆賢逐之而李  
朝欽始不離左右矣崇雖彼逐在兵仗局位然身  
目甚廣允有所聞即密疏于帖鈐封之差名下官  
人馬缺詳預見永貞屏人密看畢即焚棄之在朝  
祥亦不知何等語也後崇因暗謀逆賢事露賢恨  
之族兵仗局掌印王應科奏處焉六年四月二十

九永貞隨朝跌傷股告假在梨園直房調治五月  
初六日因王恭殿之變懼而求還祿乾固不肯放  
遂逆賢偕先帝語催永貞小愈即出永貞為人有  
口矜肆驕譎極好面折人不肯為之下七年正月  
初旬司空薛鳳翔有疏為今上婚禮在通其移居  
府第合用錢糧廠臣體時匱乏極力節省內官監  
合辦者量于該監湊家永貞真其不全應付而推

委一半于內監也遂面同王祿乾向逆賢曰外官  
一邊搗哄老爺一邊泰小的衙門賢嘿然次早賢  
乃稱病不赴亦不赴御前但垂首冷笑長吁短嘆  
切齒曰原來天下人多是留共虛譽我祿乾代永  
貞危之永貞亦慌懼不安泣懇賢掌家王朝用力  
為永貞救解賢怒少解又次日賢始力疾到先帝  
御前雖值元宵然不樂者數日逆賢好名中故大

率如此惜永貞非勇退之人實貪大工之乾沒告  
成之恩應酬至成禍非一朝一夕也其戕害楊左  
諸人造謀定由外廷歷有據永貞即非助逆殺  
人之人然而在御前及逆賢面前顧不知果何光  
景凡回到直房偶因有甚事亦曾向眾臣等或痛  
罵怨笑以今思之想必心口不一換語莊點以詐  
忠陰賊哄衆人乎不然何其視若愚如仇讐而猶

防間諜無所不至何耶想一則恐若愚苦口勸諫二則恐若愚微侍高公子已不便所以阻抑之集錮之防嚴左右凡事不可洩漏與若愚知之其重度心地可藥見矣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今上即位永貞于二十七日告病未久九月初二日差往天壽山看擇先帝壽宮初四日回見朝蒙欽賞赤金二十兩永貞洒淚固辭聖顏頗不悅勉慰領受九月初

魏王太監蘇乾王太監永祚王太監文政每銀五萬兩皆侵落大工原物也旬日後三家畏永貞反覆牌今上明聖都不敢收十一月十七日各進獻御前着內承運收是日晚永貞不自安密庇鞍馬率其甥婿孫良濟易服逃走二十六日奉旨降永貞淨軍發湖廣承天府顯陵安置舉家驚慌無處找尋不數日其兄李成自縊死矣至十二月初九

七日准辭十月初二日即自砌于私宅之內晝夜讀書穴牆以通飲食二十六日聞逆賢允辭始拆牆見人撫今思昔蓋永貞之圖求退也非真心退也原欲與徐應元合為一局擯退逆賢陪應元之力特起永貞從新另做世界此機巧惟心腹掌班丁紹呂周承恩知之至十一月初二日天不從人徐應元退矣永貞始手忙脚亂密差紹呂承恩等

日永貞外宅得一報信男子手持永貞親筆帖差四取盤費衣服銀兩宅中居住掌家王誠德等拿獲竊帖將來帖齎入宮中見蘇乾等奏進御前覽過着承天守脩魏相下官人徑同永貞家下人就往黃河岸上押赴顯陵崇禎元年春永貞兄李奉亦驚憂死矣二月又將永貞同徐應元調發鳳陽三月將永貞提解赴北途中服砒霜不死絕食旬

日不死四月十三日入刑部獄六月二十日中府會審擬新決不待時二十七日召對王音云李定空印本李永貞填寫驗是墨壓硃七月初十日前後候旨來速夜陞兩永貞自縊兩次皆絕斷跌掌頭皮皆損又不得死至十六日未時縛赴正義衛臨刑之際尚跪而監新官訥究人多笑其不中用也生年四十有六掌家王誠德自六月追贓被利

比之後降吏鼓房淨軍七月初旬已先永貞病故而管家妻允德掌班丁紹呂周承恩管上房曹文玉蔡化齡李秉德王應時暖殿李大受等料理後事其妹夫王道寧侄芮等及心腹家人李培等皆四散逃竄或報應商役或被人挾訛或改面事人凡踰數年而永貞身首尚異處無一肯為殮埋者永貞白晳多鬚性狡慧通文能書喜讀韓非短長

語極好賭誓言語最巨信貪懷猜險更善負心而好勝自王肅乾等無一人不與之志起爭競者即逆賢亦屢曲容之遂自釀殺身之禍了無救解自七年冬永貞逃後丁紹呂王誠德打點家產又進通八萬兩崇禎元年夏又追交六萬兩連前次云家未收者共銀二十九萬兩其南北往返各項花費紹呂侵吞屋下隱埋逃奴拒拐入獄被騙者不

與焉丁紹呂者昌平州人也少年私闖姓芮名尚忠侍忠安伯張元善出入卧內嬖幸殊異亦辛丑選入改名芮智係文書房徐守福名下歷陞內官監管理素典紀用費忠貞契厚逆賢屬永貞延請做掌班及永貞掌內官監印一應事務紹呂之謀為多永貞故鄉修築并通州城內置產城外修橋及每年中涓局鑿散靴料銀兩以至大工等項

沒之物今上官等色工將陳設器具草率皆悉給  
呂之計畫也凡密為承貞司寄頓者則盛甲厥掌  
厥王承恩中帽局管理允德也逆賢之侄良卿初  
封伯爵時給呂即糾中帽局匠人在職園亭星夜  
精造金蟬玉蟬臂環承貞每引給呂見逆賢逆  
其說贊倡加侯加公者此人也其人出自世爵之  
門善應對美姿容夙隨元善游獵同卧起頗通堪

與家言能窺人意多詐術有心計深險能尺牘文  
移揣事多奇中從諛承貞等貪橫此人而吞資投  
主不肯營救尚忍心下石斲送承貞性命者亦此  
人也給呂與東華田玉契辱于蘇軾為同鄉故曲  
庇之後以重賄又授掌印高太監時明為其選擇  
墳地于白家潭往西南安和地方大覺寺山場其  
名曰九龍山點穴修造仍索盛甲安民二廠大銀

拘生銀銀錢以錮之但欲石都之堅不惜或為之  
竊夫臣子何處不可埋身而必取九龍山之名為  
墳亦不過整傷陵脈與否何耶先帝時嘗承貞燬  
赫之日彼富河之風水吉壤各宅之門戶方向然  
給呂獨力經營者而今安在哉先是天啟四年三  
月十九日傅樵疏上李承貞差給呂馳見逆賢途  
次得報急遽汪文言者此人也縉紳之禍寔自此

始然而錢可通神連得曲庇若無天乎不亦可痛  
也哉承貞同列東華惟石元雅徐文輔皆賢心腹  
名下也具見本章經手次第中其籍貫履歷亦畧  
叙于後獨王體乾寔黨附之元凶大惡并梁棟等  
亦漫及之石元雅北直雄縣人萬曆年辛丑選入  
皇城兵仗局寫字善射好吹簫不甚墳書記用契  
厚泰昌元年十一月逆賢奏陞司禮監歷任文書

房陞東華掌針工局印南海子提督延請許東吳  
為掌家首引崔魏之交替呈秀通線索者許也每  
見逆賢即屏人密語移時方出大工興後每事而  
相授受而許亦衰老不甚盡矣至寧錦保全後呈  
秀曾有一帖托許達賢有請晉封王爵字樣王朝  
用李永貞等亦曾親眼見之西其款恹然逆賢則  
黑：已耳東吳見在可看也元雅亦于天啟七年

九月內告辭十月內逃走許東吳大興縣人萬曆  
六年選入皇城曾侍盧太監受歷陞內官監總理  
工程提督皇木廠提督各省大木七年十二月被  
霍維華奏奉旨着司禮監拿問該監官鄭之惠等  
問明具奏又奉旨有搬運線索等語姑夾打降做  
淨軍發鳳陽崇禎元年夏又被科臣祝世美奏奉  
旨提解六月入獄後于都城隍廟少司寇丁啟霖

寄審無証據仍發鳳陽元雅竟客死于外徐文輔  
北直安肅縣人中年自宮客氏在光廟青宮時其  
子國興尚幼遂延文輔在外訓教天啟元年文輔  
冒姓姜選入皇城三年歷陞乳清宮管事四年獲  
姓陞隨堂又陞東華掌針馬監印提督四衛營不  
經督太倉銀庫節慎庫文輔姿容爾雅有心計善  
書篆通文理最能辯論好辭集善射甫四載而晉

秩東華賜坐蟒襖杭輿外廷馮銓之十三年詞林  
黑頭爰立同一環等先帝升遐逆賢因文輔等為  
徐應元照官之姪且客氏之私人也遂差文輔同  
心腹王朝輔迎請今上聖駕踐祚不想朝輔先退  
而文輔又陞叛客魏興李永貞共擁戴應元章  
案其姦斥之先發鳳陽崇禎元年三月調發南京  
新房關住按太倉銀庫戶部事也節慎庫工部事

也文輔總督之藉先帝寵靈容親遂被詣兩部到任勒司官行屬禮坐八人明稱使甘肅大振舒徐容與揚：長安道上其呼殿者比閭臣道子還雅其音清細而長彷彿聖駕清御警蹕之轅內官外官無不下馬迴避強買威臣李承恩宅大創廨宇其署頗曰戶工總部者工部主事王守履獻說也復將先朝公主家廟神主遷還別處雖治不祥內

官中第一人也凡魏崔等連入姓名惟文輔頗能記憶一日吏部推湖廣汪始亨李師沅而師沅文輔之父母官也遂亟查始亨姓名與逆賢否同志錄有名據奪如拾芥焉初逆賢既以矯旨殺劉克敬于鳳陽矣馬鑑者克敬之照管老婢曾任乳清宮管事即馬監：曾告病閑住已久逆賢嫌文輔疏奏鑑任監督時所造火車軌地不如法亦矯旨

捏誣降發鳳陽復赦之此天啟六年夏事也逆賢心腹馬昇見在可鞠網漏吞舟惟賄之力也王耿乳者京北昌平州人萬曆六年選入皇城為蘇杭織造孫太監隆名下讀書正途萬曆二十八年陞陞文書房泰昌元年八月密以重賄求西李娘娘下李進忠充先帝典璽局即九月初七日秉筆掌御用監印辦膳逆賢殺李進忠以滅活口天啓元

年夏掌尚膳監印及盧受發鳳陽奉先帝聖旨着王安掌司禮監印矣霍惟華者直隸東光縣人時任給事中其妻弟陸蓋臣天啟元年選入內官為高太監時明名下凡宮中動靜霍最先知道具疏劾安：再上辭疏候徵溫旨即出而客氏憚安則直喜蘇乳嫖媚遂矯旨淮安辭免將司禮監印付蘇乳掌之復陞諸諫等為幫手屢有中旨巧留客

氏與逆賢比暱為姦又外結沈淮為謀王遂大臣  
王紀滿朝薦劉一燦等殺內臣王安王國臣等心  
粗胆大漸及妃嬪皆體乾力也天啟四年二月三  
十日辰時成妃李娘誕生皇第二女是時也地  
大震宮中殿宇搖撼有聲銅缸木桶之水湧波震  
蕩凡坐立者骨軟如醉乾清宮大殿藻井內所懸  
圓鏡東西南北震動不定如鐸舌焉至五月初十

擢高沈之德遂將如許泰本不肯字全念而  
方曲庇之忍先帝孤立忠言見忌士大夫之禍從  
此不可收拾况又開廷杖之端導稱頌之路令  
骨力無遠識患得患失之閹臣出四六麗語之  
凡口奏文書之際蘇乾必歷指姓名因錢謙益黃  
尊素而波及無辜良可太息蘇乾為人肥白謔目  
梟首柔佞深根其貪無比即自己名下如田玉等

日太祖忌辰也蘇乾等不穿青素而穿青綠錦補  
其日未時乾清宮東丹輝旋風驟作將內官盤之  
大鉄片如屋頂方潤者盤旋如紙隔丹輝石欄干  
之上拋擲于西丹輝鏗訇若雷其月晦即有楊建  
二十四款之疏是時汪文言尚繫認獄為蘇乾者  
若肯從國家起見屏逐免逆有何難者乃輕狗掌  
家王朝用之密懇且心感容氏培植掌印徐王安

而亦巧借題目頻剗削也凡司禮監題本年月之  
下上層居中排臣王體乾臣魏忠賢下層往後排  
臣梁林臣李永貞臣石元雅臣徐文輔諸人蓋其  
婦阿心腸只知獻諛甚非體制真可為典禮衙門  
痛發其原疏可証也及刻內臣便覽甘心諛賢居  
首特高一字尤可笑焉又名下季晉以跪踴東華  
趙本政以深文為乾清宮管事田維章以童稚而



理問刑名及雄章獲送桂藩且凌虐有司而御前有嗟惜有落淚者蒙臣曰此出自御前龍膝聖老牌子高永壽等則寔共先帝典造弄水跑馬扮戲至所閱不可看遂用紙復包一層上寫某月某日永壽覆舟渰死幾危聖駕此可謂具大臣之蘇公御前請出有血紙花一個隨粘于房壁之高者即神廟時功令寬凡文書房官俱得于外廷結本日申時太醫院來問安御前果索此血以憑計識往來楊維垣霍維華徐大化等中旨之起蓋不得送賢一人力也天啟七年八月先帝不豫已久差徐文輔迎請今上至則先帝崩移孝矣嗚呼痛體乾為賢畫策乘先帝彌留恍惚之際于八月十

一日召今上至御榻旁玉音臺：不已而是日間乾送賢非宗社之祀而南樂劉涿東光又皆讓于揭所批中旨禮臣麻臣輔臣等字樣皆錄乾疵姦名利刻于報腹之人梁棟雖說不足齒李永貞石園位計也原揭具存不知後世具眼瞞得通否二元雅徐文輔皆發迹寒微驟登紫寵天低地窄前十日己時永貞自御前問安畢到忠義堂直房子無古人後無清議滿眼只知有富貴滿懷只知有衣袖內取出白連四紙大紙花一個內有鮮血一條長二誦故嫉賢配正根于性成今永貞元雅已亡而體寸餘潤三四分似肉非肉似痰非痰云自萬歲莫乾文輔提用重賄苟買平安傷至在氣清明良心中省出疑結有筋當于丁結呂及蒙臣等視之連忽萌之際或追思之不知竟夢中尚有何顏面而

視息人間也。部夫可與事君也。與我梁棟完。年。人萬曆十一年。選入歷陞司禮監提督太和山。天啟元年。夏。逆賢拔陞東華掌酒醋。局印。寔馬。之力也。其兄梁植等。廢錦衣衛。陞都督。同知。招。納。賄。為。逆。賢。所。憎。惡。七。年。冬。擯。林。蘇。杭。織。造。旋。撤。回。今。病。故。趙。東。華。北。直。新。安。縣。人。萬。曆。二。十。九。年。選入泰昌元年。冬。逆賢奏陞司禮監。天啟七年。以

監官差。送忠藩陞東華。孫進北直人。亦二十九年。選入神廟。時。牌子王永名下。侍賢最久。陞文書房。歷任南京。守。修。陞。東。華。王。朝。輔。原。名。王。朝。忠。即。所。稱。黑。王。公。者。北。直。文。安。縣。人。萬。曆。二。十。九。年。選入。侍。逆。賢。久。先。帝。登。極。後。陞。光。清。宮。管。事。提。督。兩。司。房。掌。銀。作。局。司。范。局。印。天。啟。七。年。陞。東。華。李。明。道。大興縣人。萬曆十七年。選入陞司禮監提督。南京

守。修。提。督。漕。運。皆。客。氏。力。而。逆。賢。佐。之。自。此。之。外。當。年。曾。任。光。清。宮。管。事。牌子掌銀作局印。曾于天啟七年五月。差往錦州者。胡明佐也。掌內織染局印者。齊良臣也。掌尚衣監印者。杜永明也。掌司庫印者。王東泰也。提督忠勇營者。譚敬也。製芳也。提督上林苑監四署者。吳國泰也。曹承恩也。掌泥堂司印者。李本志也。監督牲口房者。張應訪也。此

人乃客氏掌班張貴之侄也。監督勇士四衛營者。吳光成也。提督御酒房者。李昇也。又御茶房弓箭房之鄭汝敬。王國祥。鄭思慮等。總提逆賢名下。皆北直人。天啟元年。選入日在先帝御前。尚有暖殿近侍。并三年。選入名下。數十員。不備載姓名也。此外如領勅鎮守。并徐應元等。亦畧次于左。以修政焉。劉應坤。北直新城縣人。萬曆二十九年。選入事逆賢。

最久歷陞官事同時之劉忠曰大劉公劉朝曰二內官監提理蘇若霖者北直安肅人原名蘇選忠劉公應坤則三劉公也提督忠勇營御馬監印後陞萬曆十七年選入錄內府供用庫陞內官監提理東華遼東鎮守使宜行事駐劄山海關天啟七年天啓元年差往荊州修惠藩府第未就因病撤回五月守寧遠紀用北直文安縣人萬曆二十九年與馬誠李承克丁紹呂等俱領大工坐名勒書貴選入為選賢心腹陞乾清宮管事提督忠勇營遼東鎮守使宜行事用粗通文字慷慨有胆畧性孝奉問追贖完日俱降發南京吏鼓房淨軍誠先賢天啓七年五月守錦州葛九思北直延慶州人天死久矣承克近日亦死南京惟紹呂平安徐應元啓元年選入選賢名下能書精騎射陞乾清宮管北直雄縣人于選賢為同年同官兄事賢天啟七年事提督忠勇營鎮守宣大山西此外則張守誠李應年八月陞東華十一月發欽天降淨軍調鳳陽按江胡良輔等不樂錄也金良輔益忠俱北直人萬曆光廟莊妃之封原因撫養令上其薨也的係應元二十九年選入泰昌元年冬選賢奏陞司禮監文書氣鬱所致近聞死于鳳陽咸謂有天道也應元為房良輔正陽等門提督忠大霸馬房提督楊國瑞人不識字如無行宿娼飲博奸詎譴罵坐立傾陝西臨潼人天啓元年選入選賢名下陞文書房南歌居不蓋齒形雖瘦長而眉目無神衫腰肢筋骨京守楊李承克者北直容城人萬曆十一年選入陞若不相聯屬如病之初起者焉神廟時為管庫近

侍婢就徐雌牙云蘇若霖與應元契厚在大工時  
每詣應元會飲差去內官即曾引見今上于藩邸  
者數人而內官監總理吳得忠更與應元厚應元  
請為掌家璣陸乾清官管事如王朝用故事尋降  
廟云趙進教者亦孫還名下送賢應元之嫖賭弟  
兄因無賴遂隨福藩之國秩甚早天啟五年送賢  
聽其密稟諱諸將福藩伴讀于進表到京之日  
夫室印本既出自孫昇之手果是何人湊砌江南

置之死賴李永貞力救始免送賢復破舊例乘福藩  
差進教來京送賢奏陸御馬監哀草欄貼場陸王  
帝內府騎馬看守寶月亭先帝遊幸亦屢得叨瞻  
天表云至七年夏先送賢病死喪葬極其盛也李  
實者北直雄縣人萬曆六年選入讀書正途二十  
九年十月神廟御燕為先願伴讀泰昌元年八月  
陸秉革掌御馬監印先帝登極後差往送入皇后  
如此而歷、寔接直窮到底朝欽雖死孫昇尚存  
事件果屬誰手捏稿勝真事閔進呈豈一人一手  
能做得惜崇禎元年七月初四日聖明召對時只  
便硃墨之塵否何如竟未吊取李實判本與此本  
比對字跡究及寫真之人則自有寫稿造謀之人  
再比對原本紅字是誰所批當時王鼎乾梁棟李  
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等五人之字跡亦易認也必

便言下明白矣乃遂謂曰果是墨點改殊而指為  
滅棠雖心伏耶李實原不知情今降南京淨軍人  
尚多情之也王國泰者京師人萬曆二十九年選  
入孝端顯皇后司禮監名下也謫南畿二十年先  
廟登極取回天啟元年退斥後寓緡營大佛寺等  
家工完客氏逆賢喜之補令上藩部局官遂與徐  
應元為一派人天啟七年八月陞掌筆掌尚膳監

印十一月發南京後調承天降淨軍國泰性篤寔  
多學能書尚氣節善治生理廣交游胸中坦率無  
機械是以不容于聖明之朝也馬謙者宛平縣人  
嘉靖四十一年選入錄司禮監寫字歷陞內官監  
總理林廷宣女之某戶逆賢之救命大恩人也謙  
與東華梁棟梁厚陞乳清宮管事改名馬謙性剛直  
晚營造虛心採納可則可否則否敢于逆賢面前持

正不阿即內官監之掌印宋晉李永貞咸改容敬  
憚之興大工之始鼎建門閤三殿區畫任勞任怨  
初寒暑而末之少懈三年之內克臻厥成功難泯  
焉惟曾典總理戴福壽汪良德管理翟應奎有隙  
而義置之死人多少之誠于天啟七年春病故事  
壽將近八十富寵服食亦極內臣之貴何其生  
樂死安得報康吉如此抑前世種因而今生逸樂

耶不可知己紀用石元雅俱兵仗局出身好武勇  
劉榮兵仗局居住管理其名下馬敵祥掌閤防掌  
司也凡祖宗以來庫藏中所蓄刀鉞鎗銃一切武  
器最利最精者逆賢以勢索取甚多且特賜心腹  
名下葛九思劉應坤楊朝等盡將先朝庫藏內藏  
之寶劍利器及一切刀杖斧械依次運交逆賢私  
舍今上命查庫俱存腐敗之物可不笑哉

內府衙門職掌第十六

皇明祖訓所載設立內府衙門職掌品級之法

後盡善盡美間有祖訓所未詳載及後之增添者

謹摺次梗槩于左按內府十二監曰司禮曰御用

曰內官曰御馬曰司設曰尚寶曰神宮曰尚膳曰

尚衣曰印綬曰直殿曰都知又四司曰惜薪曰寶

鈔曰鐘鼓曰混堂又八局曰兵仗曰巾帽曰針工

曰內織染曰酒醋麵曰司苑曰浣衣曰銀作已上

總謂之二十四衙門也此外有內府供用庫內承

運庫甲字等庫三草場陵寢等處亦隸列于後以

備攷焉

司禮監

掌印太監一員秉筆隨堂太監八九員或四五員

設有象牙小牌一面長寸餘每日中時交接輪流

該正每日奏文書自御筆親批數本外皆眾官分

批遵照閣中票來字樣用硃筆楷書批之間有偏

傍偶誤亦不妨畧為改正最有寵者一人以秉筆

兼東廠掌印秩尊視元輔其次秉筆其次隨堂如

眾輔焉皆穿貼裏先斗牛次陞坐蟒先內府騎馬

次陞機杖祿米每陞一級則歲加祿米十二石各

家私臣曰掌家職掌一家之事曰管家辦理食物

出納銀數曰上房職掌箱櫃鎖鑰曰掌班領班幹

束兩班答應官人曰司房打發批文書膳寫應奏

文書其下則管帽管衣靴茶廚房打聽官看莊宅

皆預盾事務也其餘大小衙門遇有應題奏事情

皆問白司禮掌印秉筆隨堂而始行凡御前親近

大臣曰氣清官管事曰打躬牌子其秩亦顯崇猶外

之執爵威臣也然皆得掌各衙門之印視其寵眷

厚薄而飲傳界之不拘資次為司禮監提督一員秩在監官之上于本衙門居住職掌古今書籍名畫冊頁手卷筆硯墨綾紗絹布紙別各有庫貯之選監工之老成勤敏者掌其領鑰所屬掌司四員或六七員在經厰居住只管一應經書印板及印成書籍佛藏道藏者藏皆經理之自提督之下則監官典籍十餘員第一員監官提督皇文<sup>音</sup>藏<sup>音</sup>并新房屋

將提督俱輪流該正在廊下家宿專理皇城內一應禮儀刑名鈴束長隨當差聽事各役關防門禁至逆賢擅政時至于文書房輪接如遇雙月十六日前往教場比武武職應繫其次六科廊掌司六員或八員分東西兩房管稽核科內外章疏并內官脚色履歷職名月報逃亡事故數目其次人數十員或八員管二十四衙門山陵等家內官職級

姓名撰寫每日傳行聖旨稽查門禁鈴束當差聽事題奏應行禮儀應頒賞賜其次六科廊騰黃宮一員其次官賞寫字則按節令挨次題稟禮儀文書及賞例或百餘員或數十員分兩班四撥各撥若干人其班按十二支輪之曰頭頂整一日通夜曰守早從卯至申曰守晚從申至次日天明曰末頂整一日通夜方得下班歇息四日凡遇聖駕期

講遊幸穿麟補紅襖或青襖執藤棍攔擋者皆掌司人數寫字也凡轉經厰司禮監掌司者則每撥內另有一種衙門寫字共十餘員挨補而已自提督至寫字俱穿襖襖凡出入皇城各門俱門軍接與當道自內書堂奉旨撥派者名曰正途其次或乞恩奏保改陞者或為按祖宗舊例必依照欽錄姓名挨次魚貫陸續開散提越自逆賢擅政盡將

歷練老成之人擢升殺害或左遷宮內御司房或  
退斥于冷澹衙門林衡等署西山小墳園三場十  
庫天啟七年春復燕撫于代府于新之國之瑞忠  
桂王三府今蔡蒙聖恩召復凡有力者雖漸有生  
色其寔典禮衙門挫折損蘇恐終不能復祖宗一  
定之舊制也惜哉如欲內廷有真正忠良才品必  
先將內書堂振刷優選聰明穩重慈善之人加意

訓教以儲十餘年或二三十年之後大用可也今  
內食者全不知培養聖德係全國蘇或刻意獲沉  
酣寵利內則注精神于媚嫉外則不痛裁于前車  
苟值私人固有卓識大率兩目蒙患失而已謂  
之朝不及夕者非耶倘一旦失寵退閑後浪又催  
前浪天家人才性命那堪頻遭挫折況又多緣間  
閻出身志在安飽誇耀卹傭奴視父叔習俗移人

雖賢者難免或有一特達自見迥異流輩者必原  
起而非議之或乘機而擢害之搃之孤陽不生自  
古已然非止今日非止一人也文書房官人八員  
或十員雖穿襪職其寔祖宗初設原是選選二十  
四衙門山陵等處有學行才識者委用職掌通政  
司每日封進本章并會極門京官所上封本及在  
內各衙門本天下各藩府本其在外之關票在內

之搭票一應旨意聖諭御札俱錄文書房落底簿  
發行所以如今凡掌司陞轉文書房者票削去司禮  
監御其呈票文書具見經手次第中然不過選賢  
時如此耳先時從公接轉雖非外衙門選擇委任  
尚可親也而選賢盡行斥退信用一泯脂筆拔筆  
非制也按舊制後右門即靈臺右門其門之北隆  
宗門之南空西向東房一連原名協恭堂每日早



朝前申時後掌印公過司房看文書秉筆隨堂入各有室按次細看先看文書房外本次看監官典簿文書自送賢竊柄其規矩蕩廢無遺所以事苟且萬曆年間先監過司房制印公穿直身率東筆等都是單身入室其親信掌班人等一人不得入機密禁近理應如此索王蘇乳黨附無骨而進賢不識字遂公然于乳清宮大殿上看文書故悲

內書堂讀書

不為子孫擇官始在聖主自無一番一番如傳舍用人之理在內臣亦聞風觀感羣于為善庶免本官勢倒連累退斥之患此必得虛名為國淡名利忘報復之人柄用當朝立賢無方庶可辨此若只愆愆忽忽張三敗了將他支派退淨李四敗了又如此趙天王二又如此縱有真心為國潛修自好之品恐亦孤掌難鳴也東海遊漫其案之何

自宣德年間創建始命大學士陳山教授之後以詞臣任之奉旨收入官人選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撥內書堂讀書太監提督提其綱掌司令其勞學長司其細擇日拜聖人誦訓林泉老師從長安右門入北安門出後則錄北安門出入每學生一名亦各具白蠟手帕龍掛香以為束修至書堂之

日每給內令一冊百家姓千字文孝經大學中庸  
論語孟子次第給之又每給印做影做千家詩神  
童詩之類其背書就書判做然就書不點句也允  
有志官人各另有私書自讀其原給官書故事而  
已近年長有勢力者六人或八人為學長選稍能  
寫字者為司房凡背書不遇習做不堪或損污書  
做犯現有罪過者詞林老師批數目付提督責責  
之其餘小事輕則學長用界方打手重則于聖人  
前罰跪再重則板着幾炷香板着者向聖人直立  
灣腰用兩手板着兩腳不許體屈但屈則界方孔  
打如兩或半炷香一炷香其人必眼脹頭眩昏暈  
僵仆甚而嘔吐成疾者此最酷最不近理之法也  
凡強凌弱衆暴寡長欺幼者每頭托學長借公法  
以報私怨此第一陋套所宜痛革者也通節今期

望亦放學凡每日將晚放學則排班題詩不遇寒  
淡風輕之類排列魚貫而行人有不知而誤亂排  
越者必辱打詬辱之列衙門官遇學生擺列行  
必拱手端立讓過即司禮老公遇之亦然凡各衙  
門掛寓字者即具印信本奏討奉旨給撥若干名  
即按名給散至逆賢時此制大壞無餘殊可嘆也  
凡內書堂官人已攤散將完無人讀書該監題知  
于二十四衙門官占官下及監工改讀書以補之  
其寔事久弊生冥頑貪詐或飲博遊蕩糴橫免猶  
非作養賢才良法也如欲痛革前轍只在聖主右  
文主持于上好印公提督掌司振飾于下不容教  
不悛頑詞林老師激勸于外不倚勢有良心年長  
晚事學長應之于中不三五年即有成驗十年內  
外國家自享真才之用消云黃之戕于廟堂衍無

疆福澤于奕世惟在位者加意何如耳

### 禮儀房

提督太監一員掌印或東華攝之掌司數員寓官事數員本房長隨數員掌官一應選婚吉禮年春夏秋冬四仲月選乳婦生男十口生女十口給食料在奶子府居住凡宮中有喜鋪月子房則生男生女一二名在文華殿外西北臨河之小房

住及報生皇子則用生女嫁口皇女則用生男嫁口稱月剪髮百日命名及請髮留髮入彙冊立冊封選妃打扑角選駙馬一應禮儀皆經理之

### 中書房

掌房官一員散官十餘員係司禮監工年老資深者按轉專官文華殿中書所寫書籍對聯扇柄等件承旨發寫完日奏進御前凡宮中糊飾如不敬

外匠使只是監工并學手藝牌子糊飾接轉此餅御前作至貧老無倚則發外經廠看守以待焉凡司禮監掌印掌筆隨堂故後各有牌位送外廠供安各有影像送西直門外大慧寺供安看監工守寺僧人侍香火不絕也

御前作作請平聲

掌作官一員散官十餘員亦是監工年老資深

按轉專官營造龍床龍卓廟櫃之類合用漆布桐油銀珠等物件奏准于甲字等庫閱支已上二家亦掌印或掌筆提督之

司禮監外差

南京正副守備太監二員關防一顆跪衛留都為三千里外親臣特南京內府二十四衙門考陵神宮監等官奏進神帛鯢魚苗蠶等鮮各衙門印文

比北京各多南京二字孝陵神宮監掌印太監一員別衙門可陞不係司禮監也轄本陵簽書掌司及摘發種菜淨軍人等天壽山守備太監一員轄十一陵掌印簽書工部殿掌司等官凡每年清明親率各掌印來京奏添上本每歲辦進松花黃連茶核桃榛栗等菓各陵皆有晒菓廠在京鳳陽府守備太監一員閔防一顆護衛皇陵轄簽書數十

員惠官高牆祀宗湖廣承天府守備太監一員閔防一顆轄簽書數十員轄承德荆襄地方護衛顯陵徵收籽粒銀兩每年進茶扇葛布香茶手巾太徽太和山即武當山也鎮守太監一員閔防一顆轄均州等處經管本山香火羽流辦進柳梅簞茶等件正陽等九門永定等七門正副提督二員閔防一顆已上六處秩在文書房監官之上并孝陵

掌印各有勅諭又正陽等門掌司一員秩視六科廊然不隨內轉缺則補之大壩等馬房正副提督太監二員亦有勅諭閔防秩視東華而按巡宮過之蘇杭織造一員萬曆年間惟孫太監隆慶之同年也多學善書曾刻中鑑錄等書所造清淨星神廟最愛重之今不易得也隆在蘇杭年以暇日重脩西湖蘇堤從容儒雅蓋事得

援大得東南民心至今思之未艾也掌印王祿崇業王政皆隆之名下也今上即位憫東財物凋敝特停止不差

### 東廠

成祖即位之十八年始置其外署在東安門北提督太監一員閔防一顆其勅諭最為隆重凡內官奉差閔防皆曰某廠內官閔防惟此蒙文曰欽差提

皆東廠辦事太監閔防自泰昌元年九月先帝登極掌廠者鄒義沈葆宋晉也至天啟四年逆賢當廠因避先帝御名題改鑄官校曰官旗級一年以後內官給、出鎮陶文討鑄閔防不適曰內官內臣足矣不意閔崇父詳先帝御筆于閔崇內務司太監二字王體乾等不達蘇制舍翻奉行未之察正今各人原疏可証也東廠設有掌貼則

二班掌班領班司房四十餘名圓帽皂靴穿直裰十二顆官事圓帽襖襖皂靴其當頭辦事百餘名公子丑寅卯十二顆圓帽襖褶白靴當役可千名外署大廳之左小廳供岳武穆像一軸廳後墀影壁雕狻猊等狀秋梁公斷虎故事存此者良有深意也大廳之西有祠堂供從末掌廠職名牌位前有小坊曰百世流芳稍南有獄一廡凡重犯則禁

獄輕犯千犯則在署外之店也署西南有門以通出入向南大門不恒開也凡中府等家會審大獄北鎮撫司拷訊重犯本廠皆有人聽記用台司下本役打數一本于本日晚或次日早奏進每日部訪者有無進部有無塘報京城各門皇城各門閔防出入俱有事件奏聞或地方失火或雷聲可物亦奏聞之又每月晦日奏報在京雜報

題之價允禁地人命亦皆有事件其內署在東上北門之北街東混堂司之南萬曆初年馮太監保奏建古槐森嚴靜宇肅然凡各處辦事打來事件皆到內署先見廠公心腹內官發司房則潤奏之逆賢擅政時獨信任者李朝欽耳天啓七年八月月初四玄武門大市復奉旨移入皇城之內是時先帝違和已久逆賢因飭夜禁嚴巡捕提督張幹就

一言所激曰夜巡非不嚴柰有內里犯夜巡軍那  
敢犯又因容氏之母路過一醉內官爭道惡罵馳  
去逆賢遂群布旗告即于初三之晚捉得夜行內  
官陳島眼等十餘員聽李朝欽之言棄大市之日  
逆賢親自到內東廠將犯夜內官各根打一頓省  
降發鳳陽者有發南海子者致死于途路者數人  
逆賢坐板錄玄武門入王體乳李永貞石

文輔等凡在河邊居住掌家皆望塵跪伏道旁候  
賢過方起其市上買賣人觀看亦有叩頭匍匐候  
過而方起者此逆賢肆毒作威之不一者也內署  
有匾曰朝廷復心有至聖堂有井其掌廠公宮中  
直房欵給密封牙章一枚凡事件應封奏者以此  
封封逆賢擅改更造一差大者曰東廠密封今見  
用也凡在逆賢左右念本章事件者蘇雄陳福壽

李朝欽裝有聲也每日清晨叩頭傍立接回通本  
封本票本話者李永貞石元雅徐文輔也如孫進  
等不聞也凡先帝御前奏念事件亦此三人耳李  
朝欽等不能到也

### 內官監

掌印太監一員其下有總理官事會典簿掌司  
人數寓字監工分三班每班掌司第一

官十作曰木作石作瓦作搭材作土作東行執西行  
油漆作婚禮作火藥作并米監庫營造庫呈壇庫  
裏米窖外米窖金海等處凡國家營建之事董其  
役御前所用銅錫木鈇之器日取給焉外廠甚多各  
有提督掌廠等官真定府設有袖印木植官理太  
監一員則內官監之外差也四年一換只有本監  
公文無勅書閱防凡外方修建分封藩王府第亦

是管理外差頒勅書閱防前去工竣即回各費厚  
賞營求方得委用凡大行帝后陵寢妃嬪皇子女  
貴逝修造墳塋及完繕修理府第皆其職掌令上  
藩邸殿宇及陳設器具塗飾草率皆季承貞聽丁  
紹呂之言貪其侵冒包工了事漫不加意之所致  
也可恨極矣承貞誅而紹呂漏網謂非孔方之  
誰其信耶

### 御用監

掌印太監一員裏外監把總二員猶總理焉有典  
籍掌司寫字監工凡御前所用圍屏擺設器具皆  
取辦焉有佛作等件凡御前安設硬木床卓櫃關  
及象牙花梨白紫檀烏木鷄鵒木雙陸棋子骨牌  
梳篦檯甸盤匣扇柄等件皆造辦之仁智殿有掌  
殿監工一員掌武英殿中書承旨所寫書籍畫扇

### 司設監

恭進御前亦有中書房之于文華殿中書也  
掌印太監一員有總理簽書等官如內官監而所  
職掌者南簿儀仗圍幔椅墊各官冬夏簾幕屏  
幔兩祇子兩頂子大傘之類最煩苦遠不速御用  
內官監有贏餘肥潤也如遇御前打點庫藏拾箱  
則此三衙門之人皆任重不敢憚勞

### 御馬監

掌印太監一員有監督提督四衛營勇士小廝有  
監官典簿掌司寫字掌馬等官有象房掌房等官  
牙母象共九隻缺則奏于外象房改補金安炸  
長隨房等廐有各灘監工本監象房之東有裏草  
欄草場皇城外有天師巷草場舊都府草場天啟  
六年夏舊都府草場失火逆賢督率內外官員軍

士人等教扑三日始熄却城東北有大壩等二十  
四馬房大壩城垣逆賢重修一新李魯生巡青所  
設者此也凡逆賢出外到此則于城樓上陞曲飲  
酒至夜則花炮乃線盒子烟火之類皆在城下放  
看如元宵焉

### 神宮監

掌印太監一員司禮監工或文書房無刃者

有簽書掌司十餘員在端門之左九廟在焉四至  
之朔聖駕親享之正旦節及別朔或過日食則改  
卜于初五前行其餘節令祀事惟謹即外太廟者  
其地無敢蓄犬也萬曆年間掌印杜用養一獬豸  
狗最為珍愛東廠李太監訪知之指為違禁不敢  
用費千餘金方免奏送

### 尚膳監

掌印太監一員光祿寺西門提督太監一員西華  
門內裏監總理一員管理食書掌司數十員寓宇  
監工及外牛房羊房等廠監工共百餘員而拾供  
養官權長隨各數十員光祿寺涼樓醬房達七等  
項各有監工坐家名色職掌造辦每日早午晚奉先  
殿供養膳品乳清宮等宮一號殿仁壽宮等處各  
眷月分厨料各差等凡在御前掌印掌筆等事

子暖殿近侍及外之內閣文華武英殿中書高士  
卓兒銀兩或光祿寺職掌用典簿閑防緘封每月  
酒飯一卓折銀十兩有奇半卓者兩五有奇到每月  
晦照欽賞數目坐名頒給之光祿寺志可攷也凡  
遇大典禮萬歲爺陞大座則舊催光祿寺脩辦茶  
飲鍾鼓司承應九奏之樂有所謂炮鳳烹龍者鳳  
乃雄雉龍則白馬宰之代耳至如南京等處進到



各樣鮮品皆屬收納聖駕每日三時所進之膳司禮監掌印掌筆掌東廠者二三人輪辦之耳

### 尚寶監

掌印太監一員金書等官可數十員職掌御用寶璽勅符將軍印信其所知者尚寶司凡所頒寶璽曰皇帝奉天之寶郊天齋醮用之曰尊親之寶上尊歸用之曰親之寶有大小二類

之曰誥命之寶勅命之寶廣運之寶則用之最多也

曰御前之寶則宮中庫藏箱鎖用之曰御藥謹封

則御藥房用之凡勅命遠去者仍用一黃紙封套

上下悉用一寶封緘之其名曰丹符出驗四方凡

寶內尚寶女掌之選用寶則尚寶以揭帖赴尚寶

監尚寶請旨然後赴內司領取嚴用寶三萬餘顆

嚴用寶色銀六十餘兩工部虞衡司辦進到項供

報復云

### 印綬監

掌印太監一員金書掌司監工數十員職掌古今

通集庫并鈐券諸券貼黃印信選簿圖畫勘合符

驗信符諸事及南京解到文武諸軸九道奪詔命

交納本監會同該科給事中書舍人于勘合底

簿內附寫為事錄錄類于本監後小門之西傍河

憶不盡載也其寔寶璽尚多不恒用焉天啓甲子冬河南巡撫程紹遠副使張夢綽進到寶璽玉璽潔堂體制渾璞其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外以為此寶之進正在萬方慶祝之前又值朝政維新之會顯是瑞應遂受感先帝受賀稱賀

燬焚化

直殿監

掌印太監一員、金書等官數十員、職掌皇極中、建極武、英文、英殿、庭、樓、閣、廊、廡、洒掃之役、最、淡、局、無、大、廳、公、署、也、

尚衣監

掌印太監一員、管理金書掌司、監工數員、

御用冠冕朝服履馬靴襪之事、兵仗局之南舊監庫之北、即本監裁縫匠役、成造御用之袍房也、又名曰西直房、凡造上用袍服之裏、合用梳綢等絹、例具尺寸數目于掌東、廠太監、取辦之、不知今尚如此否也、萬曆三十二年冬、御前偶失珠袍一件、神廟震怒、命先監、親至袍房前拷問數次、時掌管內官王乾、王進、王保三人、素不睦而互訐、

陷之先、監惡其惡狡、察其寔寃而憐之、竟不為展、旨所拘、再四搜鞠、了無盜袍証據、時王進孱弱、被掠病亡、而王乾等奉旨降淨軍、結局其後、又、中、餘、年、宮、中、有、人、云、此、袍、是、一、貴、顯、宮、女、偷、出、付、其、某、戶、內、官、拆、碎、變、賣、人、始、追、處、先、監、之、明、允、淋、問、耳、却、知、監、

掌印太監一員、不甚顯貴、餘者皆本監屬、

各有青紅執事衣服、凡聖駕出朝、謁廟等項、在前、警、蹕、清、御、者、即、此、監、之、官、也、手、執、骨、朵、身、穿、鷲、哥、等、補、服、戴、平、巾、或、官、帽、亦、有、穿、圓、領、襖、襖、者、其、人、極、寒、苦、難、以、陞、轉、下、衙、門、也、

惜薪司

掌印太監一員、總理管事數十員、金書掌司、寫字、監工數十員、各外廠又數十員、專管宮中所用柴、

炭及二十四衙門山陵等處內官營炭每月初四  
十四二十四日開玄武等門放夫匠打掃淨軍及指  
運推積糞壤每歲春暖開長庚門率夫役淘汲宮  
中溝渠正旦節安彩粧凡遇冬寒宮中各銅缸木  
桶該內官監添水委安鉄筲其中每日添炭勿令火  
缺以防冰凍倘火災候春融則止皆惜薪司事  
尤御前各官所用炭皆易州一帶山中炭

運至紅羅殿按尺寸鋸裁編小圓荆筐用紅土刷  
筐而盛之故曰紅羅炭也每根長尺許圓可徑二  
三寸不等氣暖而耐久灰白而不爆如曾經炭兩  
久淋性未盡過而火氣太熾多能損人傷金眩暈  
昏迷發嘔大人尚可皇子女嬰幼何堪又宮中咸  
木做地平牆壁多缺土氣乳母畏寒皇子女或中  
此毒不覺屢致竟夭良可痛也順天府嚴供糯米

一百五十石一斗永平府歲供紅棗一萬五千五百  
斤十斤于紅羅殿交納之殿中舊有香匠塑造香  
餅狀炭又塑造將軍或福判仙童鍾馗各成對高  
三尺許用金彩粧畫如門神黑面黑手以存畏制  
名曰彩粧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奏安于宮殿各門  
兩傍此亦嚴暮粧將軍炭于門旁之遺意也至次  
年二月初二日仍舊歸本殿儲補粧新

安逆賢擅政則各增而大之所費百倍于前傀儡  
戲做法高八九尺丈餘不等穿以真正綾絹紵綢  
佩以真正弓矢兵器鬚眉直豎極悉如生又恐無  
知之人戲弄損壞凡該地方近侍必明燈看守雖冰  
雪寒夜不敢遠離必交接明白人不敢怒而不放  
言也凡隆德等殿修建齋殿焚化之際用楊木長  
柴宮中膳房用馬口柴內宮閤領則片柴也外有

北殿南殿西殿新西房新南等處各有掌殿金書  
監工貯收柴炭以聽閱支

### 鐘鼓司

掌印太監一員金書數十員司房學藝官二百餘  
員掌管出朝鐘鼓凡聖駕朝聖母回及萬壽聖節  
冬至年節陞殿回皆在前作樂迎導宮中陞座亦  
應凡每年九月登高聖駕幸萬歲山端午月

棟桷及日月食救護打鼓皆本司職掌西內教叔  
之時有打稻之戲聖駕旋磨臺無逸殿等處鐘鼓  
司拈農夫飯婦及田畯官吏徵租交納詞訟等事  
內官監等衙門伺候合用器具亦祖宗使知錄稽  
報難之美意也又過錦之戲約有百回每四十餘  
人不拘濃淡相間雅俗並陳全在結局有趣如說  
笑話之類又如雜劇故事之類各有引旗一對鐘

鼓送上所粧扮者俗極世間騙局俗態并閭閻拙  
婦駭男及市井商匠刁賴詞訟雜耍把戲等項皆  
可承應又御用監武英殿畫士所畫錦盒推則名  
花雜果或貨郎擔則百物畢陳或將三月韶光富春  
山子陵居等詞曲選整套去不編題目畫成圓屏  
按節令安設總皆祖宗原因聖子神孫誕于宮壺  
之中長于阿保之手所以製此種作用無非

識見博聰明順天時恤民隱之意也荷歎感我意  
淵微矣又上元之前或于乾清宮丹陛上安七層  
牌坊燈或于壽星殿安方圓懸山灯有高十三層者  
派近侍上燈鍾鼓司作樂讚燈內府供用庫傳臘  
燭內官監陪奇花大炮巧線盒子烟火人物之類  
誠所謂瞬息衆熙太平或借此孝娛聖母未為  
不可但靡費甚鉅思及民瘼寔可惜焉又水傀儡

戲其制用輕木雕海外回夷及壁王仙聖將軍士卒之像男女不一約高三尺餘有殿以上無殿足五色油漆彩画如生每人之下平底安一拘邪用長三尺許竹板承之用文餘濶一丈進深三丈餘方池一箇錫廂不漏添水七分滿下用橈支起又用紗圍屏將鐘鼓司官人懸隔在南半邊竹板在圓屏下游移動轉水內用活魚蝦蟹螺蚌蝦蟹等米稜天堆東廠怎樣釐奸別弊寶和店怎樣

之類浮水上聖駕陸座向南則鐘鼓司官在圓屏之南將節次人物用竹片浮水上游開耍玩鼓樂喧闐另有一人執蠟在旁宣白題目替傀儡登答諸導唱采或英國公三收黎王故事或孔明七縱七擒或三寶太監下西洋八仙過海豫行者大鬧龍宮之類惟是著天白畫作之猶要祀戲者也甚鐘鼓兵仗局也人物御用監也魚蝦水池內官監也

通商內修朝殿外鎮邊疆或稱好個魏公逆賢居之不疑自以為美先帝聖顏好個魏公逆賢居之不疑自以為美先帝聖顏亦喜悅回想憲廟時汪直擅權尚有懷恩之流居帝左右所以阿且敢誦諫也今王體乾既襲教要端在藩子不過俳優暖後耳目自然因而化之可嘆也已想稱功頌德是有寧止章疏間哉五年之九月九日駕幸萬戲山鐘鼓司掌印太監丘印執

板清唱洛陽橋記內之攢眉黛鎖不開一套至三  
年九月登高立印仍唱此曲識者已哂其不合景  
失大體矣撫今思昔或亦莫之為而為良非佳兆  
云神廟孝養聖母設有四齋近侍二百餘員學官  
戲外戲凡慈聖老娘：陞座則不時承應外邊新  
編戲文如華嶽賜環記亦曾演唱是日神廟侍側  
見權臣驕橫宰宗不振至云有政由寡民祭則寡

神廟亦瞞目不言者久之先是仁聖陳老娘：在時  
凡遇節令必恭請兩宮聖母于氣清宮大殿陞座  
神廟先在雲臺門之朝北立候仁聖老娘：轎至  
景運門慈聖老娘：轎至隆宗門神廟即居中跪  
接候兩轎俱至氣清門方起中宮王娘：扶請仁  
聖老娘：皇貴妃鄭娘：扶請慈聖老娘：入宮  
少憩陞座神廟進酒擺膳下氣怡聲膝行叩拜周

旋中禮傾心瑞慕從來帝王聖孝所希觀也神廟  
又自設玉熙宮近侍三百餘員學官戲外戲凡聖  
駕陞座則承應之割榮即其一也又祭學等四十  
餘人多怙寵不法自萬曆己亥俱下北鎮撫司獄  
至庚申秋光廟始釋此二害不隸鍾鼓司而時道  
有寵與暖殿相亞焉

### 寶鈔司

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倉書數十餘員掌司監工數  
十員每年工部商人辦納稻草石灰木柴若干萬  
亦又香油四十五斤以為膏車軸之用抄造草紙  
監不足二尺濶不足三尺各用簾抄成一張即用  
獨輪小車運赴平地晒乾題提入庫每歲進宮中椅  
宮人使用至于聖駕所用草紙則係內官監故房  
抄造淡黃色綿軟細厚進交官淨近侍非此司造

也神廟至先帝惟市買杭州好草紙為之祖宗時造

### 銀作局

鈔印板及紅板開俱在庫中貯之其衙門左臨河後衙河有泡稻草池而每年池中濾出石灰草渣陸續堆積竟成一卧象之形名曰象山有作孽房七十二間各具一灶突朝天名曰七十二凶神及空湖土地最宜種菜今畦園錦亘桔槔相間若清

掌印太監一員管理金書數員寫字監工數十員專管造金銀鐸針枝筒挑枝金銀錢金銀莛等並者國珠重一錢或三五分不等莛葉則方片其重亦如莛不拘以備飲賞之用又造花銀每錠十兩不等止可八成許又祖宗舊制有票見銀者重十兩五兩三兩二兩一兩至一錢之方塊也其

### 混堂司

掌印太監一員金書監工數員職司沐浴堂子惜造止以細絲銀鑿賞遂失祖宗節省之意可惜甚薪司積薪柴內官撥有夫役今事皆廢弛況內官馬皆于皇城外有堂子佛地寺內沐浴有未選中的淨身男子俗稱無名白即古之私內者為之操操討賞該寺僧擅其利而無名白亦其餘潤故內官全不來司沐浴也

### 浣衣局

掌印太監一員金書等數十員惟此署不在皇城內在德勝門裏迤西俗所稱漿家房者此也凡宮人年老及有罪退廢者即發此局居住內官供給

米監天啟七年十一月客氏皆死于此

### 兵仗局

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倉書十餘員軍器庫提督一員掌閱防掌司一員掌司寫字監工數十員職掌成造刀鎗劍戟鞭斧盔甲等件大小神器之火藥局一處屬之宮中元宵上薰山之燈劍放神龍三位則監工事也凡每年七夕宮中元宵等件

并御前鈐鎖鑰鑰針剪之類又日月食救護鐘

鼓響器宮中做法事鐘鼓鏡鈸法器皆隸之是以亦稱為小御用監也送賢擅政時凡解送寧遠皮島等處發煩佛即機等件本局庫中物為多

### 巾帽局

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倉書掌司監工數十員職掌內官長隨內使小火者平巾官帽每年入夏據見

在員數具題移文工部至冬初即于節慎庫領銀十餘萬兩鑿散內官內使人等靴料凡有差餘銀進御前凡新陞東革即送朝衣別笏帶靴一分入選中駙馬冠靴中使隨者帽褲都勇士圍帽帶玉之國旗尉靴帽帶若干皆本局造送之奏于工部支領工價其署後臨河有梓潼帝君廟傳云神像是順流漂入至此不動遂建祠祀之歲最靈

### 針工局

掌印太監一員餘與巾帽同職掌內官長隨內使小火者冬衣夏衣每年遞散一次遇辰年戌年各散鋪蓋一次凡宮中做法事楊幡卓圍等件皆隸焉凡內官曾賜蟒衣病故者各具本交還本局收也

### 內織染局



掌印太監一員總理金書寫字監工數十員掌  
造御用及宮內應用緞疋綿帛之類有外廠在朝  
陽門外瀚漚袍服之所又有藍靛廠在都城之西  
亦本局之外署也萬曆三十六年始建西頂娘  
廟于此其地素窪下時都有狂人倡為進土之  
說凡男婦不論貴賤筐擔車運或囊盛馬馱絡繹  
如織以徵福焉其而豪女艷婦藉此機會以恣進

司苑局

逆有作逆之變失撫順開原等處此戲始不作也  
酒醋麵局  
掌印太監一員管理等官與別局相若也職掌內  
官諸人食用酒醋麵糖諸物浙江等處歲貢糯米  
小麥黃荳等荳及穀草稻皮白麵有差以脩御前  
宮眷及各衙門內官之用與御酒房不相統轄

觀成坐二人小轎而懷中抱一土袋隨從香綴以  
往送之可笑也此先監卒後之光景也又數年神  
廟宮中偶興梓料梓料城之戲于御前十餘步外界  
畫一方城于城內斜正十字各作八城按寓十兩  
至三兩止令司禮監掌印掌東廠東華及官事牌  
子遞以銀荳葉八寶投之落于某城即照數賞之  
若落迸城外及壓線者便收其所擲焉至戊午年

內府供用庫

掌印太監一員管理等官同前職掌宮中諸囊蔬  
果及種藝之事歲用黑荳穀草山東等處歲供之  
御前所用冰菜茶料俱此局與林街等署上林苑  
海子同脩辦之以上總謂之四二十四衙門惟浣  
衣在皇城之外也

掌印太監一員總理管理金書掌司寫字監工共

百餘員專司皇城內二十四衙門山陵等處內官倉米每月每負四斗神廟時張明掌此印揀稿子或爛米甚而至有三斗米者孫成掌此印將天堆之米亦罄者有油庫蠟庫等處廳前懸木魚一尾長可三尺許以示有餘糧之意廳後房上有瓦燒成鴿子一個或亦有所為而設也凡御用黃白沉香等香皆取辦于此庫其印非九重倚罷蒼注者

不得掌也司禮監掌印掌東廠東華管事牌子等歲賜祿米各于冬季奏過散給之宮中各長街設有路燈以石為坐銅為檠銅絲為門壁每日晚內府監工添油點灯以便巡看閑防逆賢擅政則盡廢弛以便實行無敢言者矣

### 司鑄庫

掌印太監一員管理金書寫字監工可數十員凡

寶源局等處鑄出制錢該部進交本庫以備御前取討賞賜之用庫中積有歷代古錢洪武以來大錢逆賢擅政時引導先帝溫賜左右錢無牙道一日御前舊錢內偶得天啟錢大小數枚色甚古極問人無知者李永貞到直房向叢臣說之叢臣隨告假沐浴到外直房于內史及袁氏叢書玉海等書內查出蕭莊元法僧并南詔俱有此年號及

歲爺共四矣此宰相不多讀書之明驗也云惜叢臣辱為人役不能親到御前奏對而反以此為招妬之嫌豈非命耶乾清宮等門及午門東華門等鑄鑄皆奉庫監工于五更三點時自宮中背出分啓各門其鑄即便緣回其印文曰司鑄庫印俗名曰天財庫

內承運庫

掌印太監一員近侍金書太監十餘員掌司寫字

需臺

監工數十員其署在東下馬門其庫藏內者曰內東裕庫曰寶藏庫皆謂之東庫其在會極門寶善門迤東一帶及南城磁器等庫者則俱謂之外庫也凡金銀紗羅紵絲閃色織金錦羊裘玉帶玉塊象牙瑪瑙寶石珍珠珊瑚之類提肆之又浙江等處每歲夏秋麥米共折銀一百一萬有奇印

掌印太監一員近侍金書數員看時刻近侍三十餘員學習數十員凡遇收選官人則撥三四十名年幼者讀步天歌陰陽雜法天官星曆等書習寫美觀星氣輪流上臺以候測變災異呈稟掌印具呈司禮監掌印據稟奏聞其占候書曰觀象玩占曰流星撮要等書皆抄勝授受不肯傳布于外世有抄

國初所謂折糧銀今所謂金花銀是也候解到京

本玩占多差說不全未足信也其教法極嚴比司

于每季仲月錄長安右門入徑進本庫交收此印

禮監書堂之學規凜肅實効為尤勝云

及直殿監印鍾鼓司混堂司靈臺印皆本衙門第

御酒房

一員金書授掌至崇禎三年冬始着貴近內臣掌

提督太監一員金書數員專造竹葉青各樣酒并

也凡內臣陞玉帶即于本庫領取及說降病故其

糟瓜茄惟乾菜鼓最佳外廷不易得也

名下官人仍具本交還也南京供應膳房太監一

牲口房

員則本庫外差有勅諭閑防所謂漢府織造是也

提督太監一員金書數員收養異獸珍禽有虎

羊房

碑子房

掌房一員、僉書數員、專管碑方所用泥碑大小輕重、各有等第、以黃布作袋盛之。

刻漏房

官十數員、不隸靈臺、專管每日時刻、晝則在文華

殿後、每一時至、即令直殿監官入宮換牌、每夜預

點後、至天明、則在隆宗門報几刻水之第一聲、而答應、長隨接報第二聲、如某時初一至初四某時正一至正四之類、為接班起早之候也。

更鼓房

凡有罪內臣、謫司其事、俟年久者、一員予牌帽、搥之、平巾、烏木牌者、數人佐之、凡違賢殺人皆牌子、俟得用下手、今死矣、餘者曰二牌、曰定水牌子、其

餘則淨軍、每夜五名輪流上玄武門樓打更、音每

夜自起更三點起至五更三點止、數目用藤條擊

鼓、用檀木榔頭擊點、者銅鑄之大雲板也、例曰

一更一人上樓、不許攜灯、晴夜尚可、惟風雨晦冥

苦不可言、有錯誤即責處之。

甜食房

掌房內官一員、協同內官數十員、經手習學造餅

然窩虎眼等糖、裁松餅、戒煤等樣、一切甜食、于內官監取討、餞金裝盛進安御前、燕窩飲、賜閣臣等項、其造法、器具皆內官自行、經手絕不令人見之、是以然窩虎眼糖外廷最為珍味、又七月十五日

進獻波羅蜜、亦所造也。

繇作一名洗帚廠

掌作內官一員、協同內官數十員、經手習學織造

各色兜羅紙各色五毒等繒花素勒甲板繒及內官長隨小火者牌總繒惟兜羅紙法傳自西域外廷無敢私織者甜食房并此廠俱屬御用監轄

### 裏草欄草場

在皇城內御馬監大廳之南永樂初年建收料草至宣德年間將中府草場之草分受始立場有倉廩也

### 中府草場

即舊都府草場

在東安門外永樂初創收御馬草傳云是勝國時中軍都督府故名天啓年夏失火魏忠賢倡率設法救扑三日始熄倉場臣薛貞曾有特疏言賢之勞先帝報聞

### 天師巷草場

在皇城外東北角正統年間以張天師舊廬改建

故名場外有井廿列可用不減于王府街之井也已上共謂之三場隸御馬監各有掌廠太監貼場一二十員僉書數十員或百餘員天啟元年冬累臣自司禮監寫字退裏草場僉書七年冬自外廠詣南即貼場名色未能陞得也如此而謂之入幕同謀可乎

### 甲字庫

職掌銀硃烏梅設花黃丹綠礬紫草明礬光粉黑鉛水膠槐花藍靛五倍子潤白三梭布綿布疋布紅花水銀礪砂麻黃葛草薑黃蜜陀僧礪砂白菱梔子百葉煎之類皆浙江等省歲供納之以修御用等監奏討取

### 乙字庫

職掌奏本紙藥榜紙中夾紙及各省解到胖袄以

脩各項奏准領取

丙字庫

每歲浙江辦納本色絲綿合羅絨串五絲荒絲以脩各項奏討而山東河南順天等府歲納棉花絨則內官之冬衣軍士之布花皆取脩于此

丁字庫

每歲浙江等處辦納生漆桐油紅黃熟銅白藤

蘇黃蠟錫牛筋黃牛皮鹿皮鉄線魚膠白圓藤生鉄熟建鉄等件以脩御用盥內官監等處奏准支給

戊字庫

掌河南等處解列盛甲弓箭刀及廢鉄以脩奏准支給

承運庫

職掌浙江四川湖廣等省黃白生絹以脩奏討欵

實夷人并內官冬衣樂舞生淨衣等項取用

廣盈庫

職掌黃紅等色平羅熟絹元色等色杭紗及青細綿布以脩奏討

廣惠庫

職掌線織帕梳櫬抵刷錢貫鈔鈔之類以脩取討

廣積庫

職掌盥淨焰硝熟硫黃聽盛甲廠等處放造火藥凡京營春秋操演皆取給于此

駐罰庫

職掌沒官衣物等件或作價抵降給官已上提謂之十庫各有掌庫一員貳庫數員倉書數十員不  
等然十庫自戊字之後不全用十千者已者已

也止也是以不得不改用別名也選賢原是甲字庫出身遂倚任李宗政為掌庫餘九庫聽宗政指揮先帝時凡宮中喜慶及萬壽聖節等御馬監三草場并此十庫俱隨宮內閣領鐸針枝箇比別者外衙門示便與馬後奏鑄國防令掌場掌庫者掌之其篆文一行直下不逼曰某草場國防某字庫國防而已又先帝時在京親藩如瑞王惠王桂

王各府奉奉等官止有食米冬衣靴料惟今上信邱奉奉等官凡遇節令亦俱隨宮內閣賞蓋先帝

### 漢經殿

習學釋教諸品經懺其持戒與否則聽人自便如門之內跣步叱而執經誦念梵貝者十餘人粧章遇做法事即揚幡掛榜如外之僧人應付一般其狀像合掌捧杓向北立者一人御馬監等衙門寺僧伽帽袈裟壞色衣亦與僧人同惟不剃頭耳事

畢熱化圓滿後仍各易內臣服色神廟時擇經典精熟心行老成持齋數員教習宮女亦能作法事行者念經若妮姑也

### 番經殿

各習念西方梵貝經咒宮中之英華殿所供西番佛像皆陳設近侍司其燈燭香火其隆德殿飲安殿亦各有陳設近侍也凡做法事則懸設番榜

此番經殿仍立監齋于門傍本殿內官皆換番僧帽穿紅袍黃領黃護臂一永日或三晝夜圓滿掃砂神廟時每歲八月中旬遇萬壽聖節番經殿雖在英華殿做好事然而地方狹隘須于隆德殿大

活牛黑犬圍侍者十餘人而習學番經跳步叱者

數十人各帶方頂笠穿五色大袖袍身披纓絡之人在前吹大法螺一人在後執大鐺餘皆左持有柄圓鼓右執響捷齊擊之緩急疎密各有節奏五色方位魚貫而進視五方五色傘蓋下誦經者以進退若舞馬跳三兩時方畢神廟時亦退老成有行者教宮女數十人亦如漢經殿能做法事惟弓足不能跳步叱耳監齋神愧儒製法真益甲

器械高與人等猶門神焉而威靈可怖于本殿宮門內安之凡做好事畢即收于本殿庫中一夕有盜入庫神施法禁不能行託夢于庫內官曰庫內有賊我替你拿住了天明果然是以人皆異之無不畏者凡食驛肉絕不敢入殿入則必有意外灾咎凡食牛羊肉者亦不敢入隆德殿欽安殿蓋亦頗著靈驗人不敢犯也英華殿前有菩提樹二株結

子可作念珠詞臣張士範作偈謹附載之其序曰大內西北隅有英華殿前菩提樹二株開九蓮菩薩慈聖皇母所植樹叢生高二丈餘枝婆娑下垂至地儼若佛菩薩慈悲接引衆生也者盛夏開花作黃金色莫觀時有異香葉如楸子不從花得乃結于葉之背雙若綴珠似惜空華喻世幻氣色看佛果別或非閻生成特見菩提身而為設法者秋

葉墮時飄颻永巷拾作念珠較南產者不甚大然色黃潤名衲多寶之如得所未曾有者神廟以聖母上賓奉御容于樹之東北殿值朔望令節即親詣行禮每瞻雙樹若有栴檀之思因上尊號曰九蓮菩薩云偶禪友持此珠作施脩道其詳如此臣士範敬撰小偈以代頌曰英華殿前菩提樹淨土移來飽霜露借問當年植者誰植以九蓮菩薩敬



托根不與凡卉同花作黃金欲逞風姿安蔭覆人  
天界馥郁香飄帝釋宮香飄蔭覆起塵劫培得本  
枝千萬葉明珠每葉寔難：佛子繩：相續接秋  
深貝葉滿增鋪會得西來意旨無不明舍利人志  
取綴作人間念佛珠念茲在茲指上掌拳：勿失  
非閑想常將法田潤心田澆灌菩提日：長果正  
三生不記春化作菩提萬億身萬億之身一身果

九蓮菩提宰異人是則名為慈聖母九品蓮花為

上首即心即母即菩提菩提不朽母不朽菩提即

母是承歡誰道衆生見母難寄語恒沙諸佛子莫

把菩提作樹看

翰林院侍讀學士  
臣張士範謹識

### 道經風

習演玄教諸品經載凡建醮做好事亦于隆德殿  
或欽安殿懸幡掛榜如外之羽流服色而雲緞清

雅儼若仙音有掌殿太監林朝者神廟時最有寵  
如漢書亭侯關君為勅封三界伏魔大帝之說寔  
所請也光廟登極陞乾清宮管事先是神廟亦欲  
選宮女數十令教習玄學為女道士而掌壇內官  
李昇白忠林朝執奏曰不可佛教慈悲凡些微簡  
褻尚或耽待若玄教諸神天將恐女子無知惹答  
不便是以中止已上共謂之曰三經殿每遇收

官人各撥數十人隸之凡做好事一永日或三晝  
夜五晝夜七晝夜各有欽賞錢錠為視一總事單  
易服叩頭謝恩凡將做好事之前須先期頒旨傳  
各衙門答應錢糧其所誦經卷所費紙劄司禮監  
也車撻香爐等件內官監也鈴杵等件御用監也  
諸卓圍針工局也拜單圍樸拿司設監也香燭內  
府供用庫也炭餅柴米惜薪司也齋供飲食尚膳

監也鍾鑿鍾鈇兵仗局也凡做好事則司禮  
監掌印掌東廠東華營事牌子各進素金點茶每  
廠掌廠太監一員貼廠及司房各數十員于各衙  
門帶街惟舊經廠韓達戒行頗高最蒙神廟寵眷  
以師稱之又王定安清修能琴為先監所器重云  
南海子即上林苑

提督太監一員閹防一額提督太監四員管理金

書掌司監工數十員東西南北四圍每面方四十  
里提于二十四舖各有看守牆舖牌子淨軍若干  
人東安門外有菜廠一處是其在京之署也職掌  
壽鹿獐兔菜蔬西瓜果子凡收選內官于禮部大  
堂同欽差司禮監選中時錄部之後門到此廠過  
一宿次日早晨點入東安門赴內官監選無違碍  
方給烏木牌收單請旨定日差司禮監掌印或東

筆于萬歲山前散撥

林衡署 蓄育署 嘉蔬署 良牧署

提督太監一員各有掌署官一員僉書數員或一  
二十員職掌進宮川芳雜菜雜菜鷄黃鴨黃鵝  
小豬等項

盛甲廠 即興膳局

建署于都城之東南隅掌廠太監一員貼廠僉書數

十員轄匠頭九十名小匠若干名專管營造鉄盔  
甲銃砲弓矢火藥之類萬曆年間火藥忽燃者再其  
三十三年九月丙申日中時忽響一報如靈芝燒  
苑京營領藥把總等官九員軍人六十三名重傷  
者二十一名毀房屋若干間禮科蕭近高所題燒  
死不下數百人凡于工部領銀一萬兩則此廠六  
千王恭廠四千分造之工部主事一員監督之近

年因東南西北不便復增主事一員各監督之

安民廠即王泰廠

建署于都城之西南隅掌廠太監一員貼廠金書十餘頁籍匠頭六十名小匠若干名管營造錢糧與盛甲廠同天啟六年五月初六日辰時忽大震一聲烈焰急定將大樹二十餘株盡拔出土根或向上而稍或向下又有坑深數丈烟雲直上亦如

靈芝滾沸向東北自西安門一帶皆墮跌渣如起如米者移時方止喫之俱火藥氣自宣武街移西刑部街達南將近廠房屋猝然傾倒如踐踏者木土在上而瓦在下殺有名姓者幾十餘人而閭戶死及無名姓者又不止千餘人也凡珊平房屋爐中之火皆滅只賣酒張四家兩三家間之木箔然燃其餘了無燒毀凡死者肢體俱不全不論男

婦盡皆羸体即未死者亦或震禠其衣帽焉真從來未有之本年殊遂改卜于西直門街北建廠先帝賜名曰安民廠并盛甲廠皆銅鑄關防以給之重軍需也

### 西山陵墳

景皇陵皇太子墳王墳妃墳公主墳各有掌府官一員金書十餘頁不等以供修理洒掃看守香火

凡有祭祀即本處掌府官行禮京城內外寺廟大獲國隆善寺等寺朝天宮等宮東嶽廟等廟各有燒香內官十餘員不等及東西拾飯寺亦各有內官十數員或因年老有病退居于此止存本身柴米冬衣靴料以終天年此祖宗以來養養之澤周詳備至者也

### 安樂堂

在北安門裏掌房官一員掌司數十員在裏內宮長隨內使小火者有病便送此處醫治痊可之日重謝房主銷假供職如病故則各有送終內官啟銅符出北安門內官監給棺木板惜薪司給焚化柴抬至淨樂堂焚化皆祖宗為中官計久遠也稍富而有力者或預先捐資隨棺木壽地義會館中念經殯墓以為身後眼目榮焉

### 淨樂堂

在西直閤外亦有內官數人經營凡宮人內官無親屬者死後于此焚化堂有東西二塔，下有井皆盛貯骨灰之所猶唐之宮人塚也客氏答死于此焚化

### 內安樂堂

在金燕玉棟橋西櫺星門迤北羊房夾道有掌司

總其事者二十名凡宮人有罪及年老或有病者先于此處侍年久後方再發外之浣衣局也成化年間憲廟皇貴妃娘，專寵孝穆皇后紀娘，覺有孕曾托病居此誕生孝廟為中興聖帝云

### 內贊禮官 巡街長隨

凡宮中祭祀禮儀等事係贊禮官職掌如外之鴻臚寺焉其官十餘員自答應長隨內選其動轉便利

聲音洪亮儀表豈秀者為之得穿紅圓領束金銀帶此外又有巡街長隨亦自答應長隨內歷俸實挨戴平巾得穿青緞撒帶牙牌各輪流地方有旗尉數人跟隨禁地有異言異服及喧嚷違犯者得詰而責治之大則開具連七紙手本名曰事件呈稟司禮監奏處小則責打逐出而已

### 答應長隨

凡收入官人之始先選身軀偉壯有力者百餘人耀中外遂改差文書房或監官接一人往非舊制亦派大轎即攬項方輟也小轎即明轎也并扇傘也

等演習步驟凡遇謁廟朝講以至聖駕出外抬弓

### 官下 官占

失賞賜等箱駕回各交原處俱在玄武門之東西

兩撥四撥小火者烏木牌平巾過陞一級則內使

長衣之外一帶廊下家住分各門共費屬司禮監

烏木牌官宮中洒掃之事有力者免之

轄平巾牙牌貼裏其看守六科廊報水巡街禮儀

### 當差聽事

房等項皆從此中按陞選補凡夜間那方有光亮

兩班四撥內使小火者烏木牌平巾有提牌一名

便從宮中門縫傳出急參差長隨找尋是何處失

二牌三牌四牌各一名每撥餘者各數十名專答

太登時回奏凡召對宣官及欽賜大臣銀兩表裏

應司禮監官典簿人數凡出票拿人馬房動刑

羊酒瓜果等項皆長隨齎送天下文武官各藩府

裏外聽事房看守墩領淨軍皆其職掌猶外廷之

進列表賤禮物皆長隨收接捧進其為首數員有

皂隸也夜則輪流叫火巡風隔門縫聽使驅使極

官帽曰答應牌子即司禮監奉御然不敢穿袂襖

貧苦忙促可憫然間多騙詐嫖賭答應宮人不戒

也祖宗以來凡雙月十六日例有答應牌子前往

人貪忍無恥亦大興外廷廝役相似者大抵習俗

教場比試武職應襲至選賢時欲令名下私人炫

移人多被漸染不能特立或為飢寒所迫耳悲夫

京城內外十六門

正陽門掌門官一員管事官數十員帶管外羅城  
南面居中之永定門崇文門掌門官一員管事官  
數十員帶管外羅城東南之左安門正東之廣渠  
門東北之東便門崇文門即俗所稱海岱門左安門  
俗所稱沙窩門也宣武門掌門官一員管事官可  
百餘員選賢則時幾二百員帶管外羅城西南之  
右安門正西之廣寧門西北之西便門宣武門  
俗所稱順城門廣寧門即俗所稱彰義門也北京  
城之南一面也東南則朝陽門即俗所稱齊化門  
也再北則東直門也西南則阜成門也即俗稱平  
直門也再北則西直門也北面居西者曰德勝門  
聖駕謁陵及大行帝后發引則出此門北面居東  
者曰安定門各掌門官一員管事官十餘員或三

四十員與前三門亦同議察出入交納課程已上  
總聽正副掌司節制而司禮監鈐轄之凡在京大  
小喪柩得于安定西直東直阜成崇文門發引餘  
四門不許喪柩出也

在京府第

各王府每承奉正副二員典寶等官數十員公主  
府每中使一員閹者數十員聖駕御前凡每日親  
近內臣自司禮監掌印掌筆隨堂之次而名位尊  
顯者曰執清管事其第一員或第二員則提督兩  
司房者也曰打柁牌子則隨朝齊級者也其次曰  
御前牌子曰暖殿則朝夕在側者也其次曰管櫃  
子曰人數司房曰官賞司房曰御藥房曰御茶房  
曰官庫又其次曰管弓箭曰擎馬曰尚冠等四執  
事則并尚衣尚履管淨者也曰帶刀曰報刻數曰

大庖廚曰宮後苑曰班上曰吹響器曰欽安殿隆  
德殿英華殿之陳設已上皆穿紅提謂之曰近侍  
也曰某宮近侍則答應后妃等近侍也各數十員  
不等提穿紅近侍也

### 御藥房

提督太監正副二員分兩班餘曰近侍二三十員  
未進宮未穿紅者曰學醫官人三四十員職掌止

左手第二員跪診右手診畢互更再診之俱面奏  
數言出至聖濟殿計藥開方具本御藥房以金銀  
罐煎進之其口以御藥謹封緘封之

### 御茶房

秩視御藥房分兩班有牌子四員常行近侍三四  
十員職司茶酒瓜果凡御用茶宮中三時進膳聖  
駕七著中宮七著係其職掌尚膳監撥長隨以供

用藥餌與太醫院相表裏凡選一次官人進內必  
撥年少者三四十人或五六十人選醫官教習讀  
藥性賦醫要集覽及素問脈訣等書祖宗以來無  
一人無事私入藥房者防至密也送費用事則大  
等子御前每與膳之際額奔趨供奉不敢後焉可  
不然矣可嘆也凡聖駕違和傳御醫至日四人或  
六人吉服入宮于殿門之內設炭火一盆中焚香  
木雜香人從盂上入叩頭畢第一員膝行跪診  
嘗怡顧問日親信之即秉筆書事莫敢于抗泰昌

元年八月光廟登極憫其勤慎忠勞陞秉筆者告  
閑住學顏未甚讀書而博聞強記敬重士大夫且  
癖好黃白之事門多異流即屢被丹容駭哄而至  
老不厭也萬曆丙辰科中第六名趙鳴陽值第一  
名沈同和事敗速果後學顏慕鳴陽名曾以重幣  
延請至家訓其姪魏廷獻入庠近歲耳食者亦訛  
泰陽陽為送賢入幕之客然寔風馬牛不相及也

後冬用玄色紗作裳闊二寸許長尺餘垂于後至  
選婚有妃始擇吉行冠禮此皇子事也皇女戴寸  
許闊小頭箍至十餘齡留髮約年餘又擇吉打  
角至選婚有駙馬為始擇吉上頭此皇女事也凡  
奏文書皆禮儀房職掌凡收生婦醫婦進宮門或  
乳婦有疾更換皆禮儀房事也

### 貓兒房

崇禎二年夏遠訊無據却擬杖結聖主可之

### 篦頭房

近侍十餘員專習為皇子女請髮留髮入裳整  
容之事凡誕生皇子女彌月剪胎髮百日命名後  
其後按期請髮者即如外之每次剃頭一莖不留  
時多有被貓叫得驚風禿夫者有誰敢言或則于  
如佛子為皇子戴玄青縐紗六瓣有頂圓帽曰瓜  
拉冠至十餘齡留髮約年餘又擇吉入裳總束于  
孫長育深宮阿保為侶或不知生育繼嗣為重而

近侍三四人專飼御前有召之貓凡聖心所鍾  
愛者亦如陞管事職銜壯者曰某小廝弱者曰某  
老爺壯者曰某丫頭候有名封則曰某管事或直



寵注一人未能博貫魚之澤是以養指養爲復以官也凡宮人有罪者發落責嚴徹鎖或罰提鈴等  
齋斯千嬰百子名其門者無非欲藉此感觸生機名色以苦之提鈴者每日申時正一刻并天晚宮  
廣亂緒耳其意良遠我凡聖駕所乘之馬亦各賜中下鎖時及每夜起更二更三更四更之交五更  
佳名選賢曾進先帝之馬甚多有曰飛玄光等或則自乾清宮門裏提至日精門回至月華門仍還  
陸玉帶賞馬抹布刀兒如管事之秩然提涉戲弄乾清宮門裏其聲方止提者徐行正步大風大雨  
不可以爲訓也

### 宮內教書

選二十四衙門多讀書善楷書有德行無勢力者  
三四員或五六員不拘穿職職不妨原衙門原職  
而隨御司房或官權子閣賞亦海陸玉帶騎馬仍  
命東筆一員提督之所教宮女讀百家姓千字文  
孝經女訓女壽經女識內則詩大學中庸論語等  
書學規最嚴能通者陞女秀才陞宮正六司掌印  
凡聖母及后妃禮儀等事則女秀才爲引禮贊禮  
仍回原處止爲凡替宮人造辦食物衣服首飾者  
便有一種無膏氣食脂粉內官名曰菜戶甘心爲  
之驅使供給即有父母兄弟亦不暇顧養而沉迷  
于酒色財肉至死方已其次催倩驅使亦是內官  
每月三五兩工食不等爲之執炊掃除漿洗無事  
不做凡此類之人衣上有油穿窄袖背菜筐人貶  
曰樵匠言其洗滌杯盃盃件轉轉精整可笑可鄙

然不過為飢寒所迫苟圖衣食而已可諒也強如  
崇臣以虛名召妬而致奇禍也

### 寶和等店

提督太監一員本店外司房抄條書手可數十名  
經管各直省客商販到貂兒等雜貨每歲貂鼠皮  
可萬餘張狐皮六萬餘張揀選翠昌款割進約直  
千金平機布約八十萬疋粗布約四十萬疋棉花

三十萬塊麵麪約六十萬塊京城自造細麪約  
十萬塊而熟戚內臣所造不在此數內也四直河  
油五千姜四直大麪二十萬塊牛約五千隻豬約  
五十萬口羊約三十萬隻而熟戚內臣所畜之馬  
豬牛羊不在此數內也凡一年所徵之銀約數萬  
兩按季類進自崇禎二年唐藩都城之後客貨來  
者較先漸少可嘆也此店不係祖宗額設內府衙

約六千包定油河油約四萬五千簍荊油三萬五  
千簍燒酒四萬簍京師之自燒者不在此數內也  
芝蔴約三萬石草油約二十萬兩熟約五百駟供  
各香舖做香所用也北熟約三萬兩串布約十萬  
箇江米約三萬五千石夏布約二十萬疋瓜子約  
一萬石醃肉約二百串紹興茶約一萬箱松蘿茶  
約二千駟雜皮三萬張大麪約五十萬塊中麪約

門之數也店有六曰寶和曰和遠曰順寧曰福德曰  
福吉曰寶延而提督太監之聽解則在寶和店也  
俱坐落戎政府街凡奉旨提督者亦無不書傳云  
起自嘉靖年間御即差官徵收神廟時屬慈寧宮  
聖母李老娘：宮中徵用官事張隆齊棟等總其  
事先帝登極逆賢據為提督委掌家王朝用經理  
之朝用斤：自愛新其祠解寬其苛歛惟恐病商

而魯店司房王惟善等咸至今稱之也

大內規制記畧第十七

皇城向南者曰大明門向東者曰長安左門再北向東者曰東安門轉而向北曰北安門即俗所稱厚載門是也轉而向西曰西安門再南而向西曰長安右門此外圍之六門也牆外周圍紅舖七十二處登聞鼓院則長安右門之外者是也紫禁城外向南第一重曰承天之門二重曰端門三重曰

午門魏闕兩分曰左掖門曰右掖門轉而東向曰東華門西向曰西華門西北曰玄武門此內圍之八門也牆外周圍紅舖三十六處護城之河遠焉皇城自北安門裏街東曰黃瓦東門之東街南曰尚衣監街北曰司設監再東曰酒醋麵局曰內織染局曰皮房紙房曰針工局曰巾帽局曰火藥局即兵仗局之軍器庫也再東稍南曰內府供用

庫曰舊經廠曰漢經廠曰司苑局曰鐘鼓司再南曰新房曰都知監曰司禮監祖宗舊制司禮監第一層門向西與新房之門一様門之內稍南有松樹者內書堂也先師位供安向西其楹聯曰學未到孔孟門牆須努力攢行幾步不了家庭事業且開懷丟在一邊聖人位之北一間則書堂教書詞林先生所憩之所也廚房設在後凡米內食料俱

取辦于光祿寺內書堂稍北曰崇聖堂凡印公等到任入門先禮之再北向南者則二層門矣入此門再東朝南者則本監公廳之大門也門外有東西二井遞封汲之西井之西一小門東井之東一小門其內皆提督監官典簿文書房掌司所居房屋也古書籍名畫冊頁手卷筆硯墨綾紗紙刷各有庫貯焉掌庫鑰者選監工中之老成勤敏者

領之而提督掌司提其事新房之北則司禮監也安門詣西山等墳園安居重華宮之東曰洪慶殿  
新房之南則御馬監也自遂賢擅政將司禮監舊崇禎佛之所也又東則內承運之庫藏也再東則  
制外層門牆拆毀改為大門向西殊失蘊藉次第崇禎殿曰崇本宮俗云黑虎殿是也景泰年間英  
一層高如一層之義無知妄作此其一也御馬監廟所居再南則皇史宬音成藏太祖以來御筆  
之南向西者曰杆子房曰北膳房曰暖閣廠曰南寔錄要纂典籍石寶金匱之書此其虜也皇史宬  
膳房曰明器廠曰混堂司曰內東廠曰尚膳監撥每年六月初六日奏知臨京司禮監第一員監官  
子斜對御馬監向東者曰北花房曰印紋監曰中提督董其事而稽覈之其省宇則監工也左右小

書房曰蹴圓亭曰內承運庫此外尚有房八區則門曰龍音歷左門踏歷右門再東則追光閣欽天  
司禮監印公東華東住所謂河邊者也過東上北閣透玲碑在焉聖廟御製欽天頌千碑石光潤  
門東中門曰彈子房學醫讀書處曰光祿寺曰范濶有豎之二近似卧碑制也再南則御前作也平聲  
頭房則東安東門過橋則東安門也自東上南門皇史宬之西過觀心殿射箭處稍南有門曰蒼龍  
之東曰重華宮猶乾清宮之制有兩長街西則有其南則嘉樂館也其北曰丹鳳門列金獅二內  
宜春等宮為停喪之所凡妃嬪皇子皇女之喪皆有正殿曰龍德左曰崇仁殿右曰廣智殿正殿之  
于此停靈至發引時出東上南門北門北中門北後則飛虹橋也橋以石為之鑿獅龍魚蝦海獸水

波洶湧活躍如生云自西域得之非中國石工所能製者橋之南北有二坊曰飛虹曰戴鰲姜立綱筆也橋之東西有天光雲彩二亭又北疊石為山山下有洞額曰秀岩以磴道而上之其高在萬法殿等處至大高玄殿則習學道經內官之所上者乾運殿也左右各聳一亭曰凌虛曰御風以居也其北則東水審也北中門之南曰壽星殿曰山石藤蘿花卉若牆壁焉又後為永明殿最後為圓殿引流水遠之曰環碧又再北曰玉蕊宮其東久樹長遠却樹幹之內止露十之三誠古迹也殿牆外則觀心殿也自皇支歲東南有門通河之上之東曰永壽殿曰觀德殿亦射箭處也與御馬監曰湧福閣俗所謂騎河樓者是也迤東沿河再北則呂梁洪則東安橋再北有亭居橋上曰涵碧又北則曰龍觀止焉其殿曰崇德者是也觀多海棠每至春深盛開之時聖駕多臨幸之是河也從北安門外文昌宮迤東步糧橋入經皮房內織染局中四夷豈其青區以煤作山何示聖子神孫以不帽局御馬監東安門橋下至長安左門外迤東廣耶山上樹木葱鬱神廟時鶴鹿成羣呦呦之鳴

在陰之和互相喚發可並闢于霄漢矣山之前曰河牆羅列石作物料而已逆賢擅政東興大工之萬歲門再南曰北上門左曰北上東門右曰北上際輒自西下馬門迤北乾明門迤南于兵仗局對西門西可望乾明門東可望御馬監也再南過北門一帶創建房屋數區以為東華直房于風水頗上門則紫禁城之玄武門也北上西門之西大高玄殿也其前門曰始青道境左右有牌坊二座曰柵逆賢一旦毀之改成兩方角其後又悔其誤仍先天明鏡曰太極仙林曰孔綏皇祚曰弘裕天民復改如舊制此無知終更之明驗也說者曰改此又有閣二座左曰昞陽閣右曰朔陽閣靈軒殿之

河後先帝之聖祠不有靈臺掌印張得禮者密白

東北曰象一宮所供象一帝君範金為之高有尺客氏言之客氏向逆賢言之而方復舊先帝皇子許乃世廟玄脩之玉容也稍西曰石作曰元明閣女羅經數座竟無一存惜哉說者又曰逆賢以慘又西曰乾明門裏迤南曰兵仗局曰西直房即殺導上從史遊獵于斫獐狐狼兔為兩段血肉淋袍房也曰舊監庫屬內官監地方曰尚膳外監曰滿牲目動轉相與歡笑為樂逆賢欲導先帝以武甜食房曰西上北門其東則西下馬門矣紫禁城斷將手必無事故不止由法鍛鍊端旨害人也可護城河一帶其東面原有祖制所設內承運庫街懼哉自西上北門過西上南門則御用監也又南門起至北花房止有房也而西南護城河止有樓曰靈臺曰寶鈔司自西中門之西則尚寶監也廣

房司也再西出西苑門迤南向東曰灰池曰樂成也又再南巋然若山者曰廣寒殿即俗云蕭后梳殿曰水磨河水碓河之西曰昭和殿曰紫光閣曰陽德門曰萬壽宮曰登豐門曰柏木殿曰大光明殿曰旋磨臺即史兒山顛揚殿也曰無逸殿曰幽風亭金海橋之北曰玉熙宮曰承華殿曰寶月亭曰清馥殿曰騰熙殿即黑老婆殿也曰王媽井河之上游曰乾佑閣即俗所云北臺是也高八丈五年枯不能存始連根剷除也此乾明門西也其總理陳永壽董其後至天啓二年拆毀平之與春秋泉臺之毀同也天啓五年就其處為嘉樂殿其有坊二曰金釐曰玉璽萬曆年間每遇七月十五日道經殿中元法事於此橋之東放河燈再南曰門曰延景門再西則內教場也稍南臨河有坊曰余引祥橋其東則北開口曰洪應殿自北開口迤南東岸曰船屋則冬日藏龍船之所也橋之南亦有焉再南曰玄禧殿再南曰陟山門通裡氷窖者標星門迤北曰羊房夾道牲口房虎城在焉內安



崇堂在焉櫺星門迤西曰西酒房曰西花房曰大藏經廠即司禮監之經廠也又西曰洗帛廠曰果園廠曰西安東門曰甲字等十庫曰惜薪司曰錫子房曰西安門也櫺星門迤西街南駐劄別庫之門也門之東迤南曰鑿池曰陽德門又西曰迎和門則萬壽宮之門也自陽德門外皆可以至河是河也縣北安門外藥王廟西橋下入紫迴洗藻蓄

之後近京飢民羣來赴食皇城內外凡有水廠拉拖床以糊口遇雪滿林阜坐拖床者艷素相間交拉如織景堪畫也其河自靈臺寶鈔司東與護城河之西脉合流迤長安右門之北經承天門前再東迤長安左門之北自湧福閣會歸于皇城之其城而提出焉護城河者自北開口分流經內官監曰石橋大高玄殿之東北上西門之外半邊石半

淺惟謹蓮藕魚蝦味最珍羞且葦葦茂密水禽上邊磚橋入至紫禁城牆下而東而南經太廟之東下儼若江南景云至冬水凍可拉拖床以木作平玉芝宮飛虹橋之西而西脉則自太社太稷壇西板上加交牀或蒙鞦一人在前引繩可拉三四人至靈臺寶鈔司之東總合流于湧福閣之河焉紫禁行冰如飛世廟晚年尚玄情多居西內嘉靖壬寅城內之河則自玄武門之西從地溝入至廊下家正月十六日皇太子自宮中往見即絕河冰而過縣懷公門以南迤長庚橋東馬房橋錄仁智殿西時閣臣夏言詞云胡床總坐度層冰即指拖床作御酒房東武英殿前思善門外歸極門北皇極門也神廟萬曆年間臨御久稀禁絕冰潤每于河凍前會極門北文華殿西而北而東自慈慶宮前之

徽音門外蜿蜒而南過東華門裏古今通集庫南從紫禁城墻下池溝亦自巽方出歸護城河或顯或隱搃一脉也神廟久不臨河遂壅塞不通幫石圮泐者多逆賢專政時勒令疏通至今清流可鑒雖魚鱉蛙龜之際亦得沐天波之澤但恐事久禁弛仍阻閉龍脉殊可惜耳是河也非謂魚泳在藻以安適賞又非故為轉折以耗物料蓋恐有意外

能救得幾何耶大明門內曰承天之門其門裏之東一門內則太廟也西一門內則太社太稷也曰端門內則六科也東曰闕左門再東則松林會推處也西曰闕右門其居中巍然而向明者午門也鍾鼓在焉曰左掖門曰右掖門之內居中向南者曰皇極門即奉天門也左曰弘正門即東角門也考選通政司叅議及鴻臚寺官則在此焉右曰宣

回祿之變則此水儘可賴焉天啓四年六科廊災六年武英殿西油漆作災皆得此水之際而鼎建皇極等殿大工凡灰泥等項皆用此水回想祖宗設立良有深意惟在後之人遵守保護何如耳況宮後苑魚池之水慈寧宮魚池之水各立有水库房用驟拽水車繇地窖以運輸成賴此河近年一號殿戴鸞宮等處被災者二次矣只靠井中汲水

治門即向西角門也居西向東曰歸極門即右順門也居東向西曰會極門即左順門也皇極門內居中向南者曰皇極殿即奉天殿也左向西者曰文昭閣即文樓也右向東者曰武成閣即武樓也上有滲金圓頂曰中極殿即華蓋殿也殿之兩傍東曰中左門西曰中右門再北曰建極殿即謹慎殿也俱嘉靖四十一年重修工完所改者也殿居

中向後高踞三墀曰玉石欄杆之上者雲台門也東華亦臣子耳而騰空居住可乎右向東曰懋勤兩傍向後者東曰後左門西曰後右門即雲台左右門亦名曰平台也九召對閣臣等官或于平台即後左門也又東則景運門也西則隆宗門也又西向南者則仁德門也乾清門外左右金獅各一入門丹陛直至乾清宮大殿左曰日精門右曰月華門左小門曰龍光右小門曰鳳彩再北曰交泰弘孝殿曰神霄殿日精門往北曰順德左門則東

殿其漆金圓頂亦猶中極殿之制也再北曰坤寧宮則皇后所居也左曰景和門陰福門再北左曰端則門右曰基化門便接瓊苑左右門矣坤寧宮仍有中門向後恒閉而不開神廟御居乾清宮西暖閣光廟御居東暖閣先帝御居西暖閣今上御居東暖閣乾清宮大殿之左向西曰端凝殿尚冠等近侍所司御服袞冕玉帶等錢糧貯此徐應元一長街也再北向西與龍光門斜相對者曰咸和左門向南者曰景仁宮其東則東二長街也南首曰麟趾門北首曰千嬰門麟趾門之東曰延祺宮曰怡神殿再東曰嘉德左門再東則蒼震門也此門恒閉遇掃雪後修造則開孝靖皇后老娘：病革時每日光廟來問安出入此門咸和左門之北向西與景和門相對者曰廣和左門向南者曰承

乾宮東宮娘之所居也東二長街之東曰永和宮  
廣和左門之北向西與端則門相對者曰大成左  
門向南者曰鍾粹宮皆孝靖皇后曾居者也千嬰  
門之北並列者則乾東之房五所其東後小門凡  
有事則開也宮正司六尚局皆在乾清宮之東已  
上皆東一路之大略也迺月華門之西曰遵義門  
向南者曰養心殿也向北者則司禮監掌印掌筆

門出入神廟晚年移居乾清宮始恒閉而不開先  
年慈聖老娘亦曾陞此閣召李殿晚至仁德門  
跪于地而宣諭切責之閣之東曰忠義室馮太監  
壽魏太監伸曾以室東小屋做直房至李永貞則  
悄然據忠義堂而居之矣室三間黃琉璃瓦綠琉  
璃龜背腰牆其藻井板葉皆龍鳳文永貞乃正南  
面而坐千天之位恬不為怪欲逃誅得耶說者曰

之直房也祖制宮中膳房原在隆道閣後道賢移  
于怡神殿而將此房改為掌筆直房養心殿之西  
南曰祥寧宮之前向北者曰無梁殿世廟烹煉丹  
藥之處也其制一木不用皆磚石砌成者月華門  
之西南歸然者隆道閣也左曰仁蕩門右曰義平  
門按此二門原名會極殿極世廟改之閣下曰仁  
德堂前曰仁德門萬曆二十四年丙宮災後開此

予為左右而不切諫何也蒙臣曰難言之矣傳  
味轉悞觸諱寧止此哉且大工開給銀兩自有司  
房乃必勒取領單親加磨算用印掛號以憑後  
當時工部科等衙門皆以墨筆標日月此在京官  
蘇自應爾惟永貞必以硃筆為可乎原頌文案在  
庫後人見之不知作何等冷笑也此永貞之所  
為永貞也閣之西南通義平門則慈寧宮矣萬曆

年間慈聖李娘：所居泰昌元年八月神廟皇帝大統時更名曰啟祥于宮門內建一石坊向北曰妃鄭老娘：亦曾居之光廟聖孝凡朝謁尊禮一聖本肇初向南曰玄惠永衍凡有肆興即錢糧至如神廟往朝仁聖陳老娘：慈聖李老娘：故事今曰未央宮改建乾清宮也再西則嘉德右門其中外毫無間言從來疑端說語盡氷釋矣先帝祭旗杆揀雲向南而建者隆惠殿也供奉玄教三清極後復遷鄭老娘：于親殿之仁壽宮居之請神玄帝諸尊神：廟時災天啟七年重修完再西北廟東宮昭妃劉老娘：于慈寧宮居住天啟七年曰英華殿供安西番佛菩薩像有菩提樹二株婆娑可愛結子可作念珠又有古翠柏幽靜猶山林

此王爺乾之錯誤也月華門往北曰順德右門則皆祖宗神道設教之意也自嘉德右門之西向南西一長街也再北向東與鳳彩門斜相對者曰咸者曰二南門：之北則八角井也水不堪汲再西和右門向南者曰毓惠宮先帝改曰永壽宮逆賢曰咸安宮神廟繼遷后陳老娘：曾居于此天啟曾于此為蹴鞠處焉其西則西二長街也南首曰年間則客氏所住凡遇客氏生日先帝亦為之賜壽斯門之西曰啟祥宮神廟自西宮災後遂居于御座座焉咸和右門之北向東與隆福門相對者此萬曆三十年春聖慈不豫曾召輔臣沈一貫至曰廣和右門向南者曰昱神宮西宮娘：所居也此宮乃獻皇帝發祥之所原名未央宮世廟入繼西二長街之西曰永寧宮先帝改曰長春宮成妃

李娘曾居者也及草封之後遂移于乾西某所期可斃幸遇等家人聲寃遂賢始知得用從來厥居焉廣和右門之北向東興齊化門相對者曰大臘害人貪殘狠惡狀即秦開先帝陸梁還為更鼓成右門向南者曰儲秀宮西二長街之西曰咸福房牌子將得用就付還登時搖斃肢體離析人甚宮神廟時惠王桂王曾共居之百子門之北並列快之玄武門裏遠東有廊下家可十一門而更鼓者則乾西之房五所其西後小門凡有事則開也房則儘東首為紫禁城之良方也乾清宮門圍已上皆西一路之大畧也坤寧宮之後則宮後苑牆之內左右房廊之朝南半間者曰東夾牆曰西也欽安殿在焉供安玄天上帝之所也曰樂志齋夾牆及慈寧宮西茅等處皆宮眷內官使溺之所

曰清望閣曰曲流館曰四神祠有魚池山子奇花宮牆之外磚砌券門安大石鑿懸孔垂之各有淨異樹禽聲上下景色可人東南曰瓊苑左門西南軍在下接盛于每月初十四廿四日開玄武門曰瓊苑右門即東一長街之北首也其南首則東及各小門打掃之自嘉德右門之西曰長庚門凡西夾牆也欽安殿後曰順貞門其宮牆外則紫禁放夫匠淘溝及修造或年老有病故皆奏開此門城之玄武門也每夜之更音鼓在焉逆賢時更鼓以便出入其外自玄武門迤西可九門自北而南房牌子係得用慘毒無比較外之許顯純更甚一遇長庚橋至御酒房後牆曰長連可三十一門再日得用欲殺打更淨軍梁選等二命閉之幽室刻前層曰短連可三門連玄武門東計之共五十四

門按曰廊下家答應長隨所在各有佛堂以供香。行皇帝梓宮靈位在此傳供其西南曰御酒房西  
大三時鐘磐宛如梵宮所栽林樹森鬱其寔廿脫。北曰馬房監官典簿奉旨問刑拷打內犯之所門  
異常而文書房司禮監官典簿各占通宿直房。外有二十大椿俗云裏馬房者此也東南曰恩善門  
萬曆時李永貞墩鎖十八年曾于懷公門住懷公者。門外橋西曰武英殿再西曰大庖廚曰尚膳監乃  
憲廟時有名賢監懷恩也此門之南并之北神廟。第一員總理及官理僉書掌司所居也武英殿之  
時灾欠缺未補遂賢專政時委李永貞等修補一。西南曰御用裏監乃把總等官所居再東曰南薰殿  
新勒碑之文崑山顧相公秉謙撰訣賢語句中明。凡遇徽號冊封大典閣臣率領中書筆寫金寶金

載居亭主人字樣今此碑或不能存矣自隆宗門。丹在此刻有司禮監印公奉欽遣臨視官待該御  
外朝東者曰司禮監經廠直房過慈寧宮門之南。用監裏監把總官置辦戚席伺候必殺鹿一隻蒸  
曰北司房即文書房也再南曰司禮監官賞處即。炮作羹以明豐侈此舊典也又神廟靜攝已久凡  
兩班四撥寫字所居也再南曰南司房即監官典。冬年聖節閣臣詣仁德門外行禮畢先監矩奉旨  
簿直房也隆宗門外朝西者亦監官典簿直房也。于文書房置席管待畢密具說帖回奏如有應行  
有并存焉再南則慈寧門再南則寶寧門外偏。事件亦借此轉達可十得三四亦納約自牖之義  
西大殿曰仁智殿即俗所謂白虎殿者是也凡太。也再東曰歸極門所謂遺遠城者在此門之西南

今無之矣後歸極門東南入曰六科廊東西兩房掌司所居精微科及章疏在焉過皇極門再東曰會極門凡京官上本接本俱于此處會極門南入曰內閣輔臣票本清禁處也宣廟賜有文淵閣印一顆玉筋篆文凡封送票本揭帖聖諭勅稿用此鈐之萬曆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不知何人開內閣鎖將印盜去至六月神廟准補鑄賜之出會極

年六月初六日晒涼皇喪歲例再北曰東華門內有石橋之北有樹二株曰馬櫻樹高不足丈其葉似槐而細長晝舒夜欹其花粉紅色無瓣而背若蓋結角如椿亦可種而生是以名之曰馬櫻也再北曰馬神廟御馬監該班官在此有飛龍二大字太監蕭敬華也會極門東向南者文華殿也有匾曰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者神廟御

門之下曰佑國殿供奉宣帝聖像最靈至于寶善門思善門乾清門仁惠門平臺之西及皇城各門皆供有閼聖之像也佑國殿之東則內祿運庫銀兩表裡等錢糧貯藏之所也兩庫之門有槐一株翠茂可愛再東過小石橋曰香庫乃內府供應庫答應錢糧之所又稍北有石碑曰古今通集庫條印綬監職掌古今君臣畫像符券典籍貯此每

書也曰絕懸斜認者小臣杜詩華也有精一堂恭默室九五齋殿之後曰玉食館西北曰省慈居其制度用木為通透之基高三尺餘下不令牆壁至地四圍亦不與別處接連凡遇天變災青聖駕居此以示修省之意先帝時慶封久矣凡天下藩府差未進表內官尚膳監脩辦筵宴司禮監掌印或東華于殿門之西奉旨官待以昭九重親之誼



焉文華殿之西曰崇本門殿之後曰刻漏房銅壺年也其冬值憂危竊議之獄興凡諸王館選中后滴漏在此凡八刻水則交一時直殿監官抱時辰牌赴乾清宮門裡換之牌長尺餘石青地金字某時凡道途遇之者必側立讓行坐者必起立之亦敬天時之義也殿之東向後門開者曰聖濟殿供三皇歷代名醫御服藥餌之殿也徽音門裏亦曰麟趾其內則慈慶宮也神廟時仁聖陳老娘居

此其內有勳勤宮昭儉宮迎禧宮奉宸宮麟趾門門之外神廟時鑿一井味極甘冽北曰奉先殿之東曰闕雎左門其內則掌印東華直房所謂梨園者此也西曰闕雎右門再西轉角向西曰元暉殿光廟元妃郭娘選中時在南配殿住其總理殿典者曰太監義也福王妃郭娘選中時在正殿北一間住其總理殿典曰先太監陳矩也凡三五門也內有藏鷹宮皆鳳宮凡先帝有名封之妃嬪日即詣妃寢殿門外問貴人起居時萬曆三十一無名封之宮眷所居養老處也各有應得養賜賜

銀喫穿及病終之後司禮監題知奉旨着照某封自神廟靜攝多年起居所記註者尤不能詳而內某氏發送此卷自寶善門可通玄武門俗稱狗兒灣其居中之門曰蓮花門也景運門朝西者都知梗概不拘體制不循次第之君子當不諱之朝恩監之直房也隆宗門北朝東者司禮監人數之直采風之義史失而求諸野聞中一寓目未必不與房也每夜五更撒點至晚報九刻水者刻漏房官及發其致免舜澤斯民之一念也蒙臣所見如此不答應長隨也隆宗門南朝東者曰協恭堂印公等知以為何如至天郊園丘地祀方澤視太學閱兵過司房之署也慈寧宮慈慶宮皆有花園皆有庫或一切慶典朝典經筵等儀自有儀注司存外廷

藏而乾清宮兩傍之宮各有井無花園惟鍾粹宮有松數株其餘各殿宮名殿名門名尚或有記憶未真銓叙失次不能協載者敬俟之博覽君子續補之說者曰史漢以來有因漏禁中語而得罪者又有不肯答溫室省中何樹者令子侈口鋪張罄懷羅列得無非古人厚重不泄之意乎蒙臣若愚曰固也然吾聞諸有道國家左右史之溺職久矣

內板經書記畧第十八

凡司禮監經廠內庫所藏累朝傳遺秘書典籍皆提督總其事而掌司監工分其細也自神廟靜攝年久講幄塵封方文不終官如傳舍遂多被經管員役偷出貨賣拓黃之帙公然羅列于市肆中而有寶圖書再無人敢詰其來自何處者或占空地為園以致板無隙處濕損模糊甚或劈經板以禦寒去其字以改作即庫中見貯之書屋漏泥損鼠啣蟲巢有柱如玲瓏板者有塵穢如泥片者散失虧缺日甚一日若以萬曆初年較之蓋已減十六七矣既無多學博洽之官綜覈齊理又無簿籍數目可考以憑銷案嘆內臣發跡本不絲斯而貧富沉升又全不關乎貪廉勤惰是以居官經管者多利令智昏長于避事而鮮諸大体無怪乎泥沙視之也然既屬內廷庫藏存儲臣又不散越組條陳曾不思難得易失者世惟書籍最盛也昔周武滅商洪範訪自箕子晉韓起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蓋從來典籍所關當何如重也今乃將有用圖書盡棄擲于無用之地豈我祖宗求遺書于天下書典則于萬世之至意乎想在天之靈不知如何其惘然如何其太息也今萬歲爺天縱英明右文國治倘一旦清問祖宗歷來所存書籍幾何或聖駕親臨庫際一覽視之或責令通書籍者一整齊綜理之亦聖道之幸也惜當局者未暇思及此耳祖宗設內書堂原欲于此陶鑄真才兼得寔用按古今真寶古文精粹二書皆似出老學究所選蒙臣欲巧大方于明白上水頭古文選為入門門再將宏肆上水頭古文選為極則起自擅方

左國史漢諸子共計七八唐宋什二三止為一種  
再將洪武以來程墨書世之稿亦選出一半為入  
門一半為極則亦為一種四者合成二帙以範  
後之內臣奏知聖主發司禮監刊行用示永久不  
知天肯假之歲月令其遂志否也皇城內臣學  
問讀四書、經詩經看性理通鑑節要千家詩唐  
賢三禮詩習書宋活套習作對聯再加古文精

粹古今真實盡之矣十分聰明有志者大學衍義  
貞觀政要聖學心法綱目說苑新序亦間及之至  
經大全文獻通考涉獵者亦寡也此皆內府有板  
之書也先年皆讀正韻海篇部頭以便簡查難字  
凡有不知典故難字必自己搜查不憚疲苦蓋緣  
心氣驕滿勉強供高而無虛已受善之風也三國  
志通俗演義韻府羣玉皆學者愛買者也至於周

禮左傳國語國策史漢一則內府無板一則粗于  
陋習樂不好焉除古本抄本雜書不能與聞外謹  
按現有板者譜列于後即內府之經書則例也

五倫書 六十二本一  
千七百二頁  
書傳大全 十本七百  
六十三頁  
春秋大全 十八本一千  
四百五十九頁  
書傳 六本五百  
八十三頁  
周易大全 十二本一千  
一百八十八頁  
詩傳大全 十二本九  
百七十八頁  
禮記大全 十二本九  
百七十八頁  
易傳 六本五百  
八十二頁

詩傳 六本六百  
三十五頁

春秋 四本四百  
四十頁

禮記 八本一百  
六十一頁

四書大全 二十本一千五  
百九十九頁

四書集註 十本八百  
二十頁

性理大全 三十本一千二  
百六十九頁

資治通鑑綱目 四十本四百  
四十頁

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四本一千一  
百二十二頁

少微通鑒綱目 三十本三千  
四百頁

資治通鑑節要續編 二十本一千六  
百八十三頁

歷代通鑒纂要 六十本三千  
三百二十頁

要定資治通鑑綱目 三十本四  
百二十頁

文獻通考 一百本一千  
三百三十六頁

歷代名臣奏議 一百五十本九  
千七百二十頁

大明會典 一百四十本六

大明一統志 一百五十本三

大明集理 一百五十本三

大學衍義 一百六十本三

諸司職掌 一百六十本三

大明律 一百六十本三

御製大誥 一百六十本三

御製文集 一百六十本三

洪武正韻 一百六十本三

韻府羣玉 一百六十本三

廣韻 一百六十本三

經書音釋 一百六十本三

四書白文 一百六十本三

爾雅釋雅 一百六十本三

事文類聚 一百三十本六

明倫大典 一百三十本六

大學衍義 一百三十本六

大明官制 一百三十本六

對類 一百三十本六

居家必用 一百三十本六

御製詩集 一百三十本六

經史海屬書 一百三十本六

玉篇 一百三十本六

詩韻釋義 一百三十本六

詩學大成 一百三十本六

許氏說文 一百三十本六

孔子家語 一百三十本六

列女傳 一百三十本六

呂真人文集 一百三十本六

通書大全 一百三十本六

神探金口訣 一百三十本六

羅仙肘後神樞 一百三十本六

雍熙樂府 一百三十本六

歷代臣鑑 一百三十本六

千字文 一百三十本六

蒙求 一百三十本六

飲膳正要 一百三十本六

古文精粹 一百三十本六

女訓 一百三十本六

尚書孝經李中庸 一百三十本六

唐詩鼓吹 一百三十本六

草堂詩餘 一百三十本六

大明仁孝皇帝勸善書 一百三十本六

選擇曆書 一百三十本六

三國志通俗演義 一百三十本六

貞觀政要 一百三十本六

聖學心法 一百三十本六

釋文三註 一百三十本六

胡曾詩 一百三十本六

唐賢三體詩 一百三十本六

李白詩 一百三十本六

高皇后傳 一百三十本六

內訓 一百三十本六

選詩補註 一百三十本六

周易占法 一百三十本六

思舍春堂詩 一百三十本六

小四書 三本 四十頁	擊壤集 四本 五十頁	古文真寶 四本 九十頁	草韻辨體 六本 七十頁	增定華夷譯語 七本 八十頁	重刊對類本草 十本 一百四十頁	洪武禮制 十一本 一百一十五頁	稽古定制 十一本 一百一十二頁	內則詩 十一本 一百一十二頁	慈聖宣文皇太后女鑑 十一本 一百一十九頁	昭鑒錄 五本 一百一十二頁	鄭氏女孝經 十一本 一百一十二頁	勤正要典 十一本 一百一十七頁	山居四要 十一本 一百一十二頁	明心寶鑑 十一本 一百一十五頁	勸忍百箴 四本 一百一十頁	醫要集覽 六本 一百一十頁	評史心見 五本 一百一十頁	通鑑博論 九本 一百一十頁	皇明祖訓 十一本 一百一十五頁	祖訓條章 二本 一百一十頁	皇明典禮 十一本 一百一十五頁	御製洪範篇序 十一本 一百一十三頁	曹大家女誡 十一本 一百一十六頁	女訓 十一本 一百一十六頁	外戚事鑑 十一本 一百一十六頁	曜仙肘後經 十一本 一百一十二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玉匣記 十一本 一百一十二頁	祥異賦 十一本 一百一十四頁	傳心妙訣 十一本 一百一十五頁	草字碎金 十一本 一百一十五頁	千家姓 十一本 一百一十五頁	為善陰騭 十一本 一百一十二頁	忠經 十一本 一百一十四頁	歷代紀年 十一本 一百一十六頁	隨機應化錄 十一本 一百一十六頁	高皇帝道德經註解 十一本 一百一十九頁	蒙求白文 十一本 一百一十九頁	華夷譯語 十一本 一百一十八頁	八行遺事集 十一本 一百一十八頁	忠經直解 十一本 一百一十六頁	省躬錄 十一本 一百一十二頁	步天歌 十一本 一百一十八頁	詳明算法 十一本 一百一十頁	真字碎金 十一本 一百一十二頁	孝順事實 十一本 一百一十二頁	小學書解 十一本 一百一十六頁	孝經大義 十一本 一百一十三頁	四書歌典 十一本 一百一十頁	達字孝經 十一本 一百一十二頁	醫按書 十一本 一百一十二頁	山歌 十一本 一百一十四頁	古字便覽 十一本 一百一十五頁	警世篇 十一本 一百一十五頁	憲綱 十一本 一百一十五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太上感應靈篇 一本九十二頁

千字文 一本十

大學 一本三

千家詩 一本四

四言集 一本十

啟蒙集 一本四

三字經 一本二

百家姓 一本十

孝經 一本十

中庸 一本五

神童詩 一本二

七言雜字 一本十

啟蒙書法 即永定

草訣百韻 一本十

草訣百韻歌 三本四

孝經直解 一本三

書經直解 一本八

周公解夢書大全 二本七

洪武正韻玉鍵 二本一百

佛經一藏 計六百七十函

計六百七十函 十八萬八千二百頁 共用白邊四萬五千  
四尺一寸 藍絹二百五十三卷 黃絹二百六十二卷  
七張 藍毛邊紙四百九十二張 白油紙一萬九百九十三張 墨

八行圖說 一本四

四書直解 二十六本一十

通鑑直解 二百四十卷

帝鑑圖說 一本三百

五十六頁

道經一藏

計五百十二函 十二萬三千五百八十九頁 共用白邊四萬三  
萬八千九百七十七張 藍絹一百八十二卷 一丈八尺六寸 藍毛邊紙  
三千八張 黃絹二百一十六卷 一丈六尺 黃連紙二百七十六張  
黃毛邊紙五百二十二張 白油紙一萬一千一百七張 墨一萬一千六  
百八兩 白絹七百五十斤 明鑄三十五斤

普經一藏

計一百四十七函 十五萬七千四百頁  
共用腰子白鹿紙一萬二千六百四十三張

大五大部經

華嚴經 八十

大涅槃經 四十 報恩經 七本

金光明經 十

小五大部經

法華經 七本

地藏經 三本

五般經

圓覺經 二本

華嚴大鈔 一百十七本二

彌陀經 一本 諸品經咒  
金剛經註解 四十七頁

心地觀經 八本

楞嚴經 十本

梁武帝藏 十本

佛母大孔雀經 三本

諸真寶藏十二

小道經一部

累臣若愚曾開成祖勅儒臣纂修永樂大典一部係湖廣王洪編纂號召四方文墨之士累十餘年而統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因卷帙浩繁未遑刻板其寫冊原本相傳至嘉靖年間于文樓安置偶遭回祿之變世廟亟命那敏幸未致災遂勅閣臣徐文貞階復令儒臣照式

摹抄一部當時供膳寫官生一百八名每人日抄三葉自嘉靖四十一年起至楊廟隆慶元年始克告完及神廟萬曆年間兩宮三殿復遭回祿不知此二部今又見藏于何處也又累臣曾見車幸第錄所載正德十五年閏八月內武廟南征回如鎮江幸大學士楊一清第進抄本冊府元龜一部共一千卷計二百零二本累臣曾向韓提督世祿言及

幸有一部然舛訛頗多至不能句似非楊宅所藏書也李承貞遂僱人借抄一部仍將原部交還而抄本一部開丁紹呂已獻于王體乾為自己呈身之贊矣可嘆也江陵張居正在閣時曾與張后湖書曰先年張文簡公曾得內閣冊府元龜一部後文簡公卒于京邸其僕將此書于部前貨賣令先公贖而藏之于家雲吾子曰吾欲將此書仍送內閣以完先代之寶何如僕時起有曰幸甚此義舉也無何令先公亦逝勿克踐其言今憶此書諒無恙也僕欲借價奉贖仍歸閣中以還先公之志惟執事幸許之夫此一書也文簡得之令先公贖之至僕而還之三更張氏皆楚人也將以懷美古之左史倚相能讀墳典索邱亦美乎云云詳味江陵此舉必欲踐其言者但未知后湖曾對此書否承平日久光景與前不同則此書之存與否存大典之存與何庫又有誰敢問及也哉



內臣佩服記畧第十九

祖宗設立內官其中帽服佩自有一定制度其名色多非外廷所曉而舊制醇雅每遇等威節省之誼自逆賢擅政創古今未有之制服之不衷身之突也以今驗昔良然

貼裏

其製如外廷之襖褶司禮監掌印東華隨堂乾清

宮管事牌子各執事近侍都許穿紅貼裏綴本等補以使侍從御前凡二十四衙門山陵等處官長隨內使小火者俱得穿青貼裏自逆賢擅政于蟒貼裏膝襠之下又加一襠名曰三襠貼裡最貴近者方蒙欽賞服之又有双袖襠蟒衣凡左右袖上各裹外有蟒二條自正旦燈景以至冬至陽生萬壽聖節各有應景蟒紵自清明歡慶典九月重陽

菊花俱有應景蟒羅自端陽五毒至八月二光王史俱有應景蟒紗又創造滿身金虎金兔之紗及滿身金葫蘆燈籠金壽字壽字或紵貼裏每摺有朝天小蟒者然圓領亦有金壽字壽字者遇聖壽及千秋或國喜或印公等生日搬移則穿之惟逆賢之服奢僭更甚及籍沒後皆賞給鍾鼓司凡承應則穿之光焰耀目今上聖主天性儉素必為之切

齒或笑其越本折福中何用也祖宗以來青貼裏原不綴補子惟紅貼裏有補逆賢偶欲賞近其親信者遂自印公一起至請小輜止俱于青貼裏上綴補絲更多事人咸不便又按舊制自十月初四日至次年三月初三日穿紵紵自三月初四日至四月初三日穿羅自四月初四日至九月初三日穿紗自九月初四日至十月初三日穿羅遇閏月

則增那旬日該司禮監預先題奏傳行凡遇時慶

圓領襯襖

吉典則雖通夏秋亦必暫穿紵絲供事若衣絨衣

與外廷同各按品級凡司禮監掌印秉筆及乾清

服則每歲小雪之後立春之前隨紵絲兼穿之凡

宮管事之者舊有勞者其補皆得賜坐蟒次則牛

大忌辰穿青素桃廟者穿綠花樣遇備省亦穿青

牛銜未至太監俱麒麟補凡請大轎長隨及都知

素祖宗時夏穿青素則也絹也冬穿青素則玄色

監戴平巾有牙牌者穿獅子鸚哥雜禽逆賢名下

紵紬也逆賢擅政則王體乾等夏穿真青油綠纈

凡掌印提督者多溫穿坐蟒可嘆也

素紗內以玉色素紗觀之滿身活文如水之波如木

官帽

之理而冬則天青油綠竹綠光耀射目爭相誇尚

以竹絲作胎真青紗縐蒙之自奉御之太監皆戴

艷麗為美然于忌辰之義何居于臣子之何安乎

之俗所謂劉人帽也

襖襖

平巾

其製後襟不斷而兩傍有襟前襟兩截而下有馬

以竹絲作胎真青羅蒙之長隨內使小火者戴之

面褶往兩傍起惟自司禮監寫字以至提督止并

制如冠帽而無後山者有羅一幅垂于後長尺餘

各衙門總理管理方敢服之紅者緞本等補青者

俗所謂砂碼片是也

否

牙牌

內官監題本于內承運庫領討象牙製造每陞奉御或長隨即給與一面將原帶烏木牌換收按御用監等衙門各有號數一邊刻志字若干號一邊刻某監某衙亦間有私買者私造者從來不禁其製上有雲尖下方微瀾而上圓可重六七兩不等聖明近知私造牙牌非體遂各易以新式牙牌甚壯觀也

### 烏木牌

其製荷葉頭圓光徑二寸許一邊刻內使或小火者字樣一邊用長方火印于中其篆文四字曰閑防出入而火印兩傍分刻小字或內字若干號此係官物無敢私造者凡遇失落必題知懲處另給

### 牌總

其製用象牙或牛骨作管青綠線結寶蓋三層圓可徑二寸許紅線長八寸許內懸牙牌或烏木牌

上有牌繫青綠凡穿圓領隨侍及有公差私假出外本等帶之左即懸此牌總如平居在官穿襖褂者貼裏者俱帶牌總有綠綵賢時將牌總紅線長至尺餘而懸綠之提繫者舊製大可二寸許不過銅銀金玉為之上有小鈎逆賢改造大樣提繫長六寸或五寸濶三寸或二寸半鑲嵌絕好珠石精碌之類有一件可值千金六七八百金者各按節

令巧樣將見帶者懸掛滿座不帶而聚蓄者盈箱充櫃亦賞及各名下諸人又令綠作平紫五色五毒繖子創造珍珠牌總以玉作管去牙牌而懸白玉或碧玉玲瓏牌五毒繖上編綴小珍珠其色白疑近喪間服飾遂又如青紅寶石珊瑚黃綠琉璃珠以間之其宴不雅皆逆賢掌家王朝用逢迎造群之即先帝亦曲聽從之有識者竊嘆曰帶珠者特

誅也謂非服妖而何又創造玉官天青線印綬如外廷印綬夏則內懸玉牌冬則內懸金牌或金魚二尾中加鎗烏凡掌一印者帶一綬如王休乾三綬李永貞則二綬雖不掌印者凡出禁城有事亦帶一綬于玉帶之左焉冒濫可笑極矣

帶

凡內使小火者烏木牌平巾者無穿圓領束帶之

理惟請轎長隨并都知監長隨各獅子等補束角帶其陞有牙牌官帽使得束帶奉御正六品得服麟補束金扇戒瑣或犀帶自奉御而上左右監至五品左右少監從四品太監正四品自太監而上方散斗牛補加再陞則膝襴之飛魚也斗牛也蟒衣也再陞則受賞也再陞則每歲祿米十二石如再陞但凡一級止歲加祿米十二石耳逆賢專政

時有孩孺而至祿米若干石者有陞賢一級曾損加祿米一千二百石者不一足濫極焉可嘆也

騎馬

凡內府有名騎馬者自東西下馬門起至北安馬安柵欄東上北門止又東上南門起至南內西上南門止至寶鈔司凡遇萬壽聖節正旦節係內府騎馬者各進一匹若遇大婚禮誕生慶典亦然凡

進馬有例司禮監管賞寓字預先于思善等門曉示一帖曰某月某日進馬各家將馬之毛色并己之官銜姓名開送司禮監總辦黃本家各酌銀二錢或三五錢不等以為買本買筆墨之用此舊規也臨期請旨如聖駕親覽所進之馬便都于乾清門外伺候朝西覽過交御馬監不堪者該監不收換補之逆賢擅政時因山海等處缺馬遂將皇城

內官人稍堪辦進者蹀躞數百人騎馬每次各進一匹又派各監局司場庫進十匹至五十匹者每歲傳進十餘次每次不下數百匹驗放之日黎明時逆賢于北上門中一間朝北正坐盛服示威內外侍衛者數百人列于兩傍按職名牽馬急貢而進或有不係夾彥及瘤瘦老病者必重責其人如牌子王心悅戮斃杖下所以馬踴貴倍于平時焉

奉先帝聖旨選內掖官人時便已在北上門居中朝北正坐者蘇乾左右並列坐者賓于文元也凡子立不中門況坐以臨下乎千天子位情然可笑者是又不止驕橫逆惡之魏忠賢矣吁可異哉人賞過祿米者過萬壽聖節等節隨衆進馬之外仍各進鹿一隻交南海子未賞祿米者則否又冬至之前印公東華隨堂管事牌子各進子母羊四

及解馬到于彼處聽其瓜分或水土不一又苦無應時芻藁隨至倒死者相望軍士啖馬肉者比

角六角羊交牲口房凡藩府所進之羊亦交牲口房所進之馬亦交御馬監也

也按舊製禁門中間係御路無臣子散坐者內令

櫻杭

所載甚嚴萬曆二十九年秋票臣同選入者四千餘人先監距奉神廟聖旨詣北上門撥散于各衙門先監在北上門東一空門限之北坐東向西可

凡司禮監掌印秉筆之年高最有寵眷者方能得此其製如靠背椅而加兩桿于傍用皮縛如轎前後各用一橫橫然抬者不在轅內只在桿外斜撐損抬而正行之所以曰杭者禁地不敢乘轎子義

也

板

其製如牀面高四五尺許手徧按必安一椅圍前後以粗絨絕於用損二條斜裨拾立離地尺餘凡司禮監掌印束革年老者方私置之不係正經品級亦不係欽賞自乾清門外起至西華門束華門裏止自逆賢擅政乃徑自繇門抬出了無畏忌又

曾于寶月亭戴巾穿紮衣坐于板抬之殊可恨也自古以來禁地無戴巾之理神廟時司禮監掌印田義老病先監短清弱亦曾問于宮中坐板然出于不得已非驕矜貴也近年來如李永貞石元雅徐文輔皆坐之可不謂濫之極耶

朝服官服帶履

與外廷同劉七梁或五梁祖宗時舊制只有司禮

監掌印公于祭中霽之神之夜服此祭之自逆賢擅政加至九梁凡遇先帝聖節年節冬至節王赫乾起至牌子止俱朝冠于乾清宮大殿內或丹陛上服之照外廷儀註行慶賀山呼禮贊禮官大聲鳴贊如鴻臚寺焉班首亦致詞焉自魏良卿晉封後逆賢即改戴伯侯公爵簪纓出班行禮致詞位在禮靴之上曾不思晉封者良卿耳逆賢更此服

色何味至今上初登大寶舊制宮中內外各執事印公行家禮磕頭慶賀逆賢仍欲戴簪纓照先帝時朝服行禮憚聖主英明未果行止于本等服色磕頭呼萬歲禮也

笏

以象牙為之制與外廷同

抹布

非布也是素紵絲或綾染柘黃長五尺濶三寸八  
層方角如大帶子之式而無總凡乾清宮管事牌  
子暖殿御藥房御茶房管櫃子御司房管庫管弓  
箭請小鞦四執事牌子欽安隆德英華三殿陳設  
近時須蒙欽賜過者方敢佩于貼束之右而端掛  
上雙垂之露丰條于外垂於衣齊

### 刀兒

小牙筋一双小共刀一把七寸六寸不等銀鑲魚  
魚等鞘以紅絨繡繫束于衣左牌總之上以昭近  
侍殊寵非外衙門之所敢望也惟司禮監是禮儀  
衙門所不屑抹布刀兒矣

### 鐸針

金銀珠翠珊瑚皆可製年節則大結葫蘆萬年吉  
慶元宵則燈籠端午則天師中秋則月光重陽則

菊花頌盾則寶曆萬年其製八寶荔枝字鮫魚也  
冬至則陽生綿羊太子梅花萬壽聖節則萬壽  
洪福齊天之類洪福者于齊天字之兩旁各有紅  
色蝙蝠一枝以取意耳凡遇誕生婚禮及尊上徽  
號冊封大典皆萬壽喜所謂鐸針者單一枝有雙  
居官帽中央者是也按蟒衣貼裏之內亦有喜相  
連名色比尋常樣色不同前織一黃色蟒在大襟

向左後有一藍色蟒繡左肩而向前兩蟒恰如偶  
遇相望戲珠之意此萬曆年間新式非逆賢創造  
凡婚禮時惟宮中貴近者穿此衣也

### 枝箇

其製隨景如鐸針但減小偏向成對耳

### 挑杖

亦隨景如前而珍珠珊瑚自鐸端下垂或間以寶

石金方勝字耳，有隆脚聖廟時亦間將三種賜輔臣大臣神廟初年亦間賜江陵相公云

### 披肩

貂鼠製一圓圈高六七寸不等大如帽兩旁各製貂皮二長方毛向裡至耳即用鈎帶針掛于官帽之後山子上舊製自印公等至牌子暖殿方散戴其餘常行近侍則只帶暖耳其製玄色素紵作

### 道袍

如外廷道袍之製惟領如子領耳間有緞補然逆

### 直身

製與道袍同惟有擺在外綴本等補聖上有大紅

直身袍凡印公若過司房或秉筆私自下直房

始穿此凡見尊長則不穿其色止有天青黑綠玄青不敢做大紅亦有開擺加襯衣而束本等者

一圓箍二寸高兩旁綴貂皮長方如披肩凡司禮

賢時其袖有大至二尺七八寸者即當可笑莫此為甚

監寫字起至提督則止亦止戴暖耳不甚戴披肩

### 覽衣

也凡二十四衙門內官內使入等戴暖絨絳圓脖

有如道袍袖者近年陋制也舊制原不堪縫袖故

如風領而繫小烏凡皇上臨朝講亦尚披肩至于

名綠素不拘

外廷如今所戴帽套謂之雲字披肩聞今上登極

### 大褶

後左右漸次改戴雲字披肩隨侍矣古制似已頓

易也  
前後或三十六三十八褶不等間亦綴本等補



順褶

如貼裏之製而褶之上不穿細紋俗爲馬牙褶即外廷之襪褶也間亦綴本等補世人所穿襪子如女裙子製者神廟亦間尚之曰襯褶袍想即古人下裳之義也

罩甲

穿窄袖戎衣之上加此束小帶皆戎服也有織就

金甲者有純絲洒繡透風紗不等

束髮冠

其製如戲子所戴者用金累線造之上嵌暗綠珠石每一座有值數百金或千金二千金者四爪蟒龍在上端繞下加頸一件亦如戲子所戴棟長羽馬凡遇出外遊幸先帝聖駕高戴此冠也則自王休乾等起至暖殿牌子止皆戴之各穿窄袖束玉

帶佩茹袋刀悅如唱咬臍即打圍故事惟漆文輔

高永壽綽號高小姐者年少尚可而年老如裴昇史賓等皆帶之更不雅觀

唐朝帽

此古制也如画上綿羊太子所戴者是以貂鼠銀鼠皮製之元冬月隨聖駕出獵戴之耳不寒

烟燈帽

亦古制也冬則天鵝絨或紵縐紗夏則馬尾所結成者上綴金蟒珠石其式大如帽直簷而頂稍細

二色衣

近御之人所穿之衣自外第一層謂蓋面如襖襪貼裏圓領之類第二層謂之襯道袍第三層謂之綴領道袍其白領以漿布爲之如玉環在頂而缺其前稍油垢即拆換之非入過皇城者不敢綴也

自此三層之內或袂或袖凡將領不許外露亦不得綴鈕扣只官人將領則綴鈕扣是以切避忌之外廷諸握召對之臣不可不曉二色衣之妙處者如夏則以葛為上身以深藍或玉色紗下褶并接兩袖各數尺又緣子領寸許一則恐于君上前露白色一則省費惜福以便拆洗此亦祖宗以前古制也自逆賢擅政先帝冲齡上無聖母凡近御之人概得穿白色生紗生羅紬及白綾絲綢領袖襟縫公然頭露不忌憚矣可謂教乎

### 一把連

宮壺中舊制凡掌印掌筆管事牌子俱氣清宮內各直房居住每夜除該正管事牌子在殿內直宿其餘者候聖駕已安寢磕頭安置殿門已闔則始散各歸直房或酒或茶用過使各安歇其經管夜

帽官人即將官帽一項貼裡道袍大袂或掛共上一條領者一幅摠綴兩道帶子將提繫綵牌總亦掛得停當名曰一把連并破抹口襪襪靴護膝一雙俱繫安于所歇床傍伺候時灯并燭于桌上立攢竹五尺一根于桌傍司房官人伺候筆袋一分空絛數幅本色絛花一袋絛花者即白絛裁成方葉笠口大者以脩寫字唾痰擦手之用凡粹然夜間御前有事忽有傳召或值火災意外之警便能立可衣冠手持五尺速赴聖駕之前以防衛之此從來貴近大臣之體亦內臣小心謹慎亦內事也至逆賢擅政時此制盡廢皆躍治速化少不更事恬寵驕恣之人甚有沉醉解網赤身而睡者曾過半夜有事如先時逆賢王國臣之閑于殿內并就殿兩次火災寧遠兩次虜警及天啟六年六月初六

日半夜地震則凡赴御前之人多零星遲緩不濟  
事吁可以觀世變矣

### 長香巾

製如束坡巾而後垂兩方葉如程子巾式神廟恒  
尚曰長者冠前縫綴一大西洋珠兩傍金五爪龍  
戲之而後垂兩葉之中亦各端蒼龍內臣高年之  
人亦各有戴者或金線黑線兩然亦不敢綴雲龍

也忠靖冠六合巾九華巾晉巾等製皆如外廷先  
帝恒尚九華巾

### 圓帽

凡內臣在皇城之內除官帽平巾之外即戴圓帽  
冬則以羅或紵為之夏則馬尾牛尾人髮為之有  
極細者一頂可值五六兩七八兩有十餘兩者名  
曰爪拉或曰爪刺絕不稱帽子想有所避忌云

### 機數

巾帽局製造每年冬雪第一次即送司禮監掌印  
掌東廠東華每二双官事牌子每一双冰雪穿之  
以便趁走不滑跌也

### 撒扇

其製用木柄長二尺餘合竹作小骨二十餘根用  
藍絹糊裱兩面皆撒大塊金箔故則通日收則入

囊自司禮監掌印至官事牌子皆于宮中夏間用  
之只可取陰不能取風其扇式如外之竹涼扇而  
不曲長可二三尺上潤下窄損齋俗志錄載憲廟  
六言詩三首其一詠撒扇者云湘浦烟霞交翠剡  
溪花雨生香掃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以天  
地萬物為一体真聖帝之言也

靴

毼皮為之似外廷之製而底較襯薄其裡則布也  
與聖上履式同而前縫少菱角各縫少金線耳頗  
加粉飾敝則易之凡當差內使小火者不敢概穿  
只單臉青布鞋襪而已或雨雪之日油靴不禁也

### 扁鞋

用不堪之絨紫色或青綠色絨如大帶子微鬆軟  
耳長可丈餘不等闊可三四寸凡遇雨雪將衣揭

注

注

束離地八九寸以防泥污晴天不用如冬寒之月  
亦得穿皮襪衣夏暑之夜亦得用摺疊竹架各支  
紗帽帳以禦蚊蚋也

### 雨衣雨帽

玉色深藍官綵杭綢或好絹油為之先年亦有麤  
繭紙為者今已矣有斗鉢式者有道袍式如掛者  
御前大內臣值穿紅之日有紅雨衣影面蟒衣方

補為貼裏式者雨帽則如方巾周圍加簷三寸許  
耳亦有竹胎綳糊黑油漆如高麗帽式者亦惟大  
內臣戴之祖宗以來聖母聖駕后妃皇子皇女凡  
晴天各用綳裏青紗窄簷傘製不甚大也是以下  
雨之日宮中從來禁傘自逆賢擅政時掌印東華  
官事牌子如王體乾等王朝忠等皆雨雪打傘直  
至乾清宮大殿簷下無復奴僕尊上體矣良可太

息所以年高曉事之人無不咨嗟暗嘆又神廟時  
凡宣召太監田義等皆直指其名呼某人來如值  
聖怒則曰採某人來至逆賢則凡遇先帝傳召後  
必接聲或數十人誰然齊跪曰叫老公里蓋于君  
前臣名之義何居而乃恬不為異何耶

飲食好尚第二十

上古之時茹毛飲血自燧人氏作民始烹飪不通  
脩塞飢餓已耳是以鼎鑪饗饗之盛書素酒誥之  
文自古至今猶有以口腹嗜好之故起見者于七  
箸貽身家之害者比焉惟趙東以壺飡得士願  
崇以一炙感恩權其輕重或亦有道存焉其間不  
可不知也況在中官志在溫飽耳目習染效奢易

從儉難按節今以相沿非四方所能曉謹將平日  
稔知者畧次梗概于左用識異聞亦考世間俗之  
一端倘披閱之或亦興當禁尚之思耶

正月

初一正旦節自年前臘月二十四日祭灶之後宮  
眷內臣即穿銷蘆景補及蟒衣各家皆點心儲  
生肉將為一二十日之費三十日歲暮即互相拜

祝曰辭舊歲也大飲大嚼鼓樂喧闐為慶賀高門  
傍植桃符板將軍炭貼門神室內懸掛福神鬼判  
鍾馗等畫床上懸掛金銀八寶西番經輪或編結  
黃錢如龍簷楹棹芝蔴符院中挂柏枝茶名曰燭  
歲正月初一日五更早起焚香紙放炮將門標或  
木槓于院地上拋擲三度名曰跌千金飲樹柏酒  
吃水點心即扁食也或暗包銀錢于內得之者以

卜一歲之吉是日亦互相拜祝曰賀新年也其所  
食之物如曰百事大吉金兒者柿餅荔枝圓眼栗  
子熟枣共裝盛又驢肉驢頭肉亦小金盛之名曰  
嚼鬼俗稱驢以為鬼也立春之前一日順天府于  
東直門外迎春凡數戚內臣達官武士赴春場跑  
馬以較優劣至次日立春之時無貴無賤皆嚼羅  
蔔名曰咬春互相請燕吃春餅和菜以綿塞耳取

其聰也自歲暮正旦咸頭戴鬧蛾乃烏金絲畫  
顏色裝成者亦有用真草蟲蝴蝶者咸簪于首以  
應節景仍有真正小葫蘆一枚可值二三十兩不  
等皆貴焉初八日人日喫春餅和菜初九日之  
後即有耍燈市買灯吃元宵其製法用糯米細麵  
內用核桃仁白糖玫瑰為果餡洒水滾成如核桃大  
即江南所稱湯圓者十五日曰上元亦曰元宵內

鷄鴨燒猪肉冷片羊尾爆炒羊肚猪灌腸大小套腸  
帶油腰子羊雙腸猪腎肉黃鰾管耳脆圓子鹽湯  
燒笋齋醃醃鷄鴨燒魚柳蒸煎噴魚堞鉄脚雀  
酒煮鷄鴨鷄臨湯八寶攢湯羊肉猪肉包卷泥捲  
湖油蒸餅乳餅奶皮燴羊頭糟醃猪蹄尾耳舌鷄  
脆等素蔬則滇南之鷄翅五臺之天花羊肚菜鷄  
腿等磨姑東海之石花海白菜龍鬚海帶鹿角菜

臣宮眷皆穿燈景補子蟒衣燈市至十六日更咸  
天下繁華咸萃於此熟歲內眷燈樓玩看了不累  
人斯時所尚珍味則冬笋銀魚鵝蛋麻辣活兔塞  
外之黃鼠半鵝鷄鷄江南之密羅柑鳳尾橘樟州  
橘橄欖小金橘風菱脆藕西山之蘋菓軟子大榴  
瑪瑙葡萄海味則驚窩蓮魚打刺以至珍翅  
蟹膳之屬水下活蝦之類不可勝計本地則燒鷄

菜江南之香蕈遼東之松子薊北黃花金針都中  
山藥土豆南都之苔菜糖笋武當之鷹嘴笋黃  
精黑精北山之榛栗梨杏核桃黃連茶木蘭芽展  
菜蔓菁不可勝數也茶則六安松蘿天地絕典芥  
茶汪山茶虎丘茶也凡遇雪則暖室賞梅喫炙羊  
肉羊肉包渾酒牛乳皮窩蒸捲用之先帝最喜  
用炙玲剉炒鮮蝦田鳧腿鮮西瓜種及海參笋烏

脯鯨魚鯊魚筋共增一處名曰三事恒喜用焉十九日名曰燕九是日也都城之西有白雲觀者云是勝國時立真人成道家此日僧道輻湊凡聖混雜敷戚內臣凡好黃白之術者咸將此訪丹訣焉自十七日或至十九日御前安設各項燈畫撒之二十五日填倉亦醉酒飽肉之期也

## 二月

初二日各宮門撤出所安彩粧各家用麥麵粳糕以油煎之或白麵和稀攤為煎餅名曰熏蟲是月也各菊花牡丹凡花木之害蟲者開隙放風清明之前收藏貂鼠帽套風領狐狸等皮衣加避蟲香樟腦收於大磁罈內或大木箱內糊嚴以防混損是時日河豚飲蘆芽湯以解熱各家煮過夏之酒此時吃鮮名曰桃花鮓也

## 三月

初四日宮眷內臣換穿羅衣清明則鞦韆節也栽柳枝于髮坤寧宮後及各宮皆安鞦韆一架凡各宮之溝渠俱于此時疏濬之竹筏排棚大木桶天溝水管俱于此時油捻之并銅缸俱刷換以新汲水防火患也是月聖駕幸回龍觀等處賞海棠雪中花樹盡出園國亭榭菜欄等項成此月修飾富貴人家咸賞牡丹花脩涼棚二十八日東嶽進香喫涼糕糯米麵蒸饅加糖碎芝麻即糕粿也吃雄鴨腰子以借滋補為第一珍味也

## 四月

初四日宮眷內臣換穿紗衣牡丹盛後即設席賞芍藥花也初八日進不落失用葦葉方包糯米長可四寸濶一寸味于粽同是月也嘗櫻桃吃笋蕪

又以各樣精肥肉薑蔥蒜判如豆拌飯以萬蔭大  
葉裹食之名曰包兒飯遼東人亦俗尚此是月也  
造甜醬豆豉初旬以至下旬要西山香山碧雲寺  
寺要西直門外之高梁橋涿州娘馬駒橋娘五  
西頂娘進香二十八日藥王廟進香製白酒米  
水及酪

五月

初一日至初五日止宮眷內臣穿五毒艾虎補子  
蟒衣門兩傍安菖蒲艾並門上懸掛吊屏上画天  
師或仙子仙女執劍降五毒故事如年節之門神  
為懸一月方撤也初五日午時飲硃砂雄黃菖蒲  
酒吃粽子吃加蒜通水溫淘麵佩帶艾葉合諸藥  
画符又聖駕幸西苑閱龍舟或幸萬巖山神柳看  
御馬監勇士跑馬走獅夏至伏日戴草蓆子葉長

命萊即馬齒莧也

六月

初六日皇宴史載古今通集庫鑾駕庫晒晾喫通水  
麵初伏中伏末伏日亦吃通水麵吃銀苗菜即藕  
之新嫩秧也初伏日造麵惟以白麵用萊豆黃加  
料和成瓊之立秋之日戴揪葉喫蓮蓬藕晒伏蓬  
賞茉莉花梔子蘭芙蓉等花

七月

初七日即七夕節宮眷穿鵲橋補子宮中立吃巧  
仙子兵仗局伺候吃巧針十五中元甜食房進供  
佛波羅密西苑做法事故河燈京都寺院咸做盂  
蘭盆追薦道場亦放河灯於臨河去靈也是月也  
喫鯉魚為盛會賞桂花聞促織也

八月



宮中賞秋海棠玉簪花桂花自初一日起即有賣月餅者加以西瓜藕互相餽送西苑曉藕至十五日家供月餅瓜果候月上焚香後即大肆飲饌多竟夜始散席者如有剩月餅仍整收于乾燥風涼之處至歲暮合家所用之白團圓餅也始造新酒蟹始肥凡宮眷內臣宴蟹活洗淨用蒲包蒸熟五六成厚攢坐共食嬉笑自揭膳蓋細細用指

甲挑剔蘸醋蒜以佐酒或剔解胸骨八路完整如蝴蝶式者以示巧焉食畢飲蘇葉湯用蘇葉等件洗手為盛會也凡內臣多好花木于院宇之中擺設多盆並養金魚缸羅列小盃細草以示侈富有紅白軟子大福是時各剪雜枝甘甜可口大瑪瑙葡萄亦于此月剪下破缸內先着少許水將葡萄枝懸封之可留至正月高鮮甜可愛也

九月

御前進安菊花自初一日起吃花糕宮眷內臣自初四日換穿羅重陽景菊花補子初九日重陽節聖駕幸萬歲山登高或先見山旋磨臺登高吃迎霜兔菊花酒是月也糟瓜茄糊房腮製諸菜蔬汁晒皮衣製衣禦寒

十月

初一日頒曆初四日宮眷內監換穿紵絲製羊肉爆炒羊肚麻辣兔虎眼等各樣細糖凡平日所擺玩石榴等花樹俱連盆入窖吃牛乳餅奶皮奶窩酥糕鮑螺直至春二月方止是月也始調鷹獸獵開鷄又內臣讀書安貧者少貪婪成俗者多是既損鴉求勝則必費重價購從聞之鴉催善養鴉

者畫則調馴夜則加食名曰貼鴿須燃燈觀看以計所啄之數有三四百口者更妙也是時夜以漸長內臣始燒地坑飽食逸居無所事；多寢寐不甘又須三五成朋飲酒看紙牌要骨牌至二三更始散方睡得着也又有獨自吃酒肉不下者亦如前約聚輪流辨東幫湊飲啖所談笑者樂都但不堪之事多有醉後爭忿小則罵打童奴以遷怒大

或杜門篝燈草衣礪石不苟取不濫予差足喻情索寥；不多見祀大抵內臣無義理以養性是以奢侈爭勝凡卓椅床櫃輜乘馬鞍以至日用盤盆器具皆不惜工費務求美麗甚至墳地莊園第宅更殫竭財力以圖宏壯即探奪府縣德不恤靡費土木心所甘也萬曆天啟年間所興之床極其奢

重十餘人方能移皆聽匠人杜撰極俗樣式為耗

則變臉揮拳將祖宗父母互相換罵為求勝之資然亦易得和解磕過幾個頭流上幾點淚即照舊歡暢也凡措聚飲食之際其固獲揚飯放飯流數共食求飽吃食齧骨或膝上以哺弄兒或食與猫犬真可笑也有吃素念佛之人亦必羅列朱餅飯茶夕坐或至求精爭勝多不以葷食為美亦可笑也間亦有一二好看書習字學聖賢之道者

騙之資不三四年又復目為老樣子不新奇也全不曉木太盛則人難堪車甚澤則人必瘠之義內臣又最好契牛驢不典之物曰挽口者則牝具也曰挽手者則牡具也又羊白腰者則外腎也至於牡馬之外尤為珍美貴重不易得之味曰龍卵焉

十一月

是月也百官傳戴暖耳冬至節宮眷內臣皆穿陽生補子蟒衣室中多掛錦羊太子畫貼司禮監印九消寒詩圖每九詩四句一九初寒總是冬起至日月星辰不住忙止皆鼓詞俚語之類非詞臣應制所作又非御製不知緣何相傳年久違而不散既可疑亦可嘆也司禮監有一種字扇以黑汁為骨色膠為面兩面抄寫論語成語六字一句者

極易碎裂不知費多少工價方成一把全不堪用並宜止之

十二月

自初一日起使家買猪醃肉飲賞膳八果粥米是月也進暖洞薰開之牡丹等花初八日喫臘八粥先期十日用冷水浸紅棗於小缸內至初七日之夜半煮棗湯加穀米白果核桃仁栗子菱米煮

粥供佛聖前戶牖圍樹井灶之上各分布之俱皆吃或亦互相餽送誇精美也二十四日祭灶點心辦年三十日歲暮乾清宮丹輝內自二十日起至次年正月十七日止每日晝間放炮遇火即暫止半日一日其安慈山燈扎煙火凡聖座座伺候花炮聖駕回宮亦放花前導皆內巨監職掌其前導攝對之深灯則御用監燈作修

也凡宮眷所用飲食皆本人菜戶置買催倩貧窮官人在內收爇烹飪凡司禮監掌印東華太監及乾清宮提督營事牌子日用飲食都從河邊等處做熟擔抬入宮以缺葉釘盛大池加木炭火熱而食之不敢用煤灶至天啟年間則各宮有房典外廷無別各具廚房用煤近侍宮人習氣盡以生物入宮煤火烈焰爆炒煎煤北方觀感越饒飲食

之人天方責之遂上下因循輕視火燭可謂愼乎  
嗚呼誰人敢言也非聖明嚴勅當時大臣概行禁  
禁恐萬不能改也夫宮中之火燭為重自己之  
命可寶倘有識見深遠者一靜思之或亦憬然有  
所不自安者焉臣：口腹之事有何關係忍顧  
輕重也耶

遼左景地紀畧第二十一

鉄嶺李氏原籍朝鮮國人至成梁父子於萬曆年間以斬級據上  
功叨封伯爵實地比照雲南黔國事例世據山海以東為遼東鎮  
守當是時仕於遼者無不懼陰謀之巨測也萬曆三十三年春成  
梁以寡遠伯為遼總鎮欲將城鵲門外鴨綠江以西寬甸以東旅  
其哈喇子等處地數百里棄之與奴其居民招徠內徙而巡撫  
趙公稱實從與之時先將軍應祺正任遼陽副總兵具呈阻之曰  
為遼祖制守舊疆以保生民以固危邊事切難太極高皇帝稱遼  
元闢基未廣至憲廟時轉城為東協始稅志據開陽明臺未開  
崩奇毛屢復于清河地方故立城堡置備禦官兵共六百餘名  
名入建鵲鵲關限奴苗出去奴塞八九十里地界稍寬夷夏  
之防比前悠遠至萬曆十九年何備為倫衛武倫漸地邊  
防遠發遂退地十餘里山上立牌一從石傍為界嘉靖年  
間總太爺為政開闢寬奠永興稍復舊境并論級功拜封  
伯爵令其子堂張其店哈喇明砲亭處現有軍人屯種  
成家樂業原係開墾內地并非竄入夷寨今一旦議徙別  
尋安插奈驚震軍民號天恤地耳不忍聞日不忍見况遼  
方地土尺寸是寶太半貪狼漸不可長我退一步彼必進  
一步邊境耗損國威凌皆無論拂人情抑且違祖制接理

度情大有不便早職雖望輕才薄誤叨武職在守土安邊不棄  
容棄地境法端一成馬生即就犯順早職自甘捐軀報國寧敢  
望指承風華云云撫鎮貪功謀成見主大起逆多方布弄共計甘  
心矣時景臣已進入內是獨兄義芳隨任先將軍由此情勢威  
於本年夏告病回銜病故嗚呼痛哉繼先將軍為總兵者楊公如  
松也其年冬撫鎮行文招徠居民果安土會遷幾致激變  
鎮復差廢并韓宗公率軍丁數千桂塘馬驅逐之隨焚其室廬  
毀其器用時值冰雪寒冽不聲震野或俘獲不久而死者波河  
陷水而死者又有自縊死者少壯強勇之人適入建夷什之四  
五僅得老幼孤貧六萬餘人命派遼鎮二十五衛安插奏開神  
廟督臣塞公造並無撫鎮俱以招同功各蒙賡奏時四明沈相一貢  
居首揆也遂將膏腴地數百里建付建夷矣而午夏遼鎮廣寧  
管餉通判徐公應乾浙江紹興人因遼鎮備邊備大壞條上十  
五事于撫鎮首列建夷一款而兩老已不勝懷忌至秋七月奉  
按院蕭公淳檄委徐公開遼河東十四衛于遼陽廣寧見先將  
軍呈陳稿不覺髮盡皆裂為賦二諫時以志不平其晚渡青  
石廬一律曰深秋于役未曾休歷盡凄涼展轉憂愁前稱王  
宰之服婦夷剝地豈良等筆頭垂露含民淚山脚流泉咽成  
愁斷飲丹膏今若在時艱早已建夷歸其清河遼關據一  
飽日曾聞副土得封侯剝地如何稅更優可憐歐民分界

處膏腴多少屬多商輿鎮更大起遂將徐公偏為民奴道阮堂得地數百里遂陰獲叛心隱憂日滋自三十四五年後兵科等衙門來公一轉等力勸棄地非是宋疏內云劉付將一里而報阮徐通劉二詩而去官副將即先將軍也後宋公復有一疏為劉地陷逆等事奉神廟聖旨廷所奏量地界夷事情重大着都察院沈道基巡按御史勒明來就欽此特奉差往勘者楚中熊公廷弼旋石牌全達志勸寄題霞木塔其從子公奇珍等又有疏云夷人居之則為夷地華人居之則為華地今數十十年生聚之民上報有倉卒人丁有後復何以謂之廢地何以謂之逃民云云疏上不報其後此地失業羣不逞之徒在奴左右恣意逆謀至四十六年春奴酋苗果陷撫順殺鎮臣張永

前而巡撫李維翰達矣四十七年春楊經客鎬四路之師賊矣天啟年遼寧陷矣二年春廣寧失矣全遼淪沒河面一帶已非國界所有況河東之事也于此遼左決裂根由真可切齒痛恨于貪功貽患之人也李氏校在鉄嶺奴發封爵之惠難繫辭宗功係成果難姪婿于天啟三年冬為奸細訪獲審明正法趙公稱京師人也之與稅監高淮契交素蒙寵富多置房宅以居婚紳其將趙臺于今上五年冬與疏為其祖誇張以求復恩蔭奉旨遣鎮令事釀警必求一朝越權任撫有年何無先見預籌本內招回人口是否功應廢叙着吏兵二部查議奏奪欽此至六年冬吏部覆疏奉旨題查准送國子監讀書七年冬大同總戎王公朴疏奏奉旨戚思宗戚一罪

案已定王業弘等爭製事情已有了旨了其年戚梁伊孫該部查議其奏欽此思宗于九年恩書蒙釋戚某之後近已蒙准襲爵時任首鋒者烏程溫相體仁係四明沈相門生也蒙恩竊念已已至今時盛三紀事歷四朝恐朝野鮮知棄地之因而先將軍曾由北招禍累日情難緘默謹書此以傳考失遠地者權輿焉

見聞瑣事雜記第二十二

世廟聖孝凡睿廟藩邸御筆不惜重賞購之恭錄  
欽文之寶或所製睿宗獻皇帝御書之寶非親近  
大臣不賜也唐廟善詩善古篆有恩紀舍春堂詩  
行于世云光廟于講學之暇好揮大字匾額對聯  
以賜青宮左右祁寒大暑未之少懈或鈐有青宮  
親筆圖書不載年月者即光廟藩邸之宸翰也

廟喜財又染親戲于是宮中教習戲曲者近侍何  
明鍾鼓司官鄭隱山等也其向外廷徇托事情而  
營利肥己者劉朝王輔等也泰昌元年八月撥置  
西李娘招權納賄者李進忠等也先帝嬰年時  
曾用右手小指在殿門棧葉內剔土嬉戲光廟群  
至客急抱起將先帝指甲被棧葉刮傷痛泣不  
已光廟撫之曰不妨蒂破須膏長仍好語勉慰客

氏今後用心云光廟之寬仁慈愛如此先帝鬱亂  
時教習書啟者光廟伴讀吳進忠等也宮中私自  
答應誦書習字者劉良相也其人性朴直不茹索  
人皆以劉道呼之與先帝同卧起居沃贊導湯煮  
心力孝和皇后即才人娘：臨崩時託寫遺言云  
與西李娘：有聖者良相執筆也天啟元年進賢  
婦告發良相于鳳陽而後殺之今有誰肯代良相

鳴冤枉耶熹廟中宮張娘：今懿安皇后東華劉  
克敬奉差選中二位中之一位也后性骨鯁好看  
書習字坤寧宮近侍陳德潤逆賢名下也日伺后  
動靜客氏逆賢悼后文明遠時于先帝前離間之  
后時有賜于克敬不過食物之類逆賢知之將克  
敬發鳳陽婦告害之其後又忌克敬之同官老叔  
馬鑑復嫉徐文輔題恭降發鳳陽婦告害之俱既

殮復蘇寺僧開棺中迫急有聲守備劉鎮等畏賢  
毒賊遂理之至坑棺之墳頭將開而不敢不理也  
悲我今上登極憐其寃威復職改殮歸葬于北馬  
先帝御緯凡宮中所用油皆更之曰芝蔴水油漆  
作改曰漆作神廟在宥之四十二年二月初九日  
聖母慈聖皇太后崩其傳行之旨曰朕慈母皇太  
后按慈母乃八母之一非生母也不如直曰朕聖

母為妥也又曰偶爾崩逝按偶爾字樣似亦未妥  
是時李恩掌司禮監虛受掌東廠若使先監矩尚  
在定有潤正必不肯草率如此神廟聖性至孝悲  
痛荒遽之際凡職典禮者所司何事恐李恩等疎  
誤之愆難免也今上崇禎二年二月初四日己時  
中宮周懷妊誕生皇長子其發外聖諭應曰某年  
某月某日某時朕第一子生某封某氏出斯祖宗

以未體制也時司禮監掌印者高太監時明東華  
者沈太監蔭等皆素負文望者舊練歷人也乃所  
頒聖諭則將某封所出一句遺落又將生字居于  
朕字第字之間至閏四月十四日百日命名穿紅  
之旨宜稱曰皇長子乃竟稱皇太子夫未經冊立  
似仍稱皇長子為妥又聞秦中巡撫岳和聲稱賀  
疏亦稱曰皇太子已上二宗如抄報者差訛尚可

言也如原發之旨意如此則高太監等之不細心不  
知蘇之咎將誰諉乎典禮衙門職掌之謂何可嘆且  
可憂也曾記泰昌元年冬高沈二位曾為萬歷時  
中官誡復職討祭墓之疏將諭祭誤作御祭切己之  
事尚錯至此況國之大典乎無惑乎片紙允弊也  
天啓年間高沈等開住助大工則每員捐進一萬  
而其助遵餉則又捐進一萬而各恐後也至崇禎



二年冬虜薄都城高太監止助五百兩餘僅三四  
百兩而已可以觀世變矣果先富而後貧耶抑前有  
肺肝耶洪武間臨海趙某逸其名卒業太學為中  
貴題蠶婦圖云蚕未成時紫已無髮雲縈亂粉痕  
枯宮中羅綺輕于布爭得王孫見此圖太祖偶幸  
中貴宅見之詰問誰作中貴以趙某對即召除掌  
慶知府在郡大有廉聲憲廟好琴英書畫司禮監

太監戴義號升接不知何許人也最精于琴而楷  
書筆法與沈度相埒南中有一良家婦善琴徧遊  
兩京各省未有居其右者雅聞戴名詣外郎通求  
見久之訂期戴沐浴之暇至外郎坐廳中延南婦  
隔簾向上一揖坐婦簾外不通寒溫讓戴先操曲  
甫終其婦淚如雨下色若死灰將所携善琴即于  
階石上碎之拂衣而去終身不再言鼓琴事矣其

絕技服人如此戴之名下黃太監仲猷號梧崗者  
廣西平樂人也亦精于琴有譜行于世司禮監太  
監蕭敬字克恭號梅東者亦戴名下也多讀書其  
楷書筆法似沈度而草書則從張顥懷素間雜以  
籀偏傍今之中帽局外廠云是蕭別業惜基址不  
存但寒泉數處烟草迷已耳鮑太監忠者不知何  
許人多學善書歷陞景陵神宮監僉書每坐大石

上拾樹葉寫詩清風徐來飄颻山谷以是娛示聖  
廟雅尚文學久之常聖意者適有親近大臣祭陵  
回以忠姓名學行奏荐特蒙召陞東華掌印壽諭  
八望九尚耳目精明以楷法寫聖諭傳紅世廟優養  
特加後憐其筋力微衰于告私第令終云其名下  
王太監本不知何許人為穆廟名臣又名下田太  
監義陝西西安府人也神廟時掌司禮監印其楷

書得鮑敎為多見三朝典禮之臣記畧中此後留心學問之人亦并及一二識嚮往云司禮監隨堂李太監壽者京都人西域苗裔也嘉靖四十一年選入歷陞司禮監官萬曆二十九年收選官人四千餘名蒙臣亦所收之一也三十一年選福王妃皇貴妃鄭娘娘引潞王例欲選三位而擇之先監矩時總理婚典壽執往事奏曰潞王先選一位未

中復選二位雖三人其寔二也如何敢比先監甚服其亮而密薦之後陞隨堂未竟厥施一疾令終神廟悼惜之今司禮監高沈二位皆張太監名下也屢有忌者欲汰之皆賴李及先監主指培植俱改為張宏名下後為今上聖主重臣云東華史太監賓者嘉靖四十一年選入多學能書頗得殿陽華更筆法先監最寵之歷陞文書房公廣文選

善琴奕好寫扇其詩字之扇流布宮中神廟思得好東華覽至史姓名皇貴妃鄭娘娘偶讚揚之意疑從宮中鑽營也遂立謫南京數年取回謝恩任事是日值有要緊聖諭發閣例該第一員親到閣而史某名原前列也及回奏神廟益怒復其害緣往閣中見輔臣也復謫南京二十餘年至泰昌元年八月光廟登極始取回天啟元年逆

力于先帝前薦陞東華後憚其廉介退斥之公性極儉與米萬鍾相厚曾貸公八百金未償米卒後公焚券不索也都人多重公之義為金太監忠公照管姪也金字敏恕北直固安縣人萬曆六年選入歷陞文書房博學能書善琴守恪鳳陽時曾著御世仁風一書刻之博極鑑史繪畫周祥彷彿如帝鑑圖說其評語凡稱迂拙子金之道統也即其

自跋親寫作也先監在時曾向金曰公後東政時  
我名下中惟劉官人堪用公善視之其後累臣被  
常太監雲桂誤繳鎖于萬曆癸丑冬金曾折節賜顧  
時存周恤濟之至天啟七年十二月累臣謫南京  
己守備南京崇禎元年夏累臣復還北蒙金惠銀  
百兩為途次用累臣至此方知先監有遺言云金昇  
蒙今上特陞東華掌御用監印近亦于告林下矣

侯雅歌寫學最為李永貞填妬天啟四年二月帝  
鄭太監之患字聖允號明湖北直任立人亦一才  
九年選入深心于書其筆法通勁大類山谷老  
好作詩雅有奇句似仙語者亦能作時藝古文官  
好左傳善射久為永貞填妬天啟五年先帝聖  
起典簿後陞監官今上登極于崇禎元年春奉  
藩府沿途薦介驛遞感之其年冬御出事君能

天年也今東華車太監應魁則金之名下也紀綸  
者北直人萬曆六年選入陞司禮監博學鴻文善  
寫歷代文書房未任東華人多惜之凡內臣讀書  
近來有讀左國史漢雜古文者如先帝伴讀湯太  
監盛萬曆二十九年選入于書無所不讀善飲酒  
能詩與鄭太監之患契厚為同僚先帝登極轉典  
簿不數月即以病請俱准私宅閑住湯自稱曰解

其身考時藝中選陞隨堂尚膳監印二年春因病  
予告杜門習靜以從容養志焉五年冬復掌起用  
六年夏陞東華提督寶和等店是年冬命提督東  
廠及南海子蒙聖恩眷注為常湯之卒也鄭為之  
經理喪事手勒墓碑湯著有歷代年號考畧以為  
我朝建元者十六而誤重前代者五六實詞林失  
子泰考者之過也其餘遺文詩集各若干卷歲暮

失未刊君子惜焉按馮太監保之後四十年至王  
太監安而復興張太監誠之後二十餘年至高太  
監時明沈太監蔭而復興王太監後七年至書太  
監化淳而復興無往不復無平不陂豈不信耶王  
進得不知何許人也號樗仙聖廟時職章聖獻皇  
后宮管事有甲第在東華門外清整雅潔門無俗賓  
每休沐之暇即闔戶焚香彈琴讀書或展古名

墨妙臨寫不釋手故書法遒麗遂成名家可與當  
代之張東海蕭海鈞並駕尤好接賢士大夫謀坐  
設榻皆欣然不厭煩冗然有儒者風嘗與陸文裕  
公然所蓄七賢過閨園陸公題跋其辭有曰按七  
賢過閨事無所致豈竹林之人耶或曰即作者七  
人爾蓋畫家多尚興致不屑于形似要在得其  
意于筆墨躁徑之外可也公達過聖明泰興惟

密勿之地以其愛畫之念而為愛才之舉則天下  
必不致有遺才如此圖中望而去也予重以是  
望之云蒙臣子鎮南朱公處曾見此圖並古帖數  
種咸識以樗仙圖畫則樗仙之賞鑑好古當不  
也張太監維者號範吾北直霸州人嘉靖三十八  
年選入為東華高忠名下幼博學好書又蒙李太監  
芳器許遂荐為神廟潛邸位下萬曆初年歷陞乾

清宮管事提督內忠勇營掌兵仗局印而東華深  
德秀張鯨諸人頗妬其才維處之泰然神廟甚眷  
注之慈聖老嫗造有玄帝金像時差維齋請前  
往湖廣武當山供安維善詩能文且精于琴畫往  
返康靜驛述德之凡詩賦翰牘人或寶惜焉萬曆  
十六年九月駕幸山陵閱壽宮回繡服為車轢傷  
又見近侍小臣張守義等怙寵生事而張鯨等就

未艾也遂連章求退不允但着于思善門外直房  
調治半年餘尚未瘳始准私家調理遂益衰法書  
秘籍盡不釋手而夜自篝燈吟唔少倦仍默省至  
丙夜方寢鳴甫鳴則復興矣至晚年兩目為瞽尚  
能滿筆寫行草凡聞有新書必買來令左右念聽  
者數年至萬曆四十一年夏卒享壽將八十若有  
望華集歸來篇莫金山人集蒼雪齋稿等書行于

世維于先監為同官先監之政事担當維之文章  
恬退成彪炳于世云李芳讀載沐化類編等書茲  
不叙也王翔者不知何許人也號邨東為人悲歌  
慷慨博學自豪與維同時皆有詩名而品職榮顯  
遠不逮維曾任東華門官泊如也刻有禁砌翠吟  
稿邨東集行于世凡內臣姓朱者皆改姓諸禮公  
族無刑人之義也諸升字晉甫號鎮南浙江紹興

人也嘉靖四十一年選入于王太監安為同官後  
外廷所稱同官者謂職掌名位相同也凡內官所  
稱同官也不過同支派項下已耳猶前後同門之  
義非指同官為僚而言不可不知也升曾任御用  
監武英殿掌房自萬曆十年降發南海子淨軍後  
在長安右門之外受水塘住多讀博識通篆籀六  
書之學樂與士紳交遊門無俗賓泰昌元年秋

原思天啟五年夏沐浴正衣冠而逝壽幾九十今  
之山右會館其故宅也升性豪俠善書札遠天赫  
精于賞鑑著于交際積書甚富名人字畫古帖頗  
多曾視累臣為小友云毛成號侶鶴北直玉田縣  
人萬曆六年選入歷陞甲字庫僉書甘質篤志手  
不釋卷潛心漢洛之學薛文清王文成諸君子書  
畧楊桓之六書統趙撝謙之本義吳元滿之楚書

晚年得崑山魏莊渠先生所著六書精義玩索自  
娛舉世俗之好無能奪也成性剛介非飲食敵衣  
履通禪學蓄書甚多足未嘗至顯要之門于累臣  
耳提面命有師誼焉李永貞雖不相識然每厭都  
成以為迂濶無用人也壽七十餘卒于玉泉山麓  
生時自題墓碣曰於齊藍田耕父之墓是皆累臣  
所知者此外留心學問清脩自好之人甚多未能

盡識也神廟初年先習趙孟頫字外小臣中有杜  
詩號鯉庭王廷策號吟仙俱同中書楊大倫劉綬  
等倫員筆墨之後其後聖性篤好章草戊申春曹  
名累臣至啟祥宮前殿薦外差宮人鰲朝女臨問  
曹讀何書曹習何字及累臣父兄之名令寫真草  
八分篆字詩墨臣伏階下次茅奏對如諭寫入其  
後又令寫章草墨臣對曰原不曾習未寫而止此

時累臣二十五歲矣亦最寄<sup>時</sup>之遇也是日觀者如堵  
蓋因有人將累臣賣得虛名大了及應對寓詩入  
後聞皇貴妃鄭娘娘欲討做司房近侍神廟以為  
先監甫亡已派典常雲做名下何可用遂未許而  
或亦有妬之者阻之也是時開雅顧老師尚在京  
聞之甚喜而卻僚鄭君振先師之最契厚友也後  
勅朱山陰相公而去所刻郊原荅問蘭曹漫筆等

書皆先師後從崑山寄來者也俯仰今昔不覺淚  
下之沾襟矣孝廟時皇親慈極太監何文鼎掌乾  
清門心不平引祖宗家法直言極諫何于燈下草  
疏時屋角立有一杠一步一步直至何几前何了  
不為之怖阻杠仍一步一步歸原立震及疏上  
果大震怒繫文鼎詔獄難追治之務究所主使者  
文鼎慷慨嘗曰有兩人俱山東籍不可拘按

者曰姑言之對曰孔子孟子也文禹既死猶能正  
禁中戕銅缸作聲若稱寃者中外莫惜上亦感惜  
憐之特命勒碑以祭焉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  
其墳必僧寺也惟晏太監宏者不知何許人也  
廟時鎮守陝西與督臣王瓊同事其墳在西山不  
設佛像止以石砌壁而鐫刻古來賢章典故為  
化計俗所謂晏家廟者是也今經廠所貯晏公

女也中宮王娘：即孝端顯皇后生皇長女即  
昌公主駙馬楊春元所尚者也榮妃王娘：生皇  
三女也德妃李娘：生皇五女皇八女皇九女也  
光廟繼承大統福王封于河南河南府瑞王封于  
陝西漢中府惠王封于湖廣荊州府桂王封于湖  
廣衡州府神廟時御藥房提督張明者皇貴妃郭  
娘：之鷹犬也當貴妃李娘：有疾明療治不如

目板一部宏遺物也內臣多愛重刷印之神廟恭  
妃王娘：即孝靖皇后生皇長子即光廟又生皇  
四女也皇貴妃鄭娘：生皇二子皇三子即福王  
又生皇四子皇二女皇六女皇七女即壽陽公主  
駙馬冉興讓所尚者也端妃周娘：生皇五子即  
瑞王也敬妃後封皇貴妃李娘：生皇六子即惠  
王皇七子即桂王也順妃李娘：生皇八子皇十  
法亮遊神廟極為悲悼喪禮從厚將所生兩皇子  
詠與中宮王娘：為慈母共育之于咸福宮彼時  
宮中頗有猜言如淳于衍之事自此鄭娘：無分  
寵眷者矣遂將明歷陞司禮監秉筆掌內官監內  
府供用庫印明素言不識字只掛虛銜不看文書  
不批文書萬曆二十八年夏明病故京師人皆快  
之曰張打鸞死了先是神廟往朝慈聖老娘：明

執藤條在前清道值慈寧宮升陞上設有古銅仙鶴高五尺明誤以為人也遂打而罵之曰聖駕駕不輟開隨侍諸臣竊哂之所以有此綽號也其中家周臣亦陞乾清宮管事掌兵仗局印而一家以舊不許分散專造上用酒及造辦玉銅錫木鈇漆雕器物名曰御覽周臣病故張宣伊進朝繼之至泰昌元年八月始散而逆賢掌家王朝用及伊

者氣襲人衣服楚：甜鞋淨襪而冉則衣不求鮮戴羅圓帽兢：叩拜不敢仰視神廟隔簾而鄭娘娘指而目之卒選中冉氏之子興讓定重其老成也及完婚數年之後于萬曆四十年九月曾與公主返目逃回奉旨召蜀演禮如楊春元故事仍革其父職奪教習部官費之風俸一年以懲之神廟時誕生瑞王之端妃周娘：不是有龍瑞王二十

朝池守爵皆明官上房之官人也福府承奉書奉者持佛氏戒號丹岩居士頗與士大夫交然性嚴急少慈愷迨之國時與承奉鄭縉俱以病請留在京惟徐進劉顯等隨赴雒也壽陽公主者神廟之第七女皇貴妃鄭娘：生也選駙馬時顧姓者二人冉姓者一人冉固安人顧却人也時正暑褻御前親選之日兩顧白玉大簪極細亮帽髮可以鎮

五歲始完婚福王十九歲始完婚光廟二十一歲始完婚惠王等咸二十五歲始完婚時中宮王娘始亦未有勢力也其官家婆老宮人小宮人多羅楚兒者歲不下百餘人其近侍內官亦間多選鎮降謫惟皇貴妃鄭娘：近侍各于善衙門帶侍其宮人所謂新太名失其者龐保遂棄職為僧長性而不返也曰林廷宦女者馬謙所侍也曰于景科



女者張其所恃也。凡侍者即漢史所謂對食。今所謂菜戶之類。亦私稱之曰某人是某太弟兄。猶外之夫妻焉。昔漢之董偃以人臣私侍公主。東方朔數其有斬罪三。此輩雖惡。職非公主。可比。然祖宗家法森嚴。竟沿習二百餘年。不能另設法以禁之。何哉。慈聖皇太后李娘。晚年患目疾。有醫婦劉氏。彭氏者。奉旨進入慈寧宮。奉侍調治。久而彭氏

匿孕入宮。會慈寧間。賞賜不肯明言。臨月遂于慈寧宮封夫人。彭金華女。蒙夜產一子。先是劉氏見其腹大。每初其出。彭氏固不肯。且以語侵之。劉氏遂不再言。而時刻留心伺之。其夜彭氏詐云。溺池劉氏窺之。彭氏不得已。忽產于便桶中。旋即塗死。劉氏亞視之。乃男也。彭氏尚欲伴不認。劉氏聲言其事。宮人奏知神廟。將欲重懲。幸聖母憐其勞

發彭氏于禮義房。打三十。遂出棄。元見于非安門外。此亦宮中罕事也。自此之後。凡醫婦收生婦入宮。必再三審驗。不逾年。慈聖老娘崩。蓋亦非吉兆也。西京黑山會地方有贈司禮監太監剛公。歿墓在烏寺中。藏有遺傳影像二軸。皆曰靖難時有功。太監至今宛平縣有祭。凡掌司監印者。鍾續修葺。又有三義廟祠先主閔張君臣也。其五虎像。龐士

元像皆先監掌印時。令塑像。柱鍾鼓司。做優人穿閔粧束。服制以塑之。非出自古本流傳也。按劉監墳大塚一。其石碣差古。書燕府承奉正剛公諱鉄之墓。又一碑差大。稍新。則書贈司禮監太監某之墓。蓋似後人所立者。塚前左右各石鼓四。以次差矮。知為坐杭也。松亦茂密。甚古。其為古墳無疑。近年修墓所勒碑文。皆曰公有靖難功。按碣稱承奉

正則是成祖未正大位時公先卒矣若果有靖難  
犁廷等功則應有別銜豈仍以承奉正勅墓碣字

非剛將軍英靈所使乎累臣愚昧謹書此故聞之  
俟知者

累臣心久惑之偏向熟于典故訪問亦卒無明正  
也一日讀宋史列傳內有云某曾與遼將劉鉄大  
戰于某處云：則此墓得無遼將塚耶抑劉公亦  
遼裔而名偶同英猛同耶今正史明載劉鉄姓名  
因世之讀史者衆以冗朝報泛：視之定多未詳

故耳食之人遂相沿無敢異議也周臣趙君琦美字  
玄度先將軍之友博洽好古人也累臣以父執事  
之亦曾問及情然無以對焉夫此墳為我朝大臣  
祭祀之所誠恐羣衆叩頭享二百餘年食者或原  
是一番將軍非內臣也然番虜性多直朴倘此墳  
果非內臣而自以內臣祭之則死者必暗笑生  
者之謬誤矣且從來內臣多不喜讀書好武勇得

○ 臣自叙節畧第二十二

若愚生于萬曆甲申二月初七日至戊戌七月十一日恃父兄之教感異夢而自宮廢儒業讀書習養生家言辛丑秋遇例選入皇城隸先太監陳公諱矩名下派與掌家常太監雲照管該班則供抄膳之役下班則習字讀書頗為先監器許解衣推食耳提面命猶師生父子焉時已多為僭竊

所妬自甘淪滯神廟時功令頗寬得外受先師顧先生之教為多先師諱天峻號開雍南直崑山人萬曆壬辰萬甲也累臣入七年先監卒又二年始陞奉御每竊嘆曰我太祖時胡惟庸之變幸得雲太監哥諫阻不然聖駕義殆迫己己之變我景皇攝虜騎披猖徐理等倡南還之議若非金太監英興太監安主持鎮定于內恐于忠肅諸君子無能

奏莫安宗社敷也孝廟育宮時寓于學問及紹太統番十八年克辟之治又加自單吉培養之功未也我武皇在宥逆瑾不臣若非張永從中併力奏除此大惡能如摧朽之易乎我神廟御極之三十載冬妖書獄興九重震怒懲重賞以購作書之人廣緝捕以滋告密之實況書內有名者恐後有患各猜警隙而甘心書內無名又懷疑恨恐被誣害

危滅幸當時先監掌東廠委曲調教中外始安使從來內臣若無雲金先監之衛則逆相之毒必檢高里之經必興賄德江夏諸君寧免蜚語之中乎嗚呼危哉累臣曾記王振擅政時欲害薛文清公其厨下老奴知之痛哭不已振聞之謀遂中止累臣自辛亥被常太監雲誣誤職領至光廟登極始釋陞司禮寫字先帝登極即侍秉筆高公諱時明

者天啟元年自司禮監被魏忠賢退于御馬監仍親身赴戍而後已一日因臺臣劉繼發汝懋欲達  
隨高公私宅居住高公所有簪簪如一化元宗書房可壯及樊尚環游士任等似無生理通先帝偶  
累臣曾效抄勝警較力爲不謂逆賢擅政之四年因小事志憎逆賢僅得倖免亦累臣求永貞始解  
被李永貞自高公宅奪取答應設法羈防退避也一日少卿韓繼思告病永貞等因同志錄上其  
如四載之中觸忤永貞不下二十餘次氣鬱痰火名有三國崔呈秀執欲削奪累臣亦求永貞爲解  
不食八九日瀕死者十餘次然累臣寸心寔不戚免韓三之獄呈秀欲藉僕害主如吳養春吳懷賢  
王家老奴也一日逆賢欲杖陳居恭幸王靜乾

故事逆賢已有成心而蘇乾永貞等且倡言世朝

感先監向逆賢曰內相家子操打不中用一日當處夏桂州故事累臣託梁進就中解免亦幸韓三  
山南樂密呈逆賢一稿付永貞着謄奏施行其中至死不肯安招許顯純亦不敢代砌奏此寔天  
有元亮已放四字累臣問曰此元亮指誰永貞曰啓年間詔獄僅見之一公道也七年八月二十四  
你快寫罷如今廠爺在御前立等要奏里累臣笑曰今上登極之始體乾提辦禮義文書進封某妃  
曰大臣已去爲甚仍派他這樣名色永貞曰得你周娘三爲皇后紅掩面文書一本該永貞寫傳紅  
到大殿內向印公等替趙老解又其後蘇乾復累臣在永貞直房伺候紅筆硯侍永貞寫畢問曰  
看出部覆完戍字樣遂訣逆賢必着趙太宰南星此文書是那項下辦的永貞曰印公曰既已奏

過今寫了即奏覽發行乎永貞曰然。累臣曰此一啟七年九月永貞辭任後累臣遂于先監陳公會宗畧早一步了如今萬歲爺還有本生聖母賢妃劉娘：墳見在西山尚未傳諭徽號。邊附今若先傳諭進封中宮娘：恐非次第。永貞曰有據乎。累臣曰有。隨將穆廟入繼某日登極某日傳諭聖母徽號。邊附某日傳諭進封妃為皇后所行次第至永貞永貞據以告蘇軾即轉奏今上立蒙鑑允。次

各止云劉若愚已降發處了。並無一字及累附子去該衙門知道欽此。于楊疏上及霍維華疏上

第舉行次日早蘇軾笑問之知為累臣簡舉心甚却也。本月十六日即聽押南行崇禎元年正月初十之所以奏若愚者曰胸藏舊蹟目無成法也。寬哉日交孝陵西園收管三月內又被臺臣劉若重慶夫內外相臣必用不學無術如逆賢者而後可耶。捏奏提解具疏者雖劉然投意者楊與霍也。五月必容：觀：但保自己功名不顧釀成大患不諳初一日入刑部獄二十五日禮垣陳君贊化疏請大體如蘇軾者而後可耶。永貞雖死休乾冷文輔著九卿科道廷類如朝審例奉聖旨這所奏鞠審尚存可指此一言也。今上聖孝性成將順其美亦李永貞等委宜分別隔訊務得真情云：至六月臣子分內事強如佐助送賢報復播無窮惡也。天二十日中府會審原奏劉若愚亦在坐既楊霍指授

為脫却計竟不容分訴夾打一頓李永貞劉若愚  
李寔俱引姦黨律擬斬決而于斬字之上又生增一  
皆字志在減若愚活口是何嘗不判隔訊得真情  
哉二十三具題二十七平臺召對欽奉玉音李寔  
一案有冤枉無冤枉空印本是李永貞填的李永  
貞決不待時劉若愚次一等李寔云至七月初  
二日會審之疏奉有這本內犯人情罪不全還着

該部從公另議之旨云云初四日又召對將李寔  
原奏周起元等印信本付閣臣細看果是墨跡蓋  
殊十三日刑部具題十六日奉聖旨李永貞着會  
官處決劉若愚秋後處決李寔充淨軍送司禮監  
發落孫昇依擬欽此本年九月二十八日朝審之  
前編進疏揭刑垣曾公師稷具疏請詳鞠奉聖旨  
劉若愚已有成案不必再訊欽此夫累臣以墩鎖

十餘載之人蒙改司禮監原名時敏因在永貞直  
房目擊胡作憤懣不平無可奈何遂改今名若愚者  
暗理苦心二字也今果罹橫罪真是苦心豈非天  
哉按司禮監陞轉典外廷詞林同遵照錄資次  
魚貫而進天啟元年逆賢欲貴顯其名下遂將在前  
辟路之人殺者殺退者退累臣所以被斥于御  
馬監從來聖旨可改也逆賢將名下李守贊等蘇

應宣等布置于南北司房力拔李永貞石元雅徐  
文輔東筆當時最為貴重臣無如王赫乾親信  
掌家王朝用或甘心阿附或諫阻不從今乃苛責  
一不相干最疎最忌之人而刑殺于富則若愚之  
冤誠所希有其曰許顯純曾有殺一家三人之條  
可比累臣果向誰進諄言果依使殺誰楊左諸公  
及七君子之死自有主使加功之人而李寔空印

本又的非若惡瑣寫各人筆跡不難比對輒懸坐  
曰某殺不亦冤枉活人而辱死者哉且只說累臣  
招內有親見魏忠賢咬害黃自新一節夫此話不  
係原奏又不係李寔孫昇李永貞供出又不自累  
臣自己口供乃青天白日代砌如此招單又將律  
條新字之上增一皆字遂不令首從時少司寇則  
關中丁君啟藩司即則江右徐君士俊也夫既成

心故入即祖宗律文不難增一紫閣字樣則招之  
凌砌又可知矣與海市蜃樓何以異耶至部覆第  
二疏暗將害黃自新之事削去仍用前律監候可  
謂次一等字次者次于死也仍以死擬死可謂公  
另議乎名例律云本條不言皆者依首從法又云  
二死三流各同為一減項用此者不一何獨若惡  
明奉王音次一等明：本條無皆字而不用此律

者何耶以外衙門譬之逆賢散乾大堂也永貞元  
雅文輔司官也累臣不係逆賢掌家掌班名下不  
過在永貞直房充抄謄之役即司官之書辦耳今  
因大堂有罪而波及司中疎賤之吏及縱舍大堂  
心腹榮貴之人如王赫乾涂文輔王朝用等高枕  
無事謂非孔方之力誰其信哉廉吏又要可為也  
累臣于逆賢之側絕無站處說家于永貞又心志

不同久蒙猜妬既不容出宮門何繇而知外事況  
不曾到先帝御前啟官從來恩惠未及若愚弟  
姪內臣使覲亦未刻若愚職名而楊左諸孤疏揭  
內而李實孫昇疏揭又不曾有一字指及若愚如  
此而先坐新律曰佐使至八年夏改擬絞律曰加  
功可耶有老爰：堆羅于羅戴盆何時得見天耶  
累臣平素恭謹絕無城府往上者是青天往下惡

是地獄明有王法幽有鬼神雖身處幽因顧陰之地此一點天理良心又不肯煞毫少昧念一旦伏法市曹則廷外必以訛傳訛說夢者多原心者少即累臣死生所關幾何顧我神廟之聖慈光廟之聖孝先帝之聖明凡為臣子者或無繇而曉也使當其時者尚膠執我心信口臆語了無些愧怍若載數十年之後彼道路不根之談將何所底止哉

土

載

徵且自有說昔在南京聞旨被逮即具書于兄茂芳曰弟不肖已墮家聲無面目見母兄矣如有言及者宜直云先人會試時買得一楚中三歲兒冒姓讀書彼後漸長覺已是螟蛉及至考時又被同邑童生攻打冒籍氣憤不過遂因而自宮耳寔非劉氏子也必不可言與兄同母亦不必露先人之仇未能報之意累臣被時寫此把筆痛絕移時方

工

若惡世受國恩深為此惧敬于席藁苟活之餘以樞樞代硯以淚血和墨謹將憂危瑛議以來及先帝甲乙丙丁四年之內耳目所及最真最確者直吐肺腑不加裝飾心無乞米之嫌旁無執燭之監我九廟之靈寔式臨之期沒者不卹恨于筆端存者不漏網于清議後有弔古者得無笑彼葛藤非真撫此編而太息乎然若惡之報楚籍者亦因夢

蘇心良苦已累臣果真襄陽縣人也耶無亦異夢萬少符耳累臣始祖名大海南直定遠人元至正甲午隨繆天亨起義于圓洞山幾三千人我太祖收伏之以從軍勞陞延慶左衛正千戶大海之子名觀隨靖難南征大戰白溝河陣亡之陞指揮食事世叨傳襲至第八世則先將軍應祺也生于嘉靖庚申中武舉為成公訥趙公用賢門生推宣鎮



西守脩廨陞都司遊擊泰將至京左營副將署都督  
金事癸卯冬推遼陽協鎮副總兵先將軍素為寧遠  
伯李成良所忌至棄地一節又具呈諫阻益逢事  
怒百方圖害延至乙巳夏告病八月十一日卒于  
正寢年四十有六先將軍捐世之冬遼東果招徠  
流民地果棄矣見遼左棄地語中嗟乎累臣于遼  
東李氏有不共戴天之仇當貴池丁相公等于先

見者也乃先將軍故長男茂芳襲職歷陞昌平泰  
將崇禎元年夏刑科杜君齊芳奏茂芳革任二年  
冬虜薄都城茂芳協防居庸關七年秋虜犯山西  
大洞宣鎮東路時永寧泰將張國威率茂芳守城  
虜不敢攻九年茂芳蒙山陵督提王太監希忠脾取  
赴昌鎮總候委用夏抄秋初虜猝自柳溝由皇陵  
深入昌師累王昌叛昌平城陷王太監及茂芳同

帝講筵袖出遼東傳害熊經畧時累臣如能佐使  
殺人何不將楊錫李如楨同熊並廢藉封疆為名  
雪先臣恨不亦正乎又如楨在獄于天啟五年冬  
曾失火僅將如楨責懲當時累臣何不求求貞加  
功置如楨死地乎愁之暗裡害人之事必非遭斥  
逐猜防不同心之人所能辦者世未有殺父之仇  
不報而乃殺沒相干之人有是理乎此最顯而易

死于昌平身膏原野門祚無嗣又可痛爰也先將  
軍一生清苦叨祀鄉賢有子二人所遭如此豈非  
天我視天夢我辰安在累臣與兄茂芳同母胡  
亦嘉靖庚申生初產若惡時夢一老僧云是襄陽  
人來借房住故若惡爾爾時即愛書冊喜敝垢衣  
母故倚閨十載加以悲痛茂芳之兄遂于十年六  
月內去世享壽七十有八嗚呼痛哉累臣不孝不

弟之罪其通于天乎通于天乎

黑頭反立記第二十四

派水去東略官館其涿州娘官中或敘事之中官進香者給錫湯相飲  
 其里人少少年詞林美容公子人多暮之值神廟祈禱久矣通禁絕是以史  
 官多藉酒入皇城而苑遊舫北臺遙眺牲口房看虎板園賞遊自此中官皆  
 知有小漏矣夫飲甲子春遊進香涿州時遇被勒家店踴躍次送迎供  
 帳之盛傾動一時且涕泣陳父職之完爲來林陽害遂出憤其婚姻已心  
 許之復楊建育泰送賢十四罪之疏送賢官甚內營救于家氏五體匍  
 匐更乞九雜沓文輔等而獲免助於外見因恩誠言其逆賢姓良極言  
 外還不足虔教之行建杖與大獄以制制之之時機利得外是情字案報逆  
 賢使爲之偏送賢感之刺骨及至文官入監獄爲無常雖華李常生楊特理  
 皆呈請斬刑張鼎卿多人密封片良願轉送送賢字李朝陽及李永壽  
 文輔折金鑲帶令期所使東廠記諸將時許顯純顯純一請教後行

漸又與大舍去而高則雖每促膝夜話即能追侍復不得與聞南  
 樂通達智之愚思得後刻念曲曲意承事因屬意焉而李客生手  
 筆又幫助之馮亦將編廐故事一冊寄託良卿轉致達賢達賢  
 聞在工前點起吟語曰甘羅十二為丞相我朝丞相亦曾不次用  
 人不拘相資降云蓋奉入相之前已久入達賢幕矣初在謀  
 帷時日與良卿傳應星談或托商耕通帖札札行頻露南  
 樂聞而忌之欲阻其枚卜具條上達賢達賢以勿拘資格為答  
 之馮入相後漸聞其事即之達賢崔昱秀前時皆得南樂而達  
 賢謂有二心南樂從此謝政歸矣馮之大疑不盡由南樂者  
 此也馮喜修容正凡入朝衣箱內隨帶釋而三雙解衣數雙

沿邊類刻雜履行步自顧其影振鏡不離左右官帽補服極其奢麗性  
愛古玩而學鐵口力不逮杜心履長班劉四號亦著者代爲擊飲凡  
京城世家有名物堪索鑒者必自計取之凡出閭閻則古董玩好  
法書珍玉羅列滿室而嬰姦與重清客狎友殆無虛席享永貞堂課日  
內相有舍之輔外相有馮振驚時事可知也謂其臨幸起拜內外同也  
逆賢已出妻馮氏雖流寓高橋角涿州移米疑馮踰牆也是以凡馮傳  
立謹違時逆賢時時瞞目有微時故創之思用馮之故亦在此乎馮  
素懷張我續響嚴報復屢有書啟違逆賢司政有云宮府原為  
一體忠孝本無二致享永貞堂也其果嚴用壽生高紅帖內以

白面聞摺高刻欲寫真狀稿氏享永元冷文輔侍側者耳目相確也其言能從參譚臣獨者因書坊責逐東傳其四十八國內有諸布政在逃一節極和而恨之今伏并請應賜手於手譚是以借此出袖中面奉致慰正法其罪與黃池相公無異也彼時聞中擬入聖諭歸乾斯于先帝體永貞文輔會集曰分明是小馮兒與蔡家有與否在講筵言他與聖上何干遂於原稿上奏請御筆增入卿等面奏出諸袖中字樣其從御史趙胤昌與稿中皆恭書池馮文使私人田景新喊吳曰內急驚丁兵可亟奔之又布錄索于遂賈王吳是熊至親志為然報聖言不可放遇遂留遂跡中眉枝投之

此本者永貞唱令重打王休乾也造謀者實馮也與田爾明魏良卿  
傅應星等相與舞酣歌往來無忌省里秀與逆賢皆上之際屏人語  
之馮知之謀與李魯生曹維基楊維垣等諸人乃造三案以誦諸賢  
書成逆賢見有崔呈秀名姓無已稱美心愈恨之而從前受錄盡  
釋矣馮遂不能立朝張我緒始駁張用事矣楊州知府劉鐸素  
嗜酒而晨廷對日因遇醉對策失格致失鼎甲劉能文善詩識者  
已知其疎放難令終矣遂有楊維垣上所結五七言俱因陽時所  
作所寫不過借彈園章私用耳奈馮私人魯生雖華舉親為奇貨  
悔慶田爾明借鑑事入苦得遂不免於禍矣人知事由王體乾  
谷應選田爾明薛貞等教如造謀者江右人者亦從馮登端乎

馮母之通者于京中也良卿應星皆如子姪禮情明更親密如婿婿  
馬各為相母相京旋治進公館舖舍如候逆賢側事如武僕多穿  
紅絲襪衣大紅天香官綠肩白玄色滑色此等各色各四人或六人  
十人執轎乘馬屬素鞋馬頭戴貂帽或錦對子前或執衛于後  
雅懷蔽日金鼓震天威若天神相母橋左所懸刀劍并所列瑣  
戈半為逆賢皮飾等各贈物也其婢妾美婢東軒者二十餘人  
朝粧彩服摩若雲霞遠近奔者藉運善化如蛾凡逢過者  
即皇華禽鵲道奇之正無有不停駐讓行數長年曉事者竊  
笑其非復中地唯獲現狀矣凡馮京中所蓄古玩器甚多修三

案時或裁某一疏除某一疏或增指某姓皆以暗成其情皆類從入京載  
米之車裁去而母歸而隨箱箱不與焉其家所置田園盡占膏腴而花  
木之奇遠近皆備蓋多藏寶鑑為第一家也崇禎二年科日事遇知  
于職劉原得馮丁卯逆賢視事詩百題其賦入告其不食致致如此則在  
京之行始又當何如是平冬虜薄都城涿州為騎驎馬守禦時  
而取紅衣袍板京馮恐為虜奪倡首親身同眾首砲至都有旅又一  
疏力救鄭華英有嘉其義使者然其意欲借比為然斥許耳讀者已  
窺其軌軌三謀矣洪惟涿州娘娘極為靈應何以生此禍本貽官朝  
野豈天運報載使然乎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為陰陽故能媚人皆  
天地不正之氣又發早報識青縣山人路史咸可証也吁以如是

人處按席又何怪乎舉國若狂也哉悲夫景注曰鄭歌後明於自和  
甘羅世不多見矣夫幼童為某所製尚有使張唐之能今投匭為逆賢所  
怙正成官能之除既造三案於國氣一日復視拜百額於退閒時穢德  
孔利論規端地後覽者當按此三數云

酌中志餘

野史氏訂定的中志既竣前中藏有昌啟橫三朝所藏數種堪與酌中志相發明証據因名曰酌中志餘當亦論也

東林朋黨錄

東林點特錄

東林同志錄

東林籍貫

盜柄東林影

鄂漢封疆錄  
易龍應吉

天鑒錄

欽定道果

天啟宮詞  
唐山陳維

擬故宮詞  
范履庵字龍



張鵬雲	程註	趙世用	方員度	沈維炳	朱欽相
張拱宸	沈正宗	王洽	王心一	李宗延	倪思
劉一燦	翟學程	韓煥	楊惟休	蔡毅中	宋槃
劉芳	薛敦教	沈思孝	顧允成	徐石猷	周嘉謨
劉璞	張慎言	馬鳴起	江秉謙	李日宣	喬可聘
許學卿	熊奮渭	鄒士膏	章允儒	熊德揚	歐陽調律
李炳恭	李邦華	史紀事	夏嘉遇	甄淑	劉思海
陳心謙	馮從吾	鄭三俊	文震孟	鄭鄂	毛士龍
房可壯	曾樸	丁元薦	游士任	王之雅	崔景崇
劉憲龍	程正巳	涂一樞	方震孺	王允成	徐憲卿
喬允升	錢謙益	曹子汴	黃正賓	郭維遠	孫慎行
李希孔	湯兆京	章嘉禎	王象春	孫居相	孫內相
陳子廷	朱國楨	孫鑑	王紀	黃公輔	徐世業
解學龍	劉懋	趙洪範	吳商成	劉宗周	萬言播
急世揚	李方	顧宗孟	魏光緒	練國事	蔣允儀
汪喬年	范景文	焦源濟	侯震錫	賀煥	蔡德德
李應昇	熊廷弼	鹿善繼	呂維祺	孫承宗	賀達聖
吳裕中	萬燦	吳懷賢	劉鐸	同起元	夏之令
汪文吉	周順昌	繆昌期	周宗建	黃學素	丁乾學
楊連	左光斗	魏大中	周朝瑞	束化中	顧大章
李三才	葉向高	顧憲成	鄒元標	趙南星	高舉龍
東林黨人	楊廷選	孫承澤	孫承澤	孫承澤	孫承澤

施天德	王國	程鳳洲	陳一元	陳長祚	畢應康
李騰芳	趙昌運	彭遵方	程國祥	朱光祚	徐如珂
鍾羽正	蔣正陽	林喬枝	韓策	汪先岸	郭正域
孫丕揚	胡忻	王元翰	王宗賢	余懋衡	孫璋
李孔度	李仙品	周道登	朱世守	楊一鵬	陸完學
陳良弼	陳言	李元	王祚昌	霍鏌	楊新期
談自省	馬孟禎	韓奇象	方有度	金世俊	米萬鍾
王繼謙	李思誠	方大任	陶朗先	陳熙昌	張國純
何如寵	戴忠	馮琦	劉元珍	姜志禮	于孔東
耿如杞	區九倫	梅之煥	姜習孔	金士衡	侯恪
韓霖	易應昌	江東之	宋無	錢龍錫	姜逢元
姚思仁	胡良機	楊善	蕭基	李遇知	霍守典
汪應蛟	楊維新	蔣大中	姚希孟	胡永順	麻堡
魏應知	王時熙	陳士元	楊建烈	宋師襄	喬承祐
潘雲翼	吳良輔	李喬崙	翁正春	朱大典	陳奇瑜
吳宏業	孫始統	洪如鍾	歐陽東鳳	杜三策	朱國弼
林汝者	楊林朝	王振奇	趙彥	唐紹先	周洪謨
陳道亨	岳元聲	張開遠	周汝弼	張繼孟	劉廷佐
史永安	田珍	段然	方逢年	李繼貞	顧錫嘯
黃承業	李若星	師衆	畢佐周	李承恩	王之家
鄧漢	何棟如	吳用先	孟淑孔	許念敬	熊明遇
何士晉	黃龍光	楊時喬	盧化繁	徐良芳	錢士晉
施天德	王國	程鳳洲	陳一元	陳長祚	畢應康
李騰芳	趙昌運	彭遵方	程國祥	朱光祚	徐如珂
鍾羽正	蔣正陽	林喬枝	韓策	汪先岸	郭正域
孫丕揚	胡忻	王元翰	王宗賢	余懋衡	孫璋
李孔度	李仙品	周道登	朱世守	楊一鵬	陸完學
陳良弼	陳言	李元	王祚昌	霍鏌	楊新期
談自省	馬孟禎	韓奇象	方有度	金世俊	米萬鍾
王繼謙	李思誠	方大任	陶朗先	陳熙昌	張國純
何如寵	戴忠	馮琦	劉元珍	姜志禮	于孔東
耿如杞	區九倫	梅之煥	姜習孔	金士衡	侯恪
韓霖	易應昌	江東之	宋無	錢龍錫	姜逢元

陳邦驥	侯恂	王鍾鳳	陳仁錫	黃姬祺	劉起膚	汪康謨	沈演	陳一敬
趙清衡	徐緒芳	公爲	劉宏化	賀王醇	陳新芝	文孟麟	劉鴻凱	劉策
何吾驄	蕭近	吳宏濟	吳道坤	趙德遠	朱灝	安希范	成基命	陳子壯
		劉士章	張道瀛	孟稱光	劉憲章	李復陽	王國興	黃道周
		張經世	李守俊	劉斯陞	韓鍾勳	林宰	張國紀	王淑汴
		沈應時	徐道陽	戴頊	周孔教	張永碩	楊嘉祚	滿朝薦
		許文周						

以上諸人生者則籍元者道李已經刻李者葉細

東林野史錄

趙南星配甲辰北直高邑人

張問遠配癸未陝西涇陽人 座師陳長祚

葉向高配癸未福建福清人 座師陳長祚

孫慎行配乙未南直武進人 座師楊維禎 潘汝

余應衡配壬辰南直婺源人 座師孫汝

王 紀配己丑山西芮城人 座師徐應麟

鄒元標配丁丑江西吉水人

喬允升配壬辰河南洛陽人 座師周應賓

馮從吾配己丑陝西長安人 座師徐應麟

楊 建配丁未湖廣應山人 座師趙師聖

東林野史錄

左光斗配丁未南直桐城人 座師李應陽

汪道亨配癸未 人 座師韓世能

曹子汴配壬辰山西安邑人 座師鄧德清 唐任洋

陳子建配己未南直宜興人 座師傅新德

孫居相配壬辰山西沁水人 座師張而學

王之寀配辛丑陝西朝邑人 座師朱之蕃

鄭三俊配戊戌南直建德人 座師項應祥

劉 策配辛丑山東武定人 座師朱之蕃

饒 伸配癸未江西 人 座師陳長祚

王 國配丙戌陝西耀州人 座師趙用賢

葉茂才配己丑南直無錫人 座師楊起元

李邦華配甲辰江西吉水人 座師曾可前

蔡毅中配甲辰河南光山人 座師張生 魏超周先

何士晉配戊戌南直宜興人 座師李勝芳

周起元 辛丑福建海澄人 座師孫如海

程正己配丁未山西長治人 座師趙師聖

徐良彥配戊戌江西新建人 座師韓維

魏雲中配辛丑山西武鄉人 座師趙師聖

報鳳翀配甲辰山東益都人 座師周起元

李若星配甲辰河南息縣人 座師王汝家

宋 恒配辛丑山東 人 座師劉世龍

畢德康配戊戌南直歙縣人 座師劉生中

東林野史錄

李成名配甲辰山西太原人

廖昌期配癸丑南直江陰人

錢謙益配庚戌蘇州常熟人

文震孟配壬戌蘇州長州人 座師周奇令

余一棹配甲辰福建鎮海衛人 座師馬大儒

劉宗周配辛丑浙江山陰人 座師孫如海

恽世揚配丁未陝西清湖人 座師王陸

程 註配庚戌湖廣孝感人 座師張從宇

霍守典配庚戌山西沁州人 座師張從宇

錢 春配甲辰常州武進人 座師孫天合 楊廷龍

史杞事配己未陝西渭南人 座師傅新德



張光房紀 辛丑山西澤州人 座師高承祚  
 徐夢麟 丙戌南直宣城人 座師馮時  
 李錦泰 甲辰福建閩縣人 座師趙東岳 恭慎行  
 丁元萬 丙戌湖州長興人 座師趙志元  
 吳爾威 甲辰南直青浦人 座師張開道  
 王時熙 辛丑江西南昌人 座師張光泰 御史康俊少以是死  
 陳伯友 紀辛丑山東濟寧州人 座師朱之蕃  
 周朝瑞 紀丁未山東臨清人 座師段應相  
 沈應奎 舉人常州武進人  
 魏大中 紀丙辰嘉興嘉善人 座師高周祥  
 靜士 晉 癸丑陝西郿縣人 座師李泰正  
 李過 紀庚戌陝西洋縣人 座師彭汝實  
 張慎言 紀庚戌山西陽城人 座師托鳳來  
 解學龍 紀癸丑揚州興化人 座師龔三益  
 毛士龍 紀癸丑常州宜興人  
 楊維新 紀己未陝西人 座師莊祖培  
 劉 懋 紀癸丑陝西臨潼人 座師周曰昇  
 徐亮 所 紀癸丑南直太倉人 座師周錫祺  
 房可壯 紀甲辰山東益都人 座師周起元  
 袁化中 紀丁未山東武定州人 座師張處樞  
 楊建 以 紀癸丑陝西人 座師劉定國  
 劉 瑛 紀舉人山東益都人

王允成 紀舉人山西陽城人 洋州  
 魏光緒 紀癸丑山西武鄉人 座師李泰正  
 李應昇 紀丙辰常州江陰人 座師張瑞國 廷德  
 劉 芳 紀丙辰陝西渭南人 座師韓文煥  
 翟學程 紀丙辰舉人山西人  
 黃尊素 紀丙辰紹興餘姚人 座師周士顯  
 張鵬雲 丙辰山西陽城人 座師韓文煥  
 蔣允儀 丙辰常州宜興人 座師李 謹馬之驥  
 李 元 丙辰陝西同州人 座師李 謹馬之驥  
 鄭宗周 丁未山西沁水人 座師朱世中  
 將士 紀 庚戌湖南嘉魚人 座師朱世中  
 李 宣 癸丑吉安吉水人 座師周曰昇  
 黃公輔 丙辰廣東新會人 座師龐大寧  
 陳必謀 癸丑蘇州常熟人  
 萬言揚 舉人湖廣孝感人  
 張繼玉 紀己未陝西扶風人 座師黃亮嗣  
 張光前 紀庚戌山西澤州人 座師雷恩壽  
 程國祥 紀甲辰南直歙縣人 座師金天叙  
 解維璣 紀丁未江西新昌人 座師周道登  
 孫必顯 紀丙辰陝西澄城人 座師黃心清  
 賀世壽 紀庚戌鎮江丹陽人 座師周應台  
 顧大章 紀丁未蘇州常熟人 座師周子中

王允齡	乙未	蘇州長州人	應聘書局
劉春壽	乙未	山西臨晉人	應聘書局
劉時俊	戊戌	四川人	應聘新
黃正賓	配	廣東南直休寧人	
沈正宗	配	丁未	蘇州吳江人
王象春	配	庚戌	山東新城人
王命新	配	庚戌	山東汶上人
東林	曾從		
顧東謙	配	乙未	蘇州崑山人
朱廷禧	配	乙未	人
吳用先	配	壬辰	南直桐城人
熊明遇	配	辛丑	江西進賢人
胡應台	配	戊戌	湖南瀏陽人
周希聖	配	己丑	湖南零陵人
吳仁度	配		江西人
朱克非	配	乙未	湖南江陵人
李先品	配	己未	陝西人
王洽	配	甲辰	山東臨邑人
謝應祥	配	辛丑	江西吉安人
南居益	配	辛丑	陝西渭南人
韓光祐	配	戊戌	湖南人
孫勇	相配	戊戌	山西沁水人

姚希孟	配	己未	蘇州長州人
周廷儒	配	癸丑	常州宜興人
潘雲翼	配	癸丑	山西寧化人
霍鏞	配	丙辰	山西馬邑人
潘承祐	配	庚戌	山西介休人
李喬	配	舉人	陝西高陵人
周汝弼	配	丙辰	河南商城人
樊尚琛	配	丙辰	江西進賢人
宋師	配	丙辰	陝西耀州人
馬鳴世	配	丙辰	陝西武功人
方震	配	癸丑	鳳陽壽州人
沈應時	配	丙辰	陝西無錫人
陶宗道	配	庚戌	浙江會稽人
徐世榮	配	丙辰	江西南昌人
薛大中	配	丙辰	人
暴謙貞	配	癸丑	山西人
甄	配	庚戌	湖南廣黃岡人
魏應吉	配	丙辰	南直興化人
濮中玉	配	丁未	南直舒城人
曠為鸞	配	丁未	江西廬陵人
朱萬春	配	辛丑	南直無為人
陳一元	配	辛丑	福建侯官人

陳以開配丁丑湖廣麻城人座師或以宣廟天峻

麻禧配丁未陝西慶陽人座師或以宣廟天峻

馮三元蘇廣成座師駱提守

高推蘇丁未北直人座師高拱極

韓萬象配辛丑山西太原人座師唐文獻

馬玉積配辛丑南直桐城人座師劉正中

趙運昌配丁未陝西臨潼人座師黃國昌

劉雲龍配壬辰浙江慈谿人座師馮琦

吳良輔配甲辰四川人座師全大教

姚燠配辛丑山西人座師王士晉

蕭基配辛丑江西人座師錢象坤

朱林鄭雲錫

全士衡配壬辰南直長洲人座師全大教

劉際明配己丑浙江人座師陸可敬

范鳳翼配戊戌南直通州人

張萬敬配辛丑河南扶溝人座師侯先春

周順昌配癸丑南直吳縣人座師黃士晉

段然配乙未湖廣江夏人座師許三才

東林黨附錄

東林黨山元帥

魏塔天王南戶部尚書李三才

魏兵部頭領二員

天魁星呼保義大學士葉向高

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書趙南星

掌管機密軍師二員

天機星智多星石塘德學呂期

天間星入雲龍左都御史高攀龍

協同參贊軍務頭領一員

地魁星神機軍師禮部員外郎大章

掌管錢糧頭領一員

天富星撲天雕禮部主事賀嶽

地狗星金毛犬尚書司少卿黃正賓

正先鋒一員

天殺星黑旋風吏科都給事魏大中

左右先鋒二員

地飛星八臂哪吒吏部郎中鄒維德

地走星飛天大聖浙江道御史房可壯

馬軍五虎將五員

天勇星大刀左副都御史楊傑

天雄星豹子頭左僉都御史左光斗

吳

宋

盧

吳

公

朱

李

段

李

項

李

關

林

天狂星霹靂火大理寺少卿急世揚

天威星双鞭手浙江道御史黃化中

天立星雙鎗將福建道御史周宗建

馬軍八驍騎大將八員

天英星小李廣山東道御史黃尊素

天祐星金鎗手福建道御史魏允緒

天暗星青面獸福建道御史李應昇

天空星急先鋒四川道御史夏之令

天捷星沒羽箭陝西道御史蔣允儀

天滿星美髯公刑科給事中解學龍

天微星九紋龍禮科給事中劉

天究星沒遮欄吏科給事中劉宗化

總探聲息走報機密頭領二員

天達星神行太保光祿寺寺丞吳爾成

地達星中箭虎尚書司少卿丁元薦

行文走報機密兵部頭領一員

地囚星旱地忽律廣西道御史將士任一作本

掌管行刑劊子手頭領二員

地損星一枝花禮部尚書孫慎行

地平星鐵臂膊刑部右侍郎王之家

巡視城垣頭領一員

天異星赤髮鬼左通政判宗周

秦

呼

董

徐

楊

宋

張

朱

史

戴

丁

朱

蔡

蔡

劉

定功賞罰軍政司頭領二員

地理星九尾龜右舍都御史程正巳

地壯星母夜叉左通政漆棟一作漆

考算錢糧文出納入頭領一員

地方星活閭婆湖廣道御史方震孺一作方

分中南泉沅地水軍頭領八員

天壽星泥江龍南廣東道御史王允咸

天竟星船火兒南四川道御史萬言揚一作天

天損星浪裏白條南山西道御史萬公輔一作天

天劍星立地太歲南山東道御史余世業

天羅星短命二郎南江西道御史李希孔

東林黨特錄

天敗星潘閻羅南吏部郎中王象春

地進星出洞蛟南工部給事中徐憲卿

地退星翻江蜥南江西道御史陳必謙

守獲中軍大將十二員

天暴星兩頭蛇兵部左侍郎孫居相

天災星雙尾蝎左副都御史孫茂相

天孤星花和尚兵部左侍郎李理

天傷星行者左都御史鄧元標

天守星病關索刑部尚書喬允升

天慧星拚命三郎吏部左侍郎陳子庭

天運星操炮虎大學士劉燦

陶宗旺

孫二娘

王定六

李俊

張橫

張順

阮小二

阮小五

阮小七

童威

童猛

解珍

解寶

魯智深

武松

楊雄

石秀

雷橫

天巧星浪子左衛指揮錢鏐

天貴星小旋風左都御史曹子汴

地巧星玉臂匠刑部尚書王紀

地勇星病尉遲工部尚書馮從吾

地明星鐵笛仙戶部右侍郎鄭三俊一作地

四方打聽選接來賓頭領八員

地火星聖手書生修撰文震孟

地異星白面郎君庶吉士鄭鄂

地耗星白日鼠刑部給事中毛士龍

地金星鬼臉兒光祿寺丞李炳泰

地稽星操刀鬼兵部右侍郎李邦華

東林黨特錄

地妖星撲著天光祿寺少卿史記事

地微星矮脚虎翰林檢討姚希孟

地暴星一丈青吏部會外夏嘉遇地俗本作

專守帥字旗頭領一員

地賊星鼓上蚤內閣中書汪文台地俗本作

馬軍頭領二十員

地殺星鎮三山戶部給事中甄淑

地間星摩雲金翅左中允孫喻義

地醜星石將軍雲南道御史李日宣

地鎮星小遮擋右舍都御史徐良弁

地滿星玉楊竿吏部郎中周鼎昌

燕青

蔡遷

金大堅

孫立

馬麟

蕭讓

鄭天壽

白勝

杜興

曹正

杜遠

王英

扈三娘

時遷

黃信

歐陽

石勇

穆春

五

康

地靈星神醫雲南道御史胡璣	地角星獨角龍兵部右侍郎劉策	地正星鐵面孔目大理寺寺丞劉延宣	地猛星神火將湖廣道御史劉芳	地位星小溫侯兵部右侍郎何士晉	地軸星轟天雷南河守司傅傳宗	地強星錦毛虎大理寺少卿章落	地奇星聖水將戶部右侍郎陳所學	地威星百勝將吏部尚書張問達	地樂星鐵叫子右金都御史程紹	地隱星白蛇店金都御史王洽	地容星青眼虎河南道御史熊則楨	地逆星通臂猿湖廣道御史劉其忠	地健星陰道神尚書司少卿曹同升	地孤星金錢豹子太常寺少卿尹同奉	步軍頭領二十七員	地惡星沒面目大學士孫承宗	地陰星母大蟲山東道御史劉思海	地諷星笑面虎吏部尚書周嘉謨	地叔星傳命判官河南道御史楊斯期	地則星菜園子右金都御史周起元	地短星出林龍四川道御史舒榮都
安道全	鄒廣	葉宣	單廷珪	呂方	史振	燕順	魏定國	韓滔	柴和	楊春	李雲	侯捷	郁保四	湯隆	焦挺	顧大嫂	朱富	李立	張青	鄒淵	

地靈星小霸王太常寺少卿韓紹恩	地幽星病大蟲四川道御史陳國事	地暗星錦豹子禮部主事荆養喬	地狂星獨火星右金都御史朱世守	地獸星紫髯伯吏部郎中張光前	地佑星賽仁貴太常寺卿李應魁	地會星神算子太常寺少卿趙時用	地閻星火眼狻猊山東道御史李元	地美星天目將太常寺少卿程註	地捷星花項虎太常寺少卿李逢節	地俊星鐵扇子太僕寺卿曹陳昂	地周星跳脫虎南刑部尚書胡應台	地福星毛頭星刑科給事中毛士龍	地傑星醜郡馬大理寺少卿魏應嘉	地伏星金眼彪大學士宋國楨	地雄星井木杆河南道御史謝文錦	地墨星長門神兵科給事中蕭基	地數星小尉遲翰林院評議錫時	地僻星打虎將工部主事鄒之麟	地照星混世魔王金都御史熊明遇	地魔星雷震金剛四川道御史宋師襄	當甲子乙丑際在昆陵見此錄於鄒永白家當時傳言是解所
周通	薛永	楊林	孔亮	皇甫端	郭盛	蔣敬	彭越	冀旺	史清	陳達	孔明	宣賢	施恩	都大	鮑旭	孫新	李忠	樊瑞	宋萬	鄒淵	

為宋嘗有鄒姓名德堂之說應奎在吳內而神醫乃海虞之節  
希雅迄今已五十載購得此本中缺姓名三四人計當時所增  
揭最據尚有周宗建黃尊素而宋林眉目尚有挑希蓋不應不  
在此中又不散以意增入姑缺疑以俟改主許其考陳保本稱  
袁茂郭輩四人後列名進策中不知何以刪名此內不可解也







東林諸賢

北五十八人

孫承宗

趙南星

呂兆熊

孫昌齡

劉廷諫

郭聖

丁乾學

張文熙

新五十四十一人

錢謙益

孫慎行

陳子庭

郭三俊

單應

單應

黃真

高攀龍

左允

吳用先

何士晉

單應

吳志

曹師

錢春

吳商

倪應春

薛教

許崇卿

解學龍

王心一

周宗建

夏嘉遇

程國祥

毛士龍

李應昇

蔣允儀

趙時用

賀

顧文章

方孔炤

沈正宗

文震孟

李炎雲

游漢

魏

文孟

鄭

姚

方有度

方震

方震

浙江十一人

朱國楨

喻安性

丁元薦

周汝登

胡琳

陶崇

魏大中

黃尊素

李日華

安元聲

方逢年

江西十六人

鄒元標

李邦華

饒仲

吳仁度

鄧

謝應

徐良芳

鄧德沐

黃龍光

鄧維

熊明遇

朱

徐紹登

帥

熊鳴夏

李日宣

湖廣二十人

羅喻昌

周嘉謨

陳所學

楊

朱先

韓

陳

王

傅

王

沈

胡

游士任  
程  
魏  
說

河南七人

蔡毅中

喬九升

彭端

熊

周

練

馬之駿

福建五人

葉向高

董應舉

周起元

冷

李

李

山東十三人

王象

單

張

劉

葉

王

宋

程

史

房

朱

朱

王象

山西十五人

韓

程

魏

孫

尹

尹

張

魏

趙

張

荆

姚

潘

潘

李

李

李

李

陝西十八人

王

王

王

馮

南

武

惠

劉

韓

麻

史

劉

劉

王

許

張

李

趙

四川五人

歐

王

王

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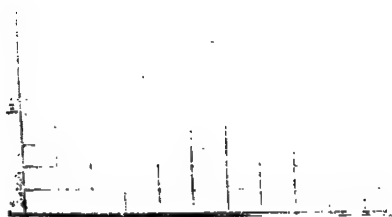
吳

吳

廣東一人

曾陳易  
雲南一人  
王元翰  
貴州一人  
王祚遠

東林詩實



盜柄東林夥

東林初

郭元標舉程以刑部郎中歷左都御史為民  
顧憲成以文選郎為民

趙南星以考功郎為民歷吏部尚書建成

高攀龍以行人降典史編歷左都御史為民

孫玉揚吏部尚書初分南北

呂坤烈部侍郎偶聞範圍說答官閣之掌以聚朝松

張養蒙戶部侍郎同分南北桂常州

沈經禮部尚書桂常州以抗朝權

溫統部御史同分南北

薛敷教以國子監助教降學正編

顧允成以禮部主事降判官編

諸壽賢以觀政進士革去冠帶

安希范以南吏部主事為民

鍾明正以吏科都給事為民歷工部尚書

姜寶禮部尚書

石星兵部尚書以東征主和機黨事廢戮

徐觀湖給事主和執政聞佳

趙之翰御史主和執政

丁應泰贊畫主事主和倡興議為民

郭澄御史阻王忬復相以獨力抗環召疏云錫爵之東臣能

一止之政者四起朝廷竟不能用舊補東林始有權

東林盛於主出機

楊時喬舉程吏部侍郎

李三才推擬程全以擇遺職

劉曰寧侍郎

郭正域禮部侍郎欲減楚聽勅

岳元聲監丞歷南京兵部侍郎除陽慶幻出聖入神

史孟麟歷太常寺卿降運判又歷太僕寺卿王裁人

黃正賓武英殿中書為民歷尚書少卿建職

鄧德沐以試御史為民歷太常寺卿

錢一本以御史為民子春

孫羽侯以給事為民

朱長春以刑部主事為民

謝廷諧以刑部主事為民

顧際明以御史為民歷太僕少卿

白所知以文選為民歷工部尚書

饒伸以刑部主事為民

饒位御史歷工部侍郎仲弟

章嘉楨以稽勳有外降州同又以通政降運判歷大理寺丞

張濟以給事降典史歷巡撫

韓范以武選降典史歷左通政

某士昌泰政降典史贈太常少卿

朱國楠南司業先之歸德江夏託足後著清懷小品仗板擊紅丸

某得大拜

趙 據御史歷太僕卿

祝世祿南吏科歷尚書丞罷

部君實以職方主事降典史歷侍郎為民

吳達可河南通掌察歷通政使正志父

彭遵古尚書司丞降歷南戶部郎中

進中立以給事降知事歷克祿少卿

曾大威給事力薦趙南星降

劉通亨給事降主簿

五柳東林

洪文衡少卿贈工部侍郎

楊天民給事降典史

錢大復知縣

熊尚文歷工部侍郎

林東漢以御史降五級

劉九經御史降運司知事

張問達禮科給事中歷吏部尚書提舉一葉兩裁人

李應策御史給事歷左通政

南即仲官詹

南金仲太僕卿為民起歷南戶部侍郎

彭瑞吾御史歷通政

趙邦清稽勲司郎中為民起泰張

余德衡御史南吏部尚書

朱吾阿南御史敗於權督

田大年儀制郎中附郭江夏領楚

胡 化舉人知州倖狂大書大年走卒

于玉立列部郎中為民四路占風八面招邀同王士驥絕忙一世

贈太僕卿

王士驥吏部郎中為民時稱是非王

顧天峻春坊初用郭振先旋為振先敗

風時振南兵部郎中營察以提主權為民

劉元珍兵部主事營察以提主權為民起祿少

五柳東林

丁允廣舉韓敬序其文趨局無攻於朝百行微此

何士香給事歷兩廣總督四載人養馬

吳正志光祿少卿降歷食事達可子千百化身

徐宗濬御史歷兵部尚書升見拘卒不及用

王 國吏部侍郎官詹驅除授植

王 國御史歷巡撫

史學達御史察罷

王淑汴實城知縣令臨之聖國之子

吳 然歷太僕卿辛亥掌察河南道軍師

曹子汴吏部給事中掌察歷左都御史

湯兆京河南通掌察贈太僕少卿具達可甥

喬先升御史協察歷刑部尚書

胡忻都給事偷半假書陞常少

王宗賢考功郎中察

史記事御史有大勳將作疏

熊明遇給事歷蘇江都御史追議

王明熙御史歷太僕少卿局敗是死

金士衡南給事力保淮撫陞太僕少卿

王明御史歷太僕卿察罷

張國儒兵部給事察罷

吳亮宣大巡撫都來林書示中朝歷理少卿理卿

畢應康御史力攻沈四明李晉江兩座師歷會都

吳宗達官唐門學

郭溫禮部郎中

徐必達座師李文節未相上書勸其速行發抄歷南兵部侍郎

段然給事中歷兵主為民真正幻然

王元翰給事中力攻館師閣師為散館七人冠下七人連

王基洪御史

宋濟御史降判官

吳邦耀給事年例歷常少

戴章甫給事降知事

陳宗邦御史歷太常卿

馮奕坦御史同蒙諸者八人編主者一

人胡士也且能文胡相書

汪若霖給事降判官厥狀如鬼行同

鮑應養禮部主事教習騎馬為民歷常少

楊春元騎馬時對云三天門下楊都尉汗顏五鬼隊中馬判官花

面

馬玉損御史歷太僕少卿號判官領以下五鬼北魏起自平家

李邦華御史歷兵部侍郎為民

徐緯芳兩淮巡撫追議

周起元御史歷應天巡撫為民

徐良彥御史歷會都為民工部侍郎

李炳恭未任御史考察起補為民以上五鬼

翟鳳翽御史巡撫革職

陳子貞南提學歷衡文

陳嘉猷南給事領察南都

陳元御史歷應天府丞開任

李成名給事歷巡撫

張養正南御史歷少卿

胡嘉棟給事考察因廷兩座師起連監軍道再進擬斬

黃一騰工部主事歷兵備

吳桐歷僕卿開任

張光房養家子必欲壹省兩請數年局勝乃已歷疏少開任

張鳴鸞寺丞全上

濮中玉尚寶丞全上

張養才考功郎歷太常少卿

汪懷德南御史先鋒

劉策御史歷兵部侍郎

石堯玉歷巡撫

姜應禮歷尚書郎

陳大猷學士歷太僕少卿

朱光祿選部出選時有跡歷尚書為民

劉一煥考功郎歷巡撫附楊時喬而領神江右

黃茂才歷工部侍郎回籍

郭雲霄南給事歷參政

吳用先歷劉遠總督閒住向為達觀門使僧寺僧僧與黃文宗同

蘇州東林縣

吳道南大學士

吳道長助教歷南刑部主事參議

張嘉言營繕郎中參議

丁比呂歷兵備

南居益歷巡撫工部侍郎為民金仲師仲堪

孫鼎相吏部歷巡撫居相第

滿朝薦歷太僕少卿為民

李朴戶部主事李三才使令上疏甚慘參罷

熊廷弼事敗乃入今新批揮金時百官趨之若狂

劉養喬癸御史上本代人出名

鄭振先禮部主事降空撫撫展官職子弄巧曾襲得狂邪之父

陸大受戶部郎中福王之國攝陸長史遂攻蕪城和王之案何士

音

顧憲祥吏部給事陸太常少卿

晏文輝南給事

賀學仁中書揮金固局娘父

鄭東周御史

曹珍歷太僕卿為民

顧士奇給事

汪承爵歷運使

魏雲中御史歷巡撫

吳良輔御史

蘇州東林縣

凌漢卿御史閒住

李之藻工部郎加太僕少卿

劉珣舉人入幕命改名永基官金事

雷思齊檢討

王以寧御史年例

王佐給事歷太僕

惠承芳歷工部主事世揚父

歐陽年歷布政

陳一教歷參政

陳伯友給事歷太常寺

賀世壽戶部主事羅學仁子

集三益謝德年例禮參政解元不認座師李太師

劉定國原名是兵部主事歷太僕少卿

陳如學湖州守與朱丁比

沈正宗工部郎今學棧

吉一人御史年例

李瑾文都給事歷兵部侍郎

蔣貴集人南御史

孫振基給事年例必顯父

劉蔚御史順天府丞

張萬故南科起歷南禮郎中

潘之祥御史

張萬故南科起歷南禮郎中

潘文太僕卿雲翼父

王述古歷提察使弟則古

晏爾威行人歷南光祿寺丞

周廷侍刑部主事降順天知事察罷

傅宗章歷南尚書所

蔡毅中禮部侍郎會部已甚

劉復初歷太常卿

葛寅亮鄒元標屬衙門中人學會

鄒復宣御史

張廷拱歷大理寺丞

翁正春禮部尚書

李若星五千五百兩巡撫連職

劉宗周行人歷通政為民左都

楊之煥給事歷巡撫為民

張茂忠錦衣罷

陳居恭錦衣罷

吳養春中書

東林晚朝錄

劉一燦舉祖大學士

葉向高大學士東林初盛晚教主

孫承宗樞輔

孫懷行禮部尚書為民

藍柄東林野

周嘉謨吏部尚書為民

惠世揚給事歷太常卿今擬新

左光斗御史歷食都察院

楊遼給事中歷副都察院

魏大中吏科給事覽獄

戚以宏禮部尚書

修昌期諭德追職覽獄

錢謙益少詹事舉人為民程尚

周道登禮部侍郎為民開學

錢士升中允士哥兄開學

李日宣御史邦華授



宋 監御史歷巡撫

李 俸知府台用卒

陳子庭御史歷史侍為民左都

方大任御史提問

徐新翰兵道趙時論方沈兩相走用為民

董應舉歷元田錢法侍郎

麻 禧給事降知事常少為民

馮從吾副都御史為民

張 庭戶部以拉提勞功贈少卿

東化中河南道監察

王 紀刑部尚書為順大章史卒

周朝瑞給事中監察

顧大章刑部郎中歷憲副監察

唐可壯御史為民

毛士龍給事追職

魏元結御史監察

方震瑞御史監察

李應昇御史為民監察

曹履吉學士總局他部之麟將

蔣允儀御史為民

潘雲翼御史文之子劉一燦某室

林國事御史為民

周汝弼御史年例

李 元御史為民

王元成御史止於為民

姚者孟檢封為民

李勝芳諭德降理問歷侍郎為民

周廷儒修撰閣學

陶顯先登撫監察

周宗建御史首保廷弼首建首善言院監察

夏之令御史監察

安 仲御史有紅丸議卒

文震孟三月十六請卷日早令度康賜疏論何未沈三和公聞言

不得與諸卷首揆獨為政竟定狀頭始進弄樣入朝林俊

吧味報德閣學

鄭 郭庶吉士聽降振先子

周汝璜御史陞淮揚道汝弼弟

周宗文親大中出力親家

夏基遇文部負外追職

鄭維璉吏部郎中追職

胡良機御史為民

汪文言門子徒犯監察

徐一梅南考功郎歷左通政

李 據禮部侍郎閣學

王登庸刑部主事

方達年檢封魏降國導

顧錫鳴檢封魏降國導

趙東忘侍郎為民

鄧一漢順天巡撫澄之弟連職

孟習孔歷太僕少卿閒住

程註吏科給事歷常少為民

徐夢麟南太僕少卿

程正已方功郎掌家歷撫為民

史永安貴州巡撫自雲使巡撫進有功驟陞今官

趙運昌主事起職丞

直隸東林書

王洽浙江巡撫一

王命新南大理丞

王象春南吏部為民

周爾俊歷尚書少卿

霍守典給事歷常少歷勳

文翔鳳南光祿少卿罷

王豫立南光祿卿

劉惟忠御史為民

劉芳御史為民

解學龍給事為民

熊春渭都給事歷降

周者令給事歷太常少卿

劉慈給事為民

趙延慶御史為民

翟學程御史

黃尊素御史為民覽獄

李喬春御史

魏淑戶科給事為民刑尚

李遇知給事為民

度執蒲少卿

度格檢討為民執蒲子祭酒

度恂御史戶書

直隸東林書

李希孔南御史一

楊維新給事歷常少

薛大中給事年例

張鵬雲給事

劉思梅御史歷大理寺丞

霍鏐御史為民

方有度給事為民

游士任御史連成

萬言揚南御史為民

貴公賴南御史為民

張繼孟南御史

徐世英南御史為民

陳必謀南御史

沈鹿時戶科給事

宋師業御史聽降

馮名世御史

蕭基給事年例

喬承祐御史降寇

謝奇舉御史

沈惟炳給事聽降

許果卿給事聽降

孫之益御史為民

監御史林芳

劉崇化給事為民

陳奇瑜給事

楊廷烈御史

劉廷佐御史聽降

帥象御史

劉大中御史

樊尚樞御史

黃龍光左通政連職

索中道南吏部選郎

鍾經南吏部學舍考案

胡士奇御史

張光前南選

程國祥吏部主事為民

薛文周給事

方孔炤職方郎養馬

徐紹煒南吏部文選

徐大相南吏部郎降

王則古工部主事

王任杰吏部郎中閒住

方一藻戶部主事

孫必顯吏部振臺子為民

楊金通禮部主事

監御史林芳

劉廷諫吏部

周應期御史

蔣宏憲主事

周順昌吏部主事為民覺職

劉榮嗣吏部主事

樊王家兵道連職楚人

鍾士晉銜道連職歷巡撫士升弟

王鍾鳳中書南星場連成

佟卜年金事罷職

成名樞給事歷太常少卿

施天德兵備連職

易應昌御史

許念敬序得南星通家子建成

吳素昂知縣亮子

蔡思文都給事歷太常卿

尹一仲兵備

韓萬象奉政為民

邱應輝副使原任給事

李若愚推官考選府同知改教

湯啓康南部北京姓今改籍鳳陽

沈惟望知縣降順天知事工部主事

晉淑沚文都主事

陸基忠刑部郎中

周春峙兵備

瞿式郭知縣

沈徽恒武英殿中書

劉可洪布政陞延撫為民

陸克學廣使

江東謹御史為民

顧大猷勳衛

張邦經中書

潘東雄給事

舒榮都御史

張錫命南御史

陳本南御史陞雲南金事

張慎言御史遷職晉人

周大成中書

汪京孝

李一登南考功郎中升轉

王凝祚兵部主事

臧熙如行人

臧熙如

張聖楷吏部郎

郭士青給事降

劉璞御史

郭一鶴御史

馮時來吏部郎為民

顧國寶知縣

康元穩南儀制

孟叔孔布衣泰謀斃獄

武之望巡撫

謝應祥陞巡撫論罷

茅元儀監生

茅維監生

張思任布衣泰謀

趙高既殺楊左同視猶存人勅時人盡曰趙錢孫李周吳鄭王

趙 齊兵部尚書奉辰

錢 春一本之子少卿為民

孫居相御史廉兵部侍郎連職

李邦華兵部侍郎為民

周汝登通政

吳仁度吏部郎中歷工部侍郎

鄭三俊戶部侍郎

王之寔刑部侍郎連職

彭城封疆錄引

善哉郭金路字科大幽小幽之說也五藏幽事孰有大於彭城  
封疆不於此引純抗振而拔素居官小過何為哉今年余奉主計  
為制一二熊黨甚快而猶恨惡叶受蘇所制不盡要之前後詳章  
業已貼人耳目故取劉芳吾道長吁願列未盡者列名於左要之  
此輩人神共憤罪適於天已經察處者當思懷業於來生而虛掛  
銜者莫望然反于今世獲歸既彰教人共恨考子慈孫百世能  
乎哉苟有補於國家雖晁錯十世之寬予一人任之矣

興化魏應嘉題

彭城封疆錄

熊黨彭城封疆姓名

一 執政一人	劉一燦	王 安
一 司禮大監一人	王 安	
一 都堂五人	周嘉謀	王 紀
一 御史三人	劉道隆	滿朝薦
一 翰林七人	李騰芳	劉鍾英
一 姚希孟	錢謙益	文震孟
一 臺諫十六人	惠世揚	周朝瑞
一 侯震揚	蕭 基	毛士龍
一 李日宣	左光斗	方震孺
一 都署二人	顧大章	向日升
	熊德陽	魏大中
	周宗達	王九咸
	鄭 野	廖昌顯

朝廷設臺省之臣職司風憲紀綱陟明黜幽以主持公論乃不  
為彌多之孽邪反為宵奇之壘正是何與京下悖渎敢于指斥  
司馬蘇呂輩為邪黨異世同符有如此

天鑒錄

皇心為國不問東林廢與否

奏議

黃克端 何熊祥 王銘徽 徐兆魁 潘應甲 許宏綱

錢象坤 王永光 唐世濟 范濟世 何春遠 師稱忠

于仕燾 劉日梧 趙士瑞 商周祚 蘇茂相 劉文炳

姚宗大 錢象 沈演 韓浚 董有成 李核

張維樞 岳和聲 徐紹吉 朱一桂 陸卿榮 秦聚奎

呂純如 須之升 杜士全 申周德 毛楚 俞序

姚士慎 田生金 蔡獻臣 李思誠 趙東池 湯廣尹

韓敬 孫杰 王志道 霍維華 郭典治 郭光厚

汪慶百 朱重榮 李春輝 傅樞 官應震 陳治則

熊化 劉廷元 徐景漢 賈維春 李微儀 張素奎

又鑒錄

崔呈秀 彭宗益 潘汝楨 過庭訓 徐揚先 楊維垣

王素浩 張呈發 張捷 安仲 呂鵬雲 李志愛

李嵩 萬崇德 應謙 呂國南 徐大化 章光兵

李葵龍 王伉 蔡奕琛 金世俊 周士顯 陳陞

郭一鶴 吳殿邦 彭維城 魏光國 王繼曾 孫國楨

岳駿聲 勞永嘉 田生芝 姚若水 吳元 劉國楨

吳光龍 楊觀光 陳儒 徐從治 朱本治 曹履吉

范得志

奏議

大學士韓爌等謹奏為達奉聖諭事崇禎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大

學士臣韓爌臣李標臣錢龍錫臣吏部尚書王永光臣都察院左

都御史曹于汴蒙召見文華殿恭聆聖諭朕覽吏部尚書奏見家

臣欲定附逆諸臣行狀然必先正親忠賢在呈秀家氏首逆之罪

次及附逆之人微分附逆等又須有所憑據今發下廷祠稱頌諸

跪柳等家與王永光曹于汴在閣詳聞知事本為公而勢不得已

或素有才力而隨人點報須當原其初心或可責其後効惟是有

閣指附順心擁戴及類：頌美洋：不宜併雖未祠頌而朕行發

舉者據法依律無枉無徇期服天下後世之心此著德治之後鏡

有違漏俱赦而不究務斷舊跡並不許借題恭勸柳等只奏數語

又鑒錄

確定未奏不許中書奏預不可延緩當速特諭欽此二月初九日

再奉聖諭柳等奏准召刑部尚書喬允升同卿等奏定欽此臣等

仰奉諭旨先將發下祠頌等本逐一着詳繕據部院二臣開進各

官姓名事蹟互相關對謹以聖諭分款奉為提衡并陳行實進在

同頌款外書名酌量擬議再同喬允升或已經疏遠不盡獻事或

膠附權傷當違始禍達明聖諭據法依律無枉無徇期服天下後

世之心三人無私天誅不貸回山單荒國憲用中惟是大整既罪

不赦之條而有小室開自新之詔臣等前祠頌及部院開來諸臣

或事關題覆公牘列名或身任封疆奉蛇濟事或城守金符擇要

或編摩効有割調又或生平才守仍侵涉歷數勞若聖諭所謂

事本為公而勢不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報而堂原其初心或

可責其後効或與貽雪免職姓名因明罰教誨之嚴條無故違守  
罪之寬政也臣等奉諭訓共矢公憤就事論事定章一之刑書  
以人治人育本來之面目清神昇職早應於科商販兵民結置之  
外倘中無據滿可水亦或懲寒亂臣賊子之心并正氣忠魂之費  
三孝既鉤金石不渝一面宏開善舉水斷奸謀而安反側明政  
刑而果治平端在是已若夫加銜加蔭滋被恩施殷工建功尚清  
展擇最可報者先帝官編留之日多官選封蔭之恩其天啓七年  
八月二十一日大工肅恩併宰錦叙後由簿告成三藩之國所有  
叙勞據依律例各附本款具本上請候旨開本月二十六日蒙皇  
上召對平疊發下臣等原本并前紅本未入各官六十五人又叙  
定錄反大逆凌逼首犯首逆同謀黨孽新記逆孽軍犯類其開敘

大聖錄

二

六款仍奉面諭在外各官輕者至為民止其原不列名者不妨酌  
定臣等遵照前奉聖諭及欽定特許通將在外紅本及部院開來  
各官併昨而計附進奉旨候議各官照情罪重輕俱依交結近侍  
律并引各例如減照例減等分款勒武內臣逐款附後該管則奏  
臣等竊惟專與二上人臣首義無將國有常刑天特用彰有罪祖  
訓內官不許干預政事律重交結近侍官員所以防內外而肅官  
府杜奸萌而宣亂源決至嚴已逆端總憲賢後痛多端究頑無忌  
始為小忠小信祇使身圖繼而作福作威遂干國政內則挾怨害  
民閭閻禁密結為腹腹外則逞臣崔呈秀遠害機情助其羽翼  
官紀而戰志直盜帝戴而弄兵權已逆無等之三封洛降隆恩之  
九錫藩邸通達字親攝案建主祠以下人心違內鎮而違達將陰

孫巨洲傳勢顯威礪碑已服上刑吳富具列逆狀誠如聖諭所  
旨逆之罪所當先正者也賴宗社有靈聖明御世乾坤旋轉雷  
合章既元兇已就誅矣凡黨附宜嚴區別若乃官職踞臨人顯封  
狼懷私欲借光鋒持手隨損魁禍或首發大難禍始於茲或倒身  
怙終勢成騎虎有和劫掠圖母倡和逆封錢奉金章覆題恐後  
由甲第諸給事先或引聖經以懲忠中傳或據史職而林拔重祿  
星輝朝服忌比罪魁疑騎銀瑞大典批批修駁就以殘軀命不難  
殺人插杆供學笑而効小才總是酬恩報怨至於一人而創兩  
地一事而授兩逆章祠省宜利達鎮祠京師未已也而具祠之國  
學碩碑文頌奉章碩卿銀未已也而且頌以錄給此則聖諭所謂  
首開諸附傾心擁戴及類：頌美津：不置者也而又有徑書

大聖錄

開細羅密布腹藏諸甲拚音既月錦之諱意係莫邪服白馬清流  
之禍即占風望氣蓋可揣倪而覆而翻雲難逃指視斯又潛施鬼  
域之毒而吏避虎彪之名聖諭所謂雖未祠頌而陰行贊進者也  
以上諸人罪案各殊法紀亦異秩除惡宜絕都則除而寬播言之  
推求用廣原情之德意併用附及以俟宸裁所有前項款分名姓  
及應得罪名開具於後統維奏奪致下施行為此具本謹具奏聞



欽定通鑑分款全錄

一首述

魏忠賢

光祿祠國儒

客氏

尊竊勢

以上依謀

一首述同謀

崔星秀

力贊實禍

李永貞

上刑正法

李朝欽

事

魏良卿

盜幣竊權

首

趙興邦

起復仇

傅

傅

福

安

有

爆

孫

會

運

郭

有

郭

郭

郭

郭

郭

郭

郭

郭

郭

郭

郭

郭

郭

工奉天地奉有厥臣擇道如雷如霆異正高而為靈宏德無疆  
大功蓋世等語

李精白河南杞縣人南直隸州府判東省三祠設頌六疏元輔功

高善被奉有厥臣孤忠報主殫忠臣時弊冠病以至還葬歸淳

雲而開九鼎傳頌對聯有至聖至神多福多壽等語

秦士文山東萊陽人南直隸州府判七疏魏器錄名頌本有素林聖明之

恕昭上公之功等語

張文熙北直景州人南直隸州府判送增姻親孝弟契好慨悅大煥莊周順

昌進視光祿有頌增疏

楊維和南直武進人南直隸州府判主事加銜到部歷科曲盡端緒

何廷樞南直武進人南直隸州府判封爵已定給賜宜優本有盡發顯地七

百頃銀二千兩及查恭遵例通父等語

陳朝輔浙江新昌人南直隸州府判安平莊由催辦各屬先報田數那解錢

許宗禮北直真定人南直隸州府判戶部吏垣聖調常察考選曲節要路躋陞

同鄉比黨

卓進士遺命史如太僕寺少卿二祠一頌當敗及坎代崔呈秀報復

卷夏之令起死廟算制勝本有厥臣知人善任錫組折衝等語

盧承欽浙江餘杭人南直隸州府判設頌三疏又請刻實藉榜示海內建祠本有

股肱良弼社稷元勳扶聖主於中興煥宸居於大壯等語

陳萬翼浙江山陰人南直隸州府判兩底林林等語

之心等語薦呈奏為本兵請玉城遷葬東林餘孽

石三畏北直定河人南直隸州府判趙南星當餘省轉崔呈秀特薦御史王

郭興治北直定河人南直隸州府判趙南星當餘省轉崔呈秀特薦御史王

廣撫達開薦吳澤元宗堂

劉北直定河人南直隸州府判稱頌十一本在房可壯獎尚環旋是奉

熊廷弼無辜百萬頌本有厥臣精忠幹國盡心善盡三載三疏

奏此肅功等語

智北直定河人南直隸州府判舉進內得選北道喉害甚顯多人奏辭學

侯恪南直武進人南直隸州府判奉頌本有運籌帷幄付托得人等語

王北直定河人南直隸州府判舉進內得選北道喉害甚顯多人奏辭學

臣謝恩本有厥臣屬精勤勞經營得法俾三朝之興典克興等

語北直定河人南直隸州府判舉進內得選北道喉害甚顯多人奏辭學

何宗聖北直定河人南直隸州府判舉進內得選北道喉害甚顯多人奏辭學

臣詹昇北直定河人南直隸州府判舉進內得選北道喉害甚顯多人奏辭學

汪若極北直定河人南直隸州府判舉進內得選北道喉害甚顯多人奏辭學

心助順本有厥臣屬精勤勞經營得法俾三朝之興典克興等

陳維新北直定河人南直隸州府判舉進內得選北道喉害甚顯多人奏辭學

又云清明再聞

門北直定河人南直隸州府判舉進內得選北道喉害甚顯多人奏辭學

仁錫北直定河人南直隸州府判舉進內得選北道喉害甚顯多人奏辭學

海鳳翔北直定河人南直隸州府判舉進內得選北道喉害甚顯多人奏辭學

田景新北直定河人南直隸州府判舉進內得選北道喉害甚顯多人奏辭學

金都御史

呂純如 江人 惠藩監隨探荒夫役復命疏歸美厥臣

吳殿邦 江人 嫺嫺勤獎王家追難通泰政尚實御破例

黃運泰 江人 建祠守祠稱頌十本有厥臣志切

恢復如人 江人 善任運籌惟經文武承受方畧等語

李從心 江人 河頌五畝河道叙學本有厥臣

懷擊天浴日之赤心運旋乾坤之妙用獨居首功當膺特薦

等語

楊邦憲 山東人 江西建祠元勛功德甚隆本有厥臣親上

公允岳元精扶輿正氣等語併請旌表

郭增光 河南人 河南會建戴德祠有厥臣德隆乞請題名

本有體國精誠萬民懷慕等語

單明朝 山東人 主事三年蹟蹟巡撫肅寧城

工得力義補籌邊未聞

王點 山東人 巡撫大同會建嘉祿祠助工本有厥臣純

忠為國熱助自天運獲末支款不體厥臣以體廉表等語

李萬 山東人 登萊二祠稱頌七疏有厥臣神謀秘算校

計善遠聲聲望播威令鎮等語

年忠愛 山東人 建祠派屬有捐通立完廟後

張三傑 山東人 建祠派屬有捐通立完廟後

善盡燭照 山東人 建祠派屬有捐通立完廟後

曹蘭積 山東人 建祠派屬有捐通立完廟後

經營細大拮据等語

毛一驚 江人 蘇州同王拱建祠被逮周順昌被逮救

張文都 江人 主事驟職傳郎督工資錄

周維持 江人 疏請到案籍折書院論劉一燾周嘉

謀等刑籍 江人 疏請到案籍折書院論劉一燾周嘉

徐復陽 江人 疏請到案籍折書院論劉一燾周嘉

志持局結案 江人 疏請到案籍折書院論劉一燾周嘉

黃憲卿 江人 疏請到案籍折書院論劉一燾周嘉

厥臣赤心 江人 疏請到案籍折書院論劉一燾周嘉

允武先文等語

許美考 江人 疏請到案籍折書院論劉一燾周嘉

魏上公 江人 疏請到案籍折書院論劉一燾周嘉

張養素 江人 疏請到案籍折書院論劉一燾周嘉

以安社稷之勳定之暴方畧密授機宜悉符等語

汪裕 江人 疏請到案籍折書院論劉一燾周嘉

有親忠賢 江人 疏請到案籍折書院論劉一燾周嘉

梁允順 江人 疏請到案籍折書院論劉一燾周嘉

大點立為 江人 疏請到案籍折書院論劉一燾周嘉

劉宏光 江人 疏請到案籍折書院論劉一燾周嘉

劉宏光 江人 疏請到案籍折書院論劉一燾周嘉

劉宏光 江人 疏請到案籍折書院論劉一燾周嘉

劉宏光 江人 疏請到案籍折書院論劉一燾周嘉

溫車謨廣東人安湖廣建隆仁祠本有厥臣計安社稷廟贊

朝廷茂功崇德藏在盟府等語

鮑奇謨浙江餘杭人河南會建戴德祠頌與郭增先同

陳以瑞江西進賢人叩道像長揖佛前致跪疑被辱逐

莊謙山東曹州人會建祝恩祠頌二本有厥臣德著廟堂中

外享有道之福內技社稷遐邇承無疆之休等語

聶華甫南直合縣人暨差建祠本有東厥親上公顯然柱國元勳

卑爾清朝順等語

李應為山東恩縣人於五為潘汝楨監試中在鐸招媒

何可及山東鄒州人己未頌疏五本先帝與進瑞並編

李時馨山東德縣人己改折本內有火災修省天心仁愛內有端

忠之臣外有詞元之相可繼消祥此真竟有九年之水蓋成其

為聖帝等語

劉漢湖廣陽湖人舉函疏媚逆糾泰可惡

王大年山東壽縣人於五巡城建祠雖由合疏中台執法憲紀何

存

余合中南直銅陵人廣成科年訓特恭陳本有臣賡伏田里臺臣

崔星秀等交章薦振又崇已奉公之厥臣保護於內鳳至麟生

等語

徐吉科四川江人而承建祠本有厥臣澤被海隅等語构成仍

疏叙勳勞官有厥臣功德不朽等語

宋楨漢馬建首四人淮南建德祠會疏同詞款頌

張汝慈浙江山陰人誼舉崇尚票房可壯楊嘉祚等連駐

許可復河南新八人己未科捷音停解本有厥臣先機運籌關部

秉公謀贊內鎮督撫道將鷹揚關外等語

劉述祖河南陳西人撫院會崇建祠款頌無所規正

李燦然浙江餘杭人河南會建建勳祠本有親上公帝簡為生位

與聞出先九五之元臣洵五百之名世等語

劉之待湖廣興國人兩辰科浙江會潘汝楨疏到稍遲後以

例推被削

孫之麟山東涪州人壬戌科翰林院日中夜鐸有言言災要典

大貽嗤笑

吳孔嘉徽州人己丑科翰林院日中夜鐸有言言災要典

人許應嘉己丑科翰林院日中夜鐸有言言災要典

潘士聞江西宜春人己未科翰林院日中夜鐸有言言災要典

弼策內有廟堂之上惟懷之中勝算密謀出奇投畀等語

李需庸河南林縣人壬戌科翰林院日中夜鐸有言言災要典

阮萬鍾河南洛陽人壬戌科翰林院日中夜鐸有言言災要典

備極擢揚

李若琳北直濟南人壬戌科翰林院日中夜鐸有言言災要典

張永祚河南宜興人壬戌科翰林院日中夜鐸有言言災要典

署永愛祠

周良材廣東永寧人兩塘學選封累呈題覆

會國賴江西德川人而建蘆漢鐵路恩祠本有厥臣精誠格天

庫昇通微等語

張化愚河南新鄉人建崇文門廣仁祠元功德堂普施本有精誠格天等語

李桂芳江蘇南山人大工款項又奉令急緩奉奏有什賦頌歌

原有厥臣危公之念可容奉奏之等語

張一經軍國大計本有天眷聖明為生厥臣要內謀外功高干

古等語

陳授浙江江山人主事僕御恭慎視事

夏敬承湖南長沙人主事僕御恭慎視事

周宇四川成都人主事僕御恭慎視事

郭希禹山西太原人主事僕御恭慎視事

郭希禹山西太原人主事僕御恭慎視事

郭希禹山西太原人主事僕御恭慎視事

郭希禹山西太原人主事僕御恭慎視事

郭希禹山西太原人主事僕御恭慎視事

郭希禹山西太原人主事僕御恭慎視事

郭希禹山西太原人主事僕御恭慎視事

郭希禹山西太原人主事僕御恭慎視事

郭希禹山西太原人主事僕御恭慎視事

郭希禹山西太原人主事僕御恭慎視事

郭希禹山西太原人主事僕御恭慎視事

郭希禹山西太原人主事僕御恭慎視事

郭希禹山西太原人主事僕御恭慎視事

郭希禹山西太原人主事僕御恭慎視事

郭希禹山西太原人主事僕御恭慎視事

郭希禹山西太原人主事僕御恭慎視事

郭希禹山西太原人主事僕御恭慎視事

郭希禹山西太原人主事僕御恭慎視事

周籍河南新鄉人河南督建德和親王府民房二千餘間

起官殿九楹

徐四岳山東人任子工部知街領卿武領本有臣推任以來不親

一節倍意聲引一念微長莫非仰惟厥臣德意等語

辛恩齊山東人任子工部知街領卿武領本有臣推任以來不親

胡芳桂山東人任子工部知街領卿武領本有臣推任以來不親

以上文結近侍官官律引名律減二等坐徒三年納賄為民

李希哲胡良輔崔文升 李 實 李明道 孟連實

王體乾 劉 敬 徐 進 馬 玉 楊 朝 胡 演

劉 鎮 梁 棟 張守誠 商承能

以上一欽十六人并有一款徐應元等十五人中有見任開仕

的並故回原籍俱革去冠帶為民奉聖旨覽卿等奏達該部

附諸人罪狀各殊刑章宜正除重辟以上監候速聞見擬外其

充軍發遣及贖徒為民行該撫按照數款結正具奏朕達明國

憲勒法除科中微官邪貽布中外還同物一體通行該部院知

道欽此

大學士韓璣等一本為遵奉聖諭事臣等欽奉皇上屢諭恭定附

送一集及復商確除將刑罰等語臣等分別重罪擬成以至於刑

為民開列數項具疏奏聞及聖諭事本為公而執非得此素有才

力而隨人點擬如封疆逾熟及素任無過諸臣俱宜帶議外若科

項稱次前欽諸臣或居位鮮匪維之輩而指駭亦無奸疎陳汲牙

備時來之貧而線索初非自主或行本城那楊瑞恩非為漢首

備時來之貧而線索初非自主或行本城那楊瑞恩非為漢首

備時來之貧而線索初非自主或行本城那楊瑞恩非為漢首

備時來之貧而線索初非自主或行本城那楊瑞恩非為漢首

備時來之貧而線索初非自主或行本城那楊瑞恩非為漢首

備時來之貧而線索初非自主或行本城那楊瑞恩非為漢首

備時來之貧而線索初非自主或行本城那楊瑞恩非為漢首

陷因驟獲播職掌尚未全離及身聞建牙身原庸碌散貧兄史職  
昧擬持者臣等欲再擬減等則恐前重而後輕欲舉擬則藉又慮  
罪輕而罰重謹依考功法不謹例一款將諸臣並擬開居另請上  
裁如蒙皇上俯允從重處者如擬逆之不可為即克政尚從被則  
此量懲者身名之未盡辱職結縶亦沐恩波其於激揚人心培  
養元氣未必不均有指矣至中外軍民商區數項初擬行撫按查  
究既復思之此輩公麼末品見緒紳尚且風靡攸效尤何足深怪  
又聞上平時多奸棍捏名希榮竊濫今名雖在而人半非必行違  
究恐有挑唆李代之虞其真正倡謀固利者地方執而治之有餘  
可無煩家斷為也再照此舉臣等深奉聖懷臚列三案考據不敷  
不核程度不敢不早秉心不敢不盡持議不敢不正年來日積月  
久史遺集

開收括畧盡即重有溢出或存疑者決無元惡大惡得竄逃於指  
視之外聖諭謂即有過道亦赦而不究大哉王言真為覆載同量  
從此務祛元黃各修職業奈世道半康之福慰聖明宵旰之憂臣  
等願與大小諸臣共勉之矣臣等不勝激切冒昧之至

計開

黃立極北元城人甲辰科  
施鳳來浙江平湖人甲辰科  
楊果展浙江平湖人甲辰科  
房壯觀浙江平湖人甲辰科

楊果展浙江平湖人甲辰科  
房壯觀浙江平湖人甲辰科  
楊果展浙江平湖人甲辰科  
房壯觀浙江平湖人甲辰科

使前引線索隨人指使  
董可威山東益都人官在工一朱泰獲捕幸見幾早去  
李思誠河南武寧人王家棟之居間一事雖頗非自受然比既  
人違瑞則李思誠有統志體國大業臣特等語  
王之臣河南武寧人王家棟之居間一事雖頗非自受然比既  
違瑞稍寬一點  
胡廷宰福建漳州人乙未科  
張九德浙江嘉善人乙未科  
周維京福建漳州人乙未科  
徐揚光河南武寧人王家棟之居間一事雖頗非自受然比既  
徐揚光河南武寧人王家棟之居間一事雖頗非自受然比既

陳序山浙江嘉善人乙未科  
曹谷山浙江嘉善人乙未科  
朱鎮崇山西汾州人乙未科  
郭如蘭江西吉安人乙未科  
何平南廣東人乙未科  
論勤姑從寬政  
虞大復河南武寧人王家棟之居間一事雖頗非自受然比既

葉天培福建漳州人乙未科  
葉天培福建漳州人乙未科  
葉天培福建漳州人乙未科  
葉天培福建漳州人乙未科

邱存性  
兵部主事  
外計不獲起補原官旋職兵曹人多異

議

萬大同  
湖廣江寧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馮三元  
廣西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馮應  
廣西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楊維新  
陝西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朱國威  
河南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馮特行  
河南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呂鵬雲  
河南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呂鵬雲  
河南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呂鵬雲  
河南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呂鵬雲  
河南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呂鵬雲  
河南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呂鵬雲  
河南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呂鵬雲  
河南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呂鵬雲  
河南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呂鵬雲  
河南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呂鵬雲  
河南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呂鵬雲  
河南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呂鵬雲  
河南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呂鵬雲  
河南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呂鵬雲  
河南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呂鵬雲  
河南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呂鵬雲  
河南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呂鵬雲  
河南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呂鵬雲  
河南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呂鵬雲  
河南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干清議

張九賢  
山西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李宜培  
河南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譚謀益  
河南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吳士傳  
河南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徐溶  
河南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李三楚  
河南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童齊臣  
河南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陳守階  
河南人  
主事與胡良輔交好辦餉鼓吹迎送江干

以上四十三人俱照考察不謹例擬革職帶回任事聖旨違項可

別量懲各官擬議允協都者照不謹例開任該部知道

欽定通纂

天啟宮詞百首并引

聞狐憑黜祀難編。臺廟在甯之年。何一而非在壁之臣。所心憂也。若乃薄海快瞻。國史大書。知之已熟。言之似繁。惟大禁掖之地。婦寺之備。宴食之恒。器物之陳。或事機謹密。或情宛堪激。忠憤或馳。香噴縱。疑帝疑天。或曲能疎奇。可歌可舞。諸如此類。豈無與朝政互為表裏。君道由茲成敗者哉。顧左右史漫云細碎。不堪置喙。碑官家後曰。忌諱不敢落毫。居諸既暇。沈湮是懼。用是搜輯舊聞。諸諸聲律。草率無陋。萃為百篇。匪特風雲月露。願踵仲初之後。庶抑謂誹謗傳言。欲備董狐之旁採也。虞山陳懷次壯氏自序。萬壽宮中畫彩衣。金鏡新樣昔時稱。一雙仙鳳丹砂染。貼著齊天字脚飛。

宮中過萬壽節。早殿者皆不衣青素。天啟時每屆節。宮人競綴新式方韻。產載之。有寶歷萬年四冊。海堂登。洪福齊天。等名。八寶荔枝。萬字鮑魚。是曰寶歷萬年。四隅各填海字。中有兩蚌。附壁而飛。是曰四海豐登。中填齊天二字。兩旁赤色蝙蝠。各一。是曰洪福齊天。

駿馬來自九邊。玉鞭銀勒錦連乾。乾元先驅承恩宴。

抹布刀兒賜御前。韓致亮詩云。駿馬錦連乾。

魏忠賢蓄名馬以千計。邊將滿桂杜文煥輩。覲遣也。問擇具尤駿者。進御。上賜以赤霞驄。流雲飛玄光等名。又內臣陞騎馬玉帶。賜抹布刀兒。抹布黃綾大帶也。垂於衣右。刀兒者。牙箸一雙。小刀一柄。金銀為髹。繫於衣左。貴近內臣蒙賜過者。方敢服之。

紅粉排班玉輦傍。苑面花柳踏春陽。中宮侍從偏無幾。窄袖高鬟一樣裝。

張后性淡靜。愛惜稍異眾。吳客氏教宮人。效江南作廣袖低鬟。尤為后所厭薄。莫春佳日。駕幸西苑。尋慶坤寧宮。侍從多不踰三四十輩。其裝束如圖畫所貌。古人像。客氏往往目笑之。

明鏡孤鸞罷舞時。乾西風柳學腰肢。朝來枕上驚聞報。偷樂偷勢付阿誰。

乾東乾西各有房五所。向為宮婢執尊者所居。庚申冬。客氏封奉聖夫人。遷居乾西二所。常吐氣飲賜人。後甚夥。魏忠賢盜取之。以獻王安。是時客氏失法二。初亡。雖與忠賢有私。猶未甚昵。先是移宮時。楊漣疏奏忠賢。安有庇護恩故也。



越水吳山千萬重御樓圖畫作屏風若王畫日含聲出  
佳麗江南在眼中

魏忠賢今御用監作五彩圓屏繪西湖虎邱諸勝  
設御榻左右欲渠上敘武廟南巡故事也上玩之  
忘倦

紅圈珠客記何人早晚微詞動至尊一筆驚看知未遠  
意傳中旨出宮門

魏廣微以結紳使覽一冊摘怨家姓名殊華國之  
隙深三國次者二次者一密授忠賢於每日奏  
文書時危詞冷語挑激聖怒請用范文正公一筆

勾凡係門戶之人皆按紅圈勾去倘有遺忘必傳

中旨責處之中旨者不由章疏竟從內廷批發者  
也亦曰內批

相連走馬生花間纖指蘭分十二閑至竟出簾誰第一

開頭先壓玉門關

走馬古局戲時宮中戲行之先按觀子色某原某

開合均屬十二閑微周礼天子閑有十二之舊也

隨各出賞錢野王門關上名曰開頭光第一次得

真本末者得之後按出局早晚以定勝負出局後

出賞亦稱出簾

奉賜春畫錦如雲白玉關千曙色初二十四街廣曉輝  
一簪千歲滿宮中

魏忠賢以正月晦日生每歲元旦後十二監司馬

八局共二十四衙門內官祝壽者銑袍玉帶使展

先收庭下乾清門至乾清宮左右白玉為欄千忌

賢直房在西南擴角逼近闕西當拜賀時老翁千

歲千千歲九千歲之聲數旬若雷上徹御座

金海橋西閣舊堂幾面清溪瀟灑窈窕不知阿母待何語

羅達宮人到洛陽

客氏婢張后嚴明誇以聖後謂后父非張國紀乃

繁徽海寇孫官哥所生也內安樂堂在金海橋西

宮人有罪及老病者居之嘉廟時萬妃信寵紀后

托病駐輦於此萬生孝廟家氏揚言欲奏請修葺

行紀后故事又特遣名下宮人潛往河南訪后家

世故使后聞之后窘甚無計適家氏歸私第其母

勸以危言事乃得罷后嘗用白綾問新染已綾製

衣如鶴氅式服之禮大士宮中構為寬裳羽衣

盤玉珠翠未休工何處封章讀聖聽六局印官承應

星室數語付批紅

王少伯詩玉座分  
朝列文華發聖聰

上好手造漆器研床機色之屬或飾以五采工巧

妙絕出人意料。當斷則得意時或有急如驟風。

靖定奪命識字女官。明曉官職姓名。殊語誦有準。

王晉珣論王體乾草曰。我都知道。你們用心行。

去。諸奸於是知其愛憎。恣意批紅施行。通判凡與

筆批批數本其條則用筆批之是以批紅字

實冠隨職競相誇。雲擁雙龍雜尾斜。衆裏閒評推第。

王人含笑看高家。

內臣所戴金絲束髮冠。舊有此式。至此時而加修。

為蟬龍蟠繞。下加翠額插雉尾。前捧朱纓傍纓寶。

王王體乾草侍駕圍獵多戴之。兼家窄袖戎衣束。

小王帝。蒼顏豐軀最不相親。相宜者惟高永壽。

人而已。

高枝背擁御衣。打帶驚呼暖殿。面望樓船花氣襲。

有人歌舞洋紅妝。

上章面苑。登樹探鳥巢。捕其雛。失足墮地。裂裳破。

面。是日家親同舟宴。楊柳南荷池。相去僅里許。陽為。

不知。司禮監監官朝夕侍側者。有乾清宮管事打。

炸牌子。御前牌子。暖殿等名。

金印雙頭跪殿。蟬欄蟬聲謝恩。回董工把捉私烟帳。

曾見光朝木盡來。

上命御用監鑄金印。賜二杆。各重三百兩。一曰欽。

賜。顧命元臣忠賢印。一曰欽。賜奉聖夫人。家氏印。

蟬欄蟬聲。指魏客也。萬歷中。葉坤寧宮突中宮璽。

被燬。神廟像。德命鑄梨木代之。御用監總辦製造。

辦有犯總二員。

阿監。袁年乞罷。飭長隨齋到鑄金鑒。天恩七字。開堂上。

卧虎騰龍滿扇者。東昂評蕭思語。如龍跳天門虎卧。國賜。

初王安極被宸眷。掌辭司禮監堂印。不允。御書輔。

朕為仁明之主。七字於扇面。以賜之。答應長隨內。

官之卑者。職掌台對飲。賜諸項奔走之役。

誕辰。隨章縫穿紅通實虎羅異域絨圓顆數珠方數。

酒酣相對話中宮。

內臣所服襖。繖青紅不等。服紅者曰穿紅。近侍后。

妃皇子女官中亦有之。別之曰某宮穿紅。兜羅絨。

織云傳自西域。禁中所賞銀花局鑄金銀豆葉以。

脩飲。賞豆者圓珠葉者方片。重僅數分。甲子十月。

初六日。聚后千秋節。舊例內官各賞銀一二兩。是。

日后。偶不懂。累散豆葉數事。至十一月十九日。為。

家氏生辰。上臨章歡飲。隨侍內官設筵給賞。俱極。

豐溢。且多給幣羅襪。以示眷內官有違。瞻前事。

后之儉者上微覺之不問

食鬼編龍夜氣寒彩裝十尺到南端狂施如火羅如戟

小膳宮姓不敢看

文通詩或說中月照或室南端

歲暮各官食驢頭肉名曰嚼鬼以宮中稱驢為鬼

也編結黃錢成龍形懸牀前惜新司用大炭壚將

軍鐘爐等像各成對高三尺許五色漆畫惟存黑

手黑面名曰彩策祀靈日奏安各宮殿門與皆舊

例也甲子乙丑間忽增彩裝而大之高約丈餘衣

以羅綺佩以弓矢戈矛指繫戰張望之如生而費

百倍於前

家中自恃獨承恩錦帳宵分細語頻回首驚華成往事

瀟瀟雪霰別長春

長春宮即永寧宮上改今名以居李成妃自張裕

妃不得其死范善妃失獨李侍儀一夕為范妃

乞憐客親領知之播旨李封絕其飲食欲如廢

祔妃故事李先是見張妃之懼於屠端壁隙編織

食物至是藉以充餒久之二逆怨解點為宮人自

長春宮遠達乾西四所逮之口風宮寒泣行色慘

悽見者寃之

鷄鵝杯深琥珀灑暮涼頻灌露行畫樓棲柱罷西風曉

斜上香雲撲淡紅

露行花即牽牛花也其色紫翠似初出爐之銀故

京師稱囉銀花宮中昔為露行秋初著花展開畫

菱夏月灌以酒其菱稍徐而色則變為殷紅不如

初開之媚矣宮中舊無此種客氏得自民間傳入

宮人皆愛戴之京師僕薄子嘲之曰多露沾濡其

客氏宜濡之微歎

懋勤春暖御庭開細演東窓事幾回日暮軟閣牙板歌

構欄珠總出屏來

上設地坑於懋勤殿御宴演戲常演金牌記至風

魔和尚罵秦檜魏忠賢趨墮壁後不敵正視牌總

內臣所懸於貼裏外者飾以明珠自忠賢始

妾風晴畫起乾清亂葉高枝以西窗東望省懋懋畔神

長隨聲路自青青

甲子五月十日旋風驟從西至乾清宮前葉落堆

積因測所自省懋居在文華殿後舊制凡災異凶

荒聖駕居此辛酉而後閣陞座封矣

中宮宴歡玉山顏枕上聞呼號殿突欲衛天家持玉尺

錦余香暖夢初來

稽叔夜詩若玉山之將顛百官小吏稱天子曰天家

甲子歲琉殿火災諸內官適以是日開宴醉飽酣

卧御前防衛僅三人，其大橫竹為之，宮中有警，持以護駕者。

海棠花氣鬱芬芳，此夜筵前紫蟹肥。玉笋蘇湯盤盡，莫看蝴蝶滿盤飛。

每歲八月宮宴，賞秋海棠，為食蟹之會，食已滄紫。

蘇州北湯濯手，宋氏復教之，割蟹鬚骨，鋪餅盤中，像缺蝶形，較其似否，分巧拙，以為笑樂。

遁入青蛾髮覆眉，玉香指點誦歌詩。試拈難字粗能認，紅粉書生夜拜師。

張后擇官人之為藝者，口授唐宗小詞，張璪長夜。

羅侍左右，課其勤惰，能習者或微語之曰：「學生子。」

宜拜紫印傳矣。

金字方牌八寸青，應時高掛出乾清。平巾內史微沾醉，不認街西避道行。

銅壺滴漏水交八刻，文華殿直殿監官抱時辰牌，赴乾清門換第二牌，牌長八寸，石青地，金書某時二字，其所過處，坐者起，行者側立，街西並敬天時之義云。天啟時法度廢弛，內官有辭者，遇之有角。

摩不避者，平巾長隨小火者，等殿臣之冠。

紅編無塵白畫長了頭，日日侍君王。御厨餘瀝分沾慣。

不羨人間華閣香，雖食佳則醉

上好機猶兒房所飼，十五成群壯者人稱某小殿。此稱某了頭，或加職銜則稱某老爺，比中官例關賞。

石梁深處夜迷藏，霧露深溪護月光。捉得御衣旋放手，名花飛出袖中香。

乾清宮丹陛下有老虎洞，不知所始，洞背為御樹。

洞中窺石成壁，可通佳處，上常於月夕率內侍賭迷藏，為戲，潛匿其內，諸花香氣上所為，要時採一二種貯襟袖間，故聖駕所至，款或外執識之，以芬芳襲人也。

尊嫜前列九梁隨，為屆三元慶賀期，金帶當街高贊渠。

外庭儀注拜丹墀，王瑞寶典正旦一日曰三元，謂歲之元時之元旦之元。

內臣朝冠典外廷，同七梁典五梁，司禮監掌印者於於中當神之夜服此，魏志賢蓋二梁為九梁良。

御賜恭後凡遇賀節，王體乾以下服九梁冠志賢儼然戴，簪髻纓出班行禮，致詞內贊禮官紅袍金帶。

大聲鳴贊，山呼拜舞，一如鴻臚寺儀注。美人墜下裏頭行，鼗鼓低敲先笛傳，清商一聲羅帕掛。

君王重紫小銀鈴。

上夜宴時。但於庭前懸一銀鈴。命宮人執竿。以拍  
象頭。冥行相觸者。罰令出局。觸鈴即以鈴賜之。再  
擊再觸。中夕不得鳴鼓吹笛。上所好。

玄武初更墮玉鉤。長街看香。夜德德。石臺銅壁。依在  
內府宮人不上樓。此語詩始見

禁中有東一長街。西一長街。等街。街有樓。樓設路  
燈。樓以青石為基。銅為牆。銅絲為窗戶。每日晚內  
府供用庫。差宮人灌油。燃火。道曙發。哩若書。親忠  
賢。聚令廢之。星以使於偵伺。諸宮。知值房之動靜  
也。玄武樓。據禁禁之良方。更鼓在焉。

女鬼。承恩別賜名。姓與高。橫禁廷行宵。紅樓與東宮。李  
一夜燈前款恩聲。

光廟妃李姓者。二其一。即光廟彌留時。因違封后  
移宮後。封康妃者也。宮中稱西李娘娘。其一為莊  
妃。烈皇帝娶年失恃。奉神廟。託令保護。同居最  
勤。宮者也。宮中稱東李娘娘。東李位列西李右。而  
寵眷不逮。然蘭重。寡古。素為客觀。所忌。惟呼忠賢  
為女鬼。以都下有八千女鬼。亂朝綱之語也。舊例  
司禮監掌印。象華。許自置坐板。昇進。乾清門者。罰  
忠賢乘之。出入無忌。內臣不得禁地。黨中忠賢又

常冠長者巾。至寶月亭。烈皇帝在。最初宮時。未季  
每為道其事。相對歡。歡思賢。初名進忠。因與盜寶  
之字。進忠同名。上更賜今名。

少府呈錢次弟卷。篆文。內好畫。朱丹。樓。拜賀。天威。露  
詔。免。雲。臺。召。史。官。漢制。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  
府。皆掌錢。此注。錢。聖文。體。不。為。肉。內。為。私  
司。鑄。庫。檢。得。天。啓。錢。數。枚。古。色。斑。駁。不。知。何。代。物  
進。至。御。前。上。問。昔。年。擬。年。號。者。誰。改。日。召。來。面。問  
左右。以。閣。下。及。翰林。官。對。玉。容。絕。然。明。日。家。氏。入  
見。諷。詞。慶。賀。為。此。天。降。嘉。祥。錢。源。不。竭。之。徵。也。上  
解。頤。為。改。前。命。雲。臺。即。後。左。門。名。對。大。臣。之。所。亦

稱平聲

西苑。冬。殘。冰。未。漸。凋。床。安。坐。拓。黃。衣。行。行。不。藉。風。帆。力  
萬里霜原亦先飛  
西苑池水既堅。以紅板作。挖床。四面低圍。亦紅色  
窄。僅容一人。上坐。其中。諸。堵。於。兩岸。用。繩。及。竿。前  
引。後。推。往。返。數。里。嘆。息。而已

六宮深鎖。萬。嬌。嫩。多。半。妬。華。怨。裏。清。燈。影。舞。龍。娛。永。夜  
君王何暇伴纖腰  
上。不好。女。色。夜。宴。既。畢。遣。陳。種。種。雅。戲。宵。分。乃。就

批夾紗燈在帳中，兩級有舞盤，盤上雙龍，舞珠等像。

宮人相約開舞，龍慢青紅背面開，四百隊，高唱，歌當場雙紫彩，彩面。

當時宮中競為開雞之戲，不惜重價，購健開之雞，調習既嫺，屆期登場，施五色慢於籠上，皆場開籠，有能臨陣飲啄自如，開至三四百啄，且鳴，雖不怯者，其勝可預必也。勝者以線縛結小毬，分雞頭傍，入籠迎歸，所獲珠翠羅綺，不啻百金。

視學教叙罷，賜茶，日輪金所未西，斜湏臾，十庫空，場集血灘，數弓縱赤霞。

乙丑三月，視太學，魏忠賢擅改儀注，大臣不得賜茶，且趣駕還宮，將園獵於十庫後也。尸乙等十字庫後，舊有廢園，忠賢總患上剪其蒿萊，以恣馳驅，既至上手刃，廢虎障，充血污狼籍，群小拜賀頌美，武上意頗快之，赤霞亦霞聽也。

良宵鳳彩繡幃，空帳別心期兩地同，一日內批三遍台，夫人侵曉報回宮。

家氏直房，一在咸安宮，一在鳳彩門，鳳彩門直房，與忠賢容陪之所也。九歸私第，未決旬，忠賢必稱。

旨召入，其出入恒以五更。

封本呈來會極門，曉燈分勤坐黃昏，關心字句無多少，一一行間印爪痕。

每日所進本司禮監官集乾清宮分看，唯會極門，按入通政司封本，排連官人於日暮送至王梁諸人直房，再加奏閱，諸人各據私意思，指爪痕於上下空紙，以誌之，翼日御覽時，托侍立者口奏施行。

此日英華法事停，鳴螺捧柝盡傾城，弓韜不使連環發，鐵底拈花自在行。

春經殿內官百人習西方梵咒，遇萬壽元旦等節，於英華殿作法事，卒事之日，一人扮韋馱抱杵面北立，餘人披纓珞鳴鑼鼓，海螺諸樂器贊唱梵咒，至夜五方設佛位，立五色徽數十人魚貫行於其門，有所謂九連環者，其行頗疾，至九連環變則體迅飛鳥，觀者目眩矣，此舊例也。辛酉後來自教宮人為之。

春曉龍廟夢正長，密立誰扣響琅琅，宮柱不散分明間，深角西南指直房。

忠賢晨起盥櫛，手擊銅玉鐙，然有聲震居咫尺了。

不畏忌

更得仙丹助艷姿不須銀海注柔脂雲鬟細染群仙液  
會逢長如二八時

宮春攝葉棠汁取襟諸香物置之銀海用以濕髻  
銀海小銀盃也惟客氏命美女數輩各持梳具環  
侍左右偶欲濕髻遽抱諸人口中津用之昏暮亦  
然自云此方傳自嶺南郡異人名曰群仙液令人  
老無白髮

局官呈進夏前羅而霧輕霞漾海波衫子未裁先借閑  
彩棚何處牡丹多

海天霞內織造局所造新色也似白而微紅宮春  
內官皆服之人疑為不祥違年宴駕舊制自三月  
初四日至四月初三日止宮春吏服羅衣是時各  
宮牡丹方盛用五色綵數結棚護之相邀宴賞殆  
無虛日

秋風拂面獵場開匹馬橫飛去獲來玉腕控絲親射殺  
山呼未畢獻公面

上獵於賢善門親忘賢馳馬過御前上怒而射之  
馬上頓立驚群下叩首呼萬歲忠賢快快稱病先  
還印公獻公守宮中稱忠賢之詞也

機運銅池繡幔張玉桃偷窺下西洋中宮性癖嫌簫鼓  
翠華選宮未夕陽

上創演水傀儡所演有方朔偷桃三保大監下西  
洋諸事張后數辭召不欲觀上嘗強逼之至不召  
久回宮

藩官十月給冬衣回首先朝事事非却景信王奉正  
鐸針枝箇拜恩歸鐸針一枝居明中央枝箇挑與  
鐸針防佛但枝箇減小偏倚成對挑與  
鐸針防佛但枝箇減小偏倚成對挑與

當時待新藩恩禮霞薄瑞忠桂三王在京其承奉  
等官所給物皆寵惡惟信郎諸臣破例從豐又嘗

特賜承差正以鐸針枝箇挑仗蓋嘉廟友于至親  
也三種貴近內臣加之官帽上

屬蘭成露錦成堆傻子瑠璃茶水回候旨連朝多奏牘  
一時批發出宮來

凡司禮監官公事出宮例不許過宿忠賢至涿州  
天壽山碧雲寺尋處或瑠璃橋河看茶水數日回  
宮奏章皆暫留既回宮次第批發施行忠賢未進  
宮時好賭好酒色鮮衣美食不事生產人以傻子  
目之至是京城人見其儀從奢靡竊嘆曰傻子舊  
病叢矣

竹葉琵琶映紅火雲庭院助微風搔頭未挂青襟葉

六字洞殘葉舊中惡情中道地

時宮中尚金字扇紅漆屏綠箋為面兩面皆金字

鈔寫四書詩六字為句者所費不貲最易碎裂立

秋日宮人戴秋葉

半夜驚傳 遙兩行紅袖御床前黃金睡鴨香袖架

明日重懸一把蓮

每夜羅殿門既合內臣散歸直房所卸衣綈挂牀

前架上熏以蘭麝名曰一把蓮夜間御前有事須

刻裝束趨赴殿兩翼邊警再至皆午夜散開聖駕

驚起侍立唯宮人數輩食頃內侍方至上為色燈

爾後稍有修復一把蓮故事者蓋以散置衣兜裝

裹未便故也

乾西移住翠華來新例傳宣女秀才為是初陞儀未熟

玉麗紅羣內三四

家氏初進乾西二所上臨幸家氏拜迎用女秀才

引替非禮也凡聖母及后妃行禮女秀才為引贊

禮官初陞者往往舉止羞澁經年後周旋合度音

聲朗然矣

寶重呈祥賀聖人宴回猶自記先奉白龍丹鳳仙桃來

西院前頭次第陳

河南撫臣程紹進玉璽人知為廢物觀廣微謂確

徐恭聖操慈帝臨朝受賀回宮後設宴受官眷

賀宴畢進龍鳳等物按祖制遇大典禮光祿寺備

烹龍炮鳳之宴然相傳有其名耳是日尚膳監宰

雄雞代鳳壯羊代龍壯一馬大棗稱安期棗桃稱

方朔桃俱裝送御前誕日荒唐有不啻兒戲者就

清宮有東西暖閣西暖閣上御也

駐蹕回龍六角亭海棠花下有歌聲裝黃雲子猩紅辦

天子更裝踏雪行

回龍觀舊多海棠亭六角亭每歲花叢時上臨

幸馬營於亭中自裝宗太祖同高永壽輩演雪夜

訪趙普之戲民間獲晴宮中稱雲字披肩時有外

吏所貢不知製以何物色淺黃加之冠上遠望與

秋葵花無異特為上所鍾愛扁額絨絨角帶也值

雨雪內臣用此束衣離地以防泥污演戲當初夏

雨物咸非所宜上欲尚雪戎裝故冒暑服之

河流細繞禁牆邊疏鑿清流勝昔年好是南風吹蕩菴

藕花香拂白鷗眠

紫禁城內河壑塞歲久忠賢今疏濬之春夏之交



景物尤勝禽魚菱藕彷彿江南

聖手多能絕代資羅朝常是運斤時裕妃笑指燈屏問  
雕到寒梅第幾枝

上好雕鏤木器護燈小屏十座手刻寒雀爭梅戲

昇諸小瑞令幣之仍諭以御製之物索價十萬金  
翼日如數奏進上大悅裕妃張妃也未羅禍時寒

卷獨隆

寧錦峰消提早閨丹青潤色出宮門團邱正近郊天節  
美遣新侯代至尊

錦州寧遠報捷魏良卿進爵通侯未幾代上行郊

天及享廟禮祝版等禮其封侯奏文係顧秉謙草

先期擬著送李永貞輩點覽既體意仍發至閣中  
然後騰寫奏進凡忠賢平日父子溫言獎教皆然

瀉直璫發竊案中主腰梳洗日輪紅玉簪香粉蓋初熟  
藏却珍珠待暖風

宮眷飾面採藥茉莉實摘取其仁蒸藥用之謂之  
珍珠粉秋日白鶴花發藥剪去蒂如小瓶然實以

氏間所用胡粉蒸熟用之為之玉簪粉至主眷仍  
用珍珠粉蓋珍珠遇西風易燥而玉簪通冬無香

也又荷葉盛時便展傾其中露珠和粉清芬可愛

諸方皆張后從民間傳入者主膳刺繡紗綾間幅  
也鹽梅時束之胃腹間

經厥門開曙日曜玉函零落不堪陳文孫應議前朝事  
濯錦江頭問逐臣

司禮監大藏經厥貯累朝書籍弘正以後漸次淪  
散新都素鈞半為用修太史携歸至養廟時益寡

寡矣常當六月六日奏請曬晾玉音卒問嘉靖年  
間偷書的姓楊官兒何處人衆錯愕莫敢置對上

在青宮時曾與聞於光廟也

牡丹春盡散天香和露移栽上信玉枝碧紅無限好

就中偏重御袍黃

烈黃帝在信邸時魏忠賢多方媚悅往往露色使  
納厚酬其來丁卯春以牡丹二百莖署其名於長

箋獻之首行所列為御袍黃是秋登寶位識者以  
為先兆綠胡蝶灰紅皆牡丹青種

煤山夏日桐音青高處晴霞五色橫未接六科廊下報  
滿宮齊賀慶雲生

嵩巖山嘉樹鬱葱鵲鹿成群俗稱煤山甲子六月  
山椒有五色雲臺占曰景雲將降旨行慶賀禮

通六科廊災事乃寢

錦几東邊侍印公恩威常在片言中日斜接出文淵

一半行間御筆紅

西京雜記天子玉几  
不加飾飾之錦几

宣廟賜錦巨文淵閣印一顆凡封進票本揭帖聖

諭款兼用以誌之魏忠賢日不識丁然能強記口

奏某票宜仍某票宜易并升不誤且微詞巧中聖

情喜怒任其顛倒是票不多為御筆增減凡奏

文書時司禮監掌印西向侍隨堂秉筆以下東向

侍禮也

奉先殿殿月明天寒犬金鈴吠路邊白髮內官殘夢破

夢回驚聽不成眠

奉先殿即內太廟其地禁嚴犬有藩某者私畜狗

狗於殿之橫街以其人為權璫所悅衆莫敢語

陽院鞦韆送好春不堪愁生對芳辰吳綾蜀錦新裁剪

推出如來七寶身

清明宮中稱鞦韆即坤寧宮及各宮俱設鞦韆一

架相連嬉戲至立夏前一口方卸張后恒諭免之

后嘗用素綾作地氍毹五色綃疊成諸佛菩薩妙

相宮人奉釋教者互相做做謂之堆佛妙

星名次第列銀光點將標題當飲章聖主青年方好武

卷頭先問李天王

卷頭傳注陰宮人姓名無可對口曰  
卷頭傳注陰宮人姓名無可對口曰

廣傳

或有用水許傳置點星名配東林諸人以保護謬

之資如托塔天王則李三才也及時雨則葉向高

也崔呈秀得之名曰點將錄佳紙細書與天鑒錄

固志錄同付魏忠賢忠賢奏問以達御覽上不辭

托塔天王為何語忠賢詳述東西移塔事意欲使

上知東林強暴有如此狀所當剪也上頗聽噴噴

若恨不同時者忠賢計阻遲其書遂遞而退

琉璃波面浴鵲兒飛來似畫圖認著君王親湯藥

滿院紅粉笑相呼

上數偕中宮從輕艤於西苑手操篙櫓去來使捷

無限春光輕暖空尋思翻欲悔銷宮花容占斷君前艷

攬向雕窗暮雨中

張裕北被寵客魏煥之既有嫌鋪宮磨冊妃禮而

過期不有二行遂力諧於上畫遠侍從閑妃空宮

屏去水火者數日妃餒甚匍匐雨中伏地啼雷水

斗許未及上指而卒

萬幾餘畧建長廊聖主經營食不遑粉籩未乾宣十作

厄材重築蹴圓堂

木作石作土作漆以藥作指作漆  
木作石作土作漆以藥作指作漆

作西行本名油

聖性好營建迎廊由室皆手操斧鋸為之然喜厭不恒成而毀毀而復成以是累歲卒未竣功宮中舊有蹴圓亭上又手造蹴圓堂五間高永壽好蹴踘故慈恩造堂以習此戲也十作內宮監所轄以給宮中營建之材料者

小池龍見綠蛭蛭金盒裝成特奏開牌子百花門外望日輪低處有紅雲

有龍見北花房之小河長尺許色黃碧有瓜無鱗其地近宗繕直房繕護以紅錦盛金盒中奏進奉百送黑龍潭是晚晴霞明麗御前牌子某迎緒意

復以奏聞謂龍見雲從天下文明之象

春來保母驤承恩御膳難堪教賜頻紗羹與來往路與人錯認是宮牆

客氏既封奉聖夫人居然自認為天子八母之一

在宮中乘小轎張青紗蓋與嫺妃無異漢南難蹤

崇每斤價數金聖性嗜嗜嘗撒以賜客氏龍鳳旌旂左右分廣場排列陣如雲中宮謝病君王笑紅粉三人將一軍

上欲與張后同御內操上將內宮三百人祈幟繪龍列左右將宮人三百人祈幟繪鳳列右后既至

種病上不悅頃之后先辭歸上歡笑如初命以宮人之輩而顧者代后拜雖其遲乃命三宮人並將之然非真有止春之法特各持獸具與趨數周而已

奉聖夫人暫賜歸一空紅露漸霏微水沈香裏燈光畔隊隊弓刀錦繡衣

客氏每歸私第先期奏聞特旨差貴近內臣護送其出垣以五更提爐焚名香以百計璫玉持璫弓防牌圍隨者以二三百計紗燈繞燭以千計客氏自咸安宮乘小輪遙過乾清門西一空至西下馬

門非禮也制宮卷內宮不許乘轎馬過一空

停殿陰森奇樹寶明珠萬顆映花黃九蓮菩薩仙遊遠玉帶公然生脫涼

英華殿前菩提樹二株六月著黃花秋深子落不從花結與花並發而附於葉之背圓瑩整整可作佛珠此樹為李太后所植太后上賓神廟上尊號曰九蓮菩薩祀慈容於樹北之別殿過者下車馬屏息加敬客觀亂法後玉帶某嘗裸體納涼樹下玉帶內宮經賜者故名

吳州傳來自粵中內宮空索種難宮春風香艷知多少

一樹蘭蘭分外紅

當時都下植異種花草相傳自兩廣藥材中混至  
內臣好事者遍栽於聖駕嘗臨幸之處有映蝶蘭  
紅水仙蘭蘭番柿等名番蘭紅花碧葉上覆而玩  
之摘供案間或云即美人蕉

御前呼笑不勝喧為看君王弄水盤濕布噴殘飛雪霽  
玉穿高處擁金丸

銅缸盛水鑿孔設機挑動之能令水勢逆飛其初  
或瀉如瀑布或散若飛雪置後則亭亭直上如玉  
柱然下預伏度金木樑大比核桃忽一滴上玉柱

之共盤旋上下久而不墮宮中舊無此戲聖意初  
為之

舊臣私語夜徘徊禁藥花陰玉漏微旭日西山松栢路  
蕭蕭一騎捧香來

烈皇帝冊封信王時失侍已久月夜獨立有嬰年  
侍奉老內官董姓者侍側密問曰聞我生母劉老  
娘娘葬西山中懿王墳相近汝識之乎對曰識之  
即命具禮次早往祭不令人知蓋以左右多客魏  
鷹犬知之或生疑忌也

夢斷君王下玉樓新歡從此更綢繆開來私誓桃花岸

席市仙居共白頭

宮人有某戶猶民間之夫婦也客氏某戶初為王  
國臣國臣與魏忠賢結盟為兄弟蹤跡頗押忠賢  
故得潛通客氏辛酉夏夜將半兩人爭寵關於乾  
清宮西暖閣上驚起下樓兩人偕客氏跪聽處分  
上笑問曰客奶奶你處心要跟著誰我替你斷客  
氏微露厭薄國臣之意次日忠賢矯旨勒令國臣  
告病尋繼殺之至是忠賢要據客氏為某戶矣未  
幾客氏置一第於席市街北忠賢置第街南相去  
數武春日遊內苑酒私誓他年予告歸休願同

居僧老於此

美人眉黛月同彎侍駕登高薄暮還共訴洛陽橋下曲  
年年聲繞免兒山

免兒山即延慶臺也乙丑重陽聖駕臨幸鐘鼓司  
承應卽卽執板唱洛陽橋記攢眉鎖黛不開一闌  
次年復如之宮人知書者相顧疑怪非特於景物  
無取語意實近不祥也不期月而鼎湖龍逝矣  
夾道珠冠穿裏衣流雲一片烏齊飛操場此日軍容  
為有邊關故使師

上嫌操場器械未備命明良輔赴山海關鑄造先

用凡內操之日上必先乘駿馬馳騁中道者數周  
沃雪馬石也

十五青娥誦孝經嬌羞字句未分明纖腰不忍教板著  
夜雨街頭唱太平

選高年知書內官教習宮女讀女訓女孝經等書  
率教者陞女秀才女史女官正司六局掌印有罪  
後或罰提鈴每夜自乾清宮門提至日精門月  
華門仍還乾清宮前方止徐行正步風雨不敢避  
高唱天下太平聲緩而長與鈴聲相應此舊例也  
昌啟之際便設板著名色以苦之板著者向北立  
屈腰舒兩手自板兩足不許體曲曲則更楚亂施  
立再移時許其人必頭暈目眩僵仆卧地甚有嘔  
吐成疾至殞命者

風吹蒼震雪痕乾七字憑消九九氣無限紅蘆香肩歇  
司官日日獻威安

蒼震門恒開掃雪暫開每年冬至節司禮監刷印  
九九消寒圖宮眷黏之壁間每九禁以一詩寄澄  
都者立冬後惜薪司退各宮所用紅蘆炭炭用紅  
漆抹置盛之故名乾清坤寧兩宮構碎炭和以香  
屑塑獅象等形別進數百筐宮民怡麗照兩宮例

承用而煩苛特盛威安宮家氏所居也

天威未霽侍臣驚酒畔何人笑語聲北望長街霜雪色  
君王今夜罷微行

坤寧宮前白玉石為街上雪月夜徒步至宮張后  
諫弗納後上於酒間挾小忿后亦在坐上假寐聞  
宮人笑聲疑為后不悅於是屢月不復至坤寧而  
后卷頰衰矣

何家珍禽入御園哀鳴來去晚風前深宮一種驚春夢  
不以驚聲嫩可憐

皇極殿既落成每夜有鳥集殿脊日高離去大於  
鷲黑身巨目色如火遠望若有烟霧蒙之其鳴聲  
不一忽如鬼嘯如羊叫忽如鬼啼

池亭遊熱夜涼歸醉裏遙瞻象一碑嫩卷雲綃鞋夢醒  
香車飛度已多時

象一宮祀象一帝君範金為之長三尺餘世廟主  
廟之王容也宮門左右碑各一刻宮眷人等至此  
皆下車馬家氏夏夕宴歸張蓋乘小橋伴寐過之  
明朝三殿賀成功預恐狂言時上公除却閣臣紅面帖  
一齊題字付留中

三殿功成中外歸美觀志贊其英軌溫旨皆願集

謙草擬擬紅掩面揭奏王體乾草邊合志賢意前  
後數日內一切章疏皆留中不省恐其或有不同  
之論也凡文書未經御覽紙以素箋誌官職姓名  
年月殊語於外收貯御前櫥內是日留中魏良  
卿封伯後廷臣奏頌忠賢疏多稱魏上公

貼裏三襖夾裏花中宮應節開豪華因違廟忌更青素  
瑟瑟波紋觀海霞

紅蟒貼裏貴近內臣衣也諸權璫於都欄下加一  
欄名曰三欄又初為雙袖襖蟒衣兩袖各加一襟  
舊制於大忌辰及傾省中官衣青素袍廟忌辰衣

青綠花樣所謂青素者夏則屯絹冬則主色紵也  
當時用天青竹綠花紗羅當青素禮以海天霞色  
淡紅裏衣內外掩映望之如波紋水理也

諫事連章奏至尊官前雙龍選龍珠角半斑鹿分收過  
千騎雲屯北上門青海之外馬多龍種

內宮有名騎馬者凡遇慶典人進馬一匹駕過乾  
清宮門覽畢付御馬監奉官給賞馬不堪用該監  
不收換補大內官賞過祿米者亦於是日各進一  
羊一鹿鹿必大白斑羊必四角六角鹿付南海子  
羊付牲口房此舊制也魏忠賢因違時未請各違

缺馬獵陞騎馬數百人每歲進十餘次每次千餘  
匹臨期忠賢不復奏聞竟自至北上門威服危生  
按職名牽馬魚貫而過不堪用者重加責處於是  
馬價數倍於平時

王先迎霜秋宴開花城待伴暫徘徊蕙蘭香細鶯聲軟  
報道高家小姐來

重陽前後內官設宴相邀謂之迎霜宴席間食免  
謂之迎霜免好事者連室列菊花數十層後者軒  
前者銚望之若山坡然五色絢爛環圓無隙名曰  
花城御前牌子高永壽年未弱冠丹唇鮮時校好

若康女官中稱高小姐宴飲之際高或不與合座  
為之不歡

過錦開珊日影移蛾眉遙進紫金危天堆六店高呼唱  
過錦開謝衆見

過錦鐘鼓司承應戲名也每回數人為之極都頭  
不文將軍諸諸雜藝鑼鼓喧闐奉酒御前而散食  
事王病子尤無恥高聲贊誦好個魏公公處置得  
內庫供用庫米積天堆危地豈盈實和六店危地  
祿國通商忠賢居之不疑賞養性淫溢於常額焉  
舊制銀作局銷成方塊銀十兩起至一錢止刻字

記其輕重以備欽賞名曰景見銀

幽夢驚回庭院涼雷邊殘照影幢幢銀玉自汲澆花水  
潏刺金雞躍一雙

烈皇帝龍湯鼎動宮夏日晝寢夢變烏龍端柱通

雷電大雨驚而寤本宮花園有二井是日雨止戲

汲於井得金魚長二尺許金鱗耀日再汲而井亦

如之左右驚詫烈皇帝命書之西苑池中

坤寧花落初痕斑書奏爐香侍玉顏鏡裏尋思燈畔語

承恩瑞不為幽閒

張后既疎宸眷絕不露怨望之色唯以文史自娛

或清坐絮絮獨語而已

憲襄明姬絕代無雙翫騎擁胡駝君王不愛傾城色

只看輕轉揭金圖

李伯時畫昭君出塞大幅趙子昂畫鬼子母揭金

手卷皆屬網珍藏舊物也兩種並陳上素此祇被

聖性樂觀險怪之狀而厭近女色是見於此

度掠輕舟露不開錦麟吹裂綵繡摧損更一片歡聲裏

捧出真龍水而來

乙丑端午駕幸西苑用綉結飾小舟首尾為龍形

上親持利刃同小塔劉恩澤高永壽潮流湧漾怪

風忽起雲霧四塞舟覆二宮溺死營事譚敬甫自  
赴救扶駕出水

分明角勝麻棋杆井字圍邊開掉城十五燕拖偏慧點

雙拋常占上中營

神廟中葉術意創為拉城之戲用色羅方牘鋪井

字界作九營中一營為上營四方四營為中營四

角四營為下營命宮人持銀錢或小銀球擲之落

上營賞銀九兩中營六兩下營三兩落營外或壓

井字罰如中營所賞之數雙擲賞罰皆倍由是諸

宮爭效之至戊午遼事大壞識者謂掉城者違城

也殆先徵也天啟時猶沿之烈皇帝登極禁止不

行

冰鴨銀苗院院同鵲橋衣却巧山空晚涼供羅波羅密

去者河燈萬點紅

七夕節各宮立乞巧山子宮眷衣鵲橋補自初一

起至十四止中元節食銀苗菜及冰鴨菜乃藕之

嫩芽鴨乃先一夕煮熟凝成膏者甜食房選供佛

波羅密西苑作法事放河燈已上數條俱宮中舊

例惟宮人內宮深夜相携者河燈則年而以後事

也

嫩羅深映雨衣紅失道歡聲接印公正楚乾清天晚晚  
輕瓊寒絮滿長空

聖駕后妃及皇子女晴天例張青紗小轎以蔽日  
光內臣僅有兩帽及紅藍各色雨衣而已魏忠賢  
嘗因雨雪張織至乾清宮簾下方撒

大家供膳備時珍蝦筍嘗先百味陳荷藥澤香秋露白  
就中多半賜廷臣

辦御膳者四家王體乾魏忠賢李永貞客氏也客  
氏所進靈性尤甘之宮中稱老太家膳其大膳房  
所進膳御酒房所進酒以為具文備飲嘗而已炒

鮮蝦人後筍上所嗜荷花藥寒澤香秋露白皆御  
酒房酒名

江南露雨九重疊粉黛新襖官羽流豐艷一人前仗劍  
窄靴輕甲錦兜鑿

甲子歲吳地大水上帝道經廠內官教宮女數十  
人演習主教建醮禳災整服雲徽與羽流無異仍  
選軀體豐碩者一人飾為天神仗劍登壇行法不  
能勝介冑之重軼錦繡為之

北騎南窺十萬餘拒臣抗疏達宸居君王詔到紅夾硯  
喚接南嶠州牧書

丙寅秋邊警再至軍錦王永光題疏請移軍遼瀋  
中紅夾大職置山海關守關時上已不豫令宮人  
讀之覽然起坐曰此職若撤人心必搖潘毫欲批  
紅以手顫不及成字而止

聽罷封章紙片除半憲花影月明初牙牌付去朱帷悄  
醉擁蛾眉閉聖書

崔呈秀既呈三錄忠賢悅甚目為聖書於是王體  
乾輩各抄一小本挾之袖中每閱廷臣輩奏涉錄  
中姓氏者即粘寸許紙恭誌責處之法齋送忠賢  
直房且讀且解悉為忠賢首肯然後除去紙條貼

期奏進舊例司禮監該正官有方牌簿纂核次  
相授忠賢不知書從未該王其掌印後牙牌不許  
自授去紙條時繳付忠賢自付次日該正官此皆  
黃昏時事也忠賢猶慮遠悞夜宴既畢再偕客氏  
細商責嚴當否移時方就寢蓋客氏亦不知書而  
強記猶勝於忠賢也忠賢用紅紗繡花為作大  
腰每與客氏密語其中

風送香魂去杳冥游人到此百憂增玉埋黃土花經雨  
將得高玄數差燈

高永壽既死是歲中元節上命於大高玄殿做法



事故河燈追薦之嗣後內官人游西苑往往有  
追送悼惜者

輕輿游幸宮祈禱喜字紅紗照露光傳報萬安中外慶  
九天靈靈獻仙方

丁卯夏上不豫王體乾奏請強起東小輪幸懋勤  
殿隨給近侍以金壽字喜字紅紗令他貼裏於御  
前衣之以為禱祝於是外廷喧傳聖駕萬安而霍  
維華為操功地至獻靈靈歡方服未匝月龍馭賓  
天

御苑花香柳帶陰玉人曾此再行吟珠幢歌罷娘娘廟

禁掖重開小翰林

馮銓初入翰林少年美貌服飾鮮麗內官愛慕者  
遂入皇城爭先飲宴北臺薰園諸勝游珠幾遍於  
是宮中已聞有小翰林矣甲子春忠賢進看於海  
州旅旅廟時銓被劫家居因獻廟前所懸珍珠帳  
幢一座價值三千金跪謁道次極一時供帳之盛  
忠賢回宮噴噴稱譽內官宮眷當同附和豐聽戲  
感遂極蒙寵眷云

遼陽遼歲勳邊慶圖畫成書遼警宸三十六宮傳者遍  
陽錄明日勝跡臣

王化貞撫遼與經畧熊廷弼不和戰守翼議本兵  
張鶴鳴右撫撤經臣標下精兵六千與化貞進戰  
後喪師失地忠賢以廷弼生視不救陰令滿士聞  
編遼遼東傳極詆廷弼傳入宮禁聖聽意為所挫  
論彙市



宮詞係常態素秀才名微前作而同里陳次杜撰  
為已有者也

假故宮詞四十首

丁亥春月寓上燕邸過長春祥寺邂逅一老僧乃昔御用

監內侍也因從閑話得故宮故事四十條歸後追憶一

占之故云宮體數變聊以寄興略別錄之故傳自中官餘

論庶可釋禁掖深遠之疑耳

南侍寺米叔一文歲朝早見牡丹新粧成白壁花如錦垂藏天家

富貴春

海子澄波入御溝西山一曲是源頭汲來佳剎民間味曾燒諸陵

旺氣汎

天子風流出世姿無十有月韻雅尚及盤匡錄全珠玉供云陪詒用室咸

神宗皇帝福無疆玉帛收同及萬方動發誓全托寶石酒黃如缺

不閉霜

錄判觀音外國東望心仁布儀場開龍聽缺角新樓奕典廟梅樓

錄位堂高八尺六寸方奇形刻觀音一生具

展幕慈寧誦佛時明珠數子手中持世化出降原腥物恰報爽方

進竹珠

歸晴進顆馬絳情狀樞密樞密寶錄使使月宮宮燭炫品：四歷

自生光

尚膳偏珍虎眼雞民間不許擅傳方每錄太監還私第神典官人

暫一嘗

上直龍牌夜不眠屏邊燭影小窓前偶因生久朦朧去息驕青芳

到外邊

宮挾花天傳續多遲：日影奈何打成五色絲鏡子開生金階

故地端

玉皇座後列諸神盡是東金治鑄成更著銅絲釐子護漆：假在

霧中行

畔子夫人與女官尊卑品級到衣冠隔屏走過渾難認屏底幾子

捉一瓶

宮錦開寶寶寶裁製成如意勝千枚每逢節下人：鉤却笑能如

底意來

春風容易到宮房二月寒梅始發簪數蕊乍開誰摘去吹花難惜

小金鈴

中不家民云以

說見花廊月色過教師歸後與偏多齊拋弦索調蕭管偷埋南腔

白芍歌

腰間奕奕成別洞天尋常珠寶不陳前珠編徑寸穿奇物兼鋪懸珠

大似拳

不替春暖睡情多雲鬢蓬鬆殿角過背後不知誰亂罵御前供應

白鷄哥

香港百粒要澄清任取金盆漸次傾何得內家剛浴起一杯古剎

水先呈

閑道君王雲月樓諸官絳綈進珍羞偶燕醉裏龍袍活潑漸宣嬌

獅子油

龍捲夜衣百餘盤錦被休休休六六寬女侍一時齊出關王香已進

保和丸

批紅朱新內臣猜覆敬德前楊聖懷起仲也防通紙上旋書凡面

都提指  
三宮分坐御是身戲誠假諧絕不妨獨有儀文難假借謝恩一次

一持賜  
尚衣每日敬箱呈袍帶花紋接景成天子近來崇節儉歷旬方許

一番更  
南方珍菓一時并燕罷東宮已四更鼓吹報中銓影裏如車隨駕

入乾清  
殿宇重：向蒙寵召王風夜視朝回珠簾寶櫺朝輝遙美入凱瑞

世界來  
一歲更宮詞

携手簾前掩碧窗  
機一更  
月色界銀紅還防立久階深冷更進吳娃

簾綠花開玉檻前後宮分鉤一枝先非嫌故創恩私別嫌首獨宜

若翠細  
不色嬌嫩  
萬壽山前蛟螭場風人扇馬待君王要知那區宮封爵背上加披

一幅黃  
辱雪一銀御前陳動輒支銷數百緡上在郎中諸群值只令加倍

給危人  
朝罷回鑾燕豫時愛抽古丈微宵披丹鉛每到芳規座傳教中宮

名主兒子  
祖崇道法自森然  
正旦先朝搜后前卷拜未完天子退曙先方始

拂簾遙  
上正旦先朝後各不親而  
玉絲橋通西海頭若玉每歲雨來游瑞陽日象中秋夜一坐蓬萊

在御舟  
明朝郊祀教春官問夜應懸寢未安列戟懸鏐連十里大明門內

到天壇  
九門稅額幾千：例給宮中脂粉錢五日內莊崇素雅半頌威嚴

半教獨  
鳳頭鞋于制偏宮內裏相沿代：同一辦道名侍母后盡翻新樣

學吳中  
絳衣宮闈裏在洪史橋蝴蝶通橋遠程奴鏡有勤勞績教賜黃金

帶一條  
一歲更宮詞

文書半日稍成  
後宮來  
天章天橋似飛虹戰戰臨池不肯休領賜中書人一聯崇積建極

寧宮頭  
自掩長門絕世情盡聞喧夜夜聞更年：歌殺黃風到傳到南頭

致吹聲  
聖躬幾見得憂勤台對還宮動日機長嘆不知因底事攢眉無語

入宵分

毗陵半園外史唐宇始記



玉鏡新譚十卷

〔明〕朱長祚撰

明末刻本

福建省圖書館藏

玉鏡新譚

都察院等衙門接出

聖諭。設官分職。內外各有攸

司。人臣守正。奉公。交通內

官。爲非法。朕覽大明律一

款。凡諸衙門官吏。茲與內

官及近侍人員。互相交結。

漏泄事情。夤緣作弊。而扶

同奏啓者。皆斬。妻子流二  
千里安置。

祖宗深知治亂之原。邪正之

辨。以此爲後世。正子鑒戒。

至爲明切。昨逆黨魏忠賢。

崔呈秀。表裏爲姦。把持朝

政。變亂

祖制。貽禍生靈。業已磔誅。以

抒臣民之憤。自後大小臣工。須知各守職業。各效忠誠。本無招權納賄之私心。何必巧營別事。去矢特立獨行之風。節自高。上結垂知。居高聽卑。朕方廣聞采明達。踰階歷位。爾等宜愛其身名。倘有故蹈前轍。交

結作弊者。其爲禍如罔顧王章。朕必究治。斷不姑恕。仍許科道官。不時實糾叅治。務醒積習。用肅官箴。爾等其欽承之。特諭。

崇禎元年三月初三日

凡例

一是編雖曰逆璫事略然忠臣義士直論無不畢具毋謂曰薰猶同語蓋語云世無小人何以見君子

一惟一人一事而彙爲三十二類每類先叙事後引疏中語足爲姦人鉅砭可堪救時良劑者採焉

秦字字俱從邸報郵傳不敢竄易

一以舉人讀者勿哂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聲語

一凡忠言告君者標出姓氏間有諛辭媚璫者止列官銜某字第顯其事而晦其人隱惡揚善之意也

一通卷倫次具有條貫愧我艸莽中人聞見寡陋膚淺無文惟是不摭浮言不綴繁辭詎能顯處看月直似牕中窺日耳

一雅俗兩洽辱卷易曉直寫數年時事不平以昭凶逆之終受天刑既乏文采誰能見賞其如與謝孝劇談一出邪

一忤奸者闢揚未能悉而輔討者止寥寥數語事見人隱非稱烏有先生即如公是公子若謂臧否人物則小子何取

一遇肝義膽之言加之圈點而毒焰兇鋒亦如圈點非徒供笑柄特指其優劣

其長者遺其鄙陋

一遇害諸公略舉其羅織起因若生平大節亦各有大方巨擘誌傳諸君另具載于臚筆一書也

一附崔呈秀投繯蕭靈犀劍劍者爲姦樞之惡已自暴著而傳妾之烈亦不可泯滅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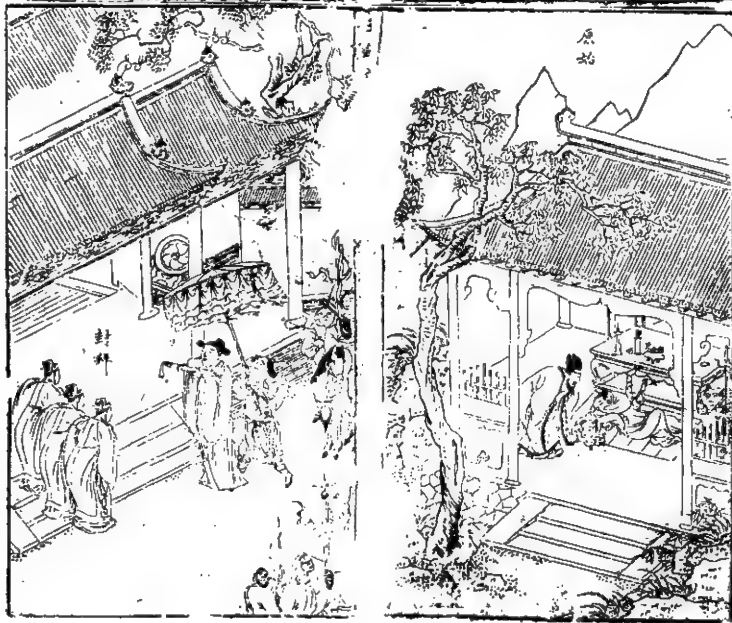
長安道人曰按浪仙此編直是一種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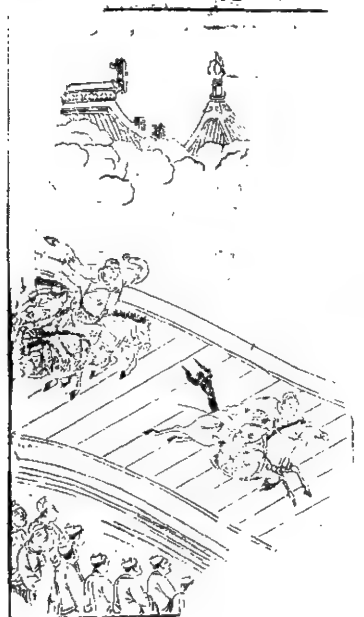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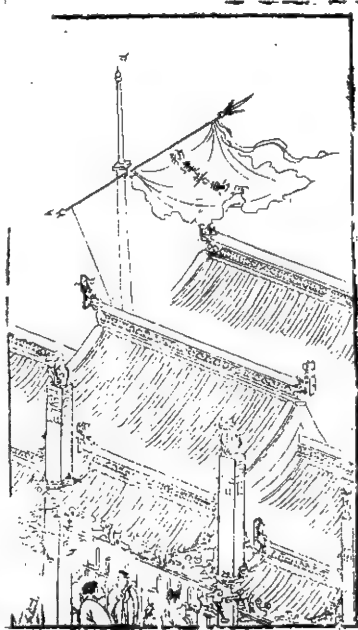
俠不平之氣耳。觀其株守田間。不能請  
 尚方以斬元兇。而兀兀低眉。僂首持三  
 寸管。于茅簷瓦牖之下。以紀時事。盈牘  
 時有見者。惛然誠之曰。此殺身之道也。  
 亟焚之。獨不聞。維揚太守。扇頭詩乎。浪  
 仙曰。否否。太守以紗帽累也。我一布衣  
 之賤。那得見知于人。謹祕笥中。當不負  
 父老也。今日幸逢。

太平盛世。喜而樂。映以爲後車永鑒。願

向日長。極見。聊。德。數。行。以。欣。幸。使。府  
 祀。共。吉。留。爲。之。軒。







王鏡新譚目次

卷之一

叙略

原始

進用

權任

納姦

卷之二

羅織

卷之三

稱頌

大工鴻業

錦寧三捷

無上名號

厥臣

元臣

上公

尚公

殿爺

祖爺

千歲

老祖爺

九千歲

心膂重臣

卷之四

封拜

賞賚

寧國公

肅寧侯

東安侯

常平侯

肅寧伯

錦衣衛都督同知

尚寶司司丞

錦衣衛指揮使

卷之五

布置

內操

遊游

走馬

弄舟

巡視

閱陵

行邊

僭竊

矯旨

盜帑

災沴

地鳴		火炎	
水溢			
卷之六		築城	
進香		獸畜	
緹騎		搜括	
罔越		誕迷	
卷之七			
建祠		文	
彈劾		三	
卷之八		籍沒	
會勘		投繯	
遣戍			
卷之九			
爰書			
魏忠賢		客氏	
崔呈秀			

卷之十		爰書	
魏良卿		侯國興	
客光先		客璠	
楊六奇		范守仁	
孫應奇		馬科	
韓翼		張山	
王二		張體乾	
谷應選			

王鏡新譚卷之一

京都浪仙朱長祚永壽編輯

叙畧

夫國有權臣朝無善政自古而然若我

聖祖定官制三台六部九列兩垣各有所司惟

臺省專任言責上下悉歸之舉劾焉於是大

不使一人獨擅三百年來無茶棧之禍雖

為以專制之重紙係紙上一言耳唯是

御前憑作威福玩弄事機外廷百執事孰敢與

之抗乎若王振劉瑾其人驗備藉端養成

日理諸賢之逆惡消天也忠義之士處會一

官立為齏粉矯殺無算即官闕妃御亦

不能相保懿親國戚悉遭辣手尋且針羅吉

日夫遂有狐媚者假其威靈

天地所不容誣府

為處為魁允賜善類詠夷殆盡哭過海

鬼柳滿天下吞聲不敢言也是故

天地所不容誣府

明聖登極一月而元兇輔惡盡加顯戮數年積

一日頓好

日斗重光神人共快廉輯其始末以供慶觀

萬曆中肅寧人魏忠賢者初名進忠市井一

然和膽氣日務博滿為計家為鼎石而一擲百

萬若其歌曲弦索彈棋蹴鞠事事勝人里中

年競相與狎迷戀青樓翠袖之間落鬼無行

人醉醒不問妻子簪履章布游手好閑以窮

月走大節說趨豪家效犬馬之勞時有費

者佐充部役長班能迎合上人意錄是寵信不  
話日覓金錢夜則付之纏頭矣選人豪飲達旦  
不休以故囊無餘蓄恬不掛意唯聞其呼嘯狂  
躍之聲罕見其悲愁戚鬱之態忽思場毒身無  
完肌迫陽具亦糜爛焉思爲閹寺遂以此淨身  
者敝衣纏縷懸鵝百結微氣熏人人咸遠志意  
爲榜腹無從所歸居常得失不以內顧因而羞  
見眷屬潛潛餅屑乞食夜投破寺假息昕夕晏  
却不敢名爲僕僕然猶藉藉然獨拱案間以修刻  
疎像作枕衛趨如雷抵雞鳴將覺猶夢寐中其  
白髮老人恭揖跪告曰我此方司運之神也賜  
正過止侍立終宵不敢違慢唯此小鬼求報  
之忠賢遂起而神忽不見瞻所設像却合夢中  
所見者也烏聲喧林麓車音載道聞天將曙矣  
登臺忠賢所然有喜色頓萌妄念言無後福矣  
能斷見神耶竟然無所見就旅店碼頭公不

無而皆憐以忠愚賢亦不甚屑也偶肆中有  
瘋蠻家熟視之撫其背曰君過五十富貴極矣  
忠賢曰公何笑我我今飢甚求一匙粗糲尚不  
可得何云富貴爲恨不早填溝壑相士憐之嘆  
之旅店主人與之食主人發色不悅而云汝欲  
作情何不飯之而于他人遂已患耶相士便繼  
續相士出於業業示之曰僅得二金贈汝半爲藥  
費之費半爲藥費之需但用盡復來我當復給  
相士曰吾是貧賤之相士云此汝  
之相士也再忠賢唯叩頭於地而相士即趨  
之出郊外具飯頓頭車酒肴置一盤爭忠賢  
然啓悟復趨前而痛之廢祠置香楮牲醴于  
神案相士云今日與汝結爲死友他日慎勿相  
忘忠賢泣云今日殘生是全所賜也豈比異鄉  
之客當是再生父母他日苟富貴唯公是命荷  
相士曰吾是貧賤之相士云此汝

師聲所相以贈忠賢云我今欲他游不識推  
何年也君亦自此否極泰來當有一中貴相  
草耳我十年游貴今一旦奉汝唯囑汝以尊各  
忠字在念可保今終也承以我言銘之于心再  
轉而別相士不告其所勝之地忠賢亦不告其  
新夢之異嗟乎相士之一腔熱血一雙神目  
盡其簡簡而離其凡也非意忠賢故應猶釋  
無名之夢即事辭收極焉訪叔邪台遊復

按非海縣為忠賢墓中隱隱全體身虛脫  
事數月而復蕩盡也依然無損何以聊生也  
獨頭乞身權貴而歸中相家備與講僕諒相  
引叩見內相愛其敏捷足堪任使快充火  
隨入內禁進身之基始于此

進用

貴日隨老內相出入禁廷而忠賢懸牙解衣  
新服亦居於中內相也本大奸大惡之人而先

朕中忠小房事人為或門諛諛人人咸得其歡  
亦咸為之籠絡依輔老內相專督御厨每  
于已而豐于人毋論大小貴賤虛衷結好凡作  
一事眾悉頌之時

光宗恭昌在儲位開之命以隨侍

肅宗天祐服勞善事小必翼翼於

素莽坤切方富鄭風迴旋謹飭事逾諸常侍內

有李氏嚴嚴起居豐多不相離外有忠賢曲

遲遲為會者都客與亦悅多客氏即後對

貴人象勝偕相佐飲食在側會

肅宗廟號宮中專養

肅宗御極甫五月而仙取膺天

肅宗登大寶加封近御諸人而忠賢素所寵信

兼指順使陳列大瑞旦倚客氏表裏為奸事權

已把握矣

肅宗



時忠賢欲什勢作威專權擅政先自排擠忠良以行已私切惟中官體統至嚴非由文書房司禮監起家者不與秉筆專制忠賢以巧詐諂媚事上而特拔之曲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止欲其顯名思義忠不敢為奸賢不敢為惡忠憂勤過諍諫而一達權會嘔張子斷心便負此意有太瑞玉費者三朝老臣忠

先宗與福王足跡惟悅皆賴安撫劉之嘉慶感劫之不勒劉之不變而先宗憂極立致堯舜種種善政及奉

私念矯旨掩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饌刑戮其不意此廢內臣也暨而肆逆

附以正已其假旨革奪成妃封號忠賢託客氏私比凡與得造矯旨殺人又有二舊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又裕妃以有喜得封忠賢以抗不附已囑其私比捏無喜矯旨勒令自盡取奪一見上面此威勒幽

以票擬托重閣臣令其前心恭

力據實對算他卸忠賢擅權有

衍才抑揚真偽誰與之辨又公然令羣臣五成羣勒逼講嘆政事之室如開市至有肉基不相照會夜半出片紙殺入

聖上不得知閣下不及問以致贊閣難調權求去若顧命大臣如劉少傅一端親捧御手者定大計冢宰周鼎讓倡率百官立寢居封義親臣奸執大義之宗伯孫慎行重綱常之鄭

元標立國本之可冠王紀定國是之臺臣孫明正皆喉舌官論劾一時盡逐忠直清正之臣無非翦已之忌樹已之幟此威制外廷也是以奸邪競進焉

納奸

忠賢庸流劣質原不知書瞻相手滑倫理茫然操刀動經濟何知思欲樹黨協贊奸謀遂有崔尚書之瘦心續又五虎出焉同心濟榮羽翼成又五彪出焉并力助焰牙爪張矣壁立招權之勢廣開納賄之門黃金白鏹車馬載塗明珠寶玉筐篚盈戶凡負罪譴者資緣而免顯擢者奔競而得附之者升之九天一月三遷蟬玉崢嶸忤之者墜之九淵襁衣奪職禁錮沉埋陰修恩怨之私明快冠仇之隙顛倒任意翻覆在手於是忠賢任其所欲爲而爲之與我善與不善之與我惡者惡之一切政事先請崔公而

又託辭云要與裏邊說可否始定衆朝臣知有此二人而不知有

聖上也威福日盛鷹犬日衆四方孔道民間無敢偶語者驛使停驂即臥榻間無敢提一魏字者身在京華重僕往來無敢帶一家書者去國諸臣典衣覓騎蕭條狼狽全無士氣而一經制奪門無敢謁郊無敢餞者雖師生戚友之道亦蕩然絕重足而立道路以目凡衣冠士庶相

見者明晉編年錄載此半言即寒暄套語聞訊趨屏掩心之象唯長揖拱手而已其婚喪宴會亦不敢設矣手問案來皆天率士凡智慧者化爲愚蒙辯捷者難堪結語虛囑占及今中官之威劫海內者未有若此夫神通也時惟有骨鯁之臣交章論劾者是太獄起而羅鉗吉綱之橫行也

附蘇杭織造太監李實疏云題爲狀

君度

有結黨惑眾阻撓

上供亟賜處分以彰國法事職奉

命督緝舊例在于蘇杭二府迭報駐札以其便

于督催趙繼不悞每年春秋二運向自應天

巡撫周起元首建

明旨擅減原額袍段數目措勒袍價又不容

移與彼地方故縱蘇松二府連年悞運職于

此時畏伊機惡無敢翻斷詎料起元乃以事

魚領陷朱童蒙術蒙

聖明洞鑒其奸制職歸里始移檄蘇松二府修

革衙宇擴張職于去年十一月初九日發馳

蘇州府會同撫按諸臣督催今年春運及至

行催各府錢糧而蘇州府十解其二松江府

老解解監事因是漸逐逼訪根因仍是起元

解事類法不能改其起元起元三載善政類

爾惟誘遊學相尚引類呼朋各立門戶而邪

黨附和逢迎者則有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

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俱係吳地縉紳蓋是

乘林一黨與起元臭味親密每以私事謁見

起元言必承順起元之意不曰內監移文何

是逾准行則曰歸觀觀錢糧只宜緩處起元因

是趨恐暴慢起元難奪其乃假名鑄錢以太安

通起錢防濫鑄起元鑄錢中深萬兩鑄造起元

鑄錢起元耳目財帛

皇上急需之下袍價漸是而盡入私囊致機匠

若手繫地猶費專事愈為可恨輒與職掌案

司房黃日新以其桑梓封為侄輩奴顏詭事

意圖借貸銀兩往來交際意甚綢繆俾日新

狐假虎威妄自尊大倚勢西堂凌軒機匠醫

弊通同罪益惡極職績訪最真業將日新嚴

刑拷鞠發局墩鎖正擬具疏候

聖主定奪而日新懼法自縊身死則尊素之罪固可逃乎更加周宗建等罪惡多端奉有

明旨提問乃敢肆無忌憚不拜龍亭不服訊勘色衣方中公行出入目中何知有

君父亦何知有法紀周順昌等俱係奉

旨削奪官誥不思潛身引咎于林泉尤能冠蓋招搖于故里乃布散流言許惑機匠開門赴

縣不令機織恐再獲候進之愆善運期已迫

若不預為疏明則職臨時復何辭溺職之罪也職雖無言責仰叨

萬歲爺茶養殊深簡任臣一腔忠憤之誠

忍嘿嘿况職務廢弛係職之掌因是披瀝肅陳遠悞

上供之類末而借及宗建等抗違

明旨之罪伏乞

聖明亟賜處分以彰國法且職自知多言叢

愆必不能安處干地方仍將職罷斥以為奉

職無能之戒

附刑部勘案云恭看得楊連左光斗等位居顯要速化功名要與矯情亂謀壞法多弄了

熱之勢擅然自立高標納賄招徠之營首樹黨邪赤幟欲隳法守看登風憲以招搖計備

牽掣其據要津而赫奕可也

成原屏賤立躋清華榮祿已握

化中竊居言路人無敢犯其鋒側倚冰山自

偉托足之地彼張牙爪藉

上威震真分卸罪之賄不恥養貪寧于暗亂之

階妄知國是招權納賄徒知窟穴之自營

需獄受金就念疆圉之為重大者小者已彰

各得之罪名

勅法明刑難逃一成之律例除各脏原聽鎮撫

司問追外其已故楊建左光斗與內官交結  
賄緣作弊而符同奏啓之律袁化中魏太  
中應擬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  
之律一一據招會同無異所願伏如  
天憫囹圄之已斃網開一面貸罪人以不  
幾律無所泥而刑得其平矣

王鏡新譚卷之一

釋織

楊漣首觸兇鋒，以二十四罪之疏入海內縉紳之禍從此始。忠賢之殺機亦從此始，而借題封疆縱騎四出矣。漣身事

三朝親受顧命重臣在朝正直居痛廉潔

天下共知一聞逮繫郡縣震驚士民仗義欲奪

漣而禁官旂德安成外衆示道開諭

不能散漣帶刑具出城叩乞父老勿累族

誅然後得解各州縣村市爲漣設醮祝禱生還

者至數百處。是就衆事士民送漣旂者以萬

計至老嫗萊傭替楚乞兒亦爭持一食

官旂感泣爲具贊設醮禱于關帝之廟漣南

州邑無不爲漣請禱自備資糧送漣至黃河者

以千計而八十老母及三子僅出城永訣尤恐

是繫乃漣果不生無端羅織骨化形銷望

斷倚閭之老母痛絕孤幃之命婦冤慘至此是

可忍言自漣被逮下鎮撫司誣証加刑五日一

拷比而都督許顯純希望風旨捶楚非法以逮

其斃體無完膚畫像驚散得旨而後敢殮又

值暑月屍供蠅蛆身被重傷僅以血薦舊衣瘞

置棺內見者莫不腸斷涕零聞者爲之痛心愈

聚漣生平祇礪者歸衆產止數百金不足供宦

旂猶實旅食之費而當懸貲二萬乎遂使妻子

囚于獄而書硯几榻皆充官帑有司不得已而

親友之產盡夫又不得已而富民之產盡半矣

又不得已議設印信簿籍遍募郡縣夫至佛寺

道觀之錢糧多爲充贖矣而好義士民但願助

金不願書名恐一涉偵伺遂罹顯禍漣母住于

城樓男婦棲于客店既無寸土可置遺骸亦無

一人敢于借貸暴露何堪結草掩覆而尤未完

之軀囚于勒比有司姑爲虛數報完苦之極矣

葛燥清介剛直遇事感慨不避斧鉞其爲工部  
營繕郎奉役陵工疏請禁內廢銅助祭固  
極誠權璫違慢而觸忤其兇鋒遂矯旨午門  
前行杖一百梏陰囑奸比金吾尉必致之死杖  
後于御道前倒拖橫曳者三匝市山氣絕  
矣舉朝震驚天下稱冤忠臣喪氣義士寒心  
此奸逆之縱殺立威第一人也

附燎疏畧云題爲陵寢用工甚繁權璫造  
意故違仰祈

聖明立賜處分以謝

兇帝以襄鉅典事蓋聞之龍不可離夫淵虎不  
可離夫山而

人主不可離夫權夫

人主有政權有利權政權一日不在

人主則憲分圖池威分出彘而有尾大不掉之

虞利權一日不在

人主則竭澤而漁飛人而食而有毛將焉附之  
患由此言之是

人主之權臣下且毫不敢睥睨矧刑餘宦官乎  
哉竊見今太監魏忠賢性狡而貪膳粗而大  
口銜天憲手握

王爵如盜利權快陵工爲通天第一大罪而  
關切于臣之職掌者試觀

皇上之心有一刻不在

先帝之陵寢乎則爲陵工而用財是

皇上末以天守儉其親之極念也至搜財以急

陵工之用矣臣下體

皇上旻天罔極之苦念也况陵工原無額派

盼盼于外解而外解無至轉盼于事例而事

例又不多向承乏寶源局隨蒙陞授屯司

陵工正其職也當臣在局時目擊銅錢匱乏

因進局中人等而問之曰有何術而得購銅

入局乎。咸言有內官監破廢銅器堆積朽爛不下數百萬。但一移文旦夕可至。臣因移文請發。數日不發。細細訪問。乃知忠賢怒云。外邊敢擅查內邊之銅。故不報也。臣時憤激于中。遂于三月二十八日具疏特請查發廢銅到局鑄錢。協濟陵工。忠賢益怒。旋出中旨。旨謂內庫銅器已有屢旨。何得再請。旨下之日。而臣又以得代遂舉。請銅一事。

竟不從。越數月。則矣。嗟嗟以無用之廢銅而爲有用之錢。以諸火之工程而操守若寄之取。微臣極區區。不可謂不周且迫矣。而無如觸忠賢之忌。之寢閣。何也。豈惟寢閣。且併臣任事四月。若積補秤錢。得銀五百一十餘兩報助。陵工亦無一語之及。夫寶源局二百六十年來。未有積報補秤錢者。報之自始。然。夫豈好弄破格事。以要譽哉。固實。

見得庫藏之虛。後披聖之影。而佈此。一今急公之心耳。亦以動後來當局者急公之心。或從此積一金。即可佐國家一金之度支也。又或從此積十金百金。便可省民間數十金數百金之加派也。而胡忠賢之見不及此也。去以忠賢珠玉盈箱。金銀滿屋。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似此破廢銅器。無足入其目。當其心而亦必。乎擊。隨者。其設心以爲不若是。孝。

定無以。操天下之利權。操天下之利權。又何以。攬天下之政權。奸雄用意最深。蓄謀最毒。臣蓋有以窺其微矣。

天啓五年四月。自奉。

聖旨。陵工費用浩繁。內府廢銅能幾局中何人見知。萬燦輕信奏請。前旨已的。今又借言賣擾。朕不孝。且皇子薨逝。便來撒詒。好生狂悖。無禮。着錦衣衛牽來午門前着實杖一百。



提革了職爲民永不叙用。前後發過帑金、太僕寺助工銀共八十二萬。取用過銀錢各若干，着查的開數具奏。

繆昌期博學宏才，館閣清望。人仰之如山斗，而連令常熟時，氣味相投，纖塵不染。後同朝一客臺，詞臣交好倍昔，稱爲石交。昌期直氣凜然，常辭人議忠賢之驕橫不倫。忠賢因銜之，矯旨斥奪，削籍歸里。暨而坐與連善，爲之貶貶。

葉即紅爲邪黨，逮繫詔獄，許野純嚴刑痛拷，十指撻折，亦誣賍追比，而斃于獄底。天下聞之，靡不爲之痛哭哀悼者。

魏大中清操素著，硜硜自守。宦游十載，家徒四壁。直追事人不附權貴。忠賢每招之，而大中每抑之。忠賢懷之，竟誣以納賄，懸詔獄。斃于篋楚之下。家貧何以卒斃？五日一拷比，每杖一擊。

而呼

太祖高皇帝厲聲直指問刑之明心室曰：昧心堂云，其百折不回，高風勁節，令人敬畏，痛惜不已。

周順昌五年節推，四載銓曹，出入京華，唯一肩行李，涉歷寧途，止廿畝山田，寒門布素。蕭瑟藜藿，賢名高月日，清望滿天下。剛腸激烈，面叱權奸，俠氣昂藏，心懷忠義。憐冤臣而矯遺罪，屬惡璫以毀高文，及其被逮時，縣尹登門，即收未書。

高文

帙，別宗祠禁止妻孥哭泣，毅然登車，合郡士民如堵，執香號呼，聲若轟雷，扳轅叩道，共憤鼓譟，奔擁懷臂爭登，欲毆官旂以排難，仰遵府道之開諭。昌乃鞠躬謝衆云：原係不肖，故遭天譴，與若輩無干。倘有所損，反致我族滅也。衆方帖然，尤遠護不散，撫按兩臺許以明晨出疏保，留無煩爾衆紛囂聚聞。

朝廷有法，官府有方，然汝等欲何爲？是將遺害。

周宦爾等亦獨不思保身乎，衆意稍解，隨送于別署安輯而散。越四日，由夜半寂無人知，隨變騎輕舸如飛而去。逮至下鎮撫司極刑，擗楚，誣血拷北，骨斷皮開，血濺肉飛，面如土色，身無完膚，口有張，雖陽之大節，天日爲之無色。時有奸義者，聞中爲治士民，吳申文游編黨，一其金錢，其元難，真其生全，而日已破，豈可肆乎，隨

焚之，臨死其短章，所以是諫不果，而領理時皮肉已腐，無寸絲掩飾，面目俱消，止見頭顱，髮黃氣喘，尚自逼人見之，膽寒股栗，有人心者，無不爲之腸斷掩泣也。士民追慕不已，製詞弔之者，不能盡述，聊記一二以見意。

### 附詩文

麥洲以許姻諫議，益奸黨之忌，而速其毒。人或以其賸之悲激而有自取之怨，噫，先

生自揣生平，蔑不可告人，不無以危言行。

媒忌丁朝野，若以撫諫議之孤爲先生疵。

將平日之慷慨，謂心一旦見危，而褻昵恐。

浼者，即爲明保乎？予思廉園先生之被逮。

也，浙直士民，咸願斷首，以謝。

關，碎登聞以鳴其冤。先生忠憤在心，何借含。

血射奸雄之鼻，與諸忠舍，漢人地得謂捭。

淚分秘，便結道之局矣。朝服救楊公祖。

郊送臨賀，其誼一也。一見殺，一見賞，遇不。

遇耳。于先生又何言。

男兒自感義，刎頸不爲名。諫死忠臣事，孤存石。

友情，並遊聲自重。殉節葉于輕，矯矯西川淚。于。

秋骨再榮。

### 甲子之後聞

上以冲疾居，渾宮致移聽睹于中涓，于是

羣奸類引，假黨錮以網天下士，闕選其不

軌、邵原先生以首攻權璫，被逮過吳門，浙直士民咸不難流血。

明廷以白其冤，吾夢洲先生以有道之悲，爲度遠之恥，惟不得與之俱赴大理，爲憾。于是撫其孀遺，以壯孤臣忠膽，孰知羣奸之側目先生久矣，特以清節滿天地，變言之舌，僵至是，益其懼而速其毒，縱騎一出，胥江之士女銜鉢無從，兼之官校賄張，民不

三

七

勝憤，因而有西院之役。先生固不以財賈留也，昏夜奔命，人不及知，聊賦短章以誌懷焉耳。

從古事如此，眼前場可論，折鉢空有恨，額闕已無因。豈乏朝衣敕，還疑吉綢綰。大風昭冲德，疎慢識忠臣。

夢洲先生赴逮，當事復銜西院之憾，黜五士，誅五人，以爲先生罪案。先生竟不爲夢

奸所容矣。黃鳥餘悲，百身奚買，聊滴淚和墨賦此以弔。

士恥不與黨，先生已得仁，匹夫能徇義，當路豈無人。

帝急天衡選，人悲國紀渙，胥江千古派，添漲衆洲濱。

高攀龍生平抗直，忠義自命，由行人歷御史，以是言譴，嶺南楊陽典史。

三

三

先宗皇帝知其賢，遊宦起光祿丞，壬戌至太僕卿，擢子陞都御史，以糾劾權奸，彼前回籍杜閱著書築圃山中，與塵寰迴隔，優悠以卒歲，月詠意纖端，受忠賢意，指勞駕風影之詞，一網打盡爲快心，因扭入黨，忽聞提騎至，焚香沐浴，手寫遺疏一通，封固以授其子，囑曰：事急方啓之，乃給家人云：汝輩各自寢息，勿得驚恐，諱無大禍，我欲獨臥一室，聽思良策，明早自有處分。

耳至夜半密起于家庭整衣冠望

闕叩頭而自投于園池其子世儒亦密窺伺聞寂無聲啓戶視之空牀絕跡惟一燈熒熒在几間且哭且駭亟走池次爐香未散留詩一律始知抱屈原之痛身蹈汨羅矣隨報有司即親臨相視越三日面色如生足徵忠烈之氣雖死不滅也人咸頌其精忠大義於士林有光焉附遺疏云臣雖削籍舊屬大臣大臣不可辱

王龜齡諱榮

辱大臣則辱國矣謹北面稽首以效屈下

之遺君恩未報願結來生望使者持此以復皇上

周宗建由武康調仁和廉明愷悌兩地絃歌推字和平一方福澤清操自守潔志蕭疎三院稱賢叢薦交章達 陛繡衣內召萬姓惜之無繇垂淚攀轅執香擁道栢臺厲節堪爲

王龜齡諱榮

其繫臣怨鬼同遭一轍勁節忠魂是享千秋共悼生前之異寃得無美死後之芳躅乎

李應昇英銳特達志大寡營惟下帷讀書于不釋卷夙稟忠孝節義以道德文章自居丙辰會榜第五人筮仕南康節推旌善類誅滯暴風清霜肅露潤春溫廉名遠布宦索蕭然拜御史直言敢諫屢疏論劾權奸申收建言諸人遂瑯愈怒稱奪而歸奉親教子以圖燕喜雍睦之樂無

乃禱不旋踵無端詔獄一聞駕赴至新街立門側佇望其來父母命之入卒不敢恐對家人迷亂方寸一無他顧剛勁肅如惟慰父母云兒此去或微君恩得以生還慎勿憂念縣尹登門奮身就道登舟作賦倚馬吟詩每得句擊節自賞無悲愁悵鬱之色逮至加刑時惟大呼

二祖

十宗在天之靈鑒我微忱不敢負

君父子死報國臣之分也我又何辭但親恩未及烏鳥之私于心惻然幸而有兄有子是不乏奉養耳一腔熱血萬古綱常芳名自與天日同光也時惟同寃諸人相繼逝矣止存黃尊素相與患難談論古今忠臣孝子以遺日其奈監司嚴朴過損且羣奸欲逮其斃料應不免亡前一日賦詩寄別父兄手書誠子讀之一字

淚聞之者推心飲血遺恨人間自不磨耳

附詩

郡中別徐元修

相逢脉脉共衷傷評我無情似木腸有客銜冠歌楚調不將兒女淚沾裳  
南州高士舊知聞如水交情義拂雲他日清朝好秉筆黨人碑後勒遺文

丹陽道中

已作冥鴻計誰知是僂民雷霆驚下土風雨孤臣憂患思賢聖艱難累老親生還何敢望解纜頌湯仁

聖德方虛已愚忠敢瀝丹慙無一字補空復數行彈臣罪應難赦君恩本自寬淒淒楊柳色誰爲問南冠

潤州別貢悅菰妹丈

莫說蒼蒼非正色也應直道在斯民憐君別淚

漂於酒錯認黃梁夢裏人

大兄同行因憶五弟

勞勞車馬日追隨，一髮餘生不可期。  
回首轉嗟鴻雁影，斷腸初信鶴鴒詩。  
白雲渺渺迷歸夢，春艸凄凄泣路岐。  
寄語兒曹焚筆視，好將犁犢聽黃鸝。

述懷

便成囚伍向長安，兩目塵埃道路難。  
又老窮心呼日月，兒童洗眼認老殘。  
文章十載虛名誤，難事千言罪業殫。  
寄語高堂愁苦憶，朝來清淚飽供餐。

鄒縣道中聞薛得予名而下淚者口占一首

身名到此卑張儉，時勢於今笑孔融。  
却怪登車攬轡者，爲予洒淚問蒼穹。

鄒縣道中有感

春申好士祇虛名，勢利遺風古道輕。  
不見彈冠舊膠漆，驅車相避隔林行。

書驛亭壁方壽州詩後

君憐幼子呱呱泣，我爲高堂步步思。  
最是臨風凄切處，壁間俱是斷腸詩。

景州道中感懷

細數知交在道遙，通各一方魏齊方睥睨。  
叱咤一猖狂，形影悲相照。  
嗚呼，景已荒，古人不可作，極有間蒼蒼。

宿村店

日暮停車塵滿衣，誼譚土語是還非。  
孤僮歸夢三千里，不及呢喃燕子飛。

長鄉呈大兄

長途連袂若爲歡，咫尺京華不忍看。  
此去幽囚腸百轉，總餘清淚對誰彈。

此地風沙到始知，那堪病骨苦支持。  
從今用喚

艱難甚。莫遣離憂。藏客肌。  
兒自料生。聊煖眼。我惟料死。總灰心。雙彘但有。  
平安字。傳得些兒抵萬金。

獄中遙寄蔣澤豐

與君異姓。爲兄弟。意氣寧。論杯酒。問他日。蒙恩。  
弛黨禁。老親稚子。待君看。

官前一日

十年未敢負。朝也。一片丹心。許箇醒。只有親。

三餘新集卷上

恩無可報。生。生。願。願。華經。

絲絲。修省。業。因。微。假。息。餘。寬。有。夢。歸。燈。火。滿。堂。

明月夜。佛前。合掌。着。纈。衣。

又六月初三日別兄

病餘憔悴。一孤身。歸去。寬心。慰兩親。長願。生。生。

爲手足。鵲。鴒。原。上。了。前。因。

附家書

付遞之兒手筆

吾直言買禍。自分一死。以報。

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

之日。佩爲韋絃。即吾不死之日也。汝生于官。

舍。祖父母拱壁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

汝。衣鮮食甘。頃喜任意。驕養既慣。不肯服布。

舊之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

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也。汝少所習。見遊宦。

赫奕。未見吾童。先養才。時低眉下人。及視父。

母。艱難支持之自也。又未見吾。今日。四照。遠。

及獄中。幽囚痛楚之狀也。汝不嘗膽。以思。豈。

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凌。此宜謙。

以守身。二也。祖父母愛汝。汝狎而忘敬。汝母。

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不測。汝代吾爲子。可。

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何人。

汝若不孝。神明經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

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有。

基業皆祖父母苦若積累。且吾此奉銷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三分。必不多取。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孀如母。即有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負我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汝既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倘嫁於中等貧家。須與稚田百畝。至庶妹母奉事。吾有在。當足其衣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此外出入。謹其防閑。七。桑梓之義。五也。汝資

世不飽。誓裝於教。講讀書已遲。汝念吾弟。若萬志勤學。倘有上進之日。即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做一讀書人。將吾所存諸稿。簡繕好好。銓次。章句。脉六也。吾苦生不得盡養。他日祠祖父母。手百歲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遠離。

黃尊素剛介不阿。氣節凜然。初爲寧國縣推。抵立高標。清操永鑑。決不敢犯。發家懾服。選入烏

臺侃侃直言。稱爲鐵面強項。每觸權奸。立被謫黜。歸隱東越之終。賦詩讀書。偶過西湖之濱。看出甌水。時向人雄譚。不畏時忌。娓娓及之。厲聲唾罵。偵事者聞之。織璫而併入。周起元一案矣。幸提騎過吳門。枯勢驕橫。勒許驛伴多金。一時交關。狼狽不前。竟返轅而不遇武林矣。脫此虎口。窘辱且重。繁費尋復傳。旨着撫按差官扭解赴京。而瑞怒稍平。督罰稍憫。然不容其獨生。遂病不起。旋與應昇同死矣。童僕力不能領埋。鄉人憐之。醵金而爲之殯殮云。

時同事者則有吏部趙南星。都御史左光斗。周起元。給事袁化中。御史周朝瑞。刑部郎顧大中。諸廷尉俱不能盡述。

鏡新譚卷之二後



王鏡新譚卷之三

稱頌

大工醵糈

工科都給事中某疏云恭惟我

皇上踐祚之初克襄鉅典肇營三殿九天闡

闢宏開壯麗之規五位崇嚴永奠盤桑之固

甫及三載而凡門殿工程盡已次第告成矣

肯堂肯構恍如鳥革而量飛美與美輪不啻

竹苞而松茂一何神速至此耶揆厥所由皆

賴厥臣孽畫出之獨斷經營運以真心捐助

首倡興作海內急公之義省用式精鼓舞羣

工趨赴之誠所以百靈神助萬方子來舉數

十年難就之工作千百萬莫措之浩費而一

旦奏功于俄頃節約于無算此其勛績何等

較著即內外諸臣竭蹶從事各効勤勞均有

不容泯滅者然其振綱提領綜核料理又孰

非厥臣率作之功哉惟時千官拜舞快觀

黼座之重新萬國朝宗忻美王居之廣大

誰不舉手加額歡呼祝頌今日

聖明御極衆正盈廷中外協心官府一體平

明之治事成中興之烈舉舉如近日桂賊

奴鋒奏錦寧之奇捷清楚庫清裕軍國之急

需嚴禁驛驛而貪役之疲苦頓蘇訪緝奸兇

而輦轂之妖氛大靖世界清明法紀振肅

豈非千載一時惟是三年太計之期務嚴行

考核以辨貞邪而定殿最俾朝有憲度官

無曠職大法小廉進賢退不肖于典撫循百

姓以培根本綱繆邊計以固藩籬俾

宗社有永天壤無敵庶不負厥臣數年拮据之

苦心哉

吏部尚書某等疏云

皇穹烈宗顯佑陰豫篤生元臣魏

蓋諫朕

日謀畫規天，豪萬總入甄陶，而慮切宵旰之端拱，事功盡資冶鑄，而計先晝接之趨踰，以治國之法治工，曲木不加梁柱，以課吏之條課藝，秋毫莫肆侵牟，夙夜在公，志氣專而山川爭獻其珍異，綜理精密，紀綱肅而工倕競勸于恪恭，心計運乎無限，首金錢者何啻億萬，指使聯于有位，董將作者捷于公輸，一時內外諸臣，同心殫力，遂能裨益神謨。

工部給事中某疏云

聖明知人善任，委心膂以勿貳，勿疑，損厥臣矢，日齎誠，期元首于可大可久，念帑虛則捐貲首倡，俾羣工慕義翕然，恤民疾，則酬勞必均，使庶民子來，恐後，經核有法，半鑑無冒，破之虞，省試唯勤，百工有兼程之績，兩年而收數十年之拮据，人力作天，二代而舉數百代之丕基，一勞永逸，所尤喜者，將作竣工之時，正

寧錦奏捷之候，犬羊俾百獸共舞，凱歌與九奏齊鳴，此真曠古奇觀也。

工科左給事中某疏云

蓋僅僅兩載餘，而神工悉已告竣，無論三殿規模，備極宏遠，即文昭武成兩閣，及諸園廊門廡，迴環旋遶，無不處處森嚴，從此萬國嵩呼，下官忭舞，始知朝宇凡在瞻仰，共快歡騰，然而計功矣，何計時，時又甚速，計時速矣，何計費，費又甚省，良因經畫有方，故舞有術，一人得一人之用，一日課一日之程，無玩愒，自無虛糜，無稽延，自無破冒，以中節省，莫可數計，蓋至是而如厥臣之殫慮勞心，提綱挈領，上體聖上堂構之恩，下體臣工趨赴之願，向來銳意舉行，怨勞不避，至今日而勞動始昭著于中外矣，孰非

皇上獨斷任人之明効哉

太僕寺少卿掌河南道事某疏云

皇上睿哲格天，聖神應運，振綱飭紀，躋寧海宇于昇平，奮羽舞干，銷戩鋒煙于頑梗，且知人善任，勿疑而心膺重臣，更亦心報

主，幹國如家，兩年收數十年之功，綜核省數百萬之費，庶民子來，成之不日也

禮科給事中某疏云

廠臣魏、某誠爲國竭心無二，近日三殿告成，東氛告急，皆賴廠臣悉心拮据，畢力勤勩，以此克有殊勩今

皇上在靜攝之中，緊要重大事務，命閣臣與廠臣計議商確，同心贊襄，勉効忠勤，九卿各衙門官俱各靜心供職

聖體自宜凝神定慮，清心靜養，以迓天庥，而膺多福，若夫庶務殷煩，則內有心膺重臣，公忠

體國，外有關部大臣協力贊襄，似不煩聖心軫慮也

大理寺左寺副某疏云

聖上以離照當陽，廠臣以純忠輔運，創億萬載之丕基，殛數十年之狂寇

工部尚書某等疏云

三殿鼎建，兩載告成，大工省費，皆賴廠臣心計經營，力効鳩工，以故頂石之運，楠杉之採，節省金錢數百萬，而禁苛恤力，子來胥悅，勞能獨專

錦寧三捷

甲子正月廿三日，大營鞭子俱到寧遠，扎營一日，翌朝寅時，賊攻我西南城角，督撫袁崇煥用火砲打死無數，賊復攻南，推板車遮蓋，用斧鑿城數處，被崇煥細柴澆油，并撓火藥，用鐵繩繫下，燒過二更時候，方纔打退，又遷

健丁五十名從城上繫下用棉花火藥等物將轆賊戰車盡行燒燬自相蹂躪屍橫遍野賊退五日復提兵數萬來蜂擁以戰我兵用火砲埋于地中又將火銃矢石相發山搖地動約打死奴賊數千中傷數千賊敗回營大放悲號隨于焚化酋長尸骸天墮大星如斗其落地如天崩之狀衆賊恐驚拾其骨裹來馬土夜至五鼓撤兵東行其奴酋老罕因敗

斷身被重創陣亡之子兵士死傷無算以致憂憤背疽而死虜中大亂諸子以聽聞立爲主遂刎牛馬祭天諸子羅拜李佟兩駙馬協力贊襄聞得第姻事即立爲酋長以主國事於是置金匱盛老罕遺骨葬于瀋陽城下卷旗息鼓而去自奴酋發難我朝用兵十餘年未有此大捷也皆崇禎之力而逆瑞魏忠賢歸功于內據爲己有噉言官擠

之去而盈廷頌其功焉

附

督撫袁崇煥開諭云示諭遼東官兵士民及金白東西各忠義等夷知悉奴酋暴虐逆天壞我遼土遼民慘附近各夷天人共憤今遼天冒暑犯我封疆西城一戰是天亡奴賊但中有所傷者多是我遼人我屬夷我心深爲憫至奴酋不量力遠攻寧遠又被我兵殺死無數如錦州城兩在被我兵殺死者多連日他的動靜我豈不知欲加兵于巢穴慮恐玉石不分所以稍緩以待西南之大兵到日同你們約定的機關果應鈔合豈能逃哉你們得便下手不必太速東西恭順屬夷速去寧遠投降我遼東之衆不必赴寧遠投降可在彼此共圖滅賊不與封條之爵寧如被奴逼死乎矢石之下乎奴如輕視錦州錦州官兵無

不用命殺賊他若速臨城速死遲臨城遲死只恐他原望錦州他的巢穴到被我水兵陸兵剿得空了那時奴賊有家難奔後悔何及你等有忠義者速圖之勿失前言特諭

河南道御史某 題援將殺謀當懲事奉聖旨覽奏近日寧錦危急實賴厥臣調度有方以致奇功說得是袁崇煥暮氣難鼓物議滋重准引疾求去

河南道御史某又疏云

竊見今日之天下紀綱振飭法度修明朝政既已肅清疆圉漸見寧謐邊塞之捷音踵至輦轂之虹霓全消以言乎兵餉則數十萬斛之軍儲飛挽無敢後矣以言乎器械軍需則肩摩轂擊咄嗟而辦源源而至矣且內外大小臣工一體同心各供職業無敢有操

二心持異議以梗

聖治者從此鞏固

皇圖威捷夷裔日可俟矣此我

皇上英明天縱

聖德神功而心膂元臣赤心報

主愛國如家事精勤處處周到致有此豐功

茂績也

直隸巡按御史某疏云

職官奉命巡歷山海日每仰體

皇上勞勩惕勵之至像厥臣籌邊滅賊之丹悃

時刻惟以寧靜好細固守要地催促兵馬急

救錦州為務

兵部等衙門奏為武功既高事奉

聖旨這奏錦寧之捷賴厥臣秘授神畧亟措軍

需故獲此奇勝

寧遠鎮守太監紀 奏俘獻錦州事奉

聖旨奴賊逆命十年于茲今狡孽復以暑月入  
侵大犯兵家之忌賴厥臣赤心忠討區畫轉  
輸鼓舞邊臣人人用命朕所鑒知

延緩巡撫都御史某奏仇虜糾衆入犯事  
奉

聖旨覽奏奴酋犯塞官兵奮擊挫遁孫興禮駐  
扎立邊之力居多真不負厥臣授畧籌邊委  
任禦酋之意

督餉御史某奏錄錄已抄事奉

聖旨錦寧之捷爲厥臣殫心籌畫委任得人之  
効朕所鑒知

戶部尚書某疏云

臣等看得奴酋敗衄歸巢不自悔禍其憤恨  
圖報必愈狠而愈毒方今內上臣受厥臣方  
略預切綢繆督撫諸師俱極一時人望而各  
營兵士又皆敵愾倍加用命摧鋒無復向時

風鶴皆驚之衆倘得機糧充足士馬飽騰則  
新敗之逆奴以當擊其頸于閣庭矣

遼餉御史某 奏爲奴鏡已挫事

竊照逆奴煽禍十數年矣狂鋒惡焰從此一  
折之者豈奴真不可敵哉蓋因前此任封疆  
者徒誇紙上之空言不理戰守之實事見敵  
而潰聞風而逃任用不得其人耳昨者寧錦  
之困賴厥臣幹國精忠一切器械糧草盡心  
籌畫諸臣亦莫不兢兢然同心濟事奏此膚  
功用人之効亦大彰明較著矣

戶科給事中某 奏爲軍需料理事

竊惟遼左用兵十載每望風先逃昨錦之守  
三戰三捷奴酋伎倆已盡狼狽歸穴我兵何  
前弱而後強也賴

皇上聰明神武得厥臣籌畫于帷幄故內鎮督  
撫道將戮力于疆場中外協心接濟立援應

手奏未有之膚功、振積弱之暮氣、從此國圉  
恢疆、非難事矣、

河南道御史某題授將役謀事

邇者寧錦危急、羽書狎至、殿臣仰念

皇上宵旰、不遑寧處、調集援兵、以圖萬全、而馬  
匹、而糧餉、而器械、悉督發不遺餘力、若奉調  
士卒、依期前至、我

皇上東顧之虞、不籍之以稍釋哉、

三鏡新聲卷二

直隸巡按御史某 奏徵臣躬力遼地事

聖旨、撫寧濠塹以聚遼民、毀東關夾塔以利形  
勢、並屬訪輿情、深得厥臣籌塞恢疆殆奴之  
意、

禮科給事中某天威已播疏云

奴酋之狡謀、臣測既窮于陸、或又逞志于水、  
未可知也、此厥臣精忠爲國、無慮不周、有求  
必應、當亦無俟職言之泄泄也、

延綏巡撫某 題役虜糾衆入犯事奉

聖旨、覽奏于酋狂犯、官軍斬馘、大伸國威、勞勩  
可尚、疏稱、厥臣擎天巨手、貫日丹忠、措劍軫  
軍、投醪挾纒、乃故奏奇捷、覓得是

督撫某 奏奴鋒已押事

頃者奴孽稱兵犯順、突爾圍圍錦州、此其目  
中、寧知有錦哉、幸鎮臣紀用、仗

皇上之威靈、受厥臣之秘畫、誓衆堅守、三戰三

三鏡新聲卷二

捷、且制勝出奇、幾令虜無遺類矣、

刑部尚書某題獻俘錦州事奉

聖旨、覽奏奴孽犯錦、官軍奇捷、皆賴厥臣秘授  
方畧、接濟軍需、以故內鎮諸臣、孤城搏戰、生  
擒賊夷五十九名、十年已來、未有之功、說得  
是、

鎮守太監劉 奏授師擬錦事奉

聖旨、錦寧之捷、大振積靡、克暢天威、皆賴厥臣

一腔忠誠萬全籌畫恩威造運手握治平之  
樞謀斷兼資胸涵匡濟之畧安內攘外濟窮  
扶傾念殊勲之難酬宜恩加之中錫

吏部尚書某奏爲元臣殫心爲國事奉

聖旨魏忠賢報國心丹吞胡志壯嚴正戎備立  
三捷之奇功雪耻除兇洗十年之積恨績奏  
安懷堅列山河寧晉彝典昭然世爵褒封允  
當

上諭新寧朱三

鎮守太監紀用奏爲元臣殫心制勝事奉

聖旨錦州之捷雪耻除兇十年僅見朕心嘉悅  
厥臣魏忠賢貫日精誠補天經濟徹桑籌箸  
帷幄刻刻關心軍實邊需接濟源源奏手功  
資十萬身作長城允爲崇功堪藏監府

文書房接出

聖諭邇者邊塞處處告急而遼鎮中十奴禍尤  
屬吃緊賴厥臣謀在戰先畫定幄內功高指

縱助烈旂常三捷奏凱孽奴憤竄感其績勲  
朕實倚毗焉

大學士黃 揭

聖旨錦寧之戰振起久衰皆賴肺腑腹心重臣  
且未雨先霜之慮務期三帥齊力同心內外  
共憤副朕任使體厥臣先事之謀

宣府巡撫都御史某 題逆虜倭謀事奉  
聖旨覽奏說馬林之捷氣奮揚國威大振皆賴

上諭新寧朱三

厥臣綢繆嚴疆委任良鎮申討軍實克振神  
武遂使貔貅氣壯瓊裘膽寒

宣大總督某奏賊虜倭謀宜防事奉

聖旨該鎮款局年來文武備犯賴厥臣注意封  
疆多方指授內鎮臣善承德意同心振刷說  
馬林當此斬獲之功真足以振積弛之氣

丁卯十二月二十五日原任兵部尚書霍  
維華疏畧云



寧錦之捷，內臣濫叙軍功，至六百餘人，職俱置之。關臣又有請加封忠賢國公之疏，并下職部。內臣劉雨以移書促職具覆，疏堅不之應。及該司以稿呈職，復有應封公爵以酬元勛之句。職嘆曰：「司官推禍，不得不參。」職劾大臣何敢弁髦。

祖宗法制若此。隨奉筆云：「爵官五等，非職部所敢擅擬等語，而忠賢已怒矣。」疏上而忠賢

又誅撫臣袁崇煥之級，而削其世蔭。職遂語

科臣許可徵曰：「長安中，目不見虜之人，累累加級。蔭子撫臣身家性命，在彼覩而虜者何？以禁塞應得之。恩典本部職掌安然何顏？以對天下士大夫而服邊疆，拚命効死之心哉！遂具疏爭之，且願以職之級與蔭讓之。忠賢遂大怒，面詆職于大工之次，又詆職于問安之日，而職毫不為之屈也。謂封疆

主筆肅寧王

以當封拜之命，其餘俱不足言功。本部何敢擅覆而重怒乎？此語入而忠賢又大怒，舉朝諸臣問安于

乾清門，禮畢，內監李永貞者先發一言曰：「如今外面有人說閒話，忠賢大言曰：『外面有人說我無功，說這些』」

恩典俱不該及我。我如今俱不受了。諸臣錯愕相顧，謂此語為誰而發，應之曰：「為職耳。忠賢

遂攘臂向職勢同狼虎語不擇言信口誣職恨不殺崇煥與職而後快焉諸臣面面相覷失色職遂拂袖而至西角門謂閣臣曰職即欲具疏乞休矣觀此光景恐有性命之憂若止于削奪願即相成無多一言以重其禍次日忽宣職于

會極門付職

聖諭一道職捧出沿路思之必爲封疆上一件

二錢外道美云

重大難行之事故付職以重職罪耳開讀之則欲加

恩客氏也時傳聞客氏亦欲封其子一伯爵司

官惶惑問職何以具覆職曰既有

聖諭特下不得不覆擬一錦衣指揮可也疏

上而忠賢愈益大怒意謂職礙于三次面

詔之威必當唯命是從不意職之憤執如故

也遂復詬辱職于

乾清門職遂杜門辭印以待交代而忠賢使邏

卒數人日夜遶職之寓使服役二名查職部

已行之事幸職署印不過二十餘日撫拾無

所得力焉職數年來以上之章疏捏作事科

纂成一單于看工之日出諸袖中以東閣臣

及部院諸臣欲先拿職家人長班拷問捏勒

首詞而後及職閣臣云他已欲就去矣此何

等時而且作此等事蓋謂

疑

先帝病正危篤也忠賢沈思良久乃曰且放着

復納入袖中諸臣有過職寓語職者僉謂事

且不測也職遂于八月三十日上疏乞休

三十一日即奉

旨削職回籍二十三日薄暮而

先帝賓天矣而非時日急職安知所稅駕哉

原任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陳祖苞疏畧

云

天啟六年正月、奴國寧遠、全關震動、臣念樂家世受、

國恩、百口悉甘殉難、軍民感奮、始有固心、又羽書絡繹踵至、難民襁負叩關、每一晝夜、啟閉不下數十次、臣兩旬目不交睫、露立關門、親自一一稽察、不令真正難民、墮于關外、奸謀逃兵、遁于關內、而又外通聲息、內促援師、於是內變盡消、東寧士卒、始無退志、先是四年冬、有被擄遼民、羅千餘人、還鄉關外、水將用船、先後接渡、內有流棍吳國秉、與同船、聶廷瑾等七人、借貨不還、以奸細首告、東廠魏忠賢、卽圖封拜、密留國秉在京、行文閣部、時存少傳惟勝嚴審正法、特臣理刑山海奉批承經制、此海同、細鞠毫無風影、全遼官民、泣保者二百餘人、俱甘同罪、臣因拊一官一身、盡力開釋、七命、致忠賢大怒、駁行總處、臣止將七人、分發

關內外七將名下充兵、仍前釋罪、忠賢以此積恨不解、至六年正月、見大虜入犯、擊退、當事以臣守關有功、將議破格優陞、復聽忌者之譖、乘叙疏未上之先、于

經筵請退、假傳云、老驥事應退、但未有參疏、不拘批在那本上罷、遂于崔呈秀論邊帥之疏、帶批革職閑住、後巡關叙功、止擬陞級、已得旨下部、追兵部具覆、又止擬復職、疏中文武皆俞、不次之擢、至豐衡滿尋及、沉寃至今、此忠賢誣陷中節之大槩也、臣歸後、始見忠賢將遼人武長春爲李永芳之婿、羅織姦細、遂封伊姪魏良卿爲滿寧伯、旋進侯爵、又旋進國公、此忠賢假冒封拜之始末也、

無上名號

廠臣

凡一切奏章、不敢指忠賢姓名、而云廠臣者、

稽古迄今對君之言未有此體格也

丙寅丁卯間詔旨批答必歸功厥臣厥臣  
居之不疑外廷奏疏不敢明書忠賢姓名以  
盡廢

君前臣答之禮性源

百官之交頌厥臣已堪食不下咽矣賈繼春  
臣子之章跪有誰敢一事不舉頌厥臣而入  
奏者又誰敢言寧不稱功厥臣而舉證者甚

而驟謝對偶稱聖稱神正獄有厥臣不知有

皇上此乾坤倒置時也劉清

皇上此乾坤倒置時也劉清

元臣性源

聖孝慈宗顯佑隆隆篤生元臣魏蓋誠映

講畫規天象繼繼太蹇困而慮切宵旰之

拱事功盡資冷鑄而計先酬接之趨路家辛

王公

天無二日匪類之稱上公更爲語不擇音在

君子追隨舞吻則素心政自可原在不人憎  
獻逢迎有媚腸當當痛洗又云許志吉者  
公慶承醜不足汗皂囊之蹟惟是逞力獻媚  
按幹追賊方且于

皇上之前明具奏疏云上公美意垂千萬古等

語此可不謂清時之妖孽乎賈繼春

奇東操之與臣皆躍馬榮裝鮮衣絢赫魚肉

而驟謝對偶稱聖稱神正獄有厥臣不知有

皇上此乾坤倒置時也劉清

南公

品類之去見無禮重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

雖以有順天府尹某山東巡撫某之糾

無人臣體兼一奉旨開任一未蒙處分而

諸則繼且無稱尚公不知臣所糾已有甚于

稱附公者

天子至尊，誰敢干？

帝京之地，建祠祀，以與焉，稱倡之自基，於

疏自

輩較而義輔官紳士民，羣心盡屬，忠賢矣，自

先帝御宇七年，天下所仰仁武者，盡懷而歸，

忠賢矣。

言下情，惟有祝登，是以孔子贊帝，素諸為華

封人之祝也，此而可忍，又何必于尚公之稱。

辨有無也。及撫臣某請建祠，疏稱東廠魏尚

公，是引周公褒負成王，朝天下者乎。太公封

齊，賜履五侯九伯，實征之，其君稱為尚父，而

管大夫其君亦稱為仲父，二臣何以孳而奉

之魏忠賢，是欲敵至尊也。劉夢淵

尊忠賢為厥臣，尊忠賢為尚公，而詔布中

外，不可解，蓋實事通

朝廷之奴隸，臣官通

朝廷之臣子，以奉違乎。宮闈者，而與外臺乎

殿陛者，同一擢諸可乎。且尚之義更不容

蓋尚者，無以加之謂也。尚公之稱，明與

至尊相侔，歷稽前代，惟周之太公望，尊為尚父，

此千古以來，未曾有之封號，以是而加之忠

賢，其義何居。蓋但知博寵，罔顧名義，敢為僭

擬，遂爾竊稱，按其尊稱一念，但知有忠賢而

竟不知有

先帝矣。高煥敬

殿爺

崔呈秀在，陵工魏忠賢每每差官送飯，

謂開耳，不知何事，既誦畢，每每即云多拜上

殿爺，殿乃殿字之殿，奉聞人于王侯之事，而

且有親爺之稱，而且有崔二哥之喚，望望然

不父其父而稱其闕意欲何爲哉徐吉

**祖爺**

長安中無貴無賤呼爲祖爺而閨門嚴闈之間俱相謂不得安其性命矣張應昌

有口口稱祖爺者如內官李造孽彌天前

任蘇杭織造催督固其職分巧爲狐媚魏忠

賢一疏論周起元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

尊素五臣朝上夕下縱騎飛出地裂山崩攀

龍投水森冤餘四臣盡以罔圖筆焚亦言也

李登斯

**千歲**

容商陶文取魏忠賢畫像懸在喜峰欲以脅

臣之門下官稟臣云此趙高拍鹿爲馬之意

昨撫院與副總兵來俱五拜三叩頭顯呵千

歲今不可以不拜臣叱之曰天無二日吾頭

可憐吾膝不可屈已見其像又見疏也氣益

憤其半揖而止袁怒乃馳報忠賢忠賢大怒

立傳塘報劉鳳翔一夜馳至遵化勅令撫臣

劉劾臣詔遂不會總督及按關剛御史面

待出斜跪矣取如祀

**老祖爺**

撫臣劉隨附密稟金孟玉器投忠賢忠賢

賞鳳翔錢十千而出告詔家人曰老祖爺甚

喜遵化道逮矣明日

直下果遣緹騎逮治嗟乎當是時臣豈不叩

強項禍遂巨測也哉取如祀

**九千歲**

詢知惡黨之私呼魏忠賢也除崔呈秀直呼

爲親父外其餘皆以九千歲呼之者其語何

語耶賈雅春

**忠賢重臣**

忠賢重臣皇圖威捷夷商日可俟矣而忠

簪重臣赤心報主愛國如家事，事精勤處處周到，致有此豐功茂績也。混文換

以上俱見各衙門奏章，而節畧者不敢增易改竄一字，讀者須以全疏驗之。

王鑑新譚卷之四

封拜

按逆璫意圖封拜而沮錦寧之捷居已功竟情哀開府落職削廕去。暨又羅織遼民匿作奸細以爲緝獲之功。忍置武長春于死。嗟乎殺平人以彰後人。天地所不容。矧夫正人君子豈得爲之。胸中氣使哉。是以霍大司馬陳小司馬之秉

公執法阻撓其所欲爲而致恨。獨斥焉。幾不免于虎幸矣。

工部侍郎崔呈秀泰爲廟事懷忠事奉

聖旨親忠賢勸懷奉公清廉勵操錫除年例彰

朝廷節愛之仁題免夙逋救黎庶飢寒之苦

一心爲國百廢具備解獲每者奇勲鼎建更

多勞績朕心嘉悅特賜勅旌獎歷第任一人

與做錦衣衛都督會事賞銀三十兩給絲二

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仍查付史冊以昭勸勉其征倭派餉已經禁止撫按官何不回奏聞操原非得已。如果有七策堪佐時艱此項自宜停免報商一節勸民尤勸着該部作速具覆。

右封錦衣衛都督會事

兵部等衙門奏爲緝獲事奉

聖旨當首猖獗之日有叛賊內應之奸非但

封疆勝負條關抑亦宗社安危所係魏忠賢預發不軌之深謀大挫積年之強虜捷音雖報于邊塞勝算實出于廟堂寧晉先後齊芳世爵襲封允當特封忠賢姪太子太保左都督魏良卿爲肅寧伯世襲官銜照舊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其遺下世襲錦衣衛都指揮使另行承補錫之誥券與國同休普以河山永世無斁藉此彝典作勸忠良該部知道



右封肅寧伯

戶部等衙門奏為恭摺臣殫心致勝事奉聖旨寧錦之役，蘇、張、蔣、殷、賴、職臣戮忠賢，城守丹、悃、秘、機、玄、機、廣、接、濟、至、師、中、樞、勛、名、于、聞、外、同、朝、色、香、從、獲、寇、銷、班、祿、酬、勞、纂、典、具、載、肅、寧、伯、蘇、張、蔣、殷、賴、職、臣、千、百、石、奉、色、七、分、折、色、進、奉、以、昭、世、勳、該、部、知、道、

右賜肅寧伯蘇張

臣等衙門奏為恭摺臣殫心致勝事奉聖旨寧錦之役，蘇、張、蔣、殷、賴、職臣戮忠賢，城守丹、悃、秘、機、玄、機、廣、接、濟、至、師、中、樞、勛、名、于、聞、外、同、朝、色、香、從、獲、寇、銷、班、祿、酬、勞、纂、典、具、載、肅、寧、伯、蘇、張、蔣、殷、賴、職、臣、千、百、石、奉、色、七、分、折、色、進、奉、以、昭、世、勳、該、部、知、道、

聖旨寧錦之役，蘇、張、蔣、殷、賴、職臣戮忠賢，城守丹、悃、秘、機、玄、機、廣、接、濟、至、師、中、樞、勛、名、于、聞、外、同、朝、色、香、從、獲、寇、銷、班、祿、酬、勞、纂、典、具、載、肅、寧、伯、蘇、張、蔣、殷、賴、職、臣、千、百、石、奉、色、七、分、折、色、進、奉、以、昭、世、勳、該、部、知、道、

臣等衙門奏為恭摺臣殫心致勝事奉聖旨寧錦之役，蘇、張、蔣、殷、賴、職臣戮忠賢，城守丹、悃、秘、機、玄、機、廣、接、濟、至、師、中、樞、勛、名、于、聞、外、同、朝、色、香、從、獲、寇、銷、班、祿、酬、勞、纂、典、具、載、肅、寧、伯、蘇、張、蔣、殷、賴、職、臣、千、百、石、奉、色、七、分、折、色、進、奉、以、昭、世、勳、該、部、知、道、

聖旨寧錦之勝，敵臣安攘殊勛，被于天下，安平

之封，與情危協，這賜給莊田，原屬彝典，着照寧國公事，封肅寧伯例，給與七百頃，以資贍，仍行屯田御史，于北直各府備充餉項下，撥有腴善地，作速撥給，該部知道、

右賜寧國公莊田

雲南道御史 奏為廟筭制勝事恭惟

皇上天挺英明，日履宵旰，倚心督之新臣，運帷

帳之舊臣，蘇、張、蔣、殷、賴、職忠賢以

君心為己心，驅國事如家事，知人善任，官府共

此和，中樞折衝，文武互為經緯，事事核實，

處處周防，秘授勞勩，而在虜目前，妙合機宜，

而連師擊，戰車數百頃，刻而成，錦寧非權

度有素，能若此，蘇、張、蔣、殷、賴、職

雲南道御史 奏為廟筭制勝事恭惟

皇上天挺英明，日履宵旰，倚心督之新臣，運帷

帳之舊臣，蘇、張、蔣、殷、賴、職忠賢以

君心為己心，驅國事如家事，知人善任，官府共

此和，中樞折衝，文武互為經緯，事事核實，

畫謀謀知人善任有求必應士馬履能勝之  
資無備不周塞垣有守禦之實故能大奮天  
驕之鬼水真地軸之安靖哉三韓功高百代

史料給事中 奏為疆場捷音事奉

聖旨這奏得寧之捷皆朕且指縱合節師武同  
仇說得是

山東道御史 奏為天兵奇捷事奉

聖旨這本說得寧之捷我武雄揚賴朕且丹忱  
三說得是

致主秘算安邊提挈兵餉之術撫授戰守之  
略故人心鼓舞邊圉廓清朕所鑒知

行邊督師 奏為賊虜狡謀事奉

聖旨這刁酋犯境新獲著勞皆賴朕且綢繆未  
兩補葺先攫委任得人指縱而壘穴改色整  
備有法鼓銳而犬羊寒心功茂莊園勞能謙  
抑

右振事言功

工部都水司主事陸澄源疏畧云  
如殿且親忠賢服事

先帝贊籌邊務拮据大工亦人且分內事

朝廷論功行賞自有常典即欲優厚加等官至

都督廢及子孫至矣盡矣何至

寵逾開國平列三等蟒衣遍宗親京堂滋乳臭  
也

工科給事中郭興言疏畧云

三說新平卷四

朝廷獎賞惟五以酬元勲親忠賢即有微勞止  
應賞券而已聽崔呈秀擁戴輒敢攘竊封

典儀券疊頒親良卿何人乃居然榮纓設泰

亮無顧忌令滿

朝文武屈辱而不敢言可謂目中有

先帝乎且也各建府第破千家之產撥給賄田

借分第之榮此其當誅者矣

工部右侍郎張維樞疏畧云

叔青攻寧遠日 朝野洶洶屋瓦皆震守且  
袁崇煥辱敵愾間諜童僕雖行位聞身與

將士同命發死傷首首時無數老奴柏解圍  
臂膊發疽以斃近日寧錦却敵皆崇煥指縱

力兩奸竊魏忠賢輩援為己功封蔭盈朝  
端獨不及崇煥查維華讓蔭一疏猶存公誰

何以勸封疆之且出死力報國者予且諸  
且皆談武者崇煥視若罔聞望

云倪斯亭奏曰  
皇上召還優遇寵錫師中尚能恢復封疆 賜

奏亦屬舊典也

浙江道御史龔華肅疏略云

袁崇煥苦心遠塞功賞甚輕而魏崔二奸至  
之去孔桂樞機費謀何事且錦寧之閭魏忠

賢所歎用人而妄可不為封疆事深長計也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維和疏略云

十餘年奴氛孔熾士卒畏敵不畏將帥袁崇

煥一振起之而將士始用其命軍民始安其  
止天下壯之真今之方叔也

都察院司務許九皋疏畧云  
錦衣官

朝廷世且也非有大功勞者不得與即南京兵  
部尚書田珪有征南之功止得一世襲百戶

李化龍有平播之功止得兩妾襲指揮魏忠  
賢之冒濫錦衣無數又選非常之爵賞不亦

云倪斯亭奏曰  
輕 八

朝廷茂憲章也哉

太常寺少卿阮大鍼疏略云

寧錦之役督撫鎮道將士拼死敵愾思犁庭  
封狼居之日為快魏忠賢遣官詣往擾亂之

名曰監督其實牽掣且聞將在外君命有所  
不受而今且不敢不受命于忠賢征伐大柄

隻手握定通夷責國何難為之間之內外

惟知忠賢不知

君命并將令矣。茅主世及惟開天朝運助在

社稷者得并河山帶礪之盟而忠賢一門三爵

小兒亦冠豹假乎利金吾此其罪豈止貪目

目中絕不知有

朝廷矣

嘉興縣恩貢生錢嘉徵疏畧云

爵官非軍功不候官制察然

祖宗朝時

外雖

之物力

前

朝廷

邊功

將

邊

終帝不及數而忠賢

使

賢

賢

賢

賢

賢

賢

賢

賢

賢

賢

賢

賢

賢

賢

聖輔辰亮天，若于心膂之臣，克盡驅使之職，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克勤克儉，惟公惟正，烈忠著烈者，乃不得專遇者，天祐朕躬，篤生良佐，爾忠賢之念急公家，勸高磐石，宣勞潛邸，不言丙直之舊恩，優力中樞，式啓周宣之新運，朕每加宣諭，以重褒嘉，茲者臺臣特疏，督揚被陳，金道賢之朝野，叙若聞聲，監實事並彰于共，凡共聞而赤心尤激于上，知上鑒

天法

祖勤學登朝，茂德保躬，明賞信罰，空黨人之宿，滯而王道蕩平，移覆師之逃臣，而恩威震遠，朕用是耳目四達，政事肇新，皆賴爾任勞任

怨于一身，展經展綸，于三事，苦心茂績，軼古冠今，若小則平治道路橋梁，澤及商旅，大則首倡陵工捐助，慰朕孝思，築肅寧以固金湯，置學田以育才俊，停店請而乾沒塞，贖賊難而畿甸安，葺公廨以衛我宸居，築垣土而利我屯牧，頻發盜鑄羣惡，交敗泉府之權，屢誅竊餉神奸，益著投醪之惠，偷賣田禾，偷賣龍袍，以至奪劫銀鞘者，咸伏種種刑章，詐冒職官，詐刻鄉信，以至孫戕祖命，子難漏恢恢天網，即勢要建制，必明飭僭侈之誅，其上納假錦，已嚴譴詐僞之戒，年例若茶果，若煤炭，若米儲，一槩蠲除，積習若納辦，若進獻，若鋪墊，徧行裁革，不時之品，不以供膳御，不正之物，不以混聰明，非爾導朕以清心寡慾之功，而率下以廉潔奉公之訓乎，至于中涓盡遵約束，宰臚謝絕吏兵，一意無私，更爲表裏，及享

厥而恩周番尉，督工而用節水衡，利奸之法，信若神明，將作之勤，迅于風雨，振舉天朝之贖典，節省百萬之金錢，雲集子來，勝靈臺之不日，翬飛鳥華，造小雅之斯干，於其爲朕，碑竭血誠，拮据大事，雖古之黃髮元老，奉上憂國，何以加焉？總皆外廷之所不盡知，口碑之所不易盡者也。有此純臣，宜膺渥典，唯爾堅辭爵祿，彌著謙冲，茲特賜爾羊酒銀幣新鈔，

旌勸獎，仍宜付史館，用垂丕鑒。嗚呼！四星帝座，參元象于三台，六典周官，羅吉士于內尹，播之史籍，按之本朝，如爾豈徒婉休先世之懷覃，開足振美禁中之周召，爾其新恩祇受嘉績，益襄朕夙軫民艱，行將與廷臣酌議罷稅蠲租，流膏布澤，以副爾致君堯舜之一念，朕言所在，皎若日星，金石可磨，鴻嗣不朽，爾其欽哉！特諭。

案逆裔之疊貶

聖聰、事事歸功于已，而轉惡之詔，熒懣罔言，言稱頌其美，忠賢既無，開國汗馬之勲，又無板土斬賊之勞，而今日廢金吾，明日升崇侯，以三歲無知之兒，連叨太子太保，一丁不識之人，倏爾封伯封侯，計一門之內，錦衣三十餘人，公侯七人，皆蒙世祿，賜第分茅，過于

藩封舊古，迄今希所擬，爾戶闕此封拜賞，資二款，使人髮上指，晚俱裂者也。奚止衰汚

朝廷之名器，亦將有以貽天下之公憤乎？其丙寅以前，不及枚舉，丁卯八月止，據邸報臚列，悉見逆裔之貪穢冒昧，無法無天，欺君藐國，大負聖恩，大千

祖制者也，具見于左，以昭逆璫義理。上之大惡，今日諸孽俱受。

天刑無所逃其罪，海內人心共快。定微有知者，後車之誡。

天啓六年戶部題為封疆已定事奉

聖旨：肅寧伯養贍地土，准照例從優賜給七百頃。該部知道。三月初十日

頃該部知道

鎮撫司奉為緝獲事奉

聖旨：新諭奉

聖旨：犯人王用行等，通送刑部，付律從重擬罪。

魏忠賢志切忠君，心懷補衮，搜剔異姪，摘發神奸，使御用龍章，歸還寶藏，功績愈茂，賞資宜隆。着廕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都督同知。

仍賜勅以示優異，還賞銀五十兩，彩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其原辦官旂照例併叙。三月十三日

兵部奉為緝獲事奉

聖旨：新諭奉

聖旨：魏忠賢首獲巨奸，大挫強虜，功高績茂，爵賞已頒，仍賜勅獎勵，以示優異，賞銀五十兩，彩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其官旗楊震等，准照後冊數目陞授。該部知道。三月十四日

北鎮撫司許顯純奉為緝獲事奉

聖旨：這本內各犯名下，賍私務要昭數，逐一嚴追，完日具奏。魏忠賢丹心報日，亦念發奸矢

追完日具奏

聖旨：新諭奉

聖旨：新諭奉

公矢明，任勞任怨，嘉猷屢建，宜與宜頒原廕弟姪一人，加陞二級，仍賜勅獎勵，以示優異。

還賞銀五十兩，彩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其原辦官旂照例併叙。該部知道。閏六月二十七日

總督倉場戶部左侍郎恭報雷火撲滅

事奉

聖旨：這本說得是，魏忠賢捨身報國，極力救焚。

倅召本司員役應變別有方畧不憚焦頭爛額保護軍馬錢糧所全既多厥功甚大加第姪一人與做錦衣衛都督同知仍賜勅褒嘉以示優異還賞銀五十兩絲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薛貞亦竭蹶赴救目擊最真知道了該部知道

北鎮撫司許 奏為緝獲事奉

聖旨賊犯章秉正等并失主程通送刑部依

律擬罪

清立捕吞舟之強寇風猷振刷生收

射狼勞績旣彰寵褒宜茂原應弟姪一人加

陞二級仍賜勅獎勵以示優異還賞銀五十

兩絲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

貫其原辦官旂照例併叙該部知道

北鎮撫司許顯純奏為訪據事奉

聖旨程夢庚等贖銀十三萬六千兩本司立限

嚴追吳養春贖銀六十餘萬兩着行該撫按

照數作速追解其山場木植銀三十餘萬兩

工部即差官會同撫按估計變價解進俱以

助大工山場地二十四百餘畝併隱匿山地

徹以拋荒地土未入冊者查出升斗盡歸朝

延不得仍前隱漏厥臣魏忠賢報國丹心發

奸巨手搜剔黃山之大弊克襄盛

省金錢而工愈饒不加賦而外日

勞茲勸里茂者庶弟姪一人步做錦衣衛指

揮世襲給與應得誥命仍賜勅獎勵以示優

異還賞銀五十兩絲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

十瓶新鈔三千貫原辦官旂照例優叙該部

知道

兵部尚書某奏為目擊開外事來

聖旨據奏內臣撫鎮趙數百里開城畧地所議

招集饑民安插屯種漸復疆土功勞可嘉嚴



臣魏忠賢體國赤心籌邊壯志鼓忠義以勵  
鎮守捐資財而濟軍需致令將士協和兵威  
丕振數載遁逃之寇已受天誅三韓慘養之  
臣盡由人力今將有破格之典以酬非常之  
勛于原封伯爵晉肅寧侯給與誥券還賞銀  
五十兩綵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  
三千貫賜勅獎勵以示優異冠白 日

內官監 奏為

聖旨新請卷四

三朝欽典事奉

聖旨皇極殿工我

皇祖遵延未舉者三十餘年誠重之也爰及朕  
躬克業茲典是皆厥臣魏忠賢心無二慮算  
有餘策定謀惟斷乃式經始贊協率工用人  
則洽提籌故作之勤可節有方財力蒙于夕  
誦予來偕其不怠庶民悅以迄勞遂使戶牖  
可銘依宇堪御俾朕藉手以稱繼述厥功茂

大其晉秩為上公仍加恩三等還賞銀一百  
兩綵段八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  
貫賜勅獎勵原封太子太保肅寧侯魏良卿  
晉封國公世襲官銜照舊給與應得誥券以  
昭茂賞其錄內外大小官員着該部優叙具  
覆 十月初七日

戶部尚書某奏為巡歷聞

奉

聖旨新請卷四

聖旨朕聞列府惟三分上通原以崇報也厥

臣魏忠賢忠膽包天久通之

參壯猷拓

土恢復之宇日弘既以高社稷增秩通侯宜  
千分茅辟土加晉一等原給庄田七百頃着  
加三百頃以昭朕酬報勞臣至意該部知道  
二月十日

又奏為巡歷開外事奉

聖旨有違事以來厥臣毀家抒國士飽其粟

賜其粟米或輸送功茲茂吳肅  
享族祿米例宜從優著照武定府歲支祿米  
二千五百石該部知道十月十七日

工部等衙門奏為

三朝闕典事奉

聖旨皇極殿工告竣累朝曠典世所共承萬方  
嚮用五福朕心嘉悅內外各官効年勤勞再  
行叙資著舊輔臣朕自加恩及臣遇忠賢精  
忠報國私畧臣職經始成終以義門建已晉  
公爵仍加恩三等賞銀五十兩陞及四表裏  
廢爭姪一人與做錦衣衛都督臣知給與應  
得誥命以示優異十月二十一日

工部等衙門奏為巡歷關外事奉

聖旨殿臣內管殿庭外靖邊塞奇勲種種前  
二公第宅宜優除給過一萬九千兩外再給  
二萬五千兩五兩七分以示優禮元

臣王忠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某奏為巡歷關外事  
奉

聖旨殿臣魏忠賢績著塞垣勞惟堂構迭增茅  
土用示眷酬這所擇寧國公莊田一千頃并  
前七百頃後三百頃共二千頃著行各該  
州縣自天啓六年起務及時征完解部轉給  
不許稽遲該部知道十一月初八日

鎮撫司 奏為緝獲事奉

聖旨這曠賊陶四等既經究問明白着送刑部  
依律從重擬罪以儆奸頑殿臣勲忠賢燃犀  
作照捧日為誠坐鏡神效同

二祖列宗之靈脉滑消國壽當匹夫匹婦之沉  
冤厥功茂焉朕甚嘉悅着廢第姪一人與做  
錦衣衛指揮同知仍賞銀五十兩陞段四表  
裏二萬五千兩五兩七分以示優禮元

以彰勞績、卷八、無併與優叙、該部知道、

一月

督師王、奏為山海工程告竣事、奉

聖旨、覽奏、山海工程種種告竣、縱有巨制、有以待之、朕心嘉悅、厥臣親忠賢、業領提綱、內安外攘、捐貲置器、微桑土于米陰、半慮運籌、指金湯于永固、遂使一軍之門限屹為萬里之長城、著廢第姪一人、與做錦、前指揮同知

世襲給與應得誥命、仍賞銀十兩、綵段四

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賜勅獎勵、以彰殊勲、十一月二十三日

山海關太監陶、奏為營邊隘口修築隄

防已備事、奉

聖旨、覽奏、喜峯修築告竣、保障既嚴、金湯足倚、以心嘉焉、厥臣魏忠賢、沉機策慮、勵志籌邊、營院要石、指置修築、器械器而捐貲、罔任功

仕、無疆、勞、惟、著、廢第姪一人、與做錦、永

指、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仍賞銀五十

兩、綵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

貫、賜勅獎勵、以昭殊勲、十一月十六日

順天巡撫劉、奏為深秋防馬正驛事、奉

聖旨、據奏、秋防巡歷、親履嚴疆、臨、魏忠賢、忠

義、厘綱繆之防、帷幄制憂、惕之勝、重價以增

上、駟、捐貲、以製懸嚴、以至、日、品、咸、絡、繹、裁

聖、新、奉、

塗、驛、逆、不、煩、軍、器、咸、濟、圖、迴、重、鎮、可、謂、周、詳、

朕、心、嘉、悅、着、賜、獎、勵、以、示、優、異、仍、賞、銀、五、十

兩、綵、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

貫、廢、第、姪、一、人、與、做、錦、衣、衛、都、指、揮、同、知、給

與、應、得、誥、命、以、彰、殊、勲、十一月二十三日

兵部等衙門奏為驕虜乘時謀犯事、奉

聖旨、這甘鎮屢次太捷、內外文武各官、勞績可

、亦、一、行、叙、資、厥、撫、魏、忠、賢、性、篤、忠、貞、心、懷、敬

便之籌帷幄，決勝邊疆者，加恩三等，仍賜勅  
導，以示優異，賞銀五十兩，絲段四表裏，羊  
一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庶弟姪一人，與  
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以彰  
殊勲。十一月二十六日。

天啓七年鎮撫司 奏為緝獲事奉

聖旨：丘志克侵牟糧餉，鑽求陞轉，遂鎮撫司嚴  
行究問，追贓完日，送刑部依律擬罪。厥臣魏

忠賢，冒照萬形力持三尺，收復年以還公極

肅暮夜以飭官常，勞怨不辭，助積茂著，着于

第姪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同知，仍賜勅獎

勵，以示優異，還賞銀五十兩，絲段四表裏，羊

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原辦官旂，照例

酌叙，該部知道。正月朔三日。

鎮撫司許 奏為緝獲事奉

一志克王家棟等，既經審問明確，其贓銀

九千一百三十兩，着該司嚴追，以助大工，完  
口，俱送刑部依律擬罪。厥臣魏忠賢、余官  
力持國法，憤衣冠公行賄賂，暮夜必發其  
遺金，痛鼠輩恣意鑽營，私門頌膚，其弊實繁，  
勞不避，摘發多功，不命殊褒，洗彰奇績，着庶  
弟姪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給與應得誥  
命，還賞銀五十兩，絲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  
十瓶，新鈔三千貫，仍賜勅獎，以示眷倚。月

五鎮撫司奉

日十一

管束厥太監魏 奏為敬指叠造事奉

聖旨：爾節省原賜蓋造府第銀，共三萬五千二

百八十兩，准如議差官解到山海，轉發寧遠

鎮撫衙門，照數查收，以備修葺城壁，惟爾忠

賢以深謀鐵慮，銳志恢復，節已賜之餘貲，綱繆

聖慮慮未完之多，疊計葺金湯，信急公以忘

私，竭忠而體國，功愈弘茂，朕心嘉悅，着廕

分年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還賞銀八十兩絲段四表裏羊四隻酒六十瓶新鈔五千貫仍賜勅獎勵以示優異該部知道正月十二日

又鎮撫司 奏為緝獲事奉

聖旨汪仲升等既經審確通送到刑部依律擬罪厥臣魏忠賢營心大計洞察巨奸當鹽課積引之時發奸商貨緣之弊以肅平還公奮

玉鏡新詠卷四

壬二

陰謀不漏明刑除惡裕國厥功為大着賜勅獎勵原賡弟侄一人加陞二級還賞銀五十兩絲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以昭朕眷倚至意原辦官扇照例并叙該部知道正月十七日

兵部 奏為類報三年捕獲功次事奉

聖旨覽奏捕獲功次既經該部確擬分別升賞用並成勞厥臣魏忠賢志銳誥奸功高發縱

狐鼠鬼消暮夜密陷風清野狼膽落明威皇如氣肅奏勞控弁破格宜酬着加恩三等着分年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還賞銀五十兩絲段二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仍賜勅獎勵以示優異正月二十二日

兵部 恭報四城工程事奉

聖旨覽奏軍遠一帶四城修完內獲外行確有

玉鏡新詠卷四

壬二

可憑膽心嘉悅厥臣魏忠賢孤忠氣主全力擎天舊日邊防則痼疾屢體從衛史治則臂指從心百計圖迴萬里鎖鑰着賡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五十兩絲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仍賜勅獎勵以殊勲績二月十一日

兵部 復命天威事奉

聖旨覽奏南奏捷內朴文武各官勞績可嘉宜



太監劉一德等備事奉

聖旨畢儲夫計豈容疎指升合魏萬國着該府  
道嚴行懲此擬罪正法厥臣魏忠賢秘書等  
違遠備國選士簡將裁允懲奸功在邊垣  
難以枚舉着廢第姪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  
叢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六十兩絲段四表裏  
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仍賜勅獎勸  
以副眷望望意

五月初九日

奏給眷望望意

聖旨七首驚驚匪類承受綽縛失慎于威清之  
難乃悔罪尋盟即開守寨皆願願臣機神指  
將智師廟謨簡將勵兵敏先無事之講討叛  
衆服恒收不戰之功着勅疆場朕心嘉悅着  
高第姪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給與應得  
誥命賞銀六十兩絲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  
十瓶新鈔三千貫仍賜勅獎

以酬勞績昭

朕至意五月十三日

延綏起撫朱一奎虜大舉入犯事奉

聖旨覽奏奎虜大舉入犯官兵奮勇血戰斬賊  
數多大獲全勝皆賴厥臣魏忠賢籌畫嚴明  
轉輸接濟將領輯鈴制敵之謀士懷投膠挾  
續之恩故能夾勝返方伸威醜類朕心嘉悅  
着廢第姪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使給與應  
得誥命賞銀五十兩絲段四表裏羊二隻酒

五十瓶新鈔三千貫仍賜勅獎

奏

聖旨三連四運制鐵弁本息數目俱詳悉厥

聖旨三連四運制鐵弁本息數目俱詳悉厥  
聖旨精心理財捐貲報國盈虛每神于接濟區  
畫不與匪徒錮錄故雖使衆府懷克國用攸賴  
厥功茂矣着廢第姪一人與做錦衣衛指揮  
使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六十兩絲段四表

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仍賜粉漿  
勳以彰優異 六月初五日

太監劉 援師振錦事奉

聖旨錦寧之捷大振積庠克暢天威皆賴厥臣  
魏忠賢一腔忠誠萬全籌畫念殊勲之難酬  
宜恩加之中錫着加恩三等磨第始一人與  
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賞銀  
八十兩餘限六未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

三千貫仍賜粉漿勳以示優異 七月廿四日

吏部尚書 元臣輝心事奉

聖旨魏忠賢報國心丹登朝志壯履正茂備立  
至捷之奇功雪恥除兇洗十年之積恨績著  
安攘堅列山河寧晉聲典昭然世爵與茲  
當着子弟姓一人特封爲安平伯世襲總督  
祿米一千一百石錫之鐵券與國同休仍賞  
銀一百兩絲綬分表裏羊四隻酒六十瓶新

鈔五千貫賜勳勳光天典屬忠良至  
萬曆十七日

吏部尚書 恭報旦殿不日之成事奉

聖旨魏忠賢厥臣排力經營矢心翌贊美與英輪  
乘成一代之中興青排昔堂弘開萬年也有  
道其瞻瞻廣曠典事新着于帝姓一人特加  
爲東安侯世襲其府第祿米給券贈田等項  
即行各該衙門照例優給具奏以副朕酬答

元臣至萬曆十七日

巡撫登華都御史奉爲詳運開洋事

奉

聖旨萬江派運延聖特准覽秀額陸運上萬縣  
運二萬但已開洋接濟深慰朕懷順厥臣周  
詳相聖遠成之績會有資庚癸不嘆迅掃之  
膚切可奏心勞惟忠續施海外着于原底第  
姓一人加陞二級賞銀五千兩絲綬四表裏



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仍賜勅獎顯  
以示眷酬至意 八月初八日

吏部尚書 奏報三殿告成事奉

聖旨是覽奏厥臣恭承繼述經營堂構夙夜匪  
懈鼓磨之玉案精誠嗟乎政天心之神功  
功昭鉅典皮會群章助業茂隆重昨宜錫  
良棟准封典聖恩疊疊加授太子太保應得  
詔命三併展題其遺下錦衣衛都指揮使世  
襲應另行題補 八月二十二日

禮部奏為

奉旨是覽奏厥臣恭承繼述經營堂構夙夜匪  
懈鼓磨之玉案精誠嗟乎政天心之神功  
功昭鉅典皮會群章助業茂隆重昨宜錫  
良棟准封典聖恩疊疊加授太子太保應得  
詔命三併展題其遺下錦衣衛都指揮使世  
襲應另行題補 八月二十二日

奉旨是覽奏厥臣恭承繼述經營堂構夙夜匪  
懈鼓磨之玉案精誠嗟乎政天心之神功  
功昭鉅典皮會群章助業茂隆重昨宜錫  
良棟准封典聖恩疊疊加授太子太保應得  
詔命三併展題其遺下錦衣衛都指揮使世  
襲應另行題補 八月二十二日

奉旨是覽奏厥臣恭承繼述經營堂構夙夜匪  
懈鼓磨之玉案精誠嗟乎政天心之神功  
功昭鉅典皮會群章助業茂隆重昨宜錫  
良棟准封典聖恩疊疊加授太子太保應得  
詔命三併展題其遺下錦衣衛都指揮使世  
襲應另行題補 八月二十二日

奉旨是覽奏厥臣恭承繼述經營堂構夙夜匪  
懈鼓磨之玉案精誠嗟乎政天心之神功  
功昭鉅典皮會群章助業茂隆重昨宜錫  
良棟准封典聖恩疊疊加授太子太保應得  
詔命三併展題其遺下錦衣衛都指揮使世  
襲應另行題補 八月二十二日

奉旨是覽奏厥臣恭承繼述經營堂構夙夜匪  
懈鼓磨之玉案精誠嗟乎政天心之神功  
功昭鉅典皮會群章助業茂隆重昨宜錫  
良棟准封典聖恩疊疊加授太子太保應得  
詔命三併展題其遺下錦衣衛都指揮使世  
襲應另行題補 八月二十二日

奉旨是覽奏厥臣恭承繼述經營堂構夙夜匪  
懈鼓磨之玉案精誠嗟乎政天心之神功  
功昭鉅典皮會群章助業茂隆重昨宜錫  
良棟准封典聖恩疊疊加授太子太保應得  
詔命三併展題其遺下錦衣衛都指揮使世  
襲應另行題補 八月二十二日

奉旨是覽奏厥臣恭承繼述經營堂構夙夜匪  
懈鼓磨之玉案精誠嗟乎政天心之神功  
功昭鉅典皮會群章助業茂隆重昨宜錫  
良棟准封典聖恩疊疊加授太子太保應得  
詔命三併展題其遺下錦衣衛都指揮使世  
襲應另行題補 八月二十二日

聖諭登聞修功舊物朝廷有崇報之章恩澤

頒臣下無向隅之念朕昔在襁褓氣稟清虛

頓奉聖夫人容氏事事勞苦保衛恭勤不幸

皇妣登歲寅天復而承顧託之重凡朕起居煩

燥溫飢饉寒皆奉聖夫人業業兢兢而節宣

固慎朕險備嘗歷十六載及

皇考登極匝月遽棄羣臣朕以冲齡並失佑恃

自續本

祖宗鴻緒承虞在實登遐時伏賴奉聖夫人倚

毗調飭若與偕前况為屢捐已俸佐橋工陵

子助軍鼎建勳德齊宮夙績會成鞠育淑舉

勳有誰足與比者外廷臣庶那能盡知簡在

朕心手茲十七載茲木忍一刻忘也今朝廷

三疊廣威捷音鼎奏朕感今懷昔加尚良深

詩不云乎允德允儀聖夫人可特加恩蔭

詩不云乎允德允儀聖夫人可特加恩蔭

詩不云乎允德允儀聖夫人可特加恩蔭

用彰殊典該部卽便擬撰安確速奏聞以昭  
朕與念李簡元功恪遵

皇朝誓託主忠特諭

兵部尚書某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奉事夫人事朕強穉清弱之時勞深調護  
及受顧沃重疊勳銳業倍加節宣迨朕冲齡  
嗣躬猗毗廟展萬壽多積誠繁爾後二十年

足德茂淵難其可嘉尚茲殿工捷音兩次叙  
資宜隆報功者加恩三等賞銀一百兩絲  
綬表表重羊四隻酒六十瓶新鈔五千貫賜  
勳獎勵各應得該部照朕純念酬答謹該  
世襲給與應得該部照朕純念酬答謹該  
部知照欽此

臣等謹將此旨一疏呈

近者臣等據邸報得

明旨奉聖大人容氏保護効有勞績着戶部通  
行給給地四十頃以酬勞績其欠之用再  
開難進忠特簡有功着主部于陵止告  
叙錄在內一併

聖心獨以私恩爲倦倦者微臣苟可將順何難  
冒阻撓之嫌然處不諱之

朝令臣畏罪不敢忍視

聖明之過舉是臣等之不敢也夫當此  
經撫協勦賊之謀將士鼓凌河之勇聲靈  
振捷伐有機人心瞻仰焉存

朝廷臣恐不諒者以爲

皇上先左右而後疆場重懷宮中之私勞而輕  
臣之積苦也

臣等謹將此旨一疏呈  
奏恐長吏等不半士庶不群聲街

者幸逢

大聖人出、而一旦盡廢之、以雪海內神入之憤、

誣錄之以昭惡人鑒戒云爾、

王鏡新諱卷之四後

王鏡新譚卷之五

布置

內操  
外鎮

伏讀

高皇帝實訓中謂不計于預朝政蓋鑒前代失重後世之戒至法程也今魏忠賢軍國重事一手障天三覆之馬必斥吠克之犬必烹竊觀其藐視

朝廷肆威

中外萬毒紹紳蔓非王類事事悖

三鏡新譚卷之五

是種種不法於是懷忠引義者日削而逐臭

附隨者日聚幸隨所欲恣妄以行凡紫禁

金城巖邊重鎮咸置腹心以張爪牙弄兵于

內設監于外將伺有隙希圖不軌慨其盡露

叛形矣思之可不寒心乎謹列之以暴其罪

端耳

內操

祖宗朝不聞有內操之制忠賢外脅臣民內逼

宮闈簡選精兵訓練大內操刀劫刃砲石

雷擊金鼓震天旌旂蔽日中列大瑞蟒衣玉

帶壯士百人懸牙牌衣緋微侍衛于前外邊

雄兵勇中利刃貌貅千騎披錦泥垂繡轡圍

匝于後肅清隊伍誰敢參差于趾步盛壯軍

容威嚴紀律于警蹕忠賢排

上南面窺闕口吐機鋒

至尊垂察其籌畫手持令幟三軍悉受其指麾

三鏡新譚卷之五

是以龍蛇競走于九府之端燕雀高飛于五

雲之外人心同而政教行鼓鞶進而金鉦退

也此忠賢擅遠

祖制以設伏內應之逆迹也

○劉鼎卿疏略云內操一事按查大明律

例殿門擅入一款內開有持寸刃入宮

殿門內者絞入皇城門內者杖一百發邊

遠充軍又向宮殿騎射一款內開凡問

太廟及宮殿射箭放彈投磚者殺我

高皇帝之垂誠最深立法最嚴自忠賢諂惑

先帝擅開內操遂得侈然于馳試干戈不以問

邊微砲鏡日以震宮闈金錢不以犒邊戍

重賞日以困腹心而皇城禁地佩劍執戟

者出入無顧忌想惟

先帝不豫之時人心洶洶竊以內外固結之奸

雄加之干戈爪牙之儀衛誠恐一聲砲響天

王範新譯本

下事竟未可知全賴

皇上洪福齊

天神奸賊志職又何忍言何敢言哉今恭遇

聖明洞開重門萬靈呵護又何嫌何疑而設此

兵甲爲也倘忠勇營一日不撤卽如忠賢一

日在肘腋其爲養虎貽患又何忍言而何敢

言哉

楊逆錄畧云

祖制不蓄內兵卽四衛之役備而不操原有深

意忠賢謀同奸細沈僮創立內操不但使親

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安知其無大盜刺客

東虜西越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

亂發于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

每爲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納者劉瑾

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傾結健官忠賢蓋已

兼之不知意欲何爲也

王範新譯本

按楊都憲論逆璫魏忠賢二十四罪之

疏正機發于未事之先歷血精誠吐心

忠款救時拔幹深謀遠慮者也胡

天不佑忠良一至此哉設使逆璫是時肯

悔過自新亦不失爲好人活許多性命

做許多好事培許多元氣省許多是非

何至自經于溝瀆而遺萬世笑罵乎

外鎮

凡邊疆要地設立文武大臣統攝節制擁重兵以禦虜禦倭通漕通貢自奉

祖制三百年來典守森嚴無敢越次至如各總鎮文官有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兼提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提餉經略備倭都御史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都御史巡撫保定提督紫荆等關兼海防軍務都御史  
三  
巡撫山西地方提督鴈門等關都御史出鎮行邊督師薊鎮登萊天津等處軍務兼巡撫遼東地方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遼東山海關等處都御史巡撫登萊等處地方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兼管糧餉都御史巡撫宣府贊理軍務都御史巡撫大同贊理軍務都御史巡撫寧夏贊理軍務都御史巡撫延綏贊理軍務都御史巡

撫甘肅贊理軍務都御史巡撫陝西贊理軍務都御史巡撫天津備兵海防策應緩急兼理糧餉都御史經略遼東等處軍務駐劄山海關兵部尚書武官如鎮守山西提督三關總兵官鎮守薊鎮永平防海禦倭總兵官鎮守昌平居庸地方總兵官鎮守保定等處地方總兵官鎮守臨鞏等處地方總兵官鎮守寧夏掛征西將軍印總兵官鎮守延綏掛征西將軍印總兵官鎮守甘肅掛平羌將軍印總兵官鎮守山海關經理遼東掛平虜將軍印總兵官鎮守遼東掛平遼將軍印總兵官總鎮督防延寧等處地方總兵官鎮守平遼駐劄朝鮮地方掛印總兵官等各衙門紀律法守咸遵

祖宗成命而又有奉

有巡歷監察御史提督邊務稽核將領等事而

又有道司佐其經理焉泰游行其號令焉忠

賢何得特遣內官出鎮各邊要地專擅大權

狐假虎威風行電掣凌轡重臣魚肉士卒軍

馬錢糧壹粟掇攬文武官寮悉錄半屬以致

衣冠奪色師伍喪氣糜費不貲兇鋒益熾至

如通漕淮上有督撫漕運都御史暨鎮守總

兵官矣蘇杭又欲內官專制一方監督戎政

凡錢糧聚處邊腹重地漕運咽喉杜置腹心

朋比爲奸意甚叵測此忠賢之叛形愈著也

○陸澄源疏略云

欽差內臣總理外鎮其待方面有司乃體統相

臨儼然在堂官之上羅拜堂下侍立竟日負

氣節者爲之寒心士大夫以硜硜守職不敢

負

朝廷何苦以奴隸待士哉且重以

朝

敕諭森嚴束之使不得不然也

○張維樞疏略云

睿皇帝當曹吉祥作亂時附奸巨魁俱置重典

肅皇帝曾納張孚敬之言盡撤天下鎮守內臣

貞皇帝善體

祖意罷開採權稅諸使俱有睿算

皇上近召還各邊鎮內臣封疆清矣罷黨附諸

臣肘腋清矣乃于淮陽之李明道置文升尚

未與撤登罷趙可通漕足國無害地方歟不

知自何早徐儀世斥虎翼愈張藩臬屏息

奸弁攫取才軍技求禍與典兵索賄等又先

是李賓一疏害周起元等十餘命而李水貞

以收權威劫奪忠賢一切專權慘毒諸不法

奸狀皆出永貞手筆致忠臣沉冤義士泣血

又劉文耀祝壽作魏奸耳目侵奪蘆政嚇騙

商民騷擾郵傳凌拷驛吏各許十餘萬金是

李明道崔文升之當撤李承貞李實之當刑  
辟當追賊劉文耀祝壽之當究問固神人所  
共憤刑章所不容者噫魁宵伏何妨雷霆  
故欲除奸慝則刑辟撤使之事可法也

○楊紹震疏略云

從此而呼朋引類某等盡拔之膝下矣從此  
而狗黨狐羣某等盡結爲雁行矣猶曰父子  
之兵兄弟之陳以禦外侮云而

廟堂察案之屬是非邪正自有公論焉用此爪  
牙爲邪兇蓄亡命于禁中寄心腹于邊塞盜  
帑金不下千萬買夷馬不止數千欲用

天子禮樂而孫如劉以上雖臣官矣欲封王劍  
履上殿而某有聲揚汝成以不與削籍矣  
用不測之恩威濟僭擬之驕橫無

君無

天不臣不予長安士庶以至走卒無不恨之曰

魏爲瞞爲昭崔爲丕爲炎乎故以崔擬秀充

浙江總兵而又以其心腹爪牙與滿京內外

侯隙而起不然內市逐出已久當

先帝違和之際宜清淨不宜喧鬧既外之市復

入于內何也處心積慮蓋欲于暗中取事以

侍

天位而一時忠臣義士無不扼腕誓在滅國賊

幸其布置雖定而心腹爪牙未全蒞任倉卒

不遑舉兵

聖天子鴻業續承統緒矣禮樂征伐煥然一新

誰敢有窺竊神器者哉

天啓七年十二月初五日兵部接出

聖諭朕惟軍務國之大事也必事權一面後法

令行人和協而後勝算得然勢敵則交鋒力

拘則無別自非審一以期何錄由今而漸

先帝于宣雲關薊寧遼東江等處督撫而外





弄威柄恣其所欲不識忌諱忽設內操日以  
跨馬較獵于禁中任選其上駟如紫駟馬  
雪花驄青飛龍之最者被以百寶繡鞍雲錦  
障泥嵌銀籠鏤金鞍垂以朱纓繫之金鈴竹  
披耳暖風入蹄輕圍以鉅璫衣蟒腰玉飾以  
虎族纏帽佩劍脩造于前或尾其後忠賢自  
以雲巾藍襖雕玉挺帶紫絲鳴鞭坐于馬上  
試射每射必入毅鼓衆震起懽聲湧沸是以  
膽粗手滑衆豪志盈一日走馬于

帝前全不畏

至尊威嚴之下驀地加鞭騰空飛過

上爲之震恐抖擻

雷霆親挽御弓射殺其馬

上意欲殺忠賢之擅違

祖制突驚

聖駕合當新示以令天下展念青宮服勞特

加

鴻恩宥其死而以馬貸之

○楊漣疏略云

今春忠賢走馬

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

聖恩已厚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

現應劭言朝夕提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

特打

皇上果真有此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

肆遂致收拾不住奈何尚可養虎貽于肘腋

間乎此又寸禱忠賢不足盡其事者也

弄舟

景時三月上澣春風澹蕩麗日融和紫禁中

花萼交輝上林內鶯燕啼鳴魏忠賢導引游

遊

上幸于南海子見水面清波粼粼碧天倒映通  
駕龍舟游翫宴賞其間歌舞進御簫鼓中流承  
應者百技遞呈尾從者于官侍燕天氣清明  
聖心歡暢忠賢傳呼水大操演以當旣戲自爲  
大帥發縱指揮千軍齊出百羽拱聽五方懸  
幟綵光奪目一語剛操砲聲振耳條達  
御舟之前忽分隊伍之次擊鼓激動波光零沓  
旗鎗密匝雲影交馳突見武弁戎裝躍馬報

二竟新集卷五

曰天門陣勢則貔貅四列驍騎當門衣仗鮮  
明紀律整肅人無傍觀敵不敢近以鼓而進  
開金而退於是

上悅放舟中流遠觀直視銜盃上坐迴眸縱眺  
又見長林豐草之間飛出一騎報曰梅花陣  
勢而分爲五隊點點如花簇起核心人人似  
虎踞躍行間隨開隨伏或左或右散漫零亂  
而收復則壹也

天顏愈喜以是羣臣捧觴稱慶樂斯嘉會永祝  
萬壽仙樂齊鳴嬌歌迭奏又見緋衣白馬突  
報曰再演長蛇陣直出望中氣吞海外擊其  
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首尾相顧前後冷  
轍條報曰烏鴟陣參差散復嚴明雜沓又報  
曰八門陣分爲八隊形似八卦軍容愈壯游  
騎四闕不能入士氣增雄邇卒邇遭鼓其勇  
於是

三竟新集卷五

聖意大悅獨賞三軍千騎飛來齊叩

天恩忠賢誇其提督有方羣臣媚以經濟多才  
日之將晚傳

古駕回藏舟石碣之次一擁而登舟因稍晏水  
爲之湧起以濡

帝爲人人恐懼請死荷蒙

皇仁浩蕩宜

論今日之游樂矣與衆共之豈以小快而罪爾

等乎威救之

戶部主事劉鼎卿疏略云

東操之內臣鮮衣絢赫凌轡緝紳謂上公之整飭軍容也如此上公之推置死士也如此至卽塵

先帝墜河失馬驚悸不一而有此大罪何可勝誅也

巡視

閱陵

天啓甲子爲築

光宗皇帝陵寢工費浩煩帑藏不繼僅得工部郎范燦經營措置稍有成效燦乃廉節端介之士抗直多謀時諸役告匱何以資給疏請大內費銅鼓鐙協濟大工竟觸忠賢之怒矯旨杖擊百棍陰使腹黨數十人聚于門外燦已垂斃扶出而復揪髮亂打以錐刺

心遍身流血而死致悞陵工以加派捐助不給其費忠賢於是躬往視計妄稱代天子行幸勞民傷財更不貲矣

范燦疏略云

魏忠賢罪惡不可名狀其所好生毛猾所惡成瘡痍今于九卿科道之交彈臣又何敢據拾強爲附和臣猶記今三月諸陵開工得至小山玉泉山各工干過香山碧雲寺謁元忠賢所營墳墓碑石岬嶺隧道深闊翁仲簪朝冠而環列羊虎接駝馬以森羅制作規模彷彿陵寢且前列祠宇又前建佛堂嵌題耀日珠網懸星金碧輝煌丹堊照曜東南之物九冠西北之旃檀欹欹久之不覺掛膺而歎曰何物么麼而敢于逞逆如此乎是何忍乎得無取盡錙銖故用擲泥沙乎使忠賢果忠也果賢也必且以營墳墓之急轉而爲

先帝陵寢急必且以美楚荆之貲奉而爲  
先帝陵寢貲乃鑿池豎坊并木雷動布金施粟  
一車穀如流曾不聞一痛念  
先帝之陵寢米完曾不聞一蒿月  
先帝陵寢之費無措乎

### 郭興言疏略云

魏忠賢矯傳

中旨令閣部該司關視工程每至工所大言無  
忌非曰某官當外轉某官當留用則曰某兵  
馬當調遣某錢糧當那借甚至將已票紅本  
帶出從閣臣改票欺

毛竊柄威福自擅紊亂朝政莫此爲甚

崔呈秀差家人崔呈祥送家籍一冊于忠賢  
看工之日以一圈者削奪兩圈者遣成三圈  
者論死而惠世振方震孺皆三圈者也

按是時不聞邊端計工計費之浩煩衛

出衛入之節省唯對人言朝政論官常  
無非以威權制人也而奸慝又特獻家  
籍不曰度支而曰斷帑半爲鬼錄也二  
兇之所爲何如

行邊

錦寧捷聞魏忠賢請

命按歷遼疆意欲據爲己功特借題行視而實  
清私囊賢邀封爵也

丙丁紀略云魏忠賢推置腹心于重鎮者皆  
添設內官鎮守一應兵馬錢糧悉由執掌總  
師都督以下聽其提調總攬威權節制文武  
中官一時之盛冠古轍今者矣舉天下人皆  
務絨嘿孰敢題半語隻字即如武林黃學憲  
汝亨當代名公只於祠下片言譏諷督祠太  
監聞之挺棍雨下輿歸氣絕矣此其爪牙  
立威于四千里外之鄉紳也雖有肖子向誰

訴冤乎。其魚肉士民又何可勝言哉。果如中使遍天下。則天下生靈皆不能畢其命矣。唯是忠賢握定兵柄。中外布伏。蓋欲異謀於中。一舉事而在。在皆爲其所有也。乃欲親自巡歷。以視邊疆。士師之強弱。山川之形勝。兵馬錢穀。民風土俗。冠裳之趨避。人心之向背。於是潛擬。

天子禮樂征伐矯

三鏡新書卷二

吉奉行稱引代

皇上巡狩。盛張威勢。氣焰熏天。聲名振地。而來假竊乘輿。王者劍履符節。所至清塵開道。警蹕傳呼。大轟高蓋。金鼓儀仗。千軍萬馬。趨蹌扈從。儼然。

御駕親臨。總鎮大僚。無不郊迎臺饋者。至有素服而叩于前。戎裝而尾其後者。即蒙驟擢卿貳。其如強項而不拜。負氣以規避者。勞加顯。

禍詔獄。屈伸響應。顛倒任意。每談一方傾國。以從冠蓋如雲。士民若蟻靡。不望風拜伏。瞻威緒。頌於是馬頭之塵。高三尺。橐中之賄。盈億萬。志益驕。而氣益橫。殆屈一人之下耳。若生祠遍寰宇。威權劫海內。亦出于載之上耳。此逆璫之叛迹。不亦較著乎。

李應薦疏略云

爲媚璫重臣。無益封疆事。慨自權璫擅政。竊

三鏡新書卷五

弄威福。羣邪密佈。內外勾連。附已者立置崇霄之上。甚者。時仕宦而名利相兼。異已者立摧重淵之下。甚者。三木囊頭而身名俱辱。升沉任意。生殺在手。爲所欲爲。無不如意。已炭炭有尾火不掉之患矣。總督劉則魏忠賢之私人也。居官劣狀。姑不縷陳。惟是屈膝而叩。喜客之前。太帽而尾行。邊之後。五經掃地。貢媚堪羞。即遵化道耿如杞。不申建祠不。

拜臺客有何罪過乃以此忤某而因以忤忠賢勅令出疏依期輒至即舊有會同總制按閱成例通迫于不及待矣彈章一入綈騎隨出某即頃足自悔伯仁不由我而死乎雖因是而半歲三遷然殺人媚人以顯富貴於心安乎

耿如杞疏略云

聖上殊恩難報累臣萬苦堪憐事竊惟魏忠賢三四年來禍孽備極生殺升降隻手握定內府劫盜一空私人徧置中外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矣矣要且包藏禍心器罩一世則自頌功德建生祠始去年冬兩撫臣劉濟而建祠之疏怪臣不肯呈詳此下密商陶文無上名遂誣臣以劄軍漢變縱騎建治嗟乎臣豈不知一強項禍遂莫測也哉第念魯仲連以游談布衣又不帝秦秦兵為却四十里

孔融高志正氣以抗曹瞞雖為所殺使操之世睨睨漢家神器不敢動何哉忠臣義士有以斬奸雄之心而奪其氣也以故臣慨然就道視死如歸語云士可殺而不可辱孰知臣被逮而臣之慘辱慘甚乃不可勝言也臣登檻車滿城官吏士民哭聲震野送至百里外臣子扳綏號泣臣以鞭擊馬首遂與永訣及入北鎮撫司則忠賢兩矯

奏旨而前辭絕辭辱去處盡盜賊反叛者臣奉車而前辭絕辭辱去處盡盜賊反叛者臣坐與銀衣帶百兩需索甚苦臣均應盡盡專奏奏意冠蓋簪纓書劒無不變盡於地鄉紳爭衣舊治士紳携金走問通代長完駐又為驟驟轉稱贊而臣乃得送刑部刑部當臣在時益欲然殺劉鐸者殺臣是時押赴東曹者日有開命危朝露倖番之徒不時瑩語

臣之子侍乃扮作廝役以避殿跡

朝審之日尉校通衢文武士庶莫不掩面酸鼻

誰敢開口為臣鳴冤幽囚九月無復人形徐

問臣家而家之伶仃湯析愈不可勝言也臣

出連化城時撫臣劉不容臣妻孥在衙統

居民室又羈留月餘典衣餬口止餘一馬又

令中軍奪去乞一火牌不可得乞一步卒護

送不可得少婦嬰兒顧脚驢宿野店千里長

途顛蹶萬狀臣里中訛言亦謂魏太監藉沒

臣家舉家之人獸驚鳥散以致臣兄先亡臣

妻服藥傷哉念臣身非叛逆家屬非逆孽何

渠被禍如此數餐飲藥宴刀又如自經溝瀆

為取豫讓曰凡吾所為者極將以惕天下後

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夫一往之痛易忍耳

千死萬死以至求不得豈不痛哉

借竊

銜旨

矯旨

逆瑞亂政妖媚同心以致中外蒙蔽出入自

出詔旨多從傳奉票擬不由內閣太阿倒

持國是混淆五六年間半為矯命也

樊維城疏略云

替沐明律為六款詐傳詔旨乃斬首今年

八月辛未六月其十二日正

先帝臨崩之際一切批答既非中傳

懿旨而誰為出令也忠賢于此百口難辯矣

李思啓疏略云

先帝自不豫以至上升凡三越月當其時以

床褥之間保舉不進而內旨批發誰為乘

裁以

明命誅戮之音竟罔無倫無次之語一手障天

包藏禍心不急為改正不幾辱

朝廷而差萬世邪謂宜速發閣臣盡知其偽以



明示非

先帝之意也

朱國弼疏略云

朝廷之設三法司也原以伸冤理枉持天下之

平自忠賢當權而三法司又為忠賢顧指氣

使之衙門矣即

先帝明明有不從重之論而忠賢不聽也即法

司時有持平之請而忠賢不聽也且為知府

王鈺行錄卷五

劉鐸其曾呢忠賢與否不可知就使果呢忠

賢亦自有本等之律何至弃市忠賢安然以

君父自處耶又如武進士顧同寅戲為文一篇

以諷忠賢

聖朝寬政原不以失筆罪人何至與孫文牙筆

誠斬而寸磔其屍乎

盜帑

按客氏善為忠賢地一切彌縫明比盜盜贓

成大惡招權納賄天下貨利日已竭矣茲復  
窺竊內庫帑藏幾罄以圖與國之富即寸磔  
于市奚止哉

文書房接出

聖諭魏忠賢等不止窺攘名器紊亂刑章將我  
祖宗蓄積庫賄傳國奇珍異寶金銀財物朋比  
盜竊幾至一空何物神奸大膽過爾本當寸  
磔會梓宮在廢姑置鳳陽

聖諭

災沴 地鳴 水溢

甲子以來逆璫肆惡兇相益熾恣殺忠良  
天日為之無光是以市曹怨鬼長號稱奪冠  
裳國士因而無色繇之旦夕身家莫保海內  
震動災異迭見人心恐懼寢食相忘  
朝廷屢下修省之明詔逆璫全不轉念于  
天警嘻展思此際莫不寒心股栗頗無生趣矣  
地鳴 地震見六卷第城下

欽天監占爲本年五月初六日丁未巳時候  
得地鳴如霹靂之聲復東非其方奉行至西  
南方有雲氣障天未散占曰地鳴者天下起  
兵相攻時有奴酋作難魏忠賢大亂李氏又  
曰地中洶洶有聲魏忠賢凶象其地有殃王恭  
厥制天宮之四時一明之地  
震城頭人死水溢和氣之災

火災

五月初六日親視京營工科等衙門給事中

楊文燾等

看楊文燾等看楊文燾等從西非上地鳴聲如巨  
雷由西南而起過煙霧障天震聲動地隨  
星馳入城始知變起無火藥被焚附近民居  
倒塌人命死傷難計數

六月廿一得巡視西城福建道御史李樂然  
看得新天宮失火時天尚昏黑火談冲天大  
殿兩層及金剛殿廊房相連火起據住宮道  
人再乾升稱正殿動和齋額閉不焚香火不

期三十一日丑時突然火從正殿起查先  
前後併廊房金剛殿共一百十一間

水溢

六月初二日宛平縣蘆溝橋風雨大作河水  
泛漲勢高盈丈橋東西兩邊并衝駁岸約三  
里餘將關帝廟五聖廟并兩側民房衝圮無  
數男女淹死多命附永盡沒

六月二十日武清縣大雨如注七晝夜不絕

主事楊文燾等

上奏地產深七八尺田禾盡行淹沒門六

初三日雨暴吳發運河一帶河西務棉花寺

楊村等處田禾盡行淹沒救救無獲

六月廿五日吳縣縣河泛漲水勢滔天

未幾巨龍驟騰之腹

因序廿五日衣鄉縣雷雨無分晝夜不止

至閏六月朔未拆半夜水由西城門灌入將

奉縣倉廩并縣縣科登時傾塌黑夜搬移不

及舍競通地。漂流文卷大半泡爛。居民房屋倒壞甚多。田禾被水衝入泥沙。

閏六月初二日。大興縣渾河水決。高湧二三丈。頭膏人財房屋。盡從流水。

以上俱見署順天府事府丞劉疏中。說者爲魏忠賢殺戮忠良之感。爾六月飛霜之異。

上天示警焉

正恭殿不戒于火

豈好細所致。夫好細伎倆。不過使災孽蔓延。事何能使坤維震撼。數十里作霹靂之聲。雖非徒藥之力也。目前稽察防範。不可不嚴。若委之失火。甚非

上天垂戒之危與

聖明修省之詩。慶矣。表好生之德。每是平和。請自今以後。輕重難。嚴看律法。曹三法司也。此言與提司之

此時恭奉徽服。網志恩罪。發惟輕者。或開其網。除滅寇志。又線。詳當其咎者。仍念其子孫父兄之無辜。肅殺之秋。繼以陽春。此其時

聖承堯第二疏云

上天告譴而地震。萬象傾覆。而視聽爲虐。朝天宮什之烈。漸熒以四方。輻輳之半。屬虛。微乎。微乎。脫之壇盡。以天蓋即行。

王章書言

爲之惋惜。况臣子能無疚心。也。故思水旱。賊之變。尤得章疏之奏。

開即日。月薄蝕。星辰之行。亦煩太史之占驗。茲獨譴告于都城之內。迭証于旬日之間。甚至霖雨未收。而水雹隨之。乖戾之象。顯示相左。今諸臣上封事。自停刑罷稅之外。卒未能思虎。何項寬恤。何人樂以知道了三字應之。夫委之不。知尤。俟有悔悟之日。知而不改。何時

是蘇息之期。但上天之譴告。愈殷。人情之洶湧。益甚。患生臣。則可難。緩須臾。

皇上當思。天變之可憂。或召千人。情之未。今能使人情帖服。便可望。天意挽回也。

王紹徽疏略云

夫人主以好生爲德。故朝廷以忠厚立國。而三代之有道。長壽稱成。周今逮。氛氲豫言。

臣化爲異。微。然論矣。至。未。完者。妻。卒。不無可念。若。一。嚴。追。勢。必。株。連。蔓。引。安。知。筆。楚。下。不。相。繼。而。登。鬼。錄。乎。其。非。罪。人。不。卒。之。意。也。曾。匹。婦。含。冤。三。年。不。雨。此。是。傷。天。地。之。和。而。騷。此。異。變。者。伏。惟。

皇上體

上帝生生之德。故太禹泣罪。解網。凡可。疑。者。悉從赦宥。庶人心悅而天意可得。此皆挽。

國。災變者也。

帝是時。是。瑞。殘。暴。信。手。殺。人。彈。章。一。人。

立。爲。董。粉。懸。耻。破。產。復。殺。其。妻。子。株。累。

無辜。及。聞。

天心震怒。災異。清。一。時。封。事。俱。請。省。刑。

請。賦。言。言。指。推。闕。其。敬。甚。鉅。也。哇。

予。不。能。述。

御。前。痛。惜。

王統新譚卷之五 終

王鏡新譚卷之六

進香

初魏忠賢微賤時嘗乞靈于涿州泰山之神凡處饑寒顛沛中必坐臥于神座下卜夢祈籤評皆許之以後福忠賢雖心領而不自信時每游食于羽上羽士多侮嫚之唯一童子相憐嘗竊與之食忠賢繇是銘感後既貴倖恩賄前耻乃邀

天子之寵榮真答明神之靈驗恭疏請

旨進香捧

命親行為上保

聖躬清泰下祈四海豐稔傳蒙

俞旨前三日諭令地方有司修葺道塗及安架橋梁潔淨城市整備輿馬若外應之鋪設供帳州縣日夜為之憂惕奔走經營軍民大任其勤勞事事周詳如

上拱人人忻觀為

駕幸也是日侵晨忠賢

陛辭出城以羽林三千鮮衣利刃站立衛道各戒隊伍旗幟蔽天中官百人蟒衣玉帶趨轎夾馬盡執柄槍煙雲映日鐵騎紛紛圍遶其車冠裳肅肅擁護于道五綵絢耀屈曲羽輦聖地一人游幸飄搖翠蓋籠頭千騎就指平神州萬樂齊鳴于警蹕及詣祠也紫衣皆

于門外黃冠威儀伏于街次拈香致辭入拜極陳丹悃獻片設醴百品悉出御厨小道廣奏仙樂以迎神大瑞默禱慈靈而酬應班白耆儒讀文而讚歎威儀瑞座享祀以增光日之夕矣復將告竣羽士虔治素饌上公高臥雲房百官與從俱與假息園邑編氓咸奉吏更忠賢是時俯視千人之承奉頓覺忻然色喜于郊亦為之解頤偶觸一念于時首

爾潛焉淚傾。一時盡爲之震恐。今朝自省他時事。他日安知今夜情。惟有神靈閱我。以他日千愁萬苦中而慰我。以今日至榮極貴也。追思今日既叨恩幸而敢忘他日安慰至意哉。夙興乃起。盥沐甫畢。復上香叩禮。恭拜誠懇。而捐萬金新其殿宇。再奉萬金柱其像位。以致丹宮紺室。金碧輝煌。層門峻級。鏤彩巍我。報以初心。成之不日也。於是忠賢尋思。故跡處處遍觀。在在行游。羽士固不知昔日進忠名之爲今日忠賢也。忠賢亦不明今日臣忠賢之爲昔日進忠也。唯物色竊食之童子不得。心竊訝其成人已冠。而目亦睨耶。遍呼至。竟無一人髮髯。而客招一老羽士至。聞室以童子姓名叩之。羽士云。此卑道徒孫也。已次十年矣。埋于後園隙地。因念其誠謹。而不忍遠弃之。老祖爺何賜問焉。忠賢云。我微時

嘗叨其惠也。卽發千金造墳營葬。審其母兄在。仍賜千金以贖其家焉。以故羽士微省其昔日之進忠也。諱不敢言。於時忠賢已逾假期。俯顧階下。奉

欽命至者百人。或以御饌給爲旅食者。或以封事馳請意旨者。或以迎候趣歸者。或以往來問安者。或有人幕議事者。或有馳道獻策者。趨蹌雜沓。寧有一望顏色而不能得者。蓋越三日而

朝廷遣使踵至。饋遺筐篚。絡繹于塗。促其歸。忠賢復叩神拜辭。而出笙簫聒耳。悠揚衣冠。載道雍容。以

君命嚴速。卽駕駟馬星馳。于軍電走。金鼓震天。旌旗蔽野。人咸驚其駕至也。按涿州與肅寧相望。忠賢此行以當榮歸。而志驕僭妄。從此益甚矣。

陽述疏畧云

近日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候梓如雲時王之德既昭日營踴躍呼清聲鑾道人入以爲馬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故駕馴馬羽旌青蓋夾護寒遶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客謀叩馬獻策者實頗有徒忠賢此特視爲何如人想亦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歔歔之矣

又疏畧云

宮中府中人等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奉奉之上反覺

皇上爲名忠賢實且如前日忠賢入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是夜馳請意見且無擬必忠賢到始敢發批度嗟

天顏咫尺之間忽漫不請裁決而馳候忠賢意者千百里之外事勢至此

皇上之威靈尚尊于忠賢邪否邪

羊城

丙寅五月初六日

辰時北京城中從西北上震天動地霹靂之聲如雲霧黑氣衝天倒塌房屋平地方圓有六七里東至蕭家橋西至平子門城隍廟南自順城門北動城牆成樓掣起磚瓦半天復從空中飛如雨點打下壓斃男女老幼有萬人驢馬盡行傷斃若外屍枕藉街衢俱解形焦頭爛額四肢不全者甚多男子尚有單袒婦人皆無寸絲掩蓋至嬰孩若羅粉矣慘不忍見聞況日擊之邪其工部衙門至十朝馬一帶四五條衙門官員受傷者難以記數又象房傾倒象出於柱甚至震動

乾清宮聲如雷鳴中外恐懼

朝廷下詔修省內靈臺占曰地鳴者陰有餘也

主弱臣強一日下議上政在歸寺作亂殺侯  
不繇上政今從下出云魏忠賢大怒發時  
戒占候官說者以爲魏忠賢串同客氏表裏  
爲奸擅殺大臣誅戮忠義之士無算此  
天人共怒以示警戒也

右北京城

丙寅六月初五日丑時大同府地震從西北  
起東南而去其聲如雷搖撼城樓城牆二十

八處潭源州從西起城牆山搖若雷街出  
將城垣大牆并四面官牆震倒甚多王家堡  
天飛雲氣一塊明如星色從地起聲似巨  
震連震二十餘頃自卯至午不時搖動卜望  
男婦羣集涕泣之聲滿街倒內外女牆及  
裏大牆二十餘丈倉壁  
八九壓死多命慘不  
是極投時

請賑恤修築焉

右大同城

甲子正月廿三日大營韃子俱到寧遠扎營  
一日至廿四日寅時攻打西南城角時督撫  
袁崇煥用火砲打奴酋無數賊復攻南推  
板車遮蓋用斧鑿城數處崇煥又以捆柴澆  
油并投火藥用鐵繩繫下使卒五十人將韃  
賊戰車盡行燒燬奴賊大敗而去城牆殘壞  
崇煥平賊後經督糧辦修葺十日而城垣四  
極煥然一新堅固倍常此崇煥功也

右寧遠城

肅寧緣內地一彈丸耳原無磚城並常魏忠  
賢因念桑梓之鄉姻族弟姪居處其間日滋  
世爵

賜第而請

昔築城然係地方保障亦多半自爲之計也忠  
賢自擅竊國柄廣開納賄之門簞金與寶日



積月盈邸宅財貨既充棟矣猶恐眩人耳目  
行賂者皆密囑之致肅寧收貯焉乃設此城  
爲金湯之固一如董卓之崑塢自保也

### 右肅寧城

王永光疏畧云

邇者郡城之變雷轟電掣屋覆牆傾或者屋  
橫枕籍傷者呻吟載道流離殘破之景不忍  
觀聞此

上天垂戒之意有可得而言者如刑獄係人生  
命今累囚半歸詔獄追贖卽以畢命而寬  
莫辨而于好生之德有未忍乎

### 彭汝楠疏畧云

頃見西南一帶城牆民居盡覆歟傷不可數  
計號泣之聲慘動行路職等相顧錯愕真爲  
古今不數見之災異也

### 楊連疏畧云

近費銀七萬兩更創肅寧新城誠可作爲眉  
揚謀計不扣九門外生靈安頓何地也

### 按修築城池一狀

朝廷助發帑金撫按經理錢糧有司計筭  
民夫佐貳監督工程擇忠賢何有功德  
何費心力而輔奸者媚言日頌詎惑  
聖聽屢賜金吾之封爵乎此忠賢欺  
君之罪最顯著者也

### 提騎

逆璫魏忠賢勢成睚虎其難下矣輔黨益衆  
潛謀愈大畢欲誅錮件已有創自門戶陷人  
始以削奪夫旣而風影詔獄於是矯  
旨緹騎四出矣羅織一案五六人以致京師積  
棍欲金錢營差幹而一犯官一罵帖每一  
帖止官旂二人而偽從輔嗣者五十人藉以  
璫勢假其虎威虐心肆惡沿途索詐情勒與

馬鞭捷驛遞越格逸取財帛倍常貪饗酒食  
至其該府鋪墊與供應靡不過奢交易半虛  
掠誰敢與爭做嫂府縣官長凌虐地方士民  
虎視眈眈狀若咆哮情嗔狗吠喧喧人以遠  
巡難近至桑狎犯官驕倨何堪治治意殊  
求無厭是以萬姓不平閩郡亦攻蘇州衆生  
于開前聚開自訴魏公捏青朋比而尚義難  
究致遭壯士空拳杭州以中途被毆失散

駕帖無從抵關照驗何懸閉門不納安靜一  
方狼狽空還常州逼或高都憲忿投池水復  
嚇李侍御威懾檻車致觸公憤擒衆齊心有  
司急爲解諭縱卒拱受約束徽州素稱强悍  
者寧容驕倨耳官旌肆虐假威恐損金陵士  
庶懷義設盟親持兵仗鼓譟聲震城郭落  
潛逃榜文四布黔黎躬歸靜聽於是惡黨歸  
金無色逆璫塞帷喪氣以是齒指杖歛官端

于階下立意痛斃忠良于以寢散其益任疎  
手愈張毒流海內慘入官林其未逮者忌付  
之撫按紐解矣

應天巡撫毛 蘇松巡按徐 合疏略云

三月十五日刑籍爲民周順昌奉

旨被逮錦衣衛千戶張應龍文之豹約以本月

十八日午時開讀沿途士民如堵洶洶嘈雜

紛紛士民號呼一擁而入疾聲大

譟奔雷擊之勢或成斬木揭竿之形奮

呼號莫可名狀雨矢擲擊勢甚決裂隨將犯

官周 仍前拘送以俟紐解

撫按第二疏略云

三月十八日午時開讀時合郡人民號呼

呼堂闕階下羣呼奔擁聲若鼎沸時衆官皆

圍守犯官而堂下隨從黨徒有登堂而下者

或撞門倒壓者有出入爭奔互相踐踏者

至隨從李國柱醫治不痊延至本月二十  
身故

撫按第三疏略云

三月十八日武進縣毘陵驛傳報

欽差錦衣衛官旗十八日到驛捧齋開請等因  
據生員高世儒之報父前任都察院左都  
史高攀龍年六十五歲不幸于十七日

撫按第四疏云

三月十八日蘇州之鼓噪侵晨有聲梆號不  
者爲馬傑臨期傳香盟聚者爲顏佩章同時  
有糾衆徒衆者爲沈揚有懷臂先登迫逐  
毆者爲楊念如周文元此皆一時生變之混  
魁憚不畏死之劇奸所當速正典刑以除元  
兇者也至如佐閔助逆者吳時信劉應文  
若而人跳舞狂言則亦一季邪孫若而人

均之間里驍雄同惡相濟固天網之不漏亦  
於法所不赦也如招搖稠衆之中以城外而  
呼人于城以內則許成也艤舟胥江之滌以  
河東而渡兇于河以西則鄒應貞也固理所  
不貸也以肉價之抑勒而詬誶大作至禍起  
旁觀互相佐閔則屠肆戴鎗也嗔祗應之過  
索而張皇狂呼致聲聞遠邇忽生事端則驛  
卒楊芳也均法所難寬也

朱國弼疏略云

緹騎之遍天下也使徽州之知府削髮爲僧  
兩縣之富民空邑他徙此則鑿削元氣之實  
蘇州之毆官旒旬容之逐縣尹歛縣之驅部  
臣此則褻越國體之實也

劉應遇疏略云

是時羣奸合謀殺楊漣尚苦無題目也復用  
高攀龍有叅賊私聽勘之疏而奸臣翹身

幕一手障天逆瑤殺機遂至膠附而不可解  
尋且借題封疆而緹騎四出矣

### 李思啓疏略云

爲何一事也內方有其意而外已露其形一  
人也內方示其端倪而外已彰之奏議使  
煬寵發明豐蔀掩晝緹騎之仗出桁楊之  
衆載道矣

### 許九臯疏略云

木賁陳雲漢擢爲天津守備大開旗鼓吞富  
饒之貲財騙良家之子女天津道錢士晉訪  
知責其家門役此兵憲持正之體也乃雲漢  
一訴于田兩耕兩耕藉魏忠賢意旨輒差旂  
尉數十人將士晉并衙役一齊鎖拿衛所百  
般索詐始放回覆問又奪其官而追其賊矣  
截峯

魏忠賢廣置緝事之人蓋亦知自己攬權殺

人恐人心不服所爲膽虛也故借告密之舉  
動輒制人于危法不曰妖言則指爲詛咒立  
斃今忠賢既已正法則弊政亦當速革耆役  
事件似當永杜且瑣細褻瀆之事何足以塵  
天聽

### 陸澄源疏略云

祖制設五城緝事衙門原爲京師四方雜處  
奸宄易生欲以防奸之法正奸而以正奸之  
法安民有一經嚴衛捕風捉影株連靡竟且  
嚴刑酷拷有目不忍視有口不忍言者更甚  
立枷之慘

### 史躬盛疏略云

國家設三法司之職置刑以懲不軌原不得已  
而用之故曰明允曰欽恤曰軫念曰寬之古  
之帝王並千萬歲之書求一生之結乃竟貢  
則大有異焉廣布截峯託名訪緝使貪劣罔

利者大都捉影捕風，迨至泰送刑曹，而苦情之下羅織既成，肢體殘傷極矣。

### 鷹犬

朝廷詔獄，原不輕用。前朝縉紳下諸獄者，卽罪所當懲，尚有優卹之意，自忠賢用事，鎮撫司牒臚殺人，不足以快其意，而掌北司許顯純者，則忠賢義子也，所誅殺一取忠賢之口，而士紳之命殆矣。豈不如矣？殺之未已也，又欲支解腐其體，故淹留其屍，卽奉有屍親領埋之。

旨而殘骸業已無存矣。

### 郭如闇疏略云

武弁中之田爾耕許顯純，又爲忠賢助焰，揚波者也。爾耕之掌錦衣衛，以鈞鉅之衛，行其狼貪之性，自告許端開捕風捉影，苞苴既入，積玉堆金，不可窮詰。顯純之掌鎮撫司，以煖

燠之法，行其虎噬之欲，苟爲意旨微授，深文巧詆，簞楚之下，覓飛覓捕，不可名狀矣。忠賢之草菅多命，皆出兩人之手，蓋共視金吾爲兇窟，人望之則不啻屠肆矣。

### 楊漣疏略云

東廠原以察奸細，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傳應星等爲之招搖，引納陳祿爲之鼓舌搖唇，馬

繼教爲之投匭，打網片語違忤，則駕帖立

下，如近日之拿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不理閣救，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于興同文之獄，刑黨錮之罪不

### 閻越

案昔之王振劉瑾，因竊威福，而上知有至尊而下有百寮，稍存敬畏之心，而

已者亦必伺其影隙若人言有所未平而可  
開釋者便留一綫生路豈若今日輕忠貞之  
無端而嗜殺忠良并殺其株連無辜之衆輕  
人命如草菅哉日中既無

朝廷又安知有國法痛恨膏肓

○李思啓疏略云

逆瑞之蒙蔽矯奪也大臣以斥逐爲常小臣  
以削奪爲幸道路以目人不自保罔知有

祖宗法度罔知有國家元氣罔知有假冒

人罔知有誡諭之例一味狼如虎貪如狼賄  
賂罔憚如鬼如賊

郭興言疏略云

國朝留重懿親品至厚也

皇親張國紀乃

先帝中宮之父一日守聞因

中宮斥辱客氏觸忠貞之怒差東廠振刷緝訪

二千事體羅織國紀制其死命幸

中宮控訴

御前僅以身免可謂目中有

先帝矣

皇親李承恩乃

世廟親典寧典公主駙馬承恩之子襲授鎮

本備指揮加陞後府右都督素無過端因得

罪忠賢計圖傾陷力主承恩僕隸陳才起

公士

欽賜之物生承恩遠禁之罪于法爲宜斥于例

爲當有伊時有犯官揚州知府劉鐸以前頭

討爲議刺忠賢繫獄偶爲承恩賄地稱冤聞

之忠賢忽動殺機校志腹心皆督張體乾假

借緝訪捏誣詎咒重罪不從自斬鐸于市

至今冤魂夜號天日俱陰知所可殺

皇親可殺寧復知有忌憚乎

○阮大猷疏略云

天變示儆忠賢毫無悔心殆盡國家之元氣罔視

祖宗之成法殘削民生之命脉其他飛陷無辜  
藩粉冤魂血遍國圖不可勝計即各省輻輳  
之鄉遷卒私人往來如織山林重道路寒  
霜至北

搜括

今天下民窮財盡飢寒載道自甘溝壑者累  
壘日不忍視也而逆黨尚自窮搜極括人人  
莫能畢其命由公家而歸於私室大豈容之  
耶幸逢

聖主當陽洞悉貪婪內充棟盈篋之蓄一旦盡  
沒入矣

○王永光疏略云

今議搜括不如議節省今搜括無可搜括無可  
括而頃屑零雜臣竊以入告窮惡焚林竭澤  
之後能無魚鱉為散之憂乎自皇極告成  
暨自工代悉海內之物力并十軍前之輓輸  
窮其有乏之誅求益見

天心之憎大矣

王守履疏略云

太常寺之藏鼎係

宗相傳宗器國家即既乏何至搜及此忠  
賢借鑄錢之說敢干毀之當時聞者敢怒而  
不敢言是毀

皇上之宗器矣

徐人化奏為南銅鼓鑄事奉

聖主這本說廠臣多方搜括南銅及鑄出內府  
廢銅以資鼓鑄獲利不貲以無用為有用轉  
移多方以濟時調以舉贏調劑精思裕國朕

所累鑒泰徽鍾完南銅交內庫收訖知道了  
詞意始昭而人心大快也

新譚卷之六

誕述

丁卯春三月，魏忠賢年六十。

上賜綵段四表裏，宮花二枝，金玉竿酒甚厚。全藩府遣幣差官致賀，天下督撫總鎮跪投家獻異寶諛詞。廷臣自三公九卿八座，南省柏臺成晚，勳衛稱賜者，衣紫拖金，壘街塞戶。金彪玉笋，鑄姓，雕名錦屏，諸障稱功，頌德，奇充棟，官籠盈庭，懸帳于層門，五絲炫目，迷離奏樂，高堂八音振耳，而喧闐盈庭。王百人作立庫旁，雜袍衣武，千官羅拜堂下，忠賢儼然南面，受賀總之，半躬言前，沉檀芳積香，舒卷成雲，絲竹悠揚，飛聲激，舞女長袖，線娜踰，歌童短拍，節奏依違，權闌，度，戲山肴海錯之佳，宴乾兒義孫紛上王喬赤松之樂，同，魏忠賢抱一已之威福而越，萬人之僭伏，赫赫炎炎，剝削千



萬人之脂膏而供一己之喜怒劍履交音于戶庭金珠充滿于囊橐享榮備至何崇如之忽有一道人幅巾市簪藤杖塵拂踵門求見聞者叱之曰幾許元老鉅卿竟日守候不能接見笑汝一游食之徒如何便欲見我千歲翁乎亟走免汝責稍遲遭亂從道人曰我與魏公貧賤交今日覲面一言爲壽千秋也聞者不敢報以瓜椎斧鉞指其門廳而詈逐之

曰汝敢狂言無忌幸今壽日若他時當以此器耳道人以杖叩其鼓衆皆失色大驚而擒之忠賢陡聞以爲

聖上傳旨否則孰敢乃爾衆擁道人進卓云此道求見不容擅自擊鼓致犯天威衆皆叩頭請死道人長揖厲聲曰與公久別今日復得相見于此公今富貴極矣相忘耶忠賢大怒曰妖道何其肆妄我豈好汝交乎叱左右

縛付鎮撫司嚴究道人曰我風狂一些同人多矣獨不能汝盜賊其形而虎狼其心乎萬欲挽回以全忠臣義士之多命也一手拈天曰汝能欺

君欺人彼若可能欺乎吾當看汝寸磔殆拘錄不食汝餘也汝豈能殺我耶將身振躍繩索俱斷兩袖拂空清風驟至懷庫咸驚募地不見蓋前者相士修真運氣精鍊遁法隱去

忠賢勢成胡虎吟不自悔意爲當此士大夫之前惡浪風皆配行以爲沒生乎而必置之死以絕其迹也忠賢是時稍抑其威而面色亦爲之減衆乃跪捧觴解脫今日上公貴誕感動神仙臨凡稱賀特顯其術以駭吾輩凡夫耳上公自席永享遐齡當與上仙共駕也忠賢頗爲之喜歡笑滿堂夜半而散殊不省此相士之始以迴濟成其富貴終以提醒令

其虎悟也

王鏡新譚卷之七

建祠

竊觀一刑餘之人而天下貢諛獻媚忍心昧理之徒翕然附和而尊崇之稱其功如周又頌其德如禹湯以至遍地立祠設像而祝嘏焉嗚呼當此歲時民置之曰一祠之費美數萬金哉飛騰連雲巍然獨峙于勝境金碧輝煌如無上之王宮各題其額則曰

旌勳著惠報功兩翼其坊則曰

三朝捧日一柱擎天嗟嗟從事何其謬歟怙威脅衆傷財勞民竭人間之脂起海內之怨可勝道哉若蒙面屈膝者競叨不次之擢如強項掉臂者即加不測之禍是以人心惶惑而希有成風清平世界自此大壞其可危也中立而不倚者有幾人焉矧夫逆璫之意豈在祝釐亦以圖海內人心之向背耳且將以威

劫之又於祠側樹營房置兵士差中官出鎮監守皆分置腹心于重地此逆璫之叛逆尤著者也

○劉夢朝疏略云

順天府尹某請建祠于宣武門外興工之日設迎滿地無一官肯片肯捐獨一尹八拜跪伏意氣揚揚自得半牛月

事矣當日尹乃宣

者罪在京大小臣工痛心疾首相

而幾掃跡而去矣

○陸澄源疏略云

祝釐逆海內奔走狂于城中譽之以阜慶尊之以周孔且阜慶周公當時亦未嘗有是讚美惟漢代王莽稱功頌德者至四十八萬七千餘人忠賢既賢必不屑與之合轍而無奈身爲士大夫者首上建祠之疏甚至市靈儒

泉在在效尤士得新降漸早莫此爲甚

○郭典言疏略云

忠賢卽勢始消天於邊臣無相臨之分既生祠一塑像又何當誦神禮拜前有遵化道狄如祀薊州道胡士谷皆因不拜生祠觸忌忠賢矯

有逮繫送鎮撫司拷訊一誣以剝軍激變之罪

一以監盜貪權之罪並推典刑合究其罪

明會審時人人於條而終不敢開一生路也

○楊漣疏略云

今日討英貨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

王言屢發近又于河間府毀入房屋以建牌坊

錢鳳雛能于雲和漢築愁耕怨飲恨吞聲又

不止于坐地擅用朝官規制借擬

陵寢而已

○許九臯疏略云

舊撫臣某聽勘罪臣也重賂忠賢卽行起乃赴任至京卽大拜生祠忠賢甚喜招之相會自是尚書宮保腰王恩賡取異數如芥耳

○郭如闇疏略云

大神中之劉某乃忠賢所願指氣使者

抵京後都御史魏而尚書

僕拜跪閣宦生祠之下經人道破其何顏再

立軍民之上乎況耿如犯強項不拜既許查

議開釋被參之尤獻媚者昭然玉石與薰蒼

也

○錢嘉徵疏略云

至聖先師爲萬世名教主配天而享太牢雖歷代帝王踐祚必先躬親釋奠忠賢何人而敢

建祠太學之側乎實通處此以刀鋸之餘孽而擬洙泗之祖豆至八月二十一日陸萬齡等起工營祠而

先帝遽以次日賓天亦可爲凜凜矣

○呂圖南疏略云

惡生陸萬齡等之以建祠

支廟中疏未投也臣與同官諸臣當堂折之臣退而參駁之矣是時管國子監事者林紆也

王

王

紆聞而陸萬齡等例請以不相關白之體責以禮法詩書之義侃侃直氣與鳴鼓之攻同一斧鉞未幾而紆與同推升詞臣姜曰廣莊際昌胡尚英朱繼祚丁進六員同日並處矣嗣而有孫如刻都門外建祠之疏又臣與同官張紹堯當日正色相戒而不顧悍然上疏者也乃未幾而虞廷陞又無故而處矣今上御極一月後太監魏忠賢有久抱建祠之

伊疏奉

聖旨這江西撫按所請特允辭免以後各處生祠其欲舉未行者槩行停止

禮科給事中吳弘業疏奉

聖旨潘汝禎首倡生祠獻媚顯是患失鄙夫着削籍追奪誥命以爲諛佞者戒其各處生祠拆毀變價解京助邊該部知道

國子監司業朱之俊疏奉

王

王

聖旨魏忠賢生祠不論在京在外已發未發的都着通行拆毀變價助邊建在國學尤屬無等卽刻拆毀不准存留別改該部知道

又節奉

聖旨陸萬齡儲寓奇曹代何李映日等提問追賊監候處決

按請建祠三十餘疏而未有如陸萬齡之借時干國學

文廟間，暨其配享。

宣聖者，更擬封王劔履上。

殿復冀。

御製碑文，以亂萬世措模，是不顧天下人。

痛恨唾罵耶，今達。

聖明震殛，雖寸磔于市，不足以盡其事者。

也。

右敘建生祠。

王鉅新訓卷七

政局

夫逆璫志滿惡盈，矯命邀寵，爵賞賜賚，冒濫極矣。其建祠之後，怨聲四起，天心亦厭之矣。廷臣中見其作事過妄，景象大不可堪也。其附艸依木而驟列高爵厚祿者，願指氣使以叨榮膺豐貴者，一轉念間，心亦向背已迷，不自省其明哲保身何有，以請告者有以南遷者，面目雖親而蹤跡漸疏矣。第後之趨附

者日衆，而二兇亦不之悟也。

丙丁紀畧云：逆璫魏忠賢，自竊國柄以來，擅殺忠良，敢諫之士慘不可聞，國圖累累，含怨吞聲，於是

天變示警，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私，蒙不世之遺受，非望之福，臺省爲

天子耳目，奉差陞遷者日削，在事者落落如晨星。忠賢不欲考選，意其蔽

聖聰也。

王鉅新訓卷八

朝廷予奪生殺，一手握定，皆出其意旨舉朝盡爲威制，釀無窮之隱禍。中外積怨矣。丁卯秋八月，

熹廟不豫，彌留之際，逆璫希圖不軌，布置已定，祗緣心腹未蒞任耳。方遲回之際，二十二日官車晏駕，潛謀惶惑，其大日文武百官至隆道閣前，忽有數內臣招呼兵部尚書崔家來

百官相顧錯愕齊聲云所言公與衆公言之天下事豈呈秀一人所可擅與耶於是呈秀不敢應命而忠賢失意無所措手足是天祐

聖明

祖宗威靈懾伏二兇不敢肆逆靜聽

新天子紹登大寶天日重明而太慈歛跡削其威柄矣

彈劾

聖天子登極廣開言路納諫如流始以姦黨滿前潛窺

上意槩惟

溫旨慰藉二兇然

聖明已自洞燭其奸屢以朕自有獨斷誠言官深謀遠慮不易測也既而狐鼠稍清言者日

衆章滿公車頓發

雷震奮殛元兇而諸奸亦盡掃跡矣  
○賈繼春疏略云臣廼備耳目事我

皇上報國惟命頃請尚方以斬奸逆然不遇閭狐狸破窠穴之一節而予以語社稷之大計未也謹此陳列惟祈垂聽一曰開言路朝廷設立言官責以指斥奸佞青蒲可伏高墉可射豈袖手所得旁觀乎近日列在糾繩者迫于謁虎之勢矯難爲梧鳳之嗥鳴則壅蔽亦可念也一曰敦名義交結原有明禁况假子親父之稱兒童走卒之迹何以施眉目于人間晉接自有禮儀若小帽青衣之叩殿爺千歲之呼何以別簪紳于喙息一曰重爵賞師傳保乃二百餘年不敢正之席黃口子豈可驟膺公侯伯乃二祖以後不多見之封赤心人定不忍屢受一曰罷祠費祝釐滿家宇如狂如沸何故耗

鉅億之貲。丹堊。遷橋門。擬聖擬神。遵欲配。官尼之說。彼生而廟食。既堪留笑柄。千秋則撤以還官。尚無損芳猷于盛世。

○錢元惡疏略云。茲者外議紛紜。每相揣度。有謂

皇上恐割股之傷肌。徐閣而未發者。夫割股固足傷肌。而養癰又足以貽患。利害所倚。有若發機。願

皇上決之而已。且忠賢蠢然。驅使之微勞。何譽言之日至。豈料其趨附之至此。威權之至此。使

先帝而早知其假竊之若是。亦必有以處忠賢矣。即忠賢亦不料事權之至此。使忠賢而轉念及此。亦必有以自處矣。昔徐福請殺霍氏之擬。以全其宗。使漢宣早聽之。必無山禹之變曲。突徙薪之言。是爲千載口實。今日加

思。貨忠賢以不灰。卽宜勅歸私第。散灰土。輸蓄藏。使內廷無厝火之憂。外廷無尾大之慮也。

○史躬盛疏略云。乃有弄權越分如東廠魏忠賢者。蓋自忠賢以閹宦竊國靈而朝野並歸。決裂舉天下之廉耻。漸滅盡矣。舉天下之元氣。剝削盡矣。舉天下之官方。紊亂盡矣。舉天下之生靈。魚肉盡矣。舉天下之物力。消耗

盡矣。迺忠賢意所可者。不次之。孤立應之意。所否者。非常之譴立應之。既擅其途。以爲招伏。嚴其繩。以相嚇。制彼以羽毛。瘡其憑。喜飾怒之資。人遂婢膝奴顏。爭效趨榮避禍之計。世寧復顧廉耻也。迺忠賢意少不合。緊日久。依門戶。削籍爲民。追奪誥命矣。孝子傷心。勞臣喪氣。士品不光。朝端無色。寧復有元氣也。陳大同一書辦。丘集鳳。一白。丁張



凌雲一夫匠大肆貪鑽公然開棍與九列齊  
驅矣忠賢有何開國元勳有何奉

天大烈分茅索券廢族封侯

列聖章程委之無用官方寧不隕越也廣布截  
番託名訪緝貪功罔利捉影捕風叅送刑曹  
嚴拷之下羅織既成肢體殘傷冤慘通天生  
靈焉有寧宇也大工建興以來財用萬分  
告匱矣加派不已繼以捐助又以建祠祝釐  
糜費不貲環海內之金錢竭萬姓之筋力寧  
無消耗殆盡也

○朱國弼疏略云夫忠賢惡之大者在勇于嗜  
殺人而臣又思古之奸賊未有殺人而敢竊  
竊神器者也人有不愛功名者矣有不愛性  
命家族者乎愛性命家族遂不得不爲忠賢  
用朝廷設鎮撫司原以察非常之變伸不  
測之威自忠賢當權而鎮撫司遂爲忠賢洩

忿悻功之衙門矣如吏部員外周順昌等一  
十二命夜半片紙骨化形銷夫人命至重矣  
而況乎若干大臣之命此何等事而可以一  
二獄卒朦朧邪

○害承熙疏略云竊自叛臣魏忠賢怙勢作威  
專權擅政羣兇交臂報復公行巧立門戶之  
名逞其一網打盡之術朦朧數字抹殺平生  
莫引株連捕風捉影輕則削奪以爲恩甚則  
玉石之俱碎搖手觸禁重足謀生國家之  
元氣漸微縉紳之慘禍已極

○吳尚嘿疏略云二奸仇傾直諫羅織善類杖  
下噴長弘之血獄底埋豐城之劍一時清流  
白馬之禍慘

天地而泣鬼神今二奸之惡已暴矣何以慰忠  
竟而洗冤骨則立需一時之詔以雪千古  
之恨臣敢叩闕而請焉



何罪若而忠賢乎。

熹廟皇親張國紀則擠之不久而勒令

神廟皇親李承恩則誣以不法而羅織論成矣。

且律無罪殺人者應得何罪而忠賢紐誣誣

扇頭之詩入劉鐸以誹謗既誅之不得又聽

私人張體乾之譖而謂其詛咒大臣使立而

斬之律有此罪名乎又按律奸邪進讒言左

使殺人者其罪矣若乃忠賢使鎮撫司許驥

純楊震等杖成諸臣非讒言乎以二十四罪

之疏而殺楊漣繆昌期矣繼而萬燦疏請廢

銅觸其貪婪之忌密捕而擄殺之亦已甚矣

何至于楊繆株連若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

顧大章高攀龍左光斗而并殺之也噉太監

李實科求不遂捏奏多人而遂提騎四出

捉拿周起元周順昌黃尊素李應昇周宗建

等而一案并命矣則何刑也耿如杞不拜忠

賢生祠而遂陷以大辟胡士容觸怒差過內

使而亦生以貪贓高陽知縣唐紹堯執法定

冉世魁之罪而忠賢獲世魁暮夜之萬金誣

清平之吏爲受賄下獄拷追趣令其成何非

輔臣深察其冤而出之亦爲園土之鬼矣

天道神明一人不可以殺而竟殺十餘命仗節

守義之臣乎

阮大鍼疏略云忠賢荷

先帝任用深恩不思圖報惟日以招權擅政

寵殺人而兇鋒毒焰直使

天日晦盡社稷幾至動搖爲古今未有之毒

窮矣其罪擢髮難數臣謹糾其大者臣聞

國有大柄曰禮樂征伐賞有功誅有罪四者

帝王所以憲天示治凡內臣所不敢干於罪

無赦而禮樂之大孰如

孔廟必一代名賢始議配享忠賢何人公然授

意獸生陸萬齡等列請祠致令

素王在廟之靈隆隆不安若非朱之俊直糾喻  
義方正萬世名教掃地此應寸斬者一寧錦  
之後督撫鎮道將士排外敵愾以致大捷忠  
賢故遣官旂撫亂之不敢受命于忠賢征  
伐大柄隻手握定通夷賣國何難爲之關  
之內外唯知忠賢不知

君命并將令矣此其應斬者二茅土世及惟開

天胡運動在社稷者得并河山帶礪之盟而

忠賢一門三爵小兒亦冠豹假六列金吾此

其罪豈止貪冒目中絕不知有

朝廷

神宗時奸棍傳時假傳有德枝派襲錦衣如法

論罪尤數十金吾公侯伯王爵皆盜竊之罪

此應寸斬者三諸臣凡失關喪封疆者排宮

開者自有公論國法此外樂用門戶二字

爲快其誅無論是非黨非黨動輒拷掠以必流  
徒創奪竟無虛日是以

天地誕生

列聖培養之人材忠賢等于籠鷲園豕日焉而  
若不足卽

上天示儆王恭廠之災一月三地震忠賢毫無  
悔心殺手益辣此應寸斬者四

按丁卯九月至戊辰二月有餘疏不獲

鉅計

盡述聊採數語以實逆端罪案其於各

類附見者不復載

綴追

劊夫逆瑞初削其威權日惟子中

梓宮猶虎兇人于押矣雖欲自新其可得乎儼

天換日之手何在依草附木之人何在展媚

羣小揣聽

上意時聞廷臣交章聚訟其大奸大逆一如

前之稱功頌德者也。忠賢於是警心破膽，氣奪蒐銷，悉以詰劾爵，歷繳納。

上唯遞減其秩三爵，降爲金吾，而金吾降爲官旂，已而虎彪諸惡并奪其封典矣。噫，世事如棊，榮辱得失猶反掌耳。惡人如斯，安得不爲善人耶。

司禮監太監魏忠賢奏爲世爵成命未拔事奉

聖旨兩等

先帝爵賞優隆，今退歸私宅，控辭三爵，具見誠懇。准改公爲錦衣衛指揮使，俟改爲指揮同知，伯改爲指揮僉事，該部知道。

司禮監太監魏忠賢奏爲恭謝天恩事。奉聖旨覽奏謝知道了，進繳誥券田宅着與查收該衙門知道。

劉鼎卿疏略云

廠臣魏忠賢近經臺省部屬諸臣歷歷有疏糾劾之矣，爲忠賢計者，姑先以公侯伯鐵券之恩歷盡謝還。

皇上少足以抒人情耳目之怨懟，亦足以見其仰畏斧鉞矣。

錢元慈疏略云

魏良卿輩，非開國之勲，又非從龍之寵，安得玷茲茅土，污此彝章，亦宜速令解組褫紳，長爲農夫，以沒世，俾其家人父子擁陶白之貲而享喬松之壽，是

皇上浩蕩之恩，忠賢自全之策矣。

李思啓疏略云

若夫甲第連雲，綠田盈野，冒叨世廕，濫列府卿，自當還之公家，加以三褫，又不待臣詞之畢矣。

許九臯疏略云

諸男冒濫錦衣世襲無數以非常之爵賞爲  
柱門點戶之資斯不亦輕

朝廷茂憲章也哉臣以爲五六年間魏容田三  
姓與其親屬濫叨之錦衣俱宜清查追奪正  
罪所以惜名器也

徐吉疏略云

彼之稱功頌德尊寺人于堯舜建祠設廟比  
闔宦于周召諸人當此亦惶汗羞歎之無地

又寧待教而後誅耶職雖寡陋愚昧亦知

皇上自有處分不令奸逆吞丹之漏第思此一  
時也非有一番褫奪不足雪千古神人之憤  
非有一番追獲不足掃盤結伏莽之奸

按大明律內一欵凡文臣非有大功勳

于國家而朦朧奏請輒封公侯者當誅

官吏及管封之人皆斬况良卿良棟

翼一白丁乳臭之兒又非有官職者比

何功何勲而忠賢朦朧請

先帝之命又不啻官吏之蔽也今日之擬追

卹固宜



假門戶爲階。而無辜波及者。寧復玉石之分。借助工爲標題。而誣誑枉坐者。誰憐慈茹之謗。私人布刃。重賄盈輦。其若丘志充之六十七寶。則擅權納賄之足憑。如一單中監推十三代升。則賄賂賣官之有據。最可恨者。身亦屬其。而貪婪假座。而忍忘母衣。尤可鄙也。念一變于媚。優辱。

兵權。法殊可誅。總之首倡。功以成。

其結交近侍之實跡。罪烏可追。惡聲竹以難書。奸禍天而更大。不惟臺省交發其穢。如亦

聖明深洞其微衷。雖呈秀業已投繯。家貲盡擄。

死要有不盡其辜。此律尚有應得之罪。乞皇上勅下法司。按律確擬。暴其罪于天下。暴其實于萬世。庶足永爲人臣負。

國忘親通內擅權者之戒。臣等不勝仰天待命之至。

天啓七年十二月初一日上

十二月初三日奉

聖旨。通黨。呈秀。負國忘親。通同擅權。雖死尚有餘辜。着法司按律確議。暴著其罪。以垂永戒。該衙門知道。

刑部。書辦及相等奏爲奉

旨會議事。該刑科抄出戶科李覺斯題爲權奸。雖殄天刑。權黨未正國憲。伏惟一念以暢仁明之懷。以洪

堯舜之量事。等因。題奉

聖旨。云云。欽此。欽遵。又該戶科李覺斯題。又遵旨。指名參奏事奉。聖旨。云云。欽此。欽遵。該科道抄出到部。該臣等。



會照五虎五彪先該戶部員外王守履奏  
爲奸臣機狀等事等因。雖內文臣中有五  
虎之語。而知者四。即崔呈秀、李夔龍、吳淳夫、  
田吉。皆滿足權璫。爲羽翼者也。其一知之不  
真。不敢議列。武臣中有五彪之論。則田爾耕、  
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也。皆是忠賢之  
牙爪等語。今奉

明旨。不黨。得何罪。着法。會議具奏。其一未

真者也。經得臣相參明白。該臣等會同左都  
御史曹思誠、右都御史張九德等。會議間。接  
邸報。該太僕寺卿仍管雲南道事楊維垣。  
題爲劾盡直窮其源事。疏云。內廷之李永  
劉若愚。正與崔呈秀相當。而外之虎彪。亦  
僅與徐文輔輩等耳。次第其罪而輕重之。于  
以剔盡除凶。無餘藎矣等因。題奉

聖旨。云云。欽此。欽遵。該臣等看得人臣之立

朝。以忠直爲本。處盛世爲朝陽之鳴鳳。遇權奸  
爲解邪之神羊。當魏賊竊柄之日。諸臣有惡  
爲爭執者。有然爲挽回者。凡任錫鸞班行之  
列。誰無鷹鷂搏擊之思。何題有非類之徒。所  
傳文臣五虎如崔呈秀、淳夫、倪文蔚、田吉、  
李夔龍。其人者。又武臣五彪如許顯純、  
崔應元、楊寰、孫雲鶴。其人者。即其行輩。雖  
以司途。家俱。號俱爲駭聽。臣等就五虎按  
之。如崔呈秀。結交璫璫。殘害多人。其不忠不  
孝。如梟獍。其殘害忠良。如豺狼。其貪婪淫穢。  
如狗彘。虎猶未足爲比者。罪狀已經諸臣臚  
列奉

明旨。且定爰書。以冲國憲。以快輿情矣。如吳  
淳夫。倪文煥者。一以部曹而顯。臺台座。溫寶  
官傳其勢焰之熏灼。不啻露爪張威。一以御  
史而壞亂臺規。援贊祭典。其陰殺之機錄。

將磨牙擇食所當革職爲民仍奉

詰命示戒者也若田吉兩載曹郎取官保如反掌得自何明李夔龍甫出郎屬居協院而不友誰爲速化所當革去官職永謝仕籍者也就五虎按之如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以羅鉗吉綱之輩爲附會殺煉之謀提騎一出人間無難夫之寧榜掠所加桁楊有夜哭之鬼欲雪沉寃當罪國法所當提問如律正罪

去者也如得宸孫雲鶴蠅營之輩狗彘之徒不過借權奸之指揮作輟咎之厮隸而已衣冠原屬沐猴官職應同戲謔所當梟爲削奪者也總之諸犯之情罪各如生平之行徑若據虎處之名目則人人皆爲可殺但按其實而核其真則如崔呈秀之窮兇極惡世不多見次則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怙威噬人最爲可恨蓋科臣有言曰此輩殺人如刈取官如

寄臣等以爲殺人如刈宜償所殺之人取官如寄者宜償所取之官故爲斟酌情罪今窮奇矯桀不得違刑于清時而假息逆寇猶待偷生于

聖世庶幾奮擊之勇與煦坤蓋裁之仁並行而不悖總之生殺予奪莫非

皇仁操縱張弛還歸

齊斷統候

聖明裁奪施行

崇禎元年正月十三日奉

聖旨奸惡魏忠賢串通逆婦客氏恣威擅權逼死詔允馮貴人矯旨革奪成妃名號慘毒異常神人共憤朕與昭雪復號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其禍害縉紳盜匪珍寶未易枚舉皆由崔呈秀表裏爲奸包藏禍心謀爲不軌仰賴

祖宗有福，陰謀隨破。二兇天殛，人心大快。乃五虎李夔龍等，附權檄，援鋒勢，炳赫逼人。五彪田爾耕等，順指佐威，殺人舛管，幽囚累繫，沉寃莫白。其元兇魏忠賢，與崔呈秀、早定爰書，兇彪俱照各官前級着法。司併行依律擬罪，以伸國法。該部知道。

刑部尚書蘇茂相等爲遵

旨會議事。河南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本部等衙門會題前事，案照免該戶科李覺斯題權奸雖殛，天刑權黨未正。國憲伏惟一怒以暢。

仁明之政，以洪

堯舜之量事。內參魏忠賢十孩兒、五虎、五彪用心比弟，任更狡造惡比弟，任更大緣因。題奉聖旨云云，欽此。欽遵。隨該戶科李覺斯題爲遵旨，指名奏奉事。

聖旨云云，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該本司案呈該臣等會議得吳淳夫、倪文煥俱革職爲民，仍奪誥命。田吉、李夔龍俱革職，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俱問正罪。楊寰、孫雲鶴俱削奪，統法。

聖明裁奪等因。題奉

聖旨云云，欽此。欽遵。臣等會同都察院曹思誠、大理寺左少卿姚士慎等，竊惟國之有法，帝王所以律世，即臣子所以律身。故奉法惟謹，不有趨權門而開納賄之路，守法不阿，何至殺人命以當媚灶之資。乃有身居文武之列，名號馬彪之兇，若李夔龍、田爾耕其人者，臣等欽奉

明旨，再將諸臣等前後糾劾之疏，備細查究。除崔呈秀、魏忠賢、客氏具報另題外，其餘五庸各犯，有謂其人與銓，人人不自免。李夔龍與

錢立地銀作食銀。其謂挾買官之貴所致者有謂吳淳夫一節。不數月也。所贖鄉貳雖重。卓之蔡邑一歲九遷。速不是過。又與崔呈秀孫繼錦六千金。有謂河南掌道御史報陞崔呈秀。越十餘人。用其心腹倪文煥。必俟文煥差竣回道。然後具題。又與崔呈秀植費一萬財。賊盈具萬者。有謂田吉被挾之參。瓦全已棄。二載曾郎。而尚書極品。叨名譽者。

承賜又滿載而歸。家累陶石之富。總之。明旨云。附權驟擢。橫鋒勢焰。赫奕逼人。足以蔽其罪矣。按律云。凡受財枉法。有奪人八十貫。絞雜也。准徒五年。例云。文職官受財枉法。至滿貫。絞罪者。發附近衛所充軍。謹按諸枉。被參各人。世之賄。正合受財枉法之律。如吳淳夫以六千計。倪文煥則以盈萬計。皆明明分受。列于參疏。以數進者。李變龍。田吉。雖疏。

申。雖數未經開坐。然一稱挾買官之貴。一稱累陶石之富。非納賄何以得此。既經論劾。難以輕宥。二犯另行。各追銀一千兩。各犯事同一體。俱應遣戍。以儆官邪。併乞。

勒行原諒。撫按就近嚴追。以助邊餉。完日發遣。無容沒者也。其參五彪各犯。有謂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狐假鵝張。張戕害多命。皆忠賢門下。劄子手。有謂田爾耕掌錦衣衛。許顯

純掌鎮撫司。忠賢革營人命。皆出兩人之手。者。有謂許顯純。敲朴縉紳。皮開肉綻。屍腐蟲。踏不一瞬者。有謂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網羅煅煉。鈞棘株連。榜掠慘于炮烙。攝冤于夜半。中誣者如楊漣。周順昌。周起元等。十餘人。俱斃鎮撫司之獄。總之。

明旨云。受賄怙威。殺人草菅。幽圖壘壘。沉寃莫白。足以蔽其罪矣。按律云。官故勘衆人因而。

致死者斬同僚官，知情共助者與因罪致死  
者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例云：酷刑官，不  
論情罪輕重，輒用慘刻刑具，毆打若致死至  
三命者，武官發邊衛充軍，田爾耕、許顯純、孫  
掌印、參劾之官，應議斬律。崔應元、楊寰、孫雲  
鶴共助之，例究違，投諸邊衛，以禦魑魅者也。  
恭候

命下本部，臣等將李、夔、龍、吳、淳夫、倪、文煥、田吉  
咨行各原籍撫按，追賊倪、文煥五千兩，吳、淳  
夫三千兩，李、夔、龍、田吉各一千兩，解助邊餉。  
完日，發附邊衛所充軍。田爾耕、許顯純行提  
至日，監候處決。崔應元、楊寰、孫雲鶴咨行各  
原籍撫按，發落邊衛充軍。各犯誥命通行  
追奪。  
奏繳。

崇禎元年二月初二日具  
正月廿八日奉

聖旨：奸逆盜權陰謀，區劃凡厥黨與，所嚴懲這  
五虎五彪，既會議確的，李、夔、龍、吳、淳夫、倪、文  
煥、田吉，行原籍撫按，追賊照數，解助邊餉。完  
日，發附近衛所充軍。田爾耕、許顯純，即着原  
籍監候處決。崔應元、楊寰、孫雲鶴，行原籍撫  
按，發邊衛充軍。各犯誥命，通行追奪，以爲附  
權盡政之戒。

以上三疏，勅定元兇，輔惡供案。

籍沒

天道昭昭，不爽於理，甚明。無乃貪夫，以勢權  
在手，貨利熏心，敢昧之乎？逆璫魏忠賢擅竊  
國柄，恣成狠性，殺人之命，天亦殺其命。奪人  
之產，天亦奪其產。更報之速，而戮之異也，稍  
符公憤，書以爲戒。

文書房傳出

聖旨：籍沒犯人魏忠賢及客氏家私，着秉筆本

監張邦治等，服同厥衛，及五城御史等，打點勿得隱漏該衙門知道。

雲南道御史楊維樞題爲急請 明旨處分事，奉

聖旨：逆孽魏良卿等，上侵府藏，下剝民脂，家藏法富，沒入，豈容匿寄？諸黨既有實據，著差出內外各官，將本內有名人犯，嚴行拘究，循道着先行嚴緝，務在必獲，其原籍肅寧縣家產

查辦人

蕭彼慶撫按，嚴加查緝，從實具奏，如存

寧隱，一體治罪，該部知道。

劉禮監太監張邦治奏爲恭進銀兩事，奉

聖旨：這逆犯魏忠賢莊房，變價銀三萬九千五百四十九兩九錢二分，着交進內庫，照數查

收，其未完二處，俟完日另進，該部知道。

戶部郎中劉應題奏爲六太苦情事，奉

聖旨：權奸竊柄，煽扇悽慘，凡奏諸臣苦狀，朕爲

惻然，逆惡魏忠賢府庫房產盡沒入官，已有旨了，其逮死各官未完銀兩，都與豁免，家屬

悉與釋放，所薦諸臣分別錄用，該部知道。通政使楊紹震奏爲大奸叛跡已彰事，奉

聖旨：逆奸崔呈秀交結逆璫，招權納賄，罪惡貫盈，死有餘辜，賊私狼籍，法應沒入，卽着撫按馳訪官將一切家產盡行嚴加封固，細查明白，題具奏，以昭大信，如有隱匿窩藏一體

查辦人

治罪，該部知道。

山東道御史吳尚志題爲逆奸在邸贓私事

奉

聖旨：覽奏奸惡崔呈秀在邸贓私，既經籍沒，有銀兩等項，現貯兵馬司庫中，卽着該坊官照

數解進，餘依擬變價，以助邊餉，該部知道。

都察院司務許九臬奏爲久鬱之輿情事，奉

聖旨：據奏魏忠賢元兇巨惡已經殄滅，家產盡

段稍釋中外之忿其田爾耕職任地冒瀝  
錦衣榮及奴隸鯨吞霸業慘害生民不可勝  
計今被害之家飲食肉寢皮蓋充室所積莫  
非民膏不啻元兇之富其家貲并各地縣誅  
行該撫按卽時封固盡數籍沒以充邊餉該  
部知道

遺成

蓋進增離陰惡良 亡人命理合可磔業行

或臨而分祭彼等 以之墓前以慰忠魂

雪積恨於情於法豈爲過哉

皇恩寬宥不卽加誅姑發鳳陽使滔天之罪得

陽戮死恐震地之靈未必稱快也

劉應選部等衙門接出

聖諭朕備極以來深思治理而有逆惡魏忠賢

擅竊國柄盡盜內帑誣陷忠直草菅多命恨

如狼虎本當肆市以懲衆寡姑已從輕釋放

鳳陽矧巨惡不思自改輒敢將素蓄亡命之  
徒身帶凶刃不勝其數環擁隨護勢若叛然  
朕心甚惡着 衣衛卽差的當官旗前去扭  
解押赴彼處交割明白其經過地方着各處  
撫按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隨尋  
姦卽將擒拏具奏勿得縱容遺患倘有疎虞  
責有所歸爾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至各該  
衙門特諭

○劉應選疏略云

籍沒既盡自當還之大內但鳳陽崇造之日  
尚買布袋千餘所裝何物南來商民見其車  
載百輛驟載千騎此非內帑積貯亦民間膏  
血乎聞忠賢欲歸河間彼造有磚城萬雉第  
宅連雲恐以飽颺之鷹爲負嵎之虎是以重  
資借寇者也  
文書房遞出

聖諭朕聞去惡務盡御世之大權人臣無時有位之炯戒我國家明懸三尺嚴絕大慙與至重也朕覽諸臣屢疏陳列逆惡魏忠賢滔天大罪狀朕已洞悉切思

先帝以左右微勞稍加恩寵忠賢不思盡忠報國以誦恩遇乃逞惡而黨情惡肆奸擅作威福難以枚舉略數其一二將

皇兄懷寧公主生母李氏假旨革奪至今

令冤未雪威逼已付俗妃張氏立致招生雖死九原其目未瞑借旨擅將敢諫忠直之臣羅織削奪慘毒備至中同心腹酷刑嚴拷誣捏賊私立斃多命他若蹇謬痛于杖下善良粘于立枷臣民重足道路側目而奸惡身受三當位崇玉等極人臣未有之榮通同客氏表裏為姦當

先帝彌留之時尤復叨恩進秩無有紀極今賴

祖宗在天之靈一犯罪惡次第畢露朕心又思忠賢等不止竊據名器紊亂刑章將我

祖宗儲積庫貯保國奇珍異寶金銀財物朋比盜竊幾至一空何物神奸大膽過爾本當寸磔會粹宮在殯姑置鳳陽即將二犯家產着錦衣衛會同五城御史親詣住所將家貲莊田及違禁等物盡數籍沒入官逐件開列具奏其原籍違式服舍等項着落有司清查具

奏如有隱匿等情許據實糾劾一併連坐亦不許株連無辜其冒濫弟姪親屬俱發煙瘴地面永遠充軍嗚呼大奸脫網國典用彰自罹于辟情罪允乎特諭

### 自盜

咄嗟前後一忠賢也始而依人乞食鬻水備身是何卑污也既而進用六七年來取元臣上公如寄視金壁珍奇如土拔



天子以令百官通

中官而辱懿戚朝野知有忠賢而不知有

中官中外敢爲瘡痍而不敢爲忤抑何氣焰也今

而惡極罪盈天怒神憤囚首雉經復爲乞人

而不可得也猶切齒恨不食其肉而寢其皮

曾不若狗馬能盡力于人而死有帷蓋之埋

又何結末也噫魏賊一死雖脫顯戮將何面

自以見諸先烈于地下乎此周吏部順昌就

述時云我死必訴

高皇帝速殛元兇以清

君側之惡逆端其必墮九淵之下萬劫莫伸矣

○慨自逆事敗而伏國憲也猶荷

明寬厚姑置鳳陽然怙惡不悛仍悻悻就道

桀驁幾及千人皆素所蓄壯士身佩短兵滿

載金珠奇玩四十輛驟馬數百騎意氣揚揚

雄心未已行至阜陽旅舍宿忽有心腹密

傳楊通政上言云日夕禍且不測矣於是

忠賢長歎僵臥戒左右歇息明日早行聽壁

廂人靜夜半自起隨解所繫之帶懸于梁上

其所親愛小中貴李朝欽夢中驚起亦自經

逆時家丁六十兒不聞其聲息啓戶視之

人皆氣絕矣急報縣尹震動一方觀者雜沓

行李散失輿從逸去撫按疏

開得暫埋候勘之

金新譚卷八

肯越三月定矣書凌遲處死辱其屍而忠賢不

化李朝欽已腐唯殘骨一具耳逆端若待

天刑行戮者也逐起而寸磔于市

○通政使等紹震疏略云

惟忠賢之遭權也崔呈秀從旁而鼓之焰表

寥寥奸同惡相濟附已者提之九天異已者

沉之九淵析楊髡善良之命削奪銷縉紳之

骨依嚴臣之算隨疏下以梯榮忤嚴臣之心

奉

旨即可斥逐封公而

加臣之名器。蓋建祠而閭閻之脂膏空。一人犯

賊株連其厥屬人等。盡籍其產。一官獲罪。蔓

引其朋友。親識俱罷其官。此尤其小者也。至

毀大爲小。而

先帝之號。銑付鎚。是可忍也。假公濟私。而

帝室之親。斃幽圜。固將苛欺。以

朝。之賞。罰。供。一。已。之。愛。恨。竭。寰。海。之。供。億。實

一。已。之。囊。橐。生。殺。擬。辟。威。福。擬。辟。惟。是。忠。賢

自有骨肉。東。徽。自有僕役。何必乾兒。呈。秀。呈

秀。自有雙朝。西。臺。自是美官。何須義父。忠。賢

是何心哉。所共聞也。今發鳳陽。大快人意。然

鳳陽濱海臨大江。其中嘯聚者。多梟雄。茂。我

之輩。忠。賢。整。金。而。結。之。安。知。無。揭。竿。響應。者

乎。東南半壁。恐非寧宇矣。况崔凝秀。已。生。旗

鼓于浙水上。同心合謀。與

皇家作難。再。以。心。腹。爪。牙。爲。之。內。應。未。雨。之。防

不可不早講也。與其降。發。陽。得。其。叛。也。不

後。擒。之。勞。師。動。衆。不。若。早。肆。市。之。爲。便。也。至

秀。同。心。逆。謀。罪。與。同。符。會。勘。而。擬。之。驕。戮。卽

百。喙。能。辯。哉。

○戶科都給事中李覺斯疏略云

截。伏。覽。自。古。刁。豎。小。人。作。威。作。福。無。不。立。取

朝。玉。振。鐸。璫。迄今。魏。忠。賢。明。明。炯。鑒。職。願

陛下特賜

諭。一。道。就。降。王。劉。魏。薛。後。事。跡。明。白。顯。錄。提

醒。內。官。鑒。往。知。來。崇。法。有。福。造。惡。必。殃。洗。滌

心。膈。無。聽。邪。犬。結。連。指。使。漸。漸。惡。極。罪。大。千

至。如。忠。賢。阜。城。縣。五。更。蚤。起。止。有。一。麻。繩。伴

送。陰。府。盜。盡。內。庫。寶。藏。誠。可。受。用。乎。戶。部。于

陛下新政未必無補錄之史冊將來

聖子神孫宣示無窮矣至于外庭臣子自小便

重負書治亂得失忠佞貞邪一展卷一披

替自明白者迺爾蛾自投火蠅自投油覆轍

軫彰豈真一入魔途便有迷魂湯水耶

錦承衛千戶吳國安奏爲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逆惡親忠賢及李欽鑑死既真該縣

視明白婚與德壘具以解河間府同籍

家產一併具奏隨押內官唐昇着解來司禮

監究問家人六十兒店子驛夫番無別情即

與釋放該知院知道

巡撫保定等處右僉都御史張鳳翼奏爲罪

監擬續情真事奉

聖旨覽奏魏忠賢李朝欽等死既真姑着相

其行在該地方官令同查照與他見投贓物

進奏逆北李四王選等違義嚴行內外各衙門究緝

野臣曰逆璫已矣富貴其可久享乎

雄其可長保乎今日再能威劫海內乎

死後而免千秋遺臭乎果忠乎果賢乎

何以見

堯帝乎傅說對諸中臣烈士乎以三尺繩

而能懷遠乎

又蘇軾詩中

效楊都憲

兒

無烈始之肝

罵汝于千萬萬嗣之後我亦自愧矣第

編此帙以昭萬惡供世之笑罵云爾

附崔呈秀蕭靈犀

按崔呈秀同惡相濟同心共死是真魏父乾兄也其可同日而語矣故列之于魏忠賢後以爲黨權附勢者戒蕭靈犀呈秀弟也托跡青樓委身司馬即其伏龍泉以殉崔福姬大抱琵琶而過別船者因并記此

巡撫賴天等處方史兵部明恩趙子進

臣自縊事本月初六日據薊州知州孫繼

錦呈據薊州知州趙三極申據本城保正顧有德呈稱今有本城崔鄉宦于本月初五日在本家不知何爲自縊身死又侍妾蕭氏自刎未死等情又據貢生崔鍾秀呈爲縊死兄命事有兄崔呈秀于本月初五日自縊死蕭氏自刎未死等情到取據此隨委本州知州趙三極公同本城守備蕭漢相及巡捕等

官帶原吏書件作親詣本官家內查勘本官委在本宅書房二梁上可汗巾縊死駁同各官身屍卸下停柩在宅其妾蕭氏用刀自刎在傍尚未絕等因申報到道呈報至臣據此該臣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卓遵爲照聽勘原任兵部尚書崔呈秀縊死加題題報

○吏部尚書房壯麗等奏爲遵

聖旨逆黨崔呈秀等國忘親通同擅權等死尚  
有餘辜着法司按律確擬暴著其罪以垂永  
戒該部知道

○福建道御史王會圖疏略云

兵部尚書崔呈秀狼噬成性狐假虎威鬻爵  
責償若價受賕委積如山業經諸臣論列長  
旨會勘

朝廷之大法既伸神人之公憤亦洩矣不謂又

有一種極穢極醜堪堪堪者職亦知言之齒頰徒汚書之赫號破頭第事出奇情于狀支有不吝默默者頃據密雲道張維世前事竊准古今名將發跡卑微秉鉞登壇者代不乏人然皆英雄未遇時偶困于販繒屠狗究竟不失豪傑本色也從來不聞忘人竊取

欽命如寄居然軍中營都

司蕭惟中職初不許其何許人九月末旬見原任都司楊如梗方經添註卽蒙

欽點惟中填補不五七日而卽聞惟中已來到任職候欲得人任事之速詢其人則曰崔大司馬卽舅也職竊訝之曰大司馬止聞有一卽舅宗耳是以白丁而題授守備矣且有一蕭卽舅而都閫乎及細訪其來歷則三河縣之樂戶而大司馬所鍾愛之名娼號靈

犀者之胞弟也其父蕭成其母翠梅兒庶母文樓兒惟中乳名晚哥子靈犀生于寶坻靈犀其美號也嘗阿嬌未財金屋時曾倚門笑于密雲鎮城衙時晚哥共抱琵琶而打筋斗掃軟腿而磨酒食者也今本城范兒衙衙其居停主人具在也卽靈犀所舊相識之徐秀才劉秀才潘指揮徐指揮亦具在也曾幾何時而峨冠博帶橫金蓋黃重游舊地矣方其初到城外卽作下馬威風嗔中軍千把總迎迓稍遲百般辱罵百總管隊肆行細打合營兵丁人人股慄遂指與馬傘扇刀鎗劍戟修衙門設鋪墊每兵科索銀二錢計兵士二千餘名入囊者已四百餘金矣職聞之不覺髮抖職裂帛厚其奉以有待而發耳未幾隨撫院下學行香輿不揣分在轎而與諸生拱手諸生遂羣起而罵之且欲毆焉幸爲衆

將官解救得脫其謂是奉道也及屢踵門而  
屢拒絕之乃遂覺事已不諧而中夜棄印潛  
逃矣於是職參看得崔呈秀遍體體穢滿  
臃腫一心久已漸亡百行因之敗壞倚米山  
而暗持大柄驚看邪焰薰天盜閭符以竊界  
私人不顧官常掃地蕭惟中平康下賤雞  
么麼借緣于握兩携雲之腹心憑勢為掀波  
鼓浪之牙爪登壇簇簇難教甲士開顏躍馬  
揚揚頓見旄頭削色嗔迎遲遲而肆行網打  
振鐃媚膏衆之英風指題目得以廣索金錢  
仍樂妓派差之故智狗續貂而冠裳盡玷鹿  
蒙虎而體統何存若不大暴二奸之醜立正  
兩觀之誅毋乃灰殘多士之雄心笑破九  
之衆口乎

嗟乎崔老一大司馬曾不若靈犀之風  
塵女子始遇父母之命而失節終稟丈

玉鏡新譚卷之八終

天之氣以殲身雖  
之亦有虞夫人短劍江頭之烈徒有  
一點素心第惜不得其人耳

玉鏡新譚卷之九

爰書 魏忠賢 客氏

刑部等衙門

題爲遵

旨會議事、河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本部等衙門題前事、抄部送司、該本司署司事主事楊鳳者、同本司主事袁文新、王汝受會同湖廣道監察御史曹谷、山東道監察

御史吳尚默、大理寺左寺正何京、右寺副喻

思慥、貴州清吏司署司事福建清吏司員外

郎康承祖、會議得犯人三名口、魏忠賢、年六十歲、係直隸河間府肅寧縣人、係淨身男子、

于萬曆年間選入 皇城、歷轉司禮監太

監、總督東廠官旗辦事客氏、年四十八歲、係

定興縣人、侯二妻、選乳進內、封奉聖夫人、

崔呈秀、年五十五歲、係順天府薊州人、中萬

曆癸丑進士、歷任兵部尚書、該魏忠賢先存

冒爵寧國公、今問斬已處決、任魏良卿、客氏

先存冒濫都督、今問斬已處決、男侯國典、崔

呈秀在官男崔鐸、各前後招徠、魏忠賢平生

狡險異常、先年伏侍

先帝青宮、此小慝、慝巧結寵愛、

登大寶、勵身禁密、就不合踞掌東廠印信、恣意

作惡、又不合串合阿乳客氏、關通線索、百般

玉鏡新譚卷之九

煽惑、任憑出入

詔旨、宮闈外廷事權、隻手握定、敢有觸忤、應時

殄滅、又不合嗔怒左都御史楊漣等、同工部

郎中葛燦、露章交攻罪惡、先將葛燦矯

旨廷杖一百棍、爪牙內監多人、擁門揪髮、棍毆

錐刺、不日身死、錙制九卿科道、緘口吞聲、廣

布戳番、四處捉打事件、無端風聞小事、動輒

擅用數百斤大枷、立枷九門處、枷死不下百

十餘人復遣緹騎逮繫楊漣、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顧大章、王之案、周宗建、繆昌期、夏之令等。着令錦衣衛田爾耕、鎮撫司許顯純等，非刑酷拷，羅織成招。先後斃命，身無完膚，備極慘毒。又唆蘇杭織造府心腹內監李實、捏疏參論都御史高攀龍、巡撫周起元、周順昌、黃尊素、李應昇等，飛遣驍悍，激發地方，高攀龍投水身死，起元等四命刑斃。

詔獄又將無影詩句，逮繫揚州府知府劉鐸，百計誣害，密串腹升張體乾、谷應選、馮空捏坐。呪咀斬殺立殺五命，又將番役搜拏顧同寅、孫文才、舊書詩章內有譏諷忠賢字樣，硬坐妖書梟斬。又誘吳養春、義男首許黃山課稅，坐陷養春全家斃獄。又將吏部尚書等官張問達等捏坐，贓私追比，又將守法無罪官員耿如杞、唐紹堯等，無辜逮問，坐贓懸罪，又串

### 客氏索取

皇親張國紀、米石不遂，捏占皇店，將國紀家人立枷斃死數命，多方播動中宮，竟唆腹黨劉志選、梁夢環誣劾國紀，徑逐回籍致遣。

國母憂憤，時忠賢虎狼熾發，日嗾捕弁楊爰、孫雲鶴將平民憑空捉拏，斬絞立枷，致死千命，惡焰熏天，震動宮闈，爲因客氏悍妬與

金澤詞第九

懷寧公主母成妃李貴人及裕妃薨貴人不睦，忠賢誠恐二妃漏泄奸諂事情，不恩主母分尊，輒敢大逆不道，欺瞞先帝，即時矯傳假

旨，將成妃革奪，裕妃逼令自盡，冤慘彌天，又不合借名內操，身典禁兵，蓄養死士千餘，陰謀不軌，擅將山海宣大等處鎮設立心腹內監數十員，役鎮守所有咽喉地方，兵馬錢



糧清運處處布置私人李明道等便其降唐  
又不合同客氏將內府財物乘輿服御及  
祖宗朝歷代傳國鎮庫奇珍異寶令伊侄魏良  
卿與客氏男侯國興搬盜一空堆積私家填  
屋充棟兄奉

旨抄沒各城陸續進內冊籍可據又假

旨傳客氏蔭子部擬一蔭尚嫌其少再添一蔭

比崔呈秀先任淮揚巡鹽御史貪污被先任

左都御史高攀龍

參論罷職勘問追贓聞得

魏忠賢專權擅政亦不合青衣小帽哀求庇

飾即矯

旨召復原官又不合故違交結近侍律奴顏婢

膝結拜忠賢爲義父身爲義子尊稱忠賢爲

公祖爺等名號出入禁閣招權納賄引用

匪人把持朝政謀洩私怨與忠賢計殺高

攀龍等多命假借門戶名色排陷善類重則

辟遣輕則削奪以背後議論怨吏部郎中孫  
繼歐嚇令自縊以布政丘志充買官銀三千  
誣卸之禮部尚書李思誠削籍追贓抱冤莫  
訴黃緣巡視工程驟躡工部尚書兼銜左都  
御史計聞母憂不肯回籍奔喪機乘

先帝彌留兵部員缺不辭會推藉忠賢矯

旨陞補又不合將今華任未到官伊弟崔凝秀

冒陞浙江總兵又將先存今故如賤樂戶蕭

惟中濫推

欽點密雲車營都司呈秀兄弟奸黨中外掌握

兵權要做忠賢外應先期安排串令別案問

斬孫如洩曹代何等稱頌忠賢功德勅建生

祠偕與文廟並峙傾動海內人心又令其腹

黨參將蔣廷桂爲天津守祠官遊擊錢禮乾

爲河間府守祠官都司張夢吉爲蔚州守祠

百戶沈尚文爲浙江守祠官到處獻媚勞民

傷財動費百萬有忠賢學佐魏良卿初授錦衣衛指揮歷陞都督冒封肅寧侯伯尋冒太師寧國公敵建府第廣撥庄田頒給誥券又將伊侄四歲乳臭魏良棟冒封太子太保東安侯三歲乳臭魏鵬翼冒封太子少師安平伯魏志德都督同知魏希舜左都督魏希孔世襲左都督魏撫民尚寶司卿魏希孟世襲指揮同知伊親楊文昌太子太保左都督楊胤昌都督僉事馮繼先都督同知傅之琮都督同知董芳名都督僉事楊昌祚都指揮使王祿都指揮使俱皆冒支俸祿輒敢勒石立碑安豎司禮監公署心猶未厭又嗾使廩黨豐城侯李永祚疏請比徐達例封兩公世爵崔呈秀在官長男崔鐸冒廩生員倖中順天鄉試又將在官次男崔鐘濫授錦衣衛指揮使三男崔鎰濫廕錦衣衛指揮僉事猶復

籍口叙功等項名色與忠賢冒濫廕襲恩賞不計其數種種不法惡跡貫盈隨該禮科都給事中吳弘業雲南道監察御史楊繼垣前後交章劾劾該兵部核出聖諭朕御極以來深思治理乃有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蠹蝕內帑誣陷忠直草菅多命狼如虎狼本當肆市以雪衆冤姑已從輕降發鳳陽矧巨惡不思自愆輒敢將素蓄亡命之徒身帶兇刃不勝其數環擁隨護勢若跋扈朕心甚惡着錦衣衛卽差的當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處交割明白其經過地方着各該撫按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從羣奸卽時擒拏具奏勿得縱容遺患若有疎虞責有所歸爾兵部馬上差官呈速傳示各該衙門遵行特諭欽此欽遵又該司禮監傳出聖諭朕聞去惡務盡御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

位之烟戒，我國家明懸三尺，嚴繩大慙，與至重也。朕覽諸臣屢疏，陳列逆惡，魏忠賢滔天罪狀，具已洞悉，竊思

先帝以左右微勞，稍假恩寵，忠賢不思盡忠報國，以酬隆遇，專一逞私植黨，怙惡作奸，益弄國柄，擅作威福，難以枚舉，畧數其槩，將

皇兄懷寧公主生母戚妃李氏，假旨革奪，至今含冤未雪，咸逼已封裕妃張氏，立致捐生，雖

疾九泉，其目未瞑，借旨擅將敢諫忠直之臣

羅織削奪，慘毒備至，又復串同心腹，酷刑嚴拷，誣捏賊私，立斃多命，他若謬謬痛于杖下，柔良枯于立枷，臣民重足，道路以目，而奸惡乃身受三爵，並崇五等，極人臣未有之榮，通同客氏表裏為奸，當

先帝彌留之時，猶復叨恩晉秩，無有紀極，今賴祖宗在天之靈，海內蒼赤有幸，天厭巨惡，神奪

其魄，二犯罪狀，次第畢露，朕又思忠賢等不止窺攘名器，紊亂刑章，將我

祖宗蓄積庫貯傳國奇珍異寶金銀等物，朋比盜竊，幾至一空，何物神奸，大膽乃爾，本當寸磔念，梓宮在殯，姑置鳳陽，即將二犯家產，著錦衣衛會同五城及緝事衙門，親詣住所，將一應家貲莊田及違禁等物，盡數籍沒入官，逐件從實開列來看，其原籍違式服舍等

項着落有司清查的確具奏，如有隱匿，朦蔽

等情，許據實糾參，一併連坐，亦有不得株累無辜，其冒濫弟侄親屬，俱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嗚呼，大奸脫距，國典用章，事麗于辟，情罪允孚，特諭欽此，欽遵，又該吏部等衙門太子太師尚書等官房壯麗等，題為遵

旨會勘事，奉

聖旨，逆黨崔呈秀，負國忘親，通內擅權，雖茲尚

有餘辜。着法司按律確擬。暴者其罪。以垂永戒。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又該刑部等衙門。太子太傅尚書等官。蘇茂相等。題為遵旨會議事奉。

聖旨。奸惡魏忠賢。串通逆婦客氏。恣威擅權。逼歿裕妃馮貴人。矯旨革奪成妃名號。慘毒異常。神人共憤。朕與昭雪復號。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其狀害縉紳。盜匿珍寶。未易枚

王鑑新議末

舉皆繇崔呈秀表裏為奸。包藏禍心。謀為不軌。仰賴宗社有福。陰謀隨破。二鬼天殛。人心差快。乃五虎李夔龍等。附權驟擢。機鋒勢焰。赫奕逼人。五彪田爾耕等。受指怙威。殺人草菅。幽囚泉囚。沉寃莫白。其元兇客氏。魏忠賢。崔呈秀。早定爰書。虎彪俱照各官前後參疏。着法司再行依律擬罪。以伸國法。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接到部。送河南司。又該保定撫

王鑑新議末

按鞫解逃犯魏志德、魏良棟等。到部批送貴州司收問。又該順天撫按奏稱蕭惟中。病故綠繇在案。隨該本司牌行薊州。提解崔呈秀。冒濫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次子崔鐘到司。該本司呈堂。移咨都察院。照會大理寺。請官會審。問蒙批河南司會同貴州司奉此。案呈本部咨行都察院。照會大理寺。委官去隨准都察院劄委湖廣道監察御史曹谷。山東道監察御史吳尚默。大理寺劄委左寺正何京。右寺副諭思慥。各職名前來。該本司署司事主事楊鳳翥。同本司主事表文新。王汝受。會同湖廣道監察御史曹谷。山東道監察御史吳尚默。大理寺左寺正何京。右寺副諭思慥。貴州司署司事福建司員外郎康承祖。行提魏良棟等。并崔鐘一千人犯。於都城隍廟。逐一研審。各犯與招魏良卿等。初招無異。會

議得魏忠賢掃除官奴客氏輿臺猥婢也一  
徹尾蹕之寵親臣自命一恃青宮之愛稱婦  
爲功忠賢藉客氏以窺伺禁闈客氏藉忠賢  
以立威外庭于是謀合連環奸同狼狽怙勢  
弄權無所不至口傳詔旨手握斜封逢之  
則富貴立得犯之則玉石俱焚寒諫諍之路  
伏馬不留杜指摘之門威咤頻剪縱騎四出  
海宇騷騷幾成反汗之勢鉗網橫加忠良駢  
首頓結飛霜之慘實玉大弓盜歸私室銅符  
鐵券盡付傭奴甚且矯革貴嬪且逼歿賢妃  
甚且搖動

中宮罪狀如斯已不勝誅矣乃名位過于尚父  
祠宇逼於素王忠賢之無將也冊號雖曰  
奉聖擅寵幾於耦尊客氏之無等也借操練  
之名乘輿取於肘腋假整飭之說擁重鎮於  
要津陰養爪士陳兵自衛如

聖諭所云素蓄亡命之徒身帶兇刃不勝其數  
環擁隨護勢若叛然此其包藏禍心尤爲巨  
測豈臣子所忍言耶昔趙高煽虐不聞倚長  
舌之奸王經恃恩未見腊刑餘之毒此二虎  
者陰謀相濟幾令

廟社危疑逆惡並逞已見神天震怒干紀犯順  
罪莫大焉信稱千古之窮奇允當一朝而並  
殛者也合引謀大逆律二犯同謀凌遲處死

崔呈秀梟獍其心夫豕其行士類比爲踞蹠  
班行稱爲獠貉始以呈身入幕暫覓饕餮之  
誅繼而蒙面還臺益肆魚鮐之氣借門戶之  
混名剪除異已仰逆瑞之鼻息引用壬人奔  
競自是而成風譴亮因之而避色苞苴充斥  
肺腑昏迷請托公行紀綱掃地踞柏臺之長  
笻制言官擅樞密之尊把持軍府金穴擬郭  
况之藏豪奢丐鄧通之寵呼吸潛通於禁地

顰笑必窺線索暗度於掖庭威福立見斯爲乞靈播惡之尤矣夫非稱功頌德之首歟母戚不聞濁亂數年之朝政兄舉作孽驚惶一世之人心人知呈秀之穢跡醜形見忠賢而畢露而不知忠賢之兇鋒毒焰因呈秀而益張也虎噬寔云盈貫雄經猶未蔽辜相應比照交結近侍官員律斬至如魏良棟魏鵬翼魏志德魏希舜魏希孔楊文昌魏撫民楊

魏希孔

三

胤昌馮繼先傳之琮董芳名楊祚昌王祿魏希孟一十四名身同廝養纖毫無効於公家冠類沐猴恩厯濫膺於下賤碑名臚列逆惡彌彰又如崔鐸自爲敗種名玷賢書席權勢而幾諫不聞受秦養而改圖安在崔鐸崔鎰黃口孺子冒濫錦衣逆孽之禍未央厚毒之報甚速以上各犯實緣有禁投昇何疑俱應仰遵

聖諭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第其中魏良棟年僅四歲魏鵬翼年僅三歲崔鐸年僅七歲崔鎰年僅三歲蒙蒙未視賢賢無知加之世襲忽若富貴之逼人惟彼元兇寔害無辜之赤子倘於此四犯者憫彼無知寬其一面是尤聖朝浩蕩之仁施于法外非臣等所敢輕議也將魏志德等取問罪犯十七名魏志德年六十五歲魏良棟年四歲魏鵬翼年三歲魏希舜年二十一歲魏希孔年三十一歲魏撫民年十一歲魏希孟年十二歲楊文昌年十六歲楊胤昌年十二歲楊祚昌年九歲馮繼先年十九歲傳之琮年十二歲董芳名年九歲王祿年三十歲俱係河間府肅寧縣人崔鐸年二十五歲崔鎰年七歲崔鎰年三歲俱順天府薊州人各招同議得魏忠賢等所犯魏忠賢客氏俱依謀大逆者律皆凌遲處死次

日每朝計卷九

三

不待時，崔呈秀依諸衙門官，與內官交結，賈緣作弊，扶同奏啓者，律斬。魏志德、魏良棟、魏鵬翼、魏希舜、魏希孔、魏撫民、魏希孟、楊文昌、楊胤昌、楊祥昌、馮繼先、傅之琮、董芳名、王祿、崔鐸、崔鏗、崔鑰，俱係冒濫弟兄親族，各遵

明旨，俱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招送兵部定衛，拘僉妻解發遣，照出魏忠賢、崔呈秀俱已自縊，魏忠賢仍應戮屍凌遲，崔呈秀仍應斬首。

合行原籍各撫按於河間府及薊州各行刑。

客氏身屍無憑查戮，聽候

明旨發落，未到崔凝秀候

旨另結。魏志德等通取批迴附卷，餘無照該本司會同道寺等官，將逆犯魏忠賢等各招罪，議擬明白，并將魏志德、崔鐸等行提前來問擬。各前罪案呈到部，該臣等會同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曹思誠、大理寺署寺正

左少卿臣姚士慎等、魏忠賢等議擬前招，并審魏志德、崔鐸等各招前情明白，會看得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況刀鋸之餘役乎？魏忠賢

挾

先帝寵靈，箝制中外，交結客氏，睥睨宮闈，其大者如嗔怒張國紀，則立枷而殺數命，且連縱鷹犬，必搖動乎

中宮，私憾成妃，裕妃則矯詔而革封御，至

摧抑難堪，竟甘心于非命，夫且不知上有

君父矣。其于臣僚何有？於是言官、大臣、獄守、臣、戚、於市曹、提、驛、四出、道路、驚、魂、告、密、一開、都、民、重、足、生、祠、遍、海、內、半、割、素、王、之、宮、諛、頌、滿、公、車、如、同、新、奔、之、世、

至尊在上而自命尚公，開國何熱而數分茅土，尚、厥、無、耻、之、穢、侯、欲、驂、九、命、疊、出、心、腹、之、肉、黨、遍、踞、雄、邊、至、于、出、入、禁、門、陳、兵、自、衛、戰、馬、

疾士充滿私家此則路人知司馬之心蓄謀非指鹿之下者也天討首加寸磔爲快客氏妖墓食月翼虎生風

輦上聲息必聞禁中搖手相戒使

國母常懷乎憂憤致二妃久抱乎沉寃且

先帝彌留之旦詐傳廢子尚以一爲嫌私藏見

籍之賊絕代珍奇皆出尚方之積通天是

罪盜國難容崔呈秀則人類鴟鶚衣冠狗彘

誰無母子而金排蟒玉忍不奔喪自有親父

而婢膝奴顏作閹乾子握中樞而推弟總鎮

兵柄盡出其家門位司馬而仍總蘭臺立威

欲拊平言路唾眈之仇必報威福之焰日薰

總憲夙仇迫爲池中之鬼銓郎乍嚇驚懸梁

上之銀凡逆豎之屠僂士紳皆本犯之預謀

帷幄選娼挾妓歌舞達于朝昏鬻爵賣官貴

金高于北斗假山冰泮遊金魂銷雖已幽快

于鬼詠仍當明章于國法其餘魏良陳魏

鵬翼魏志德等十四名及崔鐸崔鏗崔鑰等

或赤身袒脅或黃口嬰兒濟惡而玷賢書無

功而嬰世爵切應投于荒裔以天快夫羣情

既經該司會同道寺等官議擬前來相應題

請合候

命下本部將逆犯魏忠賢崔呈秀行原籍撫按

魏忠賢于河間府戮屍凌遲崔呈秀于薊州

斬首各行刑訖撫按具本奏

聞客氏身屍併請勅示發落仍將問過罪案

刑定爰書頒布中外曉諭其魏志德等俱遵

照前旨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各犯

語命通行追奪奏繳內魏良棟魏鵬翼崔鏗崔

鑰四名統候

聖明裁奪施行緣係逆犯早定爰書事理臣等

未敢擅便謹題請



正月二十六日具

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覽奏逆惡魏忠賢、掃除厥後、憑籍寵靈、睨宮闈、荼毒良善、非開國而妄分茅土、逼至尊而自命尚公、盜帑弄兵、陰謀不軌、串同道婦客氏、傳遞聲息、把持內外、崔呈秀委身奸閹、無君無親、朋攘威福之權、大開縉紳之禍、無將之誅、國有常刑、既會議明確、着行原籍

三鏡新譚卷九

撫按魏忠賢于河間府戮屍凌遲、崔呈秀于剡州斬首、其客氏身屍亦着查出、斬首示衆、仍將爰書刊布中外、曉諭以爲奸惡亂政之戒、魏志德等俱依前旨、發烟瘴充軍、誥命槩行追奪、其魏良棟、魏鵬翼、崔鏜、崔鑰、既係孩稚無知、准釋以彰朝廷法外之仁、

王鏡新譚卷之九後

王鏡新譚卷之十

愛書

魏良卿 侯國典

卷六

客

刑部等衙門

題爲欽奉

聖諭事貴州山西清吏司案呈奉部送准錦衣衛叅送犯人魏良卿等到部送司該貴州司署司事河南清吏司主事楊鳳義會同掌貴州道事太僕寺少卿仍管監察御史事李恩

王鏡新譚卷十

一

啓掌山西道事太僕寺少卿仍管監察御史事李應薦太理寺左寺正何京山西清吏司郎中徐士俊湖廣清吏司郎中徐維藩四川清吏司主事康承祖會審得一名魏良卿年三十歲直隸河間府肅寧縣人狀招良卿先存今自縊死伯魏忠賢存日係淨身男子于萬曆十七年選入皇城歷改司禮監太監至天啓元年間

先帝以魏忠賢左右微勞寵授總督東廠官

旗辦事不思盡忠報國迴密串先存今故

奉聖夫人客氏表裏爲奸招權納賄專以生

殺予奪籠罩一世有露章攻已者羅織罪

逮斃詔獄有守正拂已者故捏門戶盡行削

奪擅用立枷廣開告密誣害無辜多命日與

姦黨崔呈秀潛謀妄謂親任當享大貴微

旨冒封國公其侯伯以下冒濫官爵不計其數

王鏡新譚卷十

二

兵樞政柄以及顯要衙門悉昇私人內使紛

紛四出天下兵馬錢糧漕運咽喉盡歸其手

蓄養死士身典禁兵伏戎肘腋甚至凌逼

宮闈將懷寧公主生母成妃李氏假旨革

奪又咸逼已封裕妃張氏致死仍囑腹黨

首創生祠稱頌功德天下人心共爲切齒比

良卿係忠賢親任自應守死不從爲是就不

合朋奸媚惡良卿初係納粟中書捏作以文

改武溫襲錦衣衛指揮使都督等官晉封公爵勒索誥券取旨如寄不思非分已極罪在不赦又不合大張天膽將

祖宗內府二百餘年蓄積庫貯傳國奇珍異寶金銀等物通同盜出一空當未蒙籍沒之先用大騾車六輛并僱夫無數每日夜搬運寧府家眷家貲移于椿樹衛衙燈市街潛藏寓住係未到官內官不知名李掌家王掌家高

三範新言卷一

掌家押運其餘分藏別宅又有客氏在官男侯國興冒濫都督僉事亦不合見客氏與魏忠賢暗通線索無計不遂輒與良卿同謀肆行串盜并內府服御珍寶通匿私室堆積如山難以枚舉見今追出陸續進內並有各城抄沒贓私冊籍可查又有客氏在官弟客光先侄客璠各不合冒濫恩蔭都督同知錦衣衛指揮使客光先冒領俸薪自奉昌元

三範新言卷一

年十月內起至天啓七年十月止客璠冒領俸薪自天啓八月起至今十月止又有魏忠賢侄婿在官楊六奇不合冒濫恩蔭左都督冒領俸薪自天啓五年二月起至七年十月止又不合于本年十一月內令在官家人張山王二將衣被椅卓等項用車裝回行至蘆溝橋被南城兵馬司吏目胡拱辰拏獲呈解本城王御史將衣被等物見在變價助餉又有在官孫司房即孫應奇韓長班即韓翼馬科各不合故違誑騙財物計贓犯該徒罪以上發邊衛充軍情重者仍枷號三個月發遣事例乘機挾詐銀二百八十二兩侵匿在家已經追出進內比應奇等三人又將良卿貲財十箱同未到官傅長班及先存今故竊師傳即應逢春各不合聽從押送至在官范戚畹即都督同知范守仁家內比范守仁亦

不合明知帑物容留窩頓旋復呈首在官隨該北城掌印兵馬熊胤豐密稟楊御史將各犯并所寄范守仁貲財逐箱查明有未到官僧浴光原領魏忠賢元寶五百餘錠不知所作何事等因開列具奏題

欽依逆孽魏良卿等上侵府藏下剝民脂家貲法當沒入豈容匿寄諸黨所奏既有的據着差去內外各官將本內有名人犯速行拘究

三 鏡新譚卷十

僧浴光着行嚴緝務在必獲其原籍肅寧縣家產着彼處撫按官嚴加封固查明從實具奏如有容隱一體治罪該衙門知道欽此隨該兵部接出

聖諭朕御極以來深恩治理乃有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蠹蝨內帑誣陷忠直草菅多命狼如虎狼本當肆市以雪衆冤始已從輕降發鳳陽矧巨惡不思自懲輒敢將素蓄亡命之

徒身帶寬刃不勝其數環擁隨護勢若叛然朕心甚惡着錦衣衛即差的當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處交割明白其經過地方着各該撫按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從群奸即時擒拿具奏勿得縱容遺患若有疎虞責有所歸爾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示各該衙門遵行特諭欽此隨該錦衣衛千戶吳國安題稱賈棟

三 鏡新譚卷十一

駕帖於初七日偶聞途路行人傳說魏忠賢前途阜城縣地方于初六日在店半夜自縊身歿星馳到縣該本縣知縣楊葆和審稱魏忠賢于初六日南關宿歇在店與同來內臣李朝卿並自縊身死遣下行李本縣鎖封看守跟役俱各逃走隨押內官康昇李朝卿家人六十兒并店主驛夫俱各拿獲監禁其魏忠賢并李朝卿身屍二軀責令看守除巡按卓

御史具題外題奉

欽依逆惡魏忠賢及李朝卿縊死既真該縣相視明白姑與掩埋其行李解送河間府同籍沒家產一併具奏隨押內官康昇着解來司禮監究問家人六十兒店主驛夫審無別情卽與釋放該部院知道欽此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卓邁題爲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魏忠賢縊死果否正身嚴查

王鑑新題卷一

明白具奏欽此又該司禮監傳出

聖諭朕聞去惡務盡御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位之炯戒我國家明懸三尺嚴繩大慙典至重也朕覽諸臣屢疏陳列逆惡魏忠賢滔天罪狀具已洞悉切思

先帝以左右微勞稍假恩寵忠賢不思盡忠報國以酬隆遇專以逞私植黨怙惡作奸盜弄國柄擅作威福難以枚舉略數其槩將

皇兄懷寧公主生母成妃李氏假旨革奪至今

含冤未洩威逼已封裕妃張氏立致弃生雖死九泉其目未瞑借旨擅釋敢諫忠直之臣羅織削奪慘毒備至又復串同心腹酷刑嚴拷誣捏賍私立斃多命他若謬謬痛于杖下柔良苦于立枷臣民重足道路以目而奸惡乃身受三爵並崇王等極人臣未有之榮通同容氏表裏爲奸當

王鑑新題卷一

先帝彌留之時猶復叨恩晉秩無有紀極今賴祖宗在天之靈海內蒼赤有幸天厭巨惡神奪其魄二犯罪狀次第畢露朕又思忠賢等不止竊攘名器紊亂刑章將我

祖宗蓄積庫貯傳國奇珍異寶金銀等物朋比盜竊幾至一空何物神奸大膽乃爾本當寸磔念梓宮在殯姑置鳳陽卽將二犯家產着錦衣衛會同五城及緝事衙門親詣住所

將一應家貲莊田及違禁等物盡數藉沒入官逐件從實開列來審其原籍違式服舍等項着落有司清查的確具奏如有隱匿朦蔽等情許據實糾參一併連坐亦不得株累無辜其冒濫弟兄親屬俱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嗚呼大奸脫距國典用章事麗于辟情罪允乎特諭欽此隨該錦衣衛先將魏良卿侯國興客光先客璣拿獲其魏良棟等一應冒濫弟兄親屬俱于未奉

欽此

旨之先已經潛逃等因于十一月未入日題奉欽依是奸孽魏良卿等着送法司從重擬罪其未獲魏良棟等鄭察院移文彼處撫按并經事衙門嚴行訪拏務在必獲以正國法該部院知道欽此該經歷司將良卿等開送到部奉批貴州司行收問間又蒙批貴州司與山西司會審該本司署司事河南司主事楊鳳

裁看係奸逆異常事干重大呈請三法司會審案呈本部咨行都察院照委大理寺委官去後隨准都察院劄委掌貴州道事太僕寺卿仍管監察御史事李思啓掌山西道事太僕寺少卿仍管監察御史事李應薦大理寺劉委左寺正何京各職各前來又該御史楊維垣題奉欽依逆孽魏良卿家貲既奉

旨籍沒豈容隱匿窩藏這本內有名人犯着法

司擬罪浴光原領銀十萬兩修理巨馬橋用過一萬四千兩共八萬六千兩已經內庫查收訖浴光及趙萬年等無干的釋放餘依變價進來該衙門知道欽此將范守仁開送到部聞又該巡視南於貴州道監察御史王會圖捉獲魏忠賢親屬左都督楊六奇題奉欽依覽奏魏良卿楊六奇等既係魏忠賢族戚豈容寬貸着究贓外即行收捕遣戍崔呈秀

賍私尚多，還着嚴訊。崔鐸追解，并將的冒濫親族究遣。楊棟朝等，着行吏部議用。該部知道。欽此。隨該兵馬司將楊六奇呈解前來，復奉堂批，添徐郎中康主事一同會審。送司該署司事河南司主事楊鳳翥會同掌貴州道事太僕寺卿李思啓、掌山西道事太僕寺少卿李應薦、大理寺左寺正何京、本部山西司郎中徐士俊、湖廣司郎中徐維藩、四川司主事康承祖，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于都城陸廟內，行提良鄉等一干人犯，再三隔別研鞫，各供前情明白。其魏忠賢客氏未到，弟侄親屬都督同知魏志德、都督僉事魏希堯、魏希舜、魏希孔、魏良才、楊胤昌、董芳名、都督同知馮繼先、左都督楊文昌、都督同知傅之琰、太子太傅傅應星、都指揮使魏良棟、魏良輔、楊祚昌、王選、王祿、指揮同知魏希孟、魏鵬程、指

揮僉事魏良弼、正千戶魏釗、客太平、指揮使侯國臣、原任尚寶司卿魏撫民及崔呈秀子崔鐸等，候一面咨提到日，逐名審究。另結除魏忠賢逆惡滔天，得全首領以死，法宜弔屍寸戮，以正厥辜。應候聖旨處分。外，會看得魏良卿賣菜傭耳，因緣賊伯逆黨，備在權閹近族，倚城憑社，肆行狐鼠之奸。昨土分茅，妄受貂蟬之貴，乃又密連妖婦，結阿保，作為米山深構，國興盜內，藏俱成金穴。天邊魁柄，既落元亮之主，張家裏機關盡是二崇之欺。弄惡難罄，竹罪甚滔天。幸宗社之有靈，值聖明之獨斷，逆璫立剪，旋正天誅。厥孽被擒，臺彰國憲，驕首就戮，免遺山河帶礪之羞。暴屍示懲，庶洩天地神人之憤。所當將良卿、侯國興俱合依盜內府財物者律，照例係

乘輿服御物者作真犯罪合斬決不待時其客光先客璠楊六奇或以保母猶子託影响于宮闈或以異姓養兒聯肺腑于婦寺衣緋橫玉揚揚旁若無人席寵府辜赫赫室偏有鬼業已奉有

明旨查亦與律例相符所當將客光先客璠楊六奇合依異姓買襲之人比照乞養子冒襲律發邊衛充軍仍遵

新立發烟瘴地面各永遠充軍其范守仁誼切椒房不斷葛藤之逆豎情迷叢假暫收豺虎之遺貲已比匪人之傷未經染指猶悛怙終之戒旋即首官情既可原罪宜未減所當照強盜窩主不行又不分贓律減徒三年准贖革職其孫應奇馬科韓翼狐假虎威儼然稱尊于百獸鷹將兔逐定知播惡千衆生定罪以贓據情合律所當俱依詐欺官司以取財

物計贓引例俱發邊衛充軍終身枷號二個月發遣張山王二審係僱工搬運相應杖懲今蒙取問罪犯結得每銀一兩值鈔八十貫招結是實十名侯國興年十八歲宛平縣人客光先年四十一歲客璠年十二歲俱定與縣人范守仁年十八歲河間府人孫應奇年三十二歲馬科年三十八歲俱大興縣人韓翼年二十七歲宛平縣人楊六奇年四十歲肅寧縣人張山年二十七歲王二年二十三歲俱肅寧縣人各招同一議得魏良卿等所犯魏良卿除文官非有大功勲輒封公爵之人秋後處斬律不坐外與侯國興俱合依盜內府財物者律照例盜乘輿服御物者作真犯成罪各斬決不待時客光先客璠楊六奇俱奉旨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范守仁比依強盜窩主不行又不分贓律杖一百流三



千里孫應奇馬科韓翼俱依許欺官私以取財者計贓准竊盜論免刺俱一百二十貫罪止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張山王二俱合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范守仁等俱有大誥滅等范守仁孫應奇馬科韓翼各杖一百徒三年張山王二各杖七十審張山王二係民審無力范守仁係都督同知孫應奇馬科韓翼俱民各照例孫應奇馬科韓翼各枷號二個月滿日與客光先客璠楊六奇烟瘴地面永遠充軍孫應奇馬科韓翼俱發邊衛充軍終身各拘僉妻解發遣范守仁運灰贖罪完日革職爲民當差張山王二的決完日各發落寧家一照出魏良卿侯國興俱重刑客光先客璠楊六奇孫應奇馬科韓翼俱軍罪各免紙范守仁官紙一分折價銀

三錢六分張山王二各民紙一分各折價銀二錢一分俱付由西司范守仁該運灰三萬六千斤贖罪折價銀三十七兩六錢付湖廣司各上納作正支銷客光先客璠楊六奇冒食俸薪應行該原領衙門俱依年月日期照數查追還官赴戶工二部支納其楊六奇衣被桌椅等物聽該城變價助餉通行交納取實收附卷仍追取魏良卿 誥奏及侯國興

客光先客璠楊六奇范守仁各 誥命進內繳毀其未獲魏良棟及各冒濫弟侄人等咨行撫按及緝事衙門嚴提到日另結餘無照卷查先該錦衣衛掌衛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鄭士毅等題爲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是好孽魏良卿等着送法司從重擬罪其未獲魏良棟等都察院移文彼處撫按并將

事衙門嚴行訪拿，務在必獲，以正國法。該部院知道。欽此。又該司禮監秉筆太監等官張邦詔等題爲急請

明旨處分事奉

聖旨：逆孽魏良卿家貲既奉

旨籍沒，豈容隱匿窩藏？這本內有名人犯，着法司擬罪。浴光原領銀十萬兩，修理巨馬橋，用過一萬四千兩，其八萬六千兩已經內庫查

二龍前書卷一

十七

收訖。浴光及趙萬年等無干的釋放。餘依幾價進來。該衙門知道。欽此。又該巡視南城貴州道監察御史王會圖題爲逆閹已罹天誅，附逆朋奸難容免脫，幽冤業微。電鑒核幽盛典，宜及鴻冥，仰祈

聖明俯採末議，以肅王章，以維國運事。題奉

聖旨：覽奏魏良卿、楊六奇等既係魏忠賢族戚，豈容寬貸？着究贓外，即行收捕遣戍。崔呈秀

贓私尚多，還着嚴訊。崔鐸追解，并將的冒濫親族究遣。楊朝棟等着行吏部議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該本司會同道寺各司等官將犯人魏良卿等問擬各前罪案呈到部。該臣等會同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曹思誠、都察院右都御史管大理寺卿事臣張九德等將犯人魏良卿等覆加嚴審，前情明白，會看得魏良卿市井傭奴，逆

二龍前書卷一

十八

瑞猶子，值忠賢竊柄之日，膽大包天，乘爵賞間奸之秋，焰張蓋世，視顏五等有何汗馬微勳？冒爵上公，已犯刑書重辟，猶且內結妖婦，表裏爲奸，外構國典，朋比共濟，盜內藏以歸私囊，則竊寶竊珍，隱然有竊國之勢。視祖制有如弁髦，則無章無法，居然有無上之心。幸遇

皇上憲天爲刑，既究四兇之罪，與衆共弃，宜昭

兩觀之詩。一洗河山帶礪之羞。大快天地神人之憤。所當照除文官。非有大功勳。輒封公爵之人。秋後處斬。律不坐外。與侯國與俱合。依盜。內府財物者。律。照例盜。乘輿服御物者。作真犯死罪。各斬決。不待時。客光先客。璫。楊六奇。或以妖婦從侄。或以異姓假兒。依附婦寺。咸張灼日之威。橫行都城。共作滔天之惡。續貂並坐。不異沐猴而冠。擇食磨牙。何營傳虎之翼。所當俱奉。

百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范守仁。既係戚里。宜守朝常。乃托足閹門。罔顧三尺之森。布。番。延。豪。餌。妄意五侯之餘波。但未經染指。隨即首官。尚戒怙終。宜從末減。孫應奇。馬科。韓翼。魑魅。魍。悉屬渠魁之爪牙。蠹。腹。填。蝕。惟剝衆生之膚。隨計。賍。論。罪。依律擬刑。張山王二。但知僑力以餬口。蟻得食而群趨。原非托身于。

叢神。狐。假。虎。而售詐。相應懲杖。既經該道寺司問擬前來相應題。請合候。

命下本部。將各犯依律正罪施行。緣係欽奉聖諭。從重擬罪。人犯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天啓七年十二月十八日題。

二十日奉。

聖旨是。魏良卿。市井傭販。爵冒上公。全恃妖婦。鉅。新。謂。若。一。

逆瑞表裏交構。僭竊無等。陰謀叵測。與侯國興。既問擬的確着。會官處決。客光先客。璫。楊六奇。姑着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餘依擬。

爰書

刑部等衙門尚書等官、臣蘇茂相等謹題爲  
奸弁媚權殺人之狀、自供甚悉、謹據原揭奉  
聞仰祈

聖斷立賜誅戮、以雪奇冤、以定通內之罪、案奉  
江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仍管工科都給事中事、郭興  
言題奉

玉鏡新編卷十

欽依該本部署部事、原任右侍郎李若珪覆題  
前事復奉

欽依通抄到部、送司該本司郎中范汝梓、員外  
郎申用嘉會同江西道掌道事、監察御史周  
昌晉、大理寺右寺右寺副喻思慥會問得、一  
名張體乾、年六十二歲、係府軍後衛後所副  
千戶、原籍山西太原府人、有一世祖張大、于  
洪武元年、充和陽衛軍、老疾、二世祖張家兒

玉鏡新編卷十

係長男、代役、于洪武二十三年、收捕、乃見百  
花有功、陞總旗、于洪武三十四年、黨城大戰  
陣亡、無子、二世祖張友係親弟、于永樂十年  
征進土喇河、半壁山等處、有功、陞副千戶、故  
三世祖張敬、沿襲俱、故至體乾承襲前職、狀  
招體乾、于萬曆四十一年、癸丑科中式會試  
武舉、繇平虜城守備、歷陞今職、值魏忠賢當  
道、勢焰熏天、體乾不合懷心、獻媚、于天啓六  
年八月初二日、據在官西南把總谷應選報  
稱、有刑部緣事、先存今決、故知府劉鐸、先存  
今決、故家人劉福、身藏銀二百五十兩、進彰  
義門、被先存今監、故假番趙三等獲住、挾詐  
銀一百五十兩、有劉鐸、先存今決、故親彭文  
炳、具告南城內、獲間、致被在官捕番孫守貴  
將劉福趙三、巡捉到官、比時體乾心知魏忠  
賢素恨劉鐸、不合乘機嚴刑拷逼、劉福誣招

家主劉鐸賄賈先存今決故術士方景陽行術咀呪魏忠賢情詞體軫藉此邀功希圖起陞富貴故向東廠刑官處會取厥役一人來認明使魏忠賢聞知體軫卽令谷應選緝拏方景陽等谷應選不合故違誣告人因而致死者被誣之人委係平人比因誣告人因而致死死者絞罪事例同謀依從體軫布置誣捏行衛符呪令牌等物前來體軫隨不合將方

景陽等非刑苦拷逼令妄招始終不曾與劉鐸面質羅織情由立定罪案于天啓六年八月初六日

題爲神奸賄囑左道術害重臣伏乞

聖明丞正

國典以剪人妖以昭天理事隨奉

欽依劉鐸居間擬成又賄囑妖人鎮魔咀呪重臣并妖犯方景陽曾雲龍彭文炳家人辛雲

劉福等都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嚴行究問具奏其書用李理清隨審欽此隨該錦衣衛將劉鐸方景陽等綁送北鎮撫司打問成招于天啓六年八月初十日具題十一日奉

欽依劉鐸賦性奸貪設心險毒旣以營謀擬成復圖鎮魔重臣方景陽因妾殺妻已干大辟今又肆行邪術咀呪與妖一千人犯都送刑部從重擬罪張體軫緝捕有功陞都督同知

把總谷應選加陞參將仍管把總事其餘參將中軍等官着兵部照例優叙該部知道欽此將劉鐸等一千人犯解部道司該本司原任郎中高照會同原任湖廣司員外郎徐日葵原任福建司主事陳振豪原任山東司主事湯本沛問擬劉鐸合依書符呪水左道爲首者律絞秋後處決曾雲龍彭文炳劉福俱合依爲從者律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減等徒

罪辛雲合依不應事理減等杖罪具招呈堂隨該原任刑部尚書薛貞于天啓六年八月二十日具題二十一日奉

欽依劉鐸左道與妖罪上加罪擬絞未盡厥辜曾雲龍彭文炳劉福幸雲明係同謀豈止徒杖司官高黥徐日葵陳振豪湯本沛不遵

堂批徇情賣法本當處治姑着再審依律從重擬罪具奏欽此抄部道司該本司郎中等

欽依劉鐸

曾雲龍等復擬劉鐸合依卑幼謀尊長律斬

曾雲龍彭文炳劉福俱合依書符呪水左道

律絞具招呈堂復該刑部尚書薛貞于天

啓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具題二十七日奉

欽依劉鐸曾雲龍彭文炳劉福俱依擬卽便會

官處決辛雲姑造成方景陽雖已物故還當

戮屍司官高黥徐日葵陳振豪湯本沛先係

徇情賣法及奉

嚴旨纔行改正着降三級調外任該部知道欽

此抄部送司已經將劉鐸等會官處決外于天啓七年十一月初十日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管工科都給事中事郭興言查出體

輒等前項誣陷劉鐸獻媚一案題奉

欽依該本部署部事右侍郎李若珪復題奉

欽依通抄到部送司該本司郎中范汝梓員外郎申用嘉將體輒谷應選孫守貴行提到官

王金鼎等奉十

會同江西道掌道事監察御史周昌晉大理

寺右寺右寺副喻思慥公同研審前清是實

據此會看得劉鐸之被殺也由張體輒咀呪

之一疏殺人者魏忠賢而鍛鍊羅織以興此

獄者體輒也當日劉鐸家人劉福身戴銀二

百五十兩進彰義門爲假番趙三等所執挾

奪一百五十兩而福因告之南城體輒輒與把

總谷應選聞之以鐸因忠賢素憾之人乘機

以售其妄而咀呪之說興矣。縉紳懼西市之慘無辜。飛六月之霜。誰爲之。體乾爲之也。卽其所自認者曰。劉知府始終未與面質。夫殺人何事。咀呪何律。豈有不與兩造而據一面之詞。可定罪案乎。矧劉福方景陽之詞。亦體乾拷逼而招也。其所自辯者曰。緝獲有谷應選。定罪有鎮撫司刑部。不知應選雖同謀而不敢審詳。揭中明言之矣。若大體乾之誣一

免新記

紙。莫須有之詞。遂爲三尺不可更之案。後獲之招。皆依樣葫蘆也。發難者誰。造謀者又誰。其所自解者曰。忠賢威逼驅之題叅。夫忠賢設組而體乾益之薪。忠賢操刃而體乾授之柄。是可忍與。况東廠刑官會取一人。明明使之間之。淺言之。則懼禍之心。深言之。實邀功之地。借他人之頭顱博自己之爵賞。事類教條。毒慘乳席。體乾其何說焉。且此案中如劉

福方景陽、彭文炳、曾雲龍、葉崇多命。誰非赤子。或駢首都市。或坐斃囹圄。則體乾一人。誠罪不容于死矣。律有誣告反坐。實爲體乾設也。若谷應選初之具稟。繼之緝拏。儘爲効力之人。亦日非常之賞。故體乾曉曉廷質。然其稟而不審。而緝拏者亦卽體乾命之也。發縱則自有在。協謀則無所逃。應以從論。孫守貴以番役而緝。假番事在。可原。應免深究。除孫

守貴隨審外。將體乾等取問。罪犯招結是實。一名谷應選。年四十二歲。係大興中衛帶俸指揮僉事。原籍小興州人。有一世祖谷秀舊。名伯顏。台于洪武二十年間。編充末平衛後所軍。奉

天征討。屢捷有功。陞授試百戶。歷陞指揮僉事。二世祖谷友。三世祖谷斌。四世祖谷雄。五世祖谷山。伯祖谷賜。祖谷曠。父谷汝松。沿襲俱

故是應選承襲前職，招同一議得張體乾等所犯張體乾合依誣告人至死罪，所誣之人已決者反坐以死律斬決不待時。各應選合依誣告人因而致死者例絞，秋後處決。孫守貴完日發落寧家，照出張體乾谷應選俱係重刑免紙，餘無照卷。查先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管工科都給事中事郭興言：

題爲奸弁媚權殺人之狀，自供甚悉，謹據原揭奉聞，仰祈

聖斷立賜誅戮，以雪奇冤，以定通內之罪案。奉

天啓七年十一月初十日題，十二日奉

聖旨：這奏劉鐸一案，出罪瑞魏忠賢誣殺，委屬可矜。張體乾既聽使令，豈得強辯飾罪？餘已有處分了。該部知道。欽此。該本部署部事右侍郎李若珪：天啓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覆題前事，二十日奉

聖旨：覽奏，方景陽陰行咀呪，中外共知，誣扳劉

鐸，竟赴市曹，情甚可憫。巨奸魏忠賢擅作威福，恣行荼毒，莫可誰何。今渠魁已殄，

國法稍伸。張體乾等有旨聽法司會議定罪外，其東廠官旂原無緝拏干涉，豈得株連致干

天和，不必行提。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少師兼太

子太師兵部尚書閻鳴泰等：天啓七年十二

月初六日題同前事，初八日奉

聖旨：覽奏，張體乾媚權羅織無罪，既確着送法

司從重擬罪。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太僕寺卿

仍管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事王登三

題爲敬循職掌之要，聊陳盡一之法，以祛弊

習，以昭公道事。天啓七年十二月十七日題

二十日奉

聖旨：向來權奸亂法，仕路混淆，武職一途，冒濫



尤甚道本說每季將俸薦合式應推官員穩  
彙一冊進呈

御覽分送科部挨次陞補真可革債帥之弊督撫咨文亦須斟酌時勢不得一槩濫咨添註武官原以澄汰不肖以後着督撫不時報部卽與憑揭題註其見該司澄叙之公劉鐸慘死禍起于谷應還着法司提來與張體乾並訊定罪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

行提各犯前來問擬前罪等因案呈到部該臣等會同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誠大理寺署寺事左少卿臣姚士慎等會看得張體乾蓄媚權之奸心逞害良之毒手知魏忠賢素憾劉鐸輒與谷應選同謀捏造符書誣坐咀咀而黃堂郡守與曾雲龍彭文炳劉福等一時聯戮西市體乾應選且揚揚以殺人媚人冒非常之權矣道路爲之咨傷天

日爲之黯澹從來橫誣冤慘未有如是之甚者也借五人之腰領博一身之富貴卽戮二人于市猶未足以償五命之冤查當日拷審劉福令誣供劉鐸咀咀的係張體乾有原疏可據而谷應選爲捕方景陽假搜黃紙牒文以成之二犯雖共謀誣殺獻媚邀功而體乾之罪爲尤重張體乾擬反坐斬不待時谷應選引例秋絞庶情罪各當孫守貴緝獲假番

事委可原免究既經臺臣及部寺多官會議前來相應題

請恭候

命下臣部將犯人張體乾斬不待時谷應選秋後處絞施行緣係奸弁媚權殺人之狀自供甚悉謹據原揭奉

聞仰祈

聖斷立賜誅戮以雪奇冤以定通內之罪案事

及節奉

欽依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謹

題請

宣、二十五日題、二十七日奉

聖上、覽奏、劉鐸一案、羅織衣冠、駢首西市、獻媚  
權惡、立斃多冤、洵神人共憤、罪豈可勝誅、張  
體乾律斬、谷應選例絞、允當、着暫監候處決、  
餘俱依擬、

王鏡新輯卷十

王鏡新譚卷之十終

山書十八卷

〔清〕孫承澤撰

清鈔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康熙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上諭諭禮部前于順治五年九月內有

旨纂修明史缺少天啟四年實錄及崇禎元年以後事蹟

令內外衙門速察開送至今未行察送一代之史尚闕

滿部即再行內外各衙門將彼時內外各衙門及在內

二十四衙門有天啟崇禎時行過事蹟及奏疏諭旨舊

案俱着察送還所察在內該部院委滿漢官員詳察在

外專委該地方官員詳察如委之書吏下役仍前因循

了事不行詳察被旁人出首定行治罪其官民之家如

有開戴天啟崇禎事跡之書亦着送來雖有忌諱之語

亦不治罪爾部即作速傳諭行特諭欽此欽遵

崇禎事跡十八卷裝成七本

山書第一卷

子告休致光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管吏部  
左侍郎事孫承澤輯

登極進崇詔

天啟七年八月慈帝御極次日下詔曰朕惟慶源有自礼  
必隆于所生孝思永言施必由于親始與聞教眾誼同  
心尋章具存摩稱宜坐我皇妣貞靖賢妃恭降華宗躬膺  
令德徽音風采于女史婉聽早著于青蒲在昔皇考顯我  
弟昆蓋華華共輝于連枝而碩復各勤于離衷我皇兄慕  
承祧之重與既篤于濬源遠矜躬荷世及之麻情亦深于  
欲酬圖極宜備追崇正優休之鴻福舉遺冊之上典  
庶永垂窮之閔少伸不匱之恩肅札部其會官詳議奏說  
欽哉故諭

易名之禮

是月復詔朕念惟身後易名者萬世之經而稱天以謠者  
臣子之誼蓋所以昭功德垂永久也鴻猷作續夏古復今  
可無悌稽舊章武崇廟號洪惟大行皇帝躬免舜之資致  
唐虞之治雖志述事襄堂構于三朝宵貶除凶赫聲靈于  
萬世建君臣父子之極開藩平正直之風朝講勵精批荅  
如響摩精稽札則垂言之勸格齊慶萬念觀漢則燕及之  
河山並奠乃至憑几之末命亦惟國事之勞心厥功茂矣  
厥志偉矣不有鴻稱焉昭盛美然而聞見寡昧無以量測  
乎高深惟爾臣庶追思庶幾形摹其彷彿爾祀部其集文  
武羣臣悉心詳議立名惟核取義惟允用以掄揚大業彰  
信末茲擇日恭上尊謚冊寶以昭我皇兄之休于無教致  
哉

懿安尊號

崇禎初上皇嫂尊號詔曰朕嗣承大統在煥斯猷凡厥典  
章必稽祖制爰溯世宗入繼之始特崇莊肅皇后之稱友  
愛篤于同心芳聲昭于國史章懷前烈宣敬敬惟皇  
嫂皇后登祥璫宣正位椒宮道合靜貞性鍾仁孝先皇久  
資內助宗廟風采尊隆教用章厥音嗣美是用仰奉舊  
典修崇隆儀恭上尊號曰懿安皇后於戲遠龍馭于鼎湖  
武重倪天之配光鴻名于玉冊永垂垂世之休布告四方  
所宜知悉

冊封皇后

崇禎初詔朕聞太極元撰首闢乾坤天地合德乃生萬物  
則君之有后固優休于兩儀而弼成于風化者也朕昭受  
鴻圖誕膺函夏恩順陰陽則柔之道茂衍皇家君王之傳  
嘉內德于安貞稽懿徽于溫惠敬崇教宜正隆稱元妃  
周氏揚芬華族厥慶幹源星見漢選以配朕躬風夜無違  
而蘭徽戒已受封章于潛邸丕贊壽命以維新四德咸脩  
六宮著範可冊立為皇后女順府承乾之佑坤寧協應地  
之符尔祀部擇日舉行特諭

紀元之號

丁卯八月二十三日閏旦擬上紀元之號一曰乾聖一曰  
興福一曰咸嘉一曰崇禎定用崇禎頒行天下

正法逆惡

崇禎初諭曰朕惟去惡務盡御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位  
之烟戒我國家明懸三尺嚴繩大慈典至重也朕覽諸臣  
屢疏陳列逆惡魏忠賢滔天罪狀具已洞悉切思先帝以  
左右微勞稍假恩寵忠賢不思盡忠報國以酬隆遇專一

逞私植黨怙惡作奸盜弄國柄擅作成禍難以枚舉畧數其罪皇兄懷寧公主生母戚妃李氏假冒革奪至今含冤未雪戚逼已封裕妃張氏立致棄生雖死九泉其目未瞑惜旨擅將故諫忠貞之臣羅織削奪慘毒備至又事同心腹酷刑嚴拷誣捏誣私立斃多命他若譽謬痛于杖下柔良苦于立枷臣民重足道路以目而奸惡身受三爵位崇五等極人臣未有之榮通同客氏表裏為奸當先帝欲留之時猶復切懇普赦無有紀極今賴祖宗在天之靈海內蒼赤有幸天厭巨惡神奪其魄二犯罪狀次第審處朕又思忠賢等不止冤據名器套亂刑章將我祖宗蓄積貯庫傳國奇珍異寶金銀等物朋比侵盜致至一空何物神奸大膽乃爾本當寸磔念祥宮在殯姑置鳳陽即將二犯家產着錦衣衛同五城及鎮事衙門親詣住所一應家資贖物盡數籍沒入官其原籍違式服舍等項有司清查確奏如有隱匿隱蔽等情許據實糾參一併連坐亦不得株連毋辜其冒濫弟姪親屬俱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嗚呼大奸脫距國典用彰苗虜于辟情罪尤爭特諭

次年正月諭旨逆惡親忠賢掃除廢後憑藉靈寵睥睨宮闈荼毒良善非開國而妄分茅土逼至尊而自命尚公盜劫吳兵陰謀不軌串通逆婦客氏傳遞聲息把持內外在呈秀委身權閹與君無親明據戚福之權大開繆紳之禍無將之謀國有常刑既會議明確着行原籍拏獲親忠賢着于河間府發屍凌遲處死呈秀着于薊州斬首其客氏屍亦着查出斬首示眾仍將爰書刊布中外以為奸惡亂政之戒

### 褒錄忠貞

崇禎初諭朕承祖宗洪基嗣服大寶登夜思維銳精治理檢知巨惡親忠賢等竊先帝之寵靈擅朝廷之威福密結羣奸播誣善類稍有觸忌肆行慘殺年來誣獄不知幾許則奪不知幾許幽囚蔽日沉累終天完抑所積上千元象以致星殞地裂歲稔兵連不可謂非惡逆革兩致也今親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殛臣民之憤稍舒而詔獄遊魂猶鬱銅籍餘髮未伸豈所以昭朕維新之治乎爾該部院并九卿科道將以前點害諸臣從公酌議據衆定評有非法禁死情儘可開者應復官即與復官應起用即與起用尚有身故奪奪連者應復官即與復官應起用即與起用尚有身故捏誣難結家屬被累猶屬者應與開釋勿致久淹傷朕好生之意嗚呼天網恢恢無奸不破王道蕩蕩有側宜平朕茲寬結解繫咸與昭蘇偕之正且以後諸臣惟以國事為重毋復尋元董之角外朕平明之治

### 羅鎮守內臣

崇禎初諭朕准軍旅國之大事也必事權一而後號令行人和協而後勝算得然勢敵則交諉力均則相掣自非審一以期何由出令制勝先帝於宣雲間剿寧遠東江等處督撫而外分遣內臣協同鎮守蓋亦慎疆圉之意而一柄兩操侵尋滋弊比來內外督臣意見參商隱隱萌構彼此自命威權督員得且相蒙失且相却封疆事重其能堪此封官官觀兵古未有朕朕今于各處鎮守內臣一舉撤回一切相度機宜約束吏士無事終備有事即敵俱聽督撫便宜調度無復委任不專體貌相軋以藉其口各鎮督撫諸臣及大小將領務殫竭忠盡以副朕懷諸曰明臣委任以責成功功成有重賞不成就有顯罰亦兵部即馬上差官

傳與各鎮知道諭到之日各內官都着作速馳驛回京時原領在官器械馬匹數如數交與督撫分給諸將以備戰守開清數目具奏如自備器械馬匹攜帶回京毋得阻撓

### 停蘇杭織造

崇禎初諭朕自御極以來孜孜民力艱苦思與休息惟是封疆多事征輸重繁未遑蘇路乃有織造錢糧雖係上供急需朕痛念連年加派絲繅東西水旱頻仍商困役擾民不聊生朕甚憫焉今將蘇杭現在織造錢糧上繫成造着地方官解送梁棟不必候代即着馳驛回京其改織造錢糧仍入歲造內應用織造員缺暫行停止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一方民稍加幹念用示寬仁俟海宇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至意

### 敕下閩貢

丁卯十二月吏部會推閩貢到十人名以請帝曰內閣公孤大臣倘得其人社稷之福不敵自定朕求之天命設香案行一拜三叩頭祀為十閩入金瓶內帝親拈得六員帝復拜中畢還御座侍臣趨入賀六人為札部書來宗道吏部侍郎楊景辰請告侍郎李輝龍錢錫劉鴻訓周道登俱起自廢籍

### 飭行實政

崇禎元年正月御文華殿講讀事令部院大臣各陳所見諭曰朕聞除邪實使人主之大權舉力竭忠人臣之大節故必藉勸懲以維法守戒履轍以勵斯固今為余文武帝百官明詔之通者逆惡罪愆表裏為奸招結羣盜盜害國柄刑政多懈實罰無章上累先帝之明下結萬民之怨此國爾諸臣所耳聞目見者也幸天厭其奸早正國法肅享盡

洗內外廓清即爾諸臣才品各有短長立身各有本末殷鑒不遠其可忽諸自今為始務要澹濯肺腸各修職業提精明振作之念戒愆忽誕護之習勿得苟懷私圖致債國事動誅之權奸掣肘不得自行其志今大奸既除職掌還之各司而猶不致忠竭節亦非所以事朕也至內外各衙門積弊弊實而末清釐着該部院自行簡舉陳奏痛加洗剔勿事虛文大要為國節財為民擇吏國圍者以封疆為重守土者以民困為本其有挾私壞公道營榮不從國家起念專以窺覷要譽者朕不時廉察決不輕貸一切奏議有闕國計者遵我祖宗舊章不得妄議給吏惟其大法小廉委遠冥通以佐朕平明之治特諭

### 湖廣試錄

崇禎元年給事中汪始亨疏言國家設立言官職綦重矣

六

七

必己之出處端正也而後可以糾人之邪必己之心事磊落光明也而後可以摘人之險必引扶善類力禁苞苴而後可以絕奔競之風廣懷征之路又必出詞吐氣寧直勿倚寧厚無刻而後可以平情宣滯培國家之元氣乃險媚小人變乳微義其坊決矣詰曲鉤棘其心險矣鋤異己而墮之淵引私人而充其黨其舉刺顛倒矣甚至以筆墨達迎而使一方之山川蒙垢遂至鑿割國脉害不可勝言矣故達我皇上聰明神武臨臨除任逆瑞奸人明正典刑虎彪而下投之遠裔遠行勘問無不發之奸也乃有三處投身百足不仆慣出不通文理之疎大肆辱罵之鄉談錄序以取悅于目不識丁之親忠賢至今日月中天諸奸遠竄而猶觀首班行玷汚青瑣如見任兵科右給事中李魯生者職安得不屢數其穢跡于皇上之前乎夫親忠賢所以

盜竊主權殺人壽人者舊輔臣魏廣微後之禍廣微所以  
傾陷善長故聞執事者門生李魯生為之引其緒此投身  
之第一慮也魯生始見忠賢廣微同謀殺人魚水相歡遂  
甘為廣微伏臘之犬及見楊廷左光斗酷刑垂死廣微俾  
為執教大拂忠賢之意忠賢欲盡廣微魯生遂亦棄廣微  
而竄入于舊輔臣馮銓之門矣臣見光帝杖卜有老成幹  
濟之旨蓋謂老成閣歷既深識力風練而新進之人其骨  
氣未堅擬耳魯生欲居銓之首功遂出疏云成即為老而  
非老乎年幹即為濟而即可以濟乎國信如是言則魯生  
後輩即當入贊黃閣而黃髮皓齒及當就縮簡之列矣如  
此不通文理之疏自是魯生技第就中用中等語為裁  
求滿銓堅之復大肆封豕之端欲不次超擢某即起摧  
某某是以長安有要官起閣二年之誑欲遠某死某即遠  
某死某是以一時二十七人次弟就斃彼時茅山人往采  
線索銓亦借為魯生所薦此投身之又一處也孰知逆璫  
喜怒無常少年撥席不久崔呈秀于是以美官白錮市吳  
淳夫攻銓而魯生飽馳飛去又不肯事銓矣呈秀則其死  
友也親長御國其義兄弟也良卿欲請託累青幹魯生即  
傳之舉臣手卷而居間過竹園漁人之利其雖私狼藉行  
道之人皆知之此投身之又一處也三處敗而魯生之回  
御營兵科左給事中不敗呈秀淳夫等雖俱追劾而魯生  
之厚藏自若于法高不平于錮班諸賢趙瑜譚讓為有玷  
為魯生者當思所以自處矣乃被泰飾詞又欲依附于君  
子之林豈以投身三處為未足耶恩倖從後背遽廬主人  
諸君子鑒于前而其執肖納之也至其典試職卿見上年  
詞臣方遘年科臣章允儒以五策暗入時事而削奪魯生

遂主于逢迎又以止于不及時事不足得逆璫之歡心于  
是以後序大肆專言詆毀前賢劫以積威而使之懼又  
誘哄職卿後進而使之效法乎使不但銜岳蒙羞江漢沐  
職其于我皇上楚樹權折最可憫惜之旨何大背馳也皇  
上偏袒連之冤死者臣共快而魯生序中書連曰竊聖聖  
溫豪傑走天下如驚鴻以為連國忠賢所恨不得不罵此  
外多士如林蒸燕肘起皆爾皇帝豈已之道經數百年培  
養而魯生嘗之曰楚士抱璞堅于三肘楚風趨上捷于細  
腰夫多士亦何究而受此嘗也然猶曰不幸于連同時應  
當罵嘗至于前賢如屈原忠愛宋玉風集千古盛谷魯生  
辱罵之曰楚所裕莊惟有屈宋宋玉林神引夢賦而橫風  
操褻蕩仗屈子歸屬說條之威哀悼悲世之詞變雅為騷  
亦何足道推其語意悞厥薄屈宋恨不起上官大夫與之  
把臂定交矣若夫迫趣多士令之股慄則曰規繩在前斧  
鉞在後士將馬往意謂吾以斧鉞臨之爾多士九十六十  
寧不念所舉而從我乃其誘哄職卿後進使之速所向往  
則猶可訝高拔不教職卿以法孔孟亦不備而教以學左  
史倚相華諄諄教職卿學魯生其序曰臣不必以楚衡楚  
而以臣衡楚亦不以臣衡楚而以皇上衡之臣者衡楚臣  
據所欲言跡朝上夕報可且張諭有嘉一則曰留心邊計  
一則曰苦心計畫以足為呼吸上通帝座之驗今諸士是  
步是趨夫職卿即令不達古不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之書然義路札門童而習之亦何至瞠目盲楚甘學魯生  
也職卿死者成者削奪者愛忠賢之酷止于天啟七年而  
受魯生試錄之辱則無有窮期皇上愛惜楚材天語斐疊  
一時三湘七澤之雲頓覺纖塵淨洗光焰燭天魯生亦何



能魯職卿獨是子孫相繼皆知魯生之醜則不能為魯生  
解矣及見皇上浩蕩恩寬魯生又改頭換面為楊連等上  
疏免貶希圖施恩職卿為自全之地因依回留連需次欲  
徵吏垣之長夫吏垣大垣之冠冕人才進退實攸關焉  
豈通身職跡之人所可領袖職非不知初入班行亦當隱  
忍以昭同類之厚道但皇上廣開言路起廢維新一時純  
忠亮節之英濟濟楊連魯生以醜類混迹舉世共棄職又  
安得嘿嘿處此乞皇上洞照神奸如果職言不謬即將年  
魯生速賜罷斥仍勅下礼部將丁卯湖廣試錄序命別為  
改正

### 禁吏結內侍

崇禎元年二月諭朝廷設官分職內外各有攸司人臣守  
正奉公交通甚為非法朕覽大明律一款凡諸衙門官吏

若與內官近侍人員互相交結濫設事情賞錄作獎而扶  
同奏起者皆斬妻子流三千里安置祖宗深和治亂之源  
邪正之辨以此為後世臣子鑒戒至為明切昨逆黨魏忠  
賢崔呈秀表裏為奸把持朝政變亂祖制貽禍生靈業已  
殛誅人臣苟無私心何必巧譽別實若夫特立獨行之風  
節自可上結主知天高龍罩朕方廣詢博諮達于諭旨  
位圖從宜各處身名倘有敢蹈前轍交結作獎者甘為禍  
姓罔顧王章朕必究治如律斷不姑息仍許科道官不時  
據實糾劾務醒積習用肅官箴爾等其慎之哉

### 科抄立限

崇禎元年二月諭祖宗設立部科衙門各有職掌內外  
察法立明備乃近來人情玩愒廢弛成風即如各項章奏  
或奉旨而科抄久不到部或已抄而該部久不題覆以致

緊要事務率多稽遲殊非政體除已往不究今後各衙門  
務將已發未覆的事件着各作違奏覆不許違誤自元年  
二月為始一切發行內外章奏限十日內題覆該衙門  
仍各立考成着實遵行如仍前稽遲科部互相查勘具奏  
其扶同違玩者朕不時抽查一併究處

### 撫職用法

崇禎元年二月給事中顏繼祖言海盜鄭芝龍生長於泉  
叙徒數萬如富施貧民不畏官而畏盜盜者招撫之議實  
飽賊囊舊撫地方因疲不樂觀兵姑聽其收楊六楊七  
以為用夫撫寇之後必散于原籍而咨昂招之海即置之  
海今日受撫明日為寇昨歲中左右之變楊六楊七香然  
無踪坐視把總洪應斗之死而不救咨昂始始若無辭故  
聞帥不可不去也疏入逮俞咨昂究治

### 光宗實錄

崇禎元年三月朔重修光宗實錄成進呈先是天啟三年  
七月十六日纂修光宗實錄完吳國公孫惟賢大學士葉  
向高等進呈後逆聞密政給事中黃承昊題請改修于是  
霍維華謝啟元徐紹吉大肆塗改以傳會楊連在兇斗諸  
人之罪已成未及上而哲宗崩至是上之時閣臣施鳳來  
等欲焚光所修實錄司札監王體乾以前所修亦係奉旨  
事理國朝無焚實錄之例已之并貯史館中

### 中飭詰勅

中飭詰勅諭近來詰勅文字繁祿過情殊為非體以後撰  
擬下由詞臣繕寫不由中書者俱與着實查駁

### 章奏貼黃

諭各衙門章奏做古人貼黃之法自權節要粘原本進覽

以便執事從大學士李國樞之請也

### 起用舊輔

崇禎元年三月諭朕勸精化理注意播接近日政本諸臣維朕特簡雖慮幾和衷師濟之盛但主持國是尤藉老成舊輔與煥忠謹真節淵識宏猷勳績著實亮望隆方今時事多艱如斯良弼宜長遠禁地茲特從閣臣及臺省諸臣所請以原官起用入閣特正襟席貳資和豐之功期位蕩平之治尔部即遣官到家敦請俾刻期就道用副朕側席延野至意欽哉故諭

### 追論舊輔

諭故輔魏廣微還意借威指害朝正將國家大柄拱手授之逆璫致奸嬖頌張甚遍海內廣微實為揭首朕念念勿輔臣已經身故久從寬典會從食同朕不能私着昭先朝分處焦芳例除名為民詔命恩隆一併追奪以為臣子附奸不忠者之戒

### 禁私閹割

崇禎元年五月朕覽會典自宮禁例一款民間有四五子以上應以一子報官閹割有司違送部院收補日運用敢有私自淨身者本身及下手之人處斬全家發烟瘴地面充軍兩隣敢不舉者治罪我朝祖宗好生德意真至罔密故立法嚴明為知近來無知小民希圖財利私行閹割恐傷和氣重難不堪多至殞命還禁戕生深可痛恨自今以後且不收選尔部可宣布朕意多列榜文自京師五城及直省各府州縣遠近所窮鄉下邑通行曉諭諭到之日為始敢有犯者按法正罪十大以上罪坐本身及下手之人十五以下罪坐主便及下手之人其主使除嫡親祖

父依故殺子孫律科斷如係伯叔舅親戚人等與同下手之人必殺無赦仍許諸邑人等當時首告本地官司奏聞賞銀五十兩里老鄰右鄰家不舉從重治罪有司知而不禁併行究處布告中外確行遵守休朕如傷之仁共聯仁壽之域

### 燬三朝要典

崇禎元年五月諭朕惟皇祖皇考洎于憲皇止慈止孝炳若日星載之寶錄自是光昭盛美乃復增三朝要典一書原不該于已明之綱常復加揚開使尔刻深傳會輒駁不倫朕亟取焉可將皇史宬內原藏一部取出燬之仍傳示天下各處官府學官所有書板盡燬不行自今而後官方不以此書定藏否人材不以此書定進退惟是三朝原無道議紹明前烈注意編摩諸臣各宜捐去成心勿滋異論

格裏朕清平之治欽哉先是編修倪元璐言私書當燬曰臣親擬擊紅丸移宮之三議關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之一書成于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當不速燬請詳其說蓋當事起議與盛慶立詔主擬擊者力謂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矜變于義先爭彩宮者持平于事後亦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為忠悃則皆忠悃以為明見則皆明見縱在逆璫未用之先奉小未升之日難喜水火不害瑣荒此一局也既而楊建二十四罪之疏發親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惜三案羣小求富實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今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猶夫頌德稱功于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歸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于是崔魏兩奸乃始創立私編

棟顯要與以之批根今日則中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缺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為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即紛異改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燬之而已夫以闇監之權而屈後史臣之筆豈古未聞當燬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南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學敏比賢悖逆非倫當燬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復宋神宗手製序文為倒假編誣妄當燬三又況史局所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罵當毀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毀必有受其累者累則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抑又纂修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等附和希寵不足問矣最上莫如黃克纘高弘圖等始則特立而不為苟同既則矯挺而著其危節本末炳然雖有忤者莫或能加之也然而管華之席未割老婦之傳同編在教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為坐塗之辱若其次焉者雖非盡有持持要亦原委濡染而將以史氏抑揚之過保不為後人翻駁之端至于纂修諸臣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為者身陷末下斧鑕先懸是遠元閣筆一嘆朝聞夕逐矣楊士芳吳士元余煌等備竭詞繼其于忤諸諸疏有匡其全文者有刪其已甚者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寧加鯁批之詞而決不肯下一不道無忤等字面以傳會更書者凡此苦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長諸若此者皆臣之所謂累也累之不已元

氣又必大場當令正氣日伸方隅漸化自應進其平飲汝以溫湯倘復尅伐不休正恐清寧無日然而逆端之道跡一日不涸則公正之憤心千年不釋也伏願皇上勅下該部立將三朝要典錄存書板盡行毀焚仍令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啓七年實錄而又命纂修詞臣指化成心編纂信史凡闡三案之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賜環諸臣各以聖朝御極為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構禍理前身之業至於一切故言市語如舊傳照將之誣新騰退佛之說毋許妄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偕于大道矣疏上下部議咸以為可毀遂下諭之侍講孫之獬忽至內閣大哭眾登聞以為要典不可毀也于是御史吳煥復上疏曰臣聞邸報見詞臣孫之獬廢廢不能供職一疏不勝駭憤其所爭要典不可毀云皇上于憲宗嘗北而事之見有

御製序文在朕之一字豈可投之火是明以御製兩字壓皇上不敢動矣又云皇上同枝體立非有勝國之掃除何必以此惡心振手便于祖宗則失孝于憲宗則失友是明楊皇上以不孝不友矣且臣子拜疏不曰逆革而曰投入之獬尚知有人臣札乎欲知今日要典之毀毫無損于聖祖神孫之孝惡應思當爭提擊爭紅丸爭核宮三案諸臣原未嘗陷主于不慈陷主于不孝特將奸欲殺忠良苦無題目故借為罪案耳夫當張差之擬而馳至排禁圍直入也其有所使而然何待辨此而不問將元圖魚腹踵發禁庭東宮危矣惟虞臣為朝廷持破柱詰奸之威神祖光宗自行燒梁獄詞之法父子兄弟間而全定矣當時召對慈寧詩然面命和氣盈庭光映千古止慈止孝得此益彰而謂諸臣陷主不慈陷主不孝不亦寬乎及先宗嗣寶匝月

申飭章奏

之內而露滂沱天下方慶萬年有道之福一旦哀思太過聖體惟嚴崔文昇等可均漫以瀉下之樂進而鼎湖遠遊攀髯垂計則涕泣呼號皆歸實樂此忠臣孝子痛極不擇音之言此而遽以悲憤叫號定諸臣不赦之罪而以聖躬嘗試之崔文昇立請提鎮李可均登用方新刑賞亦太平矣至于移宮一舉誠嫌太驟然當其時大政接踵朝野震驚宮府經度危疑紛起誠憂得元子升中出震以定羣疑則負處真鼎他無違恤彼謂官眷必宜從厚此痛定事後之言及至聖眷垂改恩禮有加于先帝之孝蓋彰顯已惟日多提學如丸爭移宮而初無損于三聖之孝慈則又何必劉志選徐紹吉輩諸大奸共成要典一書稱之為孝而後考稱之為慈而後慈然則要典一書在當日原不必作在今日又何妨于毀如以皇帝之制為必不可更改偏

吏治民生

諭近奉章奏相習冗長不便省覽竊論事切當可行何必總檢浮詞以後務宜簡明其字不過一千如詞意未盡不妨另本再奏者通政司飭

祠之建偽爵之頒位上公賜欽慕錫十土田何以非稱皇孫制奸人邪黨正將借此以壓庸人欺當世而不知三代之民斷不可枉也跋上以之擬為狂躁斥回籍

崇禎元年五月諭人主代天理物首重民生朝廷為民求牧必先吏治朕自御極以來早夜兢兢非不日求民瘼而職司民牧者恬不加意百姓何時受福朕昨召對閣臣并九卿科道等官于平臺見輔臣鴻訓奏近來天下官員吏調甚速若不舉行久任之法終渺定效又奏云海內差煩賦重民力以竭自今以後萬萬不可加派朕宿思之更調速則民受擾官久任則謀成功倘遽虛其一官自奏越其赤子官徒自便民豈獨生朕痛心焉今後藩臬郡縣等官

祈禱雨澤

崇禎元年五月朕惟三農之所望者歲而百穀之所資者雨太平之世雨暘以時稼穡用登家給人足即國用咸有賴焉朕甚勤之踐祚以來敬天勤民夙夜罔怠所冀上帝降康樂有豐年乃者春夏之交雨澤未降業得諭祈禱雖

務擇人地相宜俱遵照祖宗朝舊制俸期一日未足不許朦朧升轉更不許鑽刻改調其間或有不肖者聽按按官不時劾去勿令致民故違者科道官即時奏以憑查問仍治銓曹按按官通同之罪追見官官房舉人才不無愚私市恩真偽失定今後吏部將一切存案提勘一策冊嚴後所荐人才有舉職憤事者即查當日舉主一併連坐再照違點兵事雖未結局前此加派業已不少果能清核虛冒軍興日足該部即將新舊兵餉的數各造簡明清冊進呈以備朝夕查閱外按按官亦編查州縣亦層層分毫

運自元早災熾難堪將未稼得無致傷而小民終歲將何以為計也尔礼部便可擇日仍前竭誠祈禱各衙門辦事官都令着是脩省勿得視為故事務期其雨沾足慰朕軫念民懷至意

者即參劾拿究不得照管情面貽害地方三尺俱在朕斷不尔貸至于司農一官尤係軍國命脈非清操心計之臣豈勝厥任所荐華自嚴辭得素裕才品兼優戶部尚書員缺速行推補朕既軫念窮民尔等大小臣工亦當為國愛

民為民請命以制朕加惠元元之意

慎重館選

崇禎元年六月給事中翟式耜疏言密閣昔賢云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子之置三公蓋法上天之三公也臣嘗稽古之三公論道而不與政漢之三公治事而不論道惟我朝之設閣臣既論道而又與政入則論思出則贊成若德之河隆出則定事決疑首百官之善敗任其重焉然臣見近日政府立身非礼公論共排讒刺滿身顧甲以出橫口澄書等子市徒切實官至揆席豈復更有加之者縱不為一身名節惜獨不為官常愛大休乎反獲弄其政蓋由於於如之途不清樹藝之種不僕也臣考國初軍相不專拔于翰林累朝相沿逐往猶覓至世廟以來則枚卜之舉大抵俱屬之翰林矣是庶常之官即他

日平章軍國之人今日即慎選行修言道之士尤恐他日晚節未愜初盟豈有姑進之時先盡物議而異日立朝能為國家樹光明後傳之業者臣初入班行即聞長安自殿試以後其介然不苟之士誠不乏人而不一種躁競之夫日夜講求謀所以必得館選之法鑽求百出敗簡難言或機閣預設妄希張驚之青錢或根底先容異受和親之衣鉢又或排人蓋已無風作波伏影射于舍沙利相持于鶴蚌甚有以心期共許之友祇以眉睫之得失顛作猜疑陰相傾軋世風如此良可感嘆孔子曰尊賢不貳教文臣則不貳以翰林而漸臻講讀師傳不可謂不專矣以翰林而馴至宅樞亮采不可謂不敬矣夫蓋已藏未清而能清紫宸之職已眩已甚而能定國是之職者乎以是人而當是非混淆之日必將任非亂是主持之權誰有以是人而當

陰陽相戰之時必將投陰抑揚變理之能誰寄凡議臣之子之患番出于礼察而藉功誦德之詞通見于元老皆此惠得患失之人貽之也且今之時何時也聖人出御天地清寧值龍飛之首科尤萬方之瞻仰豈不可蕩一時之陋習端始進之臣心臣謂今日館選宜始殿試法皇上臨軒而試之令考試諸臣即于御前定其去取正卷之外多備副卷以聽聖裁其散外諸卷亦當書教區呈閱有遺珠不妨特拔凡若此者所以抑躁進之人知此春之試無盡然必得之法又所以來高潔之士使知聖天子惟意求才當振筆一吐胸中之奇不必拂衣遠引避館試如况也其該士之題臣愚謂宜徵古制考以今日吏治民生經邦強國之策不必盡依舊例以風雲月露之詞費精神于無用也濟濟多士豈要有董仲舒實證之流以應皇上眷求者乎

臣考洪武發丑命翰林張瑄等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誦宋漁為之師高皇帝聽政之暇輒取其文觀評優劣可見選俊儲才簡自帝心聖祖已有行之者矣又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勳凡以天子一時言動即為世法程慮若遺遺故以史臣專其事凡天子召見群臣商議時政則史臣必隨之今皇上再舉召對海宇欣瞻而臣等侍從之臣反有未能詳知者雖閣部大臣于陳謝疏中微有條議亦似約畧言之伏乞今後凡遇召對即命使臣二人簪筆入侍記注詳核隨于次日具疏奏呈一面發抄一面宣付史館庶四海快若親承而萬世垂為永憲并望命詔施行

有違言監生

有監生胡煥猷罪先是煥猷疏論閣臣黃立極等下部擬徒至是大學士李國禎乞歸允放上疏言胡煥猷一布衣

耳義憤勃然自今觀之其言有一二不行者用其言而棄其人何以發忠義之氣順運之曾監以觀新橋門之觀允之

### 文華親政

崇禎元年八月諭朕自御極以來夙夜焦勞惟茲封疆民瘼圖迴在念而邊備積弛閭閻久困臣工相沿尚書情面政事奉行不實徒誇紙上虛言故屢詔平臺時運商確期振積弊之弊一新明作之敵第召見以時則情意未洽咨詢有間或恭的未詳朕欲與大小臣工日相晉接共善庶格而諸司各有職掌辦理各有公署官居頻繁恐滋耽閣惟是輔臣職任股肱寄膺心膺舉擬聖封疆之要領獻納閭庶政之權與呼吸連通斯為最切今後除歲暮所奏之外朕當時御文華一切章奏與輔臣面加參詳分別可否務求至當尔大小臣工各宜精白乃衷靖共實事有言責者殫竭惻誠無昧自心而恐勅說其事關奏對論宜剴晰者仍候不時單宜面垂詢察核舉廢以程勤惰按是非以辨貞邪奉公有持蘭狗私有顯罪一洗取玩類靡之習共收奮庸熙績之功尔等欽哉

### 輔臣家臣忠告

崇禎元年八月吏部給事章允儒疏言至愚極陋不足與伏節死義諸臣之末而猶為罪輔欲恨逆諸深望四年銅逐逐日不足以死乃蒙皇上拔之則奪之餘與以簡明舊臣之旨惟願聖明無缺自甘處銓忘言但私心竊跡尚有未安謹圖所以報効則以皇上天也閣臣代天宣化者也家臣代天生物者也故為閣臣忠告者三家臣忠告者三從來內閣崇擬必有專屬凡有得失六科得而駁之自親

廣微交結逆端專擅崇擬一時輔臣依阿洪惡而中旨奪封駁之權至黃立極專取易者與已難者與人而棄擬乃分後遂為固然假令崇擬未當甲乙可移臣等又何據封駁乎臣謂目前籌議未至宜專責居前者據當而吏不廢恭酌庶一旨出而是非曉然輔臣亦不得交接則機宜一也皇上親裁庶政動法祖制輔臣當取祖宗典故禮樂兵刑用人理財大端一一講求凡遇召對如叩洪鍾母以不知仰謝明問蓋輔臣平章軍國苟云不知誰當知者昔姚崇事中主尚能授十事以堅上意況通聖明可無傳略所以重教時之相則識宜諒也先臣薛瑄為御史三楊為相求職面不可得若是言路之不敢與政府親也猶憶臣昔與談入朝罪輔廣微令人至臣寓求臣往見臣堅拒之乃實談錄奇禍今實封具奏自矢勿取循例送揚已非古道況可踵門乎即或未有此事然漸不可開也願輔臣以集思廣益為心勿以疎亢而抑嘉猷勿以親近而增褒實庶幾作忠鯁之氣披吐握之誠則心宜虛也臣所為輔臣者告此宣德五年諭吏部尚書郭璉曰朕以用人之權付卿卿宜為朕擇材大哉王言真吏部之至鑑自王紹徽權正人以矯矯精神專用以知鄉人周應秋則專知矯矯納賄之人而已然亦彼邪媚之夾袋材館也至今日而枉直大明家臣宜取真經濟真氣節真清活者以風厲天下以應皇上求舊之思而確有所見真是服天下之人便宜即登啟事不必游移變動以起講論之漸則見宜定也周禮天官冢宰掌邦治而均邦國夫各有各省之才用之皆皇上之才平各省之中各拔其尤而作平壽之觀真才既得國事有賴人情自平善為一逆水之棲臺則為一不揚之

寒谷天地生才寔難聖明遭遇不偶奈何令偏弊則用  
宜均也逆端初發難時所處者盡皆君子及其後端意不  
測有因端得處者又有人自應處非開端事者一舉豈曰  
忤端至以故事反求白簡孰若嚴之未起之先而又有濁  
亂之時既居要地清明之世復踞崇班何其人之獨耐官  
爵乎則辨宜精也居臣所為家臣告者此

### 中飭大小親民官

崇禎元年九月諭朕嗣宅丕基若臨宇甸念國家無一事  
不倚藉經費費無虛忽不敢辦小民惟此胥手胥足之傳  
實係九遠庶府之命勞苦最甚味堪宜先所煩郡邑有司  
矢志循良諄心咨懼而比年以來官方罕課吏治非日貪  
墨戴途廉風絕响歎朴視為事農桑置若罔聞暴欲橫征  
徒避銀鑿鑿之腹舖行里甲半供結納之需吾民之罹于

害政者亦既水火不啻矣其地方撫按司通有察吏之責  
者又皆膏肓積習例置官評樂違漏之可親仇貴白之異  
已抑或猥狗情面姑示調停科甲正官難貪殘虐從寬典  
明經郡佐即彈劾僅取備員甚者決裂從防弁髦風憲巡  
訪而耽沉溺擁傳而繁徵求躬自巡緝人誰則象如此與  
風吏僕難指朕痛之恨之所以然者皆尔部院懋勅先弛  
紀綱不止節鉞重臣置同郵傳易驅法吏用及匪人年作  
有成不問附民之實効復命考核徒循稱職之虛文功實  
由斯書隱民生因而重困茲特諭尔吏部今後推用巡撫  
務選諳練周知民隱者昇以保釐之寄治有成績加銜久  
任其品足表儀才堪卿寺者毋妨滯歷清曹不必內外頻  
遷以節越過傳之舍巡按各差御史于考選時即加精  
核在差事宜悉依巡訪提約中飭舉行回道之日尔部院

嚴加考察有不稱職奏請處分勿得藉端稱職以憲剛為  
相沿之故套仍嚴諭撫按官今後有司真貪酷害民者不  
待境滿之期即時奏奏鞠核無枉朕處以祖宗之法其論  
劾事情列款備載無駢詞而失實無參重而處輕無置虎  
豹而問狐狸諭頌之後在內部院衙門即時遵守在外撫  
按衙門近者一月遠者三月以內欽奉施行如或仍踵藥  
風空文塞責朕得于省覽立使摘查該科看詳章奏即行  
糾發以弱職治罪嗚呼狼莠盡除嘉禾遍植事遠累朝熙  
平之盛一夫不獲之憂朕與諸臣皆有令聞欽哉

### 臺臣進規

崇禎元年九月南御史陳嗣宗疏言皇上明並日月歲起  
今古真有不可及者三弟覺英明太盛威稜頻震似恐有  
不自知者五請微言之何謂三不可及從來帝王好學者

少我皇上以天聖聰明時親講學博綜經史接閱章疏如  
日者宣召之頃泉湧風生口授而筆記者臣下應接不暇  
且屢前宣室之席燃太乙之藜是生知而濟以敏學不可  
及一也從來帝王渴情者多我皇上以少年天子聲色若  
洗貨利不問且側聞宮禁肅清帝威頻發寧復有貴魚之  
寵頭金之歛者也是清心而先以寡慾不可及二也從來  
帝王恒高侈靡我皇上以薄海富有效勵節約漸衣菲食  
停織眉連云構不煩于土木情思不及于花鳥而一味惜  
費而兼以惜福不可及三也何謂五不自知由來諛堂簾  
者曰君圓也象天臣方也象地以圓可轉圓不窮而方難  
毀副以合今陛下批荅不報顧問日勤止聞相臣有屢改  
擬以從上者矣未聞皇上曾一審顧以從下者雖云神聖  
莫及然已念數陳伏凍凍虞救過不令暢所欲言其于圓

輔臣失體

崇禎元年九月御史高啟言前蒙皇上平臺召對侍班  
文華殿見諸輔臣奏對之間往往囁嚅不盡稍有所陳未  
必果當聖衷以致都俞少諾責多訕納微而吐棄顯是惟  
皇上神聖其臣莫及然而每事必虛聲虛譽擬當煩發改  
將諸輔臣作祥和委之用矣而表見乎臣愚以為凝丞非  
庸碌可任按席亦非獨請可居輔臣而不能也設倘是資  
無難改容以示重輔臣而不能也引還可聽無取克位以  
始賢聖主優勤于上必得賢輔勤于下開誠布公集思  
廣益庶或有濟者也

鹽法錢法

崇禎元年九月御史陳乾陽言九邊之餉半取給于鹽課  
而兩淮又居五運司之半全額八十萬從無虧通自每引  
加派一錢而浮課之橫轉溢夾帶日多引鹽日擁壓去年  
至今年止解二三十萬故正課百餘萬其國家徒受派餉  
之虛名而反虧正課孰若明增有限之引惠停巧借之名  
嚴究夾帶之鑽營而另增新引召新商以通其窮不過增  
十五萬之引而可增二十餘萬之課無加派之擾而七萬  
遼餉取諸此而自足一使也鹽不加多而即以私販之所  
出化為公課之所入二使也每引遵制限五百七十觔則  
夾帶禁絕不與內商爭利而為正引導壓三使也內商不  
患于虧課則邊商自不因于坐守而資本可轉以開利四  
使也臣謂此議當與鹽臣商確力行也至于錢法之行原  
屬生財要務竊見部臣荆之琦在南戶部創制新錢計用  
銅本十三萬獲入萬有奇臣讀其所議錢法之規妙得鼓  
鑄之法而北錢六文一分比南錢之半是鑄半而功倍也

轉之意何居臣恐其漸近于予聖而不自知也語云人品  
不同判若雲壤諸臣中不自愛鼎間有蓋蓋不備者矣而  
清白自矢者亦多有頑鈍不短者矣而盤錯見奇者不乏  
今陛下一舉疑之若隱隱以慷慨破柱者為專擅以一言  
偶誤者為不敬以陳乞補贖者為肆欺為變幻此由諸臣  
品卑望輕未能精誠感憤然撥之欲北推置之義謂何臣  
恐其日涉于積疑而不自知也古來大臣難進易退至師  
保公孤之最賢者則有不名之尊有違膝之談有坐論之  
典即甚不肖亦有金錢之愧今皇上二三大臣呼之而前  
惟恐不遠長跪通時偶加譴訶甚者指摘甫及坐以賄聞  
失心督之地情誰不決損國室而羞朝紳其于故大臣之  
經何居臣恐其日習于尊倨而不自知也人亦有言政成  
微遠久道化成天下積弊廢弛政非嚴督不可然須逐件  
整理非可旦夕責效頃皇上于諸臣章疏中有可採擇者  
未見鼓風雷之益立賜施行及有不效乃始獨自焦勞足  
委轡而冀馬駛弛然而責科轉將母愈愈縱臣恐其漸  
流于若寐而不自知也聞之太陽光焰夜藏其輝雷霆迅  
烈冬飲其聲此不獨節章光而受神明正以人主淵穆若  
神意向微焉人莫得而測之今皇上聰明太高英爽時溢  
不患不明察患有乘明察而微言巧中善類者不患不振  
刷患有惜振刷而小忠小信小才小技希市主恩者不患  
不應貪詐患有借貪詐而捕影含沙陰肆簧鼓者是處之  
中于昏庸者可破而中于精莖者難解臣恐其日趨于紛  
苛而不自知也如前之三不及此皇上之美也美則天下  
共知臣不敢不將順若後之五不自知則皇上之微也微  
則忠愛者當防其漸臣尤不敢不諫隨臣拂帝貴之



至清冗耗之原嚴私鑄之禁酌起解之費在之琦一一能料理不待言之贅矣

### 葉革小輿

降御史都成治三級外任用成治請復京官肩輿帝曰昔年科道官不遵祖制擅乘小轎曾經葉革令都成治姿意妄請隱名竹虎好生可惡姑着降三級調外任用

### 中諭言職

崇禎元年九月朕惟祖宗設置科道上弼王德下登官邪寄耳目之司廣聰明之用其為國家倚重概自逆黨用事屠戮忠良一時直言敢諫之士動遭逆斥遂令諸臣忠懷莫吐鬱遂有日思一發舒鬱之川然歷而必決勢固然也朕即位以來宏開此路諸臣條奏不憚再三省覽日御文華講求商確發奸指佞之疏朝上夕下多見施行乃

二十七

諸臣行忠休國者固在朕鑒沽譽意私者未盡為人薦舉屢戒無濫舉累牘以市恩糾奏每論嚴其或游移而鮮實初閱對章侃然忠諫及朕詰問詳之風聞至不辨忠邪舉行論劾使大臣不安其位雖與共理其非朕虛懷樂諫推誠茹納之初意也今朕特諭諸臣以後務須積習各偕大道一秉公忠敷陳條奏必鑒鑒可行勿割製而徒紛聽覽彈奸劾佞必事事有據勿逞臆而盡抹生平諸臣身膺風紀尤宜先自拔濯處于無瑕之地其有任意誣捏藉口風聞甚或持己不嚴官常先鑒者朕得鑒察定下都院勅責嚴處論人不當按以反坐之條決不少貸使居言路者誠無錯雜之足非且惡司官守者尚有混淆之名實治亂在茲各宜鑒飭欽哉

### 史官諫官入侍

諭內閣古左右史記言勳及諫官隨宰相議事皆史冊美觀以後除文華商確政事外召對諸臣仍用紀注及諫官二員

### 增改勅書

崇禎元年十月以惠安伯張慶臻總督京營舊例京營不兼捕營慶臻私入巡軍字句行咨兵部請勅兵部據咨移文內閣承行中書曰佳璧受慶臻之賄擅行增入內閣糾之云佳例初稿皆有舊本中書官職專繕寫遂臣等聞進呈前總督京營惠安伯張慶臻初稿有增入巡丁之字係中書曰佳璧未經呈明朦朧添入但大欺擅乞賜推問帝命法司提究于是御史吳玉給事中張鼎延糾兵部尚書王在晉及大學士劉鴻訓俱受賄有據上諭吏部都察院曰劉鴻訓身為大臣防維盡裂受賄擅增勅書事証的確猶自屢疏營辦取罔文吾然事由兵部仍謂王在晉苗思順無恥其誰肯信且大同失機重大隱匿不報及至平臺召對甘心欺蔽併張慶臻鑽營制曰佳璧受賄過賄九卿科道依律會議大學士李標等揭云頃奉皇上發下票本內有同官鴻訓會議一本臣等展讀一過愧汗刺芒罔知所措密惟勅書一節御史雖專指鴻訓而臣等良心自維實係四人同體之事昨聞會議疏上方席崇其疏待罪未奉明旨豈敢以事中之人專擬擬崇鴻訓與臣等俱上皇上龍飛之初從淪落廢置之中首奉特簡論座之命躬承眷渥之隆身叨雲寶之際此等榮遇區區千金萬金孰肯捐以相易且等與鴻訓久處跡奉率直誠有之然其入侍宸嚴出揚主德幸我皇上為萬壽之君每自說達唐虞之盛者故善踴躍其於臣等定有同情今乃議論文竊

七

摘割陳無地皇上急發會議博採羣言以盡事中公論特  
需恩施優存終始以全事外之國體此惟皇上自心獨斷  
如青澤徒九天而下臣等惟有鹽冰翹首為鴻訓跼思望  
德之不暇其敢輒憑臆擬更臨專擅之大罪乎帝意少解  
鴻訓得誦成

### 秦民困饑起變

崇禎元年十月陝西巡按御史李應公言臣惟金陝地多  
硯確民野經營慨自邊疆多事徵兵餉閭閻十室九空  
更遇連年凶荒災以繼災至今歲而酷烈異常也臣自鳳  
漢與安巡歷延慶平涼以抵西安但見五月不雨以至于  
秋三伏亢旱未雨盡枯赤野青草斷烟百姓流離轉輸  
道途每以一經過處而災民數百成羣擁道告賑迫且延安  
之宜雄等處西安之韓城等屬報有結連回疆張旗鳴金

六

動以百計白晝擄掠弱肉強食益飢迫無聊挺而走險與  
其思餓殍斃不若搶掠苟活之為愈也適今不救故尚未  
禍且臣測臣聞救荒之政不外蠲賑之策而賑尤不如蠲  
蓋賑濟則惠或末備而蠲則人盡沾恩今賑濟非所敢後  
而蠲尤所當先除煮粥脩教等項臣一面經行六郡州  
縣督飭此項賑外伏乞皇上伏念秦災重大關係匪輕勅  
下戶部覆議將天啟七年貢欠并今歲加派地畝遵餉亟  
賜免徵復將見年者酌減一半其餘軍餉宗祿一并寬緩  
不然即日取此餉等斃之杖下無益也更祈皇上勅部俯  
查萬曆十一年并十三年全陝大荒事例擬發帑金遣官  
賑濟予以救災民而安地方異日公家之賦尤可望之所  
來如曰內帑以匱諸餉不繼蠲賑而端縣新不施萬一禍  
亂大作天下動搖勿謂臣今日緘口不言章下所司

### 崇禎紀注

崇禎元年十一月給事中劉斯珠疏言臣惟治天下莫不  
以一敬為心法而皇天上帝臨下有赫則所敬者莫嚴于  
天國之大事在祀典與哉則所敬者莫先于祀故祖宗朝每  
當郊祀之先必有善政可紀則敬之義又有在于典祀之  
外者今仲冬朔長至之辰為皇天臨御三年以來郊祀之  
首舉皇上之積誠感格此千載一時也其所當慎重諸款  
見于諸臣之條議者詳矣而臣所獨望于皇上者非徒壇  
隨陳設悉如規制登降周旋不失尺寸以臨時之敬為敬  
也又非徒齋戒凝神凜于宴聞告廟清虛儼如對越以先  
時之敬為敬也敬之義更何居于臣以為敬天心而天心  
無他天下之公是非所在即天心之喜怒所在也求合于  
天心亦無他但視諸臣之力諫諍者何在即天下之公是  
非所在也臣以郊祀之前皇上必有一二大政以感格天  
心即臣等亦可靜聽今去長至之辰已不過數日而法天  
之善政何以猶未見諸施行即臣若不冒昧直陳見敬天  
以實不以文之言未有為皇上告者倘皇上悔後時之莫  
及得無罪言責之失職歟而善政之當行則又非臣一人  
之私言一人之私意也政之大者莫如用人今仕路之混  
淆甚矣老病不堪者即譏彈亦不肯去而忠直有為者即  
屢薦亦不能起非天心也政之大者又莫如理財今民膏  
之剝削盡矣有用之金錢望之者成虛餅而無名之孔穴  
取之者如泥沙非天心也皇上若乘此敬天之時猛然深  
思毅然獨斷何以執法批鱗之大老而今其策塞以出于  
都門何以披肝引繩之直臣而今其泥淪以甘于置草何  
以戰伐有已成之功而接濟若從其緩何以庫藏當告匱

之極而濫賞又取其盈其于用人理財之道或未盡故諸臣之諫諍有謂藉削如王妃滿朝薦王士龍實經春等當起者有謂降調如文震孟徐大相侯震陽熊得陽江東謙等當起者有謂等當起者有謂川黔之餉毛文龍之捷遼海者有謂太倉光祿太僕寺之實銀必不能過半者皆忠言也皇上或以為即行其言不過用人理財之常事而不知天心之愛惜人財與愛惜民膏專于此乎在馬皇上即不許天下觀望亦不計天心之照臨耶舍此時不行其何恃以為對越之本而望其居敬之易也且行之有何等待不過下一令曰某用當起某濫當裁即片時之飛傳中外臣民當有歡聲雷動而天心早已鑒之矣

### 名臣評典

十一月諭已改都御史鄭元棟舉朝舊德服官大節先後

凜然講學教忠更堪風世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諡忠介  
安鄉公素慕海中丞瑞謐適相合人以為異數云

### 枚卜之變

崇禎元年十一月吏部會推閣臣九人成奉令錢謙益鄭以偉孫慎行李騰芳何如寵薛三省咸以弘雅論義列名上請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溫休仁以不與會推乃上疏糾礼部侍郎錢謙益謂家臣皇上之號均也謙益直既委于股掌之上臺省皇上之耳目也謙益直指使于頤氣之間若使一入撥席將六部事權盡歸掌樞六科十三道編制私人皇上孤立于上天下事不知所終矣因併及其革面科典試浙江錢千秋閣部中式事錄入初六日召對翌日奉旨錢謙益閣部有據行賄是實又且濫入枚卜有案可知祖宗法在朕不敢私着革了職九卿科道從公依

律會勘具奏不得徇私黨庇以取罪責其錢千秋着法司嚴提究問瑕罪具奏當召對時休仁以為滿朝都是黨吏部章允儒言黨之一字從來小人所以陷君子皆是只等說臣猶記得昔日魏廣微欲逐趙南星陳子疑等加一黨字盡行削奪留傳至今為小人害君子榜樣帝叱之令錦衣衛拿下次日錦衣衛接出聖旨溫休仁直言糾那章允儒知情庇護且以魏廣微比休仁將不知如何視朕猶私戚公肆言無忌本當重處姑從輕着革了職為民如有膽敢起用者同罪枚卜大典濫入匪人把持家臣視其職掌朕志碍房可壯麗或相舉于場俱着回奏

御史任俱疏言自溫休仁發難而後斥者斥者罰逐相戒莫敢言又自有滿朝皆黨之說亦遂不敢獨言謙益事蓋即持事理之平終疑是謙益之黨也然慈其為謙益之

黨終不放不持事理之平何也法者天子與天下公共之法也法公于天下則持發者亦必準天下之公議而適于平焉按罪謙益者不過因千秋之閣部耳而曾輕發遣則千秋已無可加之罪謙益又有可擬之條乎一發遣一罰俸法如是足矣取已結之案必欲重翻則閣部之較端端輕重分矣又何法以加端端之上也謙益之應否枚卜自龍上裁而必欲以法外之法由錮其終身建尉持平之謂何且請就休仁之疏平心以折之乎其云但開錢千秋之脫逃而不知後來之提結又云無處質問遂致誣誤此臣罪之不敏道者夫休仁召對時所恃以鼓鋒倒映排斥諸臣者已不覺與然自失則此敗葛藤儘自可了况一曰不知耳曰不知則無一非其所不知矣陳所不知于君父之前一認罪便可結局又何不可以曾發遣曹罪傳者結案

謙益千秋之局乎其詞曰昔日之攝難曲為謙益辭脫猶成于司官之手夫既已成于司官之手則原非出于謙益之手矣獄貴初情已足據而猶不足據豈必出于體仁之手而後快乎又其詞曰前此三面對質尚多隱情今止憑千秋一人之口又先受辭于謙益寧足取信夫今日一人之口既不足憑則前此三面對質應堪取信矣一人三人俱不足信將于誰對質而後信乎必轉而憑體仁一人之口乃足取信又愚用會勘會審為也且體仁一人之口又憑誰對質而遂足據乎既曰盡為諸臣徇情袒黨之具又請九卿科道從公會勘夫九卿科道盡諸臣也必欲以黨之一字先蔽諸臣之口以必徇體仁之忿怒瞋眦無乃太甚乎此真失平之論不得不拈破以佐平明之理臣于體仁謙益俱不識面母又指臣何所好也總為用舍之關于

一人小是非之關于天下大清一時之私是非其關小而

而通千古之真是真非其關大故願皇上獨斷以息議論之紛勿使借法以快一人之憤也

山書第二卷

申飭舉劾

崇禎二年正月諭朕惟國家勵世厲俗莫重勸懲朝廷賞善罰奸金湯舉劾相制在內總協科院城守嚴庫巡視在外督撫閭閻漕倉屯監學政諸差無常事竣之期例有舉劾之典凡以論辨官方課修職業關係甚重不知起自何年沿成積墮職掌習鋪張為故事嚴吏則人皆卑魯課武則才盡孫吳徒拾風華月露之詞無當激揚之實朕深厭之特諭戶部院傳示內外各衙門今後按察等差任滿舉薦所屬司府州縣各官或守極清嚴或才詞煩劇或綜釐繁絕或撫字心勞酌畧稱揚言期當實聞有美等畧績節取一二條以備訪據不得但侈駢詞混加誇調論劾貪酷浮躁不及等官指事糾彈各有本色無罪重而參輕無

三

張唐忠臣

附逆罪案

崇禎二年正月諭朕覽吏部大書見家臣承先欽定附逆諸臣行款然必先正親忠賢崔呈秀客民首逆之罪次及

附逆之人欲分附逆等次又須有所憑據今發下建祠稱頌諸疏卿等與承先子忤在閣詳聞如事本為公而勢不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隨人毀譽當原其初心責其後效惟是首開諂附傾心擁戴及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者據法依律毋枉毋徇此番懲治之後雖有漏遺俱赦不究只在數日確議未奏不許中書參預不可延緩竄洩又諭召刑部尚書喬允升同參定

大學士韓爌等奏臣等切惟尊無二上人臣首戒無將國有常刑天討用彰有罪祖訓內官不許干預政事律重交結內侍官員予以防內外而肅官府杜奸萌而窒亂源法至嚴已逆端親忠賢致諸多端究頑惡忌始焉小忠小信放使身圖繼而作福作威漸干國政內則姑嫜客氏闖視禁密結為腹心外則逆臣崔呈秀逆黨機情助其羽翼戕

四

官妃而戮忠直盜勢威而弄兵權已微無等之三封游議偏尊之九錫壘閣藩邸迫逼宗城建生祠以卜人心道內鎮而連遠將陰謀巨測僭勢顯成磔碑已服上刑美書具列逆狀誠如聖諭所謂首逆之罪當先正者也賴宗社有靈聖明御世乾坤旋轉雷電合章屬元兇已就誅夷凡黨附宜嚴區別若乃官聯驕驕人類豺狼懷私欲借先鋒拱手隨羈魁柄或首大難禍始教孫或倒身甘終勢成騎虎有如勤推母后倡和遂封鉅券金章覆題恐後腹田甲第諸給爭先或引聖經以怙惡中傳或據史職而抹殺直筆墨線朝檣忌此罪魁銀銘大典詔獄修贖恥以殘軀命不難殺人媚奸供頻笑而效爪牙繞是酬恩報怨至于一人而創祠幾地一事而使頌違章祠者直祠建鎮祠京都未已也而且相之國學頌碑文頒奏章頌卿錄未已也

而且頌以絲綸此則聖諭所謂首開陷附傾心擁戴及頻頻頌美津津不置者也而又有經實旁通網羅密布履藏麟甲拱青蛇貝錦之譔意悖鍊錚錚白馬青流之禍即占風望氣莫可端倪而覆面翻雲難逃指視斯又潛施鬼域之毒而更巧避虎彪之名聖諭所謂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者也以上諸人罪案各殊法詎亦異或已經統逐不盡厥辜或諄附權播當追始禍連明聖諭據法依律無枉無狗期服天下後世之心三尺無私天誅不貸四凶畢窺國憲用申惟是大慈既罹不赦之條而小辜宜開自新之路臣等簡祠頌及部院開來諸臣或事關題履公賡列名或身在封疆委蛇濟事或城守全于捍禦或徇厚効有剴詞而又或生平材具自優駁歷散著聖諭所謂事本為公而勢不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須當原其初心或

三五

可責其後效咸與昭濯免履姓名固明罰初法之嚴條兼赦過有罪之寬政也臣等祇奉諭辭共夫公慎就事論事參畫一之刑書以人治人肖本朱之面目中謂於弁畢麗于科商販兵民姑置之外倘幸垂掛漏可永示誠懲寒亂臣賊子之心抒正氣忠魂之鬱三章既約金石不渝一面宏開萬歲永斷開奸謀而安反則明刑政而裏治平瑞在是已若夫加銜加廕濫被恩施殿工違功尚需嚴核最可恨者先帝當強留之日多官徵橫拜之恩其天啟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大工謝恩併寧銜叙捷園簿告成三藩之圖所有叙勞敘廕悉宜臆部削除尚寬橋旨之推求用廣原情之德意併用附及以俟宸裁

諭朕准帝王憲天出治首辨忠邪臣子敬身事君若光明逆順絕深人臣無將之戒律嚴近侍交結之條邦有常刑法

固故故聖逆親忠賢獲致下才備員給使領回巧智靈藉保何初不遇窺頻笑以市陰陽席寵靈而警富貴使庶位莫假其羽翼何益爾得肆其毒痛乃一時外廷朋奸娛國實繁有徒或締好宗盟或置身入幕或陰謀指授肆羅織以唐書良或秘策合國花利權而莞兵柄甚且廣興祠頌明効首功倡和已極于三封稱謂浸疑于無等誰成逆節至長燎原及朕大寶嗣登履綸屋霽元凶逆孽次第消除尚有飾罪邀功倒身竄正以望氣占風之面目發奸指佞之封章跡其播誣惡容錯貨朕鑒察既審特命內閣部院大臣將發下祠頌紅本參以先後諭勅奏章臚列擁戴誦附違祠稱頌贊導諸款據律推情再三訂擬首正奸逆之著麗于五刑稍寬脇從之誅及茲三統其情罪輕減者另孤處分姑開一面此外原宥有過縱有漏遺亦赦不

三五

究自今懲治之後尔大小臣工宜涵濡肺腸惕修職業共遵王路悉新舊蕩無曠官守而假事誇張無怠恩望而借題參舉朕執是非以衡論奏程功實以課官方有一于斯必罪不宥尚各德望乃亦有終欽哉故論是棄凌違處死者二擬斬者二十五充軍者十一贖徙者一百三十一冠帶閒住者四十四

賜名臣諡

于趙南星諡忠毅馮從吾諡恭定楊建謨忠烈周炳謨諡文簡顧憲成諡端文魏大中諡忠節周順昌諡忠介王國謚文肅王紀謚莊肅高攀龍諡忠憲劉應秋諡文節

生第一子

崇禎二年二月詔朕惟帝王膺天曆而奉宗祧首重元儲尤隆世嫡朕以眇躬嗣位丕基夙夜祇念我皇祖皇考集

慶發祥源深緒遠竹昌嗣續仰慰謀猷荷上帝居敬宗  
祫垂佑以今年二月初四日第一子生係皇后周氏出中  
園開家胤之先萬國惟元良之祝猷頌渥澤豐穰多方

### 止郡臣捐俸

崇禎二年四月諭朕覽文書見部科條議理財內有一款  
欲令內外文武各官自七品而上停止一切俸薪朕思此  
條諸臣急公本心朕豈不鑒但設官所以圖治詔諸將以  
養廉朕方以潔己奉公望諸臣而尚虛盡捐豈此外更有  
入孔乎諸臣果能真心為國興利剔弊朝廷受其益數裨  
益有無數耗盡何能捐俸言助朕今與諸臣約國家自有  
經制自有正供諸臣能為朕嚴核侵冒杜絕漏卮清償風  
通復完舊額則太倉儘自盈餘司空何虞告訕若諸臣大  
小事情俱從君父起念必忠必力無圖身家之利而貽公  
家不利此即福國經邦第一上策朕又安庸鯁鯁憂財用  
乎倘猶是沿習不變情套相率而腹削民膏肥殖私橐取  
侵公課修媚贈遺此不忠之尤病國之最朕嚴察所及定  
真重典以儆積偷惟圖諸臣其懷思之

### 言路關係

崇禎二年四月給事中劉斯埭疏言蓋聞英主受言取象  
于轉圜流水而宋季拒諫貽誤于轉石拔山人主豈有  
不慕受言之名而甘為拒者或偶因猜而府疑遂積疑而  
生厭猶豫之過未免開傳聞之端此道所以慎其初而  
忠臣必防其漸也我皇上首增考選之額以開言路而又  
勤召對以通下情可謂求言若渴矣然積弊之漸臣不無  
懇懇過計者則以虛言之日煩也派言之日滋也辨言之  
日覺也聽言之未虛而納言之未遠也何也台諫之設以

封駁為義以觸邪為職其于兵刑財用之屬惟察其舉否  
而自簡絕之危視不相代也今任者少而議者多章滿公  
車強半借條陳為職掌矣而皇上亦若認職掌在條陳諸  
如奎珣輒被溫綸豈以此提提者真足濟時艱而奏安撫  
乎臣以為有治人無治法條陳而當任者未即議者之心  
條陳而非議者反掣任者之肘試觀年來紙上之兵糧口  
角之節而華竟無濟于脫中之變而況乎窺上意之所向  
借條奏為違逆者且比比也該論多而成功少所謂虛言  
日煩者此也百司庶尹各有司存而獨台諫稱言官此豈  
惟明職掌之義亦以杜紛囂之漸今乃廢升而輕虛天聰  
貲郎而要奏空談冷署閒曹而時生見事之風謀出位之  
政不可訓矣甚有嫌賢妬政索癰無從遂爾編造歌謠捏  
成草款無頭帖于通布于街衢匿名揭文暗投于宅巷覽  
之震聳有據按之則語語無端欲何為者想不過二三小  
人謂皇上明目達聰要意得流傳大內便可當射影含沙  
耳雖皇上視明見遠萬無旁導之聰明而此市虎之紛紜  
抑豈輩輩之下所宜有耶所謂流言日滋者此也昔稱言  
官指及乘輿則天子改容言及政府則宰相避席豈以君  
相之勢遂為言官屈哉亦以糾劾不避職在則然而聞言  
引愆道固應尔乃今詳文甫上卑未下于高壙利口高張  
狼反橫于公道或以有據之事故于侈口而事亦有自認  
之筆究且支吾不應此糾一事而彼且索藤引蔓別尋節  
外之枝此論一人也而彼又東拽西攀至欲空人之國朝  
端同于聚訟黑白聽其潤滑且風聞有進密疏以惑聖聰  
而中傷善類者雖道路之口虛實不可知總之神羊結舌  
而鳴鴉鼓成何世界也所謂辨言日覺者此也任賢勿

二去邪勿疑固哲后之芳規而舉不避親勦不避讐乃謀臣之職掌乃今推鄭莊之義者不曰薦賢為國而以為市恩勦鷹鷂之逐者不曰除惡務盡而以為苛欲欲補積而再請既有損私求勝之嫌迨不約而相同又有隨聲附和之旨是容聲蔽口盡結疑團而格被柏臺皆盡蛇足恐非推心置腹之誼也所謂聽言未虛者此也至于皇上勵精求治一應章奏批發從不逾時而今亦有達至旬日漸至數月者矣向猶許諸臣催請而近且有暫留詳閱或有不應批發之旨矣夫議論無過是非而途而聖斷亦止從違二字言而是自應虛受以彰都俞之休言而非亦當扶出以成吁咈之雅若但求之高閣漫不剖分徒長局中之葛藤更生事外之控揣況暫之為呼吸不應久之所當憂叢生我皇上魁柄手操要終原始其慮不及此而猶曰姑以此神不測之用也所謂納言宜速者此也臣非不知唇斷自有權衡于言官未嘗嚴薄但防其積漸勢必至于此且此時人面日頽人情日競身兼眾職者尚披顏甲而請擊賊之纓裹足嚴鑪者又借清御以當愈病之藥向使白簡有雲字遂敢恃高無忌一至此哉且憤此頑鈍之成風而益傷言路之徒設望皇上之力行之也

### 因旱修省

崇禎二年五月諭朕惟國本于農民艱惟農令三伏過半酷暑不雨秋禾所枯農田失望朕心晝夜靡寧寔我君臣治理失宜愆咎于和所致朕齋戒文華痛加修省爾百官除照題修省外仍各住居公署洗心省愆各衙門簡舉沉閣事務三法司清理刑獄情由除關係封疆錢糧重大事情顯然不必議者外其餘偷盜人命婚姻田土扳誣干連

等項詳加辨別當結正疎竊者勒限完銷順天府宛大二縣各理其獄附京州縣刑獄著巡按御史清理各道府州縣官各按法安輯地方拯拔災患如發倉賑飢停訟禁罰嚴革羨餘脩舉保甲寧遏奸萌務使旱不為災民不為盜境內祀典神祇積虔祈禱為民請命其前項條件雖輔省直一體通行該撫按仍將遵奉事宜各照遠近次第奏報朕雖端拱慮切民依每念玉食萬方思以視福億兆中外大小各官受朝廷俸祿皆下民膏脂目擊災黎心寧忍怠務須虔修實政接濟窮閭感召天和則致置檢用副朕敬天勤民至意札部使傳各衙門通知遵行

### 賜故輔卹

二年五月諭故輔張居正佐 皇祖十年肩承勞怨力振紀綱飭弛舉廢多有可紀難以奪情及身後蒙議過不掩功應給卹廕及其子懋脩量復職銜該部從公者該從詹事羅喻義再請也

### 京支錢糧數目

崇禎二年五月倉場侍郎南居益奏在京各衙門如宗人府五府六部翰林院詹事府都通太常寺太僕光祿尚書六科十三道國子監中書行人鴻臚寺欽天監上林苑監順天府宛大二縣自公僕駙馬伯及錦衣旗手等衙指揮經歷暨各衙門監吏各俸銀雖陞遷名數時為增減較數歲之中以為常無歲約支銀十四五萬餘兩惟太醫院舊制院使一員院判二員吏目十員御醫十員惠民局生藥庫大使副使各二員連醫士共止一百一十員名沿至萬曆年間官醫已增至三百二十三員名迨天啟年間增添日多及至崇禎元年官醫共計五百三十三員名但查



每年見支俸銀三千三十一兩零比萬曆四十六年歲支已多銀一千三百六十餘兩大思院舊制大使一員副史二員洪熙元年添註大使副使六員後仍裁革其區役名數俱不甚煩祿沿至萬曆年間官區已增至七百六十三員名迨至天啟年間增添日多及崇禎元年官區共計三千一百九十八員名今但查每年見支俸銀三萬四千三百二十一兩零比萬曆四十六年每歲支已多銀二萬七千四百九十餘兩若較祖制各不啻數倍相懸究何關於有無之數裁其餘京軍布花太常寺小麥光祿寺果品兩字庫綿花織銀天監曆日板片惜薪司抬炭中夫司苑局召買五草兩字庫召買黑菜豆數草價又著五萬厝價供用庫召買正旦元宵端陽中秋三草年例香燭價光祿寺錢鈔札工二部賞奏折銷兵部咨紙炭夫廣置庫題盜賴

色商價神樂觀樂舞生布絹小麥黃豆芝麻折銀光祿寺廚役冬布折銀萬四兩小麥惜薪司炭餅糯米米內官監召買稻草價外供用庫召買黃菜豆穀草價太常寺祭祀豬價陵寢墳園公侯駙馬進墳及會試合用米麥折價銀作局進冊金價承運庫御用監供用庫丁字庫凡遇吉山典札題買金珠香蠟銅錫價各衙門伴使恤各倉故官錦衣衛宣官馬匹草料折銀又將馬匹草料又禁兵春社二操口糧八街營家丁鹽菜菜馬匹草料錦衣衛兵康糧旗手通州等衛馬匹糧草折銀定慶陵做工鹽銀京糧廳祭祀各倉善舉進納修理開河各衙門工食公費三王府鹽菜銀雇費口三大營勇士四衛營糧草折銀京營飛石教師口糧山東河南班軍口糧稿賞巡捕軍官并馬匹料草各官心紅養役工食等銀訓練營并通州三標營並

菜草總督府價訓練總兵家丁鹽菜料草三大等營護送神宮口糧草料銀各衙門所月糧折色等項銀增減不一歲約支銀四十五萬兩迄今有見在停止者有無容輕議者及典札情弊不時營辦數多種種預定而米折善保數項分錄漕折合行另算外惟是三大營馬匹草料銀萬曆年間歲支銀八萬七千餘兩至天啟三年遂增至一十八萬四千餘兩迨天啟七年雖經少減而計一十六萬四千五百餘兩查舊例每馬一匹月支草料銀五錢六分後議每馬月支銀八錢六分及遵錄題增金馬振武營添馬六百匹遂比舊例歲增八萬餘兩矣

#### 遵錄錢糧數目

崇禎二年五月倉場侍郎商屠益奏按遼永樂正統之間各邊鎮不過有備運糧料之例其京運舊額在薊鎮止五萬兩永鎮止二萬八千六百七十二兩八錢九分密鎮止一萬五千兩昌平易州井陘并無京運遼鎮止一萬兩宣府五萬兩大同五萬兩山西二萬兩延綏十萬兩寧夏四萬兩甘肅六萬兩固原四萬八千八百七十一兩二分又撫賞銀五百八十八兩八錢二分二釐五毫迨世宗朝始議宣大山西每年發主客兵銀二十五萬五千餘兩薊州主客兵銀五萬六千餘兩永平四萬八千餘兩塞雲三萬三千餘兩昌平一萬兩延綏新舊主客兵銀二十九萬七千餘兩寧夏主客兵銀四萬五千兩甘肅主客兵銀二萬二千餘兩固原主客兵銀五萬兩陝西又增昌平防秋銀一萬六千餘兩嗣後又議四千撫按及茶馬各衙門贖罰說課等項改解延寧甘肅及宣大遼東山西三關等處唯作本年應發年例雖沿革多寡不一尚未至十分懸殊

也嗣因覆定經制在薊鎮原額銀止五萬兩後增至三十萬九千四百九十三兩實軍撫邊之數不與焉今見支又增四十二萬八千八百九十三兩零密鎮原額銀一萬五千兩後增至二十九萬四千三十七兩今見支幸減至二十六萬五千三百九十一兩零永鎮原額銀二萬八千六百餘兩後增至二十四萬六千八十五兩今見支又增至二十八萬九千八百六十六兩零昌鎮原無舊額後增設京運銀一十七萬三千九百九十二兩今見支幸減至一十四萬二千三百三十二兩零遠鎮原額銀一萬兩嗣後本折歲用銀四十一萬七千七百餘兩後又增至五十二萬兩自萬曆四十六年發難始設新庫其銀屬為幫支奉本部題奉欽依每年正幫新庫銀二萬兩易鎮先止河南山東扣送太倉糧價抵作客兵年例銀二萬八百餘兩後增

至五萬九千兩今見支又增至一十七萬七千八百六十餘兩宣府原額銀五萬兩後增至三十三萬三千二百二十餘兩今見支幸減至二十九萬九千一百五十餘兩大同原額銀五萬兩後增至四十二萬四千六百三十餘兩山西原額銀二萬兩後增至二十一萬三千六百餘兩今見支幸減至二十萬六千三百兩延綏原額銀十萬兩後增至三十六萬七千二百六十餘兩今見支又增至四十三萬三千七百餘兩寧夏原額銀四萬兩後增至五萬二千五百兩今見支又增至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九十餘兩甘肅原額銀六萬兩後減至五萬一千四百九十餘兩今見支又增至一十九萬六千五百餘兩固原原額銀四萬八千八百七十餘兩後增至六萬一百三十二兩今見支又增至一十四萬五千八百二十三兩零又萬曆四十二年

下馬關召兵賣馬立左右正兵四營歲支銀四萬二千三百七十餘兩以上除遠東一鎮見今增數不開但據太倉方經制典原額數內除甘肅一鎮稍減其餘十三鎮便增銀二百八十六萬一千七百七十餘兩今再以見支與經制較內察雲昌平宣府山西四鎮稍減其餘九鎮又增銀五十五萬四千四十餘兩豈止蓋之政久格而不行故主客軍餉盡改為年例乎抑備禦日煩募選日增不如以此足以為四裔之中耶在各邊鎮計口授食必自有說但朝廷出入祇有此數入者幾何出者無算又何怪年例之拖欠無償也合營馬草料醫文兩院月俸共增銀六十六萬餘兩矣

### 摘盜營情

崇禎二年五月大理寺卿康新民疏言臣備員廷尉稱天

下之平臣遇審錄重犯多方謹慎有平反清夜省心惟恐天下有冤民也軍使一冤民已不堪命若大辟一冤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其關係更重矣在惡民固有以他故罹辟者然多屬人命盜犯人命自有冤對猶易訊斷惟盜犯真似微曠極易淆錯外郡縣盜情猶有看落而京師盜情益多縱枉並失主被盜之日須先投一失狀于官司預報失單逐項開明記號如首飾金銀分兩有無珠翠衣服顏色或袖絹紗羅布絮下至一帽一履亦必註一製樣嗣後擒賊連贓合者方為真盜若果審真即斬首何憾若無確證難以懸坐至盜已到官須立地審取口詞無得日後妄攀以殃林魚令京師職犯全憑番役緝獲每當未經官時先于城外冷空廟宇非刑苦拷逼使供招利其攀指以為奇貨至真盜真贓未必不隱縱贓去其供招

成獄者或云不知名失主或云過路人不知姓名即指有失主認贓贓物然當日原本投失狀未具失單安知今日盜犯果係其家失物至有一種神奸典番役穿鼻每遇盜發或當官認為失主而贓物則私相瓜分若然則天理漸滅而王法甚厲越矣城番獲賊係各兵馬初審番獲賊係巡捕把總等官初審大審盜非聰明不能得情非清正不能得情非牢耐不能得情而欲以三者必之各兵馬把總等官其將能乎不過隨番役所窩供單為渠作謄錄耳即此使為初案矣已而兵馬所審轉解巡城御史巡捕把總等官所審轉解京營督捕提督巡視京營科院中閹固有嚴究漏網亦有開釋無辜者恭送刑部審定招詞堂屬幾經推故大獄訂有政案及遇臣等開招始末虛心鞠問其為真盜真贓甘認無辭者十之三四其兇兇轉藉口

四

予番役之苦拷逼供者十之六七也真者自應執法以正三尺稍有可疑必嚴審以期于當然計事犯之日以至臣等則不知孰延幾許日月矣迨有盜情一起事連三十六人陸續監覓兵馬司者三十二人臨審病故者二人止二人聽鞠其中即有一可疑者取從末減然前二十四年人中豈而無子虛烏有可待乎反者俱已泥登鬼錄矣官倉及此安得不痛心疾首也臣欲自今以後除長途卒遇响馬不及呈報外九京師居民若有被盜者各就五城所先投一失狀隨問失單如前武抬狀俟賊犯既獲應有所據以定其贖即獲自各營亦必開原狀以為確證其番役止許嚴辦不許苦拷至五城掌印兵馬多係孝廉前途南遠如遇審盜必分明就裏情節別細審果同行上盜亦須將姓名年貌住止贓物逐一刺悉不得止報混名致難緝

捕番畢一一親筆註定用印鈐記不得辭勞分委致滋弊端其各管巡捕把總等官亦須念及覈報盡心審確毋輕信番役私相貓鼠其各城御史暨巡視京營科院不時誠諭專以審賊之當與不當定各兵馬各把總等官殿最若故出故入目等覆審既明將初審官題恭依律懲究且盜情一發即須速解轉解奉送法司不得耽延月日使無辜斃於犴穴其嚴衛理刑官亦求皇上明旨申飭凡遇審盜務慎重得情毋輕枉縱至京師一種孽說棍徒往往捕風捉影擇人而食騙詐所及家貲一洗甚有羅織傾命者致使善良赤子日踰跡于橫禍則妄等誣陷尤當嚴為申禁以安根本之地可也

四

山書第三卷

一臣獨居

崇禎二年六月獨居札部侍郎周延儒入對請入瀕下始出御史李長春等言皇上御文華殿獨居札部侍郎周延儒日而星移而出教日以未訪問其語秘密不傳所言私王者無私一二執政猶存二三言官具在豈奉朝皆不足信唯延儒可深信乎偏信獨任既啟其端異日窺形測影不勝多事矣帝曰延儒屢疏請告將召面諭李長春不得橫生猜疑

宜去許臣

六月御史李炳疏言臣等奉命審錢謙益一案謙益科場事既蒙聖明之疑惟有放之去以俟歲歲之霽體仁政許事盡露其短亦惟放之去以俟清議之定而已時欲體仁入閣不報

乞容懇臣

崇禎二年六月御史吳姓疏言臣恭遇召對皇上命翰林院官宣讀御史任贊化論札部尚書溫休仁一疏廷辯良久已而諭各官修職業臣等退而思維朝廷設官各有職業惟御史為風厲之任彈糾不法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伏謹寃者皆得白簡從事是糾彈者臣等職業也為清國疑事恩條陳亦係塞責非職業之所急也宋臣蘇軾言臺諫許以開風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廊則宰相待罪夫臺諫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奸臣之萌而政內重之要也然則臺諫之職業閣僚亦不小矣任贊化素著狂直其論溫休仁自謂職業當

然放國激于忠憤有入告君上之言不暇歸于文詞致稍違論臺之體皇上責其穢褻罪亦何辭而國言獲譴遽加降調臣等竊有未安夫忠直者人臣之大節都察者論臺之細數通未聞聖明之世以言語文字罪臣下者也古者建碑求言止聾受諫開納獎勵尚恐不至語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巷語里謠不廢問察豈取夫利口喋喋以娛聽聞也哉臣等恭誦明旨為贊化惜為休仁惜尤為朝廷惜何也贊化冷面剛腸矢忠國報屢有建白亦慮家採納今糾論大臣不告以進退之義廉恥之大而指拾微行至今忠愍掩于褻詞不得其言而去故為贊化惜也休仁讀書中秘三十餘年豈不知古之大臣一被人言則杜門引退是非聽之公論而爭辯不休致與議叢生葛藤紛起三官被斥何以自安故為休仁惜也皇上弘開言路優容直諫乃前為休仁之疏則章允儒降唐可壯瞿武相今又為休仁之疏而貶贊化一捕再捕班行削色播之海內書之史冊似非美事故為朝廷惜也然而臣等尤有慮焉凡建言者非不知庸庸多福坐積俸資可躋卿寺而鄉黨矜義難讎戰戰有得之見聞採之咨訪如無不言言無不盡寧結怨賈罪而不自顧惜者總以為國家而舉職業也今被論者指論人之人曰為某報復及至召對又疑所論之事曰出于詖誣而文華商確政事之所反為論臣等論是非之地臣等恐今後言官多所詳忌即有得之見聞咨訪者躊躇自疑曰得無涉于報復耶子誣抵乎則中道廢止矣凡被言之人巧於遮飾皆可加以報復之名而趙直之士訥于奏對反曰受夫誣詆之罪設有奸奸大惡而言者杜口結舌以贊化為此小人之利非國家之利也

改修曆法

崇禎二年七月，禮部疏言：「授時曆本元初郭守敬諸人所造，而大統曆因比之于漢唐宋諸家，誠為密近，尚未能確與天合。加以年遠數盈，至今三百五十年來，未始修改。故也。以此具疏，伏請乞傳選知曆之人，講求考驗，務期悉合。天度超越前古，以垂永久。今兩奉明旨，仰見我皇上致若敬授之至意，稽古垂憲之鴻猷，臣等雖才識庸下，敢忘竭誠以副隆指。切惟治曆明時，古人以為重臣等不敢繁稱，止據元史所載以軍相三才、謙樞密張易主領裁奏于上，仍命左丞許衡參預其事。王恂郭守敬并領太史院事，分掌測驗推步于下，而又博徵耆儒諸人助之，然猶五十年而歲六，年而頒行十年，而進書五種，二十六卷，後三十年間，續進書九種，七十九卷，則成之甚難矣。萬皇帝極元以

漢興章數失止，存授時成法，數卷無訛，并因倣為大統曆，僅能依法布算，而不能言其所以然之故。後來有志之士，亦止將前史曆志揣摩推度，并未有守敬等每年實測之功力，又無前代灼然可據之遺書，所以言之而未可行用之，而不必驗也。夫莫難于造曆，莫易于辨曆。天之高星辰之遠而先期布算，使得時刻分秒毫釐不差，非積久測驗，累經修改，其勢不能是故難也。若欲辨術業之巧拙，謀立法之密疎，則值日月交食五星凌犯，據會推算，臨時候驗，則時刻分秒不合，即非是故易也。今日用人務求其能合者而已，即法未遵，或務稱得其言，其書可以必合者而已，按大明會典天文地理等藝術之人，行天下訪取考驗，改用弘治十一年令訪取精通天文者，試中取用嘉靖三十四年科臣建議部覆保舉，于是以戶科給事中樂復工

部主事華湘俱陞光祿寺少卿，提督欽天監事。然二臣終不能改守敬之日，所以至今寢閣不敢瑣瑣請海內無人但私習天文，律有明禁，而監官不知曆日意，往往以此阻人是，以事多不習，或習之而不肯自言耳。臣等考之周禮，則馮相與保章異職，稽之職掌，則天文與曆法異科。蓋天文占候之宜禁者，懼妄言禍福，惑世誣人也。若曆法則于敬授人時而已，豈律例所禁哉。今議臣部訪求及通行各省，直不拘官，吏生儒輩，渾渾布衣，但通曉曆法者，具文前來，其言天文者一舉不取，即明曆者亦不必遵行。起送先取其著述文字，并令豫算文倉陵校數條，或製造儀器式樣，并申到部查核，果有裨益，方行取用。庶真材得以自見，而庸鼎濫等無能雜進矣。但據臣等所先聞近世言曆諸人，都宗郭守敬舊法，比于見在監官藝術，皆無能翹然出于

其上也。至若歲差環轉，歲實參差，天有恆度，地有緯度，列宿有本行，月五星有本輪，日月有其會，似會皆古未所未聞。惟西國之曆有之，而舍此數法，則文倉凌犯終無密合之理。萬皇帝命使臣吳伯宗與西域馬沙亦黑剌譯曆法，蓋以此也。萬曆四十年，監正周子愚建議，欲得參用務令會通，歸一。今宜奏其說，參用兩法，果得會通，歸一，即本朝曆法可以遠邁前代矣。

賦役全書

崇禎二年七月，戶部尚書畢自嚴疏言：「看得賦役全書，肇自行條鞭法，始距今已四十五年矣。金賦額初定錢糧數目，自有定則。惟是地方因事加添，司道每年增定吏書受賄任意，那移有一州縣而此多彼少者，其弊為瀾。派州縣奉行而不敢問，司道徇情增不過千百中十一，而有司不肯

者一聽奸胥之暗洒瓜分如每兩應加一分而即加二分者其弊為花派小民遵行而不為任二者乃寓內通弊牢不可破者也欲清其弊全在撫按先為裁定今當亟為申飭其說有八一錢糧之規則宜明也省直錢糧因地起糧因糧起科其間有上中下不同而則次亦異如某地係某則應該糧米若干斗升該科銀幾分幾厘逐項開載明白由升而合斗由分厘而合錢上中下分別明白以則例定編派之額以編派衡出入數則錢糧之大概了然矣

一總撤之確數宜核也省直錢糧名色雖不一大約田賦均攤二項下離起解存留兩款宜令各州縣不論額糧不論起存共開一總次開二項各揭一總又于二項之下備開起存支解撤數務期撤合州縣龍州縣合府總府合省總省合部總一分一合不與分毫則無洒增減之弊絕矣

一新舊之糧額宜晰也省直錢糧既有則例當以萬曆初年賦額為準從前糧每石納銀幾錢幾分又于某年因某事又增銀幾分合舊額若干今果有裁減否逐一開明不稱一際開入撤數其有裁減如征播征徭等項亦須開明某年事停除豁勿圖原額之內至遠餉一致有因地故起科者有因田糧起派者與舊額京邊錢糧原自各分此係新增不在全書之內今亦另開一項則新舊二項瞭然明白矣

一起存之瑣細宜備也夫解京有運解邊有民運悉屬起解一項臣部于崇禎元年會計冊內刊有成數而存留一項在各省直地方支銷者頭緒紛亂難以窮究須將存留錢糧先查全書原額若干後因事加增者又幾項逐一開明其應加裁汰并應改充餉者亟為拈出聽臣部酌定裁

改不容隱匿者也

一雜項之開列宜詳也以新餉言之雜項數款而抽扣工食雜支公費等項括于其中以舊項言之會議教款而司道公費修理衙門等項括于其中又有冗官冗役先由按題准裁汰仍留以充餉者并令見存仍可以量裁者凡隸某項即于某項開載原額若干今裁減充新舊二項若干分別明晰較若列眉俾與存留數內總撤相符可也

一驛站之增派宜減也驛站銀兩在原刻書內者自有定額年來因避苦累多有額外加增而他處之協濟不與焉目今功今新頒郵傳庫清出數既少而人數猶多是病民也今後務照原額派徵凡額外私增者俱應註明裁去蘇民困于萬一也

一民屯之出納宜清也凡各省直賦役書內多不載民屯

銀是以豪右得以肆候吞衛弁得以恣乾沒據萊州衛指揮楚邦相具奏已有左驗由策衛而推之東省由東省而推之天下無有處不有合今省直將原徵民屯銀兩并支銷款項存剩數目另項送入簡明冊內以憑彙編庶容遺漏者也

一裁定之冊式宜簡也各省直送到全書有詳有畧有宜于者不宜于今者皆當商確裁定如裁定未妥臣部當再駁如將賦役全書通行編寫未免耽費時日合令省直擬按裁定賦役如全書詳備者止于本項下貼一浮簽明註某項因何應刪改增減某項應節省解部用印鈐蓋以憑酌議如全書未備另造一簡冊以便彙編近者限三月遠者限五月送部要以寧速毋遲為便計耳

八議既備而裁定之事思過半矣此外合通省計之地方

有肥瘠通屬內計之風土有南北中間均一致項為此所有而彼逐逐者務令詳道不許漏掛一漏萬此在撫按司道自能酌定而非臣部所能預擬者也

### 畿輔水利樹藝

崇禎二年七月兵部侍郎申用懋言永平滦河諸水遠近寬衍儘可疏導成渠以防旱潦山陵隙地最宜栽種裕民事在各該地方有司相地察源便民興利者也至若渾河水性不常沙淤莫測京南一帶咸受其災而導之之策尤當講求以拯墊溺乞勅撫按奏請定奪仍將每年各州縣開通水道渠塘截過樹木處所有無渾河水災冊報本部以分賑最咨送吏部以示優劣處分允之

### 擴闡額數

崇禎二年七月工部題權閩合南北凡六利閩額稅二萬

兩加餘銀二千兩杭閩額稅二萬兩加餘銀二千兩清江蘇額稅三萬兩加餘銀三千兩中河即中額稅一萬兩加餘銀一千兩蘇湖額稅三萬兩加餘銀三千兩龍江額稅三萬兩加餘銀三千兩解部充鼓鑄之用以濟陵工急需

### 漕儲出入數目

崇禎二年七月倉場侍郎南居益疏言漕糧每年以四百萬為額除永折邊糧計七十八萬二千四百四十餘石外實入京通者額該三百二十一萬七千五百五十餘石即地方災折免租制仍責令于附近郡邑撥補足數原不容折銀虧額也如州府分有災傷無處撥補將臨德兩倉收貯備荒糧米內照數支運搭不失原額四百萬石之數祖宗朝鄭重倉積如此查神祖初年京通之貯尚計米一千五百二十餘萬于時每年支放止該一百九十餘萬

今自朝鮮借留地方截折每年實入京通者不過二百餘萬石而軍兵增設各役冒政每年實支米反該三百二十餘萬石除本年兌運盡數支給仍應搭配舊糧百餘萬石方足歲額今計京通兩倉實在米止二百餘萬不過兩年配搭使罄盡而無餘矣此一倉糧也雖云軍需其夏滿京都何家無軍亦何家不食漕米萬一搭支淨盡根本重地豈即能神運鬼輸以卒禦不可知之事變乎此時惟有嚴核虛冒而各衙或創設或增添但就萬曆間迄今每年已多支米五十萬二千六百餘石矣况一營衛官軍也何以月之支給較彼月之支給漫無定額一文思院官宦也何以厘清之後較未清之前又多踰額的時宜而緩急布之所當按衙門而各令責成矣議者謂加放漕折可以省粒可以裕儲而庫銀不敷且時有借漕折而別用者矣夫米果有餘何妨給米以存銀米既不足斷當量入而制出查每年折色例該兩月而前任督臣畢懋良具題增四月今即不能四月端不能三月乎又豈可減於二箇月之租制乎至閩門運米另編幫牌總漕已有成議此後或不制再為倉米之盡而鮮兵既裁獨不可稍為酌減而猶株守一萬石之往規乎各地方災折即無奈多侵獨不可據議單而令通融補湊于量稅之府縣乎臨德備災之米空懸日久獨不當急圖修復以資不時之支運乎何患火燬即恩典不容終格而獨不可嚴行稽察勿使以少報多捏假當真乎此外若掛欠運官千石以上者參送法司千石以下者押發漕司除究罪外其所失之漕糧法當照數追補者也其掛欠者固不知作何開銷其終久也亦不知作何結局雖各衙門自有見行之事例倘亦不應如此之草率

也今後各衙門似當將完文存銷各數目年終俱清冊報部互相開白以便稽查而一切違完錢糧仍當歸還太倉以備本折支放之用再查通庫所餘錢糧等銀及鋪廠板木折改濟邊者數原不多皆稽本項也合與盡奏放清折物極則反之固然耳要之裁減冗濫吏屬吃緊而言者徒股聽者自忽非以酌量之虛文墨責則以勢重之難反見泥祖宗法制非不掣然而絃轍之膠梓難變更天下事大都如此矣

### 國學考課

崇禎二年八月國子監司業倪嘉善疏言議將通監諸生月三課文又酌一歲之中合課經書後場于一日而卷必弥縫闔必公同請託必嚴奸弊必絕六堂定六名不分舉貢例後惟才是視其卷仍備正副封進御覽以憑欽定者

旨下之後移咨吏部與以出身舉人熟先年舊例授以京銜歲貢恩選或除州縣正官或學正教諭俱准與選廩附例應紹歲貢量行減年民生倘有英才拔起亦照附例歷滿俱還于循資歷級之中寓鼓舞通吏之術太學將多佳士矣臣又以為德行之激勵不先名教之砥礪奚藉宜于歲試發策之前確訪行修之士至期特拔一人詳核生平修著實跡并呈御覽旨下一體移咨吏部選授教授若敗簡踰跳之輩亦每歲查一二人註名于籍以憑懲警年片

### 家臣存人

崇禎二年八月吏部尚書王永光疏存宦雜華給事中陳良訓等劾之永光曰存人之人與所存之人各有生平不相掩也如以存人之人累所存之人則董卓不存苗奕蔡京不存楊時乎如以所存之人累存人之人則四岳不存

錄昌八防不存楊畏乎不持此也即宦雜華不存吳玠乎實難愈不存沈炳陳良訓乎乃在此則為違實為翻局在彼則為正人為同調此何說也家臣杜門不出帝遣中使召之至曰臣係用人之人而不能用人皇上留臣無益也帝問卿欲用誰乃以史崇高捷袁弘勳對帝顧閣臣即下旨起用閣臣言人不由別衙門舉薦事不由本衙門業呈自存自用恐非制帝曰卿等不必瞻顧可即出旨三人以原官起用

### 太倉舊餉

崇禎二年八月軍事周夢尹疏言地畝正餉約以三分起解歲入太倉反不及九厘旨令戶部查奏尚書華自嚴疏曰夫田賦之有存留起解也可按籍而復視起解之有本色折色也亦可分致而稽核謹按崇禎會計冊所載字內

五

見額田地七百八十三萬七千五百二十四頃有零而歲太倉每年額入以充邊餉者實該銀三百一十萬五千有零然內仍有在京衛所屯糧秋青鹽課贖罰備邊官吏農事例等項約居過半其實自地畝起解者僅一百五十六萬耳取一百五十六萬之銀坐派于七百八十三萬七千五百二十四頃有零之內雖有實貴四川廣西等處截留餉銀并北直批買運豆銀共四十八萬五千有零計畝而論為數幾何即夢尹浙江人也浙江一省額地四十八萬一千八百七十一頃所稱天下雄藩財賦之鄉度計解之太倉充為邊餉者共銀五萬六千五百四兩零計畝而論僅得一二厘耳即此以例其餘地畝有肥瘠則例有次等恐一畝之起解固有不止三分者亦有不滿三分而三分之起解定未盡入太倉而充邊之餉也請以起解項畝



言之如漕糧有四百萬白糧則二十餘萬而南糧不與焉  
金花則百餘萬民軍折色則三百五十六萬餘內供絹布  
花銀蠟茶硃漆芝麻紅花桐油銅鉛膠礬槐花苗草等項  
暨于兵部柴薪工部之料價及內供本色織造段疋柴炭  
軍器項動以數百餘萬計而又加之王府綠米河工站價  
科舉公費庫俸工食等項又不啻幾百萬凡此廣浩繁項  
不可枚舉孰非賦自地畝則計歲入太倉藏充邊餉者真  
每異馬休之毫末也

### 屯田起科

崇禎二年八月戶部尚書畢自嚴覆戶科汪始亨屯田疏  
該職等看得屯田之利國朝一大政也開立之始每軍種  
田五十畝或畝不等為一分有肥瘠冲澆之別焉初定科  
則每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收貯屯倉聽本軍支用餘糧

十二石似軍士用并免盤量有特示優恤之恩焉術所  
軍七分下屯三分守城有寓兵于農之意焉雖時異勢殊  
逾有損益而屯田規畫大約盡此軍即是兵屯即是餉祖  
宗朝謂養百萬兵不費民間一粒粟用此道也今則盡非  
其故矣邊塞者每屯則時京遠復塞者以乏食并發荷  
戍說者曰屯田荒蕪也得軍通負也夫不知病不在荒弊大  
在軍以民之藉而漁軍之利借軍之產而避民之產則科  
臣汪始亨所謂佃賣屯田者是矣軍之世業奄然有之即  
介胥輩當虛名而點臺尚費奔走彼粒食者獨然熙熙腹  
也軍何事也田連阡陌接壤犬牙百姓之催科禍幾及骨  
佃軍之憂右簿賦輕徭肥硯一而甘苦何不均也民何事  
也此科臣所為痛心疾首為是遠屯損餉之請也查得大  
明律例一款凡有強占種屯田五十畝以上官調外衛帶

俸差操旗軍丁人等發遣衛充軍民發口外為民法若是  
其嚴也遼祖宗之法正其罪而奪其產亦不為過第相傳  
年遠或受先人之遺或經遠易其主舉行追究未免株連  
則莫若照科臣議將佃賣屯田照民田一樣起科之為直  
捷也職等初擬將佃買者起科本軍自種者則否繼而通  
訪兵四科酌積弊二百餘年原田盡已佃賣軍人自種者  
十不得一焉甚至百不得一焉若開一假借之門奸民喜  
匿無不託之乎軍勢必紛更踴躍徒成聚訟不如畫一起  
科之為妥也第此中有不容不分別者如兩京根本之地  
士年為王辰牙九邊大敵之冲軍丁為效俸禦止查其佃  
買者起科而各軍自種可免深求其地外盾及兩直屬郡  
應照屯田冊籍備查坐落處所無論民種軍種俱照民田  
之例樂行起科盡膏腴之地當入富家之家有協官富民  
佃種者不衛所指揮千百戶占種者亦有委軍佃種的軍  
者此當照民田起科無疑矣即千百之中所有一二軍人  
自種然土木偶人何嘗為朝廷緩急之用今邊圍募兵而  
戍之海內竭民立而養之彼坐擁虛名者暮效涓埃以充  
邊藉亦其分義而當然耳

### 府臣進規

崇禎二年九月順天府府尹劉宗周疏言臣聞之堯舜之  
道仁義而已矣至于仁義之外則為功利刑名其究也為  
猜忌墮蔽與亂同事此千古帝王道術得失之林也陛下  
勵精求治躬親細務朝令夕考勒限而奏庶幾乎太平之  
立致然程效太急不覺見小利而急迫功何以致唐虞之  
治乎夫今日所急于近功者非遼事乎今誠得在事之人  
以屯守為上策簡兵節餉修其政刑而威信布需之歲日

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養飢軍而軍愈騰聚天下之軍以養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夫今所規之小利非理財事乎職以為今天下之民力竭矣竟奔在上一民飢曰我飢一民寒曰我寒夫豈人衣食之哉成賦有經其所以取之者儉也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痼痼真與本竟齊之心而輒以司農苦匱一時所講求者皆指剋聚斂之改正項之不足繼以難派科罰之不足加以火耗又三四年并征水旱災傷一切不問其他條例紛紛大收博展得之民手為病甚于加賦敲朴日甚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女以完稅且驅而為盜轉而淪于死亡當此時也有司之抱抱為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司以催征為存謀而沙斥之法亡以若所為求者所欲欲國家有所庫之財不可得已頃者陛下嚴賂吏之誅自執事以下坐重與者十餘人可謂得政時之權矣然貪風不盡息也為其所以道之者未盡善也竟奔之世札官多而利官少故畫衣冠而民無犯者善乎實證之言曰札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之不曰不廉而曰蓋蓋不飭其札過臣下類如斯矣故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狗彘之心為操地惜乃兵者嚴卑諸臣既發覺其見在者矣又勅問既往不已積弊相仍已屬曖昧不無懸坐為賄而置之重典是謂不教之誅頗傷士氣其他一切詿誤指稱賄賂者即業在昭雪已從更議而深文巧詆杜天下遵政之路益習頹鈍無耻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廉恥日墮官邪日甚陛下亦豈能一一問之首張武受賄漢文贈之金錢以愧其心天下化之則刑屬之不如札教章章已且陛下以焦心勞思躬親細務而不辭者誰以未得天下賢人君子而

用之也昔者堯舜勞于求賢而遠于使人故能成勳業之治陛下亦當搜羅遺賢遍天下乎而所嘉與而樂用者多奔走集事之人方且以摘發為精明以告訐為正直以便捷利口為才請又安得天下賢者而用之即得其人矣求之大儒或以短而廢長貴以次苛或因誤而成過有動遭罪譴已耳夫堯舜之所以稱聖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當是時天下之聰明才技豈復有加于堯舜而堯舜必訪諸逋言必察故能合天下之愚以成智陛下聖明天縱車絕千古諸所勞畫出群臣意表遂視天下以為莫己若而不覺有自用之心臣下自以為不及益務為謹凜敢過不給諫諍者固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陛下遂無可與託天下矣夫天下可以一人理乎恃一人之聰明而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陛下之耳目有時而廢矣愚一己之獨斷而使諸大夫國人不得悉其是則陛下之意見有時而移矣方且為內降方且為留中不報又何以逞喜起之風而奏雍熙之上理乎然則兵以不戰為武刑以不殺為威求天下之賢人以自輔遂可以希堯舜乎未也堯舜之道堯舜之學為之也學之大者在執中教誨陛下生符堯舜聲名不御宴遊不過躬危微之訓固已得其大端至于求治之心操之過急不免臨礪而為功利功利之不已流為猜忌猜忌之不已積而為冰炭人心之危而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于焉嘿証此心之出于道者正此仁義之良而精以擇之一以中之則隨此心所發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中道在是矣中者天命之性仁義之極則也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于遠境舉而措之陛下以一日堯而舜矣夫堯舜非絕德也陛下之心則堯舜之心也心

之中即堯舜之中也有為者亦若是而已矣又何難焉昔  
宋神宗用王安石用兵西北紛紛言利以新法禍天下則  
功利之毒也漢宣帝生民間周知情偽用法無私趙蓋韓  
楊不待其死說者謂漢業衰于孝宣則刑名之過也唐德  
明強自用指姜公輔為賣直恥屈于正論而甘受欺于  
群小卒有奉天之禍則猜忌壅蔽之為惡也此皆三代以  
後不數得之英主而操術若此禍敗若彼則堯舜之道信  
乎不可以不學故也伏願陛下超然遠覽學堯舜之學行  
堯舜之道舍己以用天下之賢省刑薄斂與天下更始乃  
始制札樂以化天下直接三千年道統則宗社幸甚

山書第四卷

申飭鈐法

崇禎三年正月諭鈐序雜職久稱繁數只在掌選考公明幹執豈在規則屢更既說數項多端不必冊呈御覽實等行同論考考同論序更承等查度歷具各序營序如如有奸胥賄索重治不饒該司官不行覺察即與同罪該判積諭眾選聽道人自行糾舉該科記着查參

冊立東宮

崇禎三年二月詔曰朕維自古帝王嗣大曆服長治久安莫不首重建儲所以定宗祧隆國本凝天眷而繫人心也我祖宗列聖相承德祚綿洽率由茲道以格詒謀朕祗紹丕基兢懷付託乃荷皇宮眷祐胤嗣慶開長子慈煥濟託坤元祥鍾震一中外起敬承之頌天人表協應之符昨日

文武臣民疏請再三舉行冊禮而朕以子方襁褓謙讓未遑茲屆青陽戴仲之辰正值蒼輿誕弥之月禮官復申前請眾志誠難國違差者舊章文詠吉日祇告于天地宗廟社稷授冊實立慈煥為皇太子以仰紹累業無疆之諸備慰兆人膏戴之情大典告成環域同慶

天津屯田

崇禎三年六月巡按御史李玄言屯之有裨于國久矣惟勞怨二字最足掣人之肘而廢其氣天津何家園地方水旱而田凡二萬二千餘畝前已月費幾多心力開墾收買而一旦為踏所壞鞠為茂草天啟三年至今已七年矣屢言興復而屢未舉行豈人盡無憂難之思耶錄彼處豪右勢惡利其荒蕪交相吞占間有興復者便散布流言多方阻撓因而中止賊前躬履其地見其平衍沃潤一望無際

且漢渠橋關依稀在焉見成之美利也職善珍之隨訪妻原經理廢弁陳之漢一一招種許交租滿二千石之日題覆原官已奉命旨今夏大小麥豆已報七百八十餘石見寧該屯至秋收又當不止此也此後租收無數無虞國家坐獲數千石之利資軍佐餉裨益良善

軍政之弊

崇禎三年七月鎮守通州兵部侍郎范景文疏言祖制邊腹內外衝所蓋重以軍謀衝分屯養軍無事則屯牧有警則徵調後失其制于軍之外另募民以為兵于屯之外另募民以為餉而彼如驕尺藉不能為衝鋒之事久之并不知為帶甲之人業也久矣果不止一通營為然臣以維新之世百度改觀雖全局皆壞不止一處而補救正欲于此處始雖易世易湮不止一時而積蠱正欲從此日更豈可

慈忽誕遂使有定之軍制付之不可問有用之軍精投之不可知則所謂維新者安在謹條列數端後虛冒清占役禁買閒曠馬匹選家丁以資聖鑒

科道鈐司陞轉

崇禎三年九月諭朝廷設官原為治國固分級爵秩優任才能近來人心日競銓政詭隨即如陞轉京堂本以酬勞獎賢今則科道吏部司官視為固有不諭賢否循例必浮至于監司知府體統官階均屬隆重祖宗時時選朝且有才望者為之何以今日輕部若此背違舊制悞習風氣以為甚若不亟加矯正溫錫日久又將輕視京堂希營卿貳矣今將添註陞陞一票停止以後科道中及吏部司官果有才品兼優者准陞監司其或操守無疵風力稍遜者准陞知府若才品庸劣並茂及司道卓異特者准陞正

陞創與陞京堂部院該科永遠為令故有朦朧奏行必置重典其考選科道及推舉吏部司官必須慎擇于先方便後來陞轉不許輕徇濫用混列清華今後科道吏部有不稱職者着該部院將行糾參處分毋得姑與量陞別滋貳端各令力行慎勿玩違取咎

### 祈天永命

崇禎三年九月順天府府尹劉宗周疏言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皇上無德惟好生是德故人主之代天而理天下也首法天心務以元氣長養成就天下而一毫戕削之私不得而設焉所以受天明命也雖有秋霜不廢春生雖有雷震不勝雨露天道然也法天之火者莫過于重民命則刑罰宜省宜平而陛下自即位以來勵精振刷不克以重典與臣下逆黨有誅封疆多事有誅已足為天下創矣

六

豈聞天下平反之路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于厚民生則賦斂宜輕者而陛下自即位以來軍興浩繁不免以重斂責小臣宿逋既誅見微必責已足為天下病矣猶未也又惜及末年之預徵者方且有司有違司道有罰京堂有坐惟節節違時閭閻中安閭難犬而最為民厲者無如貪官污吏即逆者蘇琰之巡按貴州也一旦以輜重行李被計監司不意埋埋持斧將遂望風是責而身坐穢跡非得之賄賂之遺文則得之薦舉之報謝繁入國門抑又甚焉夫以地方而賄賂又何問下吏之操守而致令釜魚既罄之風遂空谷于天下矣陛下留心吏治亦嘗嚴大赦之禁慎科罰之條惟恐天下有一物之失而謀求之金業已併于國中又何有于國俸國祿之輩臣恐天下從此側目而視也兵興以來老弱轉於溝壑

七

史 71-485

猶未也又因而及一切註疏者方且重者以杖死輕者以誅去又其輕者以降級戴罪紛紛狼藉朝署中半覆頓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一事即逆者易應昌之以回奏獲罪也風紀大臣而亦處之以詔獄詭譎華楚下同奴隸何以勵憲臣之前且應昌之罪坐越獄一案不過平反意在昭朝廷於疑之德非果有出于欺也以平反為欺則必以鍛鍊為忠且承而望之蒼鷹乳虎之輩且接踵于天下矣陛下留心民隱雖當設登聞之鼓下欽恤之詔惟恐天下有一夫之含冤而鍛鍊之門業已開于臣子又何有于匹夫匹婦之賤臣恐天下從此重足而立也一門之內大者可殺小者可論按籍而誅之即令果無冤民乎其如以律為教民每措手足何臣願陛下休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自今臣子有罪一舉下法司處分仍寬易應昌罪

壯者散于四方竭澤而漁之即今苟濟國事其如腹心已潰朕節無容釋何臣願陛下休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俟賦役全書既定以前省之物力抵之而還有餘不盡于民間仍盡勸蘇琰誣証有無通行風憲官犯難傳下示天下以為按字之倡則祈天永命之又一道也雖然陛下天之宗子而輔臣則宗子之家相也自神廟以來士大夫朋黨相軋使忠良盡遭屠戮而殺機先發于內閣尤自熹廟以來士大夫朋黨公行使帝歲日論虛耗而職德亦先聞于內閣陛下深懲既往期得天下第一流人協夢卜之求一時參大政者卒本之特簡出于人情物望之表諸臣遭際不可為不隆則報稱不可不力臣願臣體一人好生之心毋驅除異己禪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弗寵利居功佐人主以富強據天下土崩之勢則所以終養此

新天永命之功者相臣實與有力矣故曰休元者人君之  
職調元者宰相之功臣以至惡極陷荷聖明性使處茲重  
地不敢營心職業之外以取罪戾乃臣聞天下有司長也  
承流宣化皇上將任一宜是問而目擊煩刑重斂之政所  
在病民處首善之地不敢不省躬自責邇流窮流復進求  
之輔庶之間政本之地竊自附于千秋金鑑

山書第五卷

賑濟陝西

崇禎四年正月諭朕覽章奏陝西延綏等處屢報地方飢荒小民失業甚有迫而從賊自罹鋒刃者雖非赤子輒速若斯誼切痛瘵可勝憫惻今特命戶工二部共發銀十萬兩差御史前去會同該省撫按相酌被傷處所次第賑給必須躬親料理寬惠小民不許妄官吏胥侵沒仍責成府州縣有司多方措賑設法濟濟以贖窮黎果能定心趕辦奉行得宜准與奏存如有違抗閹黨及乘機染指者即行參劾違着大張曉諭聞道惡民朝廷念飢貧特行賑貸嗟尔百姓何故不安本分甘作非為即已被脅從誤入賊党者肯歸正便為良民嘉與維新一體收恤其差去御史着遵奉朝廷恤民戢亂之意用心相機行事以副簡委復

命之日即事稱否為尔功罪其欽承之

辛未月食

崇禎四年四月朔月食先是尚書徐光啟疏言日食逐地不同月食分數眾字皆同漢安帝元初三年三月二日日食史官不見遼東以聞五年八月朔日食史官不見張破以聞蓋食在早獨見於遼東食在晚獨見於張掖當時京師不見食非史官之罪而不能言遼東張掖之見食則其法為未密也今月食分多少天下皆同但月體一十五分則盡入闇虛亦十五分止尔而臣今推二十六分六十分者蓋闇虛體大于月若食時去交稍遠即月體不能全入闇虛止從月體論其分數是夕之食極近于二道之文故月入闇虛一十五分方為食既更進于一十二分有奇乃得先生光啟為二十六分有奇如回曆推十八分四

十八秒畧同此法也

畿輔水利

崇禎四年六月給事中魏呈潤疏言臣聞農者天下之大本也泉流灌溉所以育五穀也是以川澤通氣天地收其成功而陽示徵王者固之增美比者溝洫諸河乾可步涉東光等淺澗漕若石近京數百里一望赤地假十日不雨哀此勞民多稼少獲何以禦歲臣聞雨者天地之和氣霏潤上騰而後雲滿澤鮮洋溢滋潤故是以山居知雨非山之能厭浥也山必有澤燥濕相蒸而變化生高下相感而雨水成夫天下之水自足灌天下之田而每苦于不能用天下之田自足給天下之生而每苦于不能獲國札曰幽州薊曰鎮養其川河沛其浸當時冀州數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言水澤至沃也國家定鼎於燕用無異以為畿輔

負重山面平陸與行之利甲于東南若疏其上游自涓滴引而致之何田不充何漕不裕惟北方不知蓄水聽其自

旱自雨自盈自潤而莫之均節故潦蕩則遍地巨浸夫則則滿眼砂礫一遇飢歲比室如懸民之敵極矣昔舜命禹治水至千百年獲其利而考其言曰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也此之謂水政即農政也漕政也自秦開阡陌廢井田而溝澮之制始湮漢唐而後日受河決之害夫以數之之河決五六月之霖霖而無有旁地以停蓄之其潰決也固宜此潦害也潦時不收之為利一或天靳其澤地也其膏遂至焦燥而無所措此旱害也大聖人在上水旱不能為之弔災其時沿河之水無一勺不疏如血脉是以沿河之地無一畝不化為膏腴今近歲州縣之間自守令而上水利河屯等官各有司存矣請勅下撫按分責所隸並

司務以疏濬水土為事凡地形高窪之勢源委分合之宜古今通塞之故與夫興作之緩急工程之多寡一一循行而咨度之然後輪輻以獻曰某處可復為大渠達于漕河某處可復為中渠達于大渠而小渠則諭令自開濬也冊已陳矣其力役之費不盡需之官帑亦不盡需之民間需之官帑者則以付人諸罪人孫裔插而往從之徒計里而枚計丈不然則常平之積可間給焉需之民間者因水之所利而用之利在一井復則一井之民利在一邑則復一邑之民利及鄰邑者鄰邑助之利及鄰郡者鄰郡助之皆官預為會計而民不苦于追求則無不趨事之人也趨事官則水利廣絕其金力既可以致遠分其餘力并可以潤福矣昔管仲之相齊也其說曰聖人之治于世也其樞在水是以自修封修界以至于修制十分見水不大滌五仞見水不旱蓋誠急富國而盡地利也蓋者月食差度皇上既治曆明時法先之闢天茲而澤愷期度補方應臣愚以為皇上亦當濬河道泉紹舜之陽地誠及此時舉地利而經理之富民不能供貧民之役必轉募田間而害于耕者得食于工一利也早則蓄其流濬則宣其溢瘠產化為沃土流民安次復業二利也水道與田時相通譬咽喉之氣達于肺臟虛不虛而咸通漕事可以早濟三利也北地種種既多即粟米為憂俱時輸之天府遂可省額外之征而近可蠲居賈之役四利也原野之間有溝有防高下自成天塹窺闕探丸之盜不敢援手而馳馬五利也夫不費太倉之金錢而坐獲此五利何不可為也要以儲防溝渠之法不獨衛輝真定以南濟寧以北可為漕運計而已天下無不可用之水無不可用水之地如史起之用魏也引

漳水溉鄴而河內富鄭白之先後用秦也舉雲決而涇水一石其泥數斗而關中沃壤冰之為蜀守也壅水作冊穿二江通舟楫而諸郡編浚今遺跡具在若乃吳越川郡則引太湖蒼雪諸溪之水注而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并州西南若潞汾若沁盡可引注為農田它小渠者不可量紀也第舉之有序不至或興或廢委為不急之務則無地不耕無人不水水之為利當與天澤上下同流矣傳曰雨者水氣之所化然則水利修文所以致雨之術也臣涉學寡識散因霖雨而效微忠若此

### 疏建言御史

崇禎四年九月戶科給事中馮元飈疏言臣聞明主受言責在逆耳忠臣愛國不顧危身是以止聲之風千載猶烈補牘之誼百折不回臣伏見臺臣黨崇雅以中使輩出源

七

慨吳疏洒洒千言反覆讀之規臣前疏之蓄縮未盡而服崇雅之極言無隱也乃為邸抄偶誤不加簡核倉皇認罪率直迂疎遂致忤旨下部院參看臣復不勝敬嘆願有請于皇上也夫傳報之人諱抄長安焉耳焉目無不聞且見者崇雅直書生慙拙憂危太過過莽莽入告耳然內臣之不宜用夫人而知之天下凡屬權宜流弊便不可遏數年以前可為殷鑒崇雅執法近臣巨拂為職若隱默不言其罪當誅惟字句之誤當得何罪哉語曰千人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臣謂宜固其錯誤大示優容使天下以主聖臣直頌美千古此亦聖德中興第一盛事也乃長安議者謂崇雅曾規責首輔周延儒致其怨恨播端報復臣竊不信夫輔臣受國厚恩不能以礼義裁裁痛自德義顧微陰所諫言使朝廷有斥諫官而密快其私憾皇上神明寧逃電



燭然上于廷臣諸職或說言一字曰改正行或一字曰補正行或多一字曰刪正行是獨于崇禎切實至是臣又竊不解夫崇禎今日之言為皇上萬世治安計為皇上千秋萬世計思至深心至遠所謂誠翼得湯鑒不遜者若以此獲虎臣恐患直氣短言路阻塞從此無復有為皇上持大義擊大奸者伏望皇上時亮崇禎進言之心曲賜容納俾陰懷者無所行其私而益以盡忠之言死且不朽矣

### 辛未日食

崇禎四年十月朔日有食之尚書徐光啟上測候四說其畧曰日食有時差舊法用距午為限中前宜加中後宜減以定加時早晚若食在正中則無時差不用加減故臺官相傳謂日食加時有差多在早晚日中必合獨今此食既在日中而加時則舊術在後新術在前當差三刻以上所以然者上政運行皆依黃道不由赤道舊法所謂中乃赤道之日中而不知所謂中者黃道之正中也黃赤二道之中獨冬至二至乃得同度餘日漸次相離今十月朔去冬至度數尚遠兩中之差二十三度有奇豈可仍因食限近午不加減乎若食在二至又正午相值果可無差即食于他時而在日中即差之原而多亦復難辨通際此日又值此時足為顯証是可驗時差之正術一也又食之法既無差誤及至臨期寔候其加時亦或先有後先此則不因天度而因地度地度者地之經度也本方之地經度未得真率則加時難定其法必從交食時測驗數次乃可較勘劃一今此食依新術測候其加時刻分或前後未合當取從前所記地經度分斟酌改定此可求里差之真率二也時差一法漏于所聞但知中無加減而不知中分黃赤今一

經目見一經口授人人知加時之因黃道人人知黃道極之歲一周天索何以赤道之午正為黃道之中限乎臣今取黃道中限隨時隨地算就立成監官已經騰錄臨時用之無不簡便其他諸術亦多類此足以明學習之易塞三也該監諸臣所最苦者從來攝曆之人祇為擅改不知其斤斤墨守者郭守敬之法即欲改不能也守敬之法加勝于前矣而謂其至今無差亦不能也如時差奇術蓋非一人一世之聰明所能揣測必因千百年之積候而後智者會通立法若前無諸業即守敬不能驟得之況諸臣乎此足以明疎失之非幸而也有此四者即分數甚少亦宜詳加測候以求顯驗故敢冒昧上聞

是日光啟進日躔曆指一卷測天約說二卷大測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圓八線表六卷黃道升度七卷黃赤距度表

七

一卷通率表一卷先是二年五月日食時刻不驗帝切責欽天監官至九月開設曆局命先登賢修曆法先啟上修政十事因舉南太常少卿李之藻西洋諸臣湯若望羅雅各龍華民鄧玉函等供事曆局至是成書進之

### 止內臣公署

崇禎四年十月工部主事金鉉疏言臣見近日皇上欽遵內廷諸臣違章上詩未蒙採納仰知聖意淵微非臣下所得窺其萬一臣小臣也何敢割裂諸臣之遺餘收置家藏但昨見戶部請置戶工二部總理太監公署則必需錢今二部為之另置臣竊慮之夫既建署置公署則必需錢糧試思此何等時也臣且就工部言之庫貯日乏營造多門邊警時聞軍需甚急諸臣當目恨不能以一絲一忽作千百之用今乃為內廷締造所費不貲此項錢糧將取給

于何地乎皇上命之以稽核錢糧未見其清釐節省之效  
獨見寶庫歲之金錢毋乃于皇上命之之初意大有不侔  
歟况供億繁難更有什百于此者乎且臣之所慮不止此  
也頃內臣往二部到任二部諸臣猶以為接皇上之勅諭  
不敢不來行堂揖之故事無妨一至此不足為諸臣辱令  
公署既已另建勢必強司屬之臣匍匐于獨踞之庭即諸  
臣矯矯自好當亦不為內臣屈而其中保無暮夜多慚零  
廉鮮恥多方結納以曲護其醜自行其私者乎此風一開  
將幾本來之堂屬而不顧而轉倚內臣為地官冬官之司  
命奔趨諂諛之習漸見于建署之後聚皇矣而喪士氣寧  
更有甚于此者且夫內臣果能仰體皇上之意精心潔已  
使兩部歷來錢穀之數稽核一清便可據實以報皇上其  
責亦已盡矣何必建署可復而可哉

諫達內臣

七二

崇禎四年閏十一月南倉儲侍郎呂維祺疏言竊聞保泰  
倉福道消道長之閒微軀盡先甲後甲之虞遠恭惟  
我皇上以天縱神聖廓清瑞氣焦勞治理可謂盡而恭矣  
而天下所最快心者尤在嘉反逆瑞而沒沒撤內臣與在  
錢穀兵馬及封疆要地者皆翕然謂先帝親見二祖復出  
庶幾治平有日矣乃積套或末盡統帥燭或末盡洗膚功  
或未奏而隱冒或末清者則諸臣之罪也皇上未嘗不信  
任諸臣而諸臣實負皇上遂使稍稍生歎而且疑而且慮  
而且震怒而且不得不遺左右近侍以察之此亦諸臣罪  
也頃接邸報九月十三日蒙欽達內臣王應朝帶領內丁  
出閣齋解欽實前詣軍前監視矣本月二十五日復蒙欽  
達內臣張樂憲總理戶工兩部一切錢糧事務矣唐之征

提督京營吳王坤劉文忠劉元忠各監視宣大山西糧餉  
兵馬邊牆撫賞等項矣遠近聞知皆相顧失色謂恐從此  
嗾者多事而臣獨曰不然此正皇上留心國事注意封疆  
實時無己之深思而始寄之此也如人家分貴諸僕以耕  
稼寬庫之任或不盡力多違近僕視其狀誰曰不然而思  
蓋先職之士率不免鋸鋸私憂過計則何也易曰履霜  
冰至又曰童牛之牯元吉亨防微杜漸其當道如此也歷  
觀往牒釐覆前車臣不敢遠引前法即我國國家有家法恭  
聞太祖高皇帝嘗曰吾見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盡不可  
拯救末嘗不為之悅嘆又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  
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供洒掃給使令傳命令宜預政典  
兵成祖文皇帝嘗曰皇考之世宦寺無敢與外庭交接夫  
防患譬如防疾姑前而治之則用力少而易效又曰去年

七三

曾命內使李進往山西採天花此一時之過復甚悔之更  
不令採又曰若後來微效益多朝廷威福之柄下移嗣君  
何以統制天下是以當成祖時或偏達內臣視達旋即撤  
回乃知我二祖之于微漸謹防若是其後漸或開端卒不  
免王振汪直劉瑾之禍世宗肅皇帝盡撤內監天下稱快  
方策俱在法戒昭然至如熹廟末年之已事則我皇上亦  
既耳而目之鼎而革之殷鑒不遠豈其偶忘恭想聖意毋  
亦謂此輩惟吾操縱豈至有所防落或謂此諸內臣多忌  
實謹恪偶一試之必有所效臣亦豈敢必諸內臣不思有  
以自戒第天下有取一時之近效而釀無窮之遠患者臣  
不敢深言不可不察也且夫內臣出鎮其于外庭禮遇事  
權精神意指之閒往往反足以掣任事之時而開却担之  
路者不可不察也況今民窮盜起所在如趙堤之潮層堂

之火豈可使復以為口實此治亂倚伏之機又不可不察也噫臣子是不得不替過閣臣周延儒溫體仁吳宗道皆受皇上特簡如遇之思此事奇聞宗社大計既不開潛移默化又不聞執事懇于同心一德弼遠陳力之義何居即或密勿納牘外庭不知然惟明主可與忠言亦豈可不更為積誠感動竭力回天哉臣聞小往大來泰之福也元亨而天下治盛之譽也不遠復元祚悔其見天地之心也伏望皇上俯鑒後以亨盛固首恩前以保泰逆想朝政仰法二祖立命撤回欽遵內臣或以成命既出預定欽限令到拔刻期報命以體不違復之義至于兵馬錢糧等項各貢兩司料理或科道查核提綱挈領因才課實而皇上常運以終日乾乾之心布政優優之体外庭諸臣皆當上無負天子下無負所學澄肝竭膽勉副焦勞如是猶不奏效治

進諫被糾

崇禎四年十二月諫官羅喻義劾劉臣心疏言先是日諫官諸臣以聖學淵深經生常語候不得當持于正父外顧及世務適旨詠諫而書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一章謂可以開愚忠矣於是焚香鉅戶或臥或興遍及京營之練大閱之札然不敢隱說意本先旨諫官明聖成憲唱心劇肝冀少裨益而為尺幅所窘僅若干言至本月十七日擢至直

歷示同事而後脫素主鄭重也亭午輟直臣與同官會直西閣下俄而閣役呼召臣至閣門久之未得見門吏言過午則諫章不便進呈臣不得已稍遲求面請教而又不見但趨臣削去後半段文字夫朕之教日改之片時發亦安能往復甚者臣謂臣官可去素不可刪遂不得已趨出也噫臣于此日亦大難矣削之則寥寥數語無以對揚吾君不削則則嗾執事何以勉承人責人之言曰為臣不易乃今知之然總微臣愚昧之過也今諫章見在御前伏乞皇上罷斥臣身以明臣過并賜看覽臣言以明臣心臣亦立無黨度無全理願歸身皇上以憑進止臣雖去有餘榮矣日諫一章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唐以寬兆民先懷伊尹又說有夏數虐為方誰能使天下之大義為兆民陰害者當時無美人也惟我商王成湯奮義理之勇與師正罪數者其德于天下敵方以唐我獨以寬除盡一切與之史始如相代矣于是兆民之眾皆信懷我商王之德知其志在于救民也湯之得天下者以此其謹按制治以文敷亂以武湯易易稱神武而書稱聖武聖者生知之自成湯勇智天錫猶曰此聖于武者也考湯征不專是代夏書序言湯代夏升自西戰于鳴條夏師敗績遂伐三股韋顧昆吾同時殄滅東征西討武功暢焉布昭德曰次第布之云爾然亦得伊尹以為之所故而遂有有功其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此之謂也恭惟我皇上神聖性成大寶初登手剪尤逆淵謀秘策動合其機可謂聖于武矣而近日戰功猶未大暢無亦左右之者未得其人歟夫伊尹大聖世不恆有即如唐史稱高宗文德年五十年常如冠至奉命討西川時史詔展時即行今天凌之復經月不能出師何

我臣謂欲振武功則國權不可不講也先臣許國嘗著論曰昔高皇帝提劍淪陽混一天下乃嘗中軍左右掖左右哨曰五軍營文皇帝以明騎三千入靖內難固而營之曰三千營後征南吏得飛鎗流矢困而營之曰神機營此三大營之所自起也永平既久營兵漸墮乃始抽其精銳而以四勇分隸三營共十二營之所自起也但其名雖十二而實統于三統之者所以握其重而分之者所以致其精兵精而勢益重矣許之此論蓋善史國營也先臣楊一清亦言京營將領宜依弘治間劉大夏議凡邊將曾經戰陣坐事閑居者悉取至京付蒐選教練之任于是周南文等諸將此出矣今不可做而行乎然欲講國操則大閱不可不舉也昔高皇帝有難飛山之閱文皇帝有鳴鑾殿之閱章皇帝有免兒之閱睿皇帝有西苑之閱莊皇帝有火教

七

場之閱成憲俱在不可做而行乎茲事最關戎務衆此人心靡他之後大駕親臨旌旗生色可以選將可以簡兵惟是舉事須有微權臣請先下其令而大虞其期俟戎政操練已成然後奏請舉行一以紓經費于目前一以需成功于歲月從此張皇六師美整一怒雖仰同殷武可也先是喻義且日諱以尚書商王布昭聖武章達聞通休仁裁其半喻義執不可休仁言舊例惟經筵多進規語日諱則不然今喻義以日諱而用經筵之例非休下部議令冠帶間住

### 請撤內鎮

崇禎四年十二月給事中魏星淵疏言臣讀孔子之訓曰君使臣以礼礼者所以体下而考職也亦所以防微而杜漸故其叙九經也曰休尊臣則士之報礼重言体下之礼

也其繫坤之初六也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則致其道至堅冰也言防微之礼也是故耳目風憲之職于國體攸關而在左右近習之前其防閑宜亟我國家設御史巡閱九邊以身代天子之威靈其秩至微而其統至鉅天子所改容而聽納者也近有巡按宣大御史胡良機因監視太監王坤題匾籍有司可駭一疏奉旨革職待王坤等究明後繼由奏奪此固皇上振飭邊務之極思慮無錯皆非臣下所能測度者然臣聞良機在先朝時曾忤龍璫以致削職直声素著于世意亦以礼法自持非詭譎者流幸遇聖天子獎賞忠直出之罪監之中異之風憲之任則良機亦披心握膽備茲一人此其時矣今以舊籍之委頓責以通同業發自中官之手必自有倫有眷臣何能懸為臆解獨代遞之事簿書刑名碑如蟻聚使良機果有混跡或出

七

于誣誤則回道考核以直枉徇之聖鑒其何辭之有王坤在鎮良機亦在鎮而隨以究明奏奪一付中貴良機倘堅如矢之概乎如其不以危改節以私易公惟內臣之所藩屏焉一百練剛腸化為繞指柔其定將為德實不亦差朝廷壞士即今後未御憲以往者庸所慮其半歟乎今九邊事務之破壞士卒之窮愁不獨宣鎮為然軍無現糧衣不蔽体者比比而是失在于十年九牧一瓢百與既有將帥又有監司有督撫有巡方又有監視每一官至則增一官之費一事出則盈一事之累與隸屬後皆軍士膏血焉況中貴之命方新赫奕又復十倍人見紀綱之司詔訪之使一旦覆灰中貴而莫能自必其命半銅分符誰復敢以國事抗者異日皇上即欲聞九邊之動定嚴監視之善惡莫從知之夫權之所在即威之所在聖祖之訓曰內

侍不許干預政事兵刑者政柄之大端也今總理提督監  
視分鎮侵尋乎職兵若彈劾廢勅一在其握則又侵尋乎  
職刑廢霜堅冰不意有其漸矣可不慎哉臣伏觀朝廷敘  
差公務遠以歲計近以季周今各鎮之監視已將三月餘  
茲可以報命矣淹留不撤補資錄青殿足徵優臣恐大小  
運帥爭圖獻媚以為朝廷所倚託在此耳何則聞有劾于  
內臣不聞有劾內臣者也其勢不利膚膏私不止矣春秋  
傳有云犯上干主其罪可恕非忤權貴福且不測臣恐長  
此不已九邊之軍師必輕憲法四裔之耳目亦漸陰蒙皇  
上此時雖欲求一異同之臣不可得矣是以君子畏其究  
也語云君仁則臣直臣違神聖之主事無諱之朝軌數盡  
言以惜國體防微杜漸豈一良機是庇亦豈一宣鎮是為  
所思危而慮患者深耳伏願皇上勅下各鎮監視諸臣刻  
期報竣漸次撤回尋以邊事責督撫倂餉敗公覆錄則有  
三尺之法在轉圜堂朝以示聖人之無戒將各鎮之受事  
也其不敢不精白一心以襄厥職而至良機之是非曲直  
廷議是明并乞普浩蕩之恩趣召回京寧使聽彈駁于部  
院之手不使仰鼻息于中貴之門所以養士行培廉駐定  
所以專天憲也此事雖關係中貴敝區易至招尤且所侍  
者明主可為忠言必有均于筆舌之外者矣

山書第六卷

停止事例

崇禎五年諭朝廷分職設官原以任賢用能非可別開律  
濫其典制所載納粟輸贖并與選授止為科目正途之外  
未盡之才因此致奔俊秀招徠急公立法未嘗不善乃  
十餘年來軍務煩興議足餉計臣屢經條奏事件從從  
頻開雖倫從士民好義之心少助國家師使之費然而一  
時偶屬權宜事久必滋弊害遂紛雜名器混淆有貴即  
可博官才品俱在勿論甚而儼然民牧培兒取價借屬尤  
為不堪朕方欲慎稽流品極恤痼疾而開納不除則源之  
不清派何能潔茲特諭戶工二部從今為始將近年新  
開各樣事例盡行停止其以前曾經納過者准與照例序  
選此後不得再行援納仍將議定款目開列明白奏請裁

定傳示吏部遵守不許朦朧影借致滋紛弊

總理借委

崇禎五年二月工部主事金鉉疏言臣于十月二十三日  
具疏懇止總理太監違著蓋惟恐以此開交結之漸決廉  
耻之維而爭甚大非止為廉費無益也臣靜候諭旨不蒙  
批發未幾而違著之舉年行矣此在聖明自有裁判臣不  
敢補增強略乃昨見臣部司務傳總理太監張象憲信牌  
開本監公署已完擇於初七日上任所有兩部司屬官吏  
人等謁見一應儀注合照部堂體制會同斟酌妥當逐款  
詳開先期呈報目見之不勝驚異夫象憲之還呈上原使  
之監視兩部出入錢糧未嘗假以堂屬相臨之體也今象  
憲移轍曰司屬曰合照部堂體制是明欲驅清著之臣群  
然屈節于奄寺試令象憲自思皇上初諭中曾有是乎抑

祖宗典故有是乎且象憲御猶司禮職則監視乃與監視  
之體制相等惟是貪墨侵欺一體覺察若必欲抗顏昧心  
妄自尊大以皇上迪簡之臣子而令其廢折但俾將置自  
有之堂局別行僭要之儀去不易之公庭強抑列餘之下  
則象憲殆儼然以御貳自命其意不知以何者處諸臣矣  
不亦羞朝廷而辱當世之士耶況從此結納奔趨彼則曰  
賄此則曰諂干嘉與而壞士風有如此前疏所云者其流  
弊可勝言乎臣委實聖朝自天無玷生殺予奪惟君父命  
決不敢爾爾于象憲雄踞之庭數罹交結之餘也伏望皇  
上俯採臣言立勅象憲勿得以部堂之體自居并飭兩部  
諸臣勿輕以司屬之體自聚公署雖置決宜絕跡不相往  
來止以錢糧文冊移會稽核庶國體正而士氣伸矣

中官壽節

崇禎五年史書房傳出聖諭三月二十八日中宮千秋節  
文武命婦進內行慶賀禮是日早往西安門北安門西華  
門赴武英殿行禮帝以人少諭礼部命婦朝賀大典收閑  
人數稀少成何體制本內票稱有疾寧無假托至文官的  
多在籍武官的多未封未領誥命是何緣故着查明

光祿月報

崇禎五年戶科孟國祚奏光祿寺二月分自初一日起至  
二十九日止費用過各項品物除本寺庫支民納本色不  
給價外各數不等通共該銀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二兩八  
錢九厘二毫三月分自初一起至三十日止費用過各  
項品物除本寺庫支民納本色不給價外各數不等通共  
該銀一萬二千五百二兩四錢八分五厘六毫

備省實政

崇禎五年三月御史路振飛疏言本年自春將夏雨澤未施三農失望致僅量農齋居祈禱即此一念便可回天立見甘霖軍數原罔均沾大有之書史職司等待矣詩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陰陽和而後雨而施也蓋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升則不雨天氣欲下降地氣欲上升中有醜風邪霧間之亦不雨謂譬之君則天也臣子則地也我皇上痛四海之內西北東南重賦煩民不堪命日欲得良臣良牧以奠安此子道中外臣工德德忽忽大臣以固寵為榮小臣以無事為福居福操之地者變理無聞擁御寺之堂者經綸罔見自言官遠閑後時刑政樂悉為緘口有言責者可羞也自內臣分道臨事擅當群思却走有官守者可欺也求其舉賢讓能反躬自咎以恤民命以回天變者終不見一人焉大哉王言謂大小臣工俱宜圖修省務

期威格良有見于大臣小臣往日之不修不省不寔心盡職無二也為臣聞之寧不踴躍欲死此何異于天氣降而地氣不升哉故時久不雨天心之警戒深矣職思以為素服角帶祇成政事朝夕跪拜亦是虛文惟皇上皮場之際御史華殿集閣部大臣寔寔講究近日國家之治亂如何政事之得失如何生民之休戚如何賢不肖進退如何凡所以仰休天心者即使大小臣工仰體聖心刻期舉行流膏澤則九重之雨露早已徧洒于堦墀瞻仰昊天自不覺渥渥之恩矣

### 疏通錢法

崇禎五年三月戶部侍郎劉重慶疏言夫錢之為言泉也派長汲眾則不期利而利自溢矣今查京錢通寶惟通至閩寧北至沿邊而不越于德州西見阻于大名山東一省

用純雜假錢河以南則專用前代古錢此蓋民之敢于違刑而反古或良由州縣有司凡行之不辨罰不獨在小民職謂就近推遠自上而下合全縣收納折色錢糧後令工二部事例規則而權宜行之無徵銀之錢徵則銀二分百姓未有不樂趨其地假古錢一如後教而謀盡難收之病而能裕國要在諸有司之恪遵而力行之耳一議收低價以預錢政夫錢法之日墮起於盜鑄多而龐雜混淆日新月盛也夫利之所在奸民遂走死地如鶩故金鑄幣頭至賄寬還支脚等項皆繫私鑄插和以射利耳此等悉從外入寔煩有徒究之則不勝誅然其體輕色淡式樣差別有目者咸識之令嚴行申飭在京者責令錢牙經紀領泉局官銀放如銅價每劬一錢二分為率而收之不許開張錢鋪者插費一文在外者責令煙商同州縣官牙亦照

京例而收之使私鑄者利無可獲誰復肯費工為之者盜鑄息而錢政肅是亦直截簡易之一法也一分新舊以珠錢厘職訪萬曆初年每新錢一文作二厘五毫嘉靖時錢每文作銀一厘無非等一代之制作新德萬之耳目時也亦勢也今小民違常頑通寶為時王之例而萬曆等舊錢或有而不用者有全不用者惟獨京師兼用夫一京師而用四十八年之數錢舊錢能不少積乎日積日錢物理自然新舊混使縣置壅滯今日之議莫若善述萬曆初年之政立新舊分用一法因民之樂趨每新錢一文當銀二厘聽民之使用每舊錢一文當銀一厘如是則新錢貴而國儲自裕舊錢分而民病亦甦當此三空四盡日之仰屋而籌自然之利莫大于此惟在皇上之毅然法祖申飭通行而局政大有裨益矣一議買賣舊銅以銷積鉛當查先年

庫貯紅鉛六十餘萬斤若無鉛配得陽城盧甘石之升鉛而銅始銷今又苦庫貯之單鉛而竟無銅配者矣前此非不議法議銷于棠檟三年奉旨將楚銅五萬兩着該撫按差官買紅銅解給迄今兩年尚屬杳然而各商配銅之鉛又聞係銷美而不能不故事真兩難前任員外郎鄧策蘭以配收之鉛蒙旨調處職承乏其後惶惶無地為今之計惟在派買坐買及就近採買之法擇在局爐頭每名派買紅銅一二千斤者當買過單鉛者坐令陪徒買之嚴限四箇月交完先為配鑄再查棠檟四年十一月內該工部預覆山西採銅一節業奉諭旨准令京局一體採買以裕數鑄缺此欽遵會在案今督撫舉行日久日集而民不獲已有成數合即責令幹局商妥就彼採辦得如陽城之鉛為最上救時之急着行且鼓鑄國利民咸賴之矣一清爐役以防奸藥查爐役自昔年澄汰以來尚存九十八名人人小心奉法誠不必議裁矣但目細查年親藉貫其間不無一家而占冒多役一名而掛搭多人故心紛紛則業不為人眾而事交誼合無容目清查一家止無一爐不許兄弟並列一身止供一役不得呼類黨朋令人無龐雜則藥不乘于多指局不誘便則穴不借于神靈至如錢色淫惡分而短少主鐘碑以發重鑄庶絲密而防範嚴人畏法而局格清爐役勤敏而製度精工庶可無躍治之虞乎

請行寬大

亂興作應之意洵洵如此執固可虞且又言今日之士心  
夫表秀人倫較芟膠序直徒譽髦斯士亦將銷耗雄心今  
復免并入比徵則于衿莠逆謀復即被舍不失聲豈齒年  
無能動念又安望首倡四民相戒以固志者迨秦晉閭  
閻一失首難從亂如歸獸以窮攫鹿不擇陰解散之形  
魄兆已見若夫群臣之心猶有可言生才原供世用登庸  
恙出帝衷即或偶負任使未必俱堪欺薄無亦誘進以禮  
義小人事勉為公忠驅迫以刑章君子皆思為苟且賈誼  
曰遇之以犬馬彼將官徒自為若狂想曹無傷容誅諒悉  
被嚴譴勁氣反于重足真才鉅于微挫抑鬱已甚展布寔  
難臣伏思我皇上洞覽千古高下在心以為欲伸建伐不  
得不因循乏而急懼科歛救蠱壞不得不持綜核以示厲  
焉然而一張一弛文武之道矯枉過當久失其平大凡上

意所當則奉。史思見奇文網。愈密則來間益爭。闔提淵默。微有時重之情。海宇已成極重之勢。且恐棟末雖治而本根寔傷也。伏乞皇上建中和之極。妙寬猛之宜。於民脂已竭而酌設。惟微思士氣宜培而極復。優免念人才可惜而解網于枉。惡一青之小過。庶使天下之人。欣然于憔悴之餘。順獲更生。曉然于寬宥之極。曾不終日。于以收拾渙散。鼓舞賡陽。行見忠信之制。挺何懷不敢暮起之典。事何工不熙。坐致太平。道無通此。抑臣更有言焉。帝王一心之所秉氣而托命也。上心寧謐。天下自靖。競競上心休豫。天下自返。和平如其求治。太殷。責效太亟。龍覽必通宵。肝忌疲。既異精一執中之傳。亦失清淨頭養之術。臣恭觀高皇帝之諭侍臣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理理實訓。可為明証。臣尤願



皇上慈養元氣復育群倫獨持大綱稍煩細數其神以與天下相往來孕其和以與一世相斟酌而有不志氣交應尊親共戴者豈理也哉

### 三惜四憂

崇禎五年六月兵部員外華允誠疏言竊見三四年來皇上焦勞於上群百工執事執掌據于下勿勿孜孜日不暇給而法令滋章民臣解體人才蕩盡根本受傷此臣所謂可惜可愛者也以皇上聖德加之屬精何難手握大權坐鎮至治乃當事者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借皇上綜核而騁其訟道握算之能遂使和恒之世競尚刑名清明之躬浸成叢怨以皇上圖治之盛心為諸臣闇智之捷徑可惜者一人臣與幹展求止此精氣今但以窺閥微指為盡心揆撫細瑣為快意乃至率屬大僚驚視於回奏認罪封駁重臣奔走于接本府科道指風裁徒微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遞使官守言責止歸牒牘之繁吏治民生盡成鈎較之務以多士修職之精神為小人造辦之能事可惜者二今何時乎非大小臣工同肩過風之時乎而廟堂不以人心為憂政本不以人才為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見意見互齟議論滋煩逆使僥倖推奇於藥念忽用忽舍有若舉基以與邦啟聖之日時為即聳促昧之舉動可惜者三國家所據以經一天下者法也今雷寔而及茲莫知其方矣長師誤國之王化貞何以與楊錫異辟潔已愛民之余大成何至與孫元化並遠甚而一事偏誤一言偶拂執訊隨之反使輕猾者不以扞闔為惧而矜矯者且以對吏為禁刑罰不中鈇鉞無威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為元氣者公論也今

直言敢諫之士一鳴立斥指倖薦賢之章非計則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惟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諸臣相戒拱嘿嗇求容是非共蔽忠謨立清可憂也國家所賴以為防微者廉恥也今大臣握重權大官而有倖諫之心小臣惟望氣占風而鮮特立之操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倨與之抗衡者僅二三人耳其餘奔走期會惟恐後時諂媚趨承猶虞度皇上以為近臣可倚而不知倖實已開以為內臣可惟吾操縱而不知其屈士大夫已如此矣貪競成風羞辱盡喪可愛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權衡也古者宰相之職實兼今之閣部權太重而易以為奸國朝罷設丞相于是用人之職吏部掌之而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與家臣以同邑為朋比惟其已之驅除閣臣兼攝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索線時吸微聞首尾造

門請命夜以為常統均大臣甘作承行之吏加膝墮淵惟其所欲無涉大臣其供報獲之私卿貳美官兩手握定而私人遍布脉絡通乎南北封疆重寄一味游移致覆轍相尋覆轍通于君父甚至庇回御則逆黨可公然保舉而白簡翻為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遙逐而屬剽逐作差書皇上惡諸臣之欺欺莫大于此矣皇上惡諸臣之擅權莫專于此矣皇上惡諸臣之黨黨莫固于此矣威福不移舉錯倒置奸熾薰灼正氣消靡可憂也臣區區之心願皇上南德鑒利用賢去倖勿以至聖至神之姿為臣下所誤勿以治人治法之大為奸回所牽勿適用嚴而使士氣人心日趨于頹懦勿偏為任而使名流垂類永錮於清時使臣言得行即加臣以出位僭言之罪有餘榮矣

立政宜圖久大

崇禎五年六月御史李樸疏言今天下之患中外交訐以  
為皆標病也先事無萬全之謀時事為不終日之計此治  
標者過也若夫綜覈狗名綱維隱實人心日鬱元氣日滿  
憂乃在根本不端本而齊末如理亂絲急且愈替臣認慮  
之謹據愚臆惟皇上裁擇焉一在崇簡嚴以持政體唐臣  
若林曰萬目不張舉其綱東毛不登振其領從來治術未  
有不簡而能嚴者是以靖康匪屬煩苛良工必祛叢脞若  
乃事無纖鉅糾察因違致有緩急訶政務盡待毋捷慮  
而察王言乎捐近細攬提要則下肅而上尊矣一在明分  
誼以振紀綱漢臣賈誼曰天子如堂郡臣如陛眾庶如地  
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是以定志貴乎  
辨分裁辨務在防微述者小加大賤凌貴者尾衝決場然  
履霜者嚴絕其上而寬治其下則統馭失權恐難罔忌冒

上亡等長此安窮見形察影所宜急為裁判者矣一在畧  
註誤以養人材漢臣劉向曰論史業者不貴小過舉大美  
者不與細瑕刻人之才性與時升降長養則茂遠抑則  
消沉茲者大臣屢奉嚴訶小臣動干重譴俾其獨踣震威  
必至周章職業政陳奏偶誤以應微示而喘聞其引咎之  
思貴守備非以應重施重懲予以有改之路則人人庶隅  
自飭展布有地而雷霆之威亦不以襲用而愈悚矣一在  
集眾謀以佐廟謨漢臣申屠剛曰雖有明聖之資屈已從  
眾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況當此內外交訐之日而可使  
分畧舍者作局外之私揣乎第令事群策以司馬之一箸  
大聖人持衡而折衷之中則密採其善不中亦可姑存其  
議至所在決情情形各得隨真見其開懷以入告寧惟疏  
遲遲抑塞之氣更可杜外臣蔽飾之端矣一在更敦慎以

平刑罰漢臣陳寵曰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  
已乎惜無濫近者幽繫免瑋辟無假貸而抵罪觸憲日益  
繁多則有叙之道宜盡也雖制懲飭禁寧容過寬願庶獄  
罔兼務裏裏與惟願皇上之体道用法矣一在別赴極以  
收實用宋臣真德秀曰古之用武者不急于治兵而急于  
擇將斯何時也決勝之略必資爪牙苟得其人即致斧受  
鉞不為過墮至夫豪士陰而習統槍手不闢弓矢目不識  
韜鈴於義園聞鳴張易決慷慨寬其繩約則凌官暴民其  
所必至使武人依肩受蓋固不可使輕猾目而扞圉其  
可乎急甄其茂異而嚴取其闕焉則可以專其成功矣一  
在敦教育以培士氣漢臣董仲舒曰不素養士而欲求賢  
譬猶不琢玉而求文米也學校為教化之原矜矜乃人才  
之藪如使廉尚無砥礪先行與異日服官必無建立宜勅

督學諸臣嚴剖端衷顯示旌別崇實行而略浮華優清節  
而黜流競風聲聿遠儒效自章又如使免一節黜恤患淺  
度憂意深祖宗二百年遺澤定宜仍舊以見國家待士之  
恩則教養兼渥士習幸斯矣一在酌催科以恤窮黎漢臣  
陸贄曰明君不厚所資而害所養誠以反負負薪慮在邦  
本也議蠲停于今日勢誠不能然閭閻脂膏一端于派  
再竭于預徵所可仰弓德意僅存皮骨者惟有稍緩之一  
法而無已賦額大要京邊雜項與本處存留相半便可收  
者縣况陋習先急正供緩支撥則上可不愆期會下可少  
舒且夕多有忽檢字而專峻散扑者即督密完額特行奏  
處示戒是亦科率中之仁術也至秦晉東齊兵荒處所十  
室九空宜坐勸按按勘災具奏暫令免徵毋空懸遠比之  
令庶子道可甦涖離可復矣

倉庾廢耗

崇禎五年七月戶部尚書畢自嚴疏言倉庾為國家積貯為天下命脉所關廢耗則不足轉節則有餘此一定之理也神祖廟時值承平官享常祿役無耗盡積貯藉以充裕至嘉宗時郊祀享謁典禮紛紜告舉燕之選驄多故在營衛則添設兵丁糧勇等項在軍衛則臂斫力軍較以敦原額太增公廩匱乏倉臣南居益慶先祀抱有直陳國計匱竭一疏原振京糧廳趙建極查核條分詳晰極為詳備如錦衣衛旗力軍校較在萬曆年間止以一萬六千七千為常乃自天啟等年駱思恭題增三萬後田園耕墾陸續收至三萬四千四百名有零雖節絀查達較萬曆四十六年尚一萬四千九百五十員名月增米一萬四千九百五十石歲約增米一十七萬九千四百石今即曰如四十六年一萬六千名若少不有如戶兵二部所議以二萬五千為定額乎至文思院准工部咨原額七百三十三名今多增二千七百四十四石查繫錦衣衛食糧匠役以功陞文思院帶俸雖此增彼減而除增減相免之外仍多六十二石即未照原數又每歲增俸銀八千四百兩零前經奉旨各監局自行清汰嗣雖各有減損而仍太浮舊額是不可量減以省虛耗乎若營衛官軍祖制三大營以十二萬為額每軍僅糧一石乃至萬曆五年而始有雙糧之選鋒至天啟年間而始有一石五斗之壯丁查萬曆四十六年一石軍一十一萬六千三百八十三名選鋒八千七百六十名合軍選共一十二萬五千一百四十三名比原額多五千名至天啟初年應崇禎元年至四年止增收官兵選鋒三大營將官家丁巡捕將官親丁家丁各監局匠役太常寺廚役

倉庫官吏甲午神木倣軍夫共增一千九百六十一員名月增米三千一百一十餘石又添設京軍三大營壯丁標下營選壯陵軍婦并京標弘仁橋家丁御馬監勇士營坐營家丁教師勇士四衛營壯丁共增一萬六百六十八員名月增米一萬四千四百二十餘石較之四十六年除減汰外共寬增一萬二千一百三十七員名月增米一萬七千五百三十餘石歲約增米二十一萬三千三百六十餘石值今東西交託冠盜竊發京畿重地雖防羅宜周而漏厄宜塞是不當姑留之以壯生靈而徐議之以杜濫賜乎統計錦衣衛并營衛等營門定增二萬七千八百七十七員名明旨所云增額幾至三萬者蓋亦洞漸虛糜而明微隱微矣展下財用方遭皇上既以虛耗為憂臣等敢無說以處於此錦衣在危從之班營衛備禦倭之用文思院等亦並局

急需匠役皆在犖數之下依日月之光元也小汰則生錢有幾其能堪乎汰之則眾寔有口胡之得也不曰省其靡費而曰奪我榮祿不曰汰其老弱而曰撤我壯壯萬一多口亂聽說言蜂起恐冗冒者尚未及汰而紛言者已叢節省者尚未見効而聲費者益漏捷而走險其為憂方大耳惟簡閱之際查有老弱疾病者次第汰之不必指名再收查有逃亡物故者陸續刪之不得冒名再替隨事核該汰釐剔庶在國家無清汰之名而有清汰之實各役雖在清汰之中而亦不見有清汰之迹目前既享鎮靜之福日後漸復原額之數凡在文武內外諸臣各有憂國之心誰無急行之念密能仰體皇上樽節核以實心行定政將靡耗漸清而倉庾自免

請擴奏載

崇禎五年八月錦衣衛指揮金星耀疏言臣按陰符經曰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危哉斯言益極言殺機之不可發也況皇上為天地臣民主而殺機之不當輕發又不言可知已臣伏覩皇上御極以來每按大小臣工罪狀不問輕重當否盡多過求此非皇上之殺機乎古者治獄三宥致慎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蓋重哉皇上輕視之不大傷殺載之度大千天地之和乎語曰水太清則無魚人太察則無徒此言雖鄙可以類推又譬如雷霆發止亦自有節儉日轟然播索天下幽隱微細而擊之無已成不發乎請觀年來萬國九州不亢旱而焦金流石即淫雨而漲海漂山天地生物之心已失其常而錢糧正額之外又多加派四方之財盡矣苦無資生之策四方之民窮矣大有思亂之心冰炭違赴

在在肆毒且日月逆蝕雷雹冰雹地震陵崩變異交作此天地之反常也反覆之機于此見其端矣實誼所云當痛哭而流涕者此也皇上可嘉謫之百官而不必分其咎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又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言哉其言乎臣不避斧鉞敢懇皇上引咎自責痛加脩省培養生意以鼓舞才向用之心曲赦小過以寬有司展布之途力去殺機以全天地好生之德凡治刑獄務法成湯解網大小臣工各存其休得其情寔又必從事三宥以慎之即法所不貸法大高誼罪加之衷矜而示以萬不得已之意使皇天后土鑒在聖慈而轉移之則所全者多矣臣又嘗讀傳曰明王實諫臣書曰臣下不諫其刑還是三代有道之主懸賞以旌敢諫立刑以威不諫今日敢諫之臣皆仰皇上堯舜其主願効朴忠者兩皇上動加嚴譴以塞敢言

之路與三代有道之主大不侔矣是豈聖明所宜有事哉臣父竭忠殲遠期躬盡瘁臣藉父功荷蒙世職自愧聖恩高厚素餐無補敢不計死生冒昧披瀝即皇上怒臣加之斧鑕有先臣父且不朽矣

皇三子生

諭八月十五日朕第三子生中宮周氏出至十七日御門受賀百官吉服行五拜三叩頭禮上翼善冠簪金花二枝按會典俱御殿百官朝服禮部尚書黃汝良以為萬曆二十五年例止御門及百官吉服然皇祖長子及三子皆中宮所生當與儀妃不同應遵會典人以禮部為失禮三子名慈烱後封定王

儲才劫亂

崇禎五年九月給事中馮元聽疏言今日動亂需才極矣

職猶憶數年前諸臣之願赴功名者每談孫吳諸書無不

鬚豎眉舉今且喋口不齒兵事而杜人之物色矣即如司

馬一席發策咨訪已倍三日之期九卿科道尚無徵借一

筆也夫市駿育者千里馬至人才惟上所鼓職不敢誣一

世而無其人昔者屈明于用人萬于憐才先臣王守仁時

尚未仕見邊鋒甚急詔舉將才無以應即精究兵法每聚

謀核以列陣勢故一出而平宸濠茶寮洲顏鬼田諸難其

時用間用撫用勦自守令以下皆可為將帥所謂得一人

而千萬人皆可使也皇上必欲為收拾人才計莫如蠲細

故以示鼓舞從東樹人之道猶樹木然樹木者衆芽茁之

時高之摧折焉剪伐焉華世而不得稔果之用者也今臣

子無一日無過之人朝廷無一日不懲之汰安得竟一事

練一才而以為封疆可用之人職所謂儲才之道宜遠諫



位則未得振勸之效反滋愆忽之虞臣所慮于大臣者此也諸司百執事皆皇上所薪樞運之令其奔奏禦侮者也乃諸臣過誤相仍自武閣敷崇以來或沉孤影于山林或泣寒風于軒檻漸至人多憂事不中厚祿之為榮念本逆難反惜高名以激去此世風之極弊士氣之堪憂者夫人材有限中下非參非籍皇上威發其忠義則鼓舞以功名今有一二考之方伯南滯迹于外藩十餘載之臺負竟懷憂于維谷甚則鉤司輪道差規改夫三年劇郡久虛曹郎竟難于一轉而司道有司又或以缺伴之波累由人錢糧轉解之未到降級住俸十居二三臣子精神才具必其稍有餘地而後可以康布發舒若後連于功令必至苟且文吾急功近名之心不勝其按罪還職之念矣且也自便之私固宜去止足之義亦宜明令一番陳請一番論留究之請者若無辭于托詞留之亦將仍為格例遂有真若真病不得省于舍而正首丘者矣臣所慮于郡臣者此也我國家武功遠邇邦高出千古然當時如徐中山輩皆讀書守礼有儒者之風而諸凡斯馳不羈之士則必謹其衝勒而後使詐使貪皆得其一臂之用皇上聞鼓而思將帥之臣窮縣求賢同符二程偏得真正英雄即推轂設壇夫豈為過但戰戰兢兢不肯僥倖仰司馬之門若必依序須資則雖冒濫之實可清似亦獎拔之術未盡至于軍國所關英漕運為大目前舊漕既竣親運方行而派賦漸入中州蠢動更憂曹潞一線輸挽阻塞可虞諸凡回空之價催水次之充發過遲過濟之限單事屬官祈全須催督若一幫之通誤一程之稽延必待參題奏聞始能挽遑為遲則恐擴日既多誤事不小臣所慮于武臣者此也皇上深懲積

情運內臣然必搜剔出于不意奸弊乃可無遺若撫按之事多令監視會同則恐同罪同功反使巨豪巨族開水火之端其意顯起交結之漸其意深即如叙功保能存及督撫藩臬事雖為公途亦當避近日京營操練復遣七人夫虎旅赴垣皇上誠以重干城之寄但驟列多員參分閭令密恐外間諸弁自好者不免因之以卸責不肯者遂至借此以趨承蓋當人心警惕之初正不妨于立異第恐情面習熟之後則且至于和同臣所慮于內臣者此也伏乞皇上俯鑒臣愚特賜採納寬之以任使之途皆俾其竭忠于職業嚴之于等制之辨正所以鼓勵大臣自是群策畢集謹烈無疆外懷內安治隆堯舜矣

茂安據之續

崇禎五年十月河南府推官湯開遠疏言臣聞君猶天也父也臣猶地也子也顧天地雖懸崇卑之分然必降降和而後施生者而父子雖判橋梓之形然必慈孝合而後作述隆焉皇上親祖揚室追免狀辭真令古間出聖主矣乃宇宙之內氣氣充塞又似有聖主無厥治此何由哉則以皇上獨勞于上無諸臣以輔之也皇上勇于求治諸臣救過不給臨御以來明罰勅法與工采相濯磨自小臣以至大臣自眾共推舉之臣以至親簡拔之臣無論為故為青俱視奪成配重譴之不少貸甚則頻下禁獄執建榜掠致于刑亂國用重典矣皇上凡以求治耳臣謂天下司不治也而以已治之心治之不治也朝廷猶未甚亂也即以已亂之法治之又自亂也報以休而重勞以說而忘諸臣萬不敢行市道于君父然當奉公營職而慮及天威不測夢魂亦驚舊章難恃耳目俱焚此而欲鼓豪傑之氣奏精勤

之理不亦難哉夫捐于天子威明之象也情情畏若武微之微也至如奸狡幽隱之地街榜慘毒之具不蓋加之亂目賊子而偏以施之任士謗人目窮痛之臣當恥之且諸臣之接逆蒙譴者皇上或以薦舉不當疑其為黨為狗竟之時四岳不屬跡于續用弗成初未并四岳強之也不特在薦剋也凡銓司一應選擢為聖慮所周果循資配望皆當令其啟事如故庶譽髦無積薪之策而似黨似狗亦鮮矣皇上或以執奏不移疑其為執為抗漢帝不徒廷尉之請乎亦以釋之曰法如是止耳不特在法吏也凡諸司風紀咸憲為明問所及者果引例據典皆當令其修舉無廢庶小人無倖違之心而似貌似抗亦還矣皇上或以屬官之失并罪堂官若是則今之為堂官者難矣堂官之外又有堂官焉故公忘之屬既願以一鳴斥而端亮之長且欲

以引疾去何如還其堂屬之常可一事權而謀米時也皇上或以官守之失并罪有言責者第今之有言責者難矣言責之中又有官守焉身垣掖而驚諸曹積力既苦並營舍封畝而勤差甚輕重不又倒置乎何如專其言責之司可定功分而廣忠益也皇上以策勵望諸臣于是戴罪者多然束鉞之吏節制之體統多清持斧之使激揚之故事亦格夫不闢以立功之路而僅以戴罪嚴之戴罪正無已時矣皇上以詳慎望諸臣于是認罪者眾第臣謹當時過于已而盡忠亦待主之察若斷其認罪之心而縣以免究寬之并認罪亦成故套矣債誤封疆之庸侮戮之宜也正恐法紀易伸情面難破以今之逮才者蓋盡威主爵為知已哉皇上當時康邊臣近狀如人地或時便亟為議史封疆有限廣撫無枉不以輕任為輕戰耳俟數報領之聖

吏遠之宜也正恐蘇之侶不皆韓范敵來而我鉅豈盡以呼庚發者往哉皇上宜稍寬大出入聽其寬慰厚私士慕死閒又任不以清吏能臣耳至三時多害案人有難供之適五方交警賄賂實無幾入之求乃諸臣休于泰罰之嚴帶微登微報正報餘將無氏矣氏旁則易與為亂皇上寬一分任臣子即寬一分在任生又可不再計決者也如此諸臣幸無罪矣臣尤望皇上官府之際推諸臣以心進退之間與諸臣以札中諭中外法司勿畏勿休惟慎惟平至錦衣禁獄非有冠職姦究不可以人理測者必不入而謂大小臣工尚不感憤固報為皇上反饋安撫者未之有也臣愚無能窺聖衷萬一然臣父先臣贈光祿寺丞湯顯祖追事神宗皇帝以星使陳言謫尉廬居恒祭臣事君無隱臣俯服無敢忘今蒙聖恩除臣司理中州失司理

刑官也謹標三尺奉揚聖慈臣之分也臣又念三代手國長久莫如成周姬公於良與微命太史職之曰以長我王國夫一典微微刑尚能佐休明之曆況聖天子神武不殺睿聰喜起有不太和翔洽聲望國于永承無微乎臣用是不識忘謫罪登其忱伏乞聖明裁察

### 請明禮序

崇禎五年十月朝鮮國王李倬疏言臣祖昭敬王諸子中長曰臨海君瑋廢疾不得立派且無嗣次曰光海君瑊是為廢人次曰定遠君瑊即臣之父也光海父子既以罪廢則宗祀之托合歸臣父而不幸先逝臣以昭敬王長孫承昭敬王祀金氏之命入紹祖統而諸子朝廷得完封典感戴皇恩銘骨難忘願惟臣既受命皇上泰有王號則所生父母合有應行典禮而緣疆場多事未即據例奏請禮位

有缺殊不加人子至情豈敢一日自安臣竊考古礼旁  
支入雖謂之為人後以孫繼祖謂之高祖後為人後則重  
在人後故不敢顧其私親為祖後則父雖早年而得列于  
正統之序此乃生人之大倫天地之常經也凡人有祖然  
後有父有父然後有孫如曰愛國于祖而不顧其祖以祖  
當福則名定各異倫序不明何以為國謹查成化十一年  
臣先祖康靖王以其本生考懷簡王為世子早年遭陷臣  
金璫具奏請封憲宗皇帝嘉其誠孝降勅褒美頒賜誥命  
東土之人至今崇之況臣有所後祖而無所後父尊父承  
祖乃所以尊其祖也名正而言順事當而理直情礼俱中  
恩義兩全重在此矣臣切守藩服效養清溪而又望相恩  
之典臣之愧慎于此定多而仰恃天地父母之仁輒敢專  
差煩籲伏乞聖明令下該部通查舊例忝考祀典寵錫爵  
誥臣母吳氏並賜誥命以廣孝思以叙天倫茲定皇朝之  
寵典而小邦臣民之幸也

### 浙江海賊

崇禎五年十月諭事中既震亨疏言閩賊劉香老統兵  
數萬餘家聯船三百奇台溫寧三處皆其被掠之區昌石  
三衛所以羅圍紐之傍是何李魁奇鍾誠之踵見而鄭芝  
龍之不足恃也乎蓋自閩地言之計所恃以無恙者一  
鄭芝龍耳然使以臣鄉鄰國為堅則是猶然不足恃也臣  
鄉為日本冲犯之地世宗時移鎮鎮于定海以堅海防陸  
兵五總水兵三枝其為沿海哨警復勤之用素重至各區  
兵道會哨策應兵刑制然彼此協禦計良善也然初本以  
防倭而今且以防盜矣倭警或經年一報而盜警則歲  
歲相仍矣故防盜與防倭有異倭之來也有汛期春秋二

防是也盜則不時竊發偏乘微訊之陳其虔劉不然何  
六月例應收哨而今賊反以七月至耶且向來海賊劫害  
止于波臣上下間打票重印而今且分道登陸攻圍城堡  
排梯索戰是又誰為向導誰為接濟者乎全浙地形惟寧  
波坐于中位伸在海外與登萊孤懸海島者將台遙則遠  
迤而伸轉丁則福建矣故閩寇入犯昌石尤當其中而延  
袤以西至北則曉現在浦等衛所時受害于崇明沙賊之  
慘掠而所恃水深船大衆風破浪者惟閩賊尤劇嗟乎浙  
民盜嚙之餘瀕海顛連尚無起色何堪此子還肝腦伏塗  
炭于掠地攻城之賊哉御勇之設不如順民情之為便也  
鄉勇之議迨日不無可商夫委查點於村巡募名類于奸  
棍或強勒以廢時或借端而橫索兵雖練兵擾害滋甚為  
宜勅沿海諸郡邑就民間本戶本族之長殷實老成者崇

其約束極其體貌俾率乃子弟修爾父睦爾城誰與身家  
得能捍禦求志成城賊必且傾知有備而不敢突不前者至  
接濟向導之人豈其生于空桑但使接戶稽核嚴密摘訪  
的送治立行正法其誰敢為作乎是又于練鄉勇之中得  
清引寇之孽矣則衛所官軍之中飭不可不嚴也祖宗朝  
珍念海邦基置衛所練練官兵用以守土衛民良有深意  
今者衛所官軍碌碌庸庸未知弓矢為何物以庭嚴行乞  
之狀一旦當師旅之冲未有不視慘色變者而況軍丁之  
逃藏城隍之惶地守港官全賴于打柴捉魚修理公費半  
耗于府胥行匠者莫不勝詬駁羊可勝雄辯之難何換款  
梯攻打而亦何怪鄉民之驚潰于風鶴乎則錢封收發存  
支之議不可不速籌也全浙歲例該水陸官軍兵餉折銀  
共四十九萬四千零如以寧波昌石定海地方兵餉之特



四萬之一耳大藥船隻錢糧等項吃緊重大檢閱該地方錢糧送解于市政司又從本司批發該地方而司庫出納開未見零星稅關兼之胥役勒索之苦與文移往復之煩三軍凱後得食況又有獲之食者去年台兵鼓譟端定由之何如除例應聽解之外再酌地理之遠近軍需之緩急泰定留支如爭波地方兵餉一項終看兵直驗收守府一面照會藩司該管官按時給發毋誤軍需於以杜胥奸而鼓士氣且以寢意外之憂特在一轉移聞耳

### 刑官守律

崇禎五年十月給事中鍾斗疏言國家設官一事止屬一部而特于刑部一節有刑部以專理之而又有都察院同鞠問大理寺平反總之一秉承于律必使情嚴于法罪協其情而後已可見祖宗重刑之意較他事尤為恭恭由切

此群下不得以恩怨為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為重輕者良法美意豈不炳若日星哉何獨于今刑愈煩律愈晦耶總惟問刑衙門于律意毫不講究所以一當漸歛條例茫然耳經指駁使兩會合美大平移情就律何當按律定多即不然而中無確見不改成招或前後延挨或彼此推諉以致初終異詞証佐改口一獄而淹繫數月傳染漸入瘴鄉一業而沉滯餘年磨累終發冤錄諸如此類寔可涕零職非不廉催因循終是習慣積獄之苦至屢煩明旨森切而每奈其漠然何也職又會稽典獄問刑衙門供招之外不許妄加恭語誠謂口供既明何須跪蛇足竟念深矣近日供招多不出因口但雕琢為工犯人難解殊非刑名之体此又以煩文而掩律意不思律以得情為主律以至中為法情通乎法法輸乎情皆非確疑嘗讀書成王之命

君陳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夫成王君也不難降志念臣勿就君以就中中之為言不偏無枉之謂也況內外法司當思法律者祖宗之法律民命者朝廷之民命而不可不明制律之意體欽恤之仁任臆強合以越膚于其間哉夫一女舍寬三年不雨匹夫結怨六月飛霜其寬押之氣有以干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閭閻非細小也茲值聖主當陽多男應靈凝祥集慶千古罕傳者正惟寬仁之性上符天地即不得已而用刑輔治猶以清繁釋寬德懷中諭諸臣何復要為拘縻不仰我皇上好生之德裁伏乞嚴勅問刑衙門一切獄獄供要明律意不許少為增減謬為齊舍倘有游移附合者罪勿宥庶刑得唐平而太和在宇宙間矣

### 中飭刑官

十一月諭刑部近來會要有司奉旨提問輒却罪從又衙役藥擬配杖贖納成何法紀以後承問官隱拘執俱着駁回該撫按嚴行詳訊爾部速行申飭

### 申諭通政

諭通政司欽給開防原為辨驗公文稽查勘合不獨為錢糧事例二事且通達下情尤屬該司職掌凡小民冤抑及奏告不法等事毋得藥從延格向來該司及會稽聞多需勒情藥着嚴行禁飭違者治罪

### 察問濫舉

諭都察院馬士英貪殘橫肆既不堪違撫何以堪卿寺劉察嗣濫舉可惡據會推時選司不預察其堪袖取一紙王永允遽行推用是何緣故着察明具奏

### 中書用進士

十二月內閣題制誥房兩中書用甲科帝允之著為令

選用司罪廢

降吏部主事李之椿三級調用為起用犯事官姜玉策

近京強賊

諭兵部近聞城南弘仁橋米育等處強盜縱橫白晝殺人  
行路幾斷巡捕守備各官所司何事楊國成等著照信地  
分別議處並巡撫有無隱占通行查奏

漕糧入數

崇禎五年十二月戶部雲南司管理京糧主事周天祚報  
稱本年改四年分漕糧除長安等門倉該監督主事造報  
並截留天津興夫通邊料斛完欠查明另疏不關外所有  
坐撥羽林前等五十二衛倉正糧米糧米共三百三十八  
萬七千八百八十五石二斗一升二合一勺三抄一撮一  
圭五粟本年六月等收受入賑尚寔欠正斛糧米粟米  
四十萬六千六百六十四石四斗四升七合一勺七抄二撮三圭  
二粟

山書第七卷

致治求賢

崇禎六年正月諭祖制設科取士專為致治求賢近來士習日偷貢舉失當人才鮮少理道不張此皆由督學司教各官望率乖方培養術無盡失舊制初意以致朝廷不獲收用人之效朕思士子讀書進身乃人才根源必宜首重德行幼學壯行如生平果係孝弟廉謹自然臨民時不貪不欺盡忠竭節何必專工文藝按會典及提學勅書內教南行說以勵頹俗不專論文優劣開載甚明近行通不遵行至小學諸書及州縣各有社學原欲養蒙有德教儲才近則全不講究與舉其士子自童時入塾以迄應試登科只以富貴溫飽為志竟不知立身修行忠君愛民之道如此教化不明士風吏治安得不日趨卑下朕惟祖宗廟求才用人原不盡拘資格科目至考試文藝祇遵祖制起敬選醇童子必入小學過試先查德行自童儒以及鄉會須有實跡方許入場異日殿行考官接論酌古準今宜有法則規條頒布遵行又教官為士子師長化道最親舊制甚重近來以廢庸充數教術全廢此尤士風不正之源今須設法興起着吏部二部同都察院及該科詳議具奏至四海之大豈無浩修碩德積學弘才清直剛方寔堪大用者更宜特拔一二以示風勸至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須應先歷推知并着酌議奉行

士重德行

崇禎六年正月禮部尚書黃汝良疏言按周官以卿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先大德曰仁智聖義中和次大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次及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可見德行在六

藝之先也孔門以四科程及門高弟首曰德行次乃及言語政事文學可見德行居四科之首也此及漢唐宋以制策詩賦經義取士雖寢非古初然而賢良方正經明行修之舉未嘗不相輔而行我國家因時變通設科試士程以制義分為三場然高皇帝時首重德行意尤拳切如大誥有碩明倫有堂禮賢有館孝廉有舉文理行事有勸學宮有卧碑鄉約有聖訓褒節義之福壽黜失節之尼棄至處士有行誼如陶安王祥章溢陳還等時加徽辭列聖相承率循斯軌所以三百年來士有節名節人重清修即應試之文多醇正典雅無非道德所發揮即文章亦德行也乃近來習尚陵夷風俗靡敝行誼既乖文章亦糾雜為虛偽偽為贊諛背公營私相沿為故事求官則不勝其眾任事則鮮有其人甚至以紳倖而祝聞相以衣冠而降賊冠世

道人心以壞至此極矣宜聖心稽察有德行之思而謂取士固必先德行而尤貴在豫養方今士習久頹現為難則惟有豫養一法耳董仲舒有言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在易之蒙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伊訓列三風十愆以儆有位而總其要曰具訓於蒙士蓋豫養於蒙則教易入而德易成以之修身自可以果行育德以之入仕自可見三風十愆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者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順序漸進無非先勸以六德大行而後及六藝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之教者自少至長自長至壯所學習者皆以學文藝之事所經營者皆富貴溫飽之圖一旦登第為官竟不知德行為何物無怪其四維不張而百事次裂也合無勅下臣部劃行各省直學臣刊為條教頒

下府縣塾師保籍名於官有能以莽姪小學教育愚蒙俾之入笄出笄或義小子有違者塾師蒙以衣巾其子弟敗類而不戒者塾師有罰教官有能以規矩準繩表率子矜憐之飭躬勵行斌斌成人有德者教官註以上考其生童入試須令州縣教官各取保結無違犯方准進場有欺偷而失簡舉者教官與州縣官各有罰至於提學一官尤為皇上率下機要必於文字外加意作興其諸生行誼著聞文雖平加以優肯素行薄劣文雖工點示懲實能奉行勅書者全覆紀錄如彰瘡不明勸懲無法提學官有罰乃若舉貢生儒及山林隱逸有篤學不倦東誼錄表砥礪潛修志行邁眾者府縣官覈實申之督學督學覈實申之按按按按覈實上之朝廷覈實而旌表加焉其尤殊高等者時加徽召如洪武中陶安等天順中吳興弼等故事果稱得人舉主紀錄否則舉主亦與其罰至於廟堂廣勵有位尤當以德行為先大抵進廉而黜貪抑黷而崇獎實名節重清議如孔門四科即言語政事文學猶其後耳如此則父兄子弟所勸者無非德行之事耳目見聞所崇美者無非德行之人士風庶可祛偽而還醇世道庶可反邪而歸正風習可核而太平可幾矣

### 尚德緩刑

崇禎六年正月南刑部主部曹荃疏言竊惟是非者天下之公心偏用之則微幸者生端而報復無已實罰者人君之大柄輕施之則習視為固然而威勸不靈以今人心懈弛吏道凌廢之秋而崇以尚德緩刑之說雜陳於座右臣知其無濟也然臣在刑言刑所求於聖明者惟欲用法之平且當耳以今觀之需有憂焉皇上所與共理天下者二

三執法也自錢龍錫以輔臣下獄而政府畏罪一味委隨視安危大事噤噤莫敢發口矣所與經綸庶政者六卿之長也自易應昌以執法重譴而士師懼禍巧用揣摩即昭然反書游移莫能自主矣詞臣者啟沃之資也自楊世芳劉必達以閱文拘謹置之司敗而主試一席人皆視為畏途矣監司守令者郡邑之綱紀也左應選力捍風聲名甚著偶掛彈章幾不保身王忠孝清操自矢竟無尺縑禮數稍疎隨被逮訊而保障者無必死之志飲罪者懷不測之虞矣謀臣之設欲其舉賢無隱也王績燦吳執御吳序方以薦揚縲絏而言路各聲雖有正人端士不敢入告矣直言之極欲其糾惡不迴也摘發嚴銜之許國榮以鉛斤落職抵觸閹寺之全鉅以鏡門機逐甚而馬思理高倬諫用中涓雅有風亮以漫不相涉之草場累月繫罪而危言實禍實！蓋肆其鋒距碩士莫措其手足矣夫三代之世坐石垂綬而民如趾者罰當其事也叔季之時深文峻誅而下不辱者罪浮其實也埋堙世世雷電日赫而恬不知警至矯激之士借以為名高說陸之徒因端日飾說可不為深省者乎且皇上今日而欲行法則內臣之道尤不可不慎也何則內臣不出則雷霜雨露皆屬君恩內臣既出則兵刑禍福半歸中貴今者大小臣工毛髮細過一經指摘罰不踰時而張典憲鉅萬贓私恚置不問邊臣餅口養吏立就榜掠而王坤同蒙主款反蒙優詔然則內臣有功而無罪有賞而無罰有彈駁之權而無斧鉞之凜將來竭張又美所底止乎海內元元誰非赤子內外人臣誰非耳目耳則萬物皆安不平則百職俱廢臣身在南雖無言責而臣職雖刑實有官守用是據見敷陳伏懇聖明察其狂

督特昭廣大既沛好生之仁復開改過之路庶執政依司  
蓋詳於明允即蒙諸臣勸勵于浩蕩矣

### 有司貪虐

崇禎六年二月諭近來民窮多盜皆由親民之官貪殘所  
致亟取民財餘雖上司打點京要所以舉劾不當用舍大  
非貪夫得志小民愈苦若按按官甘心欺負終亦當難逃  
注網近聞近畿州縣未比錢糧先征火耗又於火耗之外  
巧立查考公費名色又聞不論罪否累加罪贖取民物不  
償償值或因民間小事故大其罪以便誅取或聽胥役顛  
倒是非任意刻剝甚至違愆貪功酷斂無故種種害民難  
以悉數即着巡按御史速行體訪不論見任離任據實具  
奏不許但憑道府黨隱徇護如別有所聞一體究論不曉  
前項弊端省直俱同都察院即通行傳飭

### 內閣內臣兩失

崇禎六年二月大學士周延儒以宣府閱視內臣王坤疏  
劾乞罷特傳溫體仁欲獲首輔授指于坤遂之給事中傅  
朝祐疏言夫公論國之元氣也故為臺諫者以天下公論  
為主臣請王坤一疏為度友乎有履霜堅冰之懼也昔太  
祖高皇帝垂訓有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庶得朝廷清  
明紀綱振肅大哉王言實為世治平之鑑歷漢唐宋以暨  
我朝其間治亂相尋雖未有或易之者也我皇上應周  
邊境用王坤監規宣大而未嘗令其操彈劾之權司中朝  
之議論也乃一參屏參近且浸淫幾於閣臣試思閣臣之  
上更有何人日進不已長此要路是幾於輕朝廷美易有  
之由來者漸言不可不辨之早也雖令閣臣有過朝廷有  
缺上有與章下有清議今朝提耳目之司不乏人乃令中

官漫言天下事書之史冊其何以示子孫而傳後世哉臣  
於是乎不能不為首輔咎焉當遵內臣之始滿朝廷言何  
不近援祖制遠援漢唐宋之覆轍以力諫即不然相率以  
去就爭之皇上神聖聰明當必轉圜而聽而奈何世世當  
當坐視其至此極也臣於是乎又不能不為諸輔咎焉當  
令眾擬王坤之疏焉不直言奏上正義責坤為皇上遵祖  
制為朝廷持大權為天下昭公論而奈何唯唯以聽也失  
今不爭後將何及矣臣不意王坤為此言也廷臣貪謂  
此言者非必王坤也其又詞鋒達機鋒挑激是必有陰邪  
險人附之而起而惜王坤為發端以嘗試皇上此臣不特  
為閣臣一時惜而深為國體惜深為天下治亂之禍惜  
也夫臣之言迂言也亦正言也祈皇上幸聽臣言權斥之  
生死之惟命乃臣之心區區憂國之心也臣不惟愛朝廷

愛世道并愛中官夫中官權威亦非中官之福也方今構  
結者漸中外皇皇無敢為皇上言者天下事不堪再壞矣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鑒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願皇上遵祖制提公論以上指征古正責王坤而撤回內  
道於以清議論而正國體消隱禍而謀實功其於治平之  
計豈細故哉

### 輔臣內臣兩失

崇禎六年二月左副都御史王志道疏言竊惟皇上差委  
內臣不過核錢糧兵馬物料而已原非假以大臣小臣官  
評吏議也近年以來奏疏日上論劾漸廣內則糾糾道六  
曹外則糾糾方面督撫又內則糾糾六曹御史今則糾糾  
此臣所謂越也夫國家之設輔臣不但責之以參贊廷議  
也官中府中涉罰臧否皆無非職事若使內臣糾糾方面

以使心接之難而輔臣不問內臣糾劾御史以使掌院之權而輔臣不問內臣糾劾六科給事中以使掌更垣之權而輔臣不問內臣糾劾御史執政政浸凌乎口含天憲手待朝綱而輔臣尚不問則將焉用彼輔臣哉詩不云乎楊園之道猶於故邱言自卑而高也懷柔之漸日甚一日始而忘焉馬終而迫堂廉遂使內臣得以操其長短肆其刺詆勢所必至無足怪者且中外諸臣其糾內臣者多矣輕者紛紛去國重者下獄置對而輔臣不能收也豈不告出不使人知耶將欲問而不能也抑能問而不欲也臣仰見皇上天地之心內臣外臣原自一視至公也近來內臣所糾輒蒙報可其糾內臣者未見一行輔臣何不舉而一體言之以成天地之公臣仰見皇上日月之照顯核密察各有本末亦至明也就內臣中間有奉法循職者擅權越局者原自不同期臣何不舉而分別言之以成日月之明臣見皇上雨露之澤體悉群臣無所不周至仁也今之建言與被言者或放歸田里猶可引分自安或薄予降罰猶可勉力補過至下法司下詔獄如馬司理高俾王忠孝孫肇興弄賢無不赦之罪而有可原之情輔臣何不一舉而以解網爭之以達雨露之澤若此一事中外無不以之責望輔臣而尤以之責望首輔首輔於此必極力擔當乃或可自安如再嘿嘿憤憤何以仰副明主知遇諄諄諭留之意哉內臣之傷失漸莫故言南北之水大溝關已極固廷臣之患亦非內臣之利也雖然猶可言也士氣易激亦易靡名誦易事也勢利亦易合也自今以前固患其事自今以後猶慮其合也合則角口且化為稱頌不可言也履霜堅冰由來若漸不見其形顧察其影皇上清明在躬瞻照如神

何隱不獨豈特美言抑臣心所不安不敢有隱於君父之前且而責執法不但輔臣有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即微賤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分也  
疏入於二月初八日召閣部諸臣於文華殿侍班首呼王志道志道出班跪帝曰道用內臣原非得已既有諭旨極是明白如何又有這一番議論昨王坤疏有旨責他率妄大體已存了如何又牽扯許多說內臣參的處了內臣的又處了但是處分各官都為內臣這等朝廷之上刑無政事都是內臣了種種誣捏不可枚舉別的且不說即如王忠孝是爛米豆人馬都吃不得他所管何事這樣的參來該處他也說是為內臣處了還說他臨訊時不能具一餐一文他若與獎為何肯收這樣東西又如為軍場處的為軍器處的都說為內臣又說一稍輕一獨重前兩廠已幾次從寬停止降罰盛中廠這番軍器者實不該所以重處那安民廠稍堪所以稍輕那掌廠內臣劉守乾也是一同提問的如何止說是為內臣又如修整城守軍器正是先事綢繆金鉉奉旨管理連砲眼也都不得不開可不諱事胡良機巡按宣大二年不為不久撫賞大獎毫不覺察這也是不當處的總是借一個題目但凡奉過內臣就是護身符了這是怎麼說志道奏曰聖明在上豈容內外臣不奉公守法其有不奉公守法者皇上自有鑒知止為近日內臣參劾漸廣諸臣受罪者多外庭皆以中致責備輔臣臣知無不言不敢不揀外廷責備之言入告及輔臣為王坤所參舉朝皇皇為紀綱法度之憂臣仰體皇上好問好察無所不照豈可使中外有紛紜之疑不以上聞臣聞海村惡自以為輔臣該言的臣亦該言內臣既可糾建臣建臣亦

可糾內臣其高法受罪諸臣風雨霜雪無非皇上之教生  
死榮辱無非臣子之分臣豈敢為諸臣出脫至臣疏中不  
能詳慎語多謬誤罪當萬死時志道說謬誤二字語音不  
朗帝問輔臣是說甚麼輔臣延儒代奏曰謬誤帝曰有這  
許多謬誤你在朕前便說謬誤書之史冊就不謬誤了又  
曰尔為憲從來有何違白既是知無不言還有軍國利弊  
大事何不奏來帝再詰之志道奏曰兵馬錢糧物料三者  
實當時急務此外未敢輕及帝曰尔前疏只說王坤應管  
兵馬錢糧不該輕意侵及輔臣這就是了如何有說許多  
說話不論該處不該處一槩都是為內臣難道朝廷事都  
是內臣做了你說輔臣有言臣可無言輔臣有言你知道  
麼多少關係國家大計一件不說因用內臣外邊不使作  
樂恰有王坤一疏便張大起來有許多說話分明違內臣

著甚於他這等議正是借好名目掣制朝廷不使處他輔  
臣延儒奏生殺予奪聽命皇上朝廷處人誰敢掣制通蒙  
聖諭這責王志道種種捏控情罪甚明原是設處只是他  
的本心原非敢議論朝廷亦不足專為內臣其意只是貢  
備臣等溺職臣等原實有罪義當受伏祈皇上委曲寬  
宥外廷人心自皆帖然決不敢再有煩累煩擾聖懷帝曰  
各人分內職掌不修假借虛名張大其說占一個好地步  
再不管朝廷事休若何此是何心似這樣人品可堪憲紀  
表率諸御史可使得廢上徐命輔臣承旨歸班帝沉思久  
之曰疏中捏捏致項還說不盡本該拿問念輔臣屢次申  
救候旨起去志道叩頭退

結養人材

崇禎六年二月給事中孫晉疏言竊觀自古聖帝明王所

與兵天下者不過此賢士大夫而已未嘗有厭棄一時而  
欲借材異代者概自中外諸臣弗稱任使朝廷上不得已  
而乃時為糾處士習未破士氣光耀國事無濟則已傷  
識者歎嘆今日有君無臣凡屬衣冠冠履無憂心雖然才難  
自古言之皇上於被罪諸臣或云降罰示懲或云使過勵  
後近日銓臣發單告訪何莫非仰副皇上求賢若渴之意  
而以觀於今日之人才何如哉始猶諱誤見於庶僚今且  
幽囚及於九列人徒見其有可舍動而一時蒙譴之故  
倘未能薄淹矣知將母令勞臣任士聞而解體乎且夫智  
者千慮必有一失或因偶涉之謬而遂累其生平惜才賢  
錯其謂之何者高皇帝論用人之道曰人之才智或有長  
短固短棄長則天地之材難矣若惟見其小節末觀大端  
而輒置之乃有天下無賢之嘆文皇帝嘗顧侍臣曰君人

之道犯極惡則不宥有小善亦不棄人孰無過論小過而廢大善則為善者急理理祖訓如日星用能闡德為世久安長治之基若惟知以督責神致舞曾不欲以愛惜為培養則凡人始終安能遵規旦夕皆難自必誰復為國家奏功者夫重大君無德主之恩小臣無投閒之念雖非詭所忍言然而禮忠之訓不可誣也願皇上之慎思之至若言者為國家之血脉崇術賴以流通實聞之使言猶恐不盡即皇上於遠議諸臣亦幸荷優容乃近王志道以大吏而庸顯黜遂覺一時顧忌之念重而諫諍之意衰不願為鳴鳳願為寒蟬此無他以皇上之喜怒為言路之通塞耳臣竊慮之古人一出言而能令天子改容大臣避舍雖其上之重傷言亦言者之有以見重今則庸庸若此人何怪乎蒙識之禮臣至此悼事如蟬鳴蛙鼓而莫之志耶此臣

願皇上於若警玄之中更有以作散言之氣而併以是為諸臣一正告也抑臣愚猶有進焉書勅歷帝知人則哲蓋惟其知賢是以任賢勿貳惟其知邪是以去邪勿疑方今聖明當務之為急者得毋在茲乎故臣誠不敢謂師濟盈朝但皇上不得不於其中擇而任之果使貞邪各見其真自然賞罰立成其是若斯輩輩而竟無一可信之人無一可聽之言以及退而謀之冥鴻在野誰作轉圜之望獨片方新且有永棄之虞是必別有以稱上使者然後可固知聖明在御萬無他慮第恐宵小伺隙頃刻未忘如逐葉之季桂芳且以身試矣此又陰陽剝復之機不可不深慮也

### 雖廉莊振氣節

崇禎六年二月山西提學僉事袁繼成疏言臣待罪禮曹督學晉省實有廢勵士習之責願微臣兢兢守科條再紀

綱風動全籍廟堂揀誦明倫懷德首崇德行大哉王言千古作人之的無過此者臣思士德行與地須以廉耻氣節為端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孔子亦曰行已有耻明乎士自待貴知耻也又聞事君有犯無隱家儒亦曰直言敢諫之士必仗節死義之臣明乎士事君貴直節也蓋有廉耻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情明主知其然故為之委曲以養其心多方以作其氣誠以廉耻道衰忠諫弗聞天下事有不忍言者臣竊嘆皇上礼士最優末言者渴天下之士不能仰體聖懷素廉耻墮直節也故敢申德音於天下臣觀數年以來士大夫風節掃地矣獨願皇上主持於上一時所旌放者非媚權之逆監即降寇之叛臣故明以廉耻風示天下使洗心濯慮共耀休明不意至今有大可異者如總理戶工二部內臣有觀官齋冊之令臣度

皇上允允臣之請所重特在清理文移制節奸黨一萬非欲群臣屈膝內臣也乃此令一出靡然從風內臣即以此示重大臣不能以此力爭遂使上自藩臬下至守令莫不次第恭謁屏息低頭得免呵責為幸嗟乎一人稱瑞萬國朝宗諸臣未觀天子之光先輝內臣之座士大夫尚得有廉耻乎臣猶記逆璫方張時乾兒義子為之尚出不告朋友入不告妻于昏夜拜伏自以為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怪入觀諸臣雖有賢者不敢立異以抗功令不且率天下於無耻耶夫此諸臣計事既畢留都有耳目之寄還職者有民社之司奈何令屈辱至此誠恐國家有觀典二百餘年來曾有此風俗乎此臣所為太息也乃若諫官以言為職者也古昔宰相上殿則諫官隨之其敢諫諫言者有累懸鐘鼓以和其心有黃金廐馬以旌其寵惟不言則有



墨刑言而被罰此最事非與朝所宜有也近見科臣李  
世祥以論輔仁湯休仁美宗違事皇上既降罰之矣復罪  
及考選之銓臣吳鳴虞夫世祺所言當在天下自有公  
論即鳴虞得身沒沒降調亦不足惜所可惜者非祖宗還  
用諫官初意耳語曰善風欲鳴善風欲擊者鳴而藉其舌  
擊而繼其羽養鳳與鷹何益竊謂朝廷之於言官何以異  
此且夫大臣者皇上之股肱也言官者皇上之耳目也夫  
臣有過言官不得言言之則斥為比邪皇上試問言官以  
從使大臣者為邪乎糾正大臣者為邪乎言官與大臣忤  
則以為比令言官與大臣全交語說隨從無可否其為內  
外禍不更烈乎臣伏觀皇上虛衷無我好賢納諫此必非  
皇上意即偶出皇上意為大臣者亦當以崔群李絳文彦  
博為法委曲申救廣皇上諒諍之益不當降此重罰以箝  
天下之心也此令一出臣恐人人以為戒余知推考選  
枉即銓臣必將徧用諸臣曰汝必不參大臣然後使之臺  
諫是養鳳而不欲其鳴養鷹而不欲其擊臺諫相與佑愛  
免咎為大臣者終其身無改議其後此大臣所甚利忠臣  
所深憂試考之祖宗設立言官初意二百餘年來曾有此  
事體乎又臣所為太息也夫皇上所最重者廉耻而天  
下誤以魏拜中官為朝廷之令甲皇上所樂聽者直言而  
天下誤以攻彈貴近為天子之戚聞者此者非皇上自為  
挽回其波不止伏乞聖天子湏發大號布聖懷於天下勅  
諭總理內臣以後當以清嚴錢糧為事不必屈辱外臣以  
明一己之重吏勅銓部諸臣以後考選臺諫仍當取其不  
避權貴直言無隱者先昭言路不得以容嘿充數玷清班  
而誤國家如是廉耻立正氣伸下可維天下之士習上可

廣聖主之聰明雖中外諸臣聞而怒臣恨臣臣不惜也臣  
一片拙忠不敢以內外易金實見廉耻氣節二者為士砥  
德立行第一義故拙職掌陳其區區以推廣皇上作人之  
意伏乞皇上垂聽

### 疏要遠人

崇禎六年以朝鮮私買違禁之物東廠秘聞即命驗其包  
箱並收回所詣大興禮部尚書黃汝良上疏曰朝鮮僻踞  
海外雖為邊氓之荒服實為中國之外藩據會典所載洪  
武永樂正統嘉靖年間往往使臣以賜賚許其懷乞萬曆年  
間閔白便犯朝鮮國家至為道將調兵以誅靖之正惟示  
以懷柔資其屏翰耳春秋傳曰王者不治四裔敵陽修解  
曰外裔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班超亦曰治遠裔當陽使  
簡易祖宗懷柔實取斯義竊謂市易一事正欲防於將

來不徒禁禁於既往惟當嚴治導誘之奸而不必示谿  
刻於功令向明旨所謂安戢使臣者真深謀遠慮也聞初  
驗包箱使臣痛心痛哭曰此後不敢復來也今惟索再三  
其驚心必甚至斂實硝黃三千斤已奉有明旨令工部給  
與矣今者反汗連出彼必借為疑端重懷怨望歸語其主  
枝節橫生以二百七十年效順之屬國一朝剪為寇讐無  
論挺而走險要致難量即奉貢不來此時時聞之乎不問  
之乎敢封疆之火黨漲駕馭之遠敵設有紛紜誰執其咎  
紀人惡慮敵敢有存于斯臣等寧受游移騰說之責不敢  
不剖心噴陳也

### 請行謹典

崇禎六年三月禮部尚書黃汝良疏言查得大明會典一  
款文武大臣應得諡者禮部廣加咨詢稽覈名實聞有應

證未經題請及題請未蒙賜予者不論遠近許撫按及科道從公舉奏酌覆補給乃自天啟元年題請應證兵部南書伍文定等八十三人以後未及舉行至崇禎元年本部因世選題請得旨將歷年題過大臣并先年請難忠諫及幽人編譯者亦得列名冊內發單咨訪於時特賜證者僅鄧元標等十四人除已奉明旨准證者不發單外其餘雖發單咨訪而各衙門回覆杳然大典久稽正錄坐此耳合無勅下臣部將科臣條議諸款并先後議證諸臣并成書冊行文南北九卿詹翰科道等官從公註明何人應證其品行熟識連自節舉文學者何亦務協公虛詳填四字限以時刻期報部本部署發給部保舉之例將原單存案俟覆題時日并抄呈御覽庶人情無敢濫詢大典不致稽緩渙號一朝專究千載佐貳賞威令之所不及者其若是乎

農臣不欺

崇禎六年以戶部尚書畢自嚴查嚴考選錢糧蒙混革職下刑部勘問三月初六日御史李石謙上疏曰臣見戶部尚書畢自嚴因鄭友玄代輸金花銀兩奉旨着法司提問聲教之下終日驚駭既而自嚴因服前劄往該野控道路屬目無不咨嗟臣昨從邸報中觀其回話一疏于友玄之代輸屢奉查核明旨乃當日得寄錄故竟未明白剖陳皇上貴以欺玩而立下之理真所謂自貽伊戚也但思皇上於股肱心膂素加優渥而于祥刑慎獄尤注重哀今自嚴於心鄉之內有膺官御非小臣比也專握計務已閱六載非新進比也且聞叢時兵燹倉皇籌畫儲精毫無缺誤必非安居坐嘯比也合之律例八議所謂職事官三品以上

及大將吏守職奉公議資議勳均似可以比附者且以事情虛心推究友玄鉅熱中者選輸銀俸進罪者也自嚴始緣獲惜繼成支飾罪次也首犯罪狀未訊明波累之人先論國土輕重似失倫矣且自嚴年既暮病復纏綿憂鬱煎熬必致委頓如遙先朝露即異日者終微皇上解網之恩欲濟板以自新其路莫從乎臣幼誦漢臣賞誼之言曰薦遠地則堂高薦近地則堂卑三公之貴天子且改容而禮之則不宜復加以係縲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據遠不敬也又聞谷永之告其主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犬馬有勞於人尚加惟蓋之報況國之功臣哉誼之語蓋為漢相周勃之遠繫而發永之疏亦緣陳湯有定四城之功而以言事下獄也卒之兩主轉圈以聽樹皇上堯舜比隆吁咈無聞者乎臣亦非敢謂自嚴之罪可以繫置不問第指皇上稍示寬容給其圈牌俾束身私寓俟友玄解至日固治以應得之罪庶於三尺之法大臣之體兩無所虧耳臣又思陽和寒渥乃四序之恒經風雨霜雪繁神工之不測偶值肅殺太過已覺魚鰾不堪況乃摧擊頻加未免元和有損臣伏見今來九列之內或以狂言被譴或以請諸家稅令復捕至再三其勢必將抱蔓我皇上量同天地恩猶父母震堂之所施原屬生全妙用但宵過於惡嘉興更始實群工所并祈而匪一二人之私忿也又臣於自嚴原非同鄉亦無舊讎上年以帶解新餉誤奉經年無端受抑然臣從國家大體起見自不敢以私隙而黑嘿處此也疏上不允給事中姜甘來復上疏畧曰自嚴之罪上貴其蒙徇然其罪豈獨在蒙徇哉故歷多年不能保其終罪一也自嚴不能保其終致皇上不能全其恩罪二也望

八之年捕入獄萬一決死獄中使人疑皇上之薄待老  
臣罪三也疏上帝悔悟隨令寓所候議

### 延評類題

崇禎六年四月大理寺疏言查得臣等職掌且在衙門事  
宜一書內稱凡詳人犯奏有欽依奉本具題曰單題其  
死罪京詳外詳俱五起一題曰類題又查刑部事宜內載  
大理寺審允者死罪類題命下之日出詳允勘合未允  
者出駁回勘合此五起類題之所據也惟是死罪有立決  
秋決二項歷來外詳類題不分立次秋決獨立詳分別二  
次各候足五起此不知起自何年沿成故事臣等固不敢  
傳會典制也恭錄明旨立決重案應否延停久待因反覆  
參詳立決人犯除卑幼情逆外繫強盜者十之九所謂禦  
人國門不待教而誅者也但臣等竊見京詳盜案與外不

意豈為由人停延久待釁至而時者哉政權濫與與事必  
再三求其生而不得然後殺之也臣等前疏已及此今擬  
議未奉閣臣部報該刑部題為遵旨退限事奉聖旨這各  
司未完事件既立有限期併在內各衙門在外各按察一  
體批遵查辦審結但獄得情方無枉殺都着詳鞠確擬稱  
朕慎恤之意不得藉曰勒完任意出人欽此臣等恭誦綸  
旨直與聖經相為表裏固知責成速獄原期於得情無枉  
雖非但以速為能而已也伏乞皇上欽定以後京詳立決  
重案或仍舊足五起類題或照外詳例與秋決并足五起  
類題縱未詳確以資詳刑從此永為典制度畫一之令既  
歸而隱閣之獎愈清矣

### 廣推閣員

崇禎六年六月九大學士周延儒回籍帝命廣推閣員吏  
科給事中宋權疏言皇上寤寐良弼應如飢渴求之之命  
當在旦晚然得人難矣金匱則卜之於天廣推則卜之於  
人特簡則卜之於聖心而諸臣之難效終無以稱聖恩之  
高深則何以故職實伏而思之奔譽卑陶湯舉伊尹舉者  
一人耳而天下骨化惟其選於眾也聞四門而羅之非執  
一途而收之地也日者煌煌聖諭謂館員應令歷先推知蓋  
欲鍊幾要光習民社屠庵釋子宏遠職為館員俾歷推知  
者樹之也樹人猶樹木然始而弱植既而拱把既而合抱  
又既而拂雲干霄其收效須數十年之後即速亦數十年  
而今日南北內外在籍豈無歷民社者乎史政府拔之詞  
林從來鍾鼎事業竹帛勛名師師有人然此外不妨博求  
而間用之祖宗朝歷有行之者永樂以及嘉靖以前如黃  
淮則起自中書舍人楊士奇則起自王府審理明儼起於

知縣薛瑾以御史見推李賢以郎中簡拔楊一清以邊方  
錫制而召入張孚敬以南京主事而起連即今日會推閣  
員未嘗不以別衙門列名蓋翰林明習家國典故而民務  
未嘗身親別衙門啟歷中外事情而徒從未嘗習熟恭而  
用之正蓋極相資水火交濟之誼今簡用閣臣詞林不拘  
多寡而別衙門亦分撥地之一席分分方隅勿泥資格廣  
諮之國人獨斷之張裏期得一人以充曠與斯拔茅連茹  
之盛事也此就日前論也而後之館員業從外吏而未則  
讀中秘書者皆其深練於杜稷民人之事今猶相資交濟  
而後且殊途同歸召伯之巡行即為啓沃方叔之贊襄即  
為戡定真千載明良之一時矣

### 降罰事陞

宗禎六年六月吏部尚書李長庚疏言朝廷設官置吏佐

理分職而而部屬官即外而監司郡守有一官即有一官  
之職業無容曠也目擊多事之時倚辦群工之用一切員  
缺豈可久懸乃戶工兩部每少掌印之郎中省員諸方難  
擇相應之道府蓋以上各缺定須擇人而所謂擇人者必  
有一缺而有數人方可施其擇也茲字內大郎有缺至四  
五而人尚不能得一二以致資俸本淺者反獲最深者居  
前品望超卓者不得典尋常者而同提撥殿兩由則以降  
罰多而考核少也試觀各部司屬非掌印則管差其間不  
經降罰者有幾降罰者既聞復之無日差滿者又考核之  
多稽主事不得陞員外郎中員外郎中不得陞道府此部  
無可陞轉勢必惜材於南而南部近亦寥寥義難容其株  
擇用人之法至此而益窮矣連東水旱頻仍盜賊竊發有  
司鮮良術之收小民表樂生之心所持彈壓接撫全賴

府若任缺官廢事或至任用非人究臣等以滿職之罪固  
此難辭而亦何補於事勢之窮也臣等以為降罰一節原  
假薄誼用示激勵臣部議有三則屢奉明旨內如多官中  
原因註誤罪輕時久而又著有勞績倘值兵荒地方急缺  
道府容臣部於內擇其才品相宜酌請開復量行推用或  
仍所降俸級於新任內一體降住並地方多事各官正可  
為維新補過之圖易於自見其怠玩不勤者二罪並論尤  
宜從重處分以定其功過實勸懲之權衡也至於差滿  
者連行考核無全優俸以道選於局外其罰俸者原有定  
期吏有於新舊任內總計通算以委曲於法中期於事體  
無碍而銓叙有裨提之有一人之實用多一員即備一員  
之選擇庶幾任使得材事無掣肘其於皇上貴成望治之  
盛苦心亦可藉手以仰禪於萬一矣論者四方多事道府

要職必須選擇得人降罰各官原以懲前勵後今既說得  
難陞轉着遵前旨從公分別補過自新的先與開復推用  
實蹟未著的仍於新任降罰再程後效不稱從重并議其  
以欺朦玩劣被處的不得混請取替差回連行考核已奉  
明旨何故久稽以致缺人廢事各衙門一體遵行飭科場  
宗禎六年六月諭禮部試錄文既刻士子名宜用真卷示  
信即量加刑潤不得畫掩本色考官仍加意後場有博通  
經史曉暢時務者前場稍遜亦許持技命題須明白正大  
道理切時庶得實學通材以資任用不得詭僻瑣製有乖  
典制違者都科參處

### 請議遺恩

宗禎六年六月南戶部侍郎呂維祺疏言頃聞邸報宗禎  
五年十月札科都給事中張國維題為議擬久稽勵世宜

急事奉旨與父稽違條奏事宜者凡部看議未說敘此據科臣頭項頗有為避國諸臣請議者奏旨下部的議仰見皇上表忠至意超越千古等因又稱冊內既應避國諸臣而純忠如卓敬等尚不載豈非盛典有缺等因竊惟謹以尊名節以一惠政闡幽微顯之公典正勵世厲之權如靖難死事諸臣方孝儒之死不單詔甘頌十族徐輝祖之卷戰不屈被幽囚戮景清之緋衣挾刃精英逆見黃觀之自投羅網妻女皆沉以及陳迪銖錫練黃諸臣之五噫悲歌皆立藝肉寸珠枕藉衣藤轉抄皆上不愧皇天下不愧夷齊即我成祖文皇帝亦曰被食其族自盡其心又曰諸臣盡忠於我太祖故盡忠於建文又曰立賢無方使練子寧而在朕當用之事於神宗之稱忠臣從寬與神宗之遺遺詔許建祠大哉列聖遠懷光昭千古乃知成湯不以代憂而沉洲之務光武王不以革命叩之朱徽貴今日一字之章家攢累朝疊下之誣諭教孝善難善逆莫要於此顧其昭昭在人耳目或與臣部無涉者臣不敢贊也惟就科臣所稱卓敬訪冊遺載者在而在南在戶官戶卓敬故戶部左侍郎也臣謹選擇遺乘卓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七歲時相工曰此兒骨髯殊奇必為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兒牛滿之歸北入門乃黑虎也登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升雲南府經歷進戶部右侍郎建文初卓敬密奏曰北平疆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從南昌以絕禍本夫前而朱勳者故也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助莫能斷故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奏大驚翌日語故曰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成祖即位責敬不奉迎怒欲殺敬而憐其才語廣孝曰

諸奸臣皆欲首先害朕惟敬陳從封內地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採囊取物耳使敬言誠用陛下豈有今日於是敬遂死敬臨死從容嘆曰變起宗規裏無經畫敬死有餘事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與之族成祖嘗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卓敬可謂不負其君徒劉琨傳其事私諡曰忠貞敬立朝慷慨英偉美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諸文峭拔磊落著文集五十卷看得本官果敬性成忠誠天賦貞公卿之骨髯而相表奇微蹈風雨之迷途而虎為嚮導戶部郎首廷朝儀畢府獨殿宗牒在拜計則出納必稽密國事則幾微先見劉忠愍所謂實生策諸王之勢展錯謀劉氏之安斯人與當成祖續續之秋亦臣子致身之日刀環入曰吠先之聲不報戰杖入項非武之義猶仲哲不進生門每嘆類祖追惜以為不負其君今南都見有公祀專祠矣太祖養士之報成祖嘉忠之意與三百年人心天理不死其徽焉在臣部則敬為先達不忍泯其孤忠在國家則敬為純臣儘可風頑鈍科臣以純忠自敬長非謚美伏乞勅下該部著議補入諡冊議定舉行以光大典

#### 第四子生

崇禎六年六月上傳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朕第四子生禮紀田氏出後封永王

#### 起用舊輔

崇禎六年七月初一日諭吏部舊輔何如寵忠誠端亮未竟鴻猷且聞前恙久已平復今時事多難亟需元臣匡濟便差官召來同體仁等夾輔協恭佐理政諭如寵以老疾具疏辭免不允起行至中途又具疏懇辭刑科給事中黃

紹熙上疏曰從來君子小人不能並立如寵徘徊瞻顧則  
次輔體仁當知所自處矣自體仁為相水旱游踪盜賊充  
斥受理圖如是乎秉政既久窺者必熱中外諸臣承奉其  
意同一人則曰此與體仁不合也行一事則曰此體仁所  
不樂也凡此皆居憂之由乞命體仁引咎辭位以無妨賢  
路

### 五府軍屯

崇禎六年五軍都督府成國公朱純臣疏言本府所轄十  
七衛除鹽池三衛外其有屯及丁者十四衛內又除守陵  
三衛實在十一衛也總地而言則二十六百頃有案總丁  
查則五千九百名而朱丁過事則聽調發無事則隨京  
營并各衛門操差未嘗有優游試說者所有餘丁種此屯  
地每年額納五糧二千七百石有零銀三千四百兩有零  
至今或以屯地而指民村或以牧民而指戶園佃日久  
莫可詢如考本府所轄二百四十餘屯近止清查有餘屯  
矣如謂屯丁何止數萬人今丁不滿六千約每屯僅五十  
餘丁矣此會同撫按公同有司查勘各有清冊可按今日  
數萬本府不得而知也聞有餘丁未免老弱強壯如欲抽  
練必至離根且此輩分布遠居止可保御曲者使之操  
戈執盾恐亦不能人人為聚糧也

### 正運官催徵

崇禎六年七月內侍張彞憲查戶工二部通欠錢糧一千  
一百餘萬上命遣科員分催給事中范淑泰上疏言自督  
稅日嚴而納賦日苦有司驚心於殿最群黎畢命於皮毛  
層層相積轉至通虧今欲滿一千七百之數嚴飭州縣徐  
理而喜園之不出十年或可漸足差分運料道奔走天下

務必呈獻逃匿更啟難端豈國之福乎

### 霍邱鍋異

巡按御史饒京報據潁川道中為憲詳稱霍邱縣於二月  
二十日該縣忽有一鍋飛來上載木甌二口從東北飛  
至縣治迴旋再三遂至於市民陸和家

### 織染戶稅大害

崇禎六年七月南道御史左佩珪疏言兩中第一等政如  
近年織染局之會商蓋湖閩之戶稅是已蓋織染一局有  
絲商花紅商金條商往例上江西縣歲金一十九名年米  
未食之先巧者營謀多方躲避迨其食時所點類皆中下  
力不能營求脫免者也於是明以五六家三四家一番報  
食人百語名入官府若登鬼錄額價尚屬望梅催進先同  
寇賊計要復之務必稱實稱實不足毋必費產費產不足  
責及子女剝肉敲骨磨力若完然料既入矣應得之官銀  
同名況海矣守候經年者不可得欲得則費且不貲媒指  
到手不過強半是以一經食報輒以身殉縹者溺水者割  
髮逃者引頸刎者比比而是興言至此凡欲為之分痛哭  
矣夫山龍火藻正宜合歡所頌戴之聲以稅為釐者歛一  
路之苦而為之臣子不思知也臣查供應機房歷來折價  
平買仰遵皇上如天之德一稅之仁將織染局准照供應  
機房之例則採辦依時料物精美上不誤國不下病民利  
於商人又利於局矣至蓋湖戶稅之害尤有不忍言者蓋  
湖雲南都水路三百里而遠設有工部竹木一稅各劃一  
無容更議至戶稅之設臣不能詳致第聞神宗廟以府判  
輪管事在司尚有撫按稽察之恐今屬之欽差戶部矣  
立制之初止及行商近聞稅及居貨初起時且云以貨估

船非船估貨此兩句正是我胎何也蕪湖一區路通九省百貨駁泊萬艘接撥貨一估則多客賤不得不驗則不得不稽留曠日持久擅雨遇風怒風巨浪而商旅有胥溺之患且臣聞此間吏書一百名有察二十四員巡緝六十名鈔庫一百二十家上庫書役三百名夜巡六十名皇上軍國之費祇取三萬而官吏棍徒兩得不得近督臣洞志前獎業昭九江果頭之議矣臣愚似無可言然有不得不言者論果頭矣又而論精細是名雖與九江同而法獨與九江異則估之一字害之大端而論實多言容之根底也乞勅南京九卿科道後長會議要於國計不失三萬之厚額而於商實不受多方之重困更祈天誥申飭部臣政事之時該部嚴加攷核仍許臣等不時採訪但有移跡據實上聞庶幾有所顧忌不然彼肆行者猖獗共眠雄據江干商價裏足呈聖明之世所有乎

### 內外用人

崇禎六年八月吏部尚書孝長庚疏言臣等伏讀聖諭見皇上於制科之內而寓鄉舉里選之規模家養之初以為明經行修之本而尤加意館員科道鄉習政務民情二甲以下俱應涉歷考選仰見皇上慎重吏治民生至意臣等自漸庸暗無能補裨萬一謹再四商確切念皇上所中飭者祖宗從來之典則所專注者今日實用之人才必舊制新規兩相參合而無悖方敢入告查得國家掌故自永樂以來每科二三甲進士內考選庶吉士教習讀書歷代沿守自應遵行惟是每科選定數目倍一加慎重及散留之日酌定精詳以充祖制而又於各官考散之時擇其民務練達學行兼優者量補翰林員數總期實理毋濫則

論思之地內外兼資良法美意莫此為備矣舊例二甲進士選各部主事知州三甲進士大理寺評事大常寺博士中書舍人行人司行人各府推官知縣蓋主事合歷六曹各有兵農法禮之司莫非政務亦莫非民事也而知州之缺則守內設州原少每省有者二十餘缺次者十餘缺少者一二缺其間煩簡不同邊腹各異進士舉貢三途並選是以每選知州多不過三五人而進士則一二人止耳若令之盡歷外任則各部主事選授無人必至虛曹廢事而知州缺少候選為難反成壅滯在部有缺而少人在州有人而少故是選法亦有時而窮也查舊例二甲首選九名十名選州以後名數達五達十者選州自四十而後不選州其於外缺誠為太少相應仰體明旨涉歷之意將二甲上十名前二十五名選授主事後三十五名選授知州每

選照依應選員數分取如一時州缺出少則各官願選推官知縣者聽其二甲多以不得考選為限今准其考選則外補亦所願赴也至於三甲如博士中書行人舊制止有進士除授原無別項陞選之途而每年三甲內選京職者止十之二選知推者十之八是外原數倍也則三甲仍照舊例職選無容再議及至考選之日通將二甲主事知州三甲評博中行推官知縣國子監博士存外特薦教官一體考選分別等第補翰林院員缺次補科道以及部寺又次者補同知通判則憲章典制煥發新規內外均仰用之迨清華皆涉歷之選諸親勸聖益光吏治民生所賴非淺鮮矣

### 課銀納錢

崇禎六年八月戶部疏言切見皇上軫念民窮嚴禁火耗

不當三申五令矣乃職等謂火耗之害在窮民為尤其蓋  
單丁小戶類銀不過分餘錢數而數目愈少輸納愈難換  
銀有虧折之費有銀有成色之費及至種多稱兌分釐毫  
忽之間添入等盤竟同島有每加倍收之而價零合總  
羨餘視富民反多此勢是赤子剝肉鬻瘡之既痛而不肯  
有司司囊潤澤之秘藏也故革火耗先恤窮民計目今額  
銀不及一兩者盡令收錢照依時價上納惟一兩以上方  
許收銀銀則分兩易清錢則數目有定雖有墨吏亦不能  
以一科十以十科百也其所收之錢即充官吏師生民皂  
俸康工食等項支銷如此則火耗之弊稍除而窮民亦為  
之少蘇矣兵照納錢一說言者先嘗條陳職部亦經題覆  
至今阻格不行則有司美餘之病不能割也令行天下州  
縣刊刻石碑鑿衙門一體曉諭進行該撫按實加体訪有

### 蘇松稅賦

崇禎六年九月給事中李世模疏言竊觀天下財賦大半  
取給東南而東南輸賦重者無如蘇松等數郡有京邊有漕  
白有織造有存留其他項雜解種種不一自上方供應至  
九邊軍需水輸陸挽誰不責之數郡之民民孰非朝廷急  
終事民也然而輸將既久膏血已竭往往時比 豐盈今  
則閭閻若掃矣往時素封累金今則富戶先逃矣往往時膏  
腴之產人爭角市今則麇聚求售而人莫之顧矣以為盡  
屬天時豈前此歲皆置稅以為盡由人事豈前此吏皆循  
良則天人交困之際此極也夫一歲全收僅足供一歲之  
賦若無其舊者必至負其新者故責前歲之帶徵必成今  
歲之舊欠見久又作來歲之帶徵此三吳遭賦年復一年

這要定期官於三吳者之奉罰人復一人終無了日也加  
以年來水旱災傷無歲不有田無年入課必全徵且數年  
積逋必欲責之一歲此小民所以疾首蹙額庶幾一逢檢  
熟以緩須臾死耳方今六月二十五日颶風三變從來所  
未聞姑蘇城內水深四五尺則田苗之飄蕩可知數百年  
浮屠吹為兩截則室廬之傾倒可知計此時民已無家寧  
止無歲新者且若無出舊者更從何徵此在撫按必當時  
勘災傷告之皇上皇上必有非常德意以拯災民臣獨以為  
定仇仇而集哀鴻莫若先緩帶徵之令省洪武時戶部奏  
蘇州連運三十餘萬請罪其官高皇帝曰蘇州歸附之初  
軍府之用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清民國可知若罪其官  
必責之民民無生矣今免之臣仰見皇上之心即高皇帝  
之心但當此三空四盡之日何散易言蠲免得如江石逋  
欠金花事例每年帶徵十分之二如過兩歲再為蠲至次  
年是有帶徵之名而無帶徵之實朝廷未嘗此金花稅小民  
已不啻出之湯火不然天既厄之人復追之彼有司借口  
曰功令如是耳違恤其他臣恐挺而走險將有秦晉燎原  
之憂今轉死流離人為皇上添耕易藉以辦此億萬千年  
惟正之供臣言及此誠為天下大勢計不獨一隅計也



山書第八卷

申飭鹽政

崇禎七年正月諭戶部准鹽正課多通皆由積蠹不清商  
固已極如雖私鹽賄掣引貪割段造訪拿及入見稅封寄  
獎吏胥磨年盡奸從前何要厘剔又如甄理官已裁吏役  
仍舊并獲鹽營守備衙門諸費已輕奉旨一任因循婪冒  
殊屬不法通着見任巡鹽御史嚴加懲汰清查未盡情弊  
力裁軍以挽鹽政

聯奏交以錄實效

崇禎七年正月刑科給事中姜應甲疏言臣伏而思之國  
家之天下不為不廣皇上之治天下不為不動勤以治之  
而且七年不為不久然而天下猶昔也尚可循途守轍不  
反而思其故乎即諸臣之條陳何日不上皇上之批答何

日不下然上與下交相擬議祇是紙上之文章耳夫亦有  
紙上之文章而可與治天下者乎皇上實為天下計當察  
諸條奏之中果有開治亂者便遵是臣面悉之旋進諸大  
臣共商之此一事也為利幾分為害幾分不憚數日講究  
一事夫數日一事數月十事則一年可得數十事也學畫  
既定而行之不挽不阻不求目前之速效不受文法之牽  
拘利害之數明則無所用其驕願講究之理微亦妥所通  
其功罪行之既久其效必速其效彰天下之大政不過  
數端一年而集數十事矣况七年乎孟子曰大國五年小  
國七年必為政于天下良非虛語雖然天下有治人無治  
法乎與器習則動而多獲人與地宜則往而收利職伏見  
皇上臨政以來輔臣銓臣樞臣以至封疆之重臣多者五  
六輩少者二三輩夫用之時見為天下之至賢舍之時見

為天下之至不肖夫進賢退不肖轉如轉環誠足以見  
皇上之虛懷樂善然而換一人必誤一事換兩人即誤兩  
事人誠不足惜而事其堪再誤乎此無他不慎行登也國  
家用人之法大則延推小則保舉兩者擇之朝廷之獨  
鑒夫人主高居九重何所憑以鑒諸臣之才品是當取其  
法而深思之古者登朝宴罷專以誼政今則不然驚驚趨  
驗周旋升降觀禮而已仰屋宵旰之精神無裨修明之萬  
一治于計臣則問以出入于樞臣則問以封疆輔臣亦酌于  
旁諫臣執筆者左右不嫌各展所長一日之對不更十數  
人不止開竅一脫脫墨形迹務求詳盡彼既獻其謀歎必  
伏避其底蘊簡要而明切者知其為能臣端亮而恬靜者  
知其為良臣謬謬而不說隨者知其為正臣儉朴而不浮

諍者知其為清臣群臣之見皇上也嚴肅祇畏不暇匿而  
肺肝而皇上之聰明千萬倍于羣臣之聰明既見之熟必  
知之深既知之深必用力人以此是舉政以是行猶探物  
于囊而駕輕于疾也或謂堂陛之休畧則逆整粹之神  
煩而必勞是又不然刑獄錢穀諸務一一皆經磨覽何況  
于羣臣之對待向者天下諸司入觀皇上曾君對于朝堂  
羣臣飲承已經傳之環海以為美哉此今日大變之一証  
也書云作之君作之師言君又言師者以接御衆教養之  
謂也人之材技日懈弛則日彫落日廢泮則日英敏既察  
其材仍善其用以守見者勿窮之以才以廣見者當畧之  
以親如是則竹頭木屑與把梓俱登迨則一二年遠則或  
三五年歲平治可立而待矣

星曜行度

崇禎七年正月以大學士徐光祚先是薦山東參政李天經知曆遂命督修曆法天經疏言七政之餘依新法則火土金三星本年九月初旬會于尾宿之天江左右木星于是月前犯鬼宿之積尸氣一時五緯已有其四非必以數合天即天驗法之一據也從未曆家于列宿借星有經度無緯度雖回曆追之猶然右法故臣等所推緯度數時刻與監推各不同如本年八月秋分大統曆其在八月三十日未正一刻新法其在閏八月二日未初一刻一十分相距兩日臣於閏八月同監局官生測太陽午正高五十度零六分而差一分入交推變時刻應在未初一刻一十分際合新曆隨取輔臣徐光祚從前測景簿數年俱合春秋傳曰分同道也至相過也二語可為今日節變差訛之一証蓋太陽行黃道中線追分而黃道與赤道相

交此晝夜之所以半而分應所由起也追二至則過赤道內外各二十三度有奇夫過赤道二十三度為夏至則兩道相交于一線詎不為真分乎太陽有平行有實行平行則每日約行若平而實則有多有寡不獨秋分為然謹將諸曜會合凌犯行度開具禮部委司官同監局官生詳議以聞

### 朝廷典例

崇禎七年三月山西提學僉事袁繼誠疏言臣日有計典告成一疏首及觀官參場內臣事惟自循職掌以廣皇上培養士節之意荷蒙聖度優容不即罪斥微臣感激涕泣以泣思惟恪遵明旨勉供本職何敢復有瑣陳囑聞總理太監張藥運有疏陳辯臣取邸報讀之見其滿紙機鋒字字詭譎與違自務為如黃之巧臣直等諸床蛙之鳴不屑角

亦不欲角也惟是事關典制難隱忍則不得不平心為奏竊謂為奏憲所展轉求勝惟專朝廷一語臣以為專朝廷莫大於尊朝廷之典例如所分屬有司見藩臬行屬禮為典例見內臣行屬札亦典例乎故事諸司至京先謁吏部各衙門後冊為典例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屬典例所共守雖坐受猶以為安事屬奏憲所自創即長技故增其辱臣伏觀高皇帝建官立法各有深意內自中服靴帽皆與外臣有別而猶嚴交結之條此非內外異視也內臣有內臣相臨之札內臣不得縱外臣猶外臣之不得縱內臣若必欲以內臣縱外臣會典所不載以故國家二百六十餘年來內臣未有受外臣奉跪者有之止王振汪直劉瑾數人彼皆蔽赫一時穢流千古奏憲躬事聖明正宜恪執度臣前疏愛外臣以節政愛奏憲以禮奏憲何以規為嘆坐臣以疏罪重罰夫路馬不當札豈為內臣設而乃妄引為教臣竊予臣恐威權漸熾苛苛難尋自此有大於外臣參跪者誰復敢稽其鋒臣身不足惜天下事亦大可寒心矣猶可駭者惟天稱命惟君稱命奏憲何人藩臬何官輒敢入告曰止命之揖位在貂璫儼然命令自處尊朝廷者固如是乎臣立身頗有本末以御史降調京俸將及三年始陞僉事不為纖沙至儒者道德必宗孔孟千載而下誰敢比擬若文章第如蘇韓奏憲以為弗如臣誠弗如但小臣無辭免之例義惟有求斥耳伏乞皇上俯從奏憲言將臣立賜罷黜以洩奏憲之恨以終全臣廉恥自愛愛人之心臣感激世世何憾焉臣于奏憲素昧生平有何成心前疏實從士習人心起見而奏憲口不擇言朋黨二字豈宜挑激於聖明之世且奏憲清樣錢糧亦既有日金錢

節者幾何不加賦而用足者幾何總理使倆照見而徒  
屈辱令自明尊大亦何益於朝廷之有與乎古今治亂關  
不容髮伏乞皇上博觀史冊自為社稷大計奏憲即再有  
展辦臣侍聖明在上不復置喙矣

### 武階劇付

崇禎七年七月諭國家崇重武階非功不授近來劇付加  
銜一事僭朝廷名器通宵小錯營坊贊滋偏廣原冠軍大  
非法體雖曾察禁未見振遵着兵部通行各督鎮嚴加飭  
核如克捷校勇者有軍功的確可據量與給劇職銜至食  
書守備而止又必將給受緣繇開具明白即時奏報以憑  
稽考其餘罷閑職片捐給骨等項營獎徇私冒濫冠裳  
者俱一舉汰革仍責追所給劇付塗毀如有隱匿招搖詎  
擾市里者訪拿究問其按道等官不許擅創各着永遠遵

### 請改光宗實錄

崇禎七年八月少詹文震孟疏言臣職以非才備員史局  
頃因纂修是宗皇帝實錄從閣中恭請光宗皇帝實錄到  
本較對見其間舛誤甚多而謬誤之大者如光帝之冊立  
與挺擊紅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之邪說而應和之蓋天  
啟三年七月十六日實錄違是則禮臣周炳諤等史官在  
際昌等所纂修而閣臣葉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至天  
啓六年逆黨崔呈秀等請實錄非實請旨重修則崇禎元  
年二月十七日所進今呈史館之所藏者也是時皇上初  
登大寶要與未熾逆案未成閣臣費立極等不行奏明含  
糊從事後來諸臣亦亟復發金匱之秘洗石渠之穢者要  
與雖焚邪說未殄凡光帝二十年青宮之憂患與夫一月

天子萬年聖人等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之所痛心者  
也昨見皇上追念先帝冊封徽妃懷璽以崇永思皇衷純  
孝孺慕縗緇薄海臣民咸為感動乃先帝紀載尚未清明  
使今日編修將何所據傳後世又安取衷國是所關更  
非細故若謂已入史牘不可復出則違璫之矯旨且能行  
於當年聖明之獨斷豈不易於反手視為緩圖置不上聞  
亦非臣子之所安也臣謹摘甚者上清履覽一云當命哲  
之日詔諸惠養儼然負震肅之重儲官既定典制文明而  
浮議外滋無端蔓引皆好事者之過云云臣謹按先帝冊  
立一事自萬曆十四年以至二十八年廷臣羽翼國本有  
殿諸者有削籍者有違成者有廷杖者忘身殉國九死不  
移諸臣亦何利於己而為之縱皇心有主未忍言災日之  
功而精忠自盟豈可沒回天之力乃謂浮議外滋無端蔓

引一語揀殺謂皆好事者之過此與三朝要典所稱嘉黨  
搆譽希圖定策與三葉諸姦一脈相貫者同一邪說也宜  
改正者一云四十三年五月有男子張差持挺入東宮  
殿辱下擊傷門者中官共執之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回  
奏張差語語不情實語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魔藉其貌的  
是癡病而刑部擬軍主事王之案捏謀危東宮之說詞連  
二端科臣何士晉行人陸大受主事張廷壽附和其說愈  
加激詭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挺擊一案也即據劉廷元  
疏亦明言稽其貌的是癡病而必欲以風癲二字草率結  
局不容王之案奏張差口詞指為捏謀何也且張差有口  
舉朝皇應默然而一有言者輒曰附和四激詭則必使東  
宮無一護衛之人而後快乎正與要典同一邪說宜改正  
者二因工科給事中惠世揚疏論劉廷元逆謂初張差

狂聞劍道闖入宮門建元地視皇城按狀風魔皇祖是其  
奏撤決平允自王之案突揭揭囊疑案因以為利他事  
建元未幾果顯政風魔之案一時邪說世楊實為之倡云  
云臣按王之案揭發張差之逆至於察處至於刺奪後連  
死詔獄莫敢議卹即患世楊身被五毒体無完膚所以不  
即死者逆端欲借為我首過故天下名流非甯之也幸聖  
明御宇僅見一死而稽啓事乃云徒黨因以為利斯亦何  
利之有焉況風魔之案忠臣義士所共明目張膽而攻者  
何俟世楊為倡始顯政之要與邪說宜改正者三一云張  
差闖入東宮言者紛紛御史劉光復言致辟行刑一獄吏  
任似不必言官詭為奇貨居為元功以此二語為異議者  
刺骨云云臣按劉光復之得罪也實以奏對越次然據其  
語但言皇上神慈愛太子極仁孝兩言亦未見其有功於  
神祖及先帝而奇貨元功之語不可謂非抹殺忠義矣大  
抵閹官一事提學殿居近侍俱陪亦天下奇貨也必欲視  
為平常不當根究以為僅一獄吏之任此何心哉要與邪  
說宜改正者四一云方上疾大漸召李可灼并趣和藥悉  
出聖意一時臣工所共聞其見其後有違為許世子不嘗  
藥之諭郡小附和葛然鼎沸汗鐵君父幾成晦暝之世亡  
何正論大明邪說漸滅且云李可灼往來恩喜門中使以  
聞其傳奏姓名莫可得而問云云臣按此即要典中紅丸  
一案也昔唐憲宗致殺方士柳泌蓋為憲宗製長生  
藥者彼豈不願其主之長生而餌藥不效則殺之而不為  
過後世亦不以為寬今可灼進藥而先帝賓天繼謂之誤  
庸醫殺人律有明罪況誤傷天子乎此即詳諸市朝亦人  
情所恆而乃與願命大臣同賜金帛以慶經論劾僅致

仕回籍此何以解於天下後世且宮闈之中傳奏姓名置  
遂不可窮詰稍欲窮詰即曰郡小曰汙穢曰昏昧此皆要  
典邪說也宜改正者五以上五條僅摘其尤悖謬者伏乞  
聖裁即知史館逐一改正或取天啓三年所進遺稿再加  
勘定入皇史宬庶千古之是非不悖一代之褒貶可憑而  
於皇上之遺考亦有光矣方今寇氛未靖四郊多警或謂  
臣言非其時而邪說之害甚於兵戈自台記之矣況目覩  
止考之聖主永言維則何敢不俯循職掌仰佐涓埃

### 舉薦家臣

崇禎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帝御平臺居內閣九卿科道及  
翰林院等官各舉堪任吏部尚書者閣臣溫休仁奏臣  
等先舉恐諸臣觀望俟諸臣舉後方舉所知吏科盧兆龍  
等亦奏科道例不序舉只舉有不當的方行糾劾西班定

二

國公徐允禎等奏臣等例不與推文官帝令各舉所知也  
好遂令內閣授紙筆令書名于是西班先舉原任吏部尚  
書王永光而吏部尚書謝陞兵部尚書張鳳翼戎政尚書  
陸完學刑部尚書胡應台而吏部左侍郎張捷舉南都御  
史唐世濟原任尚書呂純如右侍郎賀逢聖舉其鄉胡應  
台戶部尚書侯甸舉南戶部尚書鄭三俊禮部尚書李康  
先舉侯甸右侍郎陳子壯舉其師內閣大學士王應熊欲  
如高拱故事張西之兵部尚書張鳳翼舉侯甸刑部尚書  
胡應台舉其鄉原任尚書陳所學工部尚書周士樸舉其  
師左都御史張廷登戶兵刑工各侍郎俱舉其部尚書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田惟嘉舉胡應台右僉都御史鍾象亦  
舉應台及其鄉原任侍郎李邦華大理寺卿朱大啓舉謝  
陞唐世濟左右少卿李日宣鍾阶共舉侯甸胡應台鄭三

俊及其鄉南工部尚書劉定國左寺丞李懋芳舉其鄉原任尚書周祥原任府尹劉宗周通政司通政楊廷烈舉侯伯左通政吳姓舉鄭三俊翰林院掌院詹事吳士元舉胡應台既舉於是大學士溫休仁錢士升同舉謝陞大學士王應熊舉唐世濟大學士何吾翽舉侯伯曰在此各官現有職掌不必推因詢謝陞唐世濟何如人輔臣各有奏對次及呂純如帝曰純如繫逆黨中人且問科道如何說於是吏科盧兆龍首糾而工科孫晉兵科蔣德瑗繼之御史金光辰輯一元繼之獨掌河南道御史羅元賓默無一語而張捷力荐純如至云周純如不効願同罪帝曰既是逆黨中人不用品也罷復以此詢陳所學商周祥諸人已復令九卿各舉侍郎一人而退

### 實錄帝系

崇禎七年十月右諭德兼侍講許士柔疏言臣備員史局敷事神廟景廟兩朝纂修之役得於皇考實錄大端目涉手鈔反復考訂尤如群蠶茹以為本朝實錄一書即古帝王本紀史家編年遺意也其間提綱振目最重且大莫若聖作明述世系相傳之際故總紀之則父子母后之倫書之必其備分紀之則兄弟同宮異寢之序書之又必其明惟明且備乃為實錄此定體也以臣觀於皇考改錄世系獨畧焉不可解此不可以當代闕文傳疑後世臣積慮於中欲陳已久今請為皇上備陳之而加裁察焉臣謹按原錄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十一月十四日皇考第一子生命廟諱孝和皇后出此景廟篤生之自所當書也後三十四年丙午十二月二十八日皇考第二子生命集名孝和皇后出建封簡懷王復三十七年己酉七月十五日皇考第

三子生命某名母選侍王氏出後三十八年庚戌十一月十六日皇考第四子生命某名母選侍李氏出此諸王子遞生之自所當書也迨至我皇上鳳乳龍興之瑞孝純皇后捫天懷日之祥亦實在萬曆庚戌間則聖母氏族所自出封錫所自隆錄中國自當具載皇上振教之年聖誕之日命名之典潛邸之號錄中尤自當表明蓋必如是而後倫備而序明可以見皇考當時前有為之作後有為之述後宮多覲天之儀五葉肇承乾之胤暨乎聖母麟趾之並麻王母萬嘉之綏福昭代盛烈誠可以光示於天下萬世無窮也亦必如是始見我皇上帝立之最奇天命之攸歸三代以來所未有而昭代二百餘年所僅見也乃所臣聞改錄則考以皇上振教之年聖誕之日不書也命名之典潛邸之號不書也臣不能解也史考以聖母出何氏族受何封號不書也臣不能解也而且編及諸王之生與所生之自花萼相輝之美鳴鳩並飼之仁不書也臣不能解也所書者止三十三年乙巳皇考第一子而已夫皇考實生五子而何以獨紀其一皇上實有四兄而何以竟遺其三臣不能解也且臣同官文震孟所言此改錄所畧者也筆焉而不信天下萬世猶得按其筆而正之者今臣所言此改錄所刪焉者也刪焉而不著則將使天下萬世讀皇考實錄者謂聖躬之誕降果何辰謂聖母之發祥果何姓謂其間花萼輝映者又果幾何人是使聖朝父子母后兄弟之大倫皆缺而不具咥而不辨也臣所謂不可解者此也或者為之辭曰皇上之誕降聖母之發祥在皇考之錄雖不書而萬曆三十八年皇第五孫之生當必書之也臣則曰自仁率親上而至於祖自義率祖下而至於極祖廟

尊而違何若禰廟親而近以明明天子不大書於禰廟皇子之列而附書於祖廟皇孫之列此何可為訓也又或為之辭曰皇上之誕降聖世之發祥在皇考之錄即不書而天啓初年皇五弟之冠婚冊號當必書之也臣則曰父子相傳之謂及總錄一本之體體須辨兩宮之各乳况冠婚冊號乃成立以後之典禮誕降發祥乃哲命初生之本原本原發已不著與禮何自而加以明明天子不登揭其天錫岐嶷之始而雜見於藩邸婚封之列又何可為訓也若此者其在當日筆則筆削則削果無心耶抑有心耶其無心也是玩帝系而輕削之不可詞也其有心也是系帝系而故削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緣錄雖不藏史宛然開當日之史臣當掣而藏之閣中矣皇上該命典藉使取詳加瞻覽此段紀載原錄有是乎無是乎原錄而有之則原錄宜復也原錄而無之則改錄何以不補也况原錄之成在皇上潛邸之日而統系之詳慎如此及改錄之成在皇上御極之初而統系之慢忽如彼將何以傳信天下萬世也抑宮闈史有大典今日不容不著明者考元貞皇后皇考之元配也迺有宮承飾之春則當以萬曆三十年二月書大婚以正其始迺副釋綵線之冬則當以萬曆四十四年十二月書冊御以正其終而今錄勿書也天下後世考皇考元配之始末者將何徵也孝和皇后意廟之所鍾慶也在承寧懸天之辰業已於萬曆三十四年三月書封號以著有初至景嚴發殿之夕亦當以萬曆四十七年三月書冊御以著有年而今錄又勿全書也天下後世考意廟鍾慶之始末者又將何徵也至孝純皇后之冊御日月已載諸祀典而其年亦不著於錄中此又所當詳載者也

臣所請總紀之欲其明者此也總之今日之錄本紀編年之意微而提綱振目之法泯義例不問所重輕筆削不衷所緩急而臣于皇考實錄尤獨詳者則以列聖實錄祇取當年之行事分著本年之條目而遂可備一王之書皇考實錄必以一月之紀載備舉四朝之大綱而後可以成一代之史此臣所以積慮于中欲陳已久不能不為皇上備悉之而仰祈聖裁者也

#### 又詳考補遺

臣前有帝王世系一疏仰祈聖鑒採取原錄詳加參訂以定信史奉旨實錄體裁自有累朝成例不必復滋煩議臣恭繹明諭敢不敬懼奉持無容再瀆然臣中夜思惟平旦惺然寤有不得已而言者則臣嘗攷之累朝實錄美臣未暇全舉即以我太祖高皇帝二十五子憲宗純皇帝十有

四子其最盛也而實錄中書誕書名書婚書封母后者馬仁宗昭皇帝十子世宗肅皇帝八子亦最盛也而實錄中書誕書名書婚書封母后者馮次及圯墳公主以至冠婚典禮莫不燦列昭如雲漢是帝王世系未嘗纖毫而不具錄中此成例也從來有以不書世系為成例者也但我皇考在位止是一月其世系書法既不能如列聖條析於編年之中自當掣要提綱統列於總紀之首而臣聞改錄掛漏殊甚即我皇上聖母孝純皇后茲未能載其餘可知且臣溯此錄告成之日在皇上元年二月是皇上登大寶既半年矣我朝列聖一帝止上一帝而我皇考一帝而生二帝則為臣子者以皇考總紀之首篇紀皇上龍興之盛事自是千古無兩之美業而改錄不然反舉原錄而刪則焉則臣前疏所論列者政謂夫改錄與累朝成例有所不合也

如果成例且有何言若原錄總紀則世系明備仰祈  
我皇上誠宜取詳覽其是非得失必有瞭然者此臣前疏  
所謂原錄宜復也乃臣積慮詳訂前疏有未敢深言與未  
及悉言者以聖明在上臣安敢復隱而不吐以贖狗彘戾  
其一日高皇后之終典宜書也蓋禮莫大於終祭莫重於  
始祖而國家以八月初十日高皇后忌辰祭奉先殿先二  
日奏祭此萬世不祧之廟制累朝實錄所必書而世宗肅  
皇帝以是日聖誕詔先期受賀議同日舉行實錄所載尤  
詳今皇考元年八月初十日奉先殿行禮弗書也若曰不  
舉而不書則以皇考之考故必無此失節若曰舉之而不  
書是以臣子之忽玩陷皇考於廢禮也且是月初八日孝  
康皇后之祭則書初二日先師孔子之祭則書而何獨漏  
於高皇后也其一曰孝端顯皇后之為嫡母宜書也夫分

莫尊於正嫡而恩莫大於保聖當考靖皇后封號未加我  
皇考青宮未定而貴妃顯赫先隆之日國本幾危於震虢  
天心幸託諸坤寧商山之羽翼曾未能轉日而河洲之荇  
藻乃可以補天在當日調護之苦心真千古慈聖之極則  
乃至今外廷尚論夾輔之功而中宮不言顧復之德即貴  
妃尚見封后之誦而嫡母不著其恩勤之勞此真天理所  
必不可廢而人心所必不容泯者也臣所謂未敢深言者  
此也又其一曰皇考之冠禮大冠禮成人之始嘉事之重  
與婚禮並重皇朝可致也況古者天子之子十五而冠而  
皇考以二十而冠即以二十而婚禮列帝嘉禮後期已甚  
此其危疑震撼所關特重今何以不書也其一曰皇考之  
公主夫公主同氣之至親內戚之至貴與皇子並書亦累  
朝可致也蓋古者男女異長以辨內外而皇考本育八女

所三主則寧德遂平樂安其并字于歸皆骨肉毛裏所係  
最親今何以不書也此臣所謂未及悉言者此也凡此皆  
大經大法典章首務聖明在上臣子所當有言無諱而皇  
上孝思無窮所當下明詔令吏局著之本錄者也至於書  
法之宜繁宜簡則以列聖在位多歷年所其於編年既詳  
則於總紀可約而皇考在位止是一月夫既不暇編年自  
當詳於總紀此史官之事臣業已具揭閣臣無容贅贊聖  
聽也臣職在史局叨祿十有餘年外無疆場汗馬之勞內  
無民社鼎城之績惟是討論故實次第編摩以供史職庶  
無愆官故敢不辭數瀆仰祈聖聽

### 論中官制部

崇禎七年十一月兵部主事賀王盛疏言竊惟中官監視  
之權不容躊躇閣部輕重之權閱乎治忽頃臣昧死陳言  
幸逃譴責而區區之愚猶有未盡者蓋臣之請罷監視也  
願皇上以世宗皇帝為法考嘉靖之世邊疆多故島嶼蠢  
動其時天下非無事也然各邊各有鎮守中官相沿于正  
德之舊者自嘉靖八年以後用輔臣張孚敬及本兵胡世  
寧言悉以裁撤皇上英明神武同撥爾皇迨歲歲於春之  
時臨御亦八年矣作述相承恰在今日如謂取說非端不  
清查飭非端不可則聖如太祖不必有與兵預政之防斷  
如宣宗不必有侍罪作威之禁而孝宗皇帝日與內閣劉  
謝諸臣密議于暖閣平臺故奪為侍權盡復祖宗舊者何  
勤勤懇懇若斯之銳也且如肅皇在殿邊防曷嘗不有積  
據邊吏曷嘗不有欺玩既冠棘而才難似當以權宜別與  
為格而肅皇于此斷之無疑謂非所以詔來茲而復舊之  
漸不可不深長思也故雖有康如阮安忌如雲奇賢如辜

善懷恩陳準之派除給事掖庭皆非其職而況此中善類百無二三皇上至嚴明也權取而威籠之至不測也而閣思即先聲所至猶能逼設縣官其橫如是脫以此曹貽之地日聖子神孫當復何如若夫魏正雖說傾危構陷文武臣僚使首吞氣而莫敢誰何久矣一旦根株盤結黨類繁滋漢唐殷鑒不寒心哉所謂中官監視之機不容躊躇者此也高皇帝洪武十一年勅六部尚書得自奏事取旨不得閱白中書十三年罷中書省不設丞相陞六部尚書之秩以省格歸之祖宗立政之意至深且遠故累朝總統皆閣部相參委任無間如三楊慶慶及劉健謝遷馬之升王恕之屬至寄腹心咸在左右故洪熙宣德弘治之政休明熙洽光于二祖自嘉靖以來人主罕與羣臣廷決事事可否悉取裁于票擬內閣始以代言之任凌尚書出其上于是大臣惴惴頭首若犬曹吏而今無變也進退人材非閣不決軍功爵賞非閣不先尚書接達請事于朝居而閣臣者務為深藏於重以示指度惟我之慈皇上試察今日朝廷之事有一不稟于內閣者乎古人所謂集思廣益吐握勤勞恐不如是夫既散中書之政于六部而復歸六部之政于中書則是顯避其名而陰操其實使天下後世謂我朝有不食堂封之軍相不開府第之三公故姓名不出于金匱故卜不參于廷舉而得之者愈糾而愈積忽忽而忽隆安能引止足之分崇廉耻之防化愚仇之見而損威福之柄哉夫康事不可以一人理雖文武之聖兵刑教猶分職于六卿皇上試取周官立政諸書及累朝憲錄觀之明良泰交自可概見然而此大事也言出禍隨勢無全理獨念臣之一身為皇上所成就而報稱無路惟引朝廷之

大體明祖宗之舊章竭其愚心控達宸聰即糜碎于奸橫之手其甘如飴皇上第採臣言深恩遠覽以杜權權壞紀之漸時時廷見九卿商畧機務則堂長之崇實武德之所謂閣部輕重之權關乎治忽者此也臣以死奮筆惟聖明垂察

### 考選議奏

崇禎七年十二月右庶子倪元璐疏言頃錄臣張捷奏辨臣疏橫口誣許伏奉聖旨倪元璐供事議廷不必干求其干與考選投送議事情者自行回奏張捷着連旨速出佐銓毋得久稽該部知道欽此臣謹據實以對今年夏秋之間吏禮二部方奉旨會議館員考選事宜盛筵紛踰月未決一日偶於客座遇禮科都給事中薛國觀臣問之國觀云斯舉甚盛而考法殊難蓋由文治不能兼收閣部不便同事臣時從衆中偏據臆見國觀雖然以為可行座衆亦同聲稱善隨即別去越數日忽舊家臣李長庚密封貽臣一書曰外間傳有考選一議甚善可得示其詳乎臣時欲謝不敏而重違其揚揚諷問育之意又不便書答乃先辭其夜草一議亦密封署曰議揭明日遣役當堂投報臣昧死謹將原稿錄呈如左揭云考選一事聖明創制盛心超越茂美百爾欣放今開會議未定寔有難焉其所以難者何也蓋以上意所崇在於治行而宏文之選原屬文章今欲歸之政府而內閣既不欲侵主爵之權若云貴在司銓而館職豈應不關輪靡之議且法既尊治則吏部所據寔殿最而上者遂定優評即考試可不設考必以文備內閣所稱名高下其間者積願輿論時功令之謂何正使閣部同堂而咨必致彼此牽掣欲求文治參半相準保無長



矩差池又以科道遞遞遺珠聲華疑削詞林支離翰墨名  
定已非若此者所謂難也如愚之見請自吏部先以治行  
考定科道部司等員其於科道但擬懸銜部司照常銓次  
具題得旨則以所定科道人數送閣考選館員自部司而  
下不得參預凡與該者悉為治行之尤在內閣即可一意  
衡文不必分心求望其高下名次以文而定而搜官編簡  
仍準官評如原擬給事者則搜編修原修御史者則搜簡  
討如此則閣自歸閣部自歸部治行自治行文章自文章  
可以按圖索察可以糊名暗摸拔科道之尤為館員既可  
導文學于政事之上定編簡之次以部議仍是升黜識于  
文藝之光庸然上副聖心下聲辭繇事無不順而行之亦  
可久矣至於教習之師理自難廢但須大舉史張一新沿  
套如舊經濟典故之書習乎章處分之事諷誦易以講說  
勵其嚴沃之忠詩賦代以制誥泮其絲綸之業至於燕會  
往來通行嚴禁日省月試三年有成教時之科盡於此矣  
右臣自七月中所蒙臣之揭如此此捷所見臣不敢一字  
更易望陛下細垂覽察凡臣所議者乃考選之法也未嘗  
品類人物而曰某宜館員某宜科道又未嘗預定員數而  
曰館員宜若而名科道宜若而名又未嘗區別若分而曰  
某省館員宜某省科道宜然惟以陛下創行盛典與家臣  
虛懷訪咨臣亦臣子臣亦僚友安能有見不言有問不答  
然究竟家臣于臣此議全不舉行是臣言僅比竊美非有  
把持掣制之力明矣又臣近疏十六策內亦有館員取舍  
教習吏強之條是臣所得明明入告者豈為援私又豈可  
以道旁虛譁遂為干與其事乎

疏陳層法

崇禎七年十二月蒲城人魏文奎上疏言層法詔謂今  
年甲戌二月十六日癸卯曉刻月食層法所推乃二月十  
五日壬寅夜也八月乙卯應月食今乃以甲寅遂令八月  
之望為晦并白露秋分皆非其期疏上令來京測驗

山書第九卷

元旦雷電

崇禎八年乙亥正月壬子朔是日大雷電越十五日流賊陷鳳陽鳳陽守陵內侍楊澤會慈與常商民痛恨入骨遂舉火燒其署亂民無主集隊執者迎賊于潁州鳳陽無城郭賊大至官軍無一人迎敵者遂潰賊焚皇陵殺殿為燼燔松柏三十萬株殺守陵內侍六十餘人縱高牆罪宗百餘人留守宋國恭戰死賊掃地王太平王入府治知府顏容暄因服圍獄中賊縱囚獲之杖之于堂下隨死推官萬文英等六人武官四十一人俱被害殺死士民無數焚公私房舍二萬餘間掠三日荆廣九德楊柳藩及南京兵至始遁往廬州

水西事宜

崇禎八年正月四川巡按御史劉宗祥疏言水西善後一為安位之立後宜妥侵地宜還一為外四里入我版圖之地斷不可失一為郡縣衙所之設斷不可緩所云安位之立後宜妥侵地宜還者何也安位這兵肆逆非臣一人言之督臣朱璽元于安位生前遣兵之逆不敢出一語以相賊督臣有何故而受制于安位一至此也可疑也至見疏云龍場地界昔年奉旨給還水西將誰欺欺天乎人人言督臣以此地予安位今果然矣臣愚以為立安氏後被立者慮戴國恩不難清地若立龍氏則干戈不休而安位之妻恃督臣之庇誰肯吐退夫國家不取其地足矣寧不清還原界耶此法之所不可容也而云外四里入我版圖之地斷不可失者何也四川永寧至貴州華節衛僅中間一條路耳其地狹偏貴州兩傍皆蘭土其地廣屬四川莫年

奢酋作亂此地阻塞不通及滅奢酋而軍民歡呼以為福也此地接連龍場乃黔蜀咽喉萬分吃緊與播之偏一隅者猶自不同今落諸蠻之手蜀禍方大不得不力爭者也所云郡縣衙所之設斷不可緩者也滅地與土司不同也土司原在化外其非我有也不過以聲教羈縻之而已今滅蘭則土皆我有其降夷即是良民當即置有自治之置衛所鎮之末有給扎夷日使之世守者也督臣假土司之例以為支飾非也獨嗟當日諸武臣有滅蘭之賞而竟無尺寸之贖地其心抑何忍也如謂荒山險峒則播州之番山關萬峯插天中通一線溝壑宿稱天險飛鳥騰猿不能踰者非舊督臣李化龍所置之郡縣邪詭之督臣遠清蘭土則所云羈金通商者皆虛也若內外里不清還一味哀飾脫卸則通商賣地之說又何以自解乎如欲一手障天鑽營隱冒恐蜀之撫按不敢承當黔之後未督撫亦不敢承當即兵部亦不敢承當也督臣未之深思也

鳳陵震動

崇禎八年二月少詹文震孟疏言頃者流賊不靖盡派五省至侵犯皇陵焚燒樞殿真古今未有之奇變臣辱臣死之秋也臣嘗博覽史冊參觀理數天縱聖明勵精求治如皇上而紛訟恒擾冠盜相尋民不樂生世無寧宇如今日者斯其說在易之蠱矣蠱之敗壞易世而後見故文皆以幹蠱為詞明前人養其疾必至後人始受之也皇上御極於乾綱解紐國步幾危之日一番振盪日月重光深得先甲之維新而於後甲之丁寧似稍暮焉蓋成己之際廢藉諸臣索征連茹而謀國罔効醜口陸梁以致聖衷懷疑羣

邪伺隙沿至於今鋒種漸芽蔓延滋長孤陽時翳於陰暖  
砥柱莫挽於狂瀾魁魍或跳舞於離明狐鼠且縱橫於城  
社逆氣足以召逆妖氣足以成妖此致亂之源也堂陰之  
地欺猜愈深朝野之間刻削日甚縉紳蹙蹙靡靡之懷士子  
嗟東望之困商旅告數百工失業本猶全盛之海宇忽見  
無聊之景色譬諸人身飲食起居未改常度而神情恍然  
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此又致亂之源也邊事既壞  
修葺無謀兵不精而日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賊重賊  
重則刑煩仰屋難籌點金無術復乘之以天災困之以飢  
饉父喪妻去子離散悲啼泣所不忍聞而守令楊功  
令之嚴參罰之峻不得不舉鳩形鵠面無食無衣之赤子  
而笞之繫之環堵而析楊之使愁若之氣上薄於天冤痛  
之聲下徹於地皇上雖有恤民惠下之德意而九重深處

此等悲楚何能上聞下民無知直謂有司虐我曹我今而  
後得反之也此又致亂之源也盜賊四起羽書交馳調將  
徵兵無地不有而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行殺劫慘不忍  
言所掠婦女利市者徒步隨行錦繡者乘馬掩泣屠賊而  
往莫敢奮臂所獲之銀盡是良民所報之功毫無實情民  
間遂有賊兵如捕官兵如櫛之語民安得不為盜盜安得  
不日繁此又致亂之源也具此亂源而當事諸臣不能憂  
國奉公反躬者已一統之朝強分畛域偏居之世日尋戈  
矛加膝墜淵絕由恩怨張羅布網費盡機關試觀幾年以  
來所謂振綱肅紀者何事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內攘外者  
何道富國強兵者何策即如流賊一事觀思已久先事無  
堵截之謀臨時無決勝之畧既失一夫當關之勢縱虎出  
林復悞各拉分鎮之謀數臻升不今日廟社怨恫幽明悲

痛國事至此諸臣之肉豈足食乎而陪京洪業漚蓬大事  
江南重地三邊鉅任又不和廟算萬金果何途之從也以  
此觀亂何由得真可為慟哭流涕者矣夫皇上以不世  
出之英主而獨遺不世見之畢事凡食君之祿擔君之爵  
者皆當伏銖鉅之謀膺放流之典固非角素一朝可以塞  
責慰安一疏可以畢事者也也在皇上宜赫然一怒以安天  
下發哀痛之詔明罪己之懷按失事諸正悞國之罪行極  
綏之實事竊民間之積逋先收人心以遏寇盜使仁人君  
子得專意以牧民豈弟循良不憤眉於督責徐謀財源之  
濬無徒竭澤而漁盡斤愚得忠失之鄙夫廣集羣策羣力  
以定亂練兵選將豈之良圖理財用人非無大道運籌必  
得其要則德懷可以無虞布置不失其宜則人情自皆悅  
服盛之象曰振民育德蓋振取蕩滌之象育有補救之方

若復養癰不決飽豕不張俞弗無聞而但云已有明旨方  
圮既極而尚言戴罪圖功忽忽悠悠將安底止

### 政本名實

崇禎八年二月給事中馮元聰疏言臣惟今日運氣未熄  
寇焰旋張涓涓江河馴致大惑所恃聖明哀痛率土同鑒  
卧薪枕戈誼無再計然以臣私憂過慮固非一端積痼未  
瘳為患方大則獨謂政本一席治亂所由實以表率之司  
而為弛誨之首尤而效之其禍安極當此主憂主辱災並  
剝膚豈復微臣畏咎休戚暗默不言之日耶每見一二孤  
懸之流遇事抒忠時多違路顧皆糾紛誤摘及細微斯  
則國人之所皆知明主之所必察但聞名節無繫安危臣  
所鯢鯢竊不在此特以今日政本大臣往往居賢避名受  
功辭罪平時養威實重自其固然一至於朝廷有事如漢制

所為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者輒云昭代本無相名吾曾上  
供案擬上則該之聖裁下則推之六部持茲片語遂裁百  
欺安得復有定議訂議為中外文武倡其忠懇者乎夫中  
外之責則雖復有大於案擬者即以皇上神明天縱每出  
獨裁者以輔臣於擬視之諸曹條奏其為俞弗不啻信從  
果者所云必如國初之制或以疎遠遞補訪咨或自給靡  
仍還卑秩可云事權不在肩任為難今則體絕百僚任兼  
庶事有漢唐宰相之重而更代天言有國初顧問之榮而  
特隆位號地親勢峻言聽志行是從古柄用之專且重莫  
如今之輔臣矣若以銓自上裁便可過歸若父則凡百司  
庶府遠近巨細所見施行固無有不取進止得自輪轉有  
使其得失盡該朝廷紀官以未未望私義臣以為案擬一  
寧誠臣生平人品心術正公私于此要處皇上第許以

昭之嚴以程之某事為某輔所決某事為某輔所擬某人  
為某輔所獎某人為某輔所抑他日某案而當則某宜任  
功某案不當則某宜任罪獨其肺肝公諸耳目不許以閃  
爍游移之故智陰陽其詞不許以刻後險反之深機高下  
其手則該任自清謀斷自定恩讐自不得徇功過自無所  
逃庶已替之土宇猶可復安已渙之人心猶可復萃所以  
慰祖宗之惻隱酬聖主之焦勞端與有鑰此者治亂之分  
是在今日若仍悠悠忽忽謝絕承如頃者所以謀流短  
戴胥及滿當不知所底止矣昔唐太宗命諫官隨宰相入  
閣議事有失輒諫所以貞觀之治聲施不泯豈其事至今  
日猶可更忘人言區區誠無所適伏望上留意幸察

### 禁地贖武

崇禎八年三月給事中何楷疏言臣愚不識忠諫指斥輔

臣荷蒙聖恩僅從薄錫感激涕私誼難終數憶臣元年為  
臣父營葬地願讀墓書有云本華子春巢芽于室又云銅  
山東額雲鍾西應此喻骨肉一氣之互相感也臣心未甚  
謂然于今始信當先帝時魏忠賢用事營連慶陵的園就  
緒旋致寶頂海環珍漏閣重興春鍾聞者懷然皆以震動  
玄宮為慮會幾何時而今春遂有皇陵破壞之變此感彼  
應理非偶然因思孔子葬母于防過雨後修注然出涕豈  
非以體魄所感神靈收寫貴要在靜不利動搖者乎從來  
災異變怪文不絕書未聞震輦頻在陵寢以皇上憂勤思  
治仁孝勤天惠昭召祥豈宜有此昔在漢世遼東高園使  
殿火董仲舒以為應在貴臣孝宣帝杜陵園東闕災劉向  
以為應在內臣不能玄探精微未敢妄言比附獨于先後  
諸臣所共指陳其不便而似與今日之災變大相關切者

則與如內操一事猶記天啓四年臣應貢入京于廷試日  
忽聞霹靂之聲旋繞不止一時同輩驚仆欲絕初共訝為  
不雨而雷已乃知是內操砲響草茅忠愛感私謂至專在  
上方將鍾鼓怕神點續卷耳且左有太廟右有社稷豈堪  
終歲連朝受此驚撼徒以分居微賤莫敢言然當時抗  
章自不乏人如憲臣楊連儒臣蔡毅中科目劉應等非不  
援外利害有者有倫無如忠賢廣樹爪牙窺竊神器意實  
有為而莫之聽也在易有之離為火為甲冑為戈兵春秋  
傳曰兵猶火也不戢將焚自內庭弄兵之後果未幾而王  
恭廠災矣未幾而朝天宮又災矣兵能召火此其明徵今  
日之事意者亦天心仁愛九廟有靈始藉此以示當改絃  
易轍之意乎臣又聞古軍禮之制也出國則前刃入國則  
後刃噬之也是以律文不許向太廟及宮殿射箭放彈投

磚石亦猶防微之道也臣繕閱會典於內操事例從無開戴第開萬歷十二年為聖母謁陵應駕計始選兵三千操演內庭雖時言者紛紛至十三年三月內蒙神宗皇帝聖諭內操原有祖制向緣扈從南北郊及皇陵恭祀以嚴內外之分但演教稍知進退即已而言官不知要引非倫亦是職分之責姑都且不究今已停止致使天下咸頌神祖從諫如轉圜而為萬世聖子神孫慮至深遠也神祖罷之忠賢復之治習至今將成永制臣願皇上斥忠賢謬以神祖為法責成京營四衛精嚴操練以壯皇靈盡撤內操用清禁地則不貲之費可省意外之虞可免策之上也如慮守衛軍薄即將內操撥實選募勇士以實四衛亦其次也萬不獲已果謂內兵堪用或出之于四衛或屬之于京營一體訓練另隊操演駕出則從母使父子疑于蕭牆火砲伏于肘腋又其次也詩云噲噲其正職職其寔君子攸寧皇上誠過聽臣言而賜採納為以安祖宗之靈近玄穹之既消沴氣而享萬年瑞必無此矣

### 蠲免稅糧

崇禎八年五月諭通米歲歉盜滋生民塗炭時于國用匱竭之際詔免五年以前錢糧又查兵荒最甚之處將六七八年分分議蠲免但得實惠及民庶幾朕心稍慰誠恐貪猾官胥偽思聚斂蒙混或將詔書故意延宕或暫掛旋收致窮鄉下邑無由知曉甚將已征者通同分肥未完者炤舊苛歛及紳衿豪右預行包攬徒飽婪索種種欺弊皆是病國戕民剔奸全在撫按今合再嚴飭責成着于所屬各省直地方不拘山水荒僻俱大書刊示張掛執牌傳諭仍一面設法稽察嚴行休察如有前項諸弊有司紳紳指參

重處銜靈蒙親盡法拿懲務使民定沾惠以稱朝廷軫恤之意若違玩隱徇事發定以溺職論治決不輕貸

### 福建海寇

崇禎八年六月給事中何楷疏言臣家海濱願悉近事自袁進李忠初發難而言寇禍相繼者二十餘年惟進與忠及芝龍三人就撫進忠用之于遼東竟沒無聞為芝龍建功海上漸驕付將矣諸賊不謂其功以得官但知其起家亡命而今日富貴烜赫如斯也競欲以芝龍為榜樣謂非倣賊必無以博官則皆撫之一字為之罔耳請者為令自今以後但遇海賊發專以剿滅為主敢有言招撫者殺死無赦如是而從賊者無更生之望庶乎有所畏而自止也猶未也二十年前之賊未有如今日之多也初亦謂渠魁斯得則清晏可斯耳而政不其然進忠之后有楊祿楊策稜策之后又有芝龍芝龍之後有李芝奇芝奇之后有鍾斌而斌之后又有劉香也驅逐未幾旋伏哨聚如焚燬火下亦作白即使今日劉香就斃遂以為可狃乎臣未敢保一年無事矣若小賊不剪則大賊不止當其為小賊剪之則易當其為大賊而賊之則難請嚴飭三省沿海副將遊守把等官聚令賊勢衰時常出海巡哨有發必擒毋得遺種如一年之內守把獲賊不以數千計則參遊獲賊不以過百計即以不稱職罷斥如是庶小賊不致滋蔓而為大賊予以肅清海面庶有機牙雖然瘡痍要馬賊窟為何台灣是也台灣者在澎湖島外水路距漳泉約兩日夜其地廣衍高敞可比一大縣中國版圖所不載初窮民至其處不過規漁獵之利已耳其後見內地兵威不及往往聚而為盜逆則紅夷葉城其中與奸民私相互市夷

盜合為一夥屹然成大聚眾矣若此地不墟則海上之禍終每時而已墟之術非可干戈從事惟嚴關出接濟之禁巡哨捕獲者功擒賊之例即以其貨物充賞夷人無所得利賊徒無所搶掠徇出而肆犯則以武臨之勢必將棄此地而去賊窟既墟然後海氣可清也

戶部錢局

崇禎八年七月給事中王家彥疏言初設錢局原為藉錢  
息濟軍興惟天啓二三年督臣李宗延陳于建相詎受事  
周過銅本二十萬九千五十四兩獲息十二萬八千六百  
六兩八錢零四年舊督臣鄭三俊用過銅本銀一十四萬  
三千四百四十一兩四錢獲息一十二萬八千九百三十  
一兩計得利七分八分不等為十餘年來災然足音矣夫  
鼓鑄化銅為銀非無利也利歸之胥役壚匠與官而上不

得受也查長安內外與法錢雁行于市者皆私鑄也而私鑄之難詰莫過局之爐頭官匠此輩或隱屏兩部或朋合諸夥冊上莫辨其名或埋銅窖中或造錢局法夜間莫識其氣私鑄不已絀必夾鑄私鑄則乘官司之不覺至夾鑄則每爐加銅數十斤官定與匠瓜分此弊藏于南廠而北亦然慮其人而用之而後弊乃可得而釐也然得人矣不久任以專責成可乎夫爐匠諸役皆老于其局長子孫于其中以一年報滿汲汲欲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役欲責其爬梳無遺境中滿之利以盡歸於上其教必不勝也至于并局舍的爐座以便有試削人數棧出入嚴于檢以防夾帶十日一領銅五日一文錢爐事如流水以使之工無旁及所謂需其人而後行者也得人久任其于鼓鑄之道思過半矣

考選拔貢

上月命各直考選拔貢其總裁以提學分考以知推初場試經書五篇次場試論表各一篇策二道取中者起送試分發南北兩監肄業

考試閱員

崇禎八年七月以閩貢乏人召禮部尚書姜逢元等親試  
票擬次日諭吏部尚書等官姜逢元陳子壯文震孟張  
至發蔡奕珠張元佐馬之驥閔仲儼張居年籍履歷開寫  
來看又諭吏部召在籍禮部右侍郎林釰禮部尚書孫慎  
行順天府府尹劉宗周來京久之陞文震孟張至發俱禮  
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時震孟以稱病註籍召試票擬實  
未得與而溫休仁方屬意蔡奕珠張元佐密揭力薦之上  
乃特用震孟蓋異數也

總河敗績

崇禎八年遼總河侍郎劉榮嗣究問先是榮嗣受事治河以駱馬湖運道潰淤乃創挽河之議起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注其中以通漕運計工二百餘里費金錢五十萬其鑿河處邳州上下悉黃河故道濬之尺許其下皆沙岳挑掘成河經宿沙落河坎復乎如此者數四迨引黃水入其中波流迅急衝沙隨水而下往往為淺為淤不可以舟明年清舟將至駱馬湖之潰決適平諸舟惟願入泲不願入新河榮嗣自往督之以軍法恐嚇諸舟間有入者苦于淺淤于是南科曹景參上疏糾之上命革職刑部提問任內支用錢糧撫按察勘後駱馬湖復潰舟行新河人無不思其功者曹景參由礼部改授南科值溫体仁被劾乃疏言使輔臣而當去也則宜從眾議而尤其去使輔臣

而當留也則宜排眾議而安其留于是大為時論不許及外轉上疏稱天子門生上令部議革職

### 慎推總河

崇禎八年七月給事中王家彥疏言運事至今歲而難極矣初若風鶴之警警繼若鎬春之後時在行運者必欲研騎牆之策全力修治而黃河若必欲順原題之議全力挽黃以致新與舊分驚官與役並忙一時之事有干河者咸以荒無法或革職拿問或戴罪降級上煩朝廷裁審嚴旨下費地方幾許勞擾而後乃今始得使倖適濟達潞安有行運之首且如是而可漫然不為吏理者夫黃河從決不常溢始原屬不易然若心國計者以為苟審之地勢撥之人心毋諉天數毋執隅見從長參酌心目兼到則不待捧土河瀕而成就利銳之幾已形於胸中矣河臣劉崇嗣之

不諱于此也大河濤濤草草鳩工非不修先事之豫竟乃戒臨渴之掘此明旨之所以不免于提訊也職嘆數年治河諸臣歷經廷推乃玄主告成者伊何人哉孝若星以修濬又力着議辭任矣朱光祚以建議蘇嘴決口遠繫就訊今崇嗣又以挽黃圍功提問繼之六載未幾河臣三易得無曰四岳之墜言于絲唐虞之世即已然矣而詎是為河之不可治乎夫河非不可治也患在治河之人之未得耳見奉明旨治河務須得人聖明洞見獲陵視遠非同兒戲史河務與諸務不同以天時則陰陽風雨之異曠以地利則夷險高下之異宜且數十萬金錢是司則竹頭木屑什件俱須綜理數萬眾人徒是役則日月有試刻刻俱須課實非其人之精勤無閒風夜則不能指手口而集事非其人之敏練洞中機宜則不能周水土而四應非其人之果

銳強壯不能振朝氣而耐風柳雨沐之功非其人之虔心善下不能破崖異而屈郡力之効猶未也域中兩大害一治兵一治河今則治河而兼有治兵之事矣流寇披猖耽耽虎視萬一不戢一錢運道九泥可封非其人之才堪為憲哉足善帷幄不能控三方而資彈壓以收建威銷萌之力廷推者可不慎選以副得人明旨乎

### 保舉府縣

崇禎八年八月諭致治安民全在撫道守令撫道得人則守令自然整肅守令得人則百姓自然安妥年來推陞撫道內地聽人競營愚蔽聽人規避其或老髦庸庸又以情面姑留兼以守令不才愈至民生憔悴今後吏部推陞務詳核歷任勿得說隨見在撫道有不堪的着科道官即行直糾其守令尤屬親民查祖宗朝保舉成法可是自南京

文職三品以上于進士舉人貢監中各舉堪任知府者一人兩京文職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官在外撫按及司道知府官于舉貢監吏士民中各舉堪任知州知縣者一人所舉務求真才實德尤堪民牧即將實跡開款送部類編進呈該部再加酌核與現在應進升官一體除授仍分立限不舉者議處如舉得其人舉主張叙或犯有贓罪及庸闕無能舉主連坐糾劾者即將存舉緣由明白開列以上事宜該科記看有違即奏務期吏治一新盜息民安以稱朕整飭至意特諭

### 撤回監視

崇禎八年八月諭朕御極之初即撤遠內鎮舉內外大小悉以聽之不意諸臣習為久非學行違背過缺不論稱否但問豈盡論人不考邪正但問異同營私部壻無微不至

憂國郵民竟置膜外甚有從而蝕剝專為陞官肥家計間有一二廉謹者又迂疎而漫視職掌或庸憤為屬下欺蒙即一二才能者不勝徇私情而不敢做又因循推諉而不敢做所以居位有虛聲有事均無實濟已巳之冬宗社震驚舉朝束手此士大夫負國家也彼不學者又何誅焉由是不得已查照成祖監視之例分遣各鎮監視添兩部總理雖出一時權宜亦欲諸臣自反數年來軍馬經制粗立錢糧頭緒稍清而諸臣或有省于衷矣今特將監視總理等官酌量撤回以信朕之初心張藝憲係漕糧將竣與掌司人數俱回監供職仍將監放倉糧數目定在及兩部未完事件開奏李奇茂裁相康朝張國元盧維序魏國征王之心鄭希詔并所屬中軍把牌頭弓俱回京另用亦各將各鎮兵馬糧械經制定在及任內聲訪過事宜開奏張元亨崔良用仍俟冠平會同撫按市馬王希忠除去查飭字樣照舊守備惟閩寧逼近敵巢自高起濟率原屬各官兼監兩鎮京營原有內臣其提督管理照舊督練實晉被虜登鎮緝奸事情俟另議及內外一切錢糧兵馬邊防勦寇及茶馬等事都在經管各官肩承內而部司外而督撫鎮道將務要共休時艱各圖表見力塞獎賞盡心誠心着能加意生節是圖蘇民不歸虛聲強兵固國即是諸臣功績朕有榮張若仍蹈往年之轍仍又自便之術因而職業不舉或逆內道之時不准國典俱存押諸臣之忠獻何在良足耻矣至於科道官但有重事無不妥託既為朝廷耳目當於大處留心條陳勿襲浮談糾劾仍因私隨苟從軍國生民起見自鮮貪詐濁職之官如徇情蒙引顛倒賢奸有事跡發露亦難追追論可不戒哉諸臣慎始終尤識朕

言朕亦將執此時考之已該部即通行詳飭特諭

### 分布勅冠

崇禎八年八月諭兵部盧象昇着以巡撫職銜加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川湖等軍務統領兵馬洪承疇督勦西北盧象昇督勦東南如賊後入秦象昇督兵進關合圖掃蕩務令疆土寧靜立膺懋功其監軍道臣河南着戴東吳湖廣着苗昨土南直着史可法各往專職再推選各營糧料選着祖寬同諸部兵馬星馳前往二道調度合勦前途糧窮棟所着原來同知先會地方官設處不許違誤取罪臨戰各為聯絡策應不得孤軍恃勇深入一應錢糧即於河南湖廣未解新餉內應照例開給不得縣餉守兵其陳洪範健丁三千暫令防護懷慶毋得刻辭

至次年九月以京師戒嚴陞盧象昇兵部右侍郎尚方

創總督各鎮援兵象昇方追賊至鄧西得報率兵入衛戍改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時聞王已誅竭子塊已為象昇追逐入秦河南少寧有群盜擾河南北者三年夾河千里難犬無聲賊既無可掠象昇又合大軍於中原羅而蹙之羣盜盡入楚疆志銳以相持及是象昇既以閩遼之兵北去老回田等盤踞鄭襄間休糧息馬秋高足食乃以全軍合曹操闖塌天諸賊共二十萬沿江長驅而下斬黃六合懷寧望江江浦所在皆營烽火及於儀揚

### 成均事宜

崇禎八年九月國子監祭酒倪元璐疏言臣聞之記曰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故士無間中材雖上智下愚未有不以教益智破愚者今天下多事情道才絀名行不立績用不彰若以臨淵之美進議修捷羅明如結網之求退言



教育且夫不言教則已教則豈有不於太學者乎太學之制振古已崇莫盛於我太祖皇帝高皇帝手握權璽孔隆法備彬彬之產於時最多嘗曰宋訥所教個個有用朝廷好生得人以高皇帝聖智察材如鑑其曰可用必真無不可用者矣後乃積漸至于陵夷原其所以由惟以納粟納粟與而教必廢其說有三以貫入矣即不可復得為清流之官極其致滯州邑邑丞止耳三代以後之士莫不惜功名一連引之道德既期匪薄豈有陶成一也監生致身之路別由科舉科舉取工時文一日而過即可齊給大科學於成均皆行考文瑜年董勢與材振德千古一時際此時猶曰教士不急是欺陛下又曰士不可散教不可成是誣人才亦誣古先聖王亦誣高皇帝凡人在為此言者皆苟且悖謬不忠之尤者也臣為此感發漸高陛下言人材必可教而成祖制必可求而復惟陛下裁察誠必行此宜先定規模規模之大者盡於八議一議分合流品貢選援納劃然兩途流既不同教亦多術請以貢選為正流援納為間流貢選主於教成不限撥期惟以積分彙數滿為率援納在乎風示則依原定撥限期滿為率所積分也度援納之中必有英奇之士請得嚴加選拔其尤者進同貢選一體教習亦必題明奉旨後准改流其流二十取一寧刻無過又黜貢選之不率者使之退處閑流此于移郵移遂而凡遇季考科試則兩流萃聚更不分殊所謂合也數之舜之其在一分一合之際乎一議審定教法教習貢選一遵祖制自廣業堂進升至率性則與積分積分者五月試經義仲月試論語詒表季月試經史宗列參文與理文理俱優者予一分理優文進者半分歲內積至八分者及格得

撥歷出身不及格者仍生監讀書所教之事崇德行明經術治文章尚矣而求數其用又必與之讀經濟之書求天下之事兵農水利分科取精得層技射以時聞及其援納一輩考分三等上者選拔取旨同貢選一體積分其次中人之資亦宜以貢選之教教之惟不輕改流以滋偉實不程分數以妨撥期其又次者各相其材以施教務雖甚鈍劣必使誦讀律令稍通治民大義他時雖舉倖碌雖亦可不致面墻如此則無棄人矣一議復選分堂六堂分司教解宋臣有言先廣求賢德使為師長則百度可不勞而成功今請令吏部博訪名儒不拘甲科舉貢必求四等之人而用之四等者一等品端學正動成楷模一等博物多聞叩之不竭一等老成拘方望而可畏一等慷慨特達氣足勵人凡茲四者皆為有範有法可以造材才地偶非則洛部調改不肖失業即應時糾參稱職必與久任久任必與優擢又請遵照舊制助教以下得同博士一體考選非徒彰勸亦以示平一議崇高經學聖神首出崇經右文海內通經之士層見疊起開茶陽諸生趙金鼎年十八通貫五經得其指歸又聞有郡通十三經者即士如此豈可處之壁觀虎闌之外宜令各處有司不拘廩增附學有通十三經至十三經者考驗得實即時通詳撫按起送到部奏請建試發雜耕業臣又仰維陛下興小學以正蒙養諱春秋以章大義聖人之學也宏實識如此今小學既已頒行并宜令天下諸生兼治春秋之學蓋春秋取義于公穀胡氏微材于左丘明士如通此者休用之乎儒矣或慮天下資性難齊請自雍士始高皇帝命國子生習讀春秋一法也一議中閣文休今教教功必求奇才文亦如之士惟不能奇于

是詭譎諛慝難以異端之說此陛下所甚禁陛下之禁此者求奇之心甚明今或不察過畏功令諄以庸為正以淺為平其心皆存乎苟幸無過之人與苟幸無過之文其于世必無功亦豈真能無過乎今如使臣教之臣不惟教也臣教士為文必以五經為師五經平正之歸從無凡語請自兩雍以及天下郡國衡文之司苟求崇本必無抑才抑才之誅與減休等一議分別選格由積分出身者分別三等上等優選次等本選三等下選所後職銜非必過溢其本分惟皆由吏部莽奴奴一日之試而定今以太學錄兩歲月之驗而分非侵官也臣意以為本由教成取選又豈得分教等選格為兩事乎一議召拔簡拔太學之士乃天子之所自教自試而自用之者也恭讀洪武欽定規條內議出身一款云有才學超邁異常者取自上較高皇帝

其博觀有得而借面為之已可笑也美況寫本非生儒所綢繆銀豈養士之意今諸歷士無分正副雖名色凡當皆據一照舊規各該衙門以次分派唯以本監考定等第為其歷期之多寡上考三個月中等大個月下考九個月各衙門收到監生務應有無替冒因而散之政事示以應練之方一切陰窩嚴差悉與革免滿日考其勤惰開報吏部不率之甚者發回本監再行教習存休實寔無如此者凡斯八議臣為規模之大者悉本諸高皇帝成憲非臣臆說也其諸一科條約束臨時損益有須奉旨者以請臣今不敢蒙稱抑臣猶以斯舉雖循舊章實同降造恭請特頒聖諭親灑宸翰日星雲漢與振聲心然後令之行也如流水矣又頃恭請聖諭求起故舊辟蹟與差如舉行天縱聖動高世主自此英才必奮治行必興庶臣猶慮如人是難啟

贊末誠凡各舉到人才姑緩授官先令歷事六部設法磨練如高皇帝美武堂練習故事且察接及一年選擇以聞陛下又親召試之見引拔用於是臨軒誥誡而遣之蓋其慎也

### 蘇糾司農

崇禎八年九月御史鄭啟隆疏言臣聞趙宣子舉韓厥為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僕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舉即幼雄不應退貪污若令戶部尚書僕伯舉臣者也臣為國忘私不復古人寧散三職請悉數其罪可乎大學稱與其有取斂之臣寧有盜臣夫子三千之徒其鳴鼓而攻者惟有冉求聚斂孟子稱三王巡狩唯播克在位則有讓從古聖賢惡言利之人如此其至也自詠職茲難以來於今六年而無如客冬今春之烈所至之虐民無不望風相迎甚有望

其來而恐其不來者何以故則以國於微敵與其飢死不  
如盜死計秦晉楚豫鳳廬之焚戮寧啻萬萬此萬萬之命  
誰殺之而殺之也罪一也流寇平日之垂涎在維揚金陵  
耳鳳陽之獨瘠賊亦稔知無奈何方圖潁州而鳳之窮民遠  
幾百里相邀具以冊投賊某家富某處無兵於是賊遂  
擁眾焚劫震動祖陵試問誰使發科重地一旦化作灰燼  
悔之也罪二也祖陵既震感憤聖懷在外諸臣方勤于  
振計招撫薄海內外延頸企踵仰應宵之詔令而尚且劾  
江浙吳楚各撫按住倖帶罪使扶杖觀聽之老幼愈訝寬  
恤之日何有此督責之嚴哉與為之不先罪三也人才有  
天地之所鍾毓祖宗之所培植得之甚艱惟之甚易今海  
內科甲強半守令幼之所學壯之所行誰肯不以德字為  
政者而洵不論地方不分量數嚴立參罰或前官之抱父  
累及後官或地方之瘠疲累及守令有七八年不得行取  
者有降至二三十級者於是即有馴雉集鳳之賢不得不  
化為頑混猛虎之蠢然海內之人才壞於參罰之苛酷罪  
四也語曰利不百不變法又曰智者作法愚者制焉昔龐  
尚通博考精通袁世振講求鹽法十年方奉特選清理故  
一更法而信從拘不學無術妄議紛更不規詠理之舊惡  
定取盈之類舊案積至十年連串兩項俱增抵上之填庫  
中之定難輸商人愁怨載道司計聲譽未脫猶自說曰寬  
其積通導其壅滯將誰欺乎五也皇上所嚴禁者賄賂也  
內外諸臣無不洗心滌慮怕陽假考成陰規厚利考滿要  
與參罰考選要與參罰者直錢銀那幾就急欲已解司府  
而未到者截止欠二三十兩者差役積之入京道阻且長  
往返艱難不得不稱實湊補又欲題開復竣事不得不

稱實備札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也罪六也其他刺  
青檢康顧誠有司公費刻核太甚又其餘美此等臣立朝  
一日則釀亂一日一時則釀亂一時今皇上明正典刑列  
其罪狀布告天下流寇聞之有不投戈解散百姓聞之有  
不呼慶更生臣不信也

### 修省罪己

崇禎八年十月初二日兵部接出上諭朕以涼德緒承大  
統與天下更新用還祖宗之舊不期倚任匪人遂至內外  
交訌若使撫御得宜何致以全盛之天下文武多人倘肯  
實心為國何難滅此朝食無奈何昨聞開闢功罕親師徒  
暴露於庶艱難連國勢遺詔而征調未已聞閩粵敵而加派  
難停中夜思維業已不勝抱憤及至今年正月伏至上干  
皇陵祖祠民僧責是在朕於是集兵指勅勒退責成佇望  
執訊職尤原幾上慰下對又不期諸臣失策再令潰決獨  
狂甚至大將辱於小醜與民散于無上地方復遭蹂躪生  
民久罹湯火痛心切齒其何以堪若不大大加勦除宇內何  
時休息已再留多餉調動兵兵救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  
間文武主客士卒甘苦飢寒深加朕念念其風餐露宿朕  
不忍安卧深宮念其飲食粗糲不忍獨享甘旨念其被  
甲冒險朕不忍獨衣錦綉於今十月初三日屠武宴便殿  
減膳撤樂除典禮外一以青袍視事以示我興行間文武  
士卒甘苦相同之意而期文武官員各省察往通津屬將  
來上下交情用回天意馳諭行間仰体朕心共救民命密  
約聯絡合圍大舉直搗中堅力殲勦寇蓋賊數難多真賊  
原少劬者就戮餘自靡遺但防埋伏更番不可孤軍深入  
勿得貪取遺物縱令奔逃仍須裹糧相繼勿致中途缺食

有失機會賊中除我魁禍首必誅不赦其脅從雖盡須開與生路預行曉示投戈散解惟免進求或乘間東歸即與安置赦回難民不許冒功併充降寇本地方一體拊循嚴禁侵侮庶可上答祖靈下抒民恨功成凱旋不吝陞賞總督承時已奉南方總理篆印亦許便宜行事着戎征太僕光祿三衙門共發銀十五萬兩內庫發大紅及各色蟒緞絹布三萬疋分解各路軍前充賞應陞者飛疏奏聞有罪立行正法應奏者飛疏糾參巡按御史及監軍監紀詳行稽核速達奇勲勿玩違自甘顯戮

### 國陵糾閹

崇禎八年十月大學士王應熊斥回籍應熊在閹二年屢被人言給事中章正宸至糾之至下獄給事中何喬復糾之未奉旨而遽具疏激辯以其閹中有泄漏情弊令刑部究其家人而應熊任事如故及皇陵之變建城修陵內閣隨例捐助給事中范淑泰疏云陵寢失事是由楊一鵬一鵬撤防原應備熊使應熊不擬此首何至失事在他人可捐在應熊不宜捐應熊不敢辯帝斥之回籍

### 內閣水火

崇禎八年十月科員例陞應屬工科都給事中許譽卿吏部尚書謝陞出疏糾之謂其爭官諍劾譽卿糾玄科員陞轉事在文垣題在吏部臣何與焉臣屢勸輔臣溫体仁觸忌已深日思所以中臣陞乃体仁所舉欲逐臣以報舉主也譽卿竟革職去体仁復上疏糾文震孟曰前蒙臣謝陞參許譽卿跡蒙陛下稟擬時同官諸臣中有為譽卿密交者以臣擬有殊干法紀一語意甚不平次日又蒙御批改票臣商之同官士升遂言賜震孟之意詔留擬勘或令回

奏臣不敢徇改擬革職為民以聽聖諭斷及震孟見臣所擬忽然曰科道官為民是天下極榮的事皇上所以勸懲天下者惟此賞罰大權果此震孟之言是明謂朝廷之賞罰不足為勸懲也以心膂股肱之臣為悖理蔑法之語臣不知其辭矣請羅臣以謝震孟奉旨許譽卿以營私被參是蒙臣職掌卿從公起見朕諸鑒乎何待刺陳覽奏心跡蓋明卿為首臣同官固應商確震孟吾賜亦不得徇私撓亂時事多與着違旨即日入直佐理震孟竟冠帶間位吾賜亦令致仕同時去体仁復糾庶吉士鄭鄤曰鄭鄤曾以箕仙幻術戲父披刺至於追父杖母其母弟葛輔吳宗達每言輒流涕等語上下嚴旨革鄭職提問鄭辯云臣讀溫体仁之疏驚怖欲絕不信人倫天壤之間有此怪誕不經之事婦受夫杖既未有之人情父為子追宜滅絕之天性且臣父亡八年母亡五年而突發難于吳越陽春與臣從無一面之首輔豈為人所誤而不察耶臣館員兩月家居一十四年荷皇上再生之恩痛天下邊患冠氣震懷憤無每信口信心狂真無諱將無輕言之過挑激成之以致於此皇上敕法明刑哀矜慎重必不以耳傳之語遂成莫須有之案也下部錦衣獄鞫問

### 宗才接授

崇禎八年十一月礼部右侍郎陳子壯疏言臣伏觀陛下求賢圖治之誠心致甄拔乎宗才明復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接授官職其陞轉如常選法至再至三必欲見諸舉行臣待罪礼官二年矣從府部科諸臣參議此事食謂三百餘年之曠舉宜加詳慎然臣恭承前次之明諭寔非尋常所能測

度者蓋易之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竟與睦九族以平章百姓人徒見官人以族一若有親比之迹者殊不知聖人立賢無方一平章百姓之心也聖人之待九族也與天下士庶同其親親而賢賢義有兼該者也此者聖諭通行保舉之法今兩京文職三品以上於進士舉貢監中各舉堪任知府一人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按察司道知府官於舉貢監生士民中各舉堪任知州知縣一人亦何嘗有私于天下之才才陛下之意誠以科目所以舉才而才有不盡于科目者今乃四出弓旌廣張羅網即使諸臣有內舉猶且不避厥親而況于天潢之派乎豈所諭臣部至稱賢才不外于科目殊屬偏見者正此之謂而當四方多故人材落逸求所為派附先後奔奏禦侮於宗子維城之中即拔十得五詎不勝任而愉快然而亨有

何如其重也今謂進士豈必賢於舉人則舉人亦豈必賢於貢監貢監亦豈必賢於齊民夫然則天下胥為齊民已矣又何必辛勤備計以廩有司饋食乎而臣部奉功令所日勵飭于科場文義字白之間凜乎其不可輕貸者又何如其重也然則謂科目之外遂足以盡才臣亦以為未必然也夫科目之制本六經四書之文用濂雋閩閩之說漢人所謂經術宋人所謂道學不出乎此其獲為者節義勲伐於此乎生其即不獲為者於以耗雄心消磨年亦不失為白首窮經之士此祖宗磨礪一代之善物也故庸有通科目之義而不能窮經致用者矣未有不通科目之義而能窮理致用者也今宗藩中非將軍則中尉有食祿之責有所以屈首讀書者為有科目之資格可更進東萊耳使見不屈首讀書亦得擬拾奇榮以云誰肯過遠而趨勞乎而謂將有劉向李膺趙汝賢之才不由屈首讀書而進者臣亦以為未必然也臣謹按洪武三年開科十七年始頒科舉定制或猶在或行或廢祖宗之意未嘗以候後官職與科目出身並著當時也親郡王將軍纔四十九位高皇帝親居民間果見有懷才抱德如葉珠章之流慮有遺逸異日子孫千億亦宜有以數詳乎此也而非必謂已經開鑲科復行候授之如此其多途也故當時任用則然晉代遼寧谷陸王勒兵備邊兄之子文正然且不效况今時勢視高皇帝為何如候授之議臣斷斷知其不可矣乃至蔣黃諸臣鷹隼錯之禍我成祖非不高皇帝之心而時異揆殊也嘗駐蹕東平州謂侍臣曰漢東平王蒼聞國于此其對明帝曰為善最樂當時諸儒王湛沒推蒼有賢名至今朕嘗以此勵諸王卿等勿忘斯語列聖繼承固是

而飭越閭奏獲之禁固是而嚴王親任京官之條目列聖  
非不心高皇帝之心亦時異勢殊也不特此也國初親王  
有每年朝覲之禮及遣使至朝廷不須經由各衙門直詣  
御前且有守鑰兵有護衛兵而又許歲時出城演練者此  
大都開創之體制則然謂授為祖訓將議而行之如前  
數者獨非祖訓乎亦將議而行之否也而臣固有以知其  
不可矣高皇帝之時親王之祿五萬石緞絹蠶桑之用亦  
復萬計不數年而止給祿米不給雜用又不數年而減為  
萬石又不能給而代慶豐肅寧各諸王且歲給五百石高  
皇帝令自己出而前後已如此夫祿典爵一也乃祿猶可  
視物力為盈虛爵則名器所係一假不可復收矣王几放  
之賜叔段京師之求又將何所限量乎當敵入河套而襄  
陵王冲秋顧率子孫及婿與總兵官從征請也憲宗皇帝

二五

復書曰朕已命將出師征討矣茲得王奏見忠愛之誠憂  
時之意但宗室子孫名分尊崇難與親兵官同事自祖宗  
以來藩邦無從兵共討之例夫從兵共討與勒兵備敵較  
希矣而先朝教謹于此今宗室中忠愛憂時如襄陵者不  
乏也而其才能又以文武舉也假設以此奏奏陛下又何  
以復之乎抑亦概許之否也而臣固有以知其不可矣親  
王之耳目未免寄之長史今也長史考察不屬之該撫按  
而屬之親王親王以為賢長史不得而異同也長史不得  
異同而該撫按又孰從而核定乎故親王以為賢核寔賢  
則可知或不然地方之參差多有不便者矣核寔以為賢  
考驗賢則可知或不然館驛之伴送多有不便者矣考驗  
以為賢至授職任用也始終皆賢則可知或不然參劾之  
瞻顧考功之連坐多有不便者矣而臣以知其不可矣在

外之八省有王府也在京而六部風憲衙門之多有閑子  
王府也進士舉人三年一試貢士一年一試將來銓法推  
陞已不知如何其衡量矣文武才能之目是未可以數計  
者也既皇皇而招之將源源而來懸人以待缺乎懸缺以  
待人乎抑權宜以處之也而臣又以知其不可矣蓋公家  
之事總為公家計萬金非徒取銷綴于一時也臣觀大凡  
見有所未明學有所不及有未必然而不得於行者則寧  
姑從而申之有非甚利于行而猶冀其然者則無遽難  
阻之今也有一于是乎貴臣之議其何以讓之臣部諸務  
經理宗藩是其大端故有善必揚有請即覆者職掌之宜  
也雖臣之愚視篆三月名封培壻惟恐後時旌獎卹盜惟  
恐缺典條議思詔恤貧矜罪惟恐不盡而獨為此後授一  
事私愛過計反復躊躇以告同官欲以入告者屢矣又恐

二六

萬有一分涉離間之嫌斧鑕不足贖罪然臣忝侍講莛仰  
窺謦聽雖至迂踈無當之論偏汚忌嫌尚且傾注不懈矧  
茲事件斯劇速大非輕易故寧冒昧竭其狂瞽毋寧重諾  
以旁勸模稜于兩可取此心以欺陛下異日將謂臣在事  
之久有所知而不言言而不盡猶斧鑕不足贖罪也臣鄉  
之先達輔臣梁儲當武宗皇帝威嚴同列引避之時代草  
秦王牧地一詔竟以回天而事遂廢臣每懷忠愍日嚴格  
之奇轉戚下濟光明之美況今遇神聖之主乎事即少異  
所以防微杜漸之意則一伏惟陛下俯賜採納允罷前議  
藩規銓政所全良多國家磐石之重于焉永安祖孫繼述  
之隆亦為盡善臣愚幸甚如或微識不足以尊鑒謬識無  
當于遠猷則請勅下五府大小九卿翰林科道等官各行  
其議以憑裁斷或俟保舉如府州縣之法行之有效然後

推做其意以保舉宗才亦未為晚疏上帝震怒以為離間欲杖之內臣力救革職

### 考選吏易

崇禎八年十二月吏部奏考選科道部屬等官部擬科帝改御史者一人洪啓選部擬南科帝改北科者一人鄒士楷部擬道帝改科者一人李化龍部擬南道帝改而工部主事者一人梁招孟部擬科帝改兵部主事者一人鄧謙部擬道帝改真定府同知者一人黎玉田部擬主事帝改科者一人曹代之改道者一人武化之部擬府同知帝改御史者一人許自表內曹代之由舉人許自表由恩貢時季化龍到任之日上疏曰臣才能謏劣擬受御史以為過分不知皇上何所取于臣而特改為科恩則厚矣伏自指道求其所以當改者而不可得也帝益其言令部降調化龍以假請不復出黎玉田為同知半年陞昌平僉事踰月陞都察院會都御史巡撫遼東許自表巡按宣大疏參溫休仁降上林苑署丞

### 知縣科參

崇禎八年十二月廷杖滋陽縣知縣戚德遠造成德懷素人辛未進士賦性抗直為令滋陽見邸報中溫休仁因上結黨借刻薄之術驅除善類輒欲具疏糾之高同年楊士聰勸止及與知府王國賓不協國賓擅毀獨之同鄉巡按尚好善具疏糾參迨至刑部久之審無確據帝使人訪之亦知其誣將釋之奏在獄糾休仁奸狀休仁上疏言已糾鄭鄴使得報復上信之杖之于朝堂坐主賊之千兩立還之成所繫其家屬於京嚴比母張氏有烈丈夫風聞子杖不復痛曰吾為范滂母矣乃候溫休仁于長安街迎其與

而害之指之為妨賢病國如林南秦檜戚德疏中語侵大理寺右寺丞史望上疏糾之曰臣嘗疏糾奸輔錢龍錫與逆督同一定案乃龍錫東南之盟主也廣結朋黨構陷朝紳而龍錫雖竄龍錫之密友姻親日事勾引思殺職以報之知有孤免不知有朝廷把持講嘆首謀起用則百足之力見矣職為言官不為威惕不為利誘彼謀陷機閣則未頃刻忘也噫職亦危矣不虞綸扉之縉索一斷議論之風雨寂然刻揭欺情成德以肆羅織之端聽審罪犯亦應召募而起不亦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哉

### 外官建言

崇禎八年十二月河南府推官湯開遠上邊腹敗壞已極一疏奉旨朝廷委任責成文武一体何謂重創撫臣優過錄臣且失事處分俱經確覆即鎮臣未嘗獨寬湯開遠如何還腹要言本內傲亦罪不做亦罪不做罪輕做罪重等語是何所指還着明白回話開遠疏奏曰臣聞從來聖帝明皇獎勵臣工以勸定大亂者惟此賞罰兩者然無分別之實實不足勸猶無實也無分別之罰罰不足懲猶無罰也賞罰無分別于是諸臣之不肖肯做不敢做者罪而肯做敢做者亦罪甚且肯做敢做者視不肯做不敢做者之罪更重賞罰俱濫勸懲亡當如此而欲磨勵臣工勘定大亂者雖免奔復出不能也若撫臣之不肖肯做而罪輕者臣不肯漫引姑舉事聞辦寇者如秦如晉或本無賊而致有賊或本可撲滅之賊而致成不可撲滅之賊如撫臣胡廷宴劉廣生仙克望宋統殷許鼎臣數臣者何以當日處分視后皆極輕如魏國事玄默承大壞極散之後且以掣肘之重空拳之搏竭力支撐無幾燎原何以處分視前吏

重臣嘗歷數近日皇上為稱冠而誅督臣者一逮督臣者一逮撫臣者二梳罪撫臣者二甚至巡方與撫臣並論而并逮兩按臣又甚至糾輿失事會合而并被奪一南樞臣若道府州縣之違礙議罪者又不可勝記試問前後在事諸帥臣即偏裨有一誅再逮者乎甚至過冠縱冠養冠皆可置勿問極之議處不過一降級戴罪而已名曰處分與未處分等然則帥之不肯做不敢做者直謂之無罪可也又安有輕重可言是皇上于文武兩臣委任同責成不同而明旨所謂一體者終非一體而不獨寬者獨是獨寬也嗟嗟諸臣肯做敢做而罪重者獨一撫臣乎臣任中州再以前州一二事為皇上陳之按臣曾個當舊撫去力降冠銜捐贖八千餘金濟時至料理防河即瑣細事宜亦與臣手札往復商榷值玄默在任事漢方叱馭歸汝原亦纖毫失事亦未悠忽當寬免從速配將未無肯做敢做之按臣矣道臣祝萬齡在河北拮据兵食履解俱廢至痘發于背猶親率五十騎馳救武安而行刑籍將未無肯做敢做之司道矣又如如縣吏洪謨作令宜陽寇從通池突至幸本官偵備李嚴冠無散簿城聞今歲六安州城之全本官之力獨多士民見之公揭科臣入之叙疏坐令褫罪終擯將未無肯做敢做之州縣矣如冠連出沒永寧鄉紳張論父子據惡蕞蕞風夜登簿牌又錫金八百募兵堵禦其父已矣其子昇延代為乞恩皇上即慎重典與何至併其子之官職而奪之將來豈肯做敢做之紳士又如銓司惟難職弊恐難清臣鄉吳羽文竭力搜剔至刀筆費監關然而起羽文累不為撓乃以起發一節上千聖怒夫羽文覆奏即久詳慎亦以用舍聽之皇上何敢揣指某當用某

不當用以市恩私乃長繫謀求將來無肯做敢做之部曹矣臣讀明旨謂失事處分俱經確核夫皇上所謂確核者以議處有驗部也議罪有法司也稽覈科舉有按臣也有一分晰為皇上告者乎非諸臣之不肯為分別也知皇上之意重創言之必不聽且以甚諸臣之罪故不若分別之為愈也所以地方失事日有銓部議處司敗議罪按臣議糾舉而于過冠安民絕無少補則今日所少者在賞罰乎在分別之賞罰乎臣聞咸明之世畫地為牢不可入刻木為吏不可對視觀累累被罪諸臣其賢者安意對簿不復以機遠為辭而不肖者往往妄相比擬引復復自艾自奮之心正以夷諛同因而貴有婦孺並論也夫賢者不以機遠為辭而不肖者且以行檢其身將使士大夫行

日非廉恥俱喪人品與對驢俱盡可不為寒心哉故臣亟以分別賞罰為今日勘定要術蓋有分別則賞罰清實罰清則勸懲生勸懲生而后有可留之人心可鳩之功叙潢池弄兵不足慮矣皇上聞門舍殿日修曠見之典且欲登進雜途廣行保舉臣以為皇上誠龍臣之言分別賞罰即今在廷在野諸臣儘足為皇上供任使佐勘定如甚不然即朝辭一人暮薦一士徒滋情面而涸流品子以求治而愈遠矣臣又見近日推舉職方輒籍乏人非乏人也人皆視為罪府不肯做不敢做耳年來銓司以罪遠者踵相接也弓者短下獄自殺又冤憤不平之極矣清朝有自殺之臣子徒令其父哭于途婦殉于室年無有白其枉者六月飛霜皇上未之察耳今李琳鄭維作又逮矣銓司職方為文武走集之處而奸徒影響射利亦復如佛如雲臣



以為待訊諸臣果其身受賄賂國法自難少貸若其叢假  
也亦宜亟昭雪還以故物倘漫無分別終從文致更有如  
省垣之飲恨者又豈平明之理哉散園分別兩字而并及  
之上以其欺罔恣肆職按拿解來京究問

山書第十卷

疏救權臣

崇禎九年正月南史部尚書鄭三俊疏救陳子壯曰竊惟從來帝王舉動往往度越尋常非臣下所易窺測故凡人臣有未窺聖慮而妄觸天顏者遂得無罪獨其不敢欺本心不敢欺君父之一念則真可天日對而鬼神質耳明主嘉其心之忠無不咎其言之謬即言有未當亦往往虛受而優容之昔高皇帝嘗謂侍臣曰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聰明過而不聞其過必有獻替之臣忠諫之士日處左右以拾遺補闕言而是也有褒嘉之美言而非也無譴責之

惠故人思盡竭其忠誠無有隱諱於都哉縣報錄錄之上就矣我皇上納諫如流何曾有厭薄諫言之意昨者宗才換職一事高賢贊于親親之中處處原自微微孔臣陳于

壯未及仰体而輒效愚狂一時語多切直似于過激皇上起而置之何敢置喙乃臣等微窺聖慈知皇上必不終斥子壯而還望皇上之即釋子壯者正以其不能自欺不敢欺君父之一念諒皇上鑒之天下萬世亦共鑒之也何也敦睦原闕美德況爵賞出自朝廷皇上欲換校則換校耳子壯豈不能奉行惟謹以趨承聖意何故認認焉為私憂過計之舉而介介作犯顏拂忤之談哉想其考古證今實見列聖約束藩藩之意正為本支百世之謀如越閔奏援有禁王親任宦官有禁內外官交通藩府有禁蓋不勝其難其慎矣其在世宗朝隰州王府輔國將軍成鉅計參知州鍾英固以舉察州縣官之請都御史王廷相言國家優札宗藩寵以祿秩而不假事權誠有深慮者挾持有司短長欲許之糾察州縣是宜祖宗防微杜漸之意請寢其奏

上竟從其言今子壯所爭之事雖殊其防微杜漸亦猶是也觀其言曰寧冒昧竭其狂謬無盡謬謬模稜欺此心以欺皇上一片癡腸萬非獲已臣等敢謂皇上必不終斥子壯而望皇上之即釋子壯也臣等竊見皇上廣求直言一時承風嚮指者紛然並進皇上且不難破格格極格以示招徠豈以其大臣之極思抒謀國之危論感激披陳有如此而不蒙皇上之優容者是以故為合詞慙陳蓋望皇上鑒其心而宥其愚并寬其泥古放言之罪不獨為釋繫之請而已

治亂之機

崇禎九年二月工部侍郎劉宗周疏言臣嘗讀史至唐僖宗一再播遷天下之勢幾于為難措手而其臣陸贄所以啟告其君者獨本之六經仁義為一時強明自用之棄卒以再遭唐室職乃知聖人之道可以治世雖其君庸主也而其臣用之其效不旋踵況聖明在御之日乎職是以慨然竊有請也今天下內外多事相繼十餘年于茲矣乃者勦寇之局聚天下多兵多餉馳驟五省之地竟不能一挫狂鋒而且南窺江北犯浦至煩聖天子焦勞于上過居誠驛撤樂為修弭計庶幾天心有厭亂之期乎然職聞之治亂之機係乎事始皇上而識計及于封疆則廟堂之上有先受其要者矣不懲前事之所以失而終無以推轉亂為治之術職請推皇上修弭之意而頌言之我皇上以不世出之資際中興之運即位之初銳意太平直欲躋一世而唐虞三代之甚盛心也而至于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之道猶未暇一一講求致施為次第之間多有未得其要領者于是首為意于恢復而職臣遂以五年之說進是為禍

胎已已之役謀國無良震及宗社朝廷始有精幹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予近侍腹心寄于干城治術尚以刑名政體端之叢脞天下事有不覺日底于壞者故自屬衛司識訪而告奸之風熾自詔獄及士紳而堂簾之苛吏自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熾自事事仰承獨斷而詭倖之風日長自三尺之法密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衆自詔旨雖治五刑歲虧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浪自丁寧治絲綸而王言聚自誅求及鎖屑而政體傷自參罰在錢糧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適自敵朴日煩而民生愈瘁自嚴刑與重斂交困而天下盜賊蜂起自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誼薄自監記運而封疆之責任輕自督撫無權而將日需自武弁廢法而兵日驕自將隔兵滿而朝廷之威令并窮于督撫自朝廷勒限減賦而行間日殺良民報級以俾免罪使生靈塗炭事急矣聖衷獨斷一旦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檄收酷吏之威維新之政次第方冀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恭友而不意君臣相過之難也得一文震孟之贊而竟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之忠而又以過慈生事使朝宇無吁喘之風此其所以于國休人心又非淺鮮者乎求治愈殷紛更四出布井流離咸得操其訛說投間抵隙以希進用而國事愈不可問凡若此者在皇上不過始于一念之播枉而積漸之勢釀為厲階遂幾于莫可收拾則今日轉亂為治之機斷不可識矣夫皇上之所恃以治天下者法也而非所以法者也所以法者道也如以道則必首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偏用風雷則必重念祖宗監古之說以率祖而不宜輕言改作則必法堯舜之恭己無

為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徒欲而治以忠厚培國命并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撫循以收泮溪之人心而且還內廷以掃除之役杜後世官官之濫正儒帥以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釐慎宗賢以授職之途杜後世宗藩之囂除此大釁而國家苞桑之業已在世世又何虞乎內外之變顧此豈量潢池言勅言撫絕非定壽皇上但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寇之由與今日不忍輕棄斯民之意及遣廷臣齎內帑巡行郡國為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一面陳師險隘壁清野聽其窮而自解未歸誅渠之外猶不可殺一人不損一夫而畢此復自此四夷知中國有聖人將聞風慕義之恐後而又美煩于觀兵乎哉此聖人以道治天下之明效也抑職聞之有天德者便是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故聖人之道非事事而求之也職願皇上視朝之暇進近儒臣聽政之餘益披經史日講求二帝三王之學求其所為獨體而慎之則中和位育庶幾不遠于此而得之

陳言求進

崇禎九年二月淮安革吏陳啟新跪門上疏特受吏科給事中御史詹爾選進言曰臣聞天下所以長治而不亂即亂而可復治者非派勢之眾易子整齊由于心志之定也民志之所以定者非智之不能謀力之不能角由於是非之一也是非一則凌兢息紀綱振而國勢以之壯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而孟子曰處士橫議端本于聖王之不作明乎議論之關於人心世道者大也職請先言職掌而後遞遞恩衷可乎請按高皇帝欽定御史職掌內一款凡文武大臣果係奸邪小人構黨為非擅作威福紊

亂朝廷致令聖澤不宣實者迭見但有見聞不避權貴其奏彈劾此為大儒臣言之也一款凡百官有司才不勝任猥瑣闖弄善政無聞貪婪法者隨即糾劾此為庶僚言之也一款凡在外有司擾害良民貪贓壞法致令田野荒蕪民人受苦者體訪得實具奏提問此為外官言之也一款凡學術不正之徒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求進用或才德無可稱挺身自拔者隨即糾劾以戒奔競夫上書陳言之徒即希求進用不過傳傳一官何至者為謬訓與大臣及內外諸司并訪之也高皇帝之意總為成憲慮因為奔競者嚴耳夫人惟不奔競于邦則已此端一啟則何念不可萌何人不可效何言不可發于是祖宗之典制可以不畏聖賢之詩書可以不遵舉世之人可以一口罵盡而黑白不分如近日陳啟新獨違時尚一疏亦或從憤激中

五六

來然何至論及制科與推知不肯出脫一人甚而為清官亦不下數萬甚而欲大將登壇以尚方劍殺有司創此無例之論也高皇帝自洪武十八年定設制科以來迄今逾三百年從無廢弛間有大故次年即為補行豈不偶行微辟而畢竟制科為正考廉為副考亦明知井田封疆建終不可以治今日之天下耳以故名卿碩輔與夫排大奸定大難之臣科目十常八九即從祠立廟者四居其三此外猶不可勝舉焉嗟乎士何嘗盡負國家也故謂科目皆賢固偏辭也皆不肖豈遂為公論哉即謂推知有不肖誠確論也謂盡無賢寧遂非誣搆乎且以事二祖十一宗而有餘者乃謂以事皇上而不足皇上雖神聖天縱亦未嘗以此言輕天下士而何啟新之固念也天地如此其大矣臣僚如此其來矣皇上而進一啟新以愧報諸豈足為異

哉所慮者天下之為啟新者不少耳蓋勤定而易亂者人情之恒也況五方雜處之人如治亂絲誰不欲富貴誰不懷私思誰不蓄眦睚苗遂隱衷之求寧願戚德之累而況四方傳食之徒裹糧而至者人不知凡幾聚天下豪傑之徒處于京城囊空望長作何散遣不審皇上何以處此也當此內外交訌民之洶洶思亂已不忌言皇上即十分鎮靜百計輯寧謹守成憲以御豪家猶凜凜如朽聚奈之何勿深長思也為今之計願皇上立召九卿科道令啟新觀面敷陳罄其底蘊共使廷臣見其言論果有他長然後天下之人知啟新特達之遇本不偶然庶幾弱植思奮者或抱慚而退以後陳數正道併訴于已重事外一切詭說勸詞梯榮于澤及懷挾私意僭行存勅者嚴劾納言直鼓等臣不許封進據據恣肆者從重究辦并祈速教各撫

三七

按榜示通衢使曉然知皇上慎重名器鑒別是非之本心庶人心漸定而亂源漸可塞矣職非不知目前急務無如流寇但兵難遽度語亦無散襲陳職不必言也惟此一看視流寇更德而閩國賊尤更又大又係自職掌故敢效其愚忠如此且職于是而有慨于家臣謝階者為皇上持用舍之衡者也雖皇上偶擢啟新原無旁濫何所不可獨是啟新立命之得則法言可以相正英言亦可以相成乃適之適日寂然無聞其以將順得人矣反可以與忠言可與深言之皇上顧坐失機會視巨寇為第二義將如天下後世何有李化龍之懸直被譴而不知中救有啟新之詎詎家愚而不知駁明職誠不能為蒙蔽辭而輔臣過休仁等之尸素可愧又不待言矣職于冒宸嚴字稍逾限統祈聖明鑒宥焉

對揚克弊

崇禎九年三月工部右侍郎劉宗周疏言臣方序彙間傳誦明倫仰見皇上虛懷盛節雖于微臣之言出于狂瞽之極者猶然不廢採擇至遯事商求竊若家人父子之告語而且許臣以砥礪之能臣乃不覺悔心欲絕繼之以轉展迴環而猶不容己于對揚之忱也臣請遂以克弊之道進夫克弊之所以為聖者非以其事業之振煥也與哉而本之乃在十六字之傳不過致謹于人心道心之辨求其所謂中者而執之由是以之官人而和人則哲以之治天下而安民則惠極其效至于黎庶風動靈輅率從克弊之道所謂約而易操者如此我皇上英明不世出又生而遠乎聲色貨利之習固已完具一克弊之心矣惟是人心道心不能無倚伏之微幾出于人心而過不及之端已授之政事之地即求治而過不免于害治者有之而吾故不自知也時者而提醒之曰得毋與亂同事歟此一念謹凜道心為主皇上已一日而克弊矣今日克弊事業誰不願慕又若姑自退託焉何也無乃徒求之事業之著而反失其心源歟夫事業至克弊而無以加矣然考其時洪水為災昏墊阻飢遍天下又乘之以有苗之亂當不減于今日之勢而克弊不以其故敗聖亦止恃此執中之心注勞于求賢而用之坐待昇平計其時已不啻數十年久矣皇上而誠以免弊之心為心政不必預期其事業而轉生一退託之心以為不可效及也惟是有君無臣千古同患若明諭所云貪欺或習真不能自運命錢而臣以為轉移化導之權終不外人主之一心漢臣竇誼有言視之以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視之以奴隸彼將奴隸自為也然則視之以

股肱心膂彼未有不股肱心膂自為者也雖克弊之時豈無巧言令色孔壬其人而願以為不足畏一時若若臣為慶歌喜起于一堂之上而已流寇之為中原蓋也原其初國朝廷赤子也語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皇上但心克弊之心耳不慮寇之不還為吾民也夫宋代不必備有宗藩方鎮宦官之憂而邊疆之禍寔始于王安石一時若臣驩起幽燕之讖勢不得不加賦病民于是君子競起而爭之爭之不得而議論與空國之禍作則至蔡京用事決計國遠年見費于金人而宋遂南渡此所謂開門揖盜也自此諱言恢復國勢奄奄猶賴朱呂諸大儒道學一綫相與弼起而扶三百年已絕之綱常一時人心風俗之厚又有如此者則亦千古得失之鑒也今天下自皇祖以來不幸

之

有朋黨之說崔魏之亂者殺天下之學孔孟者而一綱空之謂之門戶自此人人知利祿不知廉耻如身家不知若父士風之壞有由然矣今聖明在御漸開蕩平之路而葛藤未斷媒孽時開終至人才之落落落屈指先朝遺直無如患世揚一人而受錮興朝者十年而後用若郭維建之病也而用孫慎行之垂死也而用猶恨其用之不早則此外可類推矣皇上誠鑒及宋事請必以免弊之道率天下使天下皆學為孔孟永杜朋黨之說于是廣起廢之達酌存舉之格并絕天下希旨生事紛紛上書謀進者庶士風丕變而國事可圖也總之天下之治從本原上為之則事不勞而功集自教化中流出則神不役而智周此克弊事業所以以上下與天地同流也故夫若志定而後天下之治成天所以皇上再開唐虞之治惟是永堅厥志而已若微誠

識本迂疏未暗時務仰承天語戒飭不敢夙夜怠弛以期  
達于自誤誤國家之誼統祈聖明鑒察

### 看詳稟擬

崇禎九年四月大學士錢士升昨蒙發下武生李璉致治  
在足國一本御批改票此票乃臣所分擬愚昧固莽無當  
聖心臣不勝惶悚當即隨首臣商酌另擬恭進奏乃臣原  
票寔出血惻有不散不為明聖忠言者臣惟是流寇蔓延  
所在蹂躪皇上憫生民之憔悴思治之貪殘因陳啟新  
直言擢至有員寧直諫其言遂為確論裁毋亦借此以磨  
勵縉紳動其愧懼耳乃比來借端傳進者寔頗有使然未  
有如李璉之誕肆者本內言縉紳豪右輸官而欲行首寔  
籍沒之法此皆畏世亂政載在史冊目不忍觀者而欲陳  
于聖明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於此真所謂說謊行虐  
驚朕師不容于免辭之世者也其曰縉紳豪右之家大者  
千百萬中者百十萬以萬計者不能枚舉臣不知其所指  
何在就江南論之士民富家數畝以對大率以百計者十  
之六七以千計者十之三四以萬計者千百中一二耳江  
南如此他郡可知而乃動稱千萬萬即敵國之富不克  
至此何誕妄也其所惡于富家者為其兼併小民魚肉鄉  
里耳然郡邑之有富家亦小民之利也何以言之凡富家  
必有莊家有莊田必有佃戶佃戶力田完租以便富家租  
納糧稅而國收其餘以養八口至于糴事方興膏黃不接  
之際則富家出母錢以貸之而商賈之權原資者亦以質  
庫應民之急且富家之用物也宏凡養生送死賓客遊觀  
之費百工力役皆仰給焉則是富家者國窮民衣食之源  
也不寧惟是地方水旱則有司概令出錢儲粟平價均糶

以濟飢荒一遇寇孽則令集庄客繕器械以助城守捍禦  
之用即今日國糧輸餉富家居多而額州士民李相常諫  
以家丁一千協力悍賊事尤較者故富家者非獨小民倚  
命亦國家元氣所關也周札荒政十有二保富民一焉乃  
以兵荒之故歸罪于富家之腹削議括其財首復而籍沒  
之此秦皇所不行于秦漢武所不行于下武者也有是  
理哉今天下自秦晉豫楚以及江北郡邑上寇竄發已無  
寧宇未盡動者止江南數郡耳即被寇地方所與有司共  
守孤城者僅一二縉紳及民之稍有身家者耳若此議一  
倡在在生心是使無賴亡命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為難也  
是使海內之縉紳豪右富商大賈盡化為而窮民也不驅  
天下之民胥為流寇不止大亂之作必自此始矣我皇上  
國治恤民方將比陰荒弊而小人進言乃欲與亂同享臣  
切痛之且從來盜賊劫掠必借富家為口實而後疾痛喜  
亂之民從而和之或縱此輩為亂寇心腹倡此橫議以搖  
動人心則其色藏禍念豈直借端傳進已哉臣叨陪心膂  
似不必言且又不宜獨言但此事關係治亂不小而看詳  
分屬臣手故又不敢不盡其忠以犯後言之戒伏望皇上鑒  
臣血誠屏絕橫議毋使小人因陳啟新之進以言利窺朝  
廷則人心定亂萌消寔宗社生靈之慶也

### 輔臣去國

崇禎九年四月御史詹爾選疏言頃具具疏駁陳啟新因  
而責備家臣與諸輔臣蓋為大臣擔荷不力猶默不言而  
發也乃近聞即報大學士錢士升有微臣職分看詳等事  
一疏奉旨詰問臣不勝驚異及得輔臣與李璉疏合觀之  
而後知輔臣有不甘不言之情且有不得不疾呼之勢也

俄而輔臣引咎求斥矣俄而遽奉回籍調理之旨矣明乎  
輔臣之以票擬去執事去也夫大臣所以不肯言也其源  
在不肯去耳今輔臣肯言矣去矣上可以對九廟之武憑  
可下質後世之清議德以去就悟明主顯以氣節風百僚  
臣寔崇之而獨不能不高朝廷惜此一舉也蓋皇上所不  
滿于輔臣者為其以心膂之臣而致疑于聖明之主耳臣  
則有說焉孔子曰君有諍臣父有諍子夫臣子之有諍皆  
從疑起也不疑而又何諍古來一德之世執如唐虞雖時  
卑陶夫知人安民之謨而禹稷曰惟帝其難之然則千古  
以上之能疑其君者莫如禹而舜未嘗以此疑聖且認認  
焉惟恐高言之不盡也故從顯虞諫者小臣之事也而從  
疑虞諫者是謂於諫此真大臣事而不意其以過慮無當  
于皇上也且輔臣所言者為何事乎李進不識皇上為堯

四二

舜之君而教導以非情非法秦嘉富民鄉紳從來庸主所  
不肖為之事此聞一錯大亂將興正輔臣憂心如焚之時  
而忽有奉有改票之命因是揣度未當亦驚懼愈深遂  
不覺抗章之汲汲耳竊謂輔臣此舉蓋強人意皇上方加  
許以示鼓舞之不暇顧以為相疑以為要譽耶夫人臣無  
故而敢疑其君非忠也若乃全不敢疑謂吾君為萬舉萬  
當以是為信其君者恐只容悅之惜名亦非忠也人臣而  
習于沽名義所不敢出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  
臣爭為尸位保寵習成奢廉鮮耻之世界又豈國家之利  
也況今天下疑皇上者恐亦不少矣何也以天下人對皇  
上皆中材以下之品也知常而不知變知平而不知奇知  
法後王而不知遵遠代如南方劍不靈將年驕偶日甚聖  
意禮札敷教威于斧鉞也而人見億萬之生靈徒以拱誅

駘之違違貪員則或疑過右武宵札典操餘並謀非是者  
勿錄聖意取聰明才仗分注于騎射以助武臣之不振也  
而人見費牛而買馬繼德而齊力徒使強寇淵跡于道塗  
而父兄莫必其子弟則疑緩于敷文免觀之說行上意在  
暫甦民困臣亦以為甦民困也而或疑朝宗之大義不值  
數萬珍費之金錢駁問之事日煩上意在痛懲奸頑臣亦  
以為懲奸頑也而或疑明哲之刑言能當哉番加等之紛  
亂其君子憂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明知一  
切苟且之政或忤心懷恨或對眾欺欺種種隱情有難彈  
述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而發憤耳而竟驚志以去  
也輔臣之去也以言而自後之大臣恐無復聽言矣大臣  
不敢言而小臣愈難望其言矣兩日與皇上言者惟此奇  
細刻薄不識大体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痴則挺身招

四三

權敗則潛形遁竄賊心志而燭耳目毀成法而隳隄憂天  
下事尚忍言哉伏乞皇上以遠大宅心以簡靜平憲責大  
臣獨違之義作言敢諫之風嚴敕內閣下部院大臣不  
得去輔士升為戒爭獻可替否無藉口聖明獨斷掩皇上  
之謙冲寧進札退義無藉口君恩未酬飾自家之滿滯粉  
期上下交格志氣更新於以觀廓清平治之猷成綱紀風  
俗之美庶幾有日矣  
疏入帝怒甚御手華殿召之入詞色俱厲爾還氣度雍容  
如故帝為稍霽帝執疏問如何是一切苟且之政爾還曰  
即如捐助一事也是苟且侃侃數千言且曰臣死不足惜  
皇上幸而聽臣言固可為今日之用即不聽臣言亦可留  
為後日之思中璫在旁噴噴嘆服帝命錦衣衛繫之朝房  
候旨翌日看都察院議處院議罰俸以議語涉僭僭處主

福御史張三謨竟改議為民

榜後騎射

五月命卿會試二三場肅五經書再放榜後試騎射

招撫辭教

崇禎九年六月詔朕仰承天道撫馭萬方念此軍民誰非赤子止固官貪吏放年歲凶荒以致飢寒所迫甘非為始于一二無知漸至脅從遠眾數年未與無辜被戮不知其幾矣朕痛心側念寢食靡寧目今在豫者已因饑深山在陝者已零屋置伏行將大兵加勦必定玉石難分向雖輸者特頒指示生路猶恐各官奉行未善若輩猜懼多端或疑將領計誘殺降或疑有司分別看待或慮日後奸棍詐害或慮目下生業銷亡種種隱情良可矜憫為此再頒赦書遣官馳諭著各該撫按大書榜示從容開導如有盜罪

四〇

投誠棄邪歸正者即稱赦回難民逐一查明籍貫在本地方編入保甲在各省者分起發歸有舊業者清查給還無生計者多方蠲恤使安井里之樂永消反側之心道府有司即以難民收復多寡妥撫得而為嚴最遠者指參重治其或才力出眾願向督理軍前效用者聽其國功自見一體叙錄如若執迷不悟怙終罔悛後既自外生叛豈得復容覆戴督理各撫即勸勵將士合力夾職務期盡絕根株無滋餘孽撫順勒逆朝廷法寔無私出死入生者等機不可失併告遐邇咸使聞知

日食測驗

七月初八日日食礼部奏日食時刻李天經等與監官所報測驗各有未合下部議

通州重鎮

崇禎九年八月御史金光辰疏略通州漕運咽喉兵部侍郎仇維禎營膺特旨出鎮通城儼然鎮鑰重臣也凡此地之為戰為守皆其仔任受事伊始方冀策勵樹伐炳耀國威昨于邸報中見其仰懇天恩俯順輿情乞留賢能內臣一疏何神色則然也據云戎事寔未深知然則欽命出鎮何謂乎據云兩邊遠濶二內臣各鎮一方尤艱拮据則維禎獨何袖手且云一旦有急何以撐持然則濬增煤倉鍾之具抑漫無料理為他日展據地步如失怯情是為何語方畧未覩而怯却陰滋况內外最虞當同附和豈維禎之妄欲希冀天恩所望遠提夜氣仰副重命通州地居要害戰何以摧敵守何以圍圍在力圖寬着無多此一番瞻顧差士類而誤封疆耳疏入帝怒甚即召對欲逐杖之會風霆大作殿廷盡蹶帝懼而止

四一

疏陳言官糾輔臣

崇禎九年十月工部右侍郎劉宗周疏言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諸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群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奸邪也臣每三復斯言為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我皇上聰明不世出之主也其于賢奸之辨何有不燭炤數計然臣觀頻年以來皇上慈私交而臣下多以告奸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為恭皇上尚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忠似信之類窺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皇上上往往不察而用之則原天下之小人立于朝而皇上亦有所不覺矣人才之不競也非無才之患而無君子之患也人人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君父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廉



耻則亦相率為金軀保妻子之計而已矣此今日國事之所以敗也今天下即稱乏才亦何至盡出一二中官下而皇上每當緩急之際必依以大任此在前日已成覆轍方坐坐更絃之不暇而乃者三協有運通津臨德復有運益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于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于何地是益以封疆為嘗試也且小人与中官每相比以相為引重而君子獨岸然有以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而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皇上識欲進君子退小人為今日決消長理亂之機而猶後復用中官以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祖也當是時乃有明于治理者起而爭之則亦天下之昌言也且意皇上即不遽用其言亦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一事逐若惟恐傷中官之心者猶非所以示天下也嗟嗟言官亦何負

四六

于國乃者唐藩拜表而勤王亦有恩徐生之從薪者乎大帥擁兵而不戰亦有閭閻之尊朝廷者乎其他觸邪止任請而昌之上方者亦自不乏其人而往往逐之以去遂至天下相顧為寒憐惜者之狀半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士此天下事所以日壞一日而不可為也至于近日刑政之最苛者戒德傲吏也而以職成何以肅德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成何以昭抑競之典至鄭鄤久于鄉議而故母之獄或以無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教事者皆為政輔文震孟引純拔根即向者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者皇上亦無從而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東國成而至于此臣不能為首揆溫體仁解奏語曰誰生厲階至此為梗休仁之謂也何惟皇上念亂國存首以進君子退小人為挽

四世道張本于是植人才以資幹濟開言路以斷大猷仍請急罷三協通津之使專一責成中外諸臣各修職業不致再以人國為僥倖則宗社生靈寔或憑之而休仁所以為桑榆之收者庶幾在此乎不然而徒計出于前且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我心叵測據土重來天下事高懸言哉伏念臣羸病去國之身非不知職獻可以自全然熟念今天下安危呼吸之間日雖江湖滿地總無投生之路即臣不言又誰為皇上言之者臣寧言而冒斧鉞之誅終不忍不言而坐視國家有危亡之禍也

四六

山書第十一卷

江南復社

崇禎十年正月蘇州民陳文聲上疏陳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太倉庶書士張溥前臨川縣知縣張采倡立復社以亂天下疏下巡按御史倪元珙察覈元珙對文聲妄奸謂東吳精進之學復社為最著大都誠心實行講學誹謗互相瑯瑤文必先正必賢良大都陳文聲有憾於吳東欲借此以為羅織時內閣與蘇州士夫為難以元珙為家飾下部議元珙降先鋒寺錄事蘇州府推官周之璽亦許奏張溥等樹黨挾持于是復社一業久延不結至十五年御史金鉅嗣上疏白其事始奉旨朝廷不以語言文字罪人復社一業准註銷不必藤葛貽害

奸民奸妄

崇禎十年正月常熟民張從儒評奏原任禮部侍郎錢謙益原任給事中翟式祖謂二臣喜怒操人才進退之權賄賂握江南生死之柄三黨九族無不詐之人與販通番無不為之事甚至侵國帑誇朝政危社稷止園門生故舊列於要津鳴冤無地官幹豪奴滿於道路洩忿何從奏上溫体仁以舊憾擬逮下刑部獄先是奸民陳履謙爭產求二官聞說不允遂挾恨唆從儒評奏既奉旨逮問履謙爭得志遂捏造欺誑和溫等虛詞多方嚇詐欺誑者謂謙益作故太監王安詞記曹化淳出王安門宜欽之和溫者謂溫與謙益有隙宜和之曹化淳訪知其事面奏奸狀命刑部南書鄭三俊嚴審具奏陳履謙張從儒各責一百棍立枷三月死事解

中宮壽節

崇禎十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宮千秋節命婦南書林敬稱等夫人共百人入賀自西華門外下輿入門後肩輿至武英殿門外下黎明皇后升殿諸命婦入排班下手立四拜士官宣表表跪班首成國公夫人入殿內致詞命婦皆跪三叩頭起立四拜而出是日皇后母周奎夫人亦入班朝賀事即召入殿皇后欲設座拜之辭不許

因旱清獄

崇禎十年四月元旱不雨下詔清獄給事中馮元龍疏言聖諭雖清獄禁詞訟夫訟之不獲病在游移動靜駭問臣謂明旨駭問理求其確若使善承上旨何至一切從增古云治國用典典與國用重典今之用重典年四先宜我朝誣告之律特嚴反坐之刑正謂免殺之尤類多先獲今非唯不禁若或招之驅脅雖此之憤每清震聽不止于天

和抑亦坐遠人事美

懷喜怒以回天

崇禎十年閏四月右中允黃道周疏言臣坐狂瞽自廢三年不圖殊恩又逢再遣去歲秋盡驚聞兵警匍匐入都萬里在途經冬始到自謂上尺殘軀已非自有預理可効不敢自存然自元正見朝以來依何洪福遠歷春夏出無一語可報聖明入無一言可對宸影還願往年自請使鮮經理東江之事僕成嗟嗟涕淚下細觀自古忠盡之臣竭力致身有懷必盡未有自欺其心以欺其君頑鈍不肖如臣今日者臣自度血氣已衰學問不進利成休事事創心怔忡之餘遂成癩疾正擬吁願乞身自投溝壑而兩澤未降雲漢其勤方陛下宵旰殷憂之時群臣情有所屬之日臣雖無知安敢自絕然觀邊圍厲驚冠履式內康耻道

哀人心盡喪非有獨立不懼有實無戴之臣必無以灑發  
肅心消除暮氣而諸臣過句德父苗先朝夕無敢為陛下  
昌明其說者勿論其他即如逆者中外齊宿為百姓請命  
冀一沛澤以成春秋如釋滯因斷庶獄繪監門之圖狗烹  
棄之諸猶未足以上叶元載下慰蒼生而五日之內繫兩  
尚書未聞有一臣察敵中一疏者又安望其戮亂除而  
寬解網罟浩蕩之恩感霖雨之業乎以陛下寬仁優容言  
路猶且如此蓋自三百載十三宗以來未有士氣不揚  
風茅靡至于今日者矣臣觀天下災祥繫人主之喜怒人  
主喜怒係天下之安危古之聖人喜怒行于臣隣則臣隣  
興作怒氣行于遠都鄙清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  
如怒亂庶遄且君子之喜怒皆以撥亂故爭於其大不爭  
於其細今大猶不爭細故是競朝無一可喜之臣則臣無  
一可起之事遂無一敢怒之氣則亂終無一遏阻之日誠  
順反施貴賤倒治是以奸臣互煽叛逆鋒起四方潰決漸  
不可收亢陽之極至為旱災而大小臣工猶結舌不語使  
陛下焦勞于上百姓屢轉於下諸臣括囊其間稍有人心  
宜不至此也臣非言官默不道通然受特恩起自草莽雖  
不以言自居天下猶以言責臣遠有韓宣陽城之嘲近有  
孟軻政龜之諷自顧場然無以自容其一二高識之士猶  
以臣前者聞政府諱却之端後者望詞林城默之路負恩  
藏拙遠愧古人臣何知言有目之心而已臣自欺其心  
則何以事陛下惟立賜罷黜以激羣賢之恥以發愚慮之  
思忠以垂有懷不盡之戒臣孽孽荷蒙榮滋區區無怨謹此奏  
聞

清軍軍屯

崇禎十年閏四月巡撫陝西俞都御史孫傳廷疏言臣維  
人臣苟有報君父之公心必無難担任之事苟患濟國  
之事必有可久之國臣本碌碌家恩授飯拜命之日即  
聞秦中兵馬錢糧俱在延寧甘肅四鎮而西安等府又臣  
所屬地方素稱腹裡從無類兵類餉臣遠賈味具疏以兵  
單餉絀仰祈聖鑒蒙皇上召對平臺諭臣以此時措兵難  
措餉又難賈時愛思溢於天言比部覆臣疏蒙聖恩准臣  
兵三千名給臣餉銀六萬兩奉有以後兵餉該撫自行設  
慮之旨臣陞辭而西風夜凜凜彈力搜剔恨不於無兵無  
餉之時飽尋一足食足兵之計及臣抵任查得西安四衛  
原有額設屯軍二萬四千餘名固未嘗無兵也何以有兵  
而若無兵臣竊謂此必原額屯軍尺籍徒存餉糧兼措有  
兵無餉故不可責以征操及查屯軍額餉則每軍約給驢  
地一項固未嘗無餉也何以有兵有餉而竟無兵臣又謂  
此必原給驢地非砂磧蕪澤本不可田即易主轉售已不  
能問有地而不足抵餉故不能責以騰飽及查國初選撥  
屯軍回土率皆膏腴壤壤而相沿以承除本軍自行耕種  
着伍外或有轉與承種則本軍着伍而種地之人每歲每  
畝出糧與銀一錢付本軍充餉或有豪右隱占則不出與  
價與兵着伍衛所軍官不敢復問而但於按察司道操閱  
之時寬道市視家僕支應片刻旋即散去然屯地則猶屬  
公田未敢私鬻龍故許預囤居居可稽也若非隱占即與  
種本軍自種十無一二隱占者既種地無軍與與種與自  
種者亦尤而效之以逃曠為固然故雖日取該營把總等  
官繩以重法而銅疾已成欲照種地之類一一責有實在  
之軍勢必不能即聞有實在者亦止於偶一查點唱名應

名已耳或查點頻頻已竊怨惡其被視所種之地久為國有反若未嘗始有官種胡以相苦如此況欲實加孫鍊雖之使陷敵當鋒効死用命乎故地養之軍竟成紙上之軍養軍之地亦成紙上之地而皆若鳥有矣臣因博攷故牘洪年間每軍額地一項歲徵正糧十二石餘糧十二石盡行改貯之倉以正糧按月支給本軍以餘糧支給官軍糧俸餉不煩轉輸而倉庫充實兵不煩召募而士卒精強法至善也查永樂二十年奉詔減免餘糧六石然正餘十一八石猶然交倉按法而米壞也至正統二年以正糧十二石免給本軍充餉免納免止正餘糧六石入倉而屯法大壞矣至後不知何時復將餘糧六石改為正糧一併兌軍免納而屯糧既不入倉屯地幾成私產於是投獻侵竊奸弊叢生遂至莫可究詰矣臣痛憤國用匱乏不得已

五三

為推官王鼎鎮阜有同心力行稽覈除右衛衛名隸秦府應另議外先將左前後三衛占種逃亡及冒追免補各地方查明備造格冊詳註原軍祖名原地坐落及種地人戶籍貫一一申報到臣酌古準今推情定法示以不深究已往不追奪原地上按地起課即責辦於見今承種之人亦不重派多取臣隨依徵先朝減定之數區別屯地等則以為起課差次而衷益多寡總以民間見行與地畝一錢之例為準每上地一項徵糧十八石中地仍量免三石止徵十五石下地又免三石止徵十二石金石折銀上錢每頃納銀十二兩六錢中地十兩五錢下地八兩四錢大抵中地居多而上下地俱無幾總計三衛占種逃亡需追免補各地已清出者共該起課地三千三百二十七頃零徵銀三萬五千餘兩查民田之日責租佃戶歲入不啻數倍於此今止照此數上納別無科種蓋猶輕於私租遠甚自示之後人始知寬平易從無不翕然相安臣復行王推官各招屯地坐落州縣清造徵收文簿發西安府監收同知孟道弘轉發各州縣徵收是役也不呼顯以寬大農不加派以屬道了惟是力破情面不避怨謗遂能於辦釐疊壯之日歲取三萬五千餘金於饗饗之吻所裨於國微加旅兵荒交困之秦殊非淺鮮然自未敢以此自足高期彈自釐剔之初倉徹底澄清格使軍無一名虛冒地無一畝侵隱而後已再查各處四衛額派延軍各班邊軍一萬一千餘名約該給軍屯地不下一萬二千餘頃查十年以來班軍俱未赴邊每名止解班價銀一兩二錢夫延軍西安總係皇上土宇而泥此注役邊使十歲其九亦可嘆也臣請于清出地租內動支解班價所餘班軍屯

地聽臣選汰徵課其地內丁條布價馬車等費皆於課銀內取給所有歲餘居募精健入營應兵分列戰守二項每守兵一名約歲費中地一項之入戰兵酌量增加但求有濟實用不必取盈虛額即以三軍屯地之所出養戰兵二名未為不可外有各衙門人役承種屯地者容臣盡數查出照例起課即係必不可裁之役亦止每名歲給工食銀七兩二錢兩餘盡任軍需至於本軍自種屯地臣次第確查凡有違違不願應兵及老弱不堪征戰者責令招例納課如有不願納課實係精壯堪以應兵者仍行著伍與募之兵一同征操如是則有一兵即可當一兵之用挑選訓練但得勝兵萬餘倉於二萬四千有名無實之軍多兵而餉又不煩另指將見軍運立轉為富強居恒則用以建威銷萌潛恤不軌之謀有警則用以摧陷廓清力剪方張之勢何至如向來磨火貽憂養癰致潰無事而饑餉有事一遇有事遂決裂敗壞而不可收拾乎倘臣仰荷聖靈克底成績握三秦治安之要圖開萬世永久之大利於臣項戴天恩捐康圖報之區區亦稍可酬萬一矣

#### 回天四要

崇禎十年閏四月給事中李如燝疏言臣歷觀往牒遇災而懼之主亦比比有之然引咎多屬跡文宋言亦鮮實事未有如我皇上露禱之實惟切反躬析天之誠直周民瘼凡內外大小臣工暨天潢勳戚咸與興殲德逾義併慮有心如詔群臣直言又何聖不自聖如此也臣愚每長慮然備位諫垣何敢嘿然錄今日之旱虐今日之變殆非尋常災異也大敵對寇憑陵盤踞十年所失天下財賦之地已空其半而渴需財賦之事猶不止僅望其全又佳此議

陽亦地矣越楚豫燕齊之間不知幾千萬軍是所未盡空者殆將并盡矣夫以空國御子還當大敵呼吸安危在此際是可不凜凜寒心哉臣日夜思雖天心降害惟聖心用極可以默回則有執中之說在合則躬倚層敷失則四海困窮先帝相傳文豈欺我今民窮極矣散謂非失中之漸積今欲拯民窮矣可或忘九龍之冰兢請自大廷以至深宮目無偏視耳無偏聽心無偏主事無偏持與偏則無危可以轉禍可以合睦蓋天下大器猶舟也舟平則要偏則危軍舟者實右而虛左舟不得平哉於傾覆願我皇上鑒之天下最苦不足至于敬怨中和者非財用乎財用則無足法獨恃有政事國朝約軍民定經制千古稱善不圖後之變法者不念下民卒瘁但云急當治標自軍不用而兵設民始不得安其身自屯不耕而餉興農始不得有其食

五

自有兵不練輒又增兵而餉愈難措自有餉不核輒又添餉而兵愈得冒即今核實之使紛出而抽剋愈熾聞清派之今日嚴而古兵冒軍未減竭有盡以養無用至於形實皆窮而虛穴竟不得聞蒙狗竟不可聞可謂有政事乎若不亟圖公忠幹辦之臣力求清核以救其弊協求長使以復其初恐敬怨中和當又不止如今日者願皇上遠慮之也若國家忠賢定為元氣元氣薄則那氣壅而成病忠賢挫則鬱氣結而干和故古賢君遇災必求賢良方正直言或起公忠威望之臣輔政立事乃今何如也催科迫而虐患不汙者報案案訊吳法細密而百慎一疎者動遭破達矣昔密開而高門報羅拔誘瑞士難免金沙矣參劾訛而清修報被職斥職陷長吁嗟底矣又有賦性忠直盡言不阿如魏呈閔慶爾選李化龍劉宗周等皆以一鳴振

斥數言路競效拾遺元氣可無挫鬱者今幸我皇上下詔  
疏 滯獄求直言矣其葉訊被讎諸臣旦暮當復見天日  
無容耳贊獨是直臣所係更重所得寔難當今之世求其  
為公起見不墮茅廬如前諸臣指不多屈皇上儉赦其前  
惡收之左右則君過聞而德業必有所賴朝廷壯而亂賊  
必不敢窺其為直言不愈多乎昔淮南不弘羊而憚汲黯  
趙主無負人國自古如此惟我皇上信行之也若夫輔君  
德以文修德庶官以康蹟猶在相矣相者中外安攘賴其  
決策祖法朝綱兵權國體賴其匡正會權內降賴其執事  
有技有聖賴其休容弊黨論訛元黃元戰賴其力挽大旱  
賴其霖雨今僕收煤未有聞也旅進旅出朝力兢兢遂足  
稱畢業乎隻字出為絲綸片語皆閭閻治忽必使提議之際  
真是諸至德而符天心庶幾批駁之餘乃是愜輿情而興  
化理不然者此瞻彼顧依樣葫蘆抑陽扶陰未忘僞黨其  
貽害人國何可勝道蓋自八九年間拂戾干和之事始於  
檠端積於四海者不知幾許又何怪天旱地狹日食風變  
之屢見哉皇上而欲求消弭政本之地猶不可不深維之  
也

### 請行五事

崇禎十年五月中允黃道周疏言臣冒昧不知進止於  
前月二十八日具奏乞休奉聖旨云欽此臣不勝感激  
自計此生應死不死應熱不熱由荷生全者再四矣旁皇  
秋月欲求一靖畝不得可凡懷孤欲上中止者三非獨謂  
官非其職亦深知建言之難也鬱鬱昏病沉疴二十餘日  
時科臣陳富父與臣同病竟死令臣當日死則亦死矣縱  
有忠言誰為白者臣迂蒙寡恃於中外大計無所復知所

懇懇以空言明報者誠以天下神器為之有道簿書刀筆  
非所以繩削天下之具也古之聖人設為禮樂以治方內  
設為征伐以治方外禮樂不足以治其內始有繅繅纒纒  
繅於君子征伐不足以治其外始有揭竿裂帛繅於小人  
周宣王中主耳自文王至於宣王亦二百六十年而後中  
興宣王感旱魃而修行是為雲漢之詩其詩曰王曰何辜  
今之人言宣王側身閣下之至也感發執靈荊而修政是  
為六月江漢之詩其詩曰王猷允塞王心載寧言宣王憂  
思謀畧之遠也宣王內以至仁憂其臣庶外以至明至武  
奠其封疆是以吉甫召虎之倫皆以儒生翊贊大業享有  
太平者四十六年今陛下則皆見之行事矣而天下大勢  
未可煩面人心未可煩收四方兵戈未可煩息而當深維  
其道講求其故改證詩書以尊其後雖聖賢人安足共圖  
大計乎古之聖人愛人以立體知人以致用其所知者不  
過數人其所愛者及億人知之通無地也亦曰能愛人安民  
而已矣工伯繇身亮天工使水土不治人民不治雖明神  
之宵不保幽羽之戰今日陛下寬仁私宥蓋有身任重寄  
七八載周致南擁權藉自若者夫以風動之時人心淳固  
龍蛇作孽不足以亂天下故寬假以九載之績令生民塗  
炭朝不夕及一夫晨呼百臂奔奔而東西愍怨者此是有  
道仁人所倚席而借箸也臣觀陛下益信天誠輒避省躬  
率先責下此自古聖主所未嘗有而股肱心膂竟未得有  
當以報陛下間有陰陽災者兵戈之害則率云是郡邑無  
狀所致郡邑州縣猶之金石所應不過數十里之內何足  
以廣召侵氣漢蕭望之以御史大夫欲應天變上猶薄之  
何況州縣承流慕指者凡天下風化轉移陰陽若在皆視

當守之心氣當守之心敬則天下皆敬靜則天下皆靜當守之氣和則天下皆和乎則天下皆平當守之心氣既以敬靜和平而天下皆有不敬靜和平者則二三元老當刻責自勵奈何使草土臣庶市其怨色乎積漸以來國無是非無柱石郡邑長官而且了事誠可憤痛然其視聽一繫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崇課覈則下崇峻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賴奸徒群聚京師高聲疾呼白晝相呼婦紳俯首屏息以伺動定皆曰是有無來孤危之臣重足而立事違陛下好生下詔求言者刑清獄如清教學臣俾復原官中外鼓動此輩稍稍敏戢然方求言而建言者報斥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臣思自古致治之道惟此二端清獄之端出於惻隱惻隱為仁引而充之仁一人即可仁天下小民雖有納漢之痛縉紳猶多難離之嘆求言之端出

於是非是非為智引而充之知一事即可知萬事君子猶有時偏之談小人豈有虛公之論今陛下仁智端竟其明而大臣引伸擴充不力昔太祖在干戈控據之中尚日與劉宋書崇諱仁義究道德以為戰勝之術今公卿即多暇而大敵正強流寇西沸江淮之間不令如獨難張仲山甫處此未遑舍六月而歌清風奈何與市井細民中物稽之談修雅馴之報乎且自古迄今五十年孤踪塞兌不言人過然私誦聖人之言以為清思易許仁者難知故有至道以貴至人忠恕以格僚友陛下慈孝即風動海宇豈必令二十年前閭巷晨曉無觸乳之情陛下敦睦即雅字上下豈必令二十年前綰紳衿綬無傾軋之嫌且以時事如此人心如此輔臣雖甚賢甚良甚清甚謹乎保天下四海無一蹴窮遠馬之事最切一在起廢籍批鱗強項之臣使為

秦豫襄盧諸道監軍但約職平投之節錢勿以別戶分姓銷其壯志又最不可緩者應詔直言之臣被計無證之士悉以一面解其煩寬行此五事使天下凄風苦雨盡為祥雲寸短尺長畢成大慮諸臣之詒辭可以不解自融朝廷之刑威可以漸措不用然後以上歌美撤下誦天保講律度明禮樂與周宣殷武媲美無窮臣雖長往沒齒無怨又臣自未病前觀五月朔夕夢戲與日同在鵲首岑火之分三辰皆火也又以朝夕合火宜修乎火政稍即厥先使死一為屬明春榮感在於水火徘徊房心尾之墟宜慎火器巡警戎務漢臣孟軻曰寇在於外而內臣陳兵譴則一武陛下洞燭歷理深明天道握要以御四方求仁而蘇百族稱祖之內勝算自饒何必使舉朝精神樂於兵餉刑獄之下乎臣草野受殊恩無可報稱又被病瀕死思一罄所懷非敢一毫獻憤輕談時事惟陛下垂鑒焉

### 法官守法

崇禎十年五月刑部尚書鄭三俊疏言竊惟職今以法官官矣自當先為皇上守法願從未持法之難則留獄息則史情遂則礙起雖則生奸職今不敢緩不敢縱矣亦何以使獄無遺情而法不失起也惟是於萬不得已之中曲體皇上哀矜寬恤之意而繩之以清理寬滯為先在昔固圓空虛古今以為美談今日風趨日下犯科者眾承歡諸臣又復拘青說忽遂致淹滯不結焉繫日煩職謹遵勅書斟酌上請如舊罪以下恩例得釋矣流徒以下得減等矣情罪既不一遂重應候監臣會審過分別保釋禁錮微者并釋仍候具題奉旨發落者也其未結題請小案犯人除重罪外內有情節者幸達恩例似應遵照勅諭立與釋放

職免罪仍開具花名起數題知軍機以上情罪稍重或有錢可矜者亦似當昭例減議通議臣會審通開具節畧奏聞候旨下遵行者也此皆就眾犯而言也迨未士習苟且康恥風微文武弁吏多難法網誠其自取然皆曾蒙皇上敬禮之人也匹夫匹婦盡沐洪恩而衣冠士人久滯國土應知必履聖念請除干犯罪重者無容置喙或有無心誤誤時勢偶觸罪尚存可原公論未堪永棄者懇乞聖恩姑容就外竊候恭聽處分自有應得之罪在末敢私也此皆就見監而言也呈恩寬宥於見在職猶思推廣於所未嘗聞立國本忠厚論人先長者而洋海毒事者雖為培養元氣收拾人心耳爾者人雖使倖國顧大体告奸漸開株連日盛朝端既已不靜試欲如何得安誠不得不寬猛兼施恩威並濟然而特刑之官嚴猛易寬平難嚴則一意刻深無徇私之嫌無推委之迹引繩批根何求不得寬則為國家行仁義為士人養廉恥不敢散於法之中又不散溢於待之外反覆寬盡務令得平乃為詳慎而謂薄將猶之吏痛據不聞非聽人撓枉則自己曉猶寬押慈嘆之聲若聞聞知數日間內者未出外者接踵而入又皆不容已於鞠獄者刑獄何時而清請自今知令中外大小臣工存惻隱之實心行惻隱之實政每無侮無畏無憚小民有不自白之冤勿令糾究懷犯上之漸一應民間訟訟在內責之五城非閭閻隨時打斷不必一一奏送聞擬在外責之撫按但有貪橫不法不時從公收理據實奏聞聞有奉旨提解者亦准先與審明取具招縣摘緊要犯證解京究擬不必解縣職部承問司官但傳到部人犯定限十日之內即與從公問結若有玩愒不職如明諭之所謂漏

匿延勒者職即當以白簡從事如此即不能弼教明刑仰替刑罰無刑之意而洗冤導善亦庶幾乎不濫不濫之風刑罰當無不中者矣刑罰中禮樂可與人心豈有不欣暢而陽豈有不時者哉

### 府縣分等

崇禎十年五月給事中章朝璠疏言民生日促由吏治衰也臣聞世廟當年分天下府縣列三等因地考成最為居要臣以為掣籤之法可廢而三等之例宜行極衡煩難治之地有能招徠接字得嚴固圍者定為一等其有富饒安靜之地中才可以自勵者定為第二至於簡僻可以卧治次為第三升遷之法隨之賢者得盡心職業而不分心奔競一善也朝廷得器使之宜在下免趨避之法二善也三途可以並用資格不致困人三善也人地既已相宜任後不許改調四善也才品已自獻而明試又能奏功異時求闡部邊疆之方何患無人五善也吏治將有可觀民生必且收賴矣

### 溢地加派

五月給事中王獻疏言兵部尚書楊嗣昌進均糧溢地之議戶部尚書程國祥進溢地書冊下撫按條遵徵解臣敢指不便有五以溢地為實即某戶侵隱非大加清查不可此時一望亦地重之騷擾一不便也以溢地為虛耶是誰奏聞或使倖從寬或誤從嚴不教二不便也計畝定溢即肥瘠莫辨輕重失宜三不便也計糧派溢即加以何名小民鳴冤鼎沸四不便也違餉新餉年甚一年一度兩罰五不便也望深恩遠計酌議施行

### 進規輔臣



崇禎十年八月溫体仁以病去編修其傳業進規輔臣張  
至發曰前事者後事之師今日首輔之鑒取之溫体仁而  
足矣体仁學無經術則當請求仁義練達朝章体仁性習  
險諛則當矢志元明立身公正体仁狎道賢人則當嚴社  
論訛之輩体仁獲持逆黨則當力繼孝忠之經毋如体仁  
之泄密偷容毋如体仁之游移飾詐庶乎聖恩可副衆望  
可塞也乃積習未化近日辨揭腐儒体仁之美曰孤執曰  
不欺夫体仁有唐世濟閩洪學蔡要琛吳振鐸胡士彝之  
徒恭賢委謀有陳履謙張漢儒陸文聲之徒驅除異己何  
謂孤庇拒貳則總理可不設而事敗乃設庇鳳極則鎮可  
不移而事敗乃移何為執皇上之决体仁正謂其善欺耳  
家富鉅盜虛偽冒謬自詭曰清學子抬權匪人入幕自詭  
曰謹何謂不欺然則首臣真以為孤執不欺乎夫使卿為

六二

嘗試之言實作更新之計臣何敢談如其不然則必因私  
踴躍盡襲前人而為將公中正直之風何以復見乎

### 東宮講官

崇禎十年八月以明歲二月東宮出閣預定侍班講讀等  
官侍班禮部尚書姜逢元詹事姚明恭少詹王錡屈可伸  
講讀禮部侍郎方達年論德項煜脩撰劉理順編修吳偉  
業楊廷樞林增志校書編修胡守恒楊士聰編修楊  
廷麟將舉清望之臣疏云臣庸荒下材遠遇聖明刊列史  
職每圖稱塞深愧無能効此犬馬復蒙恩旨以臣充東宮  
講讀官臣惟青宮妙選儒者至崇臣得典供事竭其愚誠  
實出萬幸既退而思之皇上聰明天授選擇編修其為慮  
深且遠庶幾必得清剛謹直博學多聞之士以充斯選而  
臣碌碌才質疎淺附庸自慚且以臣所知伏見司經局掌

局事在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臣費道周學術貞醇  
品行端潔在皇上已鑒其清望即賢者久敬為人宗愛國  
之忠出於誠懇自其始任迄今十有六年守身樂貧書史  
之外室無長物又博覽羣書究心經務古今諸大典故靡  
不推研體察洞貫本末方之古人真德秀胡安國之儔也  
使得與講讀之列必有正言正事之功以臣方之萬不逮  
一臣不揣冒昧乞皇上察臣至愚准臣辭免願以臣所任  
別簡道周必能進仁義陳見辭以無負皇上慎重之意即  
道周受之天下以為不規自思審力推能人臣之義偽讓  
市名臣必不敢深念元良天下根本而正人世所難得如  
臣下劣與濫清班使大儒未獲實用名實之際臣實愧  
心倘蒙恩寵臣所請宮眾得賢良之効微臣免遺望之誠  
寔臣大願臣願辭職能義在為國非為道周也臣又考祖  
宗朝有沈馬司直司諫清紀等官所以陰副貳之儀廣正  
直之助也皇太子端位震宮歷有歲年謂宜禮取備員以  
敬瞻典義資歲歲誦功碑高深四方聞之使世法之率祖敬  
德于古有光伏乞聖明留察

大學士張至發揭言東宮講讀等官公議推舉時于至聖  
先師之前肅心對越每人各出一名單擇其公同商確者  
入告彼時亦嘗言及道周清品但意見不無少偏如近日  
三罪四恥七不如疏中有不如鄭郵等語夫茂倫仗母明  
首煜煜郵何如人而自謂不如是可為元良輔導乎文  
皇帝特簡王讓侍皇太孫讀書謂侍臣曰孝者百行之原  
朕聞讓孝子親故擢用之今煜等謂賢如道周猶如格外  
恕有何德堪在選中是博讓賢之名而使臣等冒蔽賢之  
愆臣等所不任受也按道周先是有上不如之說謂品行

不如劉宗閔至性不如倪元璐遠見遠慮不如魏呈閔犯顏敢諫不如詹爾遜老成足備顧問不如錢謙益鄭鄞上賁行不如李汝璣傳朝佑文章氣節不如錢謙益鄭鄞上賁其不如鄭鄞為非道周復璉謂臣與鄭鄞同為庶常時文寒孟璉論親恩賢鄭鄞抗疏救之則藉入山岳以臣為怯臣亦愧之也每執筆不暇明白輒思鄭鄞以為不如真不如也蓋以此自貶亦以此分規非為費目地也上以其起廢不久姑答之

給事中馮元範疏言臣聞聖王之世公卿能讓其下皆讓是以風俗醇美寇攘不作四裔賓服神聽和平傳曰讓者德之本也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斯道不明至于迺日大臣以訟受服小人則而效之奮臂相先不奪不止雖伏聖明屢申獎抑辭崇讓人情所難日者皇上敦重元

六

良感典登舉而東宮講讀官項煜楊廷麟後先疏請推賢自代及于坊日黃道周夫道周者族姪已甚至清無徒環召以米開戶却掃一時之人非不重之敬之特以道周教特教政引嫌美足罕至其門二臣獨為信譽如退然自下即使其言不必用自足砥礪末俗增輝盛典為皇上股肱輔弼之臣者謂宜深相加嘆風勸百僚而伏讀閣目張至發等懷遠心失至公一疏者大不快于言者而併違怒于道周則何也道周之賢閣臣固已言之矣事親至孝天下所知直諫多聞身無擇行所不足者惟以賦性高介不能隨時使仰取當日大臣歡心平閣臣何心教之如舊一至於此者以其言之為罪則皇上業已起回聞還其清秩數四回奏皆荷優容天下萬世方頌為主聖臣直一大盛事而閣臣乃反借此以怒道周嗟乎道周忠足以動聖主之

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臣恐天下萬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夫宮僚濟濟豈盡諱諱道周即不與選而閣臣所選者亦既有項煜楊廷麟其人在二臣為閣臣所選而能以讓賢自異不肯苟悅于閣臣自臣而觀選者亦可以無愧臣所惜者皇上方欲懲貪而有一清者大臣又指以為偏皇上方欲抑競而有一讓者大臣又指以為矯以人事若之效將安望乎臣素恥雷同復羞搏擊但以公道所在自比他山伏望皇上特勅閣臣降慮獨私一更往轍以清讓為必可法以偏矯為必不可師濟濟隆隆可立這也

### 寒審之法

崇禎十年十月刑部尚書鄭三俊疏言刑科抄出纂修律法山西代州知州郭正中一本為故國乾象等事奉聖旨寒審是否有創者該部查明具奏欽此職等召集十三司

六

官公同確議查六曹成例備載于大明會典一書而職部沿革亦刊有刑部事宜而末止有執審朝審典五年大熱審之例職等欲攷攷典章上副欽恤而累朝實錄載在內府職等無從稽覈其他野史家乘之所載恐聞見未真不敢輕為援證但恭誦二祖列宗寶訓就中有時涉三冬事閱慎獄者如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癸亥太祖諭刑部尚書楊靖等曰自今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力不給者或二人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恤贖以行翰林學士劉三喜等曰聖心仁慈垂念及此罪人受更生之恩矣太祖曰愚民犯法如脂飲食嗜之而不知止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惟恕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三喜曰三代而上刑罰當簡本仁慈也三代而下刑罰當濫以嚴刻也太祖曰善為國者惟以生道樹

德不以刑殺立威永樂四年十一月法司進月繫囚數成  
祖閱之凡數百人大辟蓋十之一論刑部尚書呂震大理  
寺少卿虞謙等曰既非該死罪今天氣寒亟而卷繫不決  
必有死不當罪者誰之過耶凡難犯死罪以下約二百悉  
准贖罪例發還大辟繫德決永樂九年十一月刑科都給  
事中曹潤等言曰昔陛下以天寒念獄囚淹滯勅近職就  
獄審錄錄即釋之職切見其中有淹滯一年之上者且一  
月之間便死九百三十餘人使罪重者不得示懲而輕者  
死於無辜或祖召法司諭之曰朕於一物不忍傷害況人  
命乎爾等不惟朕心完盡如此縱不畏國法猶不畏陰譴  
耶姑記爾罪徒流以下期三日內皆決放重罪當繫者亦  
須於恤無令死于饑寒永樂十年十月初三法司出繫囚  
之輕者輸作贖罪有病令順天府遣醫療之永樂十二年  
十一月成祖曰方今嚴冬園囿有罪者固難決放無辜者  
並受幽繫飢寒疫死非德政也爾等即具成獄及所疑者  
進朱朕親閱之宣德四年十月以皇太子千秋節下寬恤  
之命減罪犯死罪以下有笞杖及枷鎖者以及世宗神宗  
每遇冬月或以災異修刑或以覃恩布德是寒審雖無近  
例可循而先朝間施寬大正以矜虞墮指之威情增枉結  
桁楊之慘深宮偏一發念寒谷旋已回春列聖相沿時屆  
寒暑未有不以存恤因繫為懷德者我皇上天縱之資同  
符二祖中興之烈德美世宗如清理一事創自淵衷垂為  
鉅典以政三春亢旱天日陰霾而自原獄一清之後甘雨  
應期和風協至道且邊烽息警故事告成從如皇極為屆  
徵之符益見祥刑乃銷兵之象職等南挺刊刻成書請旨  
宣付史館布告天下以昭曠世邇外之仁揭百代維新之

制皇上若推廣列聖省刑之德意與近日清獄之弘慈而  
更需為寒審之仁政於以召和集慶所關治化非淺鮮也  
十月盧溝橋城成賜名拱極初內侍曹化淳建議于盧溝  
橋築城管工內侍使趙工銀執途人受役怨聲載道  
崇禎十年十月給事中馮元凱以天啓六年事蹟拘于逆  
業諸人文官顧忌不肯纂成實錄乃上疏曰臣待罪禮科  
與聞掌故每見鉅重諸務類多廢弛習為固然莫之省究  
如論法五年一舉所以風世也今或有再訪而無一報廢  
法終古不易所以奉天也今或持各是而滋大疑積怠成  
荒蓋難枚舉第以四郊多憂未敢一切具陳至若實錄一  
書則萬世是非之衡亦一時勸懲所恃也凡禮樂沿革征

六七

伐次第刑政施設群臣功過四裔朝貢之類莫不具載太  
祖高皇帝曰國史貴於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使後世  
觀之不失其實世宗肅皇帝曰史之可否一出於公非公  
則鬼神亦察之在祖宗之世重史若此而又慮其書藏之  
金匱副在秘書人欲見之有不可得更就其事輯為實訓  
以傳于天下使天下賢者有所勸而不思不孝之臣有所  
畏至盛典也故歷朝以來雖御世長久事蹟繁重實錄之  
成無論至數年者今意廟之政前後上載實錄故事以月  
終年總其成書不過八十餘卷耳夫古之修史者或訪諸  
故老或採及輶軒故其編次至繁折衷匪易若昭代則  
法制既詳官事畢具在翰林有起居之職在六部有章奏  
之抄在內閣有票擬之籍纂輯磨對豈待九年何拘何疑  
坐成廢闕此固非一政一事之憂情也臣竊讀孟子曰孔

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天啟之聞是稱陽亢其為忠逆殆亦多逢法誠將陳至非渺小徒以實錄未上實訓勿傳遂使眾志終營猶思援國保好舉逆絕集免夏外惠未寧其漸方長臣所感戚戚良抱深憂非敢過執謹從于奮武之秋漫作撰文之論也伏乞皇上鑒然獨斷即勅所司將實錄實訓立行竣役如實訓頌而是非曲直有不合匹夫匹婦之公者許廷臣據實糾正按治如法如此則人心自定政體肅然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 豫教太子

崇禎十年十二月河南府推官湯開遠疏言臣聞皇太子天下本也而尤以豫教為急蓋若皇上允諸臣之請以春仲出閣講學蒙養實始聖功子述重先父作千萬年長治久安皆由於此豈非今日第一盛事哉乃微臣芹曝之獻

六八

以為今日皇太子論學不必遠有取法皇上法祖太子法皇上足矣蓋從來言教不如身教諸臣以經書為開陳是以言教也皇上以金玉為模範是以身教也父子之氣脈最親朝夕之親瞻尤捷故諸臣進千百至言未必傳前星之聽而皇上行一二善事已足為少海之宗今則日身教所宜加意謹列其大者望聖明垂聽萬其一在見天心皇上敬天一念千古無兩不謂遯來氣稜頻見皇上日勵群工以修有然臣以為人臣修事人主修德則慎獨是也皇上誠于萬幾之暇時時看未發氣象覺我心天心渾然無間則喜怒自平用舍自當中和致而位育臻使皇太子見之亦于此處存存涵養他日參贊事業取之德微裕如皆皇上教之也太祖高皇帝諭博士孔克仁等略曰教之道當以正心為本心正則萬事皆理矣苗導之以正其

害可勝言卿等宜輔以文學使效文士記誦詞章而已大哉王言夫正心必先誠意此天人合一內聖外王之學決非耳目可證在皇上必以身嘿示之而已一在恤民窮今天下苦于寇若于兵若于水旱如臣所屬中州之宛汝南直之葉霍赤地千里遺民之不去為過者惟淹淹待斃而已臣向為中州乞賑蒙奉旨議蠲臣以為遺民膏髓都盡其蠲之固蠲也即不蠲之又安有升斗以應進呼與以蠲之虛名不如賑之實惠皇上宜乘此大剷之時亟發帑金數萬特遣廷臣分道散賑賑既以大需皇仁使知有生之樂又以收拾民心使無從寇之憂計未有便於此者使皇太子見之他日念切如傷世稱懷德君子則我皇上教之也昔我祖文皇帝開皇太子登東嶽山東饑民喜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夏升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之赤子乎則今日誠賑所裨儲養民生非淺鮮矣一在優大僚臣觀末年三事九列遠擬相踵雖其家誼各有本末然或一時偶誤而經年累月之勞未可盡泯又或率屬偏疎而立身行己之大未可盡議則量從寬政以示恩於惟蓋即彰教於策義使皇太子見之必且尊師而重傅庶幾開陳不付之漠漠即今日之受益已多昔成祖文皇帝諭皇太子略曰文武羣臣皆朕所命雖有小過勿遽折辱聖祖武毅教語且不欲後人輕其臣又豈肯自薄其臣哉一在容直言聖上擴如天之度聞以言事蒙譴者亦次第錄用然尚有褫奪經年環賜宜如以宗選為却顧之論其是意專于為國如以君對多過激之談其實心存子報主又如以請卹涉溢美之辭其實情迫於為父諸如此類臣未敢枚舉當此慎簡宮僚之時倘各還故物或泰謙請之班

六九

或則侍從之選使皇太子見之知皇上能受直言如此皇  
上之雨露風霆無成心如此他日以主聖臣直境美則皆  
皇上教之也昔太祖高皇帝諭皇太子略曰汝宜親賢樂  
善以廣聰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順己之言必審其非如  
此則是非不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夫言有  
順逆而治忽關焉則聽納豈獨為諸臣地哉一在寬拙受  
從來外吏轉陛以三年為率近日郡縣有司以錢糧忝罰  
遂多淹延五六年不還者臣以為有司而果不肖耶宜速  
去之為快何得以通賦久任聽其年復一年擬冠虎噬有  
司而果賢也而處萬難湊手之地才力既盡可施精神亦  
復不振於地方寧有濟乎臣以為宜勅銓部將有司見經  
參罰者查係真正兵荒地方為核其官評分別陞轉毋使  
不肖者終年肆毒而賢者促促靡時致人地兩誤也使皇  
太子見之他日不以惟科政拙遂繼良吏則皆皇上教之  
也昔太祖高皇帝諭皇太子曰武帝任張湯而政事衰先  
武褒卓茂而王業盛此事甚明可為深鑒夫天治以兩漢  
為最如卓茂輩其不以惟科先揀字明矣一在薄言利今  
日軍興旁午司農高目至議加派議閭採亦不得已之計  
矣臣以為理財者滋生於額外不如類實于類中今天下  
之財不在皇上亦不在民大半為債帥墨吏所有以數千  
萬之金錢供不戰不守之兵以加二三之大耗養肥身肥  
家之吏則今日清冗懲墨斯宜定加整而此外一應內  
供之可緩者或暫停或暫減而以全力注之軍需庶賦不  
加而用自足總之皇上即當至寬至迫之時仍宜存不盡  
利以遺民之意使皇太子見之他日亦不以外末先內本  
戚一代清心令德之主皆皇上教之也昔太祖高皇帝諭

皇太子曰凡一切居處服用之間必倉農之勞取之有制  
用之有節使不至於飢寒方盡為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斂  
則不勝其苦矣臣以為今天下幾無民矣寧獨飢寒而堪  
此額外誅求否一在疏滯獄屢動明旨而淹繫仍多甚至  
繫繫告斃則以羨書屢經聖駁而問官又苦訊鞠再三詳  
慎無可加惟有觀望淹延以俟天威稍霽今時值三陽開  
泰萬物向榮臣謂天下在處皆春惟獄無春疫氣盛行死  
亡枕藉方春在獄為甚皇上儻于一應訊鞠早為俞結使  
無頭連行猶至如近日士夫逮繫獄中盡于訛棍固當立  
解網罪之慘或發憤于去輔亦宜弘邀解網之仁真令人  
嘆天地之春有窮皇上之春無窮使皇太子見之他日不  
以詳慎累生全皆皇上之教也昔成祖文皇帝諭皇太子  
曰前命爾覆審重囚爾奏乞貸其死見尔重惜人命然十  
惡不可宥其餘難犯死罪以下悉准所言夫聖祖于難犯  
死罪尚且從寬宥況罪不至死者乎凡此皆教之大者也  
皇上既以身為儀而輔臣及諸臣又以正言正事開導不  
輟廢墮有不就精聖學有不就光明者哉臣以書生管  
窺妄效芹曝不識忌諱伏乞聖明矜察

山書第十二卷

居對紀注

崇禎十一年正月諭以後凡遇大召對准史館四員紀注如聽聞不真勿得臆傳仍呈閣閱正進覽

議吏金俸

諭戶部各官俸枝養廉之需祖制原屬優厚近以折給過多遂致數薄着將各衙門官俸詳查原額若干該銀若干折支數若干令照額全支何項可以處補逐一詳晰條列具奏

行大統曆

諭禮部欽天授時大典奉旨畫一該部何得一味游移違曆法着遵照會典仍舊行大統曆如交食經緯晦朔弦望因年遠有差候着張守登等傍求參考史正季天經等議叙郭正中赴州任將所樂觀象範觀文魁等歷過條康查給都着回籍

司寇下獄

崇禎十一年二月諭錢局孔鑒原奏有據比且多開鑄實發露乃屢旨駁訊竟不恪遵妄云事雖可疑毫毫無益遂狗私輕擬該部職在問刑每以別衙門推諉郭三俊熊經法官執法駁方壘委曲庇奸如此陰謀叢蔽巧行欺枉深可痛惡俱着革了職法司提問南右通政徐石麟通入賀到京拜赦之曰臣備員留京奉養入賀問閣驅馳顧瞻周道見大江以北千里甌脫畿輔以南三時不雨澤鴻滿野溝壑幾半入戩以未知我皇上精心密禱仰格玄穹而雪不封條而不濡孰竊意若尊如天臣卑如地天道大上而不下下濟法不得雨地道大年而不能上行亦不得雨茲之

亢旱意者皇上威名峻極臣子奉職要當漸成奎鬻之形致有警攸之應與正欲以博德類刑霽頤納諫仰慶天聽然後降辭乃本月初十日伏見刑部尚書鄭三俊奉旨提問下獄臣屢次驚聞未詳本末因思三俊受恩累朝致位正卿皇上授以執法之官分宜竭忠報稱一旦仰觸宸衷自干嚴譴此必職案所係輕重出入之間有負皇上之任使者雷震所及斧鉞何辭既又伏而思之三俊昔事神祖歷著勞勩進事皇上亦已十年于茲矣一生風力康隆奸鋒四壁肅然素標清骨臣親見其為兩戶部時力恭不職司官積釐錢糧虛害皆風蒙皇上鑒知不知何以稍氣耗虐令首領異一至于此恭憐抄傳之明首真有不慚不責備于三俊者惟是朋謀朦蔽巧行欺罔為人臣者有一于斯當膺顯戮三俊雖老而耄諒其性直孤忠不敢出此今為司寇僅僅敝衣一簋薰烟不繼下理之日奸胥孽役酌酒相賀羔羊素絲之風尚可想見雖一時膠守成例往復移會以屬推諉罪誠有之至于朋謀欺罔臣敢剖心代明以祈皇上始終保全而矜宥之也三俊聞命之時即因服束身自拘司敗舉朝動色行路吁嗟謂此亦曾備皇上股肱大臣之末者朝而冠裳暮而軒登譬諸大馬曾不得蒙蓋惟之賜焉凡在三事九列亦何嘗之與爾有亦甘心而自憐矣臣又回思三俊六年考滿時人皆以清謹勸階為榮而後獨以寇賊未殄為愧乞身再四逡巡歲餘不蒙俞允懼聞考成罰剋就道向令此時得蒙皇上俯從其請賜之骸骨為三俊者今日尚得與田夫牧豎歌詠太平優游耕鑿豈不為熙朝優老盛事高南美談而竟以還秋之隆恩釀執法之罪案三俊之辱諸大臣之辱也亦朝廷之辱

也且自皇上御極以來先後諸臣麗丹書者幾于園扉為滿即使其人盡皆情法允協幽陰景色猶恐上戾天和下召地變而況間擬揚于威嚴之下者有將順而無挽面有揣摩而無補救株連蔓引九死一生於刑期無刑之意竟何當焉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傳又曰失出臣于小過好生人主大德今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三俊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銀錄為能事以鈎棘為精神而反負皇上法矢遺獄之本意矣陽和已布幽草猶知而榮曠蕩無期聖臣未達祝網伏乞皇上念三俊砥礪畢生過誤一事得從釋繫以示優容或姑許在外庸養候訊俾國法凜然仍無妨于國體君心迴煥即仰合于天心臣即受出位妄言之誅殛彭皇上將圖從諫之美矣

上傳朕以渺躬仰承天命者此萬邦所與共治天下惟尔

文武諸臣或股肱心膂之司或爪牙耳目之寄誠能謹守

祖宗成憲各矢靖共馴致太平有何難事乃數年未災變

頻仍中外交訌財用空匱民生窮蹙綱紀凌夷風俗頹壞

團朕涼德而致尔大小諸臣安能辭責良以官貪吏狡賄

賂公行欺蔽成風恬不為怪舉劾顯倒賢奸錢糧肆意侵

那刑名任情出入即如鄭三俊一輩也且堵穴情弊顯然

有何可疑乃敢固推諉巧為弭縫奉批駁執法愈甚寧

負朝廷不負私交寧溺職不破情面若果公忠執法之

臣朕方求之不得豈不保全愛惜何忍指押但念無職賄

枉着地回萬端擬以後文武百官都要洗滌肺腸痛加警

查嚴錢糧

崇禎十一年二月諭軍興旁午國用莫支惟戶部職司天下錢糧兼連年議增許多條款若使一一盡歸實用何至處處動呼虞癸無餘頭緒清雜叢奸莫詰收支牽泥積弊滋深況小民原鮮逋欠官吏儘多侵那與其分外搜括利歸奸究不若額中清厘免搜窮簷然核內盡必查外盡清出數項厘入數兩部都察院吏科即與科道中公舉有心記無情面者二員令專司其事一面會同行文各省直撫按司府着自崇禎四年起十年止凡該舊餉新餉有額無額正課雜課本色折色藍米賦役贖罪雜項但凡一應起運錢糧及扣抵減存民運經解等項貢令條晰開註某年某項完過若干解過若干實欠若干後又補解若干某年月日解官解後某人批解若干某項未經批收州縣造冊經申撫按即將原冊類解不必經由司府造冊徑投該差科道不必經由撫按造冊必官親核勿憑吏胥顛倒款項務從定閱寫勿替他人鈐縫不許以彼項湊入此項以無額湊入此額不許以侵那指為拖欠不許以未解解為已解如州縣已解司府而府司移移隱匿或司府已有批收而庫遺底而不載又如起解本色而年月數目不合或假印批或洗批匿批或有批無銀或賄改分數種種弊端言之不盡務要推類旁搜澈底磨勘各鎮歸司收支四柱并着按年按款一體據實造投侵蝕限去以上并報規則敢有泛視故違或借口違兩故將應解錢糧延宕者俱即指名叅究仍一面先將部中各冊悉心詳查通以入數對出數將完數照欠數入數既明出數須求着落完數已確欠數亦復督催如錢糧清楚有檮圖計即作樂官更可免深求該差科道但要紀私奉公勿負委任如事不捷而早報

竣則從優論叙若果狗容隱的且既延或事未終而謀推却必從重處分再查天下錢糧存存留者多當此邊腹多故需用緊急除軍餉宗祿外還着先儘起運酌量存留有善奉行省亦准獎叙該部院并與勒行特諭

### 改御史為總兵

二月改河南巡按御史張任學為總兵官鎮守河南

### 東宮出閣

崇禎十一年二月御史謝秉謙疏言伏觀皇太子以崇禎十一年正月十八日加冠二月初七日出閣一切典禮斟酌損益咸奉宸斷裁定所以端蒙養而成聖功者據兵皇上乘乾行健安以嚴明行其仁愛于文臣則親已盡而虛降于武臣則罪莫大而許賄于兵荒地方錢糧強半分別蠲緩德至厚也乃更宜飭而仍玩民宜蘇而仍困譬之琴瑟不調當必解而更張慶典告成之日詔史為名願將文武各官降級載罪兵荒地方變至某年某錢糧盡行赦免自崇禎十一年二月初七日為始文武職官有犯寔行降黜提問一掃營狗葛藤兵荒之地錢糧勘是分數徑免盡除雙帶名色示皇太子以博大精明實政其在臣民之被澤者無不仰重輪之照沐少海之波矣

### 申飭學政

崇禎十一年二月諭昨據詹翰諸臣面奏有直試卷多係假偽小學久領迄今尚未奉行殊屬欺違該部再行申飭以後歲科考舉即將原卷起解有謄改違延者奏究各考試卷俱要小學一篇有仍前不遵者奏究朝廷倚任部科如見弊即究雖有不肖豈無微惕不得套飾相沿違者並諭尔等戒之特諭

### 清公學臣

崇禎十一年御史吳繼疏言臣有學臣積弊已久一疏舉提學食事最難咸清公自獨學行兼優例應遷擢此非臣之私言乃通國公論也經歲奉勅督學山西俸歷三年歲周兩考巨耳而目之久矣赴任止携一二童僕行李蕭然不異儒素其居官清款不阿抗直自遂謝絕竿牘所覽皆寒酸名士捐學租賕殘已貧生聞揚節義修葺先臣魏允貞所建書院課士作春秋開元魁半出其中臣疏所荐字字實錄自止藩王下逮士庶人人知之人人能言之山右自兵荒以來士風久頹又值前道濫傳之復主教不振而繼咸堅持名義力洗積習不肯曲徇通習士人無不服其清公臣謂司學政者如袁繼咸即優以清秩可以無愧蓋灼見其賢舉其充修厥職者據地方之公論明朝廷之彰瘡矣諸天日無敢妄徇司道府廳諸臣可問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世間有好惡拂人之性者乎臣疏一面拜發一面移會自是擬按其事地方之體及至繼咸得罪按臣與按臣之不盡題故臣時在代州遠不及知面有之日開按臣時對人言大收道才本院批呈送考學臣不考則已又從而降罰之目中無本院又曰十五日三司同見出語相侵若不具奏有何顏面臣竊以考事提學專成未可侵奪言語一時小過何難優容而不意按臣恨之入骨且列數糾之污以贖私矣夫謂繼咸越直不善遠迎語多觸忌則或有之謂其斥劣婪贓越跡多端則臣所未之聞也豈惟臣所未聞聞之司道司道皆曰不知聞之府廳府廳皆曰不知而推官錢道深嘆其寃証至為之出涕夫以臭味不合而遂証人以贖私非病狂喪心之極必不至此通學



生員朱喜等宗生朱求我等新中舉人街周梓等數百人  
屢次具呈會稱學臣剛正直道難容又稟稱按院承差押  
快五六輩鎮學道史書等役欲煇煉之以成獄如公道  
何合省與論如此昭昭在人耳目臣亦未敢盡言夫銓成  
一人之身耳臣以為清公按臣以為貪污致令是非顛倒  
實罰混淆關係朝廷勸懲甚非助小名義至重兇神難欺  
一時之喜起易動清夜之良心不泯今銓成遠京究問窮  
勤到底貪廉自見勿但究問其款中之事與人也若銜靈  
勇於復命按臣提究在京既無懸懸之法在晉終有文致  
之嫌不如一併解京候下法司從公訊實伏乞勅下該部  
將按臣前疏與臣之疏并行數勘則公道昭而人心服矣

獎廉示勸

崇禎十一年二月戶科給事中章朝存疏言臣觀近來人

心亦多如所核灌如督臣盧象昇撫臣孫傳庭清心核宅  
一歲遂得數十萬餉按臣萬徽奇潔已廉盡一差多解十  
餘萬金其餘因地輪助因公悉公人懷萬崇廉幾羔羊素  
絲之風旦暮遇之而不謂有以墨聞者豈人心之終不可  
格乎何維新之治若其難也臣愚以為懲貪之法雖不  
厭嚴而安撫之道尤當急講是以古之帝王不汲汲于求  
不肖者而黜之第尊尊于求賢者而用之蓋懲一人而有  
不能盡懲者而生使俾苟免之想獎一人而凡今不及于  
獎者咸懷愧作奮勉之志在昔伊尹舉而不仁遠則如賈  
之為勸固有捷于刑之為威也臣謂近臣中有清理特著  
者或表之簡在或與論所共推呈上雖未必不心識之而  
群下未喻也祖宗朝有手書某名者有初金以賜者故人  
咸感奮願皇上實做以此意誠一二人優異之使班聯大

小皆有以知聖意之所向有不孝自濯磨者誰乎外吏若  
廉其恩澤及民尤為親切請皇上勅撫按于所屬中各舉  
清介特聞者一二人不得僅作循卑套語第實著其一虛  
之染之收若何務在深得民心允孚公論一如先朝故事  
賜聖書束帛以勞之或加秩使金以久任之使薄海咸風  
皆有以知聖意之所求而不厚自砥礪者誰乎夫勸導  
神則磨礪遠行教化行則風俗安雖此時事多艱必需  
通方應變之才始足以集事然賦才在天不可學而至者  
也立命在人可相觀而成者也是在呈上一鼓聲聞將見  
廉恥道興苞苴獎絕清議重于名法金彭長于大庭然後  
從此中求才乃得真才無有顯賂市交易復炫譽者矣

江西獎政

崇禎十一年二月江西巡撫御史邢師德疏言竊惟則壤

成賦者厚下之仁急公終事者戴上之凡民有心誰散背  
違臣初入江右即察江右之風以為士瘠民貧俗淳事簡  
士民有恒心無越志有實行無時思其君子講學明倫以  
道德仁義相砥礪矯然而失志負其小人妄分知足以震  
國生涯相勸勉自愛而重犯法天下之元氣存焉清議出  
焉豈其不明于急公大義而遠親復仇也乃細察所弊實  
堪流涕俗漸趨于奢矣人漸近于頹矣廉極假索饒有充  
黨故民富主到處生心加以年來貪婪成風州縣缺少愛  
民如子畏天明威者正類之外復有類正派之外復有派  
火耗加矣又以馬站加添搭加矣又以酒筵加種種名色  
追呼皆敲骨擊髓民是以見青衣里正搶地呼天無所控  
訴也兼以署印之官計日為年打算加留那移聞支不願  
正餉歷年既久混淆多端支吾閃爍旁漏愈多正額難清

察矣夫民上父母下妻子藥費八口胼胝二時至有秋告  
成竟不得一飽以樂室家夫安得不逃夫安得不盜乎瓶  
壺聲竭兒女鬻賣存者有形貌而無精神有視息而無情  
色尚有行究細人積年老猾交通衙憲結連里甲影射飛  
洒那夥乾沒百姓已納十之五而起解竟無十之三尤令  
人製胆摧肝無可奈何為今之計惟有嚴懲貪竊一節足  
以清本澄原要莫先于親民之州縣令其如能居心似水  
持法如山不加火耗不取罰贖不行攤派不折確費不誣  
奸盜不費人命不傾富室以權科為害政者雖急為調停  
要歸于為民請命為國儲餉如是而令有不行禁有不止  
期會有不應者臣不信也萬一濫頑難化積習難返務要  
抗違考廉提阻富室包攬監生有於詭寄飛洒指名申臣  
衙門具疏入彀即處以如律之法俾臣得借天寵靈以洗  
淋漓惡激發士民心志斷不敢令欺隱之徒藉或縱橫無  
忌也臣失心不辱君命不屈心於強禦不繞指於情面不  
敢通一字於長安要路甘出勞怨修明職掌如不能實心  
任事庇護貪婪乞皇上先處臣以曠職之法而後及司道  
府官與所宜處者庶幾大小相戒防維相成百姓急公之  
義可激江右仁義之俗可興矣

士先德行

崇禎十一年三月兵部主事黃震吉疏言伏惟朝廷所以  
取士者有鄉會兩試而所以進士者有科歲兩考若科歲  
兩考所錄皆端人則鄉會兩試所得自無敗類語曰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請自今學臣考試先令通邑紳衿耆老公  
舉諸生年自三十以上有能盡道惇倫有為有守究心經  
義步武先民直是當賢良方正者臚列定額郡邑勘覆申

報學道臨考將試卷另編字號取其平文理平通者居第  
一等然後以其餘文藝優長者附第二等凡解部試卷必  
須填寫實蹟居前文章不求華富但取明理為主自是鄉  
試場中將一等試卷另編字號先儘文行兼優者中完然  
後以其餘文藝優長者湊足解額之數如是德行文學兼  
收并進則忠厚正直出其中即經濟學問亦出其中豈非  
收賢才之實用也哉至于掌教之官尤為育才之藉似不  
宜以日暮途窮者處之歲貢自六旬以上免其赴京廷試  
即令冠帶榮身仍即以科歲一等文行兼優者擇序取足  
補由是鄉貢科甲盡屬德行之選而途徑俱清行之既久  
人將爭為孝弟仁讓忠信廉潔之事廟廊之上有不實者  
實蔚精白永休以成至治者臣不信也

編通定例

三月諭兵部編通事宜以二千里為附近二千五百里為  
邊衝三千里外為邊遠其極邊煙瘴以四千里外為率止  
拘本妻無妻則已不許擅拘親朋取贖滋擾如有痼疾衰  
老不堪行役准發口外為民

表白清民

崇禎十一年四月御史葉初春疏言該臣於本月初二日  
有欲作故言之氣宜寬言事之罪乞賜召還建官誥誤諸  
臣以大開言路事一疏本月初十日奉聖旨該部知道  
有旨了曾樸謀陞履職有據何謂隻字不入長安葉初春  
着確寘回奏該部知道欽此職開命自天不勝惶悚自惟  
作令六載亦知按職引咎據職定罪以中國法曾樸謀陞  
見有賄據職為故為之辯惟是樸之確寘自好蓋已有年  
非特職一人知之其在鄉則有鄉評在官則有官評夫國

人人知之亦人人能言之。操以四年署部出守毘陵。嗣轉  
閩中監司。已幾七載。其清而且執。歷數年如一日。未嘗一  
移字。長安毘陵閩中。見有士紳。俱在班行。可問也。職在閩  
與操共事者。二載其儉約。茹荼一介不茹之概。宛然可述。  
亦灼然眾見。不特職也。尚有同官。如閩中原任。海澄知縣。  
今授翰林院檢討。梁兆陽。原任崇安知縣。今授翰林院檢  
討。郭之祥。原任安遠知縣。考授河南道御史。今陞補上林  
苑典簿。許自表。見在文戰之下。俱可問也。雖者謀陞一節。  
雖經賴復寔。有賄跡。可據。真堪駭異。但不知曾櫻有手  
筆與否。或有家屬索金而至者。與否。今與已奉檄任提問。  
之首想。旦晚間。可詣棘庭。其賄跡。而自來。與賄私之誼。交  
誰受。見有一千人。等自當和盤託出。如果出自曾櫻之謀。  
也是櫻為兩截人。而晚節之不終也。其自喪生平。自干法  
網也。如不出自曾櫻之謀。也是誰為曾櫻作此犯法事。而  
揮金以自累。并累櫻也。其李代桃僵。為人干法。繩也是職。  
所為不得其辭。而大可駭者也。職為皇上耳目之官。風聞  
言事。振以時事之可異。而實陳為望皇上。并發該部研究。  
根因直窮到底。庶謀陞無隱遁之情形。朝廷有必行之法。  
守總之。確證自守者。曾櫻之素也。是職所能據實以聞者。  
也。謀陞獲贖者。今日之事也。亦職所當疑于中。而不敢不  
以聞者也。白銀既已有據。國憲自是無私。我皇上膺哲如  
神。幽郭華照諸臣。奉旨訊鞠。亦必顯末具核。其孰敢于日  
月雷霆之下。私亮陰狗。故為出入于其際。而職敢為之辯。  
哉。謹遵旨。回奏。跪入。曾櫻違旨下獄。上令其在寫候。訊後  
訊明。係鄭芝龍。重其清苦。潛為營陞。櫻不知也。芝龍上疏  
引罪。上令曾櫻復職。

### 罰贖大害

崇禎十一年四月。檢討郭之祥。疏言。大學一書。上自帝王  
下迄臣子。有不勿而誦之者乎。首曰明德。即曰新民。竊以  
新民之義。必且煩瑣而難盡。而傳止引盡。於一事。遂括新  
民之本。臣初疑之。及一行作吏。五載閱歷。始信。訟之為禍。  
烈聖經所稱。為弗誣也。皇上倘不信。民受訟之害。但聽臣  
指陳。官吏取訟之利。臣知皇上必有惻然動念。將求立置  
天下于無訟。而後快于心者。今自一言之下。自縣而各衙  
府。而各廳。上自各道。各司兩院。公私費用。每官每年合之  
不下數十百萬。有絲毫非取之詞訟。終賄者乎。不特官也。  
已上各官之衙役。各役之衙役。仰合之。又不下數十百萬。  
有絲毫非取之詞訟。常例者乎。故斯民之窮。至于今時。可謂  
已極。鮮不由此。或曰。賦重而急相促。使然而臣。臣曰。非也。  
臣曾察之。原籍再籍之仕地。從來見百姓有因朝廷加賦。  
而破產者何也。朝廷賦稅。原從地起。是有地始有賦。有賦  
始有役。役原不至于屬民。即地間有養草丁。間之逃亡。之  
不齊。恒就一邑。約畧計之。其間虛丁。虛糧者。百中之一二耳。  
得一賢明之宰。酌量清核。累猶有盡。獨詞訟一事。一被膏  
告。中民之產。數日化為烏有。恒聽民間之財。十分言之。為  
國賦出者。十之三。為詞訟耗者。十之七。國賦不可已。是亦  
不可以已乎。皇上如猶不信。在外受訟之官。即以在內言之。  
之最小。如兵馬司。最細。或難服事。但一紙投入。數十金之  
家。頃刻可盡。故奸民常借為誣陷良民之資。由此而上。又  
可知也。孟子曰。古聖王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其所為。而  
已。伏望皇上。由小而推。及乎大。由近而推。及乎遠。由內而  
推。及乎外。痛懲紛議之習。杜杜告訐之風。將見無訟之化。

何難再觀所陳大學之撰不託空誦矣

### 星月變異

崇禎十一年四月月掩彗帝憂甚下詔脩省兵部尚書楊嗣昌上疏曰臣見邸報抄傳諭旨皇上宮中齋沐修省拜疏祈禱從古及今所未聞化災為祥於斯可必然聖慮惻憐猶以星未順省服減膳臣愚伏讀數四不勝惶惶竊有一二部開願聖懷于萬一臣聞月食五星古未異變史不絕書然亦觀其時勢主德何如政事相感災祥之應不一其數今月食火星在於前月已而納音為土律應中宮然有陰陽之分戊申陽宮主帝座已而陰宮主后妃其時寅卯通值嘉廟成妃發引內外文武百官祭奠郊圻所謂白衣之會在陰宮已有其應無庸致疑一也當日之時火星觸月在子角不在申中亦不在下位愚謹視明白無庸致疑二也惟是歷載是日火躔尾十二度相距不啻萬里何為相掩若果掩於八度當在戊申之亥何為己酉之寅將謂掩于十二度則火方逆行無忽順行五度之理以此推之必月行見火而避有將進將退之象其災祥不可推也火留丹尾始三月戊寅既而逆復始于丙戌戌寅而戊者皆陽宮至于己酉陰宮之日乃觸太陰入而不見斯為月食尾者蒼龍之尾水星也火留逆之為守所以勝敵觸月亦不勝而為月食也時方黎明遂西匿若共早尚當復見星貫月而出火星貫月陰國亡其國貴人兵死而出五年國亡享唐州郡疆次陳陽上郡入尾則今順永二郡之間北他西河入尾則今陝西延慶山西之地遠西連東入尾則今河東河西我與敵人共之者宋人精義賦曰尾箕析木幽燕是稱漢渤海高麗三韓之所盡自北

平保定終北紀之所窮是則陰國當之自有其應非臆說也且臣稽於古月食彗不為大災者蓋亦有之在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丁未三月月食火星其年無事明年建武戊申之秋呼韓大單于致五原塞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四裔情偽難知不可許五言中郎將耿國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以率屬四裔究復邊郡帝從之至孝明帝永平二年己未十二月月食火星頻年無事其皇后馬氏馬援之女也德冠后宮常衣大練明帝國畫功臣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抑不與焉有唐憲宗元和七年壬辰正月月掩彗其年田興以魏博來歸李絳推心撫納結以大恩遂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犒賞戰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戊寅七月月掩彗其明年興師滅漢平蜀遂征契丹連年兵敗宰相張齊賢上疏以聖人舉事動出萬全必先本後末安內養外之說進臣愚聞如此以為月食火星猶幸在尾內則外當陰國聖上修德以召和治內以威外必有災而不害者若夫火猶逆行五月丁丑當入手心踰引戌子留守之六月丙申順軌方去心為明堂災或不至乎心或雖至乎心而不犯斯則宗社萬靈之助于孫千億之休徵臣狗馬祝願聖昭聖衷無所不護者必至是而後釋然於懷也竊思前因奏對援引不倫概舍東窮待罪何敢復稱漢唐宋之言第臣伏讀聖旨至尊獨自憂天郡臣謹從其便狗馬惶汗欲死不敢不遂鄙聞仰慰聖懷於萬一履祈恩鑒愚忠俯省多言之罪

工料給事中何楷駁之曰臣日在科辦事伏觀聖諭以火  
星猶未順度仍青服減膳職責夜修繕不能自己謹按焚  
截自四月十六日逆行至尾八度為月所掩今五月十五  
日已退至尾初度漸次入心兵部尚書楊嗣昌有疏指陳  
詞甚可畏職聞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德之動天符數匪遠  
故手執默顧而甘澍斯零此其驗也三光聖異各以類應  
識緯占候等書凌難不法職不敢替議第稽遲其可信者  
古人皆言月變有刑又言禮虧則罰見焚截月何以屬刑  
以日陽月陰陽既為德則陰當為刑也受截何以屬禮以  
受截位而方主夏配禮又焚截亦為執法之星禮失刑煩  
數相衡勝欲措刑莫如崇禮誠欲崇禮莫先省刑今夏之  
書之煩極矣皇上於愈寬濫諸所解網無一不快人心頃  
熱審已竣部司所議於有止重犯教人而未結之業先後  
累累誰復過而問之獄宰人獨炙氣鬱蒸勢必釀成瘟疫  
深可痛也考會典熱審事例原有輕重因犯作意問理之  
條及出獄聽候之令今亦可做而行之者勅令諸司定  
限一月內將見監各犯逐一審結以聽上裁聞有染病深  
重者勘驗得實量請候計所勉蘇必自無量且請自今  
永看為令凡內外問刑衙門但有留獄至一季不結致令  
疾斃者罰治不宥蓋使人知生之可重然後知刑之可畏  
知刑之可畏則為官者必共凜於憲綱為士者必共明于  
小學為民者必共飭于六言自此禮教大行而犯罪者益  
寡職守則職不能無裁者孔子作春秋書災異不書事  
應其天道則不可得而聞今嗣昌條陳引出何典記如  
得其立言本心則路人或辨指之矣引建武敗壞故事欲

借以伸市賞之說也引元和宣慰故事欲借以伸招撫之  
說也引太平興國連年兵敗故事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  
說也其附會諛巧至于永平二年一條所述皇后馬氏等  
語更不知意所指斥安在且前言后妃後言陰宮一篇之  
中三致意焉是何為者耶今火漸次心心為明堂其前後  
星皆子屬誠恐替史細人踵襲游談妄肆著數職愚欲乞  
勅下繕事衙門嚴行訪察如有犯者即治以妖言惑眾之  
律至若焚截出入以其所舍今國載在史記漢書甚明即  
守犯心尾各有其占不專于明堂後宮取義皇上精晰審  
藉必無洞鑒昔宋景之時焚截在心景公有言三立從三  
舍以敬天法祖如我皇上條中和之德行寬仁之政月旦  
重輪皇極執鄭僑曰天道遠人道邇職區區以忠愛不憚  
盡言伏惟天慈俯賜昭察上得旨清獄已有屢旨修改召  
祥亦有可採極臣不必深求

### 拜疏新政

崇禎十一年四月給事中章正宸疏言臣入都自日見銓  
臣田唯加逐矣輔臣張至發嚴矣道臣曹櫻釋矣神明不  
測迥違等夷而追維臣于役一載以內皇上治將見弊蓋  
史不盡書也動恤庶獄清理株犯千餘而煩冤除矣出帝  
賑山右減征發廩被災等處而凋廢起矣陳履張漢儒  
極而奸究懲矣章光岳朱繼祚袁錫屏而逆黨得矣蜀撫  
王維章遠延撫周汝弼易而節鉞清矣司寇鄭三俊原而  
國體全矣補高攀龍詰搜忠世揚官復袁繼威職候容黃  
道周慙而忠貞奮矣教展親之誼遣使申誠而仁義兼行  
矣惟懼有成謀滅敵朝服勿典臣市而連陽陷落矣撤音  
懿政臣從四牡僅聞一二舞手踊更不知所以頃者夏月

御詩尤粗宋張典清問齊顏周軍國凡取將禦吏核  
兵籌餉片畧主裁臣管窺皇上深宮無閑祇上帝攬太阿  
必獨觀昭曠務崇微簡故聖躬益清明聖治益光大有若  
如此何憂乎外患何慮乎內寇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孟蓋  
從古求治莫聞人若皇上誠廣推德意自閣部而下卿貳  
臺省部寺悉五日一輪對商榷詢謀各令展給筆札具陳  
生覽不合者隨時糾駁仰取進止或事詳密人須確核仍  
集議朝堂斷自睿衷有章奏之煩杜蒙欺之弊士氣丕振  
下情日通矣

### 請行欽恤

崇禎十一年五月刑科驗事中孫承澤疏言臣當受事方  
始因思以職掌為報稱首先刑獄蓋天下之道惟禮樂兵  
刑如刑失其宜名為弊端雖禮樂之中和無以有優優之  
政故古聖明王莫不慎重刑獄或曰折獄致刑或曰議獄  
復死寬之嚴之使天下頌好生之德而惕雷震之威非取  
必于姑恤也如服其心服之而不怨書曰五刑五虐哉言  
貴當也邇來人窮物競易與為非往往自得法網而大小  
臣工或不自強慎孤負聖恩間冀一二于法以明朝廷之  
憲典具在乾剛獨攬天下臣民誰不感激而惕息哉臣去  
年留考在京見皇上清理之詔一頒一時得釋者十餘人  
路傳巷語以為聖朝第一美政不特此也出學臣袁繼咸  
于法而謗書不能誣人矣寬刑臣斯三俊道臣曾櫻于私  
寓而不以一事注其生平矣即今免騎復起不能有加臣  
仰體皇上之心必欲仁覆之心也刑法其不得已而用者  
也凡司刑諸臣或拘于文法輕重不得其所屬而皇上以  
大明照之賜之駁難以求其當猶是明罰勅法之人心也

而諸臣或至相揣摩過于疑畏以是有經歲累旬不敢即  
結者何以成法之平而使人自不寬耶故臣曰臣子不善  
用法以格皇上之仁也現今園扉之中翳繁將滿其中豈  
無冤抑寔干天和伏乞皇上憫此愚蒙引開一面查勘再  
為清理其徒派各罪速令還斷其人命非下手奸盜無原  
職務令真偽立分則所生全又不知凡幾矣至于遠繫各  
臣其事各有本末其罪各有應得決宜令得訊結勿令有  
應得之罪而不即定其案致有可矜之情而不盡為解  
網也是留獄也豈我皇上之心哉如刑得其正臣嘗竊朝  
上而聖斷夕報可也即臣工果有真知灼見為當而非以  
私徇非以臆決即皇上以為不可而再三補請聖明而亦  
不以為清臨也虛公而執者臣子之道也戚元殷受者聖  
明如天之仁也寧有成心于其間哉臣見遼國星變致勞  
皇上素衣避殿實國修省則清理刑獄寬刑災之大端也  
臣在刑言刑直據所見伏惟皇上採酌施行

### 飭行謹典

六月諭禮部易名之典關係甚重即應與諸者必確核品  
行心術如古時法善與善字惡與惡字務使名實相符以  
示勸懲

### 失禮致火

崇禎十一年六月工部尚書劉遵憲報稱本月初二日有  
安民廠突變突發之一事斯時臣正氣息綿綿卧榻未安  
忽聞雷聲一聲自西北起臣不勝戰悸扶病疾馳到廠止  
見廠中房廊庫廩一時盡燬梁柱榱桷縱橫土積當廠主  
事劉延漢膝臂打傷壓卧在地更不知此中深密藏之火  
藥以何緣致擊空飛去致該廠數年之辦造一旦化為烏

有誠今日以前未有之災變也

戶科給事中章正宸上疏曰昨藥局被火損壞官民臣役廬舍無算因憶去年黃道周占驗非誣夫天道遠人道近鄭不復火修禱有徵此新局災以後皇上所為求賢空徵免爵之用心也然火變浩發天告曉人具修深切憂心如焚灼中有思過火于德為禮禮者則宜而從地意是庶目論議非非職職曠禮教不修坐致斯也以禮使臣如皇上無可顧忌奈何不展布四體重報禮以幹王事臣姑臆其近者凡事非斷步朝美譽歸于主大臣何名之有又何德之過焉且皇上從未以沽名市德疑大臣也頃大臣楊教鄭三俊錢謙益則為是言以乞憐疑皇上甚矣是一舉禮也文忠被泰假訊初辦則曰時局再辦則曰時局夫今時何時竟齊在上之時也明楊側陋漸有治微雖即說珍行要亦放強臧軼烏得以清時為對斥稱無忘恩箱眾口污聖治乎是又一無禮也朝廷一番令甲一番私營非陳啟新猶職任怨憤發抄泰則計處不謹之張權芳借城工復銓職矣死灰然而天下謂考功之法可金錢賄亦可越俎謀也是又一無禮也宜有守如農有耕磨勤試卷係該科職掌明旨煌煌今閣臣即舊科臣批抹難嚴糾泰不早所以據疏引陳頤偕更議求躬待罪自量已審臣無容贊但慮六垣職掌概私尤而致之各狗愛情且為隱蒙首鼠漸亡紀也是又一無禮也災異頻仍忠愛者面請概發罪己之疏宣布堂館昭示內外何物手鳳鳴稱善言不可退星猶大揮戈不可却日以文傳美談儕類排誕所今日聞災愛問出內府金賑恤至意意為閣迂乎說者謂其首先應募改與正論才盾難不可知而抹殺史吳滿闡

詭天災是又一無禮也總之議論不清必無職業不舉必無事功禮教肅類條例見以陛下明智誠深思天地之心近察群小之失破大臣之所疑以定是非斥邪人之所惜以申楊還杜廢官資債之資核有司狗隱之端以禁絕濫設崇登雅正則赫赫天災庶或銷弭伏觀天子寬平仁恕千古一聖宜有瑞祥何故致災變之興必縣巨等臣故訟言閣諱仰望微申誠以按地至專耶說至盡計與至公守官至嚴修者至重匪可私情曲說苟焉而已也語曰齊刑不如齊禮願庶工稍省臣惡之言感悟大變者誠去偽勵精回天然災害之來未有已臣滋恐矣

閣臣崇擬

崇禎十一年六月中書舍人陳龍正疏言竊惟崇擬一事未足盡輔弼大臣之職而今日輔弼大臣果欲就崇擬一事以盡厥職則亦有道焉凡諸司章奏其言非當則違其事非可即否其意非私即公未有介於兩者之間註無定持而可低昂二三其斷者也所藉於崇擬者正為設識觀理析衷求平使果擬果當雖偶值發改亦宜究悉敷陳某事的合如何天心至虛必能轉圜是則崇擬之中具有啟沃之道若隨發隨改至于再三謂原擬者非耶豈其始有未竭之心謂原擬者是耶繼何以不堅其信皇上孜孜求治無間臣細察期精詳所以一再奪者不過敬事理得平曉然見其斟酌處分之故原非必盡更初擬始可允惟聖懷且以外間事理喻之郡縣詞訟申報撫按其稍重大者按按必一駁再駁蓋亦致詳致慎意欲舉翻初拍郡縣抱公心持定見者覆報明確原招允行十固八九以聖明天縱豈有輔臣能覆中前說果平如權衡洞若指掌而不適

然樂從者乎說今日后從諫則聖皇上於郡臣封蒞時賜  
哀收況委以股肱心膂之重論道經邦又非若親臣小臣  
補闕拾遺之難為力者耶唐宰相李絳有云知而不言臣  
負上言而不用上負臣今願諸輔臣皆以封之志可也頃  
自行人司司副倪元珙疏請閣臣票擬各自註名料今日  
諸輔已無不殫厥心之患惟念可否有一定是非屢屢違  
謂宜深體聖明發政之心求至是於初擬夫至誠於復奏  
則諸輔品職各可自見而皇上亦得洞見諸輔臣之能明  
良交廢庶事康哉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臣以竟齊期  
君因以益稷期輔臣今日而再效責難之說固臣所以  
致其恭也若乃本朝相業首推三楊三楊當日惟以保舉  
衆才商確六卿為務如長院劉觀貪士奇與蔡勅去之而  
舉顧佐代卒為名臣自後楊一清翟鑒共舉胡世寧寧院  
而請辭原擬王時中費宏亦舉姚謨為兵部尚書總制三  
邊世宗即傳諭行不待部推是輔臣見舉其職者于中外  
大僚時時仰贊廟斷固非止票擬為司明甚而況或少躋  
於票擬之內其可哉臣再惟國初叢中書有歷朝止稱閣  
臣欲名與事相符也迨者閣員有缺廷臣章請恒借枚卜  
為名詳指為謀枚者指大功臣下者謀及奄宦非謀及乃  
心卿士也與今推舉閣臣事體非類語語皆滿選於衆舉  
卑陶伊尹帝與曰使宅百揆於此本酌其間因議定名自  
有收當或云選輔猶簡在帝心之義也或云命撥猶俞往  
汝諧之義也或云推舉閣員則爵人衆共之義也務使名  
與事符以仰追聖祖不設宰相本意并備末議供採納焉

枚母罪案

崇禎十二年六月錦衣衛吳孟明奏鄭叔母一案言查

臣衛見監犯人共三起一起係田唯嘉家人一條李呈親  
家人皆正在究擬例難係候其鄭鄭一起係崇禎十年二  
月奉旨到衛前任鄭之有未經究問董現于本年四月接  
管曾以鄭鄭病狀具題本月十六日奉聖旨鄭鄭是否真  
病着令調治速行研訊如欲覈實現不得辭罪該衛知  
道欽此臣自蒙恩任事以來每即進署即欲將此案審結  
亟據醫官馬龍圖呈稱犯官鄭鄭久患癱瘓手足戰搖不  
能轉動臣復差人相驗所報如前若一加刑訊難保無虞  
臣隨嚴批醫官用心調治待其痊可究結去后偶一日會  
協理陸完學梁詢鄭鄭病勢如何臣答以病尚未愈臣因  
問其枚母事完學云若論此人自負才名既藉門第踞傲  
放肆得罪鄭鄭死不足惜至枚母之罪非其本謀臣又云  
既無此事何以致輔臣溫體仁以此告人完學又云此事

三

最為可宥鄭父鄭振先家有某僕能發人隱事一家崇奉  
無不皈依凡有過失皆遺撲責謂之懺悔自振先夫婦至  
鄭鄭以下無不皆然不鄭母吳氏一人受枚也惟是吳氏  
受枚係振先之婢動刑想懷宿憾枚之太重以致吳氏生  
疑枚氏鄭鄭與父皆在其前不能求饒事則有之定非所  
批激也協理係臣御舊公祖與鄭同任府城知之必真且  
言非一次臣遂信之及再訊之臺臣王章所言與協理相  
同臣因思鄭鄭罪案原在誤奉其僕至于枚母一事據二  
臣之言不係鄭主使則罪不至死矣  
又疏糾許職曰查大明律開載強盜賊情必要臨伏失主  
人命奸情必要奸所本夫非奸所得獲者不論巨叩問刑  
之責不遵奉太祖所定之律而誰遵哉鄭鄭枚母之罪發  
之去輔溫體仁而云得之吳宗達之口宗達并鄭之父世



已死臣何能起九原而問之奸嫖奸妹之事發之在許職  
云墮胎之醫見證之極母并屍親竊私結此皆現在之人  
正大明律所載之屍親證見也雖遠在江南然不兩月可  
到得其人而一証之豈不痛快直截難者長三尺亦不  
得而展辨也此臣所以欲提取之實情也及奉旨不允不  
得不求証于出縣之人有何畏狗而亦以為臣之罪乎而  
謂臣父子拜為師生天下有是不情之事乎捏造至此恐  
拔舌之報許職斷不能逃矣又謂臣差番役伺其動靜亦  
自視太高公磨小吏何暇作此提防想其黨類中有作奸  
犯科者懼臣覺察故先下此一看再提之毘陵多賢者然  
改類者亦不少依附名義恣行朋黨無非假公濟私若是  
果盡出公心則其鄉紳現有婦紳大家子孫與父爭寵手  
刺其父幾死者其罪寧在鄭鄭之下何不亦出一公疏糾  
討之為快乎至謂臣父子拍權納賄有兩大堂之誣臣受  
皇上重任處極危之地家目共窺方避權之不暇敢拍權  
乎併望皇上密敕嚴臣令其細行緝訪有則重治所甘心  
也諭旨鄭鄭許職亂內滋逆異常許職等供証甚明遠識  
供仍屬含糊衛復英孟明親玩珠甚姑看革了職候旨另  
着司權監掌印廠衛法司會審確招具奏及內外各官謝  
上擬辟命加等碟之

甄別貪紳

崇禎十一年六月南道御史成勇糾獲法受賄貪紳蔡奕  
珠言廉法為臣子之防居御乃立朝之本今日民窮盜起  
國難不肖有司敲骨吸髓而激之受亦多困不法鄉紳欺  
侮底惡而傷其心皇上軫念小民懲究豪宦屢旨嚴飭而  
無奈廉靜微貪融聚感地殊遠者注玆玩官愈尊者盡

愈張小民不敢陳訴官司不敢上聞臣恭司糾劾倘畏威  
迴禍有聞不告何以稱執法而副皇上除暴安民至意哉  
臣初抵南中即聞道路喧傳海寧嚴犯中書吳中府父子  
一案奇兇異積罪狀滔天按臣以執法被毒知府以卸金  
受恨而乃有不肖鄉紳原任刑部侍郎丁憂蔡奕珠為之  
受賄開通打點出脫則可大異焉夫吳中府者萬惡巨富  
之資即而要與有名之逆孽也殺人七十五命擅侵盜引  
官布錢糧動萬其子吳微雲姦淫婦女二十三口因姦致  
死七命傷人兩目謀人手足二十餘件私刻牌票拿人私  
設水牢刑具繫人日有百數聲冤詞收類有千紙業經按  
按入告奉旨提問擬斬矣而要珠受其重賄一力袒承脅  
持官司包攬翻案天敗其奸中府以萬金托獄官送知府  
石萬程萬程却之而立刻申文上司從中府之子吳微雲  
會官鞠審各處鉅營承應微雲文吾不過當堂親筆供出  
湖州鄉官蔡奕珠初事起得銀八千兩廣成過付隨後令  
心腹醫生陳月坡和南金臺到杭州監中來講一應衙門  
包典出脫京中上下通身打點金臺同陳月坡過付銀二  
萬兩和府據實立案而海寧百姓冤帖一紙內開要珠職  
狀行賄之人受賄之數與微雲口供不期而合府將口  
供冤帖一併申文按察司道批詳在卷中府惡又不悛獄  
中數書刑部侍郎章先岳寬民搜獲夫先岳過客中府竊  
因何故通書遂如心腹要珠以舊衙門而無秘友力為囑  
托堂求部覆其書現在又其一証也夫辟斬何法打點何  
事而乃以堂堂鄉宦交通罪犯希圖展脫何其有賴而不  
知有法哉聖明在上憲典森嚴懲貪而大目之貪日甚懲  
惡而庇惡之黨愈滋身居九列鄉紳具瞻有所為如是又

何怪乎士習倒瀾民窮無告而地方所在有屠火積薪之憂也臣據實直糾絕無一字風聞影響伏乞乾斷嚴勅浙江撫按將吳徵霄所供蔡奕琛得賄數目及海寧士民冤帖一紙并搜出中房所致章先岳原書一一進呈則奕琛之受賄受賄怙威庇惡自無逃于聖鑒蔡奕琛正罪而紳農法地方受福所係非小矣得旨振奏蔡奕琛受賄聞通吳中房致書章先岳事情該撫按從公確查據實達奏該部知道

### 閣員言職

崇禎十一年六月諭吏部校下不拘詞臣該部應力持慎擇何乃近濫游移着詳酌開列衙門官及在籍論之所推許得真品高以副簡在斯不負救時之望矣臣等云按席登舉宜慎者此也自述年以來例高惜才之說與臺省一時短氣故入同使馬口類寒蟬致蒙皇上辱以失職詰問足令人惶愧汗無地矣幸今言路宏開疑忌盡釋夏千載一時也然起廢之明綸久垂銓衡之故事猶藉夏千載佩詩而愧織獸乎而更有身無言責志在效忠薄處已可殲狂惡而轉圖遠足徵聖德此當詳確開列以候上裁勿負瞻顧起見以滋掛漏臣等云建言錄用難稽者此也凡此兩端寔關治要惟望皇上在一慎重其始國一在鼓舞其末路履真才而收定用何憂天下之多事哉臣等謹讀孟氏之書有曰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是辨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此臣等謂効其愚悞者也

### 考試閣員

崇禎十一年六月御中極殿召部寺坊院官考試閣員手書黃箋示諸臣曰年來天象頻仍今年為災甚烈且金星

畫見已逾五旬將謂主兵耶方今正在用兵四月山西大雪凍斃人畜將謂邊地耶然時已入夏何所致啟朝廷履耳目托心以致災尤易起宜枉難分堪任者確推其奏刑科給事中孫承澤請慎校下之舉錄建言之臣疏云今當海宇多事措注愈艱伏覲皇上憂勤惕厲旦夕靡寧真千古所僅見者然艱難是聖君而升平尚未臻臻此其故何也臣嘗俯仰思之蓋治道雖煩操術至約其要在用人聽言二者而已況夫表率之地有登一人而當千百人之用者風厲之機有錄一言而可收千百言之用者惟望皇上加之意焉逆者皇上肅清政本慎重校下蓋毅然欲興天下豪傑國史始也臨軒恐詢親權言官蓋毅然欲興舉朝之志彙集嘉謀也海內喁喁以為風雲之玄感極神一德之應求不爽今日者必得公忠幹濟若兩人以用

二六

之矣敢言直諫若兩人以用之矣乃臣循名責實因往思來而不能已于芹曝之獻焉請得而隨言之自竊佐輔臣溫體仁等或陰狠而刻忌或優柔而伴食以致賢奸之用今日清海內之民生轉感蒙皇上洞悉其狀姑予斥免中外一時稱快亦可見人心之同矣方今校下之典已舉猶望聖明廣 確覈真監前密後之至意也伏乞皇上雖明獨照將前後開列諸臣合之半皆謹從君對時意中之所物色及一時眾何所憑欵欵屢屢遠冠尚未減處分則勤局更張再覈則功令不信況勅兵難微遠外生心邊餉欠多獨留未已民貧既甚正供猶難剝剩旁出如大益熱至于重利尚欺分畛忘公近多比私即有操守清謹者又自傲晚遂非必也俱令置憲得宜禁載有法御寺忠能休國才足臣等其悉心以對

令閣曰劉宇亮傳冠進文湖閣大學士薛國觀陞兵部尚書發官如故兵部尚書楊嗣昌戶部尚書程國祥俱改禮部尚書禮部右侍郎方達年工部左侍郎蔡國用俱陞禮部尚書大理寺左少卿范復粹陞禮部左侍郎俱東來閣大學士都着入閣典有輔劉宇亮等協同辦事嗣昌仍帶督兵部事嗣昌入閣時傳借力內援給事中張希夏疏謂考試諸臣於語言文字之外別有精神學識之緣等語奉旨朝廷擇輔原從詢考裁定何云別有因緣希夏妄為揣摩殊屬誕肆姑着回將結未越日具奏謂從來自古聖主賢臣精神自相感通如皇帝之于威后高宗之于傳說往往夢寐得之我皇上慎簡諸輔誠在語言文字之中至於精神玄感遠駕帝王實出語言文字之外尋章旨訓傳一

清仁之旨

崇禎十一年七月少詹事侍讀學士黃道周疏言臣聞下士而亨要道逾於太宰福夫而被至言榮於文錦臣少而恨不得登洙泗之堂老而幸得親勳華之澤自前月十八日召對以來臣欣然會心冰解凍釋謂自精一垂訓而後今古儒臣未有與領異妙如臣今日者也臣是日從諸臣後覆陳數言略舉天人之義粗引精明之旨初無所中於要會裨於治化至煩陛下特達開諭以謂清任和之清乃學者造道之基如仁勇之仁乃聖賢完德之扁臣退而服膺尋繹此論飢為忘食疲為廢寢蓋自古帝王與諸臣上下議論文皇之力行仁義仁宗之心存忠恕未有洞徹簡盡一至於此者也又自諸賢論道以來始基造詣各有其方先儒之言正言修述儒之言良言靜自孔門而外未有

得其次序究其始卒若聖諭所云者臣自揣窮愚得天者淺或粗得其入門不知究竟或謬窺其堂奧已忘其入門至今日乃獲披雲日而觀富美有以沂上吉之傳有以開來世之學有以造就天下之人才有以匡維宇宙之治化臣自足矣臣當日即宜有所規言猶恐人謂臣蓄之不深揚之太早今既踰旬矣臣思古今學者皆可以為聖賢所患造道不力於樹基古今聖賢皆可以為堯舜所患成德不收於完局造道之始不本於清雖言修言正言良言靜終有曲謹之蔽禍痼之非完德之終不歸於仁雖言智言勇言武言明終有權謀之非霸術之蔽夫使人主有霸術權謀之心人臣有曲謹禍痼之事則天下之治者必歸於亂亂者必不可治泰者必歸於否否者必不可泰而挽回匡持之說皆已矣陛下今日妙啓道心遙宣顯示於燭兵

燭餉之中

燭餉之中吐此精神荒屯散鑄之外宣極肯鑒欲使天下後世之為臣者皆以清為本清則其性清清學問亦清好惡清對實亦清銜銛清流品亦清倫叙清紀綱亦清因而清之四方之流氛濁塵冠履奸究無不清者清則何物可傲何非可遠恐其歸於曲謹禍痼而已而陛下又策勵之使其當任則任當和則是天下竟無有不任事不和衷之清也必使天下後世之為君者皆以仁為歸仁則其生貴仁教尊亦仁容保師錫仁派遣放勳亦仁因而仁之四方之湯火塗炭慈懷他難無不可仁者仁則何功不集何利不溥恐其難霸小康不詣於純王而已陛下又策勵之使其合勇於智合明於武則天下竟無有無智無勇功之仁也所以然者清為天之淑氣君宜專受之而分以與臣臣又澄微焉以佐天明之用陛下宜惠為臣者之不清

得睹聖主學問之精以及微臣聞知之實細釋其窮雖文  
續太宰實自謂過之臣死且不朽

爭執綱常

不愚為臣者徒清而無所補於君仁為天下之本心察所  
分受之而獨以與君若又翁聚焉以立天明之體陛下但  
慮高者若之未仁不慮為君者徒仁而反無以御其臣子  
思子為仲尼血孫一生以誠明為本誠出於清仁出於誠  
誠立則明生體清則仁立是皆上天之精神即為聖人之  
妙用陛下既以洞達精微舉而行之以正人心以沐邪說  
以鑒別人才以澄清天下何難之有仲尼之論陳文子清  
而未仁愚其不能強諫秦亂潔身至於夷齊仲尼所謂仁  
者孟子直以清當之是則聖賢而天下可知矣無識之  
士拔其權術以濁亂天下糊相見多自聖人聽之何足以  
當權執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事事事者不敬其君者也  
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堯舜之君極於欽  
明堯舜之臣極於寅清惟明與清天下歸仁臣既以親聞

堯舜之言親觀堯舜之心尚未敢有隻言獨直以成吁咈  
之謨則又何肯於瞻察臺端守先待後者乎宋臣李綱曰  
天下之理誠與明疑與暗二者而已誠則明明則愈誠自  
誠明而推之可進於堯舜疑則暗暗則愈疑自疑暗而推  
之其志有不可勝言者如李綱則可謂知道也今天下尚  
可治人心尚可收人才尚可求以陛下之清明宣昭道化  
本至誠以御天下擇賢才以成功業雖勉力行大則三  
年小則期月昇平可致也諸雜霸權謀用之一時非久輒  
敗何所當於道化而收之至於諸臣淑氣已分聖學未備  
或有偏至之人偏存之論不妨包荒以與帝德誠無取於  
遜心莫遠不求諸道而已也臣稟氣最薄傲居激隘冒暑  
執筆不聞朝夕遂成血婦恐違奄忽不能以面稽至道聞  
釋精微猶憶君對所陳卑不足錄倘附記註使後世文籍

崇禎十一年七月少詹黃道周糾楊嗣昌不守制誅言臣  
觀今古治績其典章法度雖受於先王諱不敢改至於事  
窮理極亦時通變以盡其神惟綱常所繫為臣教忠為子  
教孝垂萬世本於民彝不可易也禮三年之喪君命不  
過其門兵革鑒凶時出戎右不施於士大夫宗時武弁如  
田況岳飛皆案乞終制皇太祖以劉基宋濂惟瞻之任持  
德其奔喪嗣後雖有奪情終遘物論嘉靖中年以非邊孔  
林起楊博於宣大還翁萬達於本兵然其時楊博且釋矣  
又以風塵移道雲中翁萬達以尚書降左侍郎棲遯不十  
日墨衣視事世宗心非之卒嚴開以去蓋自是非終喪不

稱起復也張居正以不守制損其勲名是後七十年士大  
夫守法遵節亦無事天啟末年袁崇煥冒起於右乞崔呈  
秀視關於樞府身膏斧鑕臨西市去今幾何而士大夫  
蒙面喪心營推營復嗟乎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子之  
臣臣衛開方不有其親管仲至此之綴狗李定不丁繼母  
憂宋世共指為人梟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  
昌者臣前三月在經筵見其吉服應召疑以終制今乃未  
然自嗣昌秉樞亦垂兩年矣不知其何時居喪何人推轂  
而顯越至此自有嗣昌而海內無行家始貶其親者皆  
御塊投杖思復節鉞之柄嗟乎人心之喪亦遂至此乎隆  
下克己有躬以禮崇忠孝治天下遇有小小災眚輒減膳  
撤樂素服避殿以勵群臣所以然者陛下為天之子也天  
有運行三展展不辭猶之父母溫清不事則人子為之引

痛不拂不沐不食不寢以俟父母之平復陛下之誠膳撤  
樂蔬服齋居所以敬孝也又况於人臣者其家父母不幸  
委棄而儼衣冠擁輿徒飛揚咤抗顏瘳友之前豈人理  
之所應有也乎今宣大督臣盧象昇父殯載途不視令殮  
推心飲血以俟奔喪而廷臣動推測逆難移之人以緩其  
事臣見即抄象昇所請附逆極臣權其事於理可通今  
又忽有并推在藉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  
者可以不赴也聞喪者可以不赴則是為子者可以不父  
為臣者可以不子也陛下以日月拂經星辰凌犯煙氣違  
和而下詔求賢引躬克治明示天下以君臣父子皆受於  
天禮樂刑政之所從出豈不可替可人臣以哀毀不祥之  
身決裂馳驟彼此相煽以玷陛下仁孝之治干天地綱紀  
之常是不宜使天下四海聞見之也天下人材固自不足

三

驛場中外尚可料理即使人材甚乏驛場甚迫當旁求中  
外誠信不貳心之臣而用之奈何使不忠不孝者違道引  
棄種其不祥以穢天下乎治天下之道無他不過正綱紀  
審法度汰濁揚清舉直錯枉當於民心而已民心當則天  
心悅天心悅則陰陽調風雨時雖有烽火之警如豺虎遠  
於原田田父來墉而射之矣不得已相其要害而力注之  
使忠臣孝子鼓勵四方眾志可城也諸惡君親嘗富貴射  
生刺飛者豈有毫末利於朝廷而建宜以餌之耶凡人道  
其親必不利於君壞於家必憂成於國語云千人所指無  
病而死楊嗣昌在事可二年張綱溢地之談縣市樂民之  
說才智矯視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指點指說  
夢搖風猶狼顧之獸倚肩俱走無從施其鞭策又何益於  
負重乎陛下事事欲卓越今古又以經學範圍精神家庭

小小勃楷尚以法治之而胃喪教倫諸臣獨謂無禁臣雖  
至愚竊以為不可也

先是道周具二疏其一據風聞糾撫臣方一藻其一言不  
當起復陳新甲為宣大總督二疏繕成使班役投會極門  
班役以黃方在杖下不敢其上疏乃為言會極門內監需  
索銀八兩以署之黃不能應未幾嗣昌入閣復具一疏  
言楊嗣昌不當奪情入閣繕完又付班役班役見杖下之  
事已畢遂將前二疏並投之至七月初五日上召閣臣東  
平堂又召五府六部都通大錦衣衛堂上官吏科等科河  
南道等道掌印官協理詹事府詹事黃道周來平臺台  
對閣臣楊嗣昌以人言未至中使通趨始到日午宣入帝  
常服坐門內輔臣薛國觀劉宇亮傅冠及新輔臣楊嗣昌  
程國祥方達年蔡國用范復粹各次第面恩訖黃道周奏  
臣註籍未見朝蒙宣召不敢不進帝曰知道了台吏部尚  
書商周祥侍郎董羽宸及戶部署部事右侍郎許世英兵  
部輔臣楊嗣昌刑部尚書劉之鳳侍郎王命璠等各以該  
部職掌再四申飭訖帝台黃道周跪帝曰朕勉而失學長  
而無聞時從經筵啟沃中畧知一二凡聖賢千言萬語不  
過天理人欲兩端而已無所為而為之謂之天理有所為  
而為之謂之人欲多一分人欲即損一分天理天理人欲  
不容並立你三疏不先不後却在不點用之時可謂無所  
為乎道周奏曰聖學淵微非臣所及若論天人只是利義  
分別為利者以功名爵祿私之於己為義者為己之私此  
是人欲為義者以天下國家為心事事在天下國家上徹  
便是天理臣三疏皆是為天下國家綱常名教不曾為一  
己之功名爵祿所以自信其初無所為帝曰前月二十八

日准陳新中何能當日成疏道周奏曰先時要推不拘守制者已知是新中又嗣昌先荐他所以當日草疏要上至末時已晚所以不上帝曰三疏皆後時始上何為掇于時道周曰初欲上疏時因同鄉御史林蘭友科臣何楷有疏恐涉嫌疑帝曰如今就沒嫌疑麼道周曰臣所奏聞天下綱常遠大計如今不言若後時言之又怕無及所以不得不上前日言路若有言者則臣可以不言臣之有言臣不得已也帝曰近來言路大開不拘何人言的當都是聽的原無避諱何為先時不言至簡用之後方言通通道周曰先時既不可言至簡用後不得不言今日不言再無言之日且如高官厚爵雖則不樂臣職數數時亦可叨冒升斗為先人誥命後人恩蔭臣何苦捨自己之功名為他人之話柄臣所惜者千古之綱常名教臣何私之有帝曰清原是美德但不可揚謝我太祖訓曰俗儒是古非今奸吏舞文弄法是以等人又曰且就清字言如伯夷是聖人之清若小廉曲謹不受餽遺上叫做廉不叫清道周奏陳文子大節不可觀夫子說他清夷大節可觀夫子所以說他是仁帝曰你說多有牽扯如前云子思子一生以誠明為此句是了又曰誠出於清仁出於誠又不隔了一層道周曰人有欲則不誠此誠字都從清來不清安得誠有子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此即誠生仁之說凡孝弟最高寔所以為仁之本有孝弟之人緣理天下發生萬物如不孝不弟的人無有根本如何生得枝葉故說至誠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如無根本那有枝葉又奏云譬如綱常名教種義廉恥是根本上事若無此根本豈做得事業也奏奉畢楊嗣昌跪奏綱常二字不可

不刺明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君臣還在父子之首古之君臣是列國之君臣去此適後故有避色避言之義今之君臣乃一統之君臣為臣子者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即臣父母皆受君恩而無逃臣又逃于何先朝楊崇憲侍祖宗三四十年無一日敢離左右故有奪情之舉天下咸亮之後來臣旅進旅退無侍上三四十年的事所以人不能亮且如成祖奪楊崇憲義之情而寬給事中丁鉉世宗奪楊溥之情而罷廖昌臣入京聞黃道周之品行學術為人而宗意其必有持正之言可以使臣終制而去不謂其疏上自謂不如鄭郭臣始嘆息絕望帝曰朕正要問他此事嗣昌奏人言禽獸知母而不知父今鄭郭林禽獸數不如道周又不如彼還講甚麼綱常道周奏大臣聞言應當退避使人得舉其言漢唐以來故事諫官論執政者出聽諫官對仗請彈文臣雖非言官未有大臣跪在上前爭辯不容臣盡言者帝曰你說了多時候朝臣纔奏嗣昌奏臣為綱常名教不容不割陳帝曰卿才敏敏線原為時事多艱屢旨教趣誠非得已這疏也不為奪情古時人情多無所為近日人情各有所為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人邪說別是一概今人邪說直附于聖經賢傳之中關係世道人心更大道周奏臣生平耻言人過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今日在上前與嗣昌角口亦非体臣知為天下後世留此綱常名教天理人心而已帝曰對君有体這本前邊引綱常後邊全是肆口潑罵道周曰何敢潑罵親微云臣願為良臣母為忠臣疏中只有兩句說公子開方不省其親管子比之綴狗李定不持雛母服宋時比之人集此兩句是臣過激幸遇明主纔敢直言帝曰直言豈是潑罵道周曰

人臣違言甚難管子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所言綱常名教者朝廷之綱常名教禮義廉恥者朝廷之禮義廉恥假如臣為一己之私只用纖數自取富貴何苦與他事辯帝曰你無端污詆大臣又以大題目來說他不得不辯總是別有所為道周曰宋臣司馬光有言臣若有專司則有所不言如為論司則無不可言者臣為侍從論思之臣與綱常比肩事主比不得詆毀大臣臣自少讀書於今五十年無一言一事不可對於君親告於妻子臣二十顆料手足朕朕四十表親負土成墳誠不忍見有奪情之事帝曰既如此說又不和鄭鄭是怎麼說道周曰臣章壽于通國孟子不失禮貌孔子自云辭命吾不如宰子臣謂文章不如鄭鄭帝曰章子是不得于父豈鄭鄭故母之比你說不如鄭鄭是冊比道周曰眾惡必察未可因一人之言使主上

三五

不知是非之實帝曰陳新甲先作兵道詩賦軍情用之妙撫不幸有人倫之變不得不還歸今日內外交訐不得不不用他你說他走邪徑難道楊嗣昌一薦就是邪徑道周曰臣不識陳新甲但人正則行皆正心邪則行皆邪且奪情一事在司馬堂猶可在內閣則不可使嗣昌一人為之猶可又呼有引類使成奪情世界則不可臣不得不不言臣今日不言使後言者亦是臣今日之耻帝曰如今的人有所為就在綱常名教道周曰自是陛下之綱常名教豈臣一人之私帝曰朕正要再問你鄭鄭五倫盡絕昨日許職等說他罪狀甚明不如難職到有公論大小臣工倒無公論這也可耻道周曰人若為功名富貴只當說鄭鄭不孝不弟依附權臣並不立致通顯反說不如鄭鄭正是臣無所為宋人患季定不丁毋憂於孝子徐積賜束帛以風之

臣如要救鄭鄭則恭楊嗣昌非所以救鄭鄭也帝默然道周曰方今獨立敢言之人少護諂面諛之人多臣不得不言帝曰我先生師孔子攝行相事諫少正印正印當時亦於聞人五罪有一不免孔子之誅今人多類于此道周曰少正印散世盜名心術不正所以夫子誅之臣生平自反置心不敢不正毫不敢有私請夫子書雅求不得罪于夫子帝曰前以爾偏執稍斥裁抑後聞操守隨復賜環即前日那樣著天勞頓之餘仍成一篇文字雖不切題亦可可用選要用你不因這樣偏袒惡諛本當拿問念係講官姑着起去使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親臣則陛下負臣帝曰你都是虛話一生學問止學得這佞口道周曰臣還將忠佞二字奏明夫人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的為佞豈諛諂面諛的為忠乎夫故事是非

三六

邪正者為佞豈不敢爭是非辨邪正一味容悅者為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亦不明此從古為政之大戒望皇上体察帝曰起來楊嗣昌曰皇上所諭甚誠是諫諍之法道周亦冒威名望求優容帝曰這便是優容了帝賜瓜果點心各官謝出復召回聽諭曰今內外交訐天災地震皆朕不才不能感發諸臣公忠為國之心不智不能辨別是非邪正及不能宣布德化不武未能削平禍亂凡此皆朕之寡昧即朕之愆尤人心關係國運世道一毫機械存心的專於黨同伐異假公濟私朝廷繞用一大臣百般詆毀若論祖宗之法當何如處者來這寇盜却是易治衣冠之盜甚是難除以後再有這樣的立置重典與諸臣各宜洗滌肺腑消除意見共修職掌共享太平之福諸臣承旨起刑部主事張若麒糾黃道周曰頃者皇上愛於時艱不憚

煩勞名對之後大布王言諄諄然以正人心息邪說為治天下之大本原舉國同然莫之德情招權納賄之效術無不見其肺肝直為通破而開邪一義尤為千古之聖帝名

賢所末嘗發一時之端人正士所不能言直如日月當天妖狐莫遁消阻開厥之德固已堪憐謂大家洗心以付特

守振拔之明旨何意諸臣之持衆貌言造捏奸言歸過皇上而每天每地每父無君一至此極也以臣所聞數日以

未天論既須辭業藉藉或擲抄傳之邸報而怒視或引不倫之違事而詆議通霄聚眾信口譏誚未已也至有謂台

對之日黃道周犯顏批駁古今未有而皇上為之理庶者至有謂聖諭洋洋何故亦作對偶者甚至有謂聖諭中邪

說依經一段不出聖教者紛紛援據日改日增要便古今未之好語盡出自道周之口而凡可以歸過君父者無所

不至蓋倡之者飭女藝以文奸言務在假托道理以把持朝廷而顯行其呼朋引類之計于是記誦情者附之不情

者亦附之甚至不辨菽麥墨汁金無者亦附之以為怙權納賄之地一聞皇上頂門之針遂大家喊叫謂老魔之亦

讖即拔山魃之穢態難藏嚇騙不雷駭擊無辜遂至潑口橫加亮無顧忌倘不亟示前日召對之語登錄刊傳與新

頒聖諭共為日星之揭則背公死黨實繁有徒或鼓煽以惑四方或私記以疑後世致令朋事附傍之史注徇私載

筆皇上正人心息邪說一段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且為怨望者所埋沒掩美夫病之久者不加膿腫不能立愈迷

之甚者不牽猛索不知回頭伏之皇上始終為世道人心計深恐遠慮遂陽施行目今舉國若狂莫之敢指目雖備

員末秩亦荷皇上生成之恩何患群其兇鋒雷同不言以

員清時也于是降道周六級調外用楊嗣昌奏移張若麒于兵部

### 綱常大義

崇禎十一年七月修撰劉國昇疏言臣備員侍從待罪二

年每見皇上至孝永慕廟祀敬誠頒行孝經小學風勵天下聖心久思上同堯舜臣仰窺淵源宣弘教化竊惟中國

所以為四裔觀望者賴有倫紀以為之維也是為大經原本大經變通其制使倫紀之立萬世勿墜是謂夫權夫權

者權乎其終未有離經而言權者也是故孝子有終身之喪而聖人制三年之禮非過於情之禮而不及於情之禮

也縱有弗類必無毀制而忌於其親天性然也臣於楊嗣昌有不忍言而不容不言者故昧死為我皇上陳之臣官

史官也依阿諛諛以附閹臣則魏良史上負聖明下負所學日者策試諸臣簡用嗣昌良以內外交訐宵旰焦勞如

人亟欲疾去雖試諸方以冀一效聖明之用心亦甚苦矣

卿門喧傳謂嗣昌縈絏在身姓名不祥非若軍旅可以凶事行之也臣所以隱忍未發意嗣昌亦人子也良心不沒

父死謂何必且哀痛惻怛上告若父辭免輪席庶幾善承聖意而盡與情夫邦政之權亦非輕於授也也辭庸靡而

掌邦政亦可效於時艱也何乃循例再疏遽入辦事服緋

安恩報禮減親垂之文冊萬世唾棄傳之遠邇四裔竊笑以謂國家乏人如此大臣自處如彼以衰堂煥之政智用

于今日不見皇上之慮堂煥不為聲色而急忽奮乾斷乎



近如李賢奪情人情望頓失張居正奪情身名不終大物  
未有本實先撥而傾折不隨之者也豈非志敗氣絳已事  
之明証哉國家亦何賴焉富賢居正時抗賢而犯其鋒者  
先臣羅文毅倫鄒忠允元祿是二臣者初入班門直節報  
主臣生二臣之鄉志二臣之學當言不言顏面何施且臣  
念及先臣應秋而不替哽咽沾臆也先臣起家及第五載  
講帷四駟納忠爭每立請冠倫家封議起力排和戎後先  
忤奸輔申時行道志卒遂喉群小陷以不測皇考深憐忠  
直皇祖特鑒清操得免身家之危年至貴憤而須伏遇皇  
上登極賜臨文節臣一介書生敏蒙皇上特恩親裁進士  
第一寵錫隆盛感激涕零父母髮膚竭盡忠報君之一家  
皇祖所保全之一家也臣之一身皇上所生成之一身也  
兢兢勵志惟恐有負知遇尸默克位義之所不敢出也瀝  
血拜疏冒犯新恭罪無所逃然生元崇辱皆是致身之地  
臣亦道恤其私也伏乞皇上廣擇窮義折衷典禮勒立嗣  
昌終喪守制庶幾綸扉不玷倫紀無敷

扶名教講儲才

崇禎十一年七月編修趙士春疏言臣等才賤儒世受國  
恩蒙皇上拔置上第授臣史職二載於茲感恩自勵中夜  
以思今時事多艱人情積玩內外多故餉匱兵革並獨一  
時諸臣才力不堪驅策或良絲功名之計愈工而忠考之  
性未至故也樞臣楊嗣昌墨鏡亟事指摠固效荷皇上特  
達之知簡入輪廬使嗣昌而猶有人心者當念代言非金  
革之比累朝有糾正之條聖經賢訓昭布森嚴自應力辭  
新命矢報中樞乃讀其勉承恩命一疏計較於歲月久遠  
之間絕無有哀痛惻怛之念遂儼然服緋到任聖人之言

曰食糈衣錦子汝安乎臣于是數嗣昌之胸無天倫目無  
清議而忌心害理悻悻一至此也伏讀聖祖六諭必先父  
母皇上初政首開考察經在閭閻猶欲嚴以人倫豈端撥可  
先容其掃素臣又考之祖訓國初陞六部尚書正二品以  
中書之事分隸之今之尚書猶宰相也景廟之朝于謙考  
廟之朝劉大夏倚毗親切未嘗以東閣處之蓋以六卿之  
職展布有餘名位未嘗不足故也今即使嗣昌而果才也  
司馬之堂儘堪報效何況紙上勒誥無救民生局中欺實  
坐傷國體業於封疆無補豈云致務可忤將未幾務為重  
必反謂封疆可卸徒以稀榮之計遂其卸擔之謀既無以  
責嗣昌之成功又無以作朝滿之忠孝臣臣所謂不如還樞  
臣之職以雖名教者此也然臣於是更有進者仰窺我皇  
上於念時艱求賢若渴不得已而破格用人奪情起復者  
寔係人才缺乏之故然臣以為天下未嘗無才而皆向來  
大臣不肯實心講求之過也夫無事不講儲才有事輕言  
破格終身之職業未見他奇而一日之機緣已覺偉進此  
豈可謂用人無獎之道哉臣謬懷管見不遺詳舉敢以一  
二為皇上陳之今時事最急無過兵餉屈指中外但得數  
十人而天下之事集矣督撫者治兵之人也得其人以聽  
之本兵則鎮戍道將可次第問也布政使者理財之人也  
近來視為監司當缺而不精求其選計無誤於此誠得其  
人以聽之司農則屯鹽鼓鑄可覈實舉也凡此數十人者  
其始莫若貴之大寮之保舉而又非泛然舉之也宜徵古  
周官六計分其科目而辨論之知所謂廉而辨者理財之  
選明而決者治兵之選是也得其人而東皆曰賢付市之  
外職寧可也得其人而散違信其人則但置之班行時賜

接見敷奏明試深觀而熟察之嘗使所儲之才多於所供之職又安用此錄經之文宣王事乎於是着令甲永葉奪情綱常名教昭然白晝非大聖人立法超出尋常萬萬哉臣所謂亟應儲才之法以禁奪情者此也臣新進孤立何敢輕瀆宸聽惟是結髮受書自父隆美嘗教以臣祖先臣用賢當神祖初年輔臣張居正嚴倫起復臣祖慷慨建言為郤元綽諸臣之倡幾罷叔下腊其敗肉以示于孫臣雖愚陋散放家學而忘先訓乎如今者坐視樞臣蒙面入直綱常掃地而噤嘴不言是上負美齊之主而下忝所生矣有臣如此又安用之冒昧愚忱罪無可逭伏乞聖明垂鑒焉

### 風俗舊陵

崇禎十一年六月給事中孫承澤言天下之治亂關乎風俗風俗之淳漓則以語言為端故有道之世庶人不講農安於時士安於庠家庭多孝弟之子十室有忠信之士風恬俗美而上始不勞而治比至晚季恥教厚而淳漓味廉讓而事構紛紛糾糾雖可名狀而無如述日私揭與趨奉之甚者也閭閻睚眦所爭有幾乃結連訟師聚點多數穢及閨門曖昧之事狠其陰謀不軌之情令當之者羞滯無地傍徨無門或多方以行成焉不則判板廣布影聲相吠即令巷陌之口粘連致滿皆奸惡借以挾騙者也富民儒士貞夫節婦不知幾為各聲美至于登聞有數封駁有司原以通民隱也乃無賴奸棍巧行其傾陷或陰託為護身如述日劉更榮李春潤等猶日自為穴中之關也甚至市棍而訐御史部民而劫縣官路將而吞主帥已墮之主簿而挾選司名分倒置綱紀蕩然從前所未有也總之風

波之民易動而難靜初起不過傾陷在人心漸成則江河在世道臣之所大懼也伏望皇上嚴賜禁飭有故仍行私揭即同匿名文帖論有借上疏潛住京師私行要挾者五城御史即為捕治庶奸究清而良善安風俗淳而綱紀肅矣臣尤有說焉民生之薦也蓋以地方有司知刑罰而不和教化尚事功而不尚經術則求民者淺而治民者疎矣民有自然之良不倡則率則不現臣以為社學之制當與興聖諭之講當亟也蓋社學為蒙養根本形端則表自正地方官宜禮聘師儒將致頌小學日習月課為之措給廩餼時稽勤怠如近日雖陳道臣張鵬冲以所屬之五御頑梗難治設學教習一時向化亦其明驗也聖諭六言最切日用之事聖賢傳悉括于此地方官宜教誨有德街紳或高平儒碩明白銓解廣為闡發如往年陳留令韓一良

每于朔望親至伊尹廟集眾講數年不倦至今陳留民風淳樸雅不好訟亦其明驗也蓋教化行則其刑罰可措經術正則事功自興如此而風不移俗不易臣不信也惟此二事雖屢奉明旨然鮮有寔兌舉行者故功効不彰宜世道人心凌兢以至于此語曰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三代原不易民而治伏望皇上留意施行

### 盜案剽沒

崇禎十一年八月南給事中張煜芳劄史臣曰盜案中有剽沒一項而盜之賊已踰二十餘萬矣剽沒之名何曰始舊例盜每引每包重四百三十斤而秤掣之時包中偶有一二斤者亦不許混帶必剽沒入官立法何其精詳搜剔何其嚴密然總以杜私帶之弊非以添額外之徵也既以剽沒充贖罰供巡方之取用而高欽齊等業數輸十餘萬

而為監臣楊顯名所糾奏然亦未至如文望以代庖之官  
半載之內而巧取至二十餘萬者幸惟聖訓嚴密但利其  
多不利其少于是密投意旨不用科掣坐定斤數每引不  
下二百斤而盜遂任其夾帶奸商遂恣行錮載每包必  
致人力不能扛抬甚而聚多人就地堆墊者有是理乎是  
巧借割沒之名大縱私販之定矣所以正供愈敷而盜務  
積弛致國用受詘聖展屢屢之罪可勝誅乎又如納餉  
中書汪之機嚴實運憲與大奸劉小二腹心相依私圖私  
販指官虐民道路側目史望以巡方重臣正當訪察而反  
與之違為賓主東顧夜遊派連酣飲及至出巡有騷擾  
堪嘆至臨行賄私數十萬寄頓其國庫致機之熾熾愈  
張而私鹽與販公行莫忘今望日劉小二始被監拿究而  
機仍漏網也既而楊士聰後糾史望革職追贓斃于獄

慎重郵典

八月錦衣衛僉書王鵬冲為其祖永光請卹上曰王永光  
已削去御開任王鵬冲何得借情城請

誠訓教嚴

崇禎十一年八月諭戚臣皇親駙馬之家姻聯帝室祿享  
天祿金玉輝煌富貴全備回視閭閻光景不啻天淵亦云  
足矣彼仁人君子當此遭際必下心守分不負國恩厚德  
養儉以保身名真可嘉尚乃有不安分義愛棄禮法或濫  
交官府或妄親朝權甚至縱令積惡遊棍魚肉小民收受  
無影投狀硬貼告條平白霸占或虛寫文契或擅行鎖拷  
京中科道瞻徇職不敢糾劾在外有司畏忌存心反為  
護衛能使亮受小民含冤抱恨惟拉誘呼號而已不知天  
怒降殃國法固貸然則後嗣新絕嗣則身受刑事人鬼矣

貴即甘心自悔嗟何及矣念此以久欲教未及茲聞舊帳  
見我宣宗章皇帝外戚事鑑一事分別善惡各有報驗其  
禍福之于善惡也如影隨形真是示勸戒者時令制印班  
賜凡我戚屬時切省覽勉力為善惡去惡端蓋不干法紀  
即是尊君不惡害人即是積德做效前賢以為後嗣之計  
仰遵祖訓以貽門祚之安不出日用尋常之間即獲悠久  
和平之福在國恩私誼虧于己身名俱泰何其美也欽哉  
又諭嘉定伯周奎左都督田弘遇右都督袁祐曰近以戚  
臣不靖特頒書勅戒之念尔三家尤非他比遵旨遵善注  
望特股即應時集宗族宣揚書勅事理句句詳解仲貴  
成務使子姪俱成仁讓之風應藉近戚可為眾觀之倡倘  
泛視故違明違暗背祖宗之制其誰敢私各宜有察勿辜  
朕意

嚴禁冒籍

八月諭禮部冒籍原有嚴禁以後有異省改學者俱著察  
究

倫常為重

崇禎十一年九月南道御史成勇疏言竊惟天地所以不  
毀者人為之維也人類所以不絕者禮為之維也故記曰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聖人作為禮以  
教人使人知所以自別於禽獸者禮而已矣禮莫大於倫  
倫莫大於君親未有不知有君親而可以當於人類者也  
今夫縱福寬禍之子匹夫徒步之人有人焉指之為無君  
無親則佛然作色何也恐不可齒於人類也况儼然東國  
之軸四方是維天子是毗者而有認其名乎臣謂欲避其  
名當避其實苗實之而有名是避又從而籍人之口廟堂

即不議之草野得而議之婦紳即不議之庶人得而議之當時即不議之復世得而議之白簡之糾彈可指青史之斧鉞可符乎臣始謂楊嗣昌不知有君親之人也固不敢以忠孝責之今見嗣昌疏中有仁不遺親義不後君之語反覆辯論無非避不忠不孝之名是嗣昌猶知有君親也猶可以忠孝之言告也臣不敢勸懲他人之說但就嗣昌之疏以詰問嗣昌可乎嗣昌謂言之君臣列國之君臣可得而避今之君臣一統之君臣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三年之喪可行於古不可行於今也不如嗣昌所引者何古所指何臣所據者何代之經所遵者何國之典豈非聖諭所謂另一邪說者唐虞三代未聞奪情起復之事姑且勿論漢唐宋皆一統也有宋安今未遠即以宋言之遭禮經而不起復者富弼劉珙也循故事而起復者陳宜中

○

實似道也嗣昌將以富弼劉珙為忠乎抑以宜中似道為忠乎嗣昌雖巧文辯慧必不敢以富弼劉珙為非而以宜中似道為是宜中似道固無所逃於天地先得嗣昌之所同然矣不知富弼劉珙當時安所逃乎信如嗣昌之言是天下凡為臣者皆不當終三年之喪終則為後君為不臣先聖之詩書可焚先王之典禮可廢不舉人類化而為禽獸不止也留一嗣昌而生天下不臣不子之心何如去一嗣昌而樹萬世為臣為子之鵠嗣昌之要為附會而不讓諉為飾說而不辭者豈自以一身之去留係社稷之安危而為天下所無乎所嗣昌之學術天下無耶嗣昌之經濟天下無耶嗣昌之品貌天下無耶忠孝之旨不明無問其學術矣東樞兩年一著美履遺孽頻告流氛披猖無聞其經濟矣清談不畏名教不畏經典之訓詞不畏萬世之公

是公非不畏無問其品貌矣嗟嗟嗣昌去則所全者大既遜於子道亦完佳節不去則所失者亦大既為今日之職子而敢於排眾議必作他日之亂日臣而敢於變舊章最可異者嗣昌既不知有親矣又執猶子之誼事程國祥三十年者何也豈非為其父之同籍乎讓行讓坐何此時猶知有親欲登朝廷之禮以伸其私情也政孟子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者此臣之所大歎也臣極知言一出而禍隨而不忍默嘿者臣蒙皇上特恩改置言路是以言責臣也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事關綱常倫理者不言更有可言者乎此臣寧冒犯天威以明受祿不誣之誼不敢承順意旨以長指鹿為馬之奸臣不識忌諱出語難直鼎鑊斧鑕臣所願甘伏惟皇上鑒其狂瞽

○

### 三案謹典

崇禎十一年九月刑科給事中李清疏言伏讀皇上所訂記註天語詩諄舉先師孔子為言夫孔子春秋一書定二百餘年彭殤今日諡法一事亦有二百餘年未結之勸懲焉在皇上一定之臣要其說厥有三端可使時日之諸核無稽而瞻於開卷者則其一為太祖之龍興泰運也勳名所聚也其一為成祖之龍戰革運也忠義所勳也其一為世廟興皇上之龍濟靈憲方濂離明未耀蒙運也鉤寬所起也則所號為開國與靖難及慘死諸臣三案謹典所宜急與定者矣以言乎開國時屬草昧於謚多缺當奉太祖之成言以補缺謀略無雙文章第一非御對所以褒陶安乎傳一廖二非御製乎蜀頌所以美傅友樞廖永志乎效忠致死每念不忘非聖諭所以博釋成乎

此四臣者均宜首誅者業居昇以建言預獄則一訓導耳  
丁善即以喪元執兵作戰開成則一樞密同知耳一訓  
導而後此直振振焉寡寡而伏焉賊者可愧也謹一訓  
如而後此橫玉珥貂穴中聞而伏者亦可愧也從茲通  
推如韋遜焉勝強矣聲不遇十餘人而可以定開國諡典  
矣以言乎靖難時屬革除於猛猶疑當奉成祖仁宗之定  
論以破疑練子寧若在朕當用之非成祖追賓其體者乎  
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辜敬非成祖深惜其才者乎方孝  
孺輩皆忠臣非仁宗重嘉其烈者乎此三臣者均宜首誅  
至若龔訓之不免城門一衝則一衛卒耳王良王觀妻之  
投水與胡閭女之歿形不嫁則三并流耳一衛卒而後  
此改頭換面身冠裳而心市井者可愧也三并流而後  
此覆雨翻雲貌舊終而巾幗者可愧也從茲通推如錢鉉

陳迪慕昭三尚書輩不過二十餘人而可以定靖難諡典  
矣若夫慘死一案其經諸臣屢陳者近時人耳然以天啓  
之末參正德之季則如御史所敘指揮張英以及陸震孟  
陽何遵等皆謀而死者也合之左左斗萬鍾黃專素等可  
共作一慘死案蓋強項之挺骨飲漢之嗚肝皆持世道  
一鎖鑰也揀虎才者固封章可採尸殄穴者亦姓名可稽  
而家乘未備何處可尋馬鬣芝蘭半羅誰人為之龍章此  
中古今舍今者所與盛于露簡寒編孤烟斷隴而欲代為呼  
籲也伏乞勅下札部將三案諸臣歷列大祭期上聞至  
于去取予奪一聽上裁異日書之史冊曰崇禎某年謚開  
國諸臣若而人又謚靖難慘死諸臣若而人某歲舉也蓋  
所舉止十餘年曠典而所括乃數百年遺案知非明斷並  
出之皇上固不能立定此善與善極耳若夫李善長恃熟

而驕敗炳文墮成而竟然前功自不可掩宜予中謚可也  
胡廣始倖周是脩約而有侃死及鍾貞解縉子縉而有漸  
生女亟奪原諡可也陳瑛蛇吻蝎尾肆螫達于年無逃于  
好運徑加惡謚可也此又推惡與惡謚之首而分別言之  
將皇上旌善憐惡昭往勸來之書與孔氏春秋並昭垂不  
朽矣

### 開採鼓鑄

崇禎十一年九月工部左侍郎張慎言疏言近以司農水  
衡告匱議開米議鼓鑄議也田議開鑿議鹽法者既發言  
盈庭矣臣竊以為急則治標後則治本今日之計當標本  
兼治而後可治標以救目前之急而治本以為經久之圖  
語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蓋為百年之慮者止可救目前  
止圖補苴目前之急嗣且有不可收拾者焚林竭澤終非

本計也恐字喻限謹齋沐恭繕三疏先以開米鼓鑄言之  
臣以為開米鼓鑄果如諸臣之言國家獲倍稱之息亦無  
補于得失之教何言之遠者不具論記三十年前米斗止  
百錢耳且有不及百錢者近年以來米斗小而直踊且騰至  
三錢矣若以原斗較且將四錢矣是今日金錢四萬止抵  
當日一萬之數古者百里不販粟近所販粟至販粟千  
里之外何以故粟死而金生也今日不講生粟之法而專  
恃一切開鑄之術政使金高於斗亦復何益昔人有言使  
我為治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此有至理不當以人廢  
言也若使千倉萬廩百室盈止未償仍復先年之舊是一  
萬一錢可抵四萬之用不已便乎況開米未必獲什一之  
利而種種之害不可勝言矣至若言鼓鑄之利者其言似  
鑿鑿可聽然臣以為今日非錢少之患政錢多之患也誠

觀中外遠近萬貨皆貢不止百穀至布帛菽粟無論賈賤軍民一日不可缺者當日窮鄉下邑之民以中人之產餘夫之田經營歸納八口之家飽煖而有餘今日以中人之家之產八口之田竭蹶而不足且散而之四方為溝中之瘠者不知凡幾其故何也蓋穀生則腐物皆生穀貴則萬貨皆貴貨貴而錢日益貴貨賤而錢日益賤也當年備者竭一日之力得錢三十上下而可以飽其妻子今且倍於是而不能求一日之飽推此類具言之則邊兵一日之餉倍於往者三日而尚不可而國家安得如許金錢而餉之也況兵之數不可記極乎極言之在民則不農不虞且將為盜以既為盜又當費勤餉不可算在兵則日臻臻則且將逃而叛比既逃而叛往者之餉已不可追而又當有道捕之費再募之費兵民盡為潢池之妻百姓困而不得耕而若於加派征調者又無論矣若使兵不歸民盡歸農百穀皆生現在之金錢臣以為足用若百姓不農且迫而為盜難錢如江河之流臣以為不足且不止於錢之不足而已記萬曆年京師制錢以錢六百抵銀一兩今則增至八百文矣且復有奇零而河南山以西有至一千四百不著者此何故則錢多與私鑄之患也今無法而使穀與貨日多而錢日貴而專講生錢之法政使就銅山而鑄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將奈之何孟軻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所謂不可勝用者何物也非珠玉貨幣也不過菽粟而已故又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民馬有不仁者乎菽粟生則金錢日益生非真日生也有無相易貴賤相權兩相生而遂格於流水之源原若菽粟死則金錢亦死

非真死也子母不相權本末不相稱恐金錢無單行之理末重而尾不掉勢固然也

### 開墾屯田

慎言又言開未盡鑄臣已言矣至開墾屯田之故臣謹再議之臣以為開墾是也然今日已熟之田而民之棄而不得耕者不知凡幾民之願耕田而不能耕與不得耕者又不知凡幾此皆各有故不求其故而欲驅軍荒殘破之牙遺棄而歸婦子於南畝使使之較耕太息而已而漫然曰開墾是國未獲之萬一良已成之膏腴不亦在乎今日之政但使土著無所苦而不逃既逃亡者無觀望而復業雖閭里未必驟有敢棲野被之盛國家未必便有實朽粟紅之效然是歲是歲雖有飢饉必有望平民日歸農而賦稅徐足又況於免賊盜之患勦捕之餉乎至屯之故蓋難言之矣前縣丞沈時其言亦持之有故今天下衛而軍屯之法壞已久矣若按祖制而核之不止屯也亦弁衛軍矣不止屯也他人以屯有幾何田在某處即閭之軍而軍亦有不和者矣又祖制屯田膏腴如山西澤潞土瘠民貧而寧山之屯則在輝縣獲嘉潞州之屯則在廣平大明是也軍已無屯不盡臺石占買亦有平民兩平交易者但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父子相繼已為永業今若一旦以國法繩之使之田盡歸軍治之罪而勒其原價國法所在彼亦何辭然田非止一畝也人非止二三也承為世業已非一日驟奪而置於法恐生事端且非人情又况奉行不善其間追呼撻駭凌虐需索又奸民規環所怨田產指非屯為屯又以屯為非屯天下脊脊多事豈宜復開此亂端乞勅令諸臣講求其故不必別設官條但以本有撫按司道於原勅內

添此一款嚴切責成按天下之該道該道下之郡縣一道  
即清一道之屯足矣軍之有屯而不能耕也如散蕩之子  
其祖父貽以千金之產不能守而鬻之他人即使族之長  
者贖其故產而與之已而又復蕩盡今日之屯使賸而盡  
歸之舊軍決不能守財則價無所出奔則又非情理合無  
但清核其原屯之數在某縣某人者於民田之外另置冊  
籍照民田之例而增其賦蓋河南山東等處其糧賦食馬  
諸類皆計而派民之所以利種屯者以有民田之利而要  
里甲之難差且賦難以輕令或使如民田或稍加焉隨民  
之便而裒益之可也但此是不不得已之計而祖制衙所軍  
屯之法無復有餘年之跡矣臣生居僻野不習衙所之事  
勅令諸臣考求要便窮則變則通通則久既舉大壞於  
祖制而又便於軍民庶可以權今日之急亦便計也

### 疏通鹽法

慎言又疏通鹽法者亦多言繁然計天下之鹽法  
河東不同於長蘆長蘆不同於兩淮兩淮不同於兩浙乃  
其要領則可一言而盡曰恤商而已國課之所以不虧者  
鹽之行也行鹽者誰商行之也商之所以能行者以有厚  
利也故商得重資而鹽自行非官能使之行也鹽行而課  
自足非徒嚴刑峻法可使之不虧也故曰在恤商而已雖  
其間科條不一而大指提歸於是猶之足賦者在盡地之  
利欲盡地之利者在得農之情而農得竭其力欲得農之  
情而竭力在去其農之害鹽法亦然欲謀之無虧者在得  
商之情而去其商之害故策鹽者不必官別尋一整齊之  
法即以行鹽之法仍由詢於商若何而行若何而可以輕  
久若何而可使私販不禁而自止固其勢而利導之即有

奸商積弊但去甚其太甚使之樂而喜從事自下令於流  
水之源矣蓋鹽商與他實不同皆攜數萬之資以求什一  
之息重廉恥而惜體面以故多一官則多一害稍加凌虐  
即行重賄以圖苟免無可奈何稍解散以去即以一切法  
繩之亦止得一二二年之利而後商散而賦遂以不繼此  
所謂竭澤而漁也猶記萬曆末年有袁世振者行綱法行  
之半年新舊之引帶銷而課之解太倉者幾倍於袁時其  
後法既敗而世振誤用群小敗人去而法已更矣其所謂  
綱法者臣不知其詳然准之父老必有能悉之者其時世  
振為官另設於運使之外今但重運使權而慎其選令御  
史提綱於上訪世振之法而輕重布之不必再設多官足  
矣但法雖具而不能如世振之善行則法如人何矣若以  
錢法行鹽法此必不可行之教也況於揚州設爐三百座

又使所在皆鑄可乎錢者利器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使刀布之權不操於國人而操之無論制錢蓋墮而  
不可行私錢布滿天下雖取犯者日誅之不能禁止天下  
之事皆當以無事行之非真無事也因其時便於民故有  
事若無事且若為之行水決汝漢排淮泗豈曰無事而孟  
軻曰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始因水之勢而導之但覺  
其事無故曰法曰政曰刑曰札皆以人情為主語有之玉  
道以人情為本至哉言乎是在計臣條畫之也

### 狹賊偽極

崇禎十一年十月京師戒嚴各孫傳庭洪承疇入援合兵  
五萬先後出潼關北上流賊曹操聞之謂為勤已也率九  
營從鄭陽淺渚亂派而涉突走均州甲太和山提督太監  
李維政乞撫維政為言于文燦文燦檄止諸軍曹操九營

僕就撫文燦上言請貸其罪全諸將軍曹操于迎恩官署授操為遊擊將軍供億甚備曹操名羅汝才既授撫分屯群賊于房竹保障自言不願受官食餉願為百姓耕田此中而已文燦一切竊慮操汝才解散脅從諸求蘭曉北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與鄒均諸邑居民分地錯壤而居時張獻忠屯穀城汝才與遂為聲援後撫治鄒陽戴東吳泰回曹操就撫不從解散之令願為百姓耕田此目前盜鈴之說耳張獻忠入據穀城屢檄不前其意將有不可言者然教有大寇環聚二三百里四面合圍實有釜底抽薪之勢以理臣現在兵馬再令督臣發秦兵由興安馳赴協同掃蕩宜蕩平之機也疏上下部知之先事兵科給事姚思孝論張獻忠必叛疏云夫刑衰天下天下重地往代爭雄之要區也秦豫蜀交會于斯糧艘兵餉終綽于斯近聞楚冠

五十二

云陸贄有言立國之要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今國有安勢而事鮮任人如嗣昌之言彼必不可敵沿邊諸臣必無能為聞人語戰未敵色變由此立志何以成功即嗣昌經理關永者三年督師陽和者堂及周吳未聞尺寸之利一戰之功也管田可為而不為猛士可致而不致善事責人逃責旦夕敵至則引中樞自覆耳由此自棄何以責人凡天下之功不咸于智而咸于愚愚者之才不生于巧而生于學今人愚不能愚故識不足致其明市朝之刑無以使之畏法而死敵即復不學故耻不足振其勇四鄉之辱無以使之困敗而為功師之上六既濟之六三聖人戒之曰小人勿用今大敵未克出險用衆陛下以安危所在付之二三庸人之手可為寒心者諸葛武侯之言曰集思廣益自古聖王必稽人謀伏望陛下毅然內斷于志先治其

五十四

內以治其外使諸臣以學自衛以愚衛國三捷之章豈曰乏人乎疏入改廷麟為兵部主事赴宣大總督盧象昇軍前贊畫未幾象昇遇大兵于賈庄死之

### 詞臣改用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編修楊廷麟上圖勝代謀一疏其末



山書第十三卷

設典護練民兵

崇禎十二年正月編脩吳偉業疏畧觀宋之諸臣慨然以郡縣削弱欲效其故李綱請以三鎮置師文天祥請以四關分都統制今非常之源不可驟開然衛所者皇高帝所以修郡縣之備也事多寢廢虛糜廢今宜預餉數軍設用世職其不任者汰之以授有功特令大臣典護一省衛所許其徵辟幕僚收召義勇互相唇齒以壯干櫓且民兵法壞極矣宋時河朔西路被遼州軍百姓相結為弓箭社韓琦龐籍倚以為用後雖廢弛而定州蘇州興數管內弓箭社獨得三萬一千餘人即今定保安肅地方其民固在也兵燹之後百姓畏死樂生得縣將倡率團結訓練數歲之內可成勁兵矣疏上下部

京城浚濬

崇禎十二年四月內監曹化淳請京城外浚濬以資守禦從之其工自土城廣渠門至大通橋運糧河北岸挑河長三千八百六十二丈又東直門外開帝廟挑河長二百七十八丈關虎營至開帝廟大石橋挑河長三千一百五十一丈今內監于躍為河工總理而以兵部司官輪督班軍共用班軍二十三萬二千餘名五城兩縣募夫二萬九百餘名識者咸知庫金錢而淺地氣以議出內監上方銳于舉行而不散事給事中夏南綱疏曰臣聞興事撥力謀始慮終度其勢之難易而求可成酌其財之盈絀而議因計沿城濬河相度高下詎非固園深念哉但此非小役也濬必以五丈計深必以三尺計延袤以若干丈計度非費

億萬工百發萬鈔無以襄厥事而告成功且地多沙礫源非巨浸穿堤引流勞傷無算目今邊儲如洗司農仰屋脫中之變時聞撥財之術已盡而復於輦轂之下興浩大之役鳩工庀財提襟露肘與其作之而苦不結何若先求其可繼又而後經始京城創自成祖皇帝建都經野從古未有之勝使何須再求深廣則當年物力極盛之時必先為之嘉靖庚戌之後始增外樓上座臣愚以為益其上者有崇墉之固故世宗皇帝毅然為之而有餘濶其下者不無穿鑿之煩故列聖仍之而不改至于地脉來龍關係尤重桑麻廬舍毀損非少皇上俯仰興思當必有爽然于中者矣或者為補戶網罅不妨過慎然與其守之門庭孰若守之藩籬連年敵騎之入皆因藩籬失守致然而門庭固無恙也若使一增壘水足距兵馬則士冬長驅所過如通德

滌溝其為廣川巨浸如復凡幾而揚鞭飛渡如入無人則知控扼緊要在人不任陰明矣日今為從新整頓計與其擲此百萬金錢于水涵地面又孰若移而用之於嚴疆要害使敵騎不得踰入之為得哉春秋書潰明城者棄險之非也書浚洙明勞民者非固本之道也若不察戶口損已多樹又河高派淺盈涸不時斥土租棘旋旋旋墮究無當於險阻之用乎臣愚謂商理財之道于今日議生必不如議節而節之最大而最得已者莫如此河工商防惠之道于今日地利不如人和而地之不足為利徒以疲民耗財者亦莫如此河工臣即至西勞詎不慮高深增壯然憂夜思難不勝惴惴之慮謹冒昧上陳願皇上熟計而議停之也

議加練餉

崇禎十二年五月楊嗣昌議抽各營勁兵團練戶部請加練額七百五十餘萬兩疏言兵類創五萬保四萬宣三萬陝二萬各營九萬又二總兵各一萬加餉添募約八萬新增兵五萬此兵數也八萬人之餉也馬步各半騎四萬每人月二兩二錢步兵每人月一兩八錢共二百七十八萬四千新兵一百六十萬八千官廩一萬此餉數也賊役所核可得七十萬兵部所裁站銀可得五十萬關稅量增可二十萬鹽課四十萬契稅二十四萬各隘罰十二萬典稅三萬八賈即有一萬合之共二百七十八萬於地畝上酌派十二年為始改再加一分共派四百八十一萬一千八百餘兩上九如議行部初議照舊銀每兩加一分大江以南地狹糧重戶科言之乃照地畝每畝加一分按楊嗣昌

副榜入監

五月楊嗣昌建議以各省副榜准貢入監行積分之法又以副榜在後始發或多增議于正榜之前一日先出副榜于是奉有副榜允為得人之首于是副榜諸士各以翰林科道自擬士風萬陵自茲益熾

開洋之利

崇禎十二年三月給事中傅元初請開洋禁利歸公家疏言竊見中國之材天產地毛悉以供西北邊之用出不復

兼今軍需孔棘徒求之田畝加派編戶此亦計之無如何也然利害有宜制斷時勢有宜變通有開之乃醜隱禍而開之足杜奸萌者則如閩中洋禁曾奉明旨然臣聞人也謹查先臣何喬遠曾有疏議謹詳其概則又未始不可採行者自請得按論之萬歷年間開洋布于漳州府海澄縣之月港一年得稅二萬有餘兩以充閩中兵餉至于宋平海上久安武備廢弛遂致盜賊剽掠以紅毛番時來搶奪船貨官府以開朝廷遂絕開洋之稅然語云海者閩人之田海濱民衆生理無路兼以鐵錐存錄窮民往往入海從盜嘯聚亡命海禁一嚴無所得食則轉掠海濱海濱男婦束手受刃于女銀物盡為所有為害尤酷迨鄭芝龍就撫之後屢立戰功保護地方海上頗見寧靜而歷稽往事自汪直作亂以至於今海上固不能一日無盜特有甚

五

不其耳海濱之民惟利自視是死地如鷲往甚至島外區脫之地曰臺灣者與紅毛番為市紅毛業據之以為窟穴自臺灣兩日夜可至漳泉內港而呂宋佛郎機之彝見我禁海亦時時私至難龍淡水之地與奸民開出者市貨其地一日可至臺灣官將即知之而不能禁禁之而不能絕徒使沿海將領奸民坐享洋利有禁洋之名不能盡禁洋之實此皆臣御之大可憂者即當事者諱海上事亦未能悉詳以生利弭害之計告于我皇上臣知而不言諱所不敢出也蓋海外之裔有大西洋有東洋大西洋則連連東埔諸國通其國產蘇木胡椒犀角象牙諸貨物是皆中國所需而東洋則呂宋其商佛郎機也其國有銀山藥人鑄作銀錢獨盛中國人若往販大西洋則以其產物相抵若販呂宋則半得其銀錢是兩要者皆好中國故設離縉其

土不登惟藉中國之絲到彼能織精好段足服之以為華  
好是以中國湖絲百斤值銀百兩者至彼得價二倍而江  
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諸物皆所嗜好佛朗機之藥則我  
人百工技藝有挾一器以往者雖徒手無不得食民爭趨  
之永樂間先後招徠東西二洋入貢之藥恭謹信順與狡  
猾不同至若紅毛番一種其藥名加留巴與佛郎機事利  
不相得義雖極極臣大創初未嘗忿怒一心通市據在臺  
灣自明禁絕之而利乃盡歸于奸民矣夫利歸于奸民而  
使公家歲失二萬餘金之餉猶可言也利歸于奸民而使  
沿海將領不肖有司固以為奇貨掩耳盜鈴利權在下所  
來且有不可言者竊謂洋稅不開則有此害若洋稅一開  
除軍器硫磺硝磺違禁之物不許販賣外則聞人以其土  
物往他如浙直蘇客江西商人各趨之者當莫可勝計即  
復萬曆初年二萬餘金之餉以餉兵或有云可至五六萬  
而即可省原額之兵餉以解部助還一利也沿海貧民多  
資以為生計不至飢寒困窮聚而為盜二利也沿海將領  
等官不得因緣為奸利而接濟內引之禍可杜三利也倘  
以此言可採則今日開洋之議洋稅給引或仍于海澄縣  
之月港或開于同安縣之中左所出有定引歸有定灣不  
許窺匿他泊即使漳泉兩府海防官監督稽查而該道為  
之考覈歲報其餉于撫臣有出二萬餘之外者具冊報部  
以憑吊用臣鄭芝龍屢立奇功既受延世之賞仍責  
以海上捕盜賊詰奸細使人與船無忌計年量加陞賞其  
度下士卒向聞係芝龍散金以養之政府向有功令其度  
下之餉或可就此酌給無責令出財力為公家幹事之理  
是又一利也按考有宋之季市舶司寔置在泉州戴在舊

制可考其時郡守諸臣有為海舶祈風之詩此亦前事之  
可據者廣東香山澳亦見有稅額關廣一體耳此非臣一  
人之言定閩省之公言也伏乞勅下閩省撫按查洋禁果  
店盡開閩洋果店無害有利廣詢泉漳士民者為一定之  
規庶奸民可杜兵餉可裕矣

外計過堂說事

崇禎十二年四月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序疏言竊聞古人  
止盜安民之術曰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是也今當三  
載考績生民之休戚統係于是各衙門洗滌污穢共砥潔  
清慮無不敏承諭無忝大典乃見川陝之奏報致煩詰問  
府臣之指參群起驚訝黑白莫定去取罔憑臣愚百官  
坐棚後依期過堂說事此乃考察第一切要不可不着實  
舉行耳蓋在外之冊報雖司道府廳皆得與聞至撫按會  
奏而有成說其貪廉莫與易也在內之語訪難與論鄉評  
皆參末議至科道會單而有成說其貪廉亦莫與易也故  
往例部院考功本內外之成說以為成說各處正官名為  
說事寔無說也過堂已耳惟過堂無說而被參之官與通  
國之人乃噴噴有說矣今部院大臣素負清軌之譽定力  
特識必有所不同然謀定莫切于說事則斷斷不誣也計南  
北邊腹有事無事地方不同然各有一地方利害各有一  
官員之作為是必速布政按察司各官而今其逐一陳說  
如備練諸務與屯作餉已經聖諭中飭者及受養一切大  
政務期指事實對件着落不許模糊順顧游移支飾而  
又執撫按之成說科道之成說參錯辨駁歸于至當盡于  
至一如布政司庇貪則按察司明說如布按庇貪則如府  
以下亦不妨明說而布按知府各官又不妨各出聞見不

避怨德都院考功且以此并知府按知府之明昏黷救而  
殿最之其有不公不明吏科河南道又從而彈劾之如是  
則賄賂無所容私交無所售矜城無所分而一歸之于職  
掌其于治功實效端有賴也又始多事地方需官萬分不  
同其果大奸大貪宜行重典若德細小過輕輕即擢此人  
現避之端不可不慮考察舉日查將卓異貪汙之尤者甄  
名上請如先臣高拱所議實則量行寧賜罰則嚴行追贖  
在皇上自有不測之恩威以為未治之激勸矣

### 保舉奔競

崇禎十二年五月給事中孫承澤疏言近因時值多艱我  
皇上求賢興濟如飢如渴恐異才屈于科目碩德遁于山  
林于是復開保舉一途誠聞門客無之誠心也夫十步之  
內必有茂草十室之內必有忠信故謂保舉內無人材乎

然舉行以來一而再再而三徵赴公車者圍囂囂也茂才  
異等尚未有聞則人才定難舉之匪易亦可驟見且內外  
諸臣所舉當其遵奉功令之初人心政肅各取士之稍能  
猶謹者充數惟異日即無違立猶不致敗壞以貽累繼  
而漸及親知進而路道所聞又有異言者矣蓋事久生玩  
弊實見閭閻之心不古廉恥道衰嘗見閭里之間凡利  
涉幾微輒奔走如驚以尋常布衣忽尔一旦而膺民社  
保無嫌錯而繩逐者罕止如古人所謂上以孝取人則勇  
者割股怯者庸墓上以廉取人則蔽車蔽馬惡衣菲食而  
已也且知人則哲古昔所難今不擇所舉之人一舉得與  
推轂之與同聲同氣之地不可無疑況今之時何時乎嗟  
此小民死于盜賊死于凶荒所賴一二良州縣煦燠而撫  
摩之倘得之非人為害匪止盜賊凶荒已也故古帝明王

以即官上應天宿不狃貴戚之請誠重之也今未論諸人  
任後之政績何如但其舉到之初選除之後手持白版望  
門投止幾滿長安道上碌碌猶人要在見其賢也昔宋臣  
蘇軾曰得人之道在乎知人知人之法在乎責實自此以  
往望我皇上以大湯無方之心行堯舜明試之法當今最  
急無如強兵裕國二事軍需中直有諸練兵法曉略過人  
及平日留心國計如下武劉宴其人不費加派而九邊免  
盜者群臣各舉所知下部試驗俟有功效授之以官必試  
而後用無用而後試庶真才得而營競之風可息矣且尤  
有言者士氣之靜躁治亂之關也故六國紛爭而橫議載  
起有宋季晚而三學紛爭然今布衣而上條議諸生而屢  
叩關大約有志于保舉而借題以騙官者也對駁之司其  
成敗訟似非盛世之景也望皇上嚴初城捕衙門稽察  
六二

無藉之徒以進疏為詞招搖京師者必行捕治庶頑冥知  
警亦正人心靜士氣之大機也

### 庸督撫職

崇禎十二年六月滿賊張獻忠復叛楊嗣昌自請督師討  
賊連敗文輝臺京謀之初賊首高迎祥既誅李自成固川  
西群盜失勢張獻忠連敗精銳保衛始乞援于熊文煥時  
尚有殘賊四千人文煥寵遇之甚厚為置婦人五百結營  
每夜許其輪宿八百日而編其餘如官給俸賞餐不貲獻  
忠據住穀城潛勾諸賊為犄角遂復思叛去舉人王東貞  
為之謀主至是遂殺穀城知縣阮之佃以叛羅汝才十九  
營並起應之獻忠督御史林銘球上書求討于襄陽銘球  
不從亦殺之是時文煥招撫十三家之賊時屯城聚中州  
一帶旋撫旋叛巡按御史徐一范疏言可勦之機會與能

勦之物力都從撫裏錯過以楊嗣昌主張于內疏入不聽  
事聞革文燦職官帶辦事嗣昌自請討賊帝賜南方劍並  
督師輔臣銀印給賞功銀四萬兩銀牌千五百面蟒紵  
綃各五百疋親錢于平臺復殿手書一詩以賜之及抵襄  
陽猶為文燦叙功帝命擬賚遠至京論死奔市兵科初有  
疏糾文燦曰細閱理臣所奏撫張獻忠始末一段中間開  
許多推卸無限難聞且益不解所謂終不能不為理臣効  
一忠告矣獻忠者非如九股始議招安固給官劇倉官糧  
居穀城縣有歲時者也理臣事前既費經營經畫事後應  
有承當况操縱劍頭之日事會豈肯讓人且繼鑑在手之  
時作用何不由我臣請其揭如襄陽院道楚州撫按及均  
州內監不得不因其求撫省此一大段騷擾是隱隱却其  
持于撫按監道而已不與也如有撫臣余應桂道臣趙振

六

業之議撫臣等亦差官以安其心是隱隱却其持于余應  
桂趙振業而已不與也又如治臣陳良訓據生員新天  
衡所稟報于兵部內多有顧招安之言諸臣遂相繼安撫  
是隱隱却其持于陳良訓等而已不與也更可異者繼斷  
之曰襄陽撫中情節職實未之前聞夫以堂堂部院總理  
八區而曰未之前聞更有何人與聞何事宜聞而作此局  
外之言哉且陳洪範所覆之問防先時竟無奏聞臨時突  
爾請給餉此此宿貯之物何以應倉卒之求此皆愈尋思  
而愈不得其辭也至于九營之撫三月以來竟無傳報之  
文亦無定指之事乃龍鏡點綴日竟而不驚漸有次第已  
耳豈皇上所責成于理臣者如是已哉

親定考選

六月吏部考選科道以不列卿貢帝切責之既而親定左

樞弟袁逢陰潤閣中范士髦為給事中詹時雨李近古  
汪承詔張緒綸為試御史吳昌時等各部主事

新河運道

崇禎十二年十月沈廷揚奏言從高郵城北二百七十里  
以達廟灣入海七百里海達膠州之麻灣入新河二百七  
十里至海滄遠過馬家濠不惟避咸山之險而淮口陰山  
諸皆避之此二百七十里皆低窪易開由海倉入海至天  
津一千八十里共二千八百里則河漕不如海運之便開  
膠萊又不如高郵漕運至麻灣入新河之尤便

壽節稱賀

崇禎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為壽節是日適光宗考元  
皇后忌辰登極後皆免賀後禮部請照冬至郊天例次日  
行賀尤之然年不舉行至是年始登殿受賀如儀

六

祖妃加號

帝以皇祖神廟昭紀年八十命禮部擬上徽號明正舉行

山書第十四卷

上皇太妃號

崇禎十三年正月初九日為萬曆神廟昭妃生日年八十  
上冊加宣懿康惠皇太妃帝詣奉先殿行代告礼三宮皇  
太子等位俱詣乾清宮東暖閣俟駕過乾清門坤寧宮從  
中門承乾宮從左門調坤宮從右門皇太子等位從左門  
皇長女等位從右門出隨駕後同詣慈寧宮帝于太妃前  
慶親八旬行四拜礼奉礼物再行一拜礼坤寧宮周皇后  
承乾宮田妃調坤宮袁妃各具起頂冠鞠服行四拜礼皇  
太子俱常服率弟行四拜礼皇長女二女行四拜礼帝回  
乾清宮各官方詣慈寧宮懿安張皇后具起頂冠鞠服行  
四拜礼神廟端妃周和濟梁光廟懿妃傳康妃李淑妃馮  
慎嬪即善廟貴妃范貴妃佐良妃王及榮昌太長公主寧  
德長公主樂安公主俱具起頂冠鞠衣行四拜礼各官  
并三公主每進盒八副礼畢叙坐張皇后前周皇后田妃  
袁妃見行一拜礼皇太子率諸弟妹見行一拜礼周端妃  
傳懿妃李康妃馮淑妃四位前張皇后周皇后俱不行礼  
田妃袁妃見行一拜礼皇太子率諸弟妹行一拜礼梁和  
嬪邵懷嬪兩位前周端妃太子公主俱不行礼三公主惟與  
皇周皇后前行一拜礼其各宮俱不行礼相見礼畢俱  
回各宮各府惟周皇后兩妃皇太子等仍在慈寧宮候聖  
駕仍詣宮詣皇太妃上座鐘鼓司作樂

鉅刑大憲

崇禎十三年閏正月刑科給事中李清疏言臣國家之忠  
厚立國也卜年最長今皇上嗣統一紀矣臣聽言厚德則  
于久竊之易應昌享長格等曾特詔閣釋又于暫繫之畢

自嚴鄭三俊等曾旋令保候何嘗因問者已有定案而終  
新開籠何嘗待言者日為貽耳而方行解網其以十三年  
綿億萬載之曆者端賴厚于此臣逆發科抄見強犯宋芳  
經一葉奉有職未追獲併職無主認的遠者詳訊確擬之  
旨因舉手加額曰皇上昔恤官犯今又矜民犯乎是不徒  
此案之生机起是數十案之生機動也臣往為司里獄  
無嘆強犯之攀人也或借誣指以報睚眦或借恐嚇以詳  
漁獵大約以有職有主定辟而無是二者則罪疑惟輕追  
刑部諸招往往以秋後緩決騰騰結局囑獄從從此即稍  
矣誰無妻孥獨望望之欲穿莫言玉閣連圍天涯即日  
是玉閣誰無起居獨傷洗面之惟淚莫說夜臺苦園扉日  
黯即是夜臺念斯景也豈容以矜慎存之聖世而繫繫近  
千載哉夫古人臣有持獄平恕者聞改官則諸囚哭聞起

六

官則中外賀今誰矣又誰賀但取皇上所見為情法已符  
無可加等者姑駁付法司則無不緣輕而重矣即今者雨  
雷愆期說者謂是不能仰体聖意而非詳非確抑鬱干和  
所致臣聞漢明帝覽羊車駕幸獄親錄囚徒嗣馬后言  
之寒朗等言之于是中夜傍徨多所全宥是可見外而堂  
簾內而竟寧無不研穴費費為念而言之懷愴行之真摯  
久旱而驟雨此其應也乞皇上勅下該部十三司定寔科  
理某項應結某項應覆詳某項出入重大有七唐戴全  
德所言成福人主大拘非目下所盜而應取決于聖斷皇  
心所動即成甘霖有可退彗星不可致瑞官者無是理也  
臣草疏方畢聞臣同官袁愷言謂謝啟先入獄為牢頭所  
詐被考教掌又聞兵部侍郎王道直言謂傳室龍入獄復  
為牢頭所詐攫銀一百五十兩夫官犯如此則民犯之魚

肉可知臣不知提軍官所司何事而坐令獄吏之貴移為牢頭之積乞皇上併勅刑部查其姓名追贓正罪夫錄因徒而天乃雨故臣願以蘇積警當之烹弘羊而天乃雨過故臣願以鋤大害當之也

刑部尚書趙淑以疏中有烹弘羊鋤大害等語上疏謂刑部一官為眾怨之府安得有許多身為人所烹也上命降李清二級調用未幾以錦衣衛田泰鄭鄴疏有利父語令指名言錢霖父子事輝事命還霖于尚書而省尋處決錢霖託刑部主事沈廷樞行賄于趙淑事泄下淑于獄竟斃尋復清原職

### 風雷修省

崇禎十三年二月諭今春幸得雨雷農事有望不期連日風霾大作田地亢乾麥苗將稿至甚傷折樹木雖天心仁

六七

愛警示類仍必由君臣積愆過所至朕不勝驚懼焉因政事多失或奸貪縱肆或刑獄失平濫及無辜而致冤抑莫告或臺右侵凌善良受害而貧民失所諸如此類大千天和所以待徵望見茲許官員人等直言各務直陳利弊有碍時政如得寔情立行升賞但不許因而懷私借題以取罪戾尔大小臣工各宜痛加省察違罔消弭同誠感格共享和平仍着該衙門即行擇日祈雨而風以安兆民是年河南省城正月間舊雪不消皆結為芙蓉牡丹諸花枝梗俱全又相國寺佛像口吐火自焚二月初懷慶一帶野草化為人馬之形益甲戈刀如畫開封歸德大風盡晦如夜僱餉科臣孫承澤疏奏求免未完練餉不允令設法催督

戶科給事中左懋第疏言去歲督見下詔傳刑而禁即消

今年以風雷下詔修省何以久不應也夫傳刑之詔特其具也今之齋禱猶其文也臣知皇上先以文即繼以定此時得無寔尚未見而天不之信乎臣故以寔進練餉之派以益軍寔不得已之事也今兵汰而餉猶未減恐貪者藉以濟其私惟陛下下詔寬加派之數使天下明知之至于刑獄之輕重宜一一得其寔傳刑可以消豎眚明刑不足

### 會推總憲

崇禎十三年三月給事中孫承澤疏言臣讀馬文升之言曰積累治道固在于百司糾正百官莫先于風紀風紀百司各盡其職則庶績咸熙故總憲一臣關係如此其重也見逐來人情貪黷甚至司寇大臣如魏淑近亦以賄敗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莫此為甚故總憲一臣推用尤不可

六八

不慎也臣于會推之南工臣汪慶百不能無說焉慶百品行卑劣為士論不齒向與彭汝楠同為兵部侍郎汝楠以規避總督被糾去任慶百覩面就列久之復過總督故出以才不堪用奉旨罷歸夫天下寧有不堪卿貳而堪正列者乎此蓋緣其賦性狡諂工于數媚遂能鍾之年而猶作暮行之事一旦投入輔臣國親門下突起而間死灰復燃儼然而南司空矣近以留都總城之役工費浩繁復為得隲望蜀之計席猶未暖頗觀總憲一席全茲之推夫豈無因而獲此乎視朝廷之崇官峻職竟可唾手攫取一人握定誰復敢言既由田間而司空又故由南空而北憲回視當年不堪卿貳曾幾何時遽可謂好官由我公論盡抵也伏願聖明慎重風紀勅部詳訪確推不然風紀之司匪人廁足同列亦羞與為伍矣要地之線索雖是舉朝之耳

目難掩為慶百計宜委知自裁庶留人間廉恥一事也目與之風每種怨猶職盡言以免廉恥益銓銜之地諒以臣言為不然日請以一官謝之矣

### 撤回鎮監

崇禎十三年三月諭各鎮內員察飭已久兵馬錢糧器械等項稍有改觀但戰守防復事權未能畫一今將總監高起潛陳有馬雲程盧維寧分守邊永清許進忠謝文舉親邦興牛文炳武俊陳鎮夷崔進顯在并所屬中軍把牌俱撤回京另用中之秀除去總監守株仍以守備察飭本信護守陵園在瑞除去兼察起存錢糧惟專理監務勅書另行換給武俊仍俟工完回京還將兵馬錢糧器械及任內聲飭通事宜開明具奏凡邊務一切錢糧兵馬邊防剿禦等事都着督撫鎮道一意肩承其時艱各德職署辦力練防務期戰勝守固酬庸優叙悉昭諭欽立行若有疎虞五業大法俱存必在罪不貸其總分見統兵馬應歸督撫鎮下該部即日議奏

### 親策諸士

崇禎十三年三月召中武舉人四十八人于文華殿面問邊腹交江何以復仇雲龍親孫德對曰臣所見不離明間之中謂內外文武諸臣皆知所恥則不才能自生功業自達數百言朗朗可聽上為傾耳久之遂拔為第一萬世振第二高尔儼第三又拔趙玉森姚宗衡劉瑄孫一脉嚴似祖為蘭討周鼎等為科道吏部主事有差

### 勢紳怙恩

崇禎十三年三月南御史成勇糾貪紳原任吏部侍郎蔡奕珠並刑部侍郎章先嘉受賄事奉旨蔡奕珠受賄聞通

並吳中序致書章先嘉事情該按從公確查據實達奏至十三年浙江巡撫熊登渭巡按王範奏之疏始上力為剴白刑科給事中孫承澤駁之曰臣辦事理中察原任刑部侍郎蔡奕珠受賄聞通一案已經二載有餘屢催速結及昨輪值發抄始見浙江巡按察奏之疏不勝驚異何兩臣瞻徇之太甚也奕珠原奉嚴旨察其受賄聞通事情今撫按據實達奏今疏中滿紙支借承行之口代開展辦之地殊不知吳中序以敵國之富家貲半費于營脫蔡奕珠章先嘉內外為之居間得贓各以萬計長安之人能言之浙中之人能言之即舊按臣喬可聘之疏不見在乎知府石萬程同推官文德翼等同公訊問中序之子吳徽雲信口直供蔡侍郎始事即得銀八千兩此有實跡乎無實跡乎又奕珠向按臣閻說吳徽雲係珠同年朱潘修之愛婿若脣即珠情也乞從寬改等語此有實跡乎無實跡乎獄中與刑部侍郎章先嘉書稿有云所有用費併祈一應諒不能負此正與原疏載中序將揚州鹽本十萬兩托王子元寄還京營幹情事相合撫按職司風憲正當根究底裏據實入告以申朝廷懲貪之法以警內外把持之風乃瞻前顧後畏勢惡而不畏君父顧情面而不顧清議使各有撫按盡若此則業案鉅件適為徇情護惡之具矣天下事尚可言哉臣謹循職掌據事參駁即以此實稿不逞恤矣伏望聖明垂鑒施行

### 平臺居對

崇禎十三年五月初七日御平臺召廷臣問治遼安民之要各官互有敷陳給事中孫承澤言治遼當擇時安民當



重布按二司上是之令補疏次日具疏曰夫時有緩急事有重輕惟操其急者重者而攻之夫綱之舉矣今之所急

所重孰如邊與民哉昨蒙皇上召對諸臣間以邊腹大計各已繕錄敷陳蒙皇上令臣補續故再陳之夫治邊之要臣以為得精兵數千不如得一偏裨得精兵數萬不如得一大將蓋天下有必勝之所而無必勝之兵故所貴得其人也所謂將者不分文武者也我朝文臣如王驥嘗充征蠻將軍矣王越嘗倅平邊征西靖固三將軍印矣惟是未得其人則用先臣高拱之議多行採訪以儲之既得其人則破格以鼓舞之從來御將之法與文臣異御邊將之法與腹內異重其事柄寬其文法而其大者尤宜與以用人之權自偏裨而下或久與同事稔知其人皆得自為題補自行別署俾得智謀肝膽之士悉萃幕下兵部不必以分權

七

為忌而邊事舉矣此古所以貴將將也夫安民之要臣以為與一利不如得一官得一良州縣不如得一賢藩臬蓋州縣于民雖親然体卑而轄之者眾凡樹德去疾之事尚有不暇徇行而自遠者至布按二司体崇而權重矣設建之初原責以察吏安民詰戎輯暴非僅辨錢穀訟獄已也及後按分道而兩司遂為承上接下之官暮氣奄奄隨人俯仰遂令事權操于新進推官之手是非清規制蕩然而民不安矣故為今之計宜慎選布按以勵力學識之人居之還其權柄久其事任厚其選推二司不職撫按糾之撫按不職二司亦照舊例糾之凡地方利病許徑直奏聞則上下通而民庶安矣此古所以重岳牧也凡此二者皆先朝已改之效寔寔行之治邊安民之要似不能外焉故邊方不能百年無事惟將帥得人則鎖鑰自固天行不

能十年不災惟藩臬得人則教養自裕此臣區區之愚也伏望聖明勅賜施行

### 華牧事宜

崇禎十三年六月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序條議馬政曰我國家初設茶馬曾遣熟臣以重其行永崇中歲遣御史三員正統中歲遣行人四員成化而後止道御史一員弘治中先臣劉大夏請命風憲重臣專理馬政伏奉俞允以南太常御楊一清陞都御史杜治馬政一新正德元年見存馬政數至一萬一千八百九十一匹此修舉之效也事久相沿寢失初意草場一任侵占軍士大半逃亡監死既多裁革茶斤亦倖折納御佐官員非以降調者充任則以物議者贊寵權且不行於府衛況藩臬乎政馬政之廢事權之積弊使然也御史柯元伯常憤馬政之弊亟商招番

七

不遺餘力是以起解如類而又革坐名派引之弊夫御史巡察之官苟存心於清釐遂有見效其當設重臣久任整頓其于畜牧裨益斷斷也或曰巡撫官可帶管自兼巡撫以清之疏曰臣受命之初責任最專易于集事自兼巡撫以來顧此失彼已不如前一清以風望幹濟之臣尚不能兼理況下此者乎故聚訟不調則必解而更張伏乞勅下該部察昭弘治故事覆請特遣風憲大臣賜勅督理馬政三年六年如駭北蕃育為奏取回政格論功極擇事休會同不許旁撓布按官員一體還委仍勅吏部以後御史各官務擇才望推補或聽新設大臣疏請陞補其餘監苑散職亦選北方才壯素知養馬者除補總理分任各有其人究先代之成法除久病之積弊必有賴矣

又疏

言臣按奉地剛勁最宜畜牧唐張萬歲王毛仲相繼為太僕其時畜馬蕃庶臣以一絲易之何也蓋唐制八坊四十監盡關西之地芳草甘泉一任便宜所以盛耳洪武永樂中設六監二十四苑立國規模宏以遠矣後人不知大計而廢之至成化中乃添黑水一苑弘治中又添武安一苑豈非因時制宜強國裕邊之不可已者哉自先臣劉大夏建議楊一清力任清出草場荒熱地凡一十二萬八千四百餘頃樹碑界四至恐後人之去藉也至于革去諸苑如保川天地永康嘉靖湖廣俱在平涼之閒城龍陽大和會寧俱在鞏昌之會寧安陽永昌慶陽定邊俱在慶陽之安化以及番前泉在隴西康樂在甘肅鳳林在秋道班班可考即戶口日蕃番民視為永業難以讓履然今非其時也派冠槍掠以來汧渭秦隴環慶鄜延臨鞏甘涼無地不

七

荒蕪如延慶近日徵租熟地固不過十之二三其餘滿山草萊與塞外無異若擇水旱便利深究利害廣置監苑招募軍戶既建養馬兼以資身不惟土人無憂且以牧養有術也然清察使沒規條建置招集派從設處經費皆非力望重臣身到眼前不可也孟軻曰受牛羊而牧之則必為之求牧與窮矣廣監苑者求牧與窮之度政也

又疏

疏言我朝馬政統于苑馬茶馬市易亦其大者也國初立茶馬於陝西四川常道當國公費金牌圖茶五十餘萬觔得西番諸部馬一萬三千餘匹何其盛也考金牌之制上一行曰皇帝聖旨左一行曰合當差發右一行曰不信者死夫不曰皇帝而曰交易而謂之差發名尊義正德威震於殊俗矣志載原額四十一面上統歲內府下統降各番

然臣料見貯二面十二年二月內曾恭進御覽驗其字號一則信字七十三號一則信字九十號可見初制主于盡羅諸番原不止于四十一面也正統間以邊方多事停止私治間御史楊一清復金牌舊制尚書劉大夏覆推舉行尋以簡察未出事面有待今皇上法祖攸行況于金牌之制肇於高皇利賴九邊乎倘垂鑒昭然行之當不待再計而決矣欲行則先議鑄造納馬諸番正德年間被亦卜刺槍殺殆盡金牌多失嘉靖中御史劉峯曾為清察不知見在內府幾何兵部太僕苑馬衙門有無貯存擇其缺失如式鑄造當亟議者一也有鑄造則議頒發永無舊例三年一頒然國初有諭各邊每月差行人一員今需馬甚急合當一年一遣聽新設大臣便宜行事當亟議者二也有頒發則議勸蕃國初番官有指揮千百戶鎮撫縣丞等

七

項職名各領有誥勅勒令其後子孫相沿有無襲替合行察理請設頒給金牌其小族弱番差發馬少另行勸合以補其窮無過納馬厚價數舞招徠自廣當亟議者三也

又疏

疏言考監苑之制上苑養馬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國初馬數無令人知以監苑之所養例之二十四苑為數不實雖不能悉數以對也其後日以耗損藏畜種馬一二千匹而已今三鎮奏討各軍挑選遺有數而欲以博尊牧之效豈可得哉夫種馬之源也源大則鏡源小則鮮故新馬政非大畜種馬不可當日楊一清規畫馬政通計六苑可牧馬三萬二千五百匹以二年驟一駒計之每年可得馬一萬五千匹矣數腹裹依養派軍窮戶不大相徑庭哉然而何以得此馬也楊一清曾討太僕寺馬價銀

四萬二千兩收買驛馬七千匹今各邊呼籲歲費無算豈可惜此小費不為苑寺裕本源哉如謂各鎮請發此多貯則仰體時艱不可無權宜之法如直省地方原設草場牧地各有冊籍雖經租租不過五分三分二分之數比之民地頗差大相懸絕對酌時宜量行加科此地為牧馬而設遂為買馬而用似不為過又如各茶馬司歲餘私茶及西安漢中西寧等府衙時私茶通融設法招易番馬除解額外盡發牧養亦必有濟又各苑衙柵欄內藏銀兩有無見貯各行計處搜索買馬亦一端也如謂此等清察尚稽歲時則有陝西苑馬寺收地銀兩不可不撥歸本寺以充急用如隆慶五年文通熟地三萬頃足養馬一萬匹餘熟地五萬分別三等徵銀四萬五千兩抵作園原軍餉又寧夏文通熟地二千八百九十餘頃分別三等用地一兩五錢坡地一兩山地五錢以抵本鎮軍餉此皆原設養馬場地別行那用大失初意今本寺於時露矣立為撥歸何買馬募軍之煩仰屋哉如果種馬聯雲北以生牝駒以生駒不數十年而數十萬之驕驄可指數矣

又疏  
疏言天市易學種之事具備矣若倒斃無時其為害史劇焉故飲餉無法喧冷不節失馬之性而馬之死者十一矣一任顧債整日駢載盡馬之力而馬之死者十三矣雖立法考成勒令賠償募軍之餉不可再割責以投賊而困以養馬安所得騰飽之色哉竊意邊外長技在馬其牧馬也千百成群擇水草駐牧若有調撥凡騎一匹即有牽二三匹是以馬皆壯猛善於衝突我軍欲典角勝須是少做此意先臣大學士丘濬有言宜於邊城中擇空閒地為馬廐

置長槽或十或五為飼養之所選老弱之年不堪戰陣者專一喂養置大園以貯草大錢以資料每日遣官點視操練之日軍士持鞍就彼鞭騎無事之時輪班牧放或有瘠損痠痛告官調治如此則無損失之患而免賠償之苦矣此議鑿鑿可行合無通行各鎮凡馬軍營者照依隊伍或多或少攢槽共喂每千匹二十匹五廐軍二名專二飲飼收放各軍馬匹皆有印烙號記遇有征調擄勒領騎若有老瘠廢軍預行稟官變賣有疾病即稟調治其本管守備千把等官日驗其喂養畜立與其馬之壯瘦而飭之若有倒損則同槽棚合賠償為力亦易果如是行之則一切官弁迎送騎坐及識字人等幸占跟限與夫婦士騎來獻載物件皆不禁而自截矣其便一旦逃軍不能揚馬諱軍每處覓騎其便二至每馬類給草銀計日用草若干豆若干

本管官親行盤量料驗則扣剋侵沒又無所容其便三如是而馬不若軍而馬皆強軍不若馬而軍皆壯矣

處分輔臣

崇禎十三年六月諭輔臣薛國觀大負委任命五府六部都通大堂上官六科十三道掌印官看議具奏刑科給事中袁愷特糾其奸貪悞國並諸臣交通納賄等事時國觀已回籍刑部提其班役訊問得寔命逮國觀及行賄各官來京又當國觀出都時帝使人偵何人至其寓獨中書舍人王彥德密語久之因令辦事者訪之得其交通狀下刑部訊究國觀自盡彥德亦棄於市

歲念母后

崇禎十三年七月帝歲念孝純皇太后未得奉養遂長齋純用蔬布諸臣乞用薄不聽年已六月孝純皇太后母滿

國公夫人徐氏言夜夢皇太后駕輿鳳輦集臣家笑語如家人父子因詰除一切却祀祭告還謁忌日煇常齋戒外裁兵加朔望蔬食其餘不妨量進肉味語云藥補不如肉補也廿二日帝諭聖母託夢以語音容儼然衆首朕聞之不勝思慕除却廟祭告還謁忌辰朔望仍舊戒外其餘日月嘗膳着于奉先殿收回祭品酌量進用自是始用羣御菓上用湯飯羹皿初係金玉後用磁器是冬止用漆器袍服大袖傳旨止留尺五寸闊部各官皆以尺五為則

### 楊王封號

崇禎十三年七月皇五子堯五子田妃所生妃生三子一永王一皇五子一皇七子七子生而隨賜五子名慈煥南五齡至是亦薨病中言休咎事甚異上痛念之諭禮部皇五子悼靈王進贈為孺孝悼靈王通玄顯應真君禮部尚書林欲構侍郎蔣德瑋等合疏爭曰恭始皇五子孝誠性成神靈天授誠為千古希道皇上以孺孝二字升於王封用表岐嶷而復錫以道號盛典也亦異典也臣等方手類攢嘆豈敢復有異議但臣部應稽職掌所載冊封典禮皆有王號而無道號蓋王號以世法垂儀簡懿名皆古今共遵之典道號以神道教化威靈通遠不可思議之事皇五子儼然王也自古帝王至德要道未有不以孝為首稱皇上以儒道治天下表章孝經垂訓萬世而皇五子年甫五歲孝本生知誠有成立屏藩所不能及者稱為孺孝悼靈王傳之中外洵足光昭孝治惟是追封真君之儀通纂大明會典集禮國朝典稟正續文獻通考杜佑通典及本部職掌書皆茫無可指臣等禮官也禮所已行者自當確為遵依仰成懿美若其未經行者亦不敢擅自撰擬致

有乖違萬一使好異者以臣部為嚆矢而循常者復以臣部為射的則臣等之罪大矣帝允之去真君之號

### 海運使利

崇禎十三年七月臨清副總兵黃胤恩上海運囤云海運當議者三臣見河渠淤淺必加挑濬而海無之河水旱乾必達湖泉而海又無之此難易審矣海中之險非畏者成山尔山內有曲徑可通山外史大洋可行淮沙船直走大詳轉列公島至登州此易險明矣當日還軍初起陸運費每石二至兩五錢臣改海運每石一錢七分運餉三百四十餘萬計省金四百餘萬此省費較然矣又疏海運所淮揚重船運至膠河輕船接至萊河其間通濬小河多造脚船如通州抵嶺故事于嶺上建倉駕車搬古河陰洛口之運待面空受載自河淮抵膠自海倉抵津計日直達即成山一轉亦縮近數倍每年三運四運無不可者

### 因尋獲罪

崇禎十三年八月江西巡撫解學龍因陞兵部侍郎例應荐其屬員荐布政司都事黃道周中有綱常等語上怒命俱逮至京各杖之下詔獄拷訊戶部主事葉廷秀上疏救杖之下刑部治罪國子監監生徐仲吉于通政司進疏曰臣草茅書生河散妄言況當天威震怒誰甘以身試法第請書師古有志效忠每觀古忠臣義士捐一身以成君父之德如孔緯代靖於李邕郭亮伏鑽于李國皆志本于誠死生所不顧臣覽古論世未嘗不痛哭而起今適當其事正臣效忠之日故匍匐萬里請死明志幸皇上察而誅焉日者黃道周因荐

被逮廷杖之日工匠斂痛重墮淚以聖怒方殷無敢鳴  
其無辜者一不怕死之輩廷秀昌言申救蒙杖一百天下  
聞之益為驚心此真皇上從來未有之極怒諸臣從來未  
有之極痛自此人人自危竟無復有敢言之者矣夫人臣  
事君猶子事父母父母怒之至死而不敢怨然父母至  
極怒終不忍死視其子親其華髮衰疏之狀未嘗不興憐  
而思痛焉皇上好問好察過于古先帝王又銳意太平勵  
精圖治思得一真正人才而用之乃有一黃道周而將執  
僇辱置之必死之條甚非海內之所期望也臣觀道周通  
籍二十載半居墳廬自躬耕糗糒而外稽古著書晨夜不  
輟宗黨憐其貧鄉里推其孝孤踪獨立門無雜賓其一生  
持所學雖其言嘗過難而其志更純忠當酷暑萬里銀鑄  
就遠時因服草履飲水啜蔬士紳挽轡不得行道路見

之九

者莫不悲嘆今聞喘息僅存猶且請書不傳未嘗不以國  
圖國圖為皇上教育之恩肅露當遣皆天地載成之德此  
天下之大小臣工至於兒童走卒莫不知之莫不傳之非  
獨臣草芥之私言也惟是天威方嚴陽和未布大臣纖嘿  
以需時小臣奮縮以全軀使皇上所以教育載成之意不  
能大白于天下此臣不為道周惜而為皇上天下萬世惜  
者也天下所以不治皆由臣子不消不勤墮其職業不忠  
不孝墮其家修皇上方嚴典刑絕天下之不清不動不忠  
不孝者若道周至清至勤真忠真孝而一旦顯墮受禍至  
此豈不傷天下請書之心反海內為善之志乎今天下之  
人謂殺道周以激發樞輔而樞輔未必可奮殺道周以絀  
閑諫而舉朝久已卷舌皇上必欲誅獨立孤介之臣則道  
周是矣皇上必欲誅結黨邀賴之臣則道周非其人昔唐

太宰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  
直諫雖外出而實使容皇上方欲遠法免爵奈何智出漢  
唐賢主下臣諫史見漢唐宋之衰也其賢人君子皆受黨  
人之禍蓋惟君子有聲氣不謀而應其求不蓋于人類者  
則疑而誣之三季之主墮小人之術皆以此推士氣失民  
心我皇上方振中興昌明之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  
才品之臣伏乞聖明詳察道周鑒其苦節救其無辜保全  
清忠消除朋黨無貽晚季之覆轍為小人所快心即投臣  
狂妄寔得死所矣臣家有垂白之高堂有未娶之親親身  
求仁雖死何恨將以愧天下之立朝行道見義不為者謹  
席藁願董進秀之後惟皇上幸照察焉

母后還宮

崇禎十三年九月初三日命中書官赴孝純皇太后懿親

新樂侯弟繪御容至初八日自大明門迎入百官吉服跪  
迎門外帝步出歸極門跪迎仍冊封光廟選侍郭氏為定  
嬪張氏為襄嬪李氏為恪嬪連輔臣范復科等捧冊行札  
因三嬪皆太后舊同事能記憶真容者后母新樂徐太夫  
人及其孫新樂侯劉文炳左都督劉繼祖諸孫文燦文昭  
及衛聖夫人陸氏諭札兵二部叙餐

懿安壽節

十月初六日為懿安張皇后聖節傳命婦赴仁智殿朝賀  
文官命婦無一至者惟武命婦十八人帝令司禮監呼儀  
制司詰問時道路梗塞又驛遞裁減京官勢不能携家上  
傳申飭

光廟還宮此係禮部儀注

崇禎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命中書官于武英殿繪先帝遺

容至十月初七日定初八日卯時司禮監恭請御容二軸  
供安案上帝前翼善冠黃袍來轎至武英殿外門橋南下  
轎詣門下立內侍懸御容常服一軸帝行一拜三叩頭禮  
退東傍立百官各具吉服從左右門進入行五拜三叩頭  
禮五府掌印閣臣大九卿近前恭視御容內侍恭請御容  
奉安綵亭內帝後隨再由恩善門穿寧門慈寧門進慈寧  
宮大殿內懸安尚膳監設菓品鐘鼓司動樂上行五拜三  
叩頭禮移廟惠妃具起頂冠朝衣不跪不叩頭行八拜禮  
神廟宣懿妃惠康昭妃端妃和碩各具起頂冠朝衣不跪  
不叩頭行八拜禮光顯懿妃慶妃敬妃慎嬪定嬪襄嬪恪  
嬪各具起頂冠朝衣行八拜禮禮廟懿安皇后宣貴妃范  
良妃各具起頂冠朝衣行八拜禮恭視御容坤寧宮承乾  
宮翊神宮各具起頂冠朝衣行八拜禮皇太子具翼善冠

追封瑤故弟妹

先宗在東宮生有顯多崇禎初追封皇兄齊思王等皇妹  
悼淑公主等至是御札皇六弟定懿妃出七弟敬妃出十  
妹慎嬪出皆賜未追封擬封六弟湘懷王七弟聖昭王十  
妹悼溫公主又親定皇六弟名由桐七弟名由禧皇十妹  
名徽姪又追命九妹名徽始仍祭告奉先殿

交趾請封

崇禎十三年十月兵科駁南交請封白竊自黎莫交惠歲  
無寧日南交從此多事矣巡撫林贊鳳具兩商交兵一疏  
內云黎之國柄悉歸鄭樞併莫之後將益為所欲恐不能  
不為屬吏之援等因其語意固欲存莫一縷之緒以折黎  
方張之萌也已經部覆奉有還着該督撫核實令道將設  
法制取之首邊目果能體貼恩威兼諭有方該督自循職  
恐後置設安覲今于本月十九日據粵撫林贊一揭為恭  
報奏情事乃為安南頭目鄭樞代題請封王爵而發也異  
哉何前後言立之殊倫與改安南自莫登庸篡逆降封都  
統使迨後黎寧居係馬江以延恭祀至黎維澤遜莫元宗  
歲貢方物神廟時嘉其幹勞忠順乃准黎都統使之職今  
之請封何功而然與且也黎莫相殘犬羊素性何無故而  
有都結之據何無故而興悖懷之辭難朝廷字小不新殊

思而致商要挾豈可飭報即該撫所云鄭樞世擅國柄汲  
汲請封亦非為黎固已屬喬德之無厭矣乃又云曉曉焉  
有辭于疆境不敢不為轉達不敢二字固得于黎之狡逞  
乎亦得于黎之悖慢乎夫其初請也部覆止給勅獎矣初  
請而不許要挾而許之于中國為失体于屬番為長驕于  
邊臣為冒昧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內夏外裔之大義固  
凜凜也如謂姑予之以結苟且之局以要旦夕之安則又  
不然耶得其志將肆然而益橫莫亦可滅黎亦可募黎  
與莫愛及中土即欲以茅土之養塞漢登之欲豈可得哉  
謂宜明告黎番封錫之典乃以侍有功如欲取土屬使不  
內侵和輯莫部各安境宇朝廷方有寵異之加待何陳請  
如其不然壯志滿生吾氣勢恩信以服其心兵威以折  
其焰繼以詳內畧外之前籌多方布置斷不可以一紙代

陳謨對疆之事于模稜之中也伏祈初部覆着施行

進郵蔭相

崇禎十三年十一月吏部尚書李日宣請復故大學士張居正世廢疏畧言居正歷相禪廟神廟而兩朝佐理勲猷不可殫述如策劃諸邊一切操縱得宜是以邊圉無事數十年安享太平載在史冊鑒可考當年僅得世襲錦衣千戶歲久論定之後止復其文廢而武廢而新風將如歲繼光俞大猷于孫俱經追錄故輔功高發軔實未世廷此曾孫張同儔所為中聞以請也尋授同儔中書舍人

限田之議

崇禎十三年十一月工部主事李振聲疏請限田言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屋百間其下遞減多者入官下各官集議禮部侍郎薛德璠議曰限田之議其意甚美其寔殊

難行蓋限田起於井田三代時田故井故可限也自秦後而終廢矣漢董仲舒始建議限田唐李翱元稹宋林勲皆祖其說非不推志三代為抑富扶貧之圖然而行之而亂如王莽宋王安石實似道其前車矣義名天下曰王曰不得買賣令男口不盈八者田過一井者分之峻其令犯者死吏因操切為利天下怨怒安石行方田法分烟析產遣使巡行到處騷擾似道以官資計項以品格計數將官民田產通限者抽充公田至自損己田萬畝為偶而得禍益酷彼其初意非不善而井田既湮勢固不能行也說者謂開創之初戶口稀少土地荒曠田尚可限故唐太宗嘗行之而子廢亦幾我高皇帝洞觀千古損益百王獨不行限田之令且計民德力酬警為業又今以北方府縣近城荒地召人開墾有餘力不限頃畝皆免三年租稅

仍免雜差差徭又令北平山陝河南及江北等處民田開土儘力開墾不許起科甚且給以牛種田器蓋不惟不限而直恐其不田惟恐其不田故一切窮民皆得以儘力開墾而無不田亦無慮不飽其時家給人足可行萬里不費糧可謂救災如水火之效矣雖亦令限畝丈量為魚鱗圖冊中嚴詭寄投畎之禁則亦以限田之法默行于其中而規模宏遠矣議者徒知豪強兼并之害欲裁其田以予窮民而不知民之窮者即以田予之而田器牛種皆不能備其勢亦必托于豪強而豪強有力者即欲裁之而不可得且其田又皆非無故而授受也而欲裁之而奪之其誰甘乎鄧元錫云限田有三難何者守令歲易吏政各懷一切莫慮經久一難也豪強并黨誘騙開典二難也守令不能履畝而較之必寄于吏胥上下其手豪右售賕貧弱押勒

名曰切田定為獎孔三難也故王莽王安石實似道行之而亂皆生今反古之過也今欲足食要如務農欲務農莫如貴粟欲貴粟莫如痛德游惰使人得盡力于田而不為之限則惟在遵守高皇帝重農諸款如北平山陝江北諸處聽民儘力開墾三年不起科及課種桑果修治農田水利藏積常年義倉之粟令府縣官考滿以農田水利桑果為殿最能定依令申行之如此庶民勸于耕而粟有三年六年之積以漸致太平倘亦救時急務乎若區區限田之禁愚竊以為不可行也

責成京縣

崇禎十三年十二月給事中孫承澤疏言竊見從來調吏治之盛者莫過于漢然一時循良多出于扶風馮翊之間蓋善者四方之所風也由近迨遠古蓋斤斤重之矣臣

子大興宛平兩縣不能無說焉其治縣於掌數之下雖未可與外縣比然設官分職原有應盡之責非可泛泛郵視也故一謂之縣則都聚村落皆其所任之地流寓土著皆其所任之人試觀今日都城內外盜賊充斥搶奪屢見近郊之民家稍溫飽鮮克安枕該縣曾差捕獲一擒縛親身一審視否也且飢民滿路死僵相望城外日日割人而食該縣設處粥廠煮糜按理殘骨義人也意惟曰雖盜則有衛捕施粥則有城坊然該縣果無事之官端居而聽詞訟優閒而比錢糧已乎蓋近來兩縣陞轉甚速恒以部曹待之故人百計營得袖手需將以致民事一切廢弛衙役任其縱橫吏治之不光益莫若首善之甚矣今海內多事吏于外者搖尾流離打獵盜賊艱苦備嘗筋力欲竭望春明門不啻天上何當功令嚴明之日獨寬然於京邑殆不解矣伏望皇上垂念重地嚴諭宛大二縣寬心盡職眼前最急莫如妥撫飢民勸捐施粥一事倘悉心得法存活能多與以優陞不然立加重治仍望勅部以後京縣揀選年力精壯者一如外縣之例三年俸滿果有正荐方許轉部四年俸滿曾舉卓異方許考選庶不輕視一官將見畿輔循吏可方駕西京而上之矣至於兩京兩縣近聞廢弛亦甚似宜一例推行以重根本要地下旨嚴行考核以重畿輔



山書第十五卷

南郊祈穀

崇禎十四年正月初五日辛巳躬至南郊行祈穀禮自嘉靖中改大祀殿為祈穀壇以孟春上年祈穀十年又改啓蟄日祈穀以後不復行至是復以上辛日行祈穀禮不散齋不出宿于郊齋宮不朝

賑恤饑民

正月諭歲荒民飢煮賑當如救焚拯溺前有旨着畿豫山東各按撫速察各州縣倉穀實數有無虧缺侵漁及賑過飢民多寡原限一月內分別逐一回奏何至今未見奏來仍瑞狗隱稽延之罪着該部即行察明各議處仍着恪遵前旨星速察奏其痛癢不聞封積不發的係着指名參來推官不據實察報的一并參處如再違玩重治不宥該部馬上飛催仍立限去該科記着曾奏有旨如何不行參糾着明白回奏特戶部都察院知道

禁抄密封

崇禎十四年正月兵部尚書陳新甲請禁抄密封上言機密屢禁抄傳深蒙嚴諭臣等請有密封材料者該科封固送部臣部始錄出送回該科彙繳密封發部者臣部錄出即封固徑送該科治例彙繳日輪守科科臣一員當接密封臣部仍每月將接過密封開列具本題知兵科具疏云臣愚以為疏有必當審者有不必審者有可密于事先而不必密于事後者有當密于今日而不必密于明日者如事關兵機方且動于九天歲于九地何可不密也如各邊有事寇擾何地動靜之情勝敗之事廷臣知之以便各敵窮蹙各要審如之以便共圖備禦何必密也况邸報之

抄傳有定道路之說言無端疑端轉甚張皇孔多廷臣縱有所聞未免因而藉口何可密也如制邊之策諸臣有密奏密之可也降已息矣仍當使廷臣共知何策以制邊劉冠之謀諸臣有密奏密之可也冠已平矣仍當使廷臣共知何策以制冠此可密于事先而不必密于事後者也如逮有罪之人不容恐其人將遁人己獲矣則必昭布其所以逮之故如誅有罪之人不容慮其人所自戢人已正法矣則必昭布所其以誅之實此當密于今日而不必密于明日者也蓋人臣事君原無不可使天下共知之言而朝廷行事更無不可使天下共知之事慎密原為成事事成復復昭然所謂理本相成變而不失其常也臣今日不言而使朝廷一時慎密之事固循沿為政例甚至科錄史館皆不能略什襲之藏而筆之而一時之疑信猶其小者後世之信史何所取哉且謂聖慈諭旨臣等封駁之臣始矣臣用是顧兢兢然懼故因請奇發抄而并及之

福藩之變

崇禎十四年正月賊李自成率眾賊窺河南府通陝西叛兵數百逃至河南巡撫李仙風招置城中禦寇事聞詔逮其首惡數人解京正法叛兵大惧乃陰勾自成為內應一夕而陷賊焚福王府福王及世子惶惶城走市民被殺數十萬自成跡福王所在執之並執前兵部尚書呂惟祺殺之世子遠去過亂民極之裸而奔子懷慶自成在維搜富室害戚屠掠子女玉帛擄載入山以書辦時昌為總理官令守河南府巡撫李仙風收時昌已去引兵至城下時昌開門拒守官兵攻入仙風收時昌斬之

王裕民都尉與讓科臣葉高棟前往存郵各賜表裏銀兩有差

刑科給事中孫承澤上疏糾陳新甲曰臣惟自沐賊發難以來房城破邑屢屠告聞大約由中樞之地議論雖多寔效罔奏每見塘報飛馳止憑檄發一覆大將缺出止憑資格一推幸而小捷都收指示之功不幸而敗部不與覆軍之罪內外相諉以致日甚一日竟至傾郡城事親藩如維中之事誰究中樞能辭其罪臣以樞臣陳新甲受我皇上封疆之寄所宜公爾忘私盡忠竭如滅此朝食乃雷同掩飾漫無主持楊嗣昌某功宜叙也亦曰某功宜叙也楊嗣昌曰剿功垂成也亦曰剿功垂成也不如賊勢猖獗十倍往昔楚中楚掠已過川中破陷未休而叙者何功垂成者何日樞臣亦曾一為參駁以肅朝廷之威靈否也即如

庸帥王紹禹威望未聞何遽委以腹心重鎮當其奉命而往原責以剿平左革之賊何以令之遽延楚中及在楚時賊不効已知其伎倆無能何以仍將據驍漫令嘗試有同兒戲也且聞賊素稱狡猾舊在秦中督臣洪承疇撫臣孫傳廷數與血戰始終其鋒此豈恒性之季仙風雲葉備之陳永福所能辦何樞臣不早一策備貽禍如此其烈也嗟嗟往事不可問矣據中自端德而外俱有藩封俱稱難守倘事機再失遂致中原潰裂不可收拾天下事寧尚可言伏望皇上亟令樞臣從定料理日今據中兵氣奄奄作何整頓赴援客旅逡巡不前作何鼓勵俾列藩有泰山之安萬一賊向東南江北二陵重地根本所關臣督餉淮上見鳳督朱大典暮年氣餘骨支難何健將輔之以收萬全之策願樞臣明而熟于計無致一誤再誤也臣職在言列

不避撻鋒倘樞臣因臣言而開門引咎或出疏激辯當此主憂臣辱之時豈宜有此臣罪誨大矣上下論事劄

### 大教中外

崇禎十四年二月諭朕自御極以來事無大小皆親自裁決是以積勞成疾諸症交侵且際時多艱閭閻彫敝無告災黎困窮已極目前更望飽得甘霖百姓蘇生倒懸可解況今畿南山東河南等處派土倡亂兵民戕殺幾無寧日甚至人人相食朝不保暮如此情形堪堪憫惻又遭氛未息調多兵勢必措餉然微原非得已惟恨貪官奸吏借此作孽額外剝削有限之民力其苦何堪至于倚上凌下民受冤抑無所控訴或官吏行賄暗害民生或讞獄不平奸良顛倒或紳衿土豪踰橫侵霸或藩王宗室暴虐恣睢或勦滅及內外官員肆行擄害或犯法罪人情輕

因官吏勒索不遵政意延擱不結竟至虛糜費或情而矯託一味行私多方出脫而大奸漏網或文武各官不定修職業推營一己之私或蒙蔽德徇情比作奸固金軍國之重種種情弊有一於此皆足促仰干天和昨又值天示儆戒責責為災豈非多惡積于下而天變即示于上總緣朕京德寡聞明不足以辨奸德不足以格物誠不足以動天信不足以孚人是以百司失職災異疊興民遭塗炭安枕無期朕徒忝風化君師之位竟無建極表正之實每一言到思及不勝酸心愧恨朕病今幸稍愈哀此黎庶教化未洽而兵革相繼以致犯罪罹法者日眾朕仰体天心敬遵祖法大赦中外併今歲暫免行刑時勅兩京省直經管官將已結未結重輕等罪凌遲斬絞流充分別減等徒配校管酌行寬釋雖多者酌量減豁貲少者分別釋放俱昭後

開條例定限于季夏終旬內外通寬其奏敢有怠慢出入等發定治重罪務期刑獄平允奸良剖明庶幾稍消怨怒之氣免致干和至如勳戚紳豪滿王守室內外官員有仍前作奸橫肆陷害善長者着科道等衙門及按察官一體密切訪拏參奏朕各遵祖憲立賞官典決不輕宥特此遣官分行詔告天下咸使知之神

### 年已內計

崇禎十四年內計主察者吏部尚書李日宣都御史王道直吏科都給事中吳南澗河南道御史葉初春先是考察疏上奉旨京察大典應奉明旨責令部院諸臣執持權衡破情秉公履行澄汰勿使貪欺漏網庶大法小惠咸知勸懲這考勅各衙門等官內外多以鄉貫任子及在籍丁憂多已經處分的臚列充數仍屬賄賂積習成何察典遂着洛遵屢旨嚴明考核有真正貪酷者不許徇庇隱漏及羅報不謹各該俱要詳覈確當不得徇定舊額祇論故事塞責仍限三日即奏於是臚列再上職革者數往例為增大僚被處者汪慶百張夢周姚鍾章尤岳袁餘喻思伯李玄趙時用林林隆劉永祚劉錫田唯嘉蔡英疎朱繼祚張紹先郭建邦葉紹綱徐人龍童洞宸莊欽卿王萬象靳允先張賓序馮可賓

### 襄藩之變

崇禎十四年二月賊張獻忠羅汝才走富陽鄭桂襄繼威悉兵抗賊于房竹賊走宜城偵襄陽無備使二十騎將符偽為官兵已而夜至城下守者駭符信啟閤賊既入即揮刀大呼殺門者城中先收賊百餘俱起應之縱火先燬天賊大隊疾馳至城中大亂庚戌昧爽賊盡入城知府王承

曾突圍走兵備劉使張先儉推官鄭白廣死之賊焚襄王府執襄王獻忠曰王賢王也但我王朝廷不殺楊嗣昌耳遂殺之投其尸于火盡殺官眷并殺貴陽王常法殺銀十五萬以賑飢民初在良玉瑪瑙山之捷降將劉嗣能獲其妻高氏幕客潘獨登寄襄陽獄至是取出携之以去左良玉在鄖屠家口贊富于襄陽並盡為敵寇所有良玉聞之同鄖撫袁繼威發兵馳援已無及兵科合疏糾楊嗣昌曰自難封失陷文武守臣先後伏辜而廣劉賊重任者尚以遠在西川為解今襄陽告陷賊禍甚矣襄陽為南北咽喉古來戰關必爭之地今拱手而資敵敵聞相應羽翼已成中原腹心千里流血天下大事豈堪一誤再誤以至於終誤也今日急者秦督督有商維保督督自汴梁鳳陽督督自黃麻暫移上賊好復合力謀首之誅不論何兵何

六

將殺獻擒闖即予以封爵大賞何必華蓋一丈任固功之老臣也諸葛亮曰兵交方姓令功罪不明何以討賊為此番功罪未正雖達將如林調兵如雨恐無以立威而作眾氣也夫獻賊自四川來督師楊嗣昌親統各路之兵專任剿殺開縣一敗猛帥寥寥數百為賊所乘賀宇之兵犄角不聞以將予敵誰之過與及將領兵潰關防馬驟盡行委棄仍粉飾奏報而曰賊復飛遁何太欺也况賊經陸路奔突督師乃水道遙遠不知御前所賜之鞍馬曾一攬禦營否也于行軍為失機于朝廷為不敬矣在督師不過以破失十縣為蜀失事之終豈知以首陷藩封為楚失事之始耶若左良玉者國督師特題以建大將之旗鼓者也十二月內既報由襄陽夷陵巴岳而進又報起程由興安進發止不聞乎軍令去來一任乎己心豈以瑪瑙之捷不係督

師之調遣遂枉將至此何驕蹇也迎頭少一擊之力是以賊兵入粵人之境耳至於鄭樞袁繼威楚樞宋一鶴非督師破格推薦以東轍者乎先事無一哨探之報當機無一告急之文臨敵無一扼守之策雖地有遠近而罪無全諱守道萬年策巡道張充倫非督師不下次疏補以守土者乎飭備無綱緝之能清內無緝奸之術臨變無卷戰之勇雖同職有異而信地攸聞以上諸臣為督師所舉而大員督師負朝廷負封疆雖末身國憲有餘恨矣且也失事如此重大而諸臣至今未有塘報豈候督師至止往復商確而乃敢上聞與何蒙蔽至此也八騎之火牌令前自當所有著落矣抑臣懇有請為中樞覽天下之柄為皇上執法以刑平禍亂者也兩藩失守調度雖極苦心功罪未衡大法豈以曾受督師推數故欲言而噤噤夫公忠起見執持宜先察督師在部時有藏寬限內接刺功次一疏內首罪洪承疇首功無文據至今思之功罪一棄而用人行軍到底受害樞臣虛公自信漸不游移然臣不能不切切也至於將令守令等項功罪全聽巡方御史詳核據按高明衡已受鐵旦夕不可無人察東省之變奉有遲差之旨此時堂臺班之員不論在內在外報滿候代之內選一員命其星速前往不必拘赴京考校之例亦地方之一急務也天下事壞于大家雷同臣嘗蒙督師疏存然知有若父而不知有私恩以此清夜自失所以報也若臣迴避不言死不足賄然此言出而欲殺臣者多矣

理後與也

崇禎十四年三月諭戶部都察院春初補理係重責首務與已布告非紙上空文奉有履首嚴加責戒佇望望元害

豫之蟲民鮮不耕之土五穀豐登四方永利庶幾內安而外自附食足而兵亦強各該撫按及屯田御史勘定通行有無虛應故事奉命不為不久未見其跡奏來好生遠玩姑且不究今時屆春農作方興着將捕蝗與屯事宜再行所屬各府州縣務令及時修舉仍將各境內蝗蟲生滅撲打多寡及墾種過屯地若干措給過牛種若干逐一詳察分別嚴限四月初旬各行核實回奏如再疏徇私庇愆忽玩泄及苟且塞責的訪出有司立置重典按按司道等官一併治罪決不輕貸特諭

又諭戶部開墾屯田原裕兵食昨歲春初曾奉諭旨責令該督撫該等官嚴督所屬各縣秋收將開墾收獲數目具疏題報該部即據所報多寡定各官功罪奏聞今秋冬已過如何未見奏來殊屬違玩着戶部即將各邊屯田已開墾若干秋成之日各收獲若干及未開墾者俱嚴加分別詳列賞罰限十日以內具奏務要明確當鼓勵所來俾人知所懲勸屯政克修不得墮狗彘混取咎特諭

閱臣清獄

崇禎十四年三月大學士范復祥清獄疏言取各犯審時所奏狀詞一一翻閱見有公狀一紙係朱結各犯官侯伯傳官龍等臣數共六十六名內而尚書侍郎都察院科道部屬外而撫按道府州縣等官無不畢具不覺慨然嘆曰此我國家歷朝之所無而何近日犯法之甚眾乎孰非我皇上作養之士而拔用之人哉析圭擔爵以為榮矣作奸犯科何辱如之豈真衣冠為累詩書誤人耶當點名核審時臣實以臣于大義難以朝廷大法皆使首叩頭恩赦等前自怨自艾感戴聖恩陸續先後不見其多今察各犯凡

內外文武約有一百四十有奇亦甚可痛矣謹摘其大者  
為我皇上陳之一原任尚書倭倅原任司官倪如慶夫也  
且借運之數已經改明多開未明之數已題進納其司官  
顧差一節力辯皆為縣指兩案牽纏五年沉滯所宜早為  
分案的結者一原任尚書傅宗龍官按蜀則功績亦著  
在中樞則善事多疎惟表顯其一時疎率之差實不敢有  
藐抗阻撓之意所當速為酌擬者也一原任順天府丞  
戴澳論人無據祇為情已之名事出風聞殊失入告之體  
所宜酌量擬罪以開言路者也一原任巡撫黎玉田常道  
立方孔昭為撫則一罪各不同絕之對撫未見有劾按法  
何辭而城池未有陷殘亦難輿論所當分別各招擬結者  
也一原任兵科室國柱諫官職任糾彈為何代人私薦但  
逃奔拘提何時得至若審無受賄之情宜擬應得之罪先  
為結案者也一原任兵科耿飢然催餉數月有一百二十  
餘萬之多似急公家而科參有疑又多有駭人兩聞之事  
難免官誅但稱稱誰送銀有何的據既說打死今何生  
存張仁原非快役金台亦非聽用節節應辦所宜再加研  
審諸旨定奪者也一原任南道成勇自負真慳匪為傾排  
但言官就事論人今堅稱無有主使若果無主使之情所  
宜原情定罪以免幽沉者也一原任御史魏景時事出倉  
卒原非違法應奏罪其應得已取另擬仍宜酌減速結者  
也一原任御史范良序應追駁教已有二千之多雙目皆  
枯已獲倉漕之報所宜勒限追駁例務籍者也此案方  
經欽取自當訊其賄証明白確擬乃司官王廷後徑擬斬  
罪或招謀而賄有由然矣但良序之罪不至於斬新况已  
雙替又豈可斬乎一原任北道賀鼎福尚未完之賄多至

一萬三千見在追比據辦地方錢糧除去抵欠大數尚有  
餘剩此中難以懸坐所宜行該督撫察明後方可酌議擬  
減罪者也一原任司官孫嘉績請薄懲詳虛見才情剛厲  
過激乃其本色據其辦有十疑法當立聽謂周敬棠係堂  
上所親拔于司官似為與即云既謀遂允然此月身在  
場中金玉係赤貧之傭安有多金又非經推用之官為何  
重賄種種失辦所當研訊確情再為酌議者也一原任司  
官熊汝學朱國壽朱日燦塌工俱有可原賄修似可寬罪  
所當分別酌議各量遠職者也以上諸犯各殊幽沉則一  
所宜請旨下部作速清理者此矣臣于審案中得可用者  
二人焉有不忍默然者一原任江西南布政使之臣一原  
任總兵劉光祚夫出矣吾于撫軍用孟明于三敗率皆成  
功古今美談今之臣未必如管仲元祚未必如孟明而鼓  
舞磨勵可當一面未可知也

#### 石變粉米

十四年春池河守備高某銓進三色米粉言廣武衛龍山  
英武衛小橫山二處石變為紅白黃三色米粉聚聚為觀  
者粉軍民如蟻挖取堪以充飢謹將三色米粉進呈御覽

#### 封妃禮儀

崇禎十四年四月進封東宮田氏為皇貴妃西宮袁氏為  
貴妃按兩宮進例做萬曆中例也先是札部已候儀注內  
情復以永樂中坐受長公主四拜高請下部察議部臣林  
欽祥等以會典洪武中所定皇妃受封謝恩後止云內命  
婦諸親以次賀如常儀夫于妃曰諸親則與皇后前林妻  
者不同矣故累朝皆遵守之惟永樂五年仁孝皇后崩上  
違恩甚焉不再立中宮故妃札禮隆而累朝有中宮在上

則此札自不便行今兩妃受封驤行此札恐非慎夫人却席之意又永樂時長公主于成祖則女弟行也今榮昌大長公主則上親姑也而忽克班首行四拜于兩妃之前恐亦不安萬曆十四年進封鄭貴妃神宗寵妃也當時卻擬儀注亦止昭洪武而定且惟天子議札札官守札未聞內臣議札者帝允始會典洪武時例行

### 督輔議案

崇禎十四年四月諭督輔楊嗣昌瑪瑙山諸捷不能掩兩藩覆禍之失雖經身故遂宜定罪着五府九卿科道等官會勘擬罪具奏各官集中府會議云議得督輔楊嗣昌初以撫輔策敵則畿南山東殘破一會城五十八州縣而陷一德王繼以督輔剿寇則河南山東四川湖廣殘破二府三州十九縣而陷一福王一襄王三王連陷二祖列宗之靈不知如何怨恫即引主將失機律不足塞罪若其餘郡王將軍中尉及百萬生靈之死並復難計然此皆中外所共言惟抗首欺罔之罪尚權髮難數也一曰三抗修義州明旨棄而不守二曰屢抗戰守明旨三曰首倡聚斂一議加剿餉三百萬兩再議加練餉七百三十萬餘兩合舊派每年加二千三百萬數天下民勞財盡羣起為盜四曰隱匿失事不報即極裏二藩被害已久尚掩匿說誘轉換文吾五曰虛飾捷報如瀘州知州蔣瓊等死於流賊嗣昌復欺其頭充報功神人憤怒又且陰賈賊款毫無定着現今招安在蜀楚諸賊割殺橫行又是熊文燦欺故智此五者欺天欺君罪又在失陷封疆之上其餘貪食萬狀狡險百端誦經咒詛蠱惑明係欺誑良心久死豈肯自裁寔高皇帝誅強之速而亦皇上威福在手社稷無疆之虞也

查嘉靖中火將軍仇鸞奸欺賣國致敵大入殲諸璫鸞亦病疽而死肅皇帝憐愍密制棺殮尸與此案相類而三王相繼陷沒山東河南四川湖廣諸省殘破則嗣昌之罪當有十百于鸞者三尺具在似未可以既死寬之也議未上因部院科道各官累疏糾嗣昌之罪于四月十八日召各官至乾清宮諭嗣昌係朕簡用用兵不效朕自督裁況尚有才可取張縉序一疏原係職掌從公起見崇朝各官見朕有議罪等旨無大家排擊意欲沽名如有志直何不先具奏疏待兵科參本下部紛紛不已本該重治尔等又說朕庇護嗣昌姑寬這一遺其各朕言中不發諭尔等知之隨下諭楊嗣昌免議予祭一壇

### 三輔起用

十四年四月諭國事多難亟藉舊臣佐理輔臣周延儒張至發賀逢聖定議巨力料品鴻猷贊襄多勞忠謀未竟候着以原官入閣匡弼即着馳驛來京慰朕佇望至意地方官仍照例敷題送該衙門知道

### 問刑條例

崇禎十四年五月刑部尚書劉澤深疏請議定問刑條例上諭曰律應恪遵例能高下刑部司官引擬多非正律正例該部即同原管重修會典司官逐一簡察諸條款有事同而二三其例及參錯不齊可容人高下者俱要刪歸畫一送冊奏覽以憑發館吏定格使法約易知條簡易遵一洗從來弊端不許率易塞責有負梓刑至意

### 開烟酒禁

十四年春立烟酒之禁犯者立置大辟至是論烟酒為邊隅所必需禁販亦因敵之一着犯者畢斬可謂嚴肅民間

犯者甚衆輒置大辟朕心惻然因念烟酒既有益于人聽其自便但下海出過者禁之

### 樞臣救罪

崇禎十四年五月兵部尚書陳新甲請開釋傅宗龍孫傳庭疏言徽臣惡家自知負罪深重原舉欲新任左侍郎臣吳繼以自代蓋深服其料品壯猷為大有用之才凜奉天語命臣不必再請臣毛骨都悚不敢再噴惟表跪再奏願皇上于才難之時漸開一使過之門若臣有一毫市恩之心徇私之意臣該萬死如原任兵部尚書臣傅宗龍廷家臣鄧巴縣真是民之父母及巡按貴州土解安商之危後總督容宜留心遠計再蒙皇上賜環臣鄉巡撫練兵清屯儲有方善其惟人情直率明任中樞以此獲罪皇上若曰欺親知萬死不敢出此一與論咸推為可用之才望

之事將有不可知者帝奪其官尋下獄至是新甲薦之復任三邊總督是年九月宗龍率大兵討李自成于襄陽賊續死之

### 開科招才

崇禎十四年諭戶兵二部議開松園足民奇謀義勇二科曰朕惟足國之道貴在阜民強兵之策要惟在將方今國用日煩民生日困朕心甚切如傷乃廷議盡言足用則必取之于民及言恤民則又慮誅于賦而所入不供所出幾使國與民無並足之方矣至如建牙設鎮不知凡幾然干城未覩粒粒無聞推數徒勤登壇固効抑又何也豈以天下之大人才之盛而竟無人為明習心計經理儲輸可以不事廢削催科而使度支京城有殷陳之積者乎又豈無人焉謀裕折衝力能起衆或沉識而握奇制勝或曉恐而

陷陣摧鋒如古所稱知將勇將之選者乎朕拊髀側席旦夕以之未獲一過意者所為敷求之術未盡其道也朕今欲特開科目一格國足民科一奇謀義勇科使海內人士望的而趨有以自見至于訪求考驗徵聘選舉吏須良法盡善務期羣美必售履鼎毋使豪傑傾心弓旌生色以稱朕破格旁求至意所有設科事宜該部科會集廷議詳酌規則來看

### 皇子禮儀

崇禎十四年六月礼部疏言臣等恭奉上諭朕第三子年已十齡欲遵祖制宜加王號但既受冊封必具冕弁翼善冠服而會典開載年十二或十五始行冠礼而十齡受封已加冠矣有無妨碍卿等傳示該部詳察典禮例經礼一併議擬具奏欽此臣等捧捧明諭仰見皇上稽古立隆礼必

求諸至當萬非臣等愚昧所及除十齡冊封禮遵祖制無容復議外惟對冠二札並行未便區等故不詳察經札期副聖衷致之儀札士冠札註云諸侯十二而冠又云若天子亦與諸侯同十二而冠大戴禮云歲星為年紀十二而一周于天道備故人君子十二可以冠是十二而冠之經也又攷札記冠儀云冠而後服備是所謂三加致尊者必冠而後備也臣等前奉明旨謂既受冊封必具冕弁翼善冠服則冠札不可不亟舉故擬始萬歷二十九年事例先行冊封既加王號而後備王者之服行三加之札所謂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第一時並舉與札未易誠有如聖諭所云者合無始嘉靖二十八年例今歲先行擇吉冊封以遵祖制俟至十二歲依期加冠以循經札未知有當否惟是冠札在後而受封冕服在前前旨所云有無妨礙正在于此臣等謹會典及集札有親王冊立札有親王年幼受冊寶札又有親王冠札各自不同先封後冠似無妨礙累朝皆遵行之即古諸侯王如在傳魯裏公送晉侯時年十二晉侯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札也若可冠矣想魯公既為國君必具國君之服特冠札未行則三加之冠服猶所未備耳蓋封者建國之始錫土昨土所以樹百世之本支君道也而冠者成人之始備服顯賓所以去冲孺之幼志人道也封札惟帝王得行而冠札則貴賤皆不敢廢故高皇帝斟酌百代分為冊冠諸儀原是兩項備極精詳惟三加之札洪武中所定親王初加綢巾再加翼善冠三加九冕旒成化間吏定初加翼善冠再加皮弁三加冕旒是後遂為定制改之冠儀注云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每加蓋尊以明無生而貴之義大要

亦不相違然皆申之以祝辭隆之以勅戒所謂冠者嘉事之重者也今皇三子冊封合無始例具服行札俟加冠之年用三加之札始稱備服參之古今經禮歷朝典例似皆如此統祈聖明載定勅下臣部遵奉擇日具儀施行崇禎十四年六月初日奉聖旨這先封後冠既詳察經札不相妨礙今歲冊封皇三子始例具服舉行至十二歲行三加札該部即將冊封事宜詳具儀注擇吉來看

### 罪臣被脫

崇禎十四年六月故刑部侍郎蔡襄以行賄舞國觀被逮至京上疏言同邑諸生倪襄贊于庶吉士張濟之門歸語如縣丁煙言講大力可立致人禍福國言臣旦夕必連未幾臣累被劾南中有二十八宿設十條錦囊計禍銀記兵部主事錢位坤潛至京師買人糾參等語內閣祖之嚴

### 旨下評查奏

兵科右給事中孫承澤疏言臣聞古人有言見無札于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雀也今之大貪極惡散于無札孰如蔡襄謀之甚者彼其身列衣冠行同布弁且其狡足以怙惡詐足以文奸長安之人無不鄙之即同鄉之人亦無不鄙之臣不暇旁為臆列以盡其職狀即以事之彰者再一言之當其居朝也受宣城知縣謝玄眺四千金而為謀考還受布政使之謀三千金而為謀陞京堂瀾漢傳科臣房之驍據事糾參以身有百足幸免追究疏在御前可覆案也當其居鄉也包攬兵中房之詞訟被害之民聚眾出揭幾致激變如府石萬程公訟謂始事即得銀八千兩此本處撫按之所察奏疏在御前可覆案也當其致起復而錯謬也借名求文行賄罪輔王陞方口供已明凡有血性



無不嘆天網之不疏其已定之錄業現在御前可覆案也夫有一于此難逃聖明之世矣為要疎計使稍存一點之良心一線之廉恥不知如何愧死如何悚惶乃要上一疎康轉設知以為掩延之計以為漏網之謀且從來提解之官無不革職者彼罪狀已明而原官尚在遂恃為護身之符刑部先後屢奉明旨政疏不敢開結者亦以此耳不知犯法彰明之日使人人可以得綱言官慮其波及而不欲言法曹畏其刁肆而不敢訊視我聖明為何如主哉伏望皇上勅部臣將前後奉旨之案速為察奏不得因其未革職之官而遽為顧忌不得徇其掩延之故計而仍事還回庶乎罰不踰時則國是明而法犯爾矣臣職司糾彈竊此鷹鷂之義

### 真人宴例

崇禎十四年七月礼部疏言致真人以異教獲蒙國恩竊會典郊祀慶成亦曾有與宴者自天順中有真人不必與宴改為賜饌之旨而宴札不舉久矣即真入朝觀進表時酒飯亦不聞兄祥鴻雁開列則我朝所為待真人者大畧可知也應官何幸蒙召賜宴遺際可為獨異且奉有優待明旨復經該寺具請前來臣等不敢遵但歷稽往牒終難妥擬合無仍比慶成宴例用上等品物待之其宴所及待宴官則慶成宴內一款有云法王佛子國師神師僧官刺麻俱宴于大慈恩寺以內官一人待之例臣等竊以為宴如慶成可謂隆矣而釋道二教所事既不多法王神師其名號亦重相應此例遵行至宴所則宜改慈恩寺為宣講官各從其類于理較安且又查春應書曾奉命祈宣亦特遵內臣一員主其事則內臣待宴於例亦合允之

### 新修太學

崇禎十四年新修太學成是年八月十四日將行釋奠禮是日為丁巳適與丁祭相湊帝命丁祭仍遵舊行禮釋奠另期行改擇八月十八日辛酉光期賜衍聖公孔胤柱宴于礼部真人張應寧疏請入監規觀礼礼部駁道流不歸入廟庭是日却初刻駕從長安左門出自崇文門至成賢街入廟祭酒司業吉服率學官諸生於成賢街左跪駕迎至櫺星門外降辇上步入門帝遣太瑞王德化來問釋奠與釋奠同異部臣謂釋奠礼輕釋奠礼重釋奠礼并藻之類釋奠則有牲有樂原是不同有頃天漸明帝具皮弁冠服出太常寺官通由大成門中道入盤洗詣先師廟中陞上帝至廟內群位分奠陪祀官各就位分奠官列于陪祀官之前奏迎神樂帝兩拜興分奠四配十哲官各詣

廟東西階下分奠兩廡官詣兩廡前俱北向立遂行釋奠礼太常寺卿跪進帛于上右上指生立授帛獻畢授太常卿奠于神位前少卿跪進爵于帝右帝立授爵獻畢少卿奠于神位前帝出生分奠官以次進迎各詣神位前奠爵訖各以次退還就原群位奏送神樂帝復兩拜興而礼畢矣帝崇廟西廡急呼礼部官東上傳旨先師神帳內有二紅枝非舊制不敬亞聖神主稍偏又兩廡祭品久置工部修理粗糙不堪令礼部左右侍郎太常寺堂上官細加巡察回報遂由中道至御幄更翼善冠黃袍率樂倫堂諸生列于堂下祭酒各官列于諸生之前跪候駕過起北向立帝至樂倫堂各官行一拜三叩頭礼祭酒以下及諸生五拜三叩頭礼有頃內贊贊進講祭酒南居仁從末階陞由東小門入至堂中北向立執事官舉樂於御前礼部官

奏請授經於講經官祭酒視禮部以經出授祭酒置於講  
業復至中北而立一拜叩頭上諭講官坐祭酒承旨就講  
業立上諭官人每坐百官承旨武官都督以上文官三  
品以上及學士一拜叩頭坐祭酒講畢詢議畢退出堂  
外司業羅大任從西階陞由西小門入一如祭酒禮講畢  
咸卦講畢傳制官稱有制宣諭云聖人之道如日中天兄  
四語祭酒司業學官皆札公侯伯諸生五拜叩頭尚膳監  
進茶上諭官人每吃茶茶畢出百官一拜叩頭帝賜五府  
六部都察院及衍聖公羊酒甜食金幣入桑榆堂後敬一  
亭觀世室所立程子四箴諸碑又令將廟學內各碑及石  
鼓俱摹搨進覽於是駕自成賢街至安定門登城帝坐明  
輪至東北角樓觀閣樓工諭閣臣家儒周程張朱邵共六  
子不宜列於先儒之內宜有特稱下札部議

### 表章宋儒六子

崇禎十四年八月諭朕覽我聖祖命儒臣纂輯五經四書  
大全其中作述傳註引証等項惟宋儒周子兩程子朱子  
張子邵子為多可見理學大明于宋而周程等諸子大賢  
哲大學問大有功于聖明已昭然天下萬世矣然與周秦  
漢唐諸儒并稱先儒以朕愚見竊為不安但位次題稱  
通行已久有不可遽率更改者茲欲將加崇隆是否可行  
着札部翰林院太常寺國子監札科等衙門會同詳慎察  
來看

禮部議奏恭惟皇上身作君師神聖賢登極以來兩行  
祥莫盛與與南皇帝同符且是日祥風和暢天表澄凝札  
樂雍容度數精審國禱觀瞻靡不欣躍至下詢宋儒周張  
朱邵二程六人列在先儒似無差別及西歷宋而續一位

仰見聖學之粹磨識之精重道崇儒德意甚巨等相顧悚  
服謹按周淳國首倡絕學朱熹大集儒成程頤程颢張載  
邵雍皆弘闡聖真力闢邪說使在七十子之列實可入室  
升堂誠宜進稱先賢以彰命世巨等又察得漢晉仲舒生  
秦火灰燼之後歎契天人隋王通當六朝衰亂之餘獨提  
性教唐韓愈起衰振溺斥佛尊聖亦皆一代真儒千秋特  
異蓋並稱先賢之號似亦無復間言而臣等復有請者聖  
廟自高皇帝欽定時四配十哲之外兩廡共一百五位及  
肅皇帝再加登正別建聖祠進顏路等四人黜公伯寮  
等十三人又退林放等七人祀于鄉而進祀后蒼等五人  
隆慶中進本朝薛瑄萬庵中復進本朝王守仁陳獻章胡  
居仁計現在兩廡九十七人比洪武中尚少其八而本朝  
儒臣與者僅四人耳竊謂宋儒安一隅提祀至十八人我  
朝列聖表章孔子之道再揭中天諸臣感奮興起近證閭  
閻遠溯洙泗前後相望指不勝書旬琯等四人外如吳興  
弼羅倫蔡清陳真晟陳琛呂柟王良章樊繼洪沈鄒允錫  
顧憲成等皆品端識正卓然聖人之徒而著述尤多前  
賢所未發併乞勅下詹詹等官各具議呈送部會同九卿  
科道奉酌以聽聖裁

### 封皇子禮

崇禎十四年皇三子慈烱年十二歲行冠禮命札部具冊  
封儀定於八月二十五日舉行翰林院撰擬王疏欽定  
為定王至期以皇三子偶有小恙改九月十八日卯時舉  
行十三日舊輔周延儒賀達聖應居到京十三日見朝召  
見中左門賜坐命即入闕道二臣行札十八日帝以冊封  
定王告于奉先殿遣官奉節冊寔置錄與至王宮門外王

具服出迎王隨至拜位四拜宣冊寶王受冊寶訖以授內  
官捧置冊寶王四拜禮畢內官傳節由中門出王送出  
宮門外內官以節授正副使報禮畢是日內官引王詣奉  
先殿行謁告禮如常儀畢詣乾清宮皇上服皮弁服皇后  
亦具服各階座王行入拜禮詣皇祖室聽處康昭妃前皇  
考溫定懿妃前皇凡懿安皇后前行八拜禮詣皇貴妃前  
行四拜禮詣太子前行四拜禮次日免朝命定王從弘政  
門出皇極門前東廡坐百官吉服行四拜禮

### 保舉推差

崇禎十四年九月遼惠方殷軍儲告急司農仰屋無措官  
胥侵沒公行而餽糈益深侵剋最甚者如擅開各關舊  
有額稅近以遼勤等餉少有增加擬取盈于羨餘非苛求  
于商旅乃妄官奸胥濫科充量假公濫私朝廷當加課之

虛名司隙享優年之厚利碑販因而裹足諸會盡復空虛

靈國病商深可痛恨以後各關差缺南北工戶二部不必  
拘定司屬循例差委者兩京大小九卿翰林科道及在外  
督撫巡按各舉廉清之官不拘係何職銜在京如各衙  
門司屬中行評傳等官在外如監司府佐推知等官但係  
行已端潔清慎無染之人聽其坐名保舉授以確差加意  
釐奸剔弊俟年滿所入不限舊額分文登簿解部充餉不  
另派商賈分毫使常額之溢數自覲立與超權清華仍破  
格叙錄以儲銓憲之用保舉官一体加升如仍橫征苛斂  
徒侵羨贏或仍飽私囊者各該撫按訪得實即疏參以  
憑重治保舉官一体連坐其從前已任之官既經考成結  
不追究除臨清河西照舊差委俟平另議外其北新許  
野蕪湖九江荆杭等差但遇缺出即另舉議用仍舊帶部

銜并受該部考成其未盡事宜着戶工二部會議具奏

### 皇子出閣

崇禎十四年十一月皇三子定王出閣命吏部選新士為  
檢討討國子助教等官為侍詔充講讀以兩傍兩殿中書  
充侍書無過出講則王從皇極門之左弘政門出紅板橋  
用校尉八人青羅小傘二柄與至尊閣而隨侍內繕六人  
皆金帶也王至皇極門下與趙過西復上與金書堂陰下  
出與閣臣率講讀侍書官立于門右一躬俟王入書堂至  
先師前行禮畢出坐堂中王令先生每來一躬即分班入  
門內閣臣左立餘各官稍退分左右立一躬出班初閣臣  
行四拜禮以後行一拜禮不叩頭也讀四書書經各五編  
講四書書經各二編王命先生每喫酒飯即出用酒飯畢  
再入侍王寫微閣臣至案前環視王親寫十字餘俟諸臣  
退後寫足送閣閣中批圈畢進呈皇極門外兩廡四十八  
間除膳八間外是四十間東二十間為寢銘並牀起居諸  
館及東閣會坐公揖處西二十間上十間為講書館下十  
間則會館與諸館也定王書堂在西第六間為講書處第  
五間懸先師先孔子画像四配侍側蓋蔡吳道子筆也及  
永王出閣因移定王第四間而永王在第六間王初出閣  
向先師行四拜叩頭禮以後則行一拜三叩頭禮皆內官  
贊禮第三間第七間為二王退居處案上置四書書經白  
文及集註大學章句或問洪武正韻海屬直音諸書皆紅  
綾殼

### 司寇正告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刑部尚書劉澤深擬黃道周烟戍不  
允鍾永成不允乃上疏曰看得道周罪收臣前兩疏已痛

切嚴貴之集到此止有一死死生之隆臣不敢不慎也緣  
我皇上自御極以來所論死諸臣非封疆大事則貪酷大  
罪從來有諫言誅大小一官者而今以此加道周是道周  
無封疆貪酷之失而有諫言蒙戮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  
皇上無不覆無不載天地之全体也且皇上所疑者黨耳  
黨者見諸行事相聚訟言乃為結黨道周自上一跡空言  
無實證照一臨肝胆寒裂試看如某等者始末嘗不相與  
而今斥之短少之周亦不與之較而日惟禱祀聖壽怒  
艾每已為有所謂結黨黨氣而煩聖明之震怒動朝廷之  
大法耶若孟子之論生殺也下取決于左右諸大夫而旁  
情於國人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見可殺高然後殺之  
今道周國人皆曰可殺而臣論殺之豈確案乎臣仰  
見我皇上於去年行刑時即負罪深重之人而猶忽然傳

旨傳見滿城老稚舉手加額祝頌無極今皇上豈有積恨  
于道周第一轉團動念而自論已定嗟憐何及所以當此  
生死之間不敢不存一難堪之心亦惟是愚誠出自皇上  
聖意淵微有非微臣渺識所敢窺測故請賢死仍以原  
擬仰候聖裁而非微臣之所敢必也解學龍庸章妄詞妄  
屬乖謬但疎舉循例非敢創行烟戍足蔽厥辜冷仲吉等  
昏昧庸愚冥行取咎仍照原擬至若某等項有相持比肩  
事主並無臭味相聞一當利害反面攻擊者將況為翻覆  
變態態薄似秋雲雖不相干亦非良士亦照原擬以示導  
懲先是刑部尚書李覺斯以問道周一案稍遲革職司官  
吳大猷被六十至是獄具上必欲置之重辟劉澤謀力持  
之獲免

### 禁內干外政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諭官常典制內外攸分本職之外豈  
容侵越我太祖高皇帝酌古式今嚴道習之防勅內官毋  
預外事一時朝政清明法紀整肅技本澄源意甚深遠朕  
鑒後進前漢持祖訓自今神宮等監及各司局庫等衙門  
咸與札繇或或鳩工完鑰或司繇服或辦文書都看動慎  
小心料理本等職業應整飭的極力厘飭應節制的加意  
節裁務要專精供事守法奉公不許違越祖訓干預在外  
政事違者即以亂政拿處斬不貸該部監仍察舊典將  
各監局職掌逐一開列奏

### 修改歷法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禮部疏言古今治曆之家多矣其最  
精者漢雖下閏太初曆以鍾律唐一行大衍曆以著策元  
郭守敬授時曆以曆案皆林推驗之精而歷案為近然用  
之既久皆不能無差孟天與日月星辰其體皆動而其最  
不可測者常在于秒忽之間推移盈縮皆有不能盡窮  
故雖以時分刻刻分秒非不至細而差之半秒積以歲月  
則經緯跳胸胸皆不合原算此治曆之所以難也我皇上  
因監治小差特置西法一局令禮臣徐光啟領其事而寺  
臣李天經陪臣湯若望等與欽天監張守登諸臣觀面講  
求逐年推較十餘年來如日月交食五星伏見之類臣等  
經歷會同赴觀星臺占測而御前亦用黃赤儀親自臨  
驗西法比監定為密迥固昭然不待辯者守敬故曆時嘗  
言天體難測須每歲創給修政庶幾可使如三代日官世  
專其職未嘗自以為足也高皇帝精于觀天雖用守敬曆  
而特令劉基召集天下律曆名家赴京詳議復自製觀  
星盤天文分野諸書且刻立四回一科亦未嘗以守敬之

曆為是也蓋其順也當時博士元統成化中丘濬正德中鄭善夫嘉靖中華湖萬曆中邢雲鷺諸巨皆以差訛疏請改正今得西曆與之較驗而舊曆之不能不差則守故國已自言之矣臣部尚書林汝楫向與臣等詳察經緯新曆誠如所言交食節氣用新神無月令詔數用舊未為不可而再四商確有不得不鄭重者舊法用日度計日定率西法用天度因天立差舊法用黃道距度西法用黃道緯度雖微有不同然其實亦儀蓋與守故國儀仰儀儀極景符玲瓏立運等儀亦皆相似特守故之徒沿習不察耳自古曆法較數十年一改而守故之曆行之已三四百年矣小差者惟日月交食時間刻異無大懸絕至置閏之差起于春秋分所差二日而西曆定分之日即舊曆所註晝夜各五十刻之日也在今日西法較要在異時亦未始保其不

二五

所重莫如農桑故堯舜之曆以釐工熙績為欽天而成周之曆以無逸幽風為月令非徒如保章挈壺之流斤斤于時刻分秒之末而已凡曆教始于河圖五十有五以十乘之為五百五十以乘之為二百七十有五自洪武元年戊申距今千五百七十五有五五年矣定為河圖中候宜修明祀樂先德後刑勸民農桑數崇仁厚以昌扶國脉蓋萬年有道之長其斯為治曆之本務乎達儒言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歲和之官以節授民事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災害不生我皇上敬天勤民同符二祖如有敬授精意非臣等迂陋所能測識萬一也

誠廷臣交結

二六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諭朝廷分職原自官所不同臣子守官宜容暗察作與況析主權爵之義宜無私交而防微杜漸之聞尤先近侍恭聞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與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大哉聖謀最為弘遠朕承祖訓不敢懈怠忘日望群臣率職斯道無禁世風日下士氣遂靡雖奉公守法者固多而行險徼倖者亦有極端交徵勢難離離就為柯大夫之惜譽左右被柳門士以進秋頭藥有路可通聖往而走竊探泄洩視為固然依草附木好生可惡除已往不究外以後內外大小諸臣有再蹈前轍者憲典具在朕不敢私你每部院及科道官有潛叙激揚糾彈之責若有見聞者即指寔奏來不許徇私容隱亦不許風影詭捏擧出交結真情定行依律處斬三尺森嚴決不姑貸

山書第十六卷

師禮輔臣

崇禎十五年正月元日御皇極殿朝事傳聞臣周延儒等至殿上帝面聖揖之諭曰朕以渺躬仰承天眷君主萬方十四載于茲矣深漸德行政薄才識庸常恐忝君師之位思古未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席先生猶存遺意卿等即朕之師也股肱心膂臣職職職曰尊賢也故大臣也禮應尊敬朕此舉原不為過故于正月元日端冕而采諸先生不必諫遜今而後道德惟諸先生訓誨之政務惟諸先生巨擘之調和變理真安宗社萬民惟諸先生是賴古來君臣志同道合而天下治乎朕于諸先生有深望焉特諭給事中章正宸疏云履端肇慶祥采呼萬大有喜天顏忽違中使宣閣臣入殿一時驚愕感悔昭為幸有盛事

之

引於良久導駕導表同官班散臣始密聞梗概不勝手顫曰有是哉端冕以臨之折節以下之調和以望之師保之以稱之股肱心膂以托之志同道合以叮嚀之學高後臣帝王威執而不世遭逢也願閣臣何德堪此以矢報我皇上哉今事勢最大且急者兼裕公私澄清吏治內平派冠外制邊隅孰非閣臣仔肩能不亟商辦此四者之法而訪求辨此四者之人乎若夫感帝帝衷贊廟護聖宏開言路收拾人心此四者不由閣臣身親為之更由乎誰以漢陳平猶和理陰陽順四時遂萬物之宜鎮撫四裔諸侯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為相格也而況親見先帝者乎昔商宗之命傅說也首言啓心汝心今閣臣所達膝請者必無敢有祖述刑名媚權之說務剽聚斂之文者矣而風夜靖共其果藏身以怨乎從來先格君而後事功可建

亦必先積誠而後君心可格何以故凡人士菲薄左班朝士必因外廷無一人一事足稱意者苟能不與中官作緣不遇恩怨起見不以寵利居成功不以爵祿私親而任一二大事不驚料一二大事不惑自足以起皇上敬信敬信則官將通委任而百事辦矣閣臣辦事總在知人呂公著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所聞參互考定以達于上王淮問楊萬里先務萬里曰人才因跡朱熹以下六十八人虞允文為相嘗藉人才為三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是國計邊防非不喫緊撥之用之似猶第一義而所用之人准吏兵兩部尚書最重如皆賢也則閣臣當與同心共理有不賢者則必更置之何悠悠忽忽為也其次請官其次諫官其次督撫其次提學其次總錄至于文選職方兩部須精擇而久任焉吏得賢掌院注意

六

巡按御史嚴為殿最則州縣長吏孰不化枉為直若是者然後百姓親附有才庸庸而諸事就理矣以今辰宇配義軒之德杜絕孤直之緣時際道行躬逢聖作贊平章而翼協和俾天下猶有納漢飢渴閣臣豈不抱定宏欲武酬天獎惟在以人事君聲伊呂之表謀真憂之軌奏太平之績斯真萬世一時也臣方蕪沐塘疏聞又有揚于天人之際焉是夕也同雲忽合而雷數震道路歡呼有年叶卜和氣致祥于茲徵信臣惟日祝皇上以天自處下濟光明而已

給事中孫承澤疏曰皇上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于茲十有五年敬天法祖如一日也勤政好學如一日也乃往者憂勤已備而泰運猶屯錄負國輔臣衣鉢相繼敗轍相尋視喜如鸞悅不若已庸貪如林陳隆當羽宸等連秋清

要汪慶百囊金而謀總憲蔡榮琛投賄而營少軍以門戶  
錮喜類以把持指言官于是吳憲遂見至十三年而極  
幸我皇上乾明獨斷銳意更始登用碩儒宏開言路崇教  
大之規而清簡之治隆儒重道見于王正之始而瑞雪應  
期米價頓減語曰太平有象此其象乎臣以正月于時為  
春于卦為泰泰者通也天地一小開闢也惟王者德能配  
時則時與德應故泰運不闕氣數而在開泰者之一心古  
者喜氣在堂千羽在階風動在野戲則必應理有由然也  
聖人者易至泰係之詞曰小往大來而又申之曰內君子  
而外小人蓋小不往大不來不微成泰而非內之外之則  
小亦不能往大亦不能來也善其詞曰往來嚴其界曰內  
外蓋誠知世道有君子即有小人眾君子扶世道而不足  
一小人害世道而有餘往來內外之間蓋三致意焉宋臣

元

有言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  
也不種即生去之為最難必如泰之二以包荒不遐遺  
者保君子以馮河朋亡者決小人蓋善類非寬為容廣為  
招不能來惡類非勇為拒痛而絕不能往也我皇上憲時  
圖泰首在甄別流品惟此臣工凡陽必先明凡陽必正且  
凡陽必誠而任事皆君子也凡陰必去若凡陰陰必險  
諂凡陰必虛敷而掩飾皆小人也望皇上留神省察有難  
逃洞鑒者矣斷以宸衷合以輿論任賢無二去惡務盡從  
此而明明在上師師在列天下有不雨暘時若歲時豈  
潢池龍蛇遽不驚者臣不信也

### 析數值雷

崇禎十五年正月十一日所數而郊故事析數之日應用  
上辛以是月上辛即在朔日辛未祀部以朝賀不使疏請

改十一日辛巳為中辛允之是日亥時一燈起萬燈齊明  
上常服乘輿冒大雪從籙宮東門至大次具茶服行析數  
礼用十二拜如大祀儀

### 監局職掌

崇禎十五年正月礼部疏言臣等詳論聖諭仰見皇上神  
武英斷卓越古今唐虞鴻謨同符聖祖蓋書選稽周官內  
職不滿百人糾禁王官掌于小宰官聖書法錄戒將未正  
其慎也太祖高皇帝定詳見于往代而取衷之其設內官  
也監司局庫各有定員秩不過四品俸不過一石而且糾  
劾有令交通有戒豫政典兵有禁謹內外之防杜假竊之  
漸至而論漢唐已事而三致意焉淵而森嚴重往論陝西  
河州等衛所番族令其輸馬以茶給之然往論屬番子軍  
民無且不從事務亦暫往即還終洪武之世無他特遣此  
所以致清明整肅之治開萬世太平之基也乃若列聖繼  
承宮府之大防無改而時偏事異中外之任使開闢如永  
樂中始有遣使外國及遣往甘肅巡視却來回話者洪熙  
中始有守備南京者正統中始有率兵討賊及各省鎮守  
者景泰初遣會多艱始有分坐十營或稱監鎗者然仍聽  
尚書子謙等即制至正德中還關始置內監且令提督禁  
兵內操分坐勇士四衛軍營益非祖宗之舊矣他如監工  
監器會同審錄蘇杭織造權稅開礦之役大約利少害多  
兼亦旋旋設即止孫毓石握一時智托權宜而事任遞遷  
易世每多厘正寔惟世宗肅皇帝毅然裁革獨斷于先我  
皇上剪除逆璫婉美于後繼之稟成于高皇帝訓諭內臣  
毋預政事外臣毋行丈結二語足括千古治亂之源矣臣  
等伏讀寶訓深謝指謀不使有功自無竊柄之患當全畏

法寔杜亂政之階故委腹心則威福移焉耳目雖則職啟  
遵典章則職守自恪嚴內外則侵越不生此實鑒古酌今  
可以無弊而神孫聖祖于焉一揆者也謹遵聖諭備察舊  
章將各監局職掌著為令甲可考凡者臚列上呈御覽至  
于供事擬度位置日備因時增設外牒未詳及釐飭節裁  
等事應聽該監臣逐一開列具奏恭候聖明裁奪施行諭  
旨據奏各內監及門司庫等衙門既有本等職掌舊制具  
在豈容踰越者各恪守典章以免侵濫凜奉法度以明糾  
處有數干預政事交結外官者定以違旨重治其或供事  
日煩位置欲備因時增減別有成規司理監察開列來  
著該衙門知道

### 東宮開講

崇禎十五年正月閏臣恭議講儀一覽史以佐經筵舊儀  
有讀四書諸經史之文似宜于經書外每摘簡要通鑑一  
段進講凡治亂邪正是非之際詳細開陳庶以古鏡今為  
益不小一有讀以進業舊儀經書各讀十通為蒙養聖功  
伏見皇太子聰穎非常似可各省為五以餘力用之閱史  
作對既可養氣兼可旁通一對句以致知相傳祖宗朝講  
讀事皆有對偶之自由淺漸深由近及遠此物速類觸發  
多似可將舊對佳者集為一帙恭候東宮時取覽觀開作  
一對容臣等與侍班諸讀官互相參叩似亦格致一端一  
問辨以去疑闡高皇帝每令儒臣進講必令反覆討論一  
以求義理之極如講洪範諸立政講改甲異端及心箴皆  
宜闡聖真出自天悟至南皇帝聰穎尤多發前賢所未發  
皇上精洞古今同符二程計萬幾之暇所以諭東宮者耳  
提面令無不周到而講官進講時有疑義東宮亦可時

賜詰問以盡下情一時習以基督先臣詹事吳寬言東宮  
講學自寒暑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  
不過數刻況其間又多間歇即曰習讀于內不若出就外  
傳親近儒臣諱習治道所得為多也商書言終始典學周  
頌言日就月將守成芳躋舉以為時習不厭之助

### 東廠事件錦衣候騎

崇禎十五年正月御史楊仁愿疏言臣讀初諭中史結  
侍之律義炳于日詞烈如霜中外臣僚孰敢不遵微臣拜  
聽之餘因稽高皇帝設官之初無所謂辦事衙門者不法  
之事故于明糾無陰計也後朱以兩清弊數則有東廠然  
如神宗皇帝享國四十八年合天下臣庶登之春臺繇事  
之門鞠為茂草而亦未嘗有研究之滋故元氣日培士氣  
日振鉅隆之業曷有過哉今幸我皇上聰神聖明即委任  
煩事亦無有炫日月之焰者臣復何贅獨臣待罪南城所  
見詞訟多為假番即假稱東廠則視晚俱推其真者乎  
此孫積重之勢然也所謂積重之勢者如比較事件則番  
役即聽償以買事件甚至誘人為奸盜而賣與番役則誘  
者獲利挾仇忿以首告而誣以惡棍則挾者逞志廠臣豈  
不三令五申禁之然比較事件而又欲令其不買事件是  
收薪止沸必不得已之數矣嗟乎設供布署以待魚鳥人猶  
哀之况餅人以陷福擇人而詳蒙惟恐其不為惡又惟恐  
其不即罹吾網羅之皇上泣罪解網之心豈不傷哉臣今  
冒昧一言亦恐禍機不測而臣不顧也伏願皇上先寬東  
廠事件而後比較較較後復買事件與賣事件  
者亦息皇上勿急于求彼亦不必急于得皇上惟恐其完  
累彼亦惟恐其波及此自然之理也如是而積重之勢稍



擬匪惟輩數蒙樂利之休內外關通之事且不期自息矣  
抑臣復有請者如臣子獲罪國法難貸皇上勅按按以檻  
車送詣闕下未為不可踐土食毛固非人臣春溫秋嚴皆  
為聖恩國安所逃哉若緩騎一遁有皆者家門破散無質  
者地方官斂觀衙臣又非不三令五申禁之然而天威所  
遺跋涉遠來彼自為長途計又安能已如使其罪可贖則  
留彼餘財以贖罪如不可贖則妻子衣食賴之自非劇惡  
聖明亦豈忍籍沒哉故養無事之福以歸仁壽防有害之  
政以維治平惟我皇上聖德天縱微臣拭目望之矣

還輔臣清獻

崇禎十五年二月諭三法司刑獄所繫甚重法貴一統朕  
每加意詳慎有批駁以期允當乃法官不能仰體不肯執  
持始多失之輕縱繼輒務為深文疑端游移率歸緩閣或

三三

囚犯人孤獨無控竟置罔聞不獄不提經多累月或因追  
証未了證犯不釋淹繫繫經割脫無日又有一等事理已  
明訊局可結乃胥役故為抑勒借端生枝仍行拖累以致  
獄案積實案幾盈釐冷干和深可警痛茲特遣元輔周  
延儒前去會同三法司官將大小一應獄情悉心清理除  
事干重大業已確審昭舊監候外其餘或道配杖等樣俱  
著詳審招案依律定罪請旨發落至于犯道關提未到贖  
銀追比未完亦當酌量事理或贖或保不得一槩濶監倘  
有事係寬押情事可於疑難在重罪不妨特疏奏請候憑  
裁奪總期疏理滯礙法得情予以應得之條留其再生  
之路庶幾惟明允允可望獄刑清絕使事失不經猶是  
矜頑宥過而其神心詳覈設誠力行以稱朕好生欽恤至  
意

賑就撫百姓

崇禎十五年諭朝廷大法勸逆撫順汝等就撫之民原係  
醇良百姓向為巨寇所脅或迫飢寒冒鋒刃出不得已  
朕所憫鑑茲賊匪李青山等既已就誅汝等仍是良民可  
各歸本土務農耕作有精壯願為兵者著該撫鎮及所在  
將官分領收伍朕念汝等再露王化窮困未舒特發內帑  
銀二萬兩解來山東着撫按官編給汝等以資安生務令  
均霑毋得遺漏不許吏胥捐勒侵沒違者即行嚴拿重治  
仍責各有司隨宜妥插汝等務令得所各處鄉紳富室有  
能捐輸資助者該撫按即行奏薦以憑核獎特頒明詔咸  
使聞知

行耕籍禮

崇禎十五年二月十九日駕至先農壇六科沈胤培孫承  
澤戴明說沈迅袁愷吳希哲等同礼部侍郎蔣德璟等導  
駕至具服殿易皮弁服絳紗祭服至壇壇上結黃幄奉先  
農下設上拜位帝拜揖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恭  
善冠黃袍太常寺奏詣耕籍位六科同礼部導駕至位  
戶部尚書傅淑訓跪進耒耜順天府尹張震跪進耒耜  
科錦衣衛太常寺道引帝左手東右手執耒三推步行  
犁土中盡壠而止耕時教坊司引紅旗兩旁唱禾詞老人  
牽牛二人扶犁二人耕畢戶部尚書跪受耒耜置犁亭府  
尹跪受耒耜置犁亭府尹捧有箱播種耜耜以御牛隨而履  
之帝御觀耕臺于是大學士周延儒賈遠聖張四如謝陞  
陳演吏部尚書李日宣六人耕東定國公徐九楨恭順侯  
吳惟英清平伯吳遵周戶部尚書傅淑訓兵部尚書陳新  
甲工部尚書劉遵憲六人耕西順天府廳官各執箱播種

太常卿奏耕華駕至齊宮春官一拜三叩頭各分班侍立  
順天府官率兩縣官耆老人等五拜三叩頭農夫蓑衣挑  
農具三十人隨後俯伏礼畢即隨府縣官至耕所終畝各  
官行慶賀礼上傳首賜酒飯文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  
上坐斗陸上餘在臺下是日科臣沈迅因教坊司承應歌  
詞俚俗宜改正上疏即下部本月二十四日帝令閣臣傳  
礼部王錫象蔣德瑤到閣諭以後耕藉宜敬謹風無逸之  
詩其教坊所扮黃童白叟鼓腹謳歌為祥舞狀委為俚俗  
斥令改正感天地之舞不宜扮天神黎濟及禾詞宜煩不  
忘規須令詞臣另行撰擬

### 改正樂舞

崇禎十五年二月礼部疏言該內閣傳臣等到閣恭逢皇  
上面諭耕藉事因科臣沈迅有疏商確一番如幽風無逸

之詩係另議外其教坊司所扮黃童白叟鼓腹謳歌為祥  
舞狀委為俚俗臣等前演習時已斥令改正祇因沿習已  
久不能驟更又蒙諭感天地之舞不宜扮天神黎濟及禾  
詞宜煩不忘規須令詞臣另行撰擬俟即行令改正又蒙  
諭太常寺有裨樂觀及給賜淨衣取其精潔今郊廟祭樂  
亦多疎澁如琴瑟并無指法舞容之非古制宜訪求知樂  
之人細加考究因及鄭世子兩進樂書及原任礼部尚書  
黃汝良樂律考大要以黃鐘為主仰見皇上留心上理于  
礼樂精微並不同悉臣等謹察得黃鐘候氣為律曆之  
本而自漢唐以來或為三寸九分或為九寸其說不同前  
議曆法時臣等以古葭灰候氣之法令欽天監與科局并  
試皆不甚曉至樂舞生則琴瑟碑磬尚未能辨別黃鐘乎  
周時以舞教國子今大胥正舞位小胥正舞判別八音而

行八風蓋五行之義皆寓于其中至漢大樂律則卑者之  
子不得舞宗廟之酬凡除更二千石至六百石閣內侯至  
大夫之子取其適者以為舞人其教之豫而選之精如此  
以故能發揚功德孚格人天而今皆伶人下賤為之去古  
寔遠宜令太常倣周漢意選舞士不得仍以倡優充數仍  
將律書正聲所募舞圖舞節重加翻習庶幾復三代之舊  
又輔臣奏廟堂上不宜用教坊樂聖意亦以為然察會典  
凡祭祀用太常寺樂舞凡朝會宴享等礼用教坊司礼奉  
慶而相沿既久疎舛習所當廢行中飭者也至古者房  
中之樂歌閑雅諸詩燕射之樂歌鹿鳴諸詩聖奏由虞諸  
詩即漢樂府亦務為古雅當時音容必有可觀自唐始分  
太常教坊為二定鄭聲亂雅之始惜古樂殘缺未易頌議  
亦宜訪采知樂之人徐加訂定以副聖天子復古致治盛

心

### 請用廢臣

崇禎十五年二月礼部侍郎蔣德瑤疏言臣叨佐礼官仰  
見皇上敬天法祖備極精誠郊廟必親對越闕闕近日所  
穀藉田朝日諸大典礼相經具舉臣等幸以菲劣備駁奔  
之末仰藉日躋聖域獲告成事又伏觀入春以來瑞雪疊  
飛皇登有象闕聞自關內外至河北山東浙直一帶無不  
以盈尺之雪相慶者寔數十年所希觀也至耕藉再舉尤  
為曠典蓋高皇帝嘗曰耕藉古礼也一以供樂歲一以勸  
農務本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知勸盡力而歛  
非盡虛文而南皇帝亦于二年及再行三推無非首重  
民依為三農勸我皇上之心即高皇帝南皇帝之心也惟  
是邇年旱暵内外交訌加以三餉重疊民不聊生誠恐勸

農之心難勤而民尚有不能農不敢農不育農者流亡滿  
眼父子相食死且不顧何從得牛弄種是不能農也三餉  
逼迫饑一粟犁惟微已至胥隸牌票狼虎噬人誰不望而  
却走是不敢農也富者以逐末為利賤者以充衛役縱遊  
惰為利甚且以充兵為利投職為利而最窮最苦莫如農  
是不肯農也無農則無粟無粟則無民亦且無兵此非急  
核蠹餉量除加派則農夫終無樂生之日也相宗時惟正  
之外別無加徵猶且歲有蠲免矧今日乎臣等又見皇上  
加意憐才命部院議起廢銅且特召用劉宗周鄭三俊及  
命輔臣清理冤獄中外歡呼無不加額頌神聖者臣等愧  
乏知人之明無以仰佐高深惟每觀閣部中舊弊見原任  
侍郎陳子壯願錫時二臣竊以為罪尚可原而才定有可  
用者子壯以議宗才獲罪錫時以議職自獲罪雖一時意  
見詿誤而其平日品望佳等寔恍不如又如原任祭酒倪  
元璐文安之學問經濟卓然不群兩雍至今以為師表似  
亦當在賜環之列至原任少詹事黃道周愚魯之咎定皆  
自取而半生孤苦子幼家貧萬里投荒深可矜念如在天  
之度既由賜給金乃人材定難亦豈忍終弁倘或寬其永  
戒許以自新此則堯舜憐才成心非臣等所敢冒請也子  
壯等與臣同官同署心知其枉不敢不言亦以皇上求治  
之切愛惜人才之盛心同符二祖而臣等願忘不以入告  
非忠臣也故因具奏而并盡其愚

### 召還建言

崇禎十五年二月御史張肯堂疏言臣聞自古帝王之資  
大抵皆由天縱然未有不因提諫而聖者也無論懸貽置  
鐸設保詔師求言之途惟恐不廣者乃官刑之弊不逞是

懲過人之獨不恭貽誠乃知三代以前但有以不言罪者  
必無以言罪者此治理所由隆也從世見斥一鳴或同伏  
馬而寒蟬縮頭之流皆譽不聞反得席煥升華舒翹清路  
言官之失其職也久矣恭遇我皇上炳日月之明擴山藪  
之量御極以來下詔求言不一而足然而朝上夕可窺見  
施行者則惟于今為烈是以一時言路諸臣無不各行說  
論競失危言以副我皇上進德虛懷而皇上亦且嘉納優  
容恒如不及藥言獻專康衛共酌斯真千載一時已在于  
是竊為在廷諸臣慶遠達而轉思前者因言降譴諸臣為  
可念也在諸臣幸意敷陳罪止成于狂慙在聖明薄從降  
罰法姑予以因循臣嘗于邸報中讀其封事或議徵求之  
宜獲或陳刑獄之宜寬或所糾者行間功罪之清或所爭  
者朝端名節之重或糾彈巨奸于氣焰方張之日或抵擋

逆習于威權愚竊之時雖其言未必皆當然一腔忠愛則  
固天日所共鑒也偶經挫折使作迹臣既埋下察瑣棄于  
諫場天門外者亦既久經歲月矣伏蒲有心違膝無路至  
不得與斯進諸臣比肩共事當亦聖慈所深憫也雖盛世  
原無棄人何官不可自效並使之迴翔中外聽浮沉于部  
司何如特加環召賜復原職之大快人心乎譬諸草木幽  
崖寂歷忽照陽春未有不欣榮怒生者况風霜頃域之久  
其勁挺貞拔之態又特異于尋常者哉諸臣已離原職未  
敢妄異消除尚有微官不得並微起廢非荷特恩難遽棄  
閭倘蒙聖明過揀臣言止須朝部開具緣由詣首錄用所  
召不過數人而朝宇已收觀矣其難為言官而去國不聞  
建白者不得輒引此例此又慎重名器之一端也

### 連郵故輔

崇禎十五年三月手致大學士文震孟奏論祭文曰惟  
卿學研天人行履忠孝殿頭妙選競傳日映五雲仗下孤  
鳴自天潮迴一柱迢迢奸氣之鍾斥益聞風節之堅寧反  
正方新旁求作又提衡文局譽獨表于三長納約經緯道  
允孚于同德權泰撥席九動輪廓昌言則起懦廉頑直氣  
已昂霄聲整潔身而退長慙矣日之忠得正以終通叶順  
星之變違恩明德恨不慈遺茲特需乎朝恩用俯紓于興  
論英雄如左而元放承

冊封永王

崇禎十五年三月冊封皇四子為永王制曰朕恭純祖武  
仰席天休長發其祥幸本支之昌後封建厥福宜茅土之  
疏禁誰既篤于展親典並降于啟宇咨爾皇四子慈 賦  
資岐嶷育德溫文瓊極分輝式謹履趨之敬恭樣貌秀具

灑藩序之恭朕稽古每聚建維城而剖封必冊拜于廟彝

章具在寵命宜均是用封爾為永王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于戲圖書之命康叔敬典在手又民漢史之頌東平問樂  
莫如為善惟孝以永言垂則惟福以永配自求爾尚克戒  
急氣無忘忠孝保茲帶礪以華皇家朕訓言用膺多祐  
敏哉

真人邪說

崇禎十五年三月札部糾張真人請加三官徽號一疏則  
臣等不能無駭者據道藏并與三官之說迥世始有之其  
經以天道地官水道為陳子格之子有無不可知然既經  
晉魏而應京復詣彌諭中外一體遵奉共許虔質則不惟  
例所不載其意欲以何為得毋借此黃教愚民使之奔走  
供奉以為利乎抑奉傳差遣招搖誰耀以為名乎近年異

教盛行游惰奸民棄農不務逃入二氏之徒脫漏戶口消  
滅丁糧不啻千萬別有白蓮無為等教夜聚曉散所在充  
塞若復許之虔質其惑亂有不忍言者漢末之黃巾以妖  
術授徒及應京之祖道陵以五斗米設教是也道陵舊事  
姑不深言自晉及唐其子孫并坐對號宋寧寧中始賜號  
張維先為虛靖先生亦並與品級至元始加真人稱嗣天  
師高皇帝以天豈有師斥之且以清理釋道二教責之臣  
部大哉聖謨一洗金元之陋矣應京酒肉俗流前春祈雪  
不效而歸此來沿途祈雨亦不效反以得雨誣告蓋典誦  
華嚴經咒哩者并笑破天下之口而尚久戀京師耗盡不  
貲良愚民左道之心祖遺兵血戰之氣無益有害斷可知  
矣似宜急急歸山以清輦轍至其妄清廢極容且等治左  
道惑眾例依律究處伏乞聖斷施行。

軍犯納贖

崇禎十五年三月諭舊制各衛所軍人多係壯健長丁每  
能國功樂業所以稱說官吏軍民可見軍選在民之前後  
方以罪犯充之漸失初意且按律止有流配原無軍罪正  
條今皆引例充軍是否成憲近因年荒道被聞都督府差  
官押解軍犯其窮苦無告者多致違礙尤非定罪時減等  
生金本念今俱看悉心商酌詳議良法未看又據近日條  
奏多言贖罪一款朕讀諸尚書見齊典呂俱以贖刑欽  
恤要訓古先王行此必有深意今日可借此為各犯稍開  
一線以遂朕惻隱之意此項折衷情法斟酌時宜行而無  
礙乃善并着議奏候奪

勉圖撥亂

崇禎十五年四月諭朕以京師御宇十五載于茲求治之

心非不善教治之方未得其要施之政令未免失宜是以金難切于愛民思不能以下暨漸數閭閻重困災害頻仍兵火繼續中原塗炭忠臣良將喋血流沙赤子蒼黎骨投異類痛深扼腕慘極傷心此孰非朕德化不敷聲靈不振之所至也今欲治理維新廓然更始布罪己之詔施養民之仁而又思實惠宜周空言無補且軍興經費日損民膏縱欲拯困難臻不知何道爾各部諸司凡有可以利民之事救時之方裨助政治之規條政補朝廷之闕失者須寬定開列項款送閣彙奏朕將采入詔內見之施行不得以迂說冗浮泛陳亂聽至于中外大小諸臣亦當痛自猛省服官擔爵各有職業何以全無匡濟竟之挽回任兵食之交窮思過腹之并急終未見有確然良畫奮起擔當雖忠義俱有同心乃戡定將誰屈指其非朕之所倚望于諸臣也自今為始亟宜洗心殫力惟日孜孜克儆克艱共圖撥亂以稱委任分啟至意

宋儒六賢

四月改稱宋儒六子為先賢命詞臣纂六子格言  
詞臣佐樞

四月大學士周延儒請以詞臣一人佐兵部允之  
申明官職

崇禎十五年四月諭朝廷設立言官以為耳目止樂聞諫諭俾助政機若職不言與言而無當皆非所望甚有以言為名挾私逞臆倚聲附和爭勝把持其失職更甚于不言近因時事多難亟資忠益兼收并納朕意甚殷乃言官不能仰體顛據個可取者固多而乘機恣妄者不少或存舉太過或糾摘過苛或已經處分而追論紛紜或事宜慎

重而多口騰播掣任事之肘故競傳之端抗戲福之權失獻替之義此于朕求賢圖治之本懷甚為不符昨召部院及科道掌印官面諭傳飭并着該衙門頒示憲綱俾各遵依今特再行申諭除已往不究外以後如再不改前非乖違職守負朕闕門來言之意定加處治

清核兵食

崇禎十五年四月諭朝廷竭天下物力以輸各邊養一兵期定得一兵之用也及按籍有兵征調無兵近來邊卒逃亡缺伍不知其幾而餉額不惟無減且日告虛糜濫耗誰非窮亦脂膏着戶兵二部徹底清核將各鎮從前兵餉類數令缺宜減若干務逐一察明以便酌量蠲額與民休息且到處糧料釐欠數多舊通未補所欠理告日積月累迄無底止今議以何日為始將向來一應掛欠截然勾銷按月解給毋仍虧欠即酌議確要具本奏至于興屯一事全書開載甚詳各邊果能如法履行不得飭報虛數私派取贖各督撫鎮道司都着一体中飭若夫鼓勵忠勞全在信賞必罰今校節死義之臣未見作何優獎倡導陷陣之將幾人立正典刑如此瞻徇游移何裨懲勵着即詳加察議應旌卹者亟與旌卹應處分者速為處分用使邊臣震奮克奏膚功

慎選言職

崇禎十五年四月諭朝廷聽言納諫必須言路得人欲得人必嚴考選公語慎嚴辨言該功抑兢獎信留真去僞此原是部院職掌昨面諭已着即細心詳議保列良法具奏又舊制設御史必先試以小差果能綜職歷事經年方准實授近因員缺一縣徑差地方及至回道又未見嚴加

考核殊失慎重憲之意今着該院堂上官執法綜稽申明舊制該御史必須分別去留不得循資推數緊題按差致有不堪貽誤地方所有未盡事宜也着具本奏奪

### 清理繫獄

崇禎十五年五月諭朕法天好生於全民命深念刑獄一重堪哀甚多今在京刑部等衙門已給未給各案人犯特命元輔會同清理業已有結其北直南京及各省一應大小罪囚着該撫按責成道府州縣各官通行實審所有軍徒杖笞各罪應釋放者即與釋放應減等者即與減等有訊誠未結拘押禁監禁逾年者通有遠聞結或成招立案免提註銷都一一清楚不許一槩混監其大辟重罪雖已奉旨定案若有情於可疑及年久有疾等項即一面減擬保候一面請旨發落凡違職人犯除軍需庫藏起解京

邊錢糧侵欠奸弊應退不饒乃就中仍聽酌議外其餘職罰罪贖給主徹通等項都着察明寬免或減半或全免不許仍前竊譽比至于佐二等官尤不許擅受詞訟徑送監鋪違者拏問治罪各按按官須遠委精明道臣風力推官分行各府俱親詣獄監審理疏駁一應減罪職職都悉心詳酌分別年分久近事情輕重以為差等務期一清海禁盡肅頑寬吏失不經勿入非罪以稱朕愛民慎罰刑措圓空至意尔法司還察治道里遠近分立限期與各按按官者如有奉行不定玩視虛應者察出從重究治其凜奉之無忽

### 鄉試加額

允禮部議鄉試加額南北直各十五名江西浙江湖廣福建各十名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各八名廣東六名廣

西雲南貴州各二名

### 舉人選除

允禮部議各省貢舉人數科不中即令赴部選除不准會試

### 增奉光殿母后

崇禎十五年五月十七日上傳礼部堂上官礼科太常寺卿東中左門及午門賜官餅各十五枚帝御中左門之左小廟右偏曰德政殿帝返顧屏諸瑣退后即曰礼部等官過來帝曰太廟之制一帝一后計九廟此外祧廟亦有九亦一帝一后因屈指數至德懿熙仁四祖外仁宣英憲孝共九祧廟已滿各一帝一后其結后及生母后七位既不得入太廟亦並無祧廟之主即宮中奉先殿亦原止一帝一后嘉靖后有以繼后生母后入者而以前七位尚無祭

也帝意似在生母孝純皇太后而又推及七位后遂入奉先殿亦未明言也礼臣林欽稱蔣德璟王錫篆奏奉先之外別有奉慈殿係奉慈后及生母后處今雖廢尚可舉行帝曰奉慈殿外尚有弘孝殿神霄宮本恩殿礼臣奏奉慈殿如未可復或即在神霄殿奉祀未可知否帝曰太廟一帝一后朕不敢輕動還是奉先殿可收拓前後加一層亦即桃廟亦當給祭德璟奏大格之禮歲暮已行于太廟似已妥當且奉先原止一帝一后與太廟同若并桃廟之主俱入未知安否帝曰奉先殿現有繼后及生母后七位環奏是萬曆初添帝默然自吉無二祧廟再建非禮也

### 慎選考官

諭礼部取士大典全在主考得人着各衙門慎選咨送不得但拘資次亦不許聽人規避違違降罰的不必議差其

在外分考各官一

兩輔讓亂

崇禎十五年六月御史吳履中疏言皇上仁明漸銳意  
英康好學勤政敬天法祖嘉猷懿德史不勝書有何闕失  
尚需收補雖然皇上虛己責躬而臣子區心獻說則漸負  
聖明之善矣臣謂皇上之失有二曰大奸之罪狀未彰  
而身為受過一曰國治之綱領未擘而用志多分皇上臨  
御初年天下猶未大壞也特簡一溫体仁顧允恭正之義  
陰行媚嫉之私凡正人君子必百計摧折以致賢士解體  
救過不遑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而釀成大亂之源者  
体仁之罪狀也專任一楊嗣昌以救撫為忠謀以四事為  
實政加練餉以刈劉海內致使民怨天怒災旱頻仍四海  
困窮盜賊遽起而結成大亂之勢者嗣昌之罪狀也皇上

所信任無如此二人臣二人侍皇上之信任以售其奸欺  
不知如何忠愛如何匪躬以自結于皇上迨謀信不疑然  
後得為所欲為無不如意其所欲為者先做成一不得不  
為之機發待皇上發一意旨而遂見諸行事有執以罪彼  
彼不任受曰皇上自為之皇上亦曰彼寬未嘗專擅也乃  
益信深不疑是以二奸迭受過也夫臣子為君父過分也  
二奸所誤而反為二奸代受過也夫臣子為君父過分也  
誰也豈有君父為臣子受過之理皇上自君臨以來無一  
念不善無一事不善而奸邪輒借以濟其惡如治尚嚴明  
也而引之于苛刻刑欲當罪也而引之以從重皇上念與  
事之善無難見于天下而賊亂臣賊子無知小民遂見為  
朝廷闕失散于非議而叛背之孰如皇上國十五年如一  
日哉今即下罪己之詔俾父老扶杖往觀相顧流涕亦祇

天子至今日始翻然悔悟也孰知其十五年如一日哉誠  
以兩奸罪狀暴白于天下使天下皆知皇上為二奸所誤  
而未嘗自有闕失則聖明之戴翕然無間亦收拾人心大  
振指也至于國治自有綱領聖人按世酬物因時制宜大  
治則潤色太平為制法保邦之計世亂則幹澁屯蹇為撥  
亂與治之謀要惟相天下大勢緩急而輕重布之如今日  
者亂極當治之會也內治欽而後戎馬生民生民而後寇  
盜起政治愈整欲愈急是以生亂策救亂何處乎亂寇  
已而益甚也近姑反其所為有躬勵翼治有紀緒綱解  
網民有生機亂源已塞急宜求治兵之人真能御敵者任  
邊陲真能勦寇者拜內地先了此兩大事而治功可次第  
舉矣選賢自輔敷施臣工司調要者以平格理陰陽求福  
衡者以公忠重僚屬庶官燕入百職交修漸至天心降順

大有書年便可替頓皇獻恢復核化理將國家數百年之紀  
綱法度廢喪而壞亂者悉行修舉千百世之基圖統緒缺  
畧而廢墜者從此創垂皇上為法今傳後之主群工為幹  
壘閣泰之臣千古咸明拭目可俟若委託非人紛紜求理  
臣未卜成功於何日也皇上以天下為一身其精神當無  
所不周貫以古今為一堂其學問當無所不併也兢兢萬  
幾間值閒暇何可用心于虛寂無益之事况釋家道派不  
過為我兼愛之源誦孟子所謂要父父無君之教聖人之  
徒所當禁而聞之皇上慎不可惑惑于此也唐貞觀中引  
學士番宿更休典討論古今宋亦令名儒夜直禁中不時  
召對蓋聖賢義理所以栽培此心神明之地時加灌溉則  
與天地民物自然不相間隔而精神默運無弗貫通時復  
稽閱經史觸發理趣考稽事變無事而靜有感遂通闕失

無自來矣

親定閣員

崇禎十五年六月初輔周延儒次輔陳演以閣臣魏紹乘謝陛以人言去賀逢聖以諸者得九卿事之人乞行枚卜皆下吏部于是家日李日宣令選郎盧化登約會吏科章正宸河南道張璠照例內外兼推以札部侍郎蔣德瑄少詹黃景昉南宮寶司卿委曰廣札部侍郎王錫完祭酒悅元璐少詹楊汝成諭德楊觀先札部侍郎李紹賢刑部尚書鄭三俊吏部侍郎劉宗周兵部侍郎吳繼刑部侍郎惠世揚左都御史王道直等列名上請上令再推救員通列來看再推札部尚書林啟祥少詹謝德溥少詹王瑜南祭酒王廷垣原子閔仲儼刑部侍郎徐名麟副都御史房可壯工部侍郎宋致通政徐惟炳大理寺卿張三讓通列上

請于六月十九日上賜各臣俱召入中樞殿問以時事多艱天運民窮有何素猷具奏各臣次第奏訖命蔣德瑄黃景昉吳繼俱陞札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越日上御中左門召內閣部院諸臣上青衣袍皇太子定王永玉皆衣紅侍案前行禮畢帝喚吏部尚書李日宣來其聲甚厲帝曰用人為敷治之要用人不當吏部不得辭其責如今封疆多故督撫屢易天下安望治乎記得兩年前曾面諭諸臣有寧背若父不背私交寧應職責不破情面而今還是這等姑管情面那能濟事昨者枚卜閣臣是何等事如何也狗情溫舉任意揚揚這事如此何況他事日宣伏地少許帝曰何不奏來日宣曰用人是臣部職掌臣入嚴地兩載無小無大無不兢兢從事如督撫不得人用天下不得治乎臣嘗以為泥至會推督撫則樞臣科道具在

不是臣一人能獨行其意但用之而當臣不敢居功用之不當臣不敢辭罪昨者枚卜一事臣不意萬分玩業即臣微職姓名亦不敢循例輕入若諸臣才品原具在聖鑒正是臣才識疎淺未及詳確臣罪萬死帝曰吏科章正宸河南道張璠東又曰房可壯宋致張三讓宋帝曰你看三臣是否堪任閣員日宣奏臣初推升三員猶以為多後奉旨再推科道諸臣皆欲仰體上賢無方之意廣收博採以聽聖裁如房可壯之峻節練職飽歷風霜宋致之英資運學詣于典故張三讓之風節凜然能將正論三臣之事業在後日非臣所敢知今日之用否在皇上非臣所敢必臣但知三臣原不愧枚卜帝曰章正宸張璠如何說二臣奏家臣凡事相商臣等亦相規勉如此事有一毫徇私納賄臣等可必其無三臣才品原俱可用日宣又奏此事臣亦說

簡明白科臣此奏殊為不是今日之事只宜論其人之應否堪用如何只把不精情納賄等語向皇上瑣瀆臣自入吏部凡事一任虛公有何規勸每遇會推必先令選郎與掌科掌道商妥然後約會九卿上推至于枚卜尤不比尋常所推之人掌科必面之六垣掌道必商之十三道大家敲推但有一不當臣部即不啟事從中酌定不敢纖毫任意臣事皇上三十年自為御史至今精白一心若有一毫徇私背公今文武諸臣具在皇上一可問廷臣一一可參良父帝曰六員都着錦衣衛堂上堂拿了送刑部問罪李日宣章正宸張璠各成邊房可壯宋致張三讓各革職為民

射祭難臣

崇禎十五年六月予洪承疇丘民仰曾變故王廷臣等祭



葬仍設壇齊化門外上親臨祭而哭之

皇妃加諡

崇禎十五年七月皇貴妃田氏薨加諡冊文曰桂殿承芳輝冠三星之首蘭宮頌秀禮崇大列之先惟昭德于生前宜隆恩于身後嗣皇貴妃田氏生有令質早晉華封麟趾鍾祥武振衍純之慶難鴻敷等時襄育時之勤淑譽方宣還芳遙掩望惟如在悲空結于瑞華辭播聞名應高于將管啟章懿範宜有褒頌差稽素履諒為恭淑端慧靜懷皇貴妃靈其有知尚敬寵渥

端本宮

七月置皇太子端本宮原名慈慶宮懿安皇后居此因移懿安于仁壽殿改為端本宮時皇太子年十四議明年選嫡故先為置宮按慈慶宮光宗舊宮時所居張差挺擊處也其後為勸勤宮上為信王時舊居

廢嘉蘭臣

崇禎十五年七月初九日朝期傳免閣臣公揭規正論曰皇帝勅諭輔臣周延儒陳演將德環黃景昉吳甦朕以涼德纂服所夕靡敢荒每幾務殷懇懇是懼賴卿等盡心臣道即事贊襄視國猶家圖難于易調和銷解未易枚舉即如本月初九日偶因微恙暫免早朝方愧宵衣即勤補贖卿等忠純體國舍為愛君上致興讓懷悵于君要臣詳之義深惟易傳懇懇于畫動夜靜之宜意此章強言同樂石朕心欣悅是用褒嘉今海宇多事之時而指摠賴克艱之佐臣勞而君乃遯內治則外自寧卿等其益納誨無方匡朕不逮度終始如其保天休欽哉故諭

復杜危機

崇禎十五年七月給事中姜埰言臣讀易之賁卦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其象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自古文章與獄事不多見臣聞東南文學之士彬彬蔚蔚有復社之名散云人盡才能要而論之則明經史鏡情議誦其間即有二三士懷古憂時慷慨持言扶正論議犯威自者或亦規勉大義匡翼明時非威時世所宜諱也如以為分外狂瞽宋臣范仲淹不目其為秀才時以天下為己任乎乃自罪輔臺承衣鉢事類坑儒不曰誹謗即曰結黨一事而株連無盡一人而毛貺必求嗾乎罪輔園未之深思耳夫所貴乎佐理機務者以其無可誹謗也事苟害治縱使傲古亂靡有底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誹此言上下之相應也上世指倭之輩猶有屈膝宋時太學諸生佐闕朝政假使大臣獲墨專國嚴猛迫促民力屈絕當時小臣不敢直言而士子代之士子不敢直言而文章代之此亦世道之不幸而執政者之羞矣大臣返躬脩省豈盡無過若空言實罪立陷阱穽年使提止望門張儉有亡魯之禍處士橫議中屠絕梁碭之踪抑亦過矣且罪輔亦知天下之事士子不留心誰當留心者布衣擔簦之時朱紱管箠之日魏此人才國家累世育養幸有經術明達之儒指陳切隱裨益上理士苟不放古今治亂之端當世得失之故其人之賢不肖為何如也若累仁義者號稱多事忤權奸者輒為狂生效何不輕學校而罷師儒也不獨此也學校可輕姑可而畏諱口者繼而諱文事師儒罷始而廢社謀者繼而壞文臣其于皇上道佛作人久道化成之治不大傷哉目今卿會兩試正人文消長之時狀折天語中飭俾天下之士勿以復社為危機維繫國運不小抑復

杜之禍始于周之變之誣訐張濟也張濟一代著述之手  
砥礪名行折衷古今不幸齋志以致天下惜之時見臺臣  
劉熙昨疏請表章聖學事蒙鑒鑒併祈皇上予以易名之  
典以重文學之臣詩曰古之人無數譽聖斯士臣為皇上  
頌之矣

### 選設九嬪

崇禎十五年七月諭九嬪之設原贊宮闈內政祖制選擇  
典札甚備迨因中外多事未遑舉行朕登極十五載從未  
輕進一人第宮中札節殷煩如郊廟歲殿庖膳等事均不  
可缺人料理選嬪備官典難久廢者即連始舊例傳諭京  
城內外各衙門預選良家女子年十四以上十六以下必  
德性純良家族清白容貌端潔者方許與選其被刑廝後  
等項及已聘定者俱不得濫冒取罪仍于明春舉行該部

即行傳飭其在內諸司也者預辦錢糧不得遲誤特諭

給事中光時亨疏曰臣聞昨報恭捧聖諭傳諭京城內外  
各衙門預選良家女子統良清白容貌端潔者以充九嬪  
臣聞九嬪職在周禮事閨宮闈重以祖制且以懿範夫郊  
廟歲殿庖膳諸札節皇上此舉政為動合天人豈其或忘  
風愷之藏意哉之或有煩于外庭小臣過慮者乎願臣愚  
以為朝廷之事有緩有急有速有勞明主圖其急而舍其  
緩趨其勞而達其逸是以至誠不怠久遠化成終厥威治  
焉方今外憂內患海內騷然而臣民猶尚帖安可恃無恐  
者良以皇上親賢納諫凡郊社大典何一不舉行兵農大  
政何一不釐數且好學孜孜朝覽奏章夕討經史請誡正  
之道為修得舉官之德德二王之蒙養皆于皇上式觀  
身軀是以九邊將吏四遠窮黎聞聖躬之不自暇豫如此

以為天時人事必相感召終致太平故雖塗肝腦以事祝  
戈而不避腥膏血以供飛輓而不怨也乃于修得澳疏屢  
頌之日忽傳此詔在皇上稽諸典彙考諸往牒其慎  
而後為此諭萬無稍有即安致馳宵旰但恐官府外或有  
不善仰承聖意者將毋從此各懷宴樂遂忘外患乎則臣  
且惴惴懼矣臣嘗讀史書逸樂之微載在篇諫士謁之威  
嚴于湯貢見古殿世君臣無一時一事不交相警惕以皇  
上同符禹湯克艱厥后何刻少忘即臣今蒞頌聖諭有述  
因中外多事未遑舉此朕登極十五載從未進一人之語  
則皇上前此殷憂何如故慎計今雖朝端清明眾正登用  
然中外多事仍如昔也不散謂災沴不現而時和年豐也  
不敢謂稽令不行而師武臣力也不散謂剋復無虞而小  
往大來也不散謂姦究潛銷而內安外攘也不散謂野無

五

不歸之鴻地無不耕之土而與屯墾荒遠有成效也有一  
于此即不可謂之已安已治乃十五年未遑行者而今行  
之竊恐大小臣工或誤認多事之日遂為無事之日也昔  
高皇帝大軍功臣倦倦不忘艱難謂人之常情每謹于憂  
患而忽于宴安夫功成極治之際祖訓尚如此而況今日  
乎且聖諭飭在內諸臣也者預辦錢糧臨期應用皇上富  
有天下寧惜此費願臣又以為節儉之端先行自上今戰  
士長征飢民露處困艱賦苦匱內帑之發給絡繹不絕憂  
時者尚恐其難繼無以拯此無衣無食之民應此呼庚呼  
癸之士而使計臣竭蹶于茲典札或亦于急先務之道可  
再籌也臣猶記天啟年間詔傳選嫔民間子女嫁娶極空  
備配非偶後不勝失所之嘆今聖諭分別甚明且不過止  
及京城內外而傳之遐遠恐有奸民藉此煽搖兵荒流離

之餘難復堪此皇上視民如傷嘗慮匹夫匹婦有不被澤  
臣有所未安于衷又仰見皇上不即速行尚待未春之至  
意何敢不明白入告伏望收回成命俟歲冠削平之日然  
後降輦則睿慮益動于諄囑臣即益湯于幾虞遺士益奮  
于死綏小民益勇于供賦齊業竟兢愈加昭著所震視既  
遠豫樂可成所謂先天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更  
于皇上飢溺同民之聖衷為大愉快矣人臣愛君必于其  
漸臣幸際昌言不題之時區區愚悃伏乞聖明鑒宥

### 奉先桃園

崇禎十五年八月文華殿日誦畢手諭閣臣曰朕恭親太  
廟奉先殿祖廟帝后神位不覺忤愴感為為桃園英廟  
之孝前皇后憲宗之孝穆皇后孝惠皇后終藏無一祭也  
見廟世廟之孝烈皇后孝恪皇后移廟之孝安皇后孝定

五十二

皇后神廟之孝靖皇后光廟之孝和皇后孝純皇后忘辰  
不得設祭服青也在太廟殿宇三層皆九間前殿時享格  
祭之所中殿見廟後殿桃園皆同堂異室一帝一后而十  
位繼后聖母不與焉此大札不敢輕議在奉先殿一層九  
間亦同堂異室見廟帝后及七位繼后聖母咸在焉時享  
大格行札于太廟奉先殿則凡遇節令朔望忌辰等典禮  
皆有祭祀獨孝烈等七位繼后聖母忌辰不得設祭又不  
服青若桃園三位繼后聖母終藏諸祭皆無此朕孝思所  
以難已也今謹察供奉各殿則有神霄弘孝本恩奉慈怡  
神等殿朕親行相度惟本恩殿規模大濶欲命所司改建  
殿宇二層每層九間亦同堂異室供奉桃園德祖以至孝  
宗九廟于前殿而孝雨皇后孝穆皇后孝惠皇后恭煇奉  
先殿例供安行家人札惟每年大禘禮畢躬行一祭後殿

以備將來桃請之殿其世廟孝烈等七位繼后聖母違忌  
之日宜否設祭服青昨見設院部奏似尚未晰此意致再  
諭之

### 圖五幅

#### 太廟前殿不開外

一為中殿殿位次九室一帝一后  
一為後殿殿九室則桃園也德熙熙仁及仁宣英憲孝共  
九位亦一帝一后

一為奉先殿見供座次太祖成祖睿宗武宗皆一帝一后  
世宗自孝潔后外有孝烈孝恪二后穆宗自孝懿外有

孝安孝定二后神宗自孝端外有孝靖一后先宗自孝  
元外有孝和孝純二后睿宗則后尚存也

一為奉先殿怡神殿六宮五所仁壽殿本恩殿總樣

一為常慶庫改造殿宇配殿開闢閣樣

給事中沈胤培疏言札以祀宗所定者為專議以經傳所  
依者為正伏在莊誦諭札以桃園廟后三位終藏無一祭  
見廟繼后聖母七位忌辰不得設祭服青孝念難已欲將  
本恩殿改建殿宇二層供安已祀九廟帝后而附三贈后  
于其中及見廟繼后聖母違忌之日宜否設祭服青煌煌  
天語既昭示以太廟大札不敢輕議而又通看部科同太  
常寺折衷情制詳酌典禮微臣拜揚明命敢不畢竭愚誠  
用光聖孝夫札有萬世之經有一時之權經者推之祖宗  
而準比之經傳而符如太廟一帝一后奉先殿亦一帝一  
后是也權者祖宗所已行而札緣義起經傳所不載而儀  
以情隆如別殿之專享奉先之附安是也今日舍祖宗所  
定之札而別求所為札舍經傳所依之議而別求所為議

有萬萬不敢出者臣請盡言無諱可乎考古無奉先殿之制太祖以時享未足考思特仿前代宗廟神御殿之意而建奉先殿于乾清宮之左成祖率循無改雖曰用舊額行家人禮而太廟以象外朝奉先殿以象內朝凡節忌祭告太常通如先祿供饌禮未嘗不嚴且重也每室一帝一后如太廟寢殿其祔桃迷遠之禮亦如之禮又未嘗不明且備也考宗以考穆紀太后不得祔太廟奉先殿則建奉慈殿薦享既以避尊復以專敬仁至義盡千古為昭嗣考南周太皇太后崩考宗召內閣劉復亨東陽謝遷等議祔廟禮一則曰事須師古末世都察之事不足學再則曰宗廟事關係綱常禮重豈可有毫髮僭差身祔考慈殿皇后于太廟奉先殿考南則祀奉慈殿中室穆考穆居左世宗追上去考惠即太后尊號亦祀奉慈殿居右嘉靖十五年論

官以三后主既不祔太廟又不祔陵殿似融之非親之命會議以行禮官言自古天子惟一帝一后配享于廟所生之母別祭于寢斯禮之正考宗奉慈殿之建子祀生母以盡終身之孝耳祀子妾母不世祭謂子祭之子孫則止蓋建祖重故不復顧其私祖母也今于考南曾孫也考穆孫屬也考惠孫也禮不世祭義當擬祔但祔義惟遠主為是而遠祔陵殿歲時祔享尤為曲盡非前代所及世宗從之罷奉慈殿祭二十九年祔考烈方皇后于太廟時以考潔係元配持議久而始定穆考即位仍祔考潔太廟而祀孝烈于弘孝殿又別祀考恪杜太后于神霄殿萬曆三年諭礼官以考烈考恪宜奉于奉先殿祔享都察嘉靖十五年議祔陵殿不祔祔奉先殿神宗曰奉先殿見有考南考穆考惠三后神位係我皇祖定宜遵禮祔安不必另議并

罷弘孝神霄之祭自是繼后贈后皆以祔享奉先殿為成例矣當考宗始建祔廟暨世宗再正太祖南向之位而時明明穆穆酌古斟今豈不念太廟既有祔廟奉先殿何無祔殿良以遠廟為祔去桃為理去理為禪祔有不得不降情有不得不親先儒嚴陵方氏曰王者之于祖禪以人道止掌五服者以二桃將毀先除其寢室有漸故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致堂胡氏曰天子之廟而已矣有桃為不意其數盈也有禘焉不意其乏饗也是故宗廟之禮由于孫不忘而是不忘者仁也祔以先王之義無故損益于其間是則禮之盡也今欲建祔殿二層而又不在奉先殿之後將以奉先祔殿名乎抑以何名乎無論官廟即遠有毀而無立且前長祔遷之神位供安何所如建陵殿無迎回

大內之理若更製高即神位與神主不同十數世之後重取久桃之神位而題之不可也周家下世三十卜年八百止曰先公之遠主歲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遠主歲于文武之廟耳未聞桃亦以九為數而預計增加也昔殷高宗為中興盛主形日有雌雉之異祖已成其典祀無置于祀而傳說亦云賴于祭祀時謂弗飲礼煩則亂事神則難子思子曰先王之制礼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礼稱王母不配言有事于廟可及卑有事于卑不敢獲尊也皇上孺慕微于重玄孝思通于錫類然帝后之尊卑固最即典祀之秩教與道在聖母可極尊崇而不必同于列后在列后宜俾孝享而未免抑于祖宗如魯立武宮陽宮春秋皆大書特書見其數已久不宜立而報立焉非即遠有終之義而哀公三年書桓宮僖宮文伯傳觀盡

矣官何以存志其笑以替其後也皇上試以祖宗所定合之經傳所依今日既詔之國人他年將垂之青史可日內殿之禮非外廷之禮比哉况桃廟三后但不得祭于太廟奉先殿而後祭還宮燕窩之盛原未嘗不申必違周極而事如存則立別殿以專祀聖母接之闕宮之文泰慈之建猶為合礼并忌日設祭服青似宜分別久近稍避祖宗統俟聖明詳察

### 詰訪錄

崇禎十五年八月吏部尚書鄭三俊疏言語曰百年之計在于樹人得一人而可保百年者政為道德相承氣誼相引規隨表裏針鋒不易故爭美競執者豈有附影呈身者必非嘉士所以始進不端末流愈下又熟計其誰為後日保任者故總齊柳領之司少見貞方沉退之士其所由來者遠矣往者每有缺司官多于臨時詰訪大端才有力者得之皆非無因即以廉卓入旋以婪賄敗十嘗五六求一後來挺然自樹不甘頤指磊磊落落一毫閑即不通苞苴直不入者罕見也臣請立為詰訪之法各省且不論其缺與不缺兩直各詰訪四人每省各詰訪二人自三年俸起收單後註之于冊舉主併載登呈御覽凡遇推用過一人即詰補一人而總之以其御評合之官績本部從而細加詰詢必其砥清介持品行端方素有文采者而後定為舉首待後遇缺遂補不拘前序或有資俸已深推用不及者如遇行取不妨即為臺省之用若其人清而有執士論所歸不妨多任一年若雅自修飭氣骨未整不妨聽其例假再加磨鍊若才守平常不堪華選即與量陞改調若既用之後廉隅不謹敗壞債事者舉主亦應與之同其清濁蓋其

姓名久在御前不敢隱不敢私也兩新之後舊有賢者則當起舊若非大賢用新亦可舊者亦當酌量升轉不得接置但使頓銳汚濁之風微自銓司一變耳然而銓司之官野有善完固由自愛者少亦由把持者多把持不遂則謀辱隨之以後貪污不簡與顯制銓法有非公論者正須言路之彈擊若本無關敗捷私致技巧為傾陷者則亦當明白告之皇上議以考功之法駁正可把持則不可耳而至子不時請下朝房討價討款之輩即司官之少有志節者亦不妨聽其隨時入告無慙能剛當必有毅然而與者若司官隨人繞指必與同汚臣部堂豈不能奉皇上之三尺并議其後哉

### 薦政庶常

八月御史劉熙旌言故庶吉士張湧力學政行富于著述上命將所著書抄本進覽

### 諫定群教

崇禎十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文華殿日誦諫官丘瑜諫師擊之始章帝問咸英韶復瑜對是四代樂名帝曰子在齊聞韶即此樂否瑜對曰即此韶樂帝復問聞之亂亂字瑜對是樂之卒章帝曰當時夫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何等契合因顧問輔臣前論礼部舉如樂之人曾有之否對曰未有帝曰古樂亦尚可復又問張濬張某何如人延儒對讀書好秀才帝曰張濬已死張某小官科道官如何尚說他好延儒對他中頗有書會做文章科道官做秀才時見其文章又以其用未竟惜之不然張濬已死說他亦無用帝曰亦不免偏延儒對張濬貴遠聞皆有些偏只是會讀書所以人人惜他帝默然德璵言前貴遠周蒙皇

上放他生還他極感聖恩只是永遠充軍家貧子幼還望  
皇上天恩赦回或量改附近也好帝微笑言永遠充  
軍子孫要世世承當也極可憐延儒言道周在獄中尚寫  
許多書即向前奉旨係他親手寫的德璟言道周寫有  
孝經一百本各本有一篇文字各一樣共一百樣多是感  
頌聖德景訪言皇上表章孝經所以道周寫有一百本德  
璟言頃皇上問知樂之人即道周使知樂姓言道周無不  
精通不止知樂且其清苦不可及德璟言臣與道周同年  
他登第後多徒步往來至今尚未有住屋最是清苦且于  
方十歲但得免其承成使好延儒言道周也不在承成不  
承成就是讀書亦選用帝得帝不答微笑而已翼日手勅  
云昨先生每面奏承成黃道周清操博學見今承成遠于幼  
朕心不覺憐憫彼雖偏迂經此一著德創想亦改悔人才

五九

當惜宜作何救罪酌用先生每密議來奏閣臣延儒等奏  
黃道周為人勵行力學是其所长偏執迂疎是其所短然  
而本心則願為君子素矢忠孝者至于博通典籍實事古  
今刻苦康隅瑞吐詞藻定有一種人不能及足以感動人  
心之處是以舉世翕然但向來未經追琢每有任性率意  
之咎自蒙恩誥裁押陶鎔聞已甚悔前非每日在獄手書  
孝經極其感佩天恩頌揚聖德此臣等皆得于目學者近  
日恭觀皇上勤學好問稽古考文臣等自愧固陋未能仰  
承萬一因思及道周之博雅庶不愧詞臣職掌遂率陳奏  
伏蒙皇上憐其貧苦鑒其改悔而軫及于人才當惜赦罪  
酌用斯真造化生成之恩天地覆載之量播之海內傳之  
奕世有不歇吁嗟我大聖人之舉動起出尋常為萬者  
乎照得道周原職是詹事府詹事今既蒙恩赦用似當

還其政秩以備文局編摩更足資其一得此則又非從道  
周起見也

### 發帑貯戲

崇禎十五年八月諭朕頃集廷議嘉意興已自有首配定  
規制次第舉行念明春耕播急需籽種事屬創始不忍重  
累民間今歲事當秋成畿輔河北一帶存在裕量正可及  
時收糶儲備特發御前銀十萬兩為買籽種之資爾戶部  
即發撥行該撫按分結州縣責成印官名買嘉穀收貯倉  
廩完日報數備察候設有專司就近支動該撫按推展朝  
廷德意必須設法措處多方積貯歲豐既可平糶數饑不  
至傷農公私兼濟莫善于此其差官解發未盡事宜爾戶  
部還詳議條例來看

### 文昭閣直房

六〇

崇禎十五年八月帝早朝後登文昭閣即御德政殿召對  
閣臣周延儒等言國初弘文館在禁中閣臣對弘文館閣  
初設在恩善門內帝曰然文昭閣兩旁亦可建直房朕不  
時召對及諸讀儒有疑問先生往來亦便宋人言親賢士  
大夫之時多親官官宴之時少閣臣等對皇上諸學勤  
政真得先辟心法帝問永樂大典及大學用人理財諸臣  
各有奏對言用人理財俱明明德內是大學一書只是明  
明德帝首肯因言京中宜積貯本色將德璟對外面各處  
郡宜積貯本色高皇帝原設有預備倉今省且州縣專貯  
本色以待荒年之用今預備倉只是空名帝曰屯田也要  
緊因言漕運海運諸事貴河一帶修築如何閣臣對近來  
自董家河起即用沁河不用黃河一路較平穩帝曰是沁  
河又言京中運糧車戶之苦閣臣對車戶腳價原有輕費

銀可用只須給發得好外面百姓又苦餉餉加派須是漸減省帝默然遂賜茶餅而出翼日命于文昭閣左右創設直房云

### 定經筵之時

八月上諭礼部經筵大典礼宜嚴肅以候定于辰時行供事各官照日諱例着文書官預傳站班不得參差遲誤該部即行傳飭特諭

### 豫省之變

崇禎十五年九月河南開封府陷于河士民溺死數十萬按開封為宋故城取許州立土和灰以界內外皆砌以堅甃至明太祖欲移都于此益加增築其西一面內皆積石所謂夷門也賊李自成久垂涎于此先于十四年二月率大賊來攻巡按御史高名衡祥符縣知縣王爰設法死守

六

相持月餘城上箭砲傷賊無數適李僊鳳督諸將馳至賊遁去周王恭禔捐銀五十萬以餉守陴者其大砲則舊令孫承澤在任時募舊劍遺總督曹文衡家下幕客所製又得其裝放之法令廢弁司民範等習之故年收其用十五年正月季自成復圍開封巡撫高名衡總兵陳永福力禦之永福射中自成左目自成退也永福鎮開左良玉兵至而遁至是年九月復率諸賊突至不復攻城設長圍以困之域內倉盡高名衡與推官黃澍議城不能支不如引黃河水灌賊且水泊城下可以通餉道其敵周王然之乃使人掘堤不意水大至潰城而入街衢水二丈餘士民溺死數十萬名衛乘水舟至城頭周王府第已沒從山逸出西城樓都師候恂以舟迎王卜從喜以水師至城上黃澍從王乘城渡達陞口諸軍列營宋家寨賊移營不及亦

沉其年萬人事聞帝念防守勞苦不深罪但冠名衛官召黃澍入京喜其口辯授御史

差御史黃澍賈銀貲卹宗民諭曰朕自維涼德不能積誠上格穹蒼以致中原寇氛汴堤潰決瀟湘王群宗下及士紳百姓困頓流離深可悲痛又念數月圍困以來賴王捐貲鼓舞暨在事文武軍民嬰陣固守勞忠苦義尤可褒嘉茲特發御前銀十萬兩即着御史黃澍押解前去內將三萬兩特賜周王以備官眷供億之需其餘之萬兩仍聽澍與該撫按酌量分派有竊郡王宗室見存若干分別賙養傷亡的察其有無眷屬均行給與次察見在汴城守兵供遺徙河北飢民若干一體犒賑用副朝廷恤災惠窮至意其該撫鎮而下有功人孝除名議叙錄外也着分別賞賜用示旌酬至蒲城數十萬生靈協心堅守抵死不渝義憤堪閭亦當設壇致祭以謝忠魂其中未盡各項聽撫按官便宜吏用事竣造冊奏銷特諭

### 憲臣建議

崇禎十五年十月左都御史劉宗周起用到京上言六事曰建道撥京師首善之地先生馮從吾立善書院臣請亟復之以昭聖明致治之本曰貢法守高皇帝諸老氏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焚錦衣刑具請切獄詞專聽法司不必下錦衣以崇國體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令九卿科道會議之後乃付司寇司寇議辟始得收繫此于僇辱之中不忘礼遇之意曰清狀奸凡禁地匿名文書請一切立毀曰懲官邪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愈多愈巧臣必為風聲彈劾之惟祈嚴斷曰飭吏治今吏治之弊無如催科火耗詞訟贖銀已復為常例矣至于營陞謝薦地方

御史尤甚臣請以風憲受賄之律為回遛考察第一義帝是之

### 積分送考

崇禎十五年十月吏部尚書鄭三俊疏言積分監生姚弁等比例乞考推知先該臣部具覆因奉有本內與國初之典未可同語是何緣故遂着察明奏奪之旨該臣部覆察得國初積分之典凡生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與一分歲內積陞至率性堂方許積分在試文理俱優者與一分歲內積陞至八分者為及格方與出身是其間經年累月磨鍊作養蓋以考其才吏以謀其行也今之積分雖經國學按月課試要不過擇其文理咨部候考其于陞至率性積分八分之典制寔未如武所以有今昔不同之論耳在臣部仰體

六十二

皇上作人感心故再加考試以上卷量取通判次卷取校州同在後治行超卓不妨一體優異在今不可謂之非出身矣察國子監咨送積分除南監題咨積分徐寧遠等十名內見在候考有子元愷孔亦昭二人外其北監于十四年十二月咨送姚弁升等十二名十五年七月咨送李純美等十名閏十一月又咨送蔡南賢等三十六名往例在廠咨送不過一次每次不過數名今則一歲之中咨送三四次一次送至數十名則濫矣謀其文藝且未必優況言積分而又懸希正選妄觀清華此尤未可輕徇者也但既經監臣咨題前來相應覆請將咨到監生始札部原題臣部嚴加考試如果才學優長堪補任使者始舊授以通判州同職銜只如杜歲收取之數平常者授以監生本職其有文理謬者撥回監肄業俟歲終及格再為彙送以後積

分之法如欲永行每歲止可咨送一次每次不過十名庶限制有定不敢濫賜可也允之

### 章疏日繁

崇禎十五年十月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疏言臣辦事垣中察本科發抄底簿見近日章疏較崇禎初年增十之五較萬曆中年增十之七一科如此別科可知夫議論日多則事功自應日集乃近年中外景象無論不及神廟時并不及我皇上臨御之初多矣蓋議論者精神之薄也意愈外馳則力量中散理所必然與足怪也故密奏日多則遷防愈壞籌計日多則財用日虧啟事日多則人才愈匱此其病在議論多虛飾亦多也我皇上勵精圖治銳意太平第一惠務每如課定效課寬效每如有議論有議論須從六曹大臣始蓋六曹者事功之府也朝廷之大政大紀大

六十三

利大害于是寄焉屑其任者果能公忠體國殫力救時不顧利鈍不避勞怨天下事豈遂不可為也乎何必倣小臣日上幾疏徇人情日覆發本然後為能盡厥職也應議覆應立案仍照舊制則章疏之有不知凡幾矣由此而論臺諫之臣是以言為貴者也豈徂欲捕養應發擊言誠不厭煩數也若浮泛之條議市恩之奏屬與據風聞而糾一二小吏則宜禁亦有章疏之一端也至于各曹之官自有職掌毫勉圖之日不還給何暇出位而紛紜建白凡疏不經堂印代題則宜禁此亦有章疏之一端也在外按按于重大事情自應時奏聞若錢糧之起解奉罰之開復官員之吏調行間之案級小捷事聞該部者應行咨達部若瑣事舉行奏請則宜禁此亦有章疏之一端也通政之司職在封駁通因康詎通長人希進取游說不根之徒有如聚



訟凡此者宜禁此亦有章疏之一端也又如內外臣工凡經論劾當如祖宗朝舊事平心靜慮上候皇上之鑒裁下俟舉朝之公論聞言騰氣激辯者則宜禁此亦有章疏之一端也此教禁議論日減我皇上批答之暇時御文華殿召三三大臣商確政事講求理道務令朝奉命而夕行從此而政不清簡功不華集者未之有也伏惟聖明鑒納施行

### 建文鉅典

崇禎十五年十月給事中沈胤培疏言竊見駙馬都尉輩永固一本奉旨着該部科詳酌確議臣不覺舉手加額曰皇上修明舊章無幽不聞請議建文于此日真千載一時殆祖宗陰牖之使言而成我皇上繼述之善也按臣祖子未為銀臺時其疏請祀建文大謬言建文者高皇帝太孫懿文太子嫡子五年御宇統順系明生為金潢玉牒之主沒舍斷運飛草之怨心竊痛之成祖用王景議以天子礼葬道官致祭輟朝三日而赦祖之不欲廢其祀可知也愚詔褒祀死節諸臣是忠子建文者宜祀矣乃建文何獨不得祀因請祀于孝陵高皇帝之旁或懿文太子之側疏下部覆如議留中不報而要非臣祖一人之私言也方弘治中禮部主事楊循吉亦嘗請追諡建文而以景帝帝及元順帝為比謂親親國當視景帝遜位允當視順帝人皆誦其不刊豈為曆十六年國子監司業王祖嫡後以建文不宜革除景泰不宜附錄並形奏辨乃景泰附錄改正而建文年號報罷直至二十三年九月神宗始允祀臣范謙履科臣楊天民董臣牛應元疏而奉有建文等蹟看附載太祖高皇帝紀之末仍存其年號之旨其難其慎越今又四

朝矣推而論之不帝而何以編年不帝而何以議享存其年號不得不復其帝統復其帝統不得不酌其徽稱與修其祀典事本相因禮原一貫合先從諸臣之章奏神宗帝發之明諭已示顯號鴻名之漸矣且成祖不嘗曰欲法周公輔成王乎今孺子而在未必不復辟也又不嘗稱建文為少帝乎位號依然并未如景泰之違廢為郕慶王也且建文得統于高皇帝尤非若景泰之因危擁立也乃一則尊崇于易世之後一則泯滅于十數代之餘不過謂表章遜國則暗難無先而不知天與人歸成祖自不避征誅之迹勢窮事去建文何必存揖讓之名要以承桃有主即家君避野度無傷太祖之心況一脉相傳則體統開天更通神文皇之緒而何嫌何疑之有哉皇上至仁符堯虛受邁萬遠希靈廟追崇景帝之親近休神宗像表忠魂之意則

臣有四說于此察改寔錄令建文自為本紀無附以成萬世之信史可一議也柱西山不封不樹之訛而致尋成祖礼葬之蹟因以表為陵園二可議也做恭仁康定之謚法而斟酌于二字四字之間三可議也即國為廢而春秋二遷寧于南奉常四可議也夫然後皇上之心盡二祖列宗之心盡而三百年來臣民之心亦無所不盡念祖德而隆孝思恢皇謨而舉廢典端在此矣

### 誅兩罪端

十月御史王孫藩糾總監劉元斌言職在邦洛元斌違避歸德姬兵大掠殺良冒功上命誅之然未得旨元斌即奏辭以司礼監王裕民漏賊並誅之

### 俞樵典例

崇禎十五年十月吏部尚書鄭三俊疏言舊制九列三品

以火條及督按有缺皆會九卿廷推所以示爵人衆共之  
公亦廣耳目不遠之助也而督按一官尤為地方緊要察  
會典內一款凡巡按都御史缺會戶兵二部推舉蓋重錢  
穀故幹辦之才恭之司農重軍旅故折衝之寄恭之司馬  
察見行事例大條廷推九卿官咸與科道例不推舉而吏  
部河南道皆得先期與閣屆期會推六科掌科十三道掌  
道亦駢集盡題仍是推舉不當者能其當面駁正之意而  
從未見其有駁也崇禎十年該本部題為聖明之治甚殷  
臣子之事行宜力事凡會推大條九卿官不到者聽本部  
題奉乃遵行未久輒多托故不赴當時事多艱所在紛  
擾督撫之選尤難兼才或素著清教未經軍旅或才堪兵  
事未肯恤民或品直而局小或意廣而用疎或難違御寇  
互有短長苟非再四審量何能隨用輒效究之糾彈多在

密陳時政  
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行人司右司副熊開元疏言臣因  
大敵縱橫名城屢墮聖主獨處不勝憤慨輒于御前恭請  
獨對蒙皇上允臣所請召臣入德政殿對諸臣已退惟輔  
臣尚在臣復引面書所云嘉謀嘉猷入告于內及周易所  
云君不密則失臣不密則失身請輔臣暫退臣之意非  
有所私蓋以皇上隆重師保賜之坐論為帝王盛事不欲  
以小臣面相指斥傷皇上敬大臣至意又恐小人伏莽乘  
臣發論借端妄引為一網打盡之計故願密白皇上請皇  
上虛懷博納所謂成君德存國體惜人才惠忠國若此也  
及輔臣請退皇上不允臣不得不累陳大義然非臣初意  
矣奏畢欽掌聖諭命臣補本臣奏對時屢蒙天語威嚴咫尺  
天恭謹不詳不敢妄述祇就臣次第所奏恭列上聞臣奏  
云皇上天生仁聖法可以致中興故敢求治凡十五年而  
天下日以亂必有其故乃廷臣不以此故入告皇上皇上  
不以此故下問廷臣所請求准是兵精餉足勦勦四方不  
揣其本而末是圖皇上雖終日不食終夜不寐以求天下  
之治徒費聖心無益也何也天下之亂不始于邊與腹  
下亦不在乎寇與靖遠宋子曰天下之治在人主方寸間  
朝廷一二人而已此一二人得人如治病而得良醫但供  
手而聽之而天下之方不可勝用天下之藥不可勝用也  
此一二人不得人如庸醫誤人危在旦夕使主人到處求  
方到處求藥已為失矣而所得之方所得之藥又必與庸  
醫商而用之不至于盡不止矣故帝堯之時天下之亂殆  
有甚于今日而堯不憂惟以不得舜為憂急先務也夫  
憂不得舜何以得舜是有道焉嘗詢之九官詢之十二牧

矣又必釐降二女察其餘影之安而後異以高位誠慎之也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  
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皇上臨御以來輔  
臣凡數十人先朝置輔之多未有如皇上者然或得之既  
卜或取之立譚或拔之倉推不過皇上賢左右皆曰賢如  
斯而已矣未必諸大夫皆曰賢國人皆曰賢也以皇上股  
肱心膂之寄而任用之易如此以故庸人在高位相繼為  
奸人禍天災迭無底止迨言官發其罪狀而後誅之罷之  
所敗壞已不可救藥矣今事殷憂啟聖令大小各官得不  
時面奏然而輔臣在左右誰敢為異同不過兵食之計一  
枝一節其于輔臣之得失未嘗敢置喙焉夫朝廷設官大  
小相維何以雷同遂至于此蓋昔日輔臣繁刑辱致廢屏  
忠良故賢人君子得而攻之今日輔臣稀繁因循宿速起

廢藉奉村德意方有功于聖德有功于人才賢人君子皆其所引用偶有不平私相慨嘆而已孰便而攻之臣于輔臣皆有交而無怨但目擊宗社蒼生不覺君臣之美重于友朋不顧死生布其心腹伏願皇上過君疑臣問以輔臣賢否即以所論賢否定其人之賢否不半日間輔臣之心事可明諸臣之流品亦別于以察吏安民則官常一肅于以謀免除暴則壘壘一新天下之治端在于此若皇上不加体察一時將吏相狃于情而賄賂之中雖民窮盜起失地喪師皆得罪誰復為皇上捐軀報國者臣亦知軍興旁午之秋容有小人挾私罔上如聖諭所云者臣不備妄言及此但臣一腔忠憤感事激衷不覺言之過切更無所私狀乞皇上俯賜憐察存臣此言以定臣功罪如輔臣感激恩礼奮起精神修明實罰殄茲蠹醜使臣言不中社稷之

福也。臣雖身蹈斧鑕，有餘榮矣。

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諭朕以涼德承奉天地祖宗付託  
君臨天下十五年于茲比者舊害頻仍于戈擾攘興思禍  
變宵旰靡寧寔皆朕不德所致也若為臣綱乃庶政根本  
凡為臣子以忠孝事君父亦當如朕故事天地祖宗周敢  
不誠朕不能仰承天意除暴安民罪在朕躬弗敢自寬自  
今日為始朕故于宮中默告上帝修有戴罪視事務期迅  
掃逆類蕩平流寇稍贖罪戾恭惟二祖舊制日嘗朝見群  
臣裁決政事朕今率循成憲除門朝照例應免日期傳見  
外餘每日親執華勳殿文武諸司等官有欲奏事者赴弘  
政門報名候召不許內外官員故有壅蔽阻當者定以奸  
欺論斬言官以言為責稱職非易職默不言及言而不當

俱屬溺職朕若有過首宜匡繩方是責難之恭諸臣中有  
大奸大利自當查糾其餘往事細過不應苛索近來忠讜  
者固多扶私偏執吏端爭勝亦復不少或代人規却或為  
人出缺種種情弊難以枚舉每遇會推皆稱堪任使事未  
幾輒復糾紳違臣尤與腹裡不同若議論太多何從展布  
前煩憲綱面諭已明以後檢具看核遵奉行有違託的降  
調斥革必不姑貸迨者辨犬生即各督撫鎮將等官若能  
出奇制勝擒拿職從即為異等大功立畀厚賞辭拜通倭  
決無少靳其能剪哨鵠剿張疑設伏多方機警使敵盡夜  
疲困亦為奇功亦與破格升賞如或逗遛疎玩致誤事機  
定以軍律正法大賞大罰斷在必行朕未能遠引前代只  
在近師二祖聖德神功大昭武烈當時國勢尊榮宇宙和  
寧賴祥臺降四裔果王弘模具在朕前庸疎不敏敢不凜

連大小諸臣誰無忠君愛國之心僕當以滅敵除寇為事  
知者效謀勇者舉力富者輸財能者盡職卧薪嘗胆協佐  
中興何憂敵寇不平天下不治已經面諭茲特通加頒示  
俾各知勉勵毋負朕罪已求言克艱國治至意欽哉故諭  
時給事中姜珠以兵警守門見諭上疏曰皇上脩有罪已  
又教誡言官唯視言官獨重故望之獨切若云代人規切  
安敢謂盡無其事臣獨展轉而不得其故皇上何聞所而  
云然乎如排語騰謗必大奸巨慝惠言官而恩中之謂不  
重其罪不能激皇上之怒指言官之口後將爭效寒蟬墮  
閉天聽誰為皇上言哉疏入帝怒甚下諭懲開元革了職  
着錦衣衛拿去究問姜珠革了職着錦衣衛拿去北鎮撫  
司着實打問

是年閏十一月二十九日早朝華御中左門召對內閣五

七

府九卿科道等官帝諭科道官未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  
奏臣等識見庸淺不能仰副皇上求賢之意或言之不當  
或言之過激又蒙皇上鑒優容以致諸臣忘其惡職輕  
有臨瀆如同官姜珠干犯天威亦皆臣等之罪但姜珠作  
令清苦居官勤劬身休孱弱多病伏懇聖恩寬宥帝曰目  
今流賊四犯將及兩月既不能截之于外又不能勦之于  
內任其焚劫蹂躪慘不忍言爾時聖容惻然垂涕曰朕無  
面目見爾等爾等只以優容為言前日御史王孫蔭奏內  
臣王裕民即時正法何嘗不納言初九日朕諭內有一段  
申飭言官爾等各宜警省無則加勉有則改之姜珠不遵  
朕諭反來詰問安得不重處爾言官以言為職當言的不  
故言故于欺視二十四氣之說事同匿名見者尚當焚燬  
乃屢見章奏不得不于姜珠疏上一問爾言為朝廷耳目

自己不正何能正人文武大小諸臣各盡其職何難滅賊  
精神都不用在國家上賊勢如此諸臣同在漏舟之中誰  
無忠義誰無廉恥但不肯發奮任事都是一味浮泛瞻徇  
麟徵奏皆由用人不當如目前要地督撫委任不堪言官  
亦多有論列但言官職在糾彈用舍原在吏部先臣王恕  
馬文升做吏部時言官糾彈一款有多至一二十人者及  
下部覆必詳細分別某人應去應留某人言當不當彼時  
亦無敢諱者言官只當言即言之當否與職不稱職自  
龍朝廷處分此後邊疆用人言官糾正吏部詳覈吏得輔  
臣主持天下事猶可為帝曰已屢有旨了麟徵奏頃然開  
元亦以奏詰輔臣周延儒得罪雖是出位妄言第謂曰家  
貧思賢憂國亂思賢相封疆事敗壞至此豈得不責備首  
輔此亦人情所必至慈足姜珠無如出語不倫開元亦是  
熱腸但言之不當帝曰熊開元假托机密陰行譏謔小如  
大賤凌貴漸不可長前旨已明起來御史黃謝奏往河南  
慰問周王賑恤災民帝嘆其奉差已久起身太遽戶科參  
國違糾宣督江為緒奏却御史周燦請遽不用命行間諸  
臣御史楊若橋舉湯若望教習大器左都御史宋周駁之  
謂國之大事不專恃一大器近來通不講人才不講兵法  
任賊到一處殘一處剽一城陷一城直無大器者若望向  
年倡說天主邪教惑亂人心堂堂中國止用小技微猷豈  
不貽笑天下又奏若望小小技倆何益成敗之數只要法  
紀修明賞罰妥當使人心震悚庶幾聞外用命可望成功  
帝曰如今從頭整頓做起還該做那一件宋周對惟在皇  
上命吏兵二部揀選督撫簡將練兵若是文官不要錢武  
官不怕死何愁不太平如今只管說選才望不論操守致

有使會使詐貽害至此帝曰督撫自是要才守兼金宗周奏須操守為主帝曰大將乃是一段才幹不足區區有操守的便做得宗周奏範志完平日操守不好今又貪冒剋兵以致軍心渙散帝曰知道了宗周奏朝廷待言官有体言官進言可用則用之不則置之即有應得之罪乞勅下法司原情定案今熊開元姜珠狂躁無知不能無罪但以皇上急切求言而二臣因言下詔獄大干聖政國体有傷恐非皇上求言初意臣願皇上俯念時事艱危獲聖度子如天以開諸臣諄諄之路如臣宗周叢亦因言獲罪道是弄疏冒瀆蒙皇上不加斧鉞放還上聞復荷賜環起用是臣之罪寔甚于二臣臣何幸而遇皇上之優容二臣何不章而不蒙皇上之恩宥也臣又有說于此前黃道周言語激烈有朋友所不能堪者我皇上不但待之以不死且在廷廢之列今二臣竊直不及道周道周何幸而遇破格之恩二臣何不幸而不蒙法外之宥也帝曰人臣見有無札于君者即當糾劾三法司錦衣衛俱是朝廷衙門你說言官有体假使貪贓壞法欺君罔上瀾亂紀綱的通是不該問了宗周伏地頭叩奏云臣請罪帝諭曰黃道周問他有學有守用係持恩怎得引他比似尔復拗偏逞成何都察院卿等起來劉宗周候旨處分聞臣周廷儒等合詞中救蔣德瑛吳姓言之尤力刑部尚書徐石麒奏住在直房與同召諸臣商議熊開元姜珠有罪仰干聖怒臣等宜代為請罪叩頭乞恩俟聖俞始起不意臣需次未言劉宗周隨即申拔語言懇直若論起事罪寔由臣伏乞皇上將臣處分寬宥宗周不勝感激在倉御御史金允辰奏劉宗周申救姜珠熊開元非從二臣起見幸達聖明從諫如流無

非願皇上為免舜之君廣納言之美主聖則臣直一時不識諱伏乞俯賜優容兵部尚書張國維奏劉宗周清執素著即如臣受事之初宗周相會即以操持砥礪謂微整聲部務在端本澄源臣服膺其語但于朝班相遇一切調度每多商畧方今多事之時變成當惜伏乞聖明寬宥帝曰熊開元這疏定有主使想是劉宗周主使了兵部左侍郎馮元臨哭泣救爭衣袖盡濕金允辰又奏頃臣聞皇上諭熊開元疏想是劉宗周主使臣以宗周賦性疏直客也不會與熊開元實不相往來宗周與臣同官臣性和他他是前日恭聆皇上面諭不但姜珠熊開元二臣有罪臣等亦俱有罪皆惶懼不安即宗周在外邊與臣等也說他不因皇上面諭遂不覺以忠愛之心披納膽之益其寬從君德起見宗周在衙門百事整頓即皇上所頒憲綱見在奉得日與諸御史中飭前同臣察理城守不避風雨若成可念帝曰金允辰也着議處允辰奏臣忝風紀之地每與宗周言要天下治安全在撫按若巡撫按盡得其人天下太平宗周為人清直在衙門就是不動聲色人心也是振肅的皇上若是留他這箇老臣願將臣罷斥臣如有一字之取願甘斧鑕工部尚書范景文及五府勳臣同出班力救上曰面諭甚明卿等不必申拔起來劉宗周金允辰先出使旨傳旨劉宗周革職刑部擬罪即奏聞臣持不發同捧至御前力保首輔言詞甚婉蔣德瑛曰向前唐太宗惡魏徵直諫入宮怒說會須殺此田舍翁皇后具服賀曰君仁則臣直奉帝遽曰唐太宗才朕所不如若論門德門行朕亦不學他吳姓奏皇上當學堯舜安肯學唐太宗只是唐太宗巧于取名上問怎姓奏人臣敢言的用之則

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臣下太宗本不善觀微故欲優他以自成其名上默然久之乃去刑部擬罪數字

給事中孫承澤疏言臣聞風紀之司國是寄焉得其人則足以肅百僚失其人則無以定衆志故恒當慎重其選未可輕為更置也迨蒙皇上起劉宗周以廢籍而為風憲長臣適奉差在外遠近相傳無不加額以為聖朝美政及臣北上見其經過之地人曾望其丰采及聆其言語又無不轉相稱說以為規法蓋宗周四朝耆舊一介孤清事必合乎古人行必準之理道其迹似迂其氣似懇要本之忠君愛國而其學無欺前蒙召對其語詞過激衆為之危仰賴聖度寬容不加重譴我皇上之量真天地覆育之量也我皇上之心真堯舜關門之心也在宗周不如如何感激如何追悔行且青衣小帽策蹇就途臣意數年來署位之間

七五

親利國使恬不為非以致是非不明功罪罔定盜賊四方相困益熾自舊臣登用始稍知人間有廉耻事語云山有猛虎霍藜為之不採言國之重臣不可無也今宗周就職未久突不及貽落職遠去士論能與共惜至僉慮臣金光辰冰蘖為心蘊桂為性正色立朝有古大臣風往年按豫愛民如子嫌貪如讐一時墨吏望風解纜豫之人官于京師者俱能言之幸于摧折之餘并以佐憲之任今亦以語言失簡同時獲罪在二臣受主固有熱腸而情退亦其本性但兵戈壓境之日豈舊臣聯翩去國之時在聖明無不愛惜之人才在臣子難廢執奏之大義伏望聖慈宥其過失錄其生平允大小臣工之請還兩臣原屬之職必能益勵晚節振揚風紀所裨于國是人心不小矣臣抱病註籍因思大政所關難以纖數潮職冒昧干瀆宸嚴統祈垂鑒

### 憲臣殺人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刑科給事中孫承澤糾劾臣殺人之案已明疏言臣聞律要重于殺人殺人者抵罪莫大于欺罔欺罔者誅法紀昭然不以巨憝而或漏網者也若割都御史宋之善殺人一案臣不能無說萬之普寓中死屍二軀潛行掩埋科臣袁道忌桑梓之私執朝廷之法據實入告其原疏中載抬埋則有二強盜其知情則有蘇管家及麻面廚子事固已如指掌在之昔自應俯首認承束身就法乃膽壯氣橫覓規法紀自恃身為負隅之虎勢同憑城之狐乃肆口反囑登言子虛偽若魏甲可以勢壓屬下御史可以情囑若謂縣赫氣焰殺此二人正尋常事我但言為無誰敢執之為有遂使驚數之下通衢之間有重泉難訴之冤青瑤夜號之慘亦從前僅見之事矣且其死者或

七六

妄或勝為賊為獲據實招明法或束減乃硬口掩飾止欲氣滿言官不知已日無君父則其欺罔之罪視殺人之罪寔更重也我皇上不即置之于理因科臣在德弟黃雲帥尚未奏明今兩臣之疏俱下臣垣再四參詳事已明白有據寧可使殺人者不死欺罔者無罪因循時日大案久懸臣等職掌所關寧敢嘿嘿伏乞聖明飭勅下法司提問根究二虎下落嚴伸欺罔之罪庶大法彰而人心肅矣

山書第十七卷

諭飭巡按

崇禎十六年正月諭都察院朝廷差御史巡按專察吏安民除奸清暴屢有嚴飭整不遵依如聞防失嚴舉劾失當俱應修廢罰贖濫橫舉難枚舉巡按身先不正何以振揚法紀都察院職司激揚未見特科何人朕今專責巡按痛革沿習力行察吏安民之事舉薦必廉卓犖良參劾必大貪巨蠹果肯定心奉行自然有遠地方若但修飾虛文勉循套例說名巡按徒滋騷擾于朝廷設官之義何居朕時欽于考核成例之外加行大賞大罰以示勸懲

科道陞轉

諭吏部用人全在儲才進來惟以京堂為優若陞監司使口為轉宜敬磨鼓舞之意今後科道官除資深勞著特陞京堂外其餘酌量才品升授監司不許仍設年例正閏寺項名色如果聲望著隆治行超卓方輿入陞卿寺或巡陞巡按朝廷務求練達繁勛封疆即在內清卿亟需老成幹辦必內外互轉方可折錄就獲厦才

都尉就學

崇禎十六年正月駙馬都尉驥永國凱言駙馬就學成弘以前赴監考驗嘉隆以後就家教習然先年教習尚皆三年六年考滿近則終歲歲還或逾年不補矣與其設員無定徒逐僥倖之私孰若相親有成追隨從公之選橋門環聽曉振驚之有容翼園序賓赴駙廬之合節先朝駙馬若梅殷年登趙輝宋球并源德敬石璵或著節封疆或宣猷樞府宜非獨學之效且又安敢自棄于聖明之世哉疏上上褒嘉之

蠲租恩民

崇禎十六年二月諭朕以涼德撫臨萬邦念甚切軫愛民而澤無由以下究繼因年來軍興警費加派頻仍賦愈重而民亦窮出既多而入亦倍痼瘼日甚屢轉堪哀茲者特頒赦宥之仁大布蠲徵之令其自崇禎十二年以前一應存留起解供本折錢糧盡行蠲免加與百姓休息不許有司重徵涸派其有司曾因十二年以前舊欠奉罰者俱開復令其盡心按字一意牧民所有應蠲數項開列于後古今治平無異術首須本國邦寧懷兆有同心金在上仁下義因兵派餉原係取民以衛民蠲舊徵新豈曰得己而不已佇俟廓清大定之日即為征輸盡蠲之期庶救四海為家永賴一人之慶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止增楚撫

崇禎十六年三月給事中龔鼎孳疏言頃者中樞以逆寇窺荆條上防江事宜固有增設武昌巡撫之議中間更置新舊劉隸郡邑端緒頗多急未嘗不審而臣獨執大勢窺之竊有以明其不然者往臣曾待罪楚吏矣楚楚冠禍十有餘年撫是土者凡數易縲絏縲項皆相屬乃疆事之潰缺自如也蓋非巡撫鮮少之為患而人不稱其官之惠即稱矣又弗克竟其用虛象昇方孔昭表絀威聲豈不表表稱矣望而或以移或以隨相率去楚楚乃益不支比數年中民日益貧兵日益驕地日益破裂江黃千里鞠為蓬蓬蔓窺虎巢出沒左右不聞鳴笳注警發策以扼其騎突者項上遊再躍銳水乘高夏口揚波又驚岫島益不獨江北之七郡盡而江以南亦岌岌焉如懸絲之垂于鈞安完理矣再一二年賊不滅勢且無民三戶其為甌脫乎而今

日議增官明日議增兵似欲速民之為賊而力驅之者臣  
是漢中樞之計左也請為陛下言其不可者增官則必增  
兵增兵則必增餉下至材官中軍胥吏與臺之屬事事稱  
設費且無莫新操郭景昌受命伊始已不免于大聲之呼  
今又欲募至萬人餉從何出刀祖遺子得死為歡其誰忍  
開加派之口舍是又無從得食且恐割割之害究歸于民  
一不可也楚已有兩按三撫十五郡之閒牙斧相望藩臬  
諸司既已疲于奔命今再增一撫是則下之承令者嘗一  
而上之布號者嘗六也文書填委耳目眩昏必且彈營竭  
智相為周旋縫飾海深本業盡長多指既憂于亂視一柄  
何貴乎兩操二不可也江北兵連禍結民力已遺一切轉  
輸供億將有江南今既各長其人各私其土此疆畧界呼  
應乖睽雖魯析可以開鄰而楚政安能及普主客公私之  
費何策枝梧兵火殘區有同坐困三不可也耶陽一郡據  
豫秦楚蜀之衝地處萬山俗稱瘠瘠往派民盡居餘風未  
殄伏莽之憂當時而動則數經寇劫奸人生心輯暴殺良  
談何容易今謂此一撫無閑輕重輒有動移脫復更起倉  
卒誰執其咎且聞曹見諸襄宛拔獲漢興寧容四有確喉  
等諸一擲四不可也一撫一鎮法令相維各有井然體制  
應爾惟楚地一鎮三按既已多寡偏畸今又益而四之是  
兼鉞重臣僅與監司相參錯而專閫之帥作奸軍中初既  
無所重承後且規為玩却人情多則不貴少乃致精豈可  
令開府中丞三倍于兗魯之教既虧大体亦悖事宜五不  
可也夫屬兵秣馬惟職是求者督撫之事也扼險固圉畫  
時而理者道府有司之事也若該撫舍職言守舍就轄而  
言分防守土各官更效何職况接鎮懸駐郡土刑部並有

道臣等密議告辭難不聞緩急其不必增者一體事之壞  
由于多官善改朝更訖與成畫即以三協論舊止一繼兵  
而辦今增大帥六副帥十有六而反不辦蓋百里教官紛  
紜委台養癰孫舍斯獎甚明何可再取備員數非定效及  
今不革恐百兵置一帥數邑置一撫而尤不足也其不必  
增者一至若巡撫繫一方安危中樞繫天下安危操策當  
計久長論事須觀大局目下宜急易秦撫俾秦賊而撤  
孫傳庭一意出關以掃襄鄧之寇急擇沈撫仍舊駐荆而  
撤楚鄧二撫首尾夾擊以成驅勦之功發言盈庭要歸謀  
斷此臣所由效忠若于樞臣也撫臣為一邦司命三楚尤  
禍亂頻仍謂宜盡矯前非力圖新猷有司以採凋殘酌  
蠲貸以甦民命毋縱驕兵以助盜賊毋更百姓以奉豪強  
練水陸之軍寬俸一以當千消省會之德優俸鳩毋增目  
一獲已足何利繁多此臣所由效忠若于三撫也伏乞陛  
下下職章使諸臣博議萬一可采酌賜修罷事其有瘳  
也

### 養民數賢

十六年三月原任湖廣巡撫徐都御史方孔炤疏言臣恭  
承聖問謹以臆對內外摺分南北而制勝之道則一皇上  
勵精圖治在事諸臣無不奮力勉強然尚未能寬老憂  
者時地有難易功序有先後也年來焦勞惟兵興餉臣以  
為第從兵餉經營而不從原本立大規模亦費時日亦費  
貨財乃其原何在在于養民致賢而已漢蕭何對高帝曰  
養民以致賢人則天下可圖因不五年而成帝業今者欲  
收中興之功須做開創之意竊觀我太祖開創于南初不  
交征于西北成祖開創于北曾不假借于東南各就其土



人民拓基委統四海既一猶不盡括天下之才每預行  
竊粗富庶在下教訓備至樂利久長至于今日國勢人心  
大不同者大寇業殺人無厭而貪官汚吏復吸之某兵患  
將復害之水旱疾疫復殃之所餘幾何幸遇皇上大德好  
生每下詔安民江湖黎老讀而感泣此以生道回轍運天  
下將下遠滅有期矣乃愚臣鄙見所謂養民教賢者有二  
諸得竟其說方今已被兵燹之地有城郭盡燬者有四海  
盡殘僅留空郭為兵馬營場者然土著之民懸土難舍每  
盆依山傍水結寨如團如不意未辟絡胥化為盜匪宜選  
廉幹武畧之吏多方招來因其勢而利導之勸其寨主廣  
立營屯比練禦寇使中州江北楚齊畿內等處今日極殘  
敵之區即轉為他日雄固之域民自為兵民自為帥可以  
不煩朝廷處置但其施為次第自與承平法度不同窮則  
變變則通宜聽該地方文吏委以事權數年之間自能復  
盛矣其未被兵燹之地人情泄泄尚急催科下怨眾携恐  
蘊火宜急飭舊章嚴課守令刑清訟簡收拾輿情部擊豪  
強毋令實盜祇取正供以意國用悉除煩苛民自樂輸盜  
賊不起即如睢寧如縣馬岐鳳勸民為兵結束三千獨抵  
巨敵復能移救邳州漕臣史可法拔而用之盡如此舉是  
不以兵餉煩苛計也皇上休念遠近盡蠲十二三年通  
稅又于中州時蠲三年恩波浩蕩然賢有司必能宣化不  
肖者暗自徵收各處錢糧未清務宜稽核徹底使卸屋之  
下皆沾實惠此養之大畧也賢以佐籌帷為上孫附櫟  
侮次之然內外相助勞逸互恤和衷協恭取長棄短獎直  
懲諉勿分畛域乃克有濟今特從清班之臣覲閣職業尚  
有暇時惟封疆外吏奔走風塵倍加勞瘁責任既重經費

匱乏歟心有餘而力不足或志可奮而機未至尋常文法  
動易牽拘所為拙推方今叛將結臣不違節制得無忘憚  
者由于賢材不立則朝廷不專而威令不行此在皇上多  
方鼓勵以必得豪傑之效則賢養之大略也至于各路兵  
餉雖有時缺然不無冒破誠得定心任事姑就見在之餉  
簡練見在之兵如謂餉單兵疲或一人併二人之糧政弱  
為強選鋒在前實兵居後多而不精終歸逃散何如精而  
不多結束部伍為救敵之急策也凡臣愚見庶幾萬難措  
慮中先立規模節次條緒而為之必有定效以中國治中  
國則寇自平以外敵治外敵則敵自滅我皇上睽亂反治  
之道是在今日矣鄧禹勸光武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  
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姚崇勸明皇政仁仁恕法道行  
自近不務遠功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杜黃裳勸憲宗  
振舉紀綱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惟皆審  
時勢之要卑然足為中興至計也此疏經本輯末撥亂持  
危圖之必有效行之必有功其今日治安策乎鄧姚杜之  
謀足相方也

#### 閩臣督師平寇

崇禎十六年三月諭內閣輔臣朕以寇運交訖所少靡寧  
逆報楚寇披猖蓋逞兇是朕心不勝痛憤義當大討親  
征次輔繼忠忠舉壯猷沈雄歷練具能仰體朕靖亂安民茲  
特命以原官兼兵部尚書督師平寇統率調度各督撫協  
力奏功特賜南方劍一口以重事權加賜斗牛服一襲銀  
一百兩大紅紵絲四表裏藍馬五十匹用示眷外再給  
賞功銀五萬兩銀牌大小一千面銀花一千枝銀盃大小  
五百個各色蟒衣一百疋各色斗牛飛魚臂一百疋各

色實約二百足各色絹五百足以充軍前犒賞之用一應兵餉用人併勅印旗牌勘合等項御等傳與各衙門速行計議給發特諭

至五月諭吏兵二部輔臣吳桂芳命督師自當星馳受事乃三月來討將選兵遲回慎重西北東南豫行規使似于朕將遣之意不協未出都門意義久周若行間制勝可知繼運宜在閣佐理不必督師其議用兵將着如數星赴軍前聽奏督師率調度姓隨請告回後錦衣衛取至京令刑部議罪遵成

### 招撫土寨

崇禎十六年四月詔朕奉天子民日以除暴安民為急迨自閩賊煽亂肆逞兇殘致我窮黎久罹水火每一念至傷憤良深已有旨盡免河南五府田租三年惟傷仇傷之餘

聲復遙隔朝廷德意未及周知又聞劉投土寨人等結眾抗賊保守地方屢報投招均能用命或原係檢弁或已署名銜義勇如雲尚未盡悉雖聞有違似弄兵原非得已而定則義存報國不乏同心為此特頒詔書遣官前去宣諭赦罪錄功務要大伸討賊之志共天同擊之氣但能擒斬偽官皆即與授官能收捕賊徒者即與給賞能破賊賊俘獻者即行超擢斷不逾時其餘部眾或編入柳勇一團團操或分營荒田量給牛種或便宜安插或獲返家鄉不許所在官司衙門胥吏役生端牽連違者即行拿究治罪該撫按仍大張榜示多方獎勵不時奏聞其江北湖廣諸處悉照此例通行昨據河南巡按官又稱鄧州守備許承業等官驅逐偽官尤宜先叙着兵部即與定授以昭朕鼓勵國功至意亦等皆著赤子具有同仇尚早奮于功名庶共游

于樂利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 請罷詔獄廷杖

十六年四月給事中龔鼎孳疏言臣諫官也職在補闕則不可無言義當言難則不敢危言惟念生平服習唐虞之書今日親見者先弊之主舍所學而為莽虐之歡臣寔不能諄諄仍以其學實言之聞諸虞廷之命皋陶曰蠻貊精夏返職奸宄汝作士乃其大要不過曰惟明克允以刑弼教而已若是夫刑之與教至相須也近者恭讀聖諭以天氣炎蒸有釋諸獄犯于中原被兵之地特頒赦詔詔嘉與維新亦于投匭聞者激勸臣于是舉首如類曰大聖人仁覆庶物亦何周至而剛愎也即有虞欽恤弔民以加焉顧小人之納譖可矜而君子之雄飛尤痛其教戒之則君父之義也其生全之則天地之恩也往臣過南都士大夫為臣言詞臣黃道周之清操力學風荷主知使其當日死則竟死矣誰復能忍須臾以待大恩之普及者故臣竊謂朴作教刑雖盛世所不廢而當建鼓置旌之下寧期過慎以恤羣情語曰刑不上大夫蓋將以養廉耻使知自惜也陛下比年來嚴告誡而人慶更生清積獄而物無冤滯惟該詔獄廷杖尚有待乎推慈大祖宗之法累代相沿敢遽云置而不用然原其本指要以待大奸巨慝謀逆僭亂之徒非獨為臣子語言狂謬設也後雖駁駁失其初意乃典章所在必以俟諸不出世之聖人今亦望陛下謹所以用之而已昔叔向曰大臣持操而不狃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患之大者唐太宗謂魏徵曰人臣欲諫輒諫死之禍與赴鼎鑊冒白刃亦何異哉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者乃是極難所以為拜昌言良為此也夫太宗中主耳而言者此

遂以成貞觀之治則陛下淵虛仁聖度越百王者乎乃諸  
臣蓄縮當且擇便圖安輒自為是頃者士氣日就萎靡人  
心日見頹喪毋論製麻遠詔事不敵為即伏觸犯顏亦云  
希觀不肖者與為河北而賢者並習于敏藏其始或止存  
乎懷刑而其後必盡趨于持株波流莫敢可為深憂易俗  
移風是在陛下誠能曠然遠覽俾士大夫無其政心苟真  
罪狀難寬不妨付之司敗至于榜官屈辱寔異諸除允若  
茲則士之廉耻立廉耻立則忠孝生忠孝生則智力畢奮  
純鉤湛盧亦其不折者可使耳善乎臣同官陳燕翼之言  
曰今日之兵必非持戟之武士也天下之守通守官却金  
遠倭者即陛下之兵在念斯語憶馬洋出鍊鋼繞素亦在  
乎所以養之者矣臣故願陛下之廣斯至仁也極乎仁之  
教刑措可致而貞士守道愚夫慕義每復詭隨使倖之謀  
世道其底于醇理乎

### 閣臣視師

崇禎十六年四月遣閣臣周延儒視師勅曰卿志耿奮發  
義氣沉雄自請視師不避危險朕甚嘉之特命卿以原官  
督勦閩寧薊密宣通津保等處軍務一切督撫鎮將  
至客兵馬并京營兵將等官聞候援勦事宜悉聽節制使  
宜調度如有違違觀望抗違違緩失誤軍機立行參拿重  
者徑以軍法從事不得寬縱有功的立行陞賞仍着兵科  
給事中方士亮兵部職方司郎中尹民興通行監紀功罪  
不時馳報其各督撫鎮官塘報哨探俱着飛遞科司二官  
以憑調遣察奉不得緩誤取罪惟御股肱元輔績茂勞深  
朕方倚賴勳勳不思暫離左右勉從數請代朕親行指日  
功成即星馳入閣佐理以慰朕側席切望至意因御登時

就道即着將文淵閣印携帶應用行有懸賞用酬厥勲卿  
往欽哉故諭  
五月輔臣延儒還朝同各輔進官履牙賞養有差又諭首  
輔代朕視師勞績著聞加賜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蟒衣  
一襲各輔公孫辭恩典答首卿等密勸勞深弘猷巨贊酬  
叙原屬國典至元輔視師制勝尤前此未有俱宜祇受不  
必遜辭

### 處分首輔

崇禎十六年五月諭五府六部科道等官首輔周延儒朕  
所敬信不謂亦有密蔽事情朕不思言尔等據奏議奏及  
各輔臣公揭陳致論曰覽先生每揭奏首輔奏議及府部  
議本朕心惻然不意首輔功多過寡依理有年朕不能盡  
用其謬歎朕不能體量其志向皆朕之過應免着議處分  
准致仕回籍仍賜路費馳驛以昭朕保全優札至意特諭  
十二月錦衣衛取延儒至京令刑部會議內閣公揭中致  
言通察發下刑部一本聲會議罪狀主周延儒等懷奉嚴  
威俯鑒覆轍方負罪惕息悚魂不遑安故昧死代為顯控  
且以我皇上待臣之隆德仁臣之至深恩與數千舌鮮倫  
為臣子者愚于比匪行私自干法網南散以國休君恩未  
寬于日月雷霆之下乎惟延儒赴召之初一切奉揚聖德  
如蠲租起廢解網釋教諸大政中外欣傳有太平之兆即  
我皇上亦曾有功多過寡之論但其賦性寬疎以致門客  
宵壬乘機假勢納交通賄延儒不能盡知即如亦不能力  
絕因而寵賂彰熒始多端天鑒炯然罪安所逭都以烟戩  
議上識當其辜至視師一出奉命即刻起行似亦慷慨圖  
報其此驅通一義帝亦不無微勞可憫倘蒙皇上法外施

行術從部議則惟孟之惠同于覆載非庄等所敢冒微也謹擬稟進主合詞罪請諭旨覓那奏揭朕心惻然但廷儒罪犯重大前面諭已明如濫用匪人通謀封疆此種奸險營私納賄及親履行間回朝面諭應將兵情據實陳奏極力說教庶幾收効桑榆而乃敢蔽蔽欺欺愈甚若律以祖宗大法當在何倫念誓首輔姑從輕處勒令自裁已有旨了

### 楚省之變

崇禎十六年五月賊張獻忠竄犯湖廣先是總兵方國安率兵七千扼蘄新州獻忠沿江而上破漢陽臨江欲渡武昌大震議撤江上兵嬰城守恭將崔芝蔭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漢唐盤煤炭諸洲淺不過馬腹離之飛渡而嬰城坐困非策也衆不從賊果從煤炭洲而渡直逼城下文榮禦之賊攻武勝門多殺傷至二十日壬戌楚府新募兵為賊內應開門迎賊文榮巷戰死大學士賀逢聖守城見賊入歸家衣冠北向再拜以巨盾蔽其家出墩于湖至中流擊舟全家溺者十二人長史徐學顏與賊格闘支解之楚宗多從賊者賊執楚王以便與龍之況于西湖楚王宮中積寶百餘萬先聞獻敬窺者三司官請貸數萬以贖兵不應楚人益恨王盡省民被賊殺戮殆盡

### 六曹官評

崇禎十六年五月吏部尚書鄭三俊疏言臣嘗讀詩之嘉樂曰百辟卿士罔于天子不懈于位民之攸鑒可見帝王之所以定眾志而收定用者要于國能授官綜覈名定而群執事各修其位以事一人即稱養治萬國分設六曹各襄厥職其農札樂各有司存第人之才品各異苑枯故

分有斤斤職思其居純趨于職之內者有泄泄功害其捷躍治于職之外者或異操自持併官官之提擬不害或蓋蓋不飾即白簡之糾群罔忌循資累計日待達官至六年之後乃始從而問之堂上已非舊人事蹟從何稽察使營先脫徑實賈多就使察處處明黜幽允當而此六年中治理行政豈堪膚越又况賢能輩出儘有克堪大用之人而酌核要急未必盡起孤冷之色其何以神鼓舞而收用人之效乎臣請今後每季六部各堂上官盡以合屬官各名下確註一二評語并資俸年月開送臣部其應陞轉者註以應陞應平應煩應簡字樣而其間品望最著與故肆有據者不妨另為加評或徑可列之清卿或取次可膺節鉞或典文衡或校遺計其最下者間一別議處分庶乎賢愚以辨勸戒以昭各堂上之提擬既靈而臣部之位置有據予以課真才而勸定效未必無少補也第各衙門定應之而臣部不定行之不惟未冊置之高擢且或出以示人是臣部私而使各堂上欽怒也此冊至應發還司密切收藏仍騰一冊送至堂上凡遇一應陞轉悉始末冊斟酌或有陞轉不符原開及不協公論者聽各堂上執而問之臣亦應窮其故于還司若使各堂原注未確臣部若有聞見如註者優而其人寔劣及越級混序先自顯錯錯有後言達于聖聰者各堂上官亦不能辭其咎也然惟一舉之于俸則諸獎可減故當轉即轉不得聽其趨避亦不聽其凌躡或不衙門重大差委有必不容不留者聽說堂上先期題明本部仍每季刻一俸冊分送各衙門如轉方面道則取部中之俸深者換轉轉郎中員外則取員外主事之俸深者換轉餘衙門各類此而在外之司道府連轉者亦各

憲刊傳冊察始序轉臣部臺上兩傍仍列豎長牌將內外各官俸次詳註與眾共見各使稽察惟違要方面與項劇省郡間一未望或行間借才坐名題請不得不才為通變者每改越序亦聽各衙門官面執之如此不獨自絕精誇之源亦可阻人越畔之思似為簡當臣昔在南銓曾以此謂之皇上歲有案報北都多虛應近日南中官方亦壞似當乞請一併飭行之者也奉聖旨近來吏治不修錮由銓規未肅覽奏簡明畫一深予登報有裨以後各部堂每季確註屬員資俸年月并才品優劣移送吏部以憑酌量推用或別議處分其應陞轉的明註優平煩簡字樣不許混徇如聞報不定責在堂官陞轉不公責在銓署不得受人囑托聽人遊說事發一體論治銓判冊豎牌及留差生提題等項俱依議南京各部通變飭行

### 修撰入閣

五月以修撰魏藻德為札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先是藻德上書言兵事久不報至是特召面要之首輔周延儒在閣陪同事曰衙門中正苦少人恐上聞之為指貳及督撫矣語未竟而入閣之命下首輔為之惘然藻德辭侍郎之銜上改為侍讀學士藻德又請下閣議乃以少詹兼大學士是時上已疑首輔故未致有議處之事

### 賜環詞臣

崇禎十六年五月吏部尚書郭三俊疏言吏科左給事中左懋第有收遺忠以作言官之氣疏臣看得舊詞臣楊廷麟以黃道周一案革職提問令道周已蒙赦罪起用則廷麟亦可諒其要他矣科臣左懋第疏稱廷麟忘心効勞學問節操詞林傑出應始劉同升趙士春等例請還原職察

本年九月十九日廷麟有自奏請有一疏奉有楊廷麟本當訊問念黃道周已經赦用前案姑免再究之旨則皇上鑒原廷麟固不減于鑒原道周也本官原係翰林院編修十一年六月具有庸人一誤已甚尋事一疏當事者恐其懇激遂改兵部職方司主事贊畫軍前是主事其改銜而編修其原職也淹雅文章之秀晉筆永明慷慨談時遂遭摧折似應仍還之中秘以需大用者合與楊廷麟復補翰林院編修但改用弘恩出自聖明非臣等所敢輕議也疏上不允

### 治道本計

十六年五月給事中李清疏言臣聞古今治亂之原往往不問天行而卜人事昔賢所以人定勝天之論不以一時變遷而易我國治本謀以為人事盡則天行終必應之也方今聖明在御宵衣旰食謂宜治平立錄而中外多故還掃南稽果何緣至此臣謂不窮累憂之根則亦難堅保治之術蓋自罪輔薛國觀單不能以美齊之道事君而格拾中商賈賁唾餘以煩苦天下在聖明本欲易姑息為整肅而諸臣遂盡化敦大為苛深其事不止一端而所最病者尤權科與管朴並行也臣聞周設三征緩其二則饒秦餘十失一尚存則病往且為外吏見有司所患者惟是京邊遠餉耳自戶部將雜項錢糧每一不入考成于是奏罰日嚴徵歛日迫小民止此脂膏歲前虧後何為能國家增毫毛之潤而一時點石無金敲骨皆血刑典賦俱急則民不得不窮民窮斯盜矣加派斯愈不得不病民矣民益窮盜益起如圖相轉亂應有定自非皇上逐年以來蠲租省刑事事與天下更始何能上天降康歲漸登民稍赴息哉

乃今廢籍起美言路開矣版圖撤矣而或者以寇盜剽掠  
楚凋吳震無通仁義而不效乎琴瑟不調又當解而更  
張之而臣不敢以為然也周之宣王獵於北狝使錯及方  
至于涇陽是以不得已與六月之師而宣王所以能致  
治者見之鴻鴈之詩曰及於人哀此鰥寡所為帝未安  
定窮民如此其勤也漢之文帝外還小入則小利大入則  
大利至烽火通于甘泉文帝不得已親勞軍霸上然究文  
帝所以能致治者見之史臣所載議賑貸蠲農租除肉刑  
專務以德化民未嘗一日倦也夫仁義惠不行且惠行不  
堅耳安有既行且堅而效不臻者臣近過汶上恩縣一帶  
見所破城邑雖比屋半燼而民心依依猶望闕庭而歌仁  
風即臣近遞入長安見一時豪無踊貴投野飛食以視臣  
前在刑垣時枵腹重足人鮮生趣者若別一區宇謂非迤

二五

年深仁涵濡必不能至此伏乞皇上堅持新模一切求賢  
納諫輕權解網弗以外憂故中疑力行周急而更嚴勅  
諸輔臣協心明諍弗謂近功不奏于休養而以督責為小  
試之術弗謂遠效須期于安攘而以根本為暫緩之圖潔  
己以選賢經文以練武下不負所學不上負吾君務使邊  
塞日靖其烽烟橫池患安于牛犢而令誦皇上中興者謂  
登三戚五駕周宣漢文而上之也猶欲誠哉臣聞元氣凋  
于鳥附者必削以歲月之參苓而氣乃復無非願皇上固  
結民心不改此行仁義之本計也

### 用人聽言

十六年五月給事中章朝薦疏言皇上御極以來任人圖  
治納諫聽言自三代而後未嘗有也而中外之患日深群  
力群策聞見寬效古未有聖明在上殷憂若此而不能削

平禍亂坐鎮上理者臣嘗反覆思之豈當世遂無可用之  
人哉夫知人則哲惟帝其難言說取人宣尼猶失惟皇上  
求治之心愈急則浮薄喜事之人愈易飾說而鈎奇惟皇  
上破格之意愈殷則巧言孔舌之徒愈易乘機而開捷昔  
漢臣周勃張敖如號為長者言事內不能出口然安劉  
却敵必屬其人呂蒙之舉陸遜也弟曰意思深長而張釋  
之阻留夫李沆之惠梅曾皆懷懷以捷給為戒蓋利口  
之禍邦家聖有明訓臣于任事決無不出于稷陳而能免  
滿時難者然樸誠之人多得之老成練達蓋敬歷既深自  
臨事不苟遠不具論迨來晉撫中所稱是任者如洪承疇  
盧象昇史可法馬士英王永吉亦祗實心實做何嘗假  
滿紙動求人知向令此數人者與楊嗣昌顏繼祖張若麒  
等粉飾虛張爭鬬才辨必不能遠通由是觀之其在此而

二六

不在彼明矣況今日舌相高攻訐滋勝老成日就凋謝  
典型漸若晨星自此以往將恐諸臣精神不用以實圖職  
業而用以揣摩筆端雖皇上召對時動無所迷于電然  
既察其才辨又當察其樸誠若徒以小才喋喋付之事權  
嘗試連極何及所謂用人貴審者此也書曰有言逆于汝  
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夫臣子連篇累  
牘披拾浮詞誠易生厭然聖明王報錄以求之者蓋舉  
一事欲知其利又欲知其害用一人欲知其短又欲知其  
長非反覆諮詢曲意審度終無以通達情偏深悉事理也  
昭皇帝嘗以弋諫言事過直先其朝奏逾月面言者不至  
乃復令朝奏如且降初以獎厲群臣故言難妥當終不  
深罪皇上迨求于言事罪謫諸臣屢詔賜環雖數載猶  
悵悵聖懷因是群臣無不感激思奮其間即有狂瞽過當

之語終可以諒其無他即有貪吝敗類之徒終未可以棄天下要以不求遜志而求遂耳則聽言之道斯得述如陳燕翼所論中州一案臣以守汴之勞典決河之罪原不相掩在皇上深閤之所以作勞臣之氣在官言正官之實以存萬世之公又如熊開元本無言責而論列大臣亦可以銷後來雷同之漸至于嘉謀置詞并誇否咎何積乃懲創之則臣子之罪也明主全之則覆載之德更大況聖明考治天下謀家遭兵又罹慘禍彼亦人子也臣非謂諸臣之去留生死有闕輕重但恐將來言者遂有所趨避而不放盡煩憂難息據論亦損所謂聽言責廣者此也臣四載里居再入班行烽火驚心一籌莫效而終以用人聽言為今日平治之本故不避瑣瑣冒昧上陳

督師告廟

崇禎十六年六月加總督三邊孫傳庭為督師總制應天鳳陽江西湖廣河南四川雲南等處運官告廟曰嗣皇帝臣由檢校昭告于祖宗列聖帝后曰逆寇蔓延久遠謀勇比乃奔突豫楚關及陵藩罪惡盈神人共憤爰命秦督孫傳庭為督師特昇專征之寄恭行捷伐之師仰冀明威俯垂佑助職運籌策成功密奏于師中討罪救民篤祐以對于天下非獨渺躬之席庇寬宥率土以繫休謹酌昭還將告廟舊制命官行札用伸虔告先是傳庭在職聞傳宗龍之歿大慟上疏願勤賊自効許之復原官令之統京營兵援豫至是加督師傳庭忠義慷慨憂心任事初在吏部自請辦賊在秦屢著戰功曾擒閩賊獻俘于朝然帝以晉人有黨疑之既拜督師之命帝屢催出關勤賊有人于召對言宜持重者輒斥之恐其黨也故終致一敗殞地

行間借題欺誤

崇禎十六年六月給事中吳甘來疏言臣山居數載蒙恩謁闕沿途聞見慘目傷心皇上方懋昭實罰用詔求者招亡賜覆再造通黎臣可無贅陳矣臣從南方來扼腕楚事而于借題題諸藩者不能無說慮此也判裏數郡固東南要害也相繼潰陷非戰不利也非守而糧盡夫竭也非有詭計暗乘奸人內應出我不意攻我無備也揆諸諸臣率獲藩以去而名城一空遂使賊坐而有之嗟乎藩誰之藩乎天子數建親親將使藩屏帝室猝有緩急捐私倡義為朝廷社民人守亦藩王職也風鶴驚傳一朝妻去還身逃法上之不能設奇振旅國職掃之功次之不能仗劍登埤効死守之義先去以為民望空城以待賊來猶嘆嘆擁衛自功則是不必濠之深而堞之高也不必入魏虎而隊風雲也不必三年九年除戎器械不虞也修練儲備明旨謂何今天演續錯所在要區若皆豫擬遷移一局為將來蒙蔽地將難城為可留可去之人即名都亦可守可棄之土無端播遷及資奸人得意矣夫使守臣而城難藩也平居則散撤德意調攝軍民俾無歛怨地方有急則涕泣以告此皇上守土不可失也其出祿賜之餘勵將士向來捐家為國者皇上未嘗不養之濟之破格褒嘉王寧不降心相從者若使輒奉以去進無以對朝廷退復不保家室真藩國罪人矣藩亦莫賴此臣也且功在獲藩則皇上之城社人民將誰與守臣每痛心中外多故仰屋焦勞徧日增而兵轉匱兵日饒而賊轉橫經由渠相沿縣間甚巧務為張之聲究無尺寸之績有一題焉可借以掩罪為功則相率効之而事功愈不可問今行間借題非止一端乃借之

美大其名顯側功罪為將來害方大者則無通于此夫是非不分則功罪不著功罪不著則賞可憐過罰可憐免驅敵蕩寇時復何時故因王永祚等而申言之惟皇上聖章大法德往來未勒令司勳援者以聞警疾馳急三惡難為功司守禦者以竭力固圍免五顯越為功餘皆無所逃罪庶幾仰副陛下親親至意不致因建藩而反付皇上驢土于一擲也

### 捐卹災荒

崇禎十六年六月朕以耿弼松膚天命嗣守鴻業十六載于茲宵旰時迴惟弗克肩荷是俱慨自畿南山左一帶極目丘墟奈毒可憫至流賊原我赤子綸命衛行遭陷藩封震驚陵寢豫豫江北半被凶殘重以天災浩沍早頻仍奸吏貪官專工括免橫徵暴賦不顧凋疲以致禍結兵連

邊腹交困老弱轉于溝壑丁壯耗于干戈萬姓何辜遭此異慘皆朕不德所致也於躬內省憂憤良深是用深自創艾嘉與海內史始時下罪己之詔弘敷發政之仁金加派賦重久應蠲除時屬用兵勢非得已除河南五府被陷地方已經蠲免外今時有直殘破府衛州縣自十六年為始一切三餉各項錢糧蠲免二年其未經殘破而村落反墟可憐者該撫按仍確察分別差等速奏以憑酌量蠲復又念向來每頒恩詔雖經榜示而官胥索重派私徵並量道予置能盡曉該撫按榜示即行詳布分給各府州縣坊里人等及衛所官旗各一章如有濫派前獎聽被害人等登聞立行究加等正罪其餘各地方官通要勸課農桑招徠派從革禁耗羨寬恤徭徭務使窮民均沾惠育百尔有位都者洗心易慮協力分憂各擇拯拯之方共挽艱難

之運庶幾寡昧賴逖尤所有應蠲免地方錢糧條列于後於戲萬方罪在朕躬敢忘馭朽之悞都黎編為尔穩宜沛解懸之恩惟本國則邦寧亦內安而外靜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 奉先雷震

六月二十二日雷震奉先殿是夜大雷雨者守奉先殿內侍見殿中滿地大元響聲驚殿者而出殿東歡吻損壞

### 接本舊例

崇禎十六年六月刑科都給事中孫承澤疏竊照本章者臣工所以代面對而陳其衷悃也一經聖斷大政大法于是寄焉事奉重也臣未幸於觀政戶部猶見紅本發下各部司官輪流候接日當哺時內臣捧至食極門東庫各官厲行序立接次接領體統嚴肅制甚恭善及臣蒙恩拔置垣接事猶如故途因機務繁發要定時于是大曹不復提本或早或暮但憑會極門內臣發之錦衣直房散與各垣吏役遞交當年之制臣接祖宗朝凡紅本發科猶必令部堂一員親至垣中畫本尾署小押所以防奸杜弊如此其嚴也况未刻科之前收授一憑下役非所以重王言而尊典制也伏望聖明亟賜察復臣並有請者我皇上勵精圖治寒暑罔渝凡繫繫要本章無不朝夕報亦有不能即奉諭者者或以事體稍緩無妨徐發但拜疏之人計日而數看奏之役延頸以望時日稍稽矣生端謬當此中外多艱正賴臣工竭忠效職倘因此而置位閑因循之漸事體生靈之端仍以杜稜之憂獨貽君父臣生恐難過計也况天下事無大小以必心持之則小者亦大事無後急以精力圖之則緩者亦急與大易所以重行便而欲自強



不息也。至望聖明頒施行得旨。各部司官接本併訂堂到科書本原有舊規。如何克廢。著察議具奏。據紅本收發一憑。下後殊非典制。今當何法傳傳併議。奏來本內敬心持之行。使不息等語。說的是。知道了。該部知道。

### 議行鈔法

崇禎十六年六月。桐城生員蔣生保舉。到京言。宜行鈔法。且云。歲造三千萬貫。一貫直一金。歲可得金三千萬兩。而戶部侍郎王鶚。永壽管錢鈔。亦以鈔為必可行。且言。初年造三千萬貫。可代加派二千餘萬。以彌窮民。此後歲造五千萬貫。可得五千萬金。所入既多。將金與土同價。除免加派外。每省直發百萬貫。分給地方各官。以佐養廉之需。其言甚美。然定不可行也。上特設內寶鈔局。晝夜督造。募商發賣。而一貫擬鑄一金。無肯應者。鶚永請每貫鑄三分止。

幣九錢七分。京商雖然絀。鐵各鋪皆卷篋而去。內閣言。民雖惡誰肯以一金買一張紙幣。曰。高皇帝時。如何偏行得。內閣對高皇帝。似亦以神道設教。當時只賞賜及折俸用。鈔其餘兵餉。亦不費用也。帝曰。只要法嚴。閣臣對使法亦難行。因言。民窮困已極。且宜安靜。其語頗多。然帝已決意行之。及內寶鈔局言。造鈔宜用桑穰。二百萬斤舊例。採取北直山東河南浙江諸處。分遣各道催督。內浙江杭嘉湖三府桑穰。價銀戶部請。以北新關稅銀二萬抵之。閣臣擬旨。採取擾累其間。稅例雷解。京不准留。又五城御史言。鈔臣除現在五百人外。尚欠二千五百人名。五城內攝多未學習。議于數內。八府州縣多方向解。閣臣亦擬不許帝不擇便發改票。

閣獨竊惟古者以錢代金。宋末以鈔代錢。鈔法誠行為利。

甚大。而鈔虛錢實。頗有不同。蔣臣以宋之文子會子謂之。鐵引。即今民間會票是也。然宋時自一貫至十貫。凡五等。曰大鈔一百至七百凡五等。曰小鈔。元時以十計者四等。以百計者三等。以貫計者二等。非不多方廣布。而亦不能久。惟聖祖時製法甚精。立法甚嚴。當時軍國實貲。諸皆取給焉。而後始漸懸也。伏讀御批。格要有益。軍國可行。可久。又于部議推行一疑。宜加嚴明等。竊見會典及律例所載鈔法。似已詳盡。總以嚴備。違禁阻壞。立界法信。倒換為主。立有司之責。義抑勒。按三尺自存耳。惟今當久廢之後。驟欲督之使行。恐愚民不可應。始使法亦難自行。聖諭所謂如何通行。如何更換。業已洞悉。其端委矣。蔣臣持論雖堅。臣等定未見其必然之效。倘萬不得已。或止試之京師。于凡百官俸庫軍匠月糧。以鈔為行。俾民間有鈔可用。而一切賦稅。程課。贖罰。鈔悉與收受。俾知有用。鈔之利俟上下通行。耳目相習。而後推之天下。或一變適宜。民之一道。于容臣等約計。臣并蔣臣到閣。詳細商確。聽其自行。回奏外。謹先擬票呈進。未知當否。伏候聖裁。

御史白。抱一疏言。竊惟今天下處處用兵。處處需餉。則生財為今日第一。皇上處地方。殘苦閭閻。竭將下製鈔之令。以濟時事之艱。其慮非不周。而意非不善。大小臣工。自當遵行。惟謹。何敢復生異議。然職按度時勢。實有難以驟舉。故備為我皇上陳之。從來鈔法與錢法相制而行。今出銅地方。如兩廣山陝河南等處。見遺寇患。則銅鉛勢不能辦。雲貴諸處。道路梗阻。即有銅亦無路可運。銅既不足。則數鑄萬萬。不能充溢。鑄窮則錢法且不能徧布。城中而軍軍以易泥爛之楮幣。令通行。無濟誰其信之。此其不可

行者一旦鈔完必領之州縣令小民輸銀自頃然後或交  
易或納稅始可上下流通竊思小民納銀買鈔又復輸鈔  
作銀吏胥勒索轉折之間不無虧折彼以銀輸官何奇直  
捷小民不思為便徒肯樂此轉折乎此其不可行者二且  
奉行之際有司賢者上依國法下順民情委曲調停猶不  
為害如遇不肖惜口功令以威騙民強其所難小民既不  
甘受必生忿怒激而成變為害不小此其不可行者三且  
祖宗朝雖云鑄鈔然行之未久今二百餘年百姓止知銀  
錢為重當貯行便皆是此物一旦易鈔而與銀錢並重此  
皇上曰通制在愚民曰朔非常非常之原黎民俱焉此  
其不可行者四至於皇上製鈔原欲偏行天下如少獲微  
息今南北俱大寇盤踞則行鈔地方亦似無幾鈔既不能  
通及利息似亦覺少當此庫藏匱乏之際先費二三十萬

### 前督憲狀

十六年六月山東武德道兵備僉事雷燾昨疏言臣因詔  
志完縱兵滋掠具有前詔即蒙允德州增兵之請又詰兵  
部問見者以從公察奏時因戎馬在郊聖明殷憂不聽責  
奏五月望後始聞敕部舉手加額慶陛下稍釋宵旰日未

見兵部所察所奏為公與存但志完金穀重賂附皇  
事為之先入桃李門牆人仰莫違孤跡如臣亦惟聽從顛  
倒而已惟是陛下下術導微臣明白具奏者則在慮情觸忌  
與虛文實例數語也謹遵明旨開發前跡為我陛下下一  
言之志完兩年僉事遽陟督師不聞知兵善將戰功守功  
徒恃歷任倉猝之物頭買贖陞陞非有大憲何以至是方大  
兵攻德不下去臨清越五日而完始至聞後股破景慎  
欲避入德城漏下三數約臣面商臣未之允乃托德州大  
紳及僑寓詞臣代彼轉囑一為謝陞陞因避兵出居城外乘  
臣開門故汲于河岸立談一為方拱乾同完晤臣于南城  
古廟臣侵答以援兵非守城之用督師非入城之官不聞  
薊州之陷由于薊丁內潰乎關州軍民而共聞見不敢掩  
者此臣所謂目覩最真也若夫座師當朝國利代庇矣乎

有燎原之勢片語滋生死之權玉帶明珠懸作市賣操鎮  
之國子部堂台有半屬頭指氣使之私人止知權臣不知  
君父稱功頌德通于班聯君前臣名通廢常礼大壞宗祖  
封疆濁亂天下風俗臣私悲隱痛不思見陛下以周召待  
大臣而大臣以嚴嵩薛國觀自待此臣所謂威憤觸忌也  
語云犯上千重其罪可赦乖忤權臣禍在不測外臣小吏  
乙榜孤踪不言不敢盡言不敢感陛下虛懷俯納度越千  
古故不避首輔周延儒與舉國媚附之時局星連一言至  
于中樞主計皆善虛文請餉必領常例此數十年相沿故  
銅習通天下所共知之大弊發餉萬金必扣三千長安故  
有餉不出京之議外之糧儲皆倉蠹兵饑將勇有書帕折  
馬餽送新練餉司視其厚薄以為進退多寡比比皆然難  
以枚舉旅如餉庫書辦項首役價動至萬金非索常例何

以厚售至此近如李邦興一事其明微也兵部則推陞有  
佑改之價叙功過孔方為儀又不止于常例者一則木偶  
昏貪施司官吏書作獎一則深指長跪弓科道閣部免參  
有警惟以添撥添督部脫該推問兵而為名不得干名之  
用問餉而入孔金與出孔之稽今日該設屯糧明日該添  
屯廳徒為破敗燃灰之巧圈何有金城策祿之實着臣所  
謂皆虛文請餉必體常例也遵旨具奏毫不改隱伏已  
陛下講臣孤跡先賜機幸以謝權奸至臣所請增兵與前  
所請新餉亦所勅下山東撫按查設題覆為善後計毋令  
後來道臣過譽而嘆無米掣肘也

### 擊運二朝

崇禎十六年七月帝御中左門召內閣三法司堂上官刑  
科掌印官提督范志完與雷鎮詐質對帝問鎮詐前劾  
范志完縱兵滋掠又以金銀行賄是定的應續詐奏便是  
定的又問尔所言称功頌德徧于班聯者誰也鎮詐對周  
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清獄蠲租自以為功考選科道盡  
收門下凡求總兵巡撫必先通賄幕客董心榮然後得之  
帝怒即命逮心榮又問志完鞍馬何所餽志完對無其事  
雷鎮詐與吳姓同黨是姓叫他參臣上聞黨字怒解又問  
運誰與吳姓為黨志完對朝臣一半是周延儒之黨一半  
是吳姓之黨兩家不和連累及于臣帝喚刑部給郡事中  
孫承澤問范志完說的是麼承澤對今日皇上面訊志完  
只因其行賄縱敵如其情真自有朝廷大法豈是論黨之  
時志完曰孫承澤與吳姓同黨前因殺馬成名抄參臣也  
是吳姓叫他做的申徽笑承澤曰皇上問臣臣不敢不正  
對志完敢在上前肆口撒潑有同市棍皇上自有參裁帝

命之起問志完避兵運運之罪志完對在大王庄與副總  
兵賈芳名對敵乘大風力戰帝怒大賈斥其妻喚大理寺  
卿吳履中前在天津察視所聞云何履中對如額非言帝  
曰趙光祚亦運運但志完何以服之并逮光祚薛敏忠  
喚錦衣衛驗養性命差的當官校定取周延儒吳姓星速  
來京候問

### 儲蓄邊才

崇禎十六年六月給事中李清疏言臣聞帝王義克威勝  
不廢征討以安華裔要在慎擇將帥而巳然自古難言之  
是以臨敵制勝當險決機獨兵事變化萬端智勇所發恒  
出意表按圖索驥談何容易惟是求之有方儲之有素庶  
幾御林所植苗木必繁敵治所鑄干將必就則徵伐之法  
賈善耳我皇上極精思將不異千金買骨之殷勤又教年  
前曹詔取先臣高拱儲邊材疏嘉其言之可采乃今兵患  
未息督撫兵備皇皇之才不能不感拱言切當而惜未詳  
確施行也拱之言曰兵係專家之學宜徵養以待用法當  
自兵部始以有智謀力者選充之如過邊方兵備缺即  
以兵部司屬補遺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遺總督缺  
即以巡撫補又添設侍郎二員協理部事或過巡撫關缺  
總督不煩假借那移即以其人往而與總督共候尚書之  
缺此其言之最簡切者矣乃近年以來添設未嘗不備員  
樞屬未始不重選一臨邊方推用何竟寂寥蓋拱言獨見  
首于聖明而廷臣多自號良醫不錄古方為可用抑雖用  
而調製增減終以己意變更是猶三年之艾不蓄而希七  
奔之病立瘳也臣謂外之邊才散于推知等官內之邊才  
散于京卿等衙門而搃以兵部為聚數識于推知內樞

曹則或以得邊權或因禦寇權又或因修城隍鍊士署寔有成效者權要便樞曹數十員果富子儲是則邊方兵備之才于此一大聚矣識于京師內亮佐樞則或從現任拔或從廢棄拔又或從內遷之藩臬郡守確有強幹者拔要使侍郎數員咸精于擇是則邊方督撫之才又于此一大聚矣伏乞皇上明詔羣臣精選除陰謀詭譎舉之人大書屏座異日有功必同賞有罪必同罰則樞曹得人何憂邊方兵備乏人衆之添設侍郎及邊方兵備得人又何憂邊方督撫乏人故兵部真邊才之專門而京師則僅邊才之一途也今者除札部一席專取詞林外若吏戶若刑工俱于京師內備用而猶臺奉明旨必才堪節鉞方陞京堂蓋恨不人人廉李韓白廣搜邊才于矢袋而奈何以兵部之專門反蒙虎皮于羊質則又安取乎兵而名之也往見遼

方督撫及兵道員缺猶嘆乏才補用是必吏部陽惜其名而陰違其寔又必吏部始用于此而潛移于彼向何以儲營務何現通皇上但一按籍詰問均無辭以逃罪矣故夫臨渴掘井過寒求蠶皆難寔收邊才之效而惟儲于兵部即取于兵部絕不若力行高拱之言為善也伏惟皇上鑒納施行

### 遇灾修省

崇禎十六年八月京師大疫死者相藉帝發銀千兩令太醫院分城治瘡病民又發二萬兩令五城御史收殮死者下諭部院曰遼東灾變頻仍兵火之後繼以病疫傷士甚慘朕與大小臣工拯救挽回以副承天意凡今失事各案速行回結戰守有功速行察叙朕在宮中久服浣濯之衣今于日用膳品減去一半各宮俱減去十分之四宮女內

員卑銀減十分之三各衙門有司節者治此推行其選擇嫺御一事停止至于大小工匠或居官不職或婪酷橫行通著痛加糾艾不得從事修省虛文

### 職役逃亡

崇禎十六年九月京東屯田總理周應期疏言各道所報有一邑養至千五百頃有通邑不滿千頃而養六七百頃者細詢其故半為積逋所驅半為難差所苦而難差中如驛馬依馬芝麻棉花織等為要者富者傾資以買免貧者避役而遁逃即由縣裏望之何益哉畿輔根本之地天下所視以為安危也皇上側念殘地蠲免錢糧二年則內庫之芝麻花織皆在免中矣與其發帑而勸耕不若使民自新為良策與其避逃而招集不如先寬其役而無逃為至恩詔下所司

秦省之變

崇禎十六年九月督師孫傳庭自潼關移師河南以副總兵高傑將降丁為中軍總兵牛成虎副將盧光祖為前鋒秦翼明出商洛為擒角總兵王定官撫民李寧夏二鎮兵為後勁會河南總兵卜從善陳永福合洛陽之下池寨五良玉以兵自九江赴汝寧移宛洛軍聲大震李自成自襄陽來拒敵敗之奔汝州師次汝州偽都尉李養純來降而失各縣寶璽縣保復適大肉連旬兵飢而譁降賊李際遇陰通賊賊率精騎大至薄官軍南接戰賊伏兵四起官軍大敗傳庭傳同高傑引兵西走賊追四百里至于孟津官軍死七四萬餘人聞賊第一隻虎名李過以督師大轟給守聞者秦聞突入李自成自潼關後失攻官軍潰督師退屯渭南賊攻渭南陷屠之白廣恩降失督師所在賊進攻西安省不盡隨督師止川兵三百人三日而陷巡撫馮師孔死之秦使黃綱指揮崔尔達和縣吳從義秦府長史言世綱以死之李自成據秦王府偽授秦王存樞權將軍

考定虛實

十六年十月諭吏部考館大典必文行兼優方許入選著各省五九卿翰林科道將同鄉進士察其年力四十以下德器凝重文學優長者限三日內從公開送過部重奏不許徇私如有營私濫開所舉非人察出究處該部門仍詳加點驗秉公酌定正副進覽以憑鑒裁特諭先是工部尚書范景文請增北直館額謂南直館額四人兩京並重北直宜增一人允之

秦中總督

十六年十月諭吏部都察院秦中賊勢孔棘援方殷監軍御史不可不設霍達虞以才畧推舉且係秦人著同督撫余應桂等星馳前去調集各鎮兵馬催督錢糧稽覈功罪鼓勵鄉勇收用廢將聯絡秦中官紳士民刻期掃蕩有功破格陞應給勅印該衙門作速撰給

十一月初三日帝御皇極門朝畢還陞門內召輔臣府部院及秦督余應桂監軍御史霍達入對中左門帝用金貂援耳天煖去之諸臣皆脫衣出行禮畢帝呼秦督余應桂過跪帝曰逆寇入秦時命爾及監軍前往登平狂寇早安萬民總督事權原重春邊撫鎮俱德爾調度一切設措錢糧招用廢將鼓舞鄉勇有真勤然後有真撫有好將自有好有司自有好良善百姓在尔定心去做應桂再三難之言閩已入閩州縣瓦解解所發臣兵三萬及糧餉尚無定著陝

西既為賊蹂躪又以假仁假義惑之本地餉如何追徵得未所按川餉亦 隔省為梗帝呼戶臣倪元璐過跪帝曰該督說有餉方有兵原是該部何以應之元璐奏河北懷慶見貯有餉銀十五萬據縣官說孫傳庭要支去不知已支幾何又司官劉邦興催到十萬又刺存五萬昨歲皇上已允撥秦督十二萬秦中餉原額七十餘萬如西安已破此銀難徵如未破德該督設法督催接濟應桂奏催徵已難只有山西就近可以接濟求皇上允撥十萬與臣臣到彼順帶入秦元璐奏山西近京外解不至只有此項可濟違需不敢輕許帝曰也要撥些與他應桂討舊保鎮姜瓖前鎮薛敏忠二人皆秦人各有家丁帝不允呼霍達過跪帝命作速前去達奏如西安尚在臣後蒲州過河一日一夜可到看城但恐西安不保事體就難據按臣金毓峒承

差報孫傳庭先在潼關外七里鋪創營白廣恩高傑二人皆戰將初勝賊後又退札二里地扼險自守反不能支方退入關賊游山而來破城入關傳庭不知下落按往東走按臣馮師孔面走關中一箭未知存亡如有兵有餉臣不惜一死以報皇上無兵餉空死無濟因慟哭伏地帝許其熱線地形定心任事令他招諭內事理盡心去做令發應桂銀花銀牌及符綬等項為犒賞將士之用又發御馬監馬數十匹與二人賜茶餅中謝而出時關賊已入關方推秦督無宵行者帝謂罪廢諸廷臣多以知兵舉之破格撤罷起用何故故推督撫使若無人聖意蓋指張鳳翔也部中不得已以應桂推上然定非邊才行至山西傍徨河干竟不敢過因令部另推乃以李化熙請與交代竟回山東從此秦督無兵

降將先見

三

崇禎十六年十一月總兵高傑在渭南為李自成所敗渡河而南時自成命賊將田斌守西安自往三邊倭三道直窺京師高傑于軍中遣人上書言關賊以數十萬眾謀犯京師閣係重大急宜策備調吳三桂統遼兵王永吉統薊兵控禦真係調宣大陽和兵扼居庸密刑耳命左良玉出荆襄入南洛以掣其後賊必不敢長驅也疏下部

議開膠萊河

諭工部前議開膠萊河以通海運曹勳工其戶部所給及河工銀曾否支用着即察奏昨計臣奏文登開養魚池為通漕便道係賀王歲所議是否可行即着王歲前去詳悉勘明從長確議違奏特諭

晉省之變

崇禎十六年十二月賊李自成破三邊將東窺山西昔王有移地遶避之意下諭飭之曰寇入關迫切三晉王世鎮臨土正宜鼓舞忠義聯合人心固守累世之封疆著維城之義比據真定巡按官奏稱王有移地遶避之意雖係傳聞語不及信然近日據楚各藩多有奔城先去流離困頓可為前車朕方奉祖宗家法以國法議之必不敢輕起也王其捐貲禦士堅守社稷武軍桐封朕已嚴勅督撫各官協力保障必無他慮倘我輕率妄動自取咎愆悔之晚矣王其慎之改勅未幾李自成渡河而東破河津平陽如府環嶠然降遂直至太原正月李自成率賊攻城甚力巡撫蔡懋德率軍民百法守之天石傷賊甚眾忽城中東南角樓砲裂焚燬風霧陡作守城將張雄為賊內應賊入城懋德死之晉王降隨賊北來

三

山書第十八卷

大內新數

崇禎十七年正月初二日帝于禁內大光明殿行祈穀礼

責任大臣

正月吏科給事中馬嘉植疏言昔於五帝其臣不及然四目四聰不廢諮詢此時何時敵耶一壻寇隔一帆與共患難風雨者惟賢士大夫而已同舟而過風則胡越可使相救豈以群策群力濟濟多士公忠體國遠近之人江東不振摧鉄卒歲豈今日遂至此耶上聖原不自聖明主可與明言天下事非一家事獨為之則勞而罔功共為之則遠而易効所與偕太平定禍難者舍大臣將安賴哉乃今日交相推諉擔當不力小臣觀望皇上大家拱手熟視莫敢橫身以當天下之大難優游享成幸而無罪不至輕投諸淵則已矣軍國大計寂然未聞亦有以尚德緩刑切告者乎亦有以軍恩民怨上聞者乎亦有以群盜滿山恢復報捷盡屬欺蒙明白聲說者乎亦有以惜才放過引君寬大者乎亦有以有發章疏懇力請者乎亦有以謀名寔行仁義孜孜補救者乎臣未見盡然也數年以來乞舉塞責全要托柄如環風苦雨中操不繫之舟莫識所屆所藉萬師挖工何高者耶詩稱謀則有岸隱則有畔茫無畔岸而求治不亦難乎原其所由任事之念不勝救過之念跋前疐後而憂謀多左方右員而才智詘有心世道者亦不過入嘆于朝出嘆于室中宵而興當饋之起庸何益乎以祖宗積養人才何至今日無一可任上以情求下自不敢以虛應上以誠感而下自不敢以偽報屠臣陸賈有言舍己從人以通天下之志又言兩情九樂以盡上下之隱職願

天先下濟勿貳勿疑天子責成軍相軍相責成卿大夫開誠布公共濟艱難職知必有心與王室慷慨擔當者矣不則交相推諉聽至尊獨勞于上銜石傳餐未為休明之盛事則機務旁午掛一漏萬安能周知天下之事而徧察天下之人哉

慎重王言

嘉植又疏臣每看群章奏而見命令之關係大也易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詩曰舒謀定命遠猶辰告傳亦曰今重則君尊皆以明乎慎重也禮樂兵刑予奪賞罰號稱治具所以布之一日垂之萬年發之慮察編之山澤止藉命令而已言之不可行不言也行之不可久不行也祖宗良法美意簡而當明而信守之三十年不更自裁旬以迄郡國為是布帛菽粟無非常驚喜之事習以安焉在上以之為道操天下以之為法守無弊也迨至事變多端文法錯出新異迨無重一考之業積未見有一徹終三歲不變者人謂朝廷有簡章舊章之意而後百姓亦有升髦功令之心以以為不盡由此也蓋是非無一定之衡舉而措之動多窒碍者時也勢也其流之失在廟堂更弦調瑟先聞其端施于今者忘其昔見其小者遺其大命意似長集事則粗矣求功名若速謀寔反鈍矣立法太密為治轉疎矣且人與法相因為用者也朝更一人為暮改一法馬人與法展轉循環而莫有定向適以啟瞻望遑回之心而已原其初之不慎不得不悔之于後然與其悔之于後焉若慎之于初倘游移習慣不能取信于民一旦釁急片紙微發委如萍梗何以使之此臣之所大懼也願皇上彛訓作則明徵定保使事有成謀人有定志如用一人也必當

而後用行一致也必真而後行審其布置確乎不拔廉國  
事是無華金之微文告無反汗之失道操法守端必賴之  
若夫輪鼎重地政賁有恒斷尚休要廣弟詢之謀謀必  
求有據無聽生之言言頌為可大愈天怒未回民力已  
竭念國休當惜君德宜戒布之四方何無悔罪之文告獨  
多士應請消陰之詔言而世為天下則是宜小補臣不勝  
慙慙

### 審量民情

嘉種又疏窳及覆古今興衰之教不過依乎民情而已我  
朝重熙累葉閭里晏安迄今島亂數散豈民之忍輕背而  
甘心從賊哉亦頗有以敵之耳蓋運事起殷工興漸漸騷  
動民方厭苦而朝廷不知止也繼而載驛繼而加派繼而  
郡縣以催科為上考司計以搜括為事繼而黃數細人派

三五

言派說以裕冠為希事兼以為高向威嚴訟獄警與民不  
謀命欲以與利而適以長亂欲以齊眾而適以階厲豈不  
謬哉累歲興戎厲屬災沴邑里丘墟版圖凋落數海內若  
焦者然怨漸盈路此生民以來未有之厄也世無採詩之  
官以什民言孰為明主生聲愬者乎迄于今不察天下之  
情而求一切之治錢法鈔法一時並行在朝廷為便公私不  
知細民昧立法之意而但疑朝廷之取諸己也瞋目詬難  
者相望于道臣等策騎過時竊聽巷語曰若等何為者不  
為百姓一言耶臣聞而愧焉推而計之閭閻一事亦決有  
害而無利決有始而無終此明知不可而為之者也蓋治  
易動之民宜待之以靜不宜更予以端此非迂腐不論通  
之論也所云民情宜審也然民非止秉耒操鋤之民也有  
四民焉孟子言發政施仁而士農商旅隸括其中蓋泰士

賤周士貴士貴而後官貴官貴而後主尊今屬紳端端焉  
慮才不勝任偷安避禍惟恐皂白不分隻股失平其有獨  
騎不平莫知策辦者矣灶戶罷而謀猶仍津梁斷而稅未  
減且不敵觸禁而未又重慮懷鈔而往德遠無術鄉邑蕭  
條已如斯矣臣願乘此青陽肇布居迎天和于官民之得  
罪者除其正封疆雖重情外凡情可矜者不宜少開一  
網乎至行鈔開採還宜從長酌量以安商民之業庶民情  
寧謐國以永康皇上勿謂民情未即至是也民愆于下致  
天戒于上違者災變疊興鳳泗尤甚民不能言而天代為  
告若是者亦足畏也足恤也臣之所為極膚而永嘆也

### 諸臣罪案

十七年正月給事中光時亨疏言臣見同官孫永澤揭內  
有求皇上下罪己之詔一款此誠今日轉亂為治第一要

三五

務也以帝王之威猶凜于四海之困窮責責夫有躬之六事  
故罪己而興也勃焉三代而後惟漢詔最著蓋漢承秦弊  
事必更始故其諸詔詔令迄今讀之猶可想見當日規模  
鴻遠今陛下聖明天維亦何罪之與臣有以為由于有誤  
陛下者其罪實不容不論或人已往而是非宜明或人見  
存而實罰宜當臣敢據為蜂指之數為鯨鯢之以致民  
竭夫膏髓兵亂于抽簪者乎孰為教之議以致遠臣因而  
懈守戰士為之灰心者乎孰催戰松錦以致八鎮精銳盡  
喪原原遂貽重鎮孤注之憂斷關門將角之勢者乎孰鑿  
挖河堤以致汴城億萬化為魚蟹反開冒功偉費之門為  
親藩避地之始者乎孰謂制科可廢以致鎮帥故臣譴年  
坐心即今武弁紛紛屠文臣糾文臣教文臣仍踵其故智  
無所不至者乎孰為加等之律以致刑名日濫善類摧殘



即令明詔煌煌議清獄議停刑議實罪權料難挽回恩清未遍者乎此輩奸謀啟釁苛刻相困其熱者有立燃之死灰達其望者無不投之奔陷甚至尤而效之使風憲大臣傳殺人猶人之衣鉢以通詳珍華竄伏逆黨逞如鬼如賊之伎倆以進制朝權陰險足以招致寇讐蓋足以兆干戈結釁足以生疫癘乎足以致天災反覆足以長小人當其時或亦有小忠小信小功小利以互相收歛而不知其騙官市廛者巧于鬻封疆提線設法者善于苟成福以歛財虐民窮神怨人怨皆此日漸月累之所為陛下該一面思回十六年來該國諸奸歷歷如觀狀乞聖明立詢廷臣詳聞姓名欽定一策大誥中外使曉然知禍亂所自起諸奸之罪業明而陛下之聖德日彰明諭所布凡深谷窮黎必感而泣弄兵赤子必悔而返以有唐奉天一詔猶能動人若彼何況美談唇斷迥出尋常萬萬者乎徒求足非不兩立實罰必兼舉陛下先行此等奸謀亂以社後廷之食士族及于搜括拔幽以收失志之豪傑所謂四罪而天下咸服舉逸民而天下歸心其此之謂矣夫違亂有大勢猶有大機微之所在不可失也

### 經理畿甸

十七年正月總理屯務會都御史方孔炤疏言京師者天下之本也畿甸富強可以抗天下而制其勝今日者非貧寡之患而均安之難也故術貴變通機惟知恤生節兩端豈容類計耳財註戎宜先自京師始請以兵論則諸葛亮滅吳有附之意為可師也兵未遽減者練士看將未遽省當寄有司今畿甸之民產糧大繁銷籍又審法散耗離實不愚言以臣所聞安故餉餉糧一百七十八千文難差多生

三四百文思避無門惟有投敵而小民之當戶差重疊而每苦矣即聖恩蠲額而催徵自如邦本若斯何能泄泄宜勅京兆尹順真撫按道府細察民隱盡除一切難差之最苦者力甦重困大家巨室當從悉難一體均勞磨絕投獻詭寄之風賦役無私自然樂業然後免本戶丁徭聽其每甲訓練練鄉勇一名大縣可得六七百人小縣可三四百人此皆戶籍可稽不同浮募妙選州縣正官廉惠勇幹者以當將帥之任每府則修舉衛政為府標臨屬縣以聯格之文不妨兼武衛外不妨于京衛小縣如殘不妨併入中縣本縣若勤不妨併應鄰縣此所以為固守者大端備兵京營衛屯十有二萬內堪戰者十之二三耳餘為城兵隨操無益稍為調劑可稍餘糧常事既已得人免操各稍通其德衛所軍人既充選鋒軍改為兵軍田自在吏簡舍

餘原備三十六萬之數有充軍民二差者免其民差可增丁壯每三十丁抽一其餘助丁銀作糧大約三營與餘丁共練戰兵二萬所向便能克捷若屯政既裕旅旅漸增此強國所自始也請以食論則周官遺養弛禁和耀之意為可始也聖詔久頒保民與屯二書而效尚未彰者有其時而無其地有其地而無其人也請自皇上躬耕藉田之典擴而充之凡上林草場諸禁地西北山諸禁水似可先之勞之利自三倍其間腴土佳泉不下數千頃宜勿該管衙門募屯改種三春一麥便見充盈如難其人則營衛之備兵與罪人之贖作皆可招應而未皇上慨然為犖下先矣近臣親臣勇于倡義者但能備本利變荒蕪修行賞格所聖之利仍歸各姓行之善應數稟自饒矣秋問御前四十萬高利權本識為至計史宜設法招商覓其權課而後各

邊會通有無不審蓋清已平耗後還虞阻勢如草昧創起艱難若復以承平之規遠望將輸恐不無如願也推行義內其效逐年而是此當國所自始也今先景已遠振舉在人伏望勸諭官府內外一體同心各衙門冗員冗食爲公禱即凡一切損傷民心破耗民財者盡與釐剔使百姓忘勞而忘死民心既得兵政自嚴自清親上自切次第施為不外于均安而已矣

### 文武之用

又言伏見皇上湯屬憂勤于上百執事倍其奔走于下詔求直言錄功使過似要留良然用崇禎十六年之舉以治天啟上之病而群臣奉行不力者政多虛文習尚阿諛官如傳舍人避嫌避故也夫君尊臣卑天澤遠懸然下滿上行道存交泰世雖大亂定有一代之才足充佐理第恐

三

運籌易務以織婢耕而前用人之人多歲媚橫分忘見不樂切劇是以兵機暗錯貨殖中飽守側循規多庸人之塗飾改絀更徽豪傑之所馳反嘆海內無人而聖主獨立于崇高也諸以文臣論之天下之敵也時情重內而輕外忽畧親民之官競走清華之路如翰林院之發酒都察院之督撫皆輕爲外官矣至于封疆勞吏尤爲人所鄙薄厭棄而投忘于權要者無惜封疆以扼塞之古人登壇推轂其重若何而今僅供權要之一擲也皇上深察水源不難時遣侍從清班出任通府然功令選賢無分內外時情甄別未免陰抑而陽崇恐未勸也天下治安惟在言路得人爲其批鑄逆耳敢犯天顏塞爲招聽厥功甚偉爲其發大奸糾大貪以一身當衆怒之義故往陞四品京堂以此示優而猶有唯諾取容者一旦盡推藩臬士氣若雲然亟

宜持拔建言忠諫諸臣立賜超擢偏諂諛諛可原者即還其官然後曉然知明主休容之威惟期盡忠節內外總不祥官為至公也夫邊材嘗于施曹出為邊道督撫進為樞貳復出歷戎行莫非苦境而國所最重者無如疆臣故舊制尤逾三年兩級又年終甄別零捷亦叙誠重之也今履衷從未設兵之地大寇縱橫千難萬苦乃功令所切責臺省所糾彈監軍所虧酌法司所銀煉無非疆臣而已臣宜大破常格畧迹原心勞逸相酬功過相準使封疆之臣樂而忘死尚有可生之路且大小臣工耳不聞鐘鼓之聲日不見旌旗之色優游超遷素餐得意者亦復何限乃獨于二三疆臣終日與死為鄰者年級一階錙銖比掣不幸又遭奸權所中傷目為破甑然灰不能洗滌子廢黜真可惜也天下精神俱向四衙門清華既已淪肌浹髓是則作養邊才定宜處以四衙一席虛左待之斯無不勸矣請以武臣

四

論之夫兵興以來歲費二千三百萬孰為耗之武臣耗之也貧民耕鑿所賦折骨易子以累千萬不能當練騎材官歌兒美女之尾閭燎原沸鼎寧不寒心抑又縱兵戕民所過一空淫掠毒痛光逼劇賊君父深恩寸心何忍所以然者連刑之律雖設而不能行督撫失權節制觀如卓芥且虛張糖報叙錄借差官爵既隆吞舟漏網大帥為三軍之表率而拔危饒雄以權衆志指大干股六逆俱形文吏反為贊成豈可逞其激更漢有汲黯而淮南竊謀唐有崔祐而李甫正已落胆由于中朝有人在也宜亟樹社稷之臣恢宏忠義教而風采振勵紀綱澄清刑政則聞外暴戾潛消武夫之敬信自服所謂詔下青瑣而將士投戈者此之謂也至于養將之遺金在偏裨小部之中彼其氣驟不凡

屈抑人下每當先鋒殺口主將嘗奪其首級以充親戚便  
學之功而監軍使者但視大將之結文誰察行伍之勞績  
是宜時加獎惜使之名望旁通夫人誰不好名而得名即  
可以奮志凡錄敘主將必先叙其部級不必奇其親新則  
奇士之材可羅致之幕下矣翰林所種名家背城一戰誓  
不降賊就義甚慘發恤宜速又亟多謀其鄉人分途招其  
遺種前通甘肅寧夏諸邊及都護等奉勅密馳宣布祖宗  
蓄養之厚恩重懸爵賞金帛示以大信結以陰符必有感  
動而起應者夫斤斤株守三晉而防河無力也招三邊聯  
藩族以復閩中而後三晉乃安也雖偏解渡河此謀仍急  
抑職尤有請焉今夫營營逐逐冀得一官一職者尋常等  
類而英雄豪傑非多方招徠之則不得焉乃習氣相沿預  
防嫌隙為大臣者吐哺握髮延攬天下士猶恐惟日不足  
而更兵二部相習閉門自鎖高樓一紙手門曰龍運官員  
不許謁見此何等時也職以為不微夫提躬本潔何礙周  
知若札統不交何由皮相天下士之願立于朝者為其當  
事大臣愛惜人材樂善不倦故不遠千里處此殊桂之地  
乃終年不見一面如隔絕異鄉按圖索驥而能得人材長  
短之數巨細之衡乎用人之人茫然莫辨坐此要也宜勅  
府部館卿臺有俱以親賢忘勢為第一義外院司道府以  
下莫不皆然人人以得俊受美名厲士當上實其未能品  
題人物矣袋空虛者即非嘉謨也若端接元臣位高百僚  
但宜坐而聚論開門受謁不必枉顧車騎疲清貴此定此  
札式而後長幼之序安或分沐以集體或退食以諮詢出  
下情入告左右人材位置政如父子兄弟合而謀家然後  
文武之銓除必有不可勝用者也

### 法令之原

又言臣恭讀寶訓蘇州民有上治晏晏者太祖覽之曰人  
主之心當以愛物為主治國之道當以用賢為先故治在  
得人今此人言言法不知務矣又尚書陶凱曰整齊風俗  
必以刑政先之然後教化可行太祖曰教化必本諸禮義  
政刑豈宜先之苟徒急于近效而嚴其禁令是欲登波而  
反涸之也職敢輯祖宗所以治安益審孟子之言徒善徒  
法信道信度治天下猶運掌也恭遇我皇上神武在握乾  
健自強當內外交訏東成憲職伏觀廷議策語格在得  
賢才之心職舉手以為執其要矣蓋錄承平日久各衙門  
奉行故事賢傑者不必踴躍其所長庸愚者亦得補宜其  
所短故文網牽拘操一切之法可以循理而治令非其時  
也變而通之鼓之舞之有在于法之外者請以軍機論之

祖制文官不與武官同罪文官以上品起家武官四品起  
家先賞之而後戰之近因多事督撫比燭守邊將帥之律  
而督撫援甲介馬當在武之前矣崇禎初年文武並論撫  
按並處後來專治督撫從前歷案文臣之死倍于武臣非  
謂必苛武而宥文也從前文臣未嘗軍機第據曰法不行  
耳于是妄弄威福專意推殘全無長養自楊嗣昌一出而  
戰捕治督撫兵備致身亦與俱盡悔何及乎頃者東協一  
葉斯兩督師兩巡撫一總兵一參將尾大者且輒然去致  
文武兩途權術者喜脫身于空虛處定者盡受挫于寡援  
所以多誤也幸收十年一戰始破肉叔周亞夫堅壁不救  
梁一戰遂滅吳楚故有計慎重而似逗遛亦有當職集而  
反暮寇廟筭失之毫釐疆場差以千里其機在遲不在邊  
也薊州已破六日趙先炸提十三騎出通州力保青郡忠

義未暢集同廣亂夫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自古已然倘氣  
俱未到勢力未齊選材而使不竟厥用錦松一催潼關再  
催其機如此英哲所嘆今日者邊將如吳三桂唐通等當  
思所以保疆之矣職前條議軍制不宜多官者如柳之言  
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漢帝按轡徐行將軍者  
重其事權也年來武功不效病在官多而兵少既設一巡  
撫又設一總理總督已多矣又設一監軍御史又設一察  
辦或又設一內使又設一閣部每差一官必多一官之參  
題每行一事必多一事之意見人人自以為大將事事  
以為奇謀重臣既在行間武將必分兵以相衛耳目混淆  
愛憎互起彼已挑激大小踰諂甲功已罪此掩殺攻所謂  
文人負吉師中錫命者亂矣安得精神相貫智謀相資督  
撫輕搖不能制部伍之命故易備耳宜定專方之寄罷交

四三

攝之官使軍中號令出自一大臣如臂使指如婦承入內  
無中制外每傍境此軍機之所在也請以人情論之歐陽  
修曰舜有五臣為一朋友武有十亂為一朋友師師誦  
道德相勸過失相規志難相恤五倫天性所當然也今士  
大夫各顧身家每見朝廷大處分偶有太甚視為路人入中  
救之路斷則朋友之道絕而君臣之義傷矣自古可法中  
救吳姓而外揭椒者寂然則書生祝淵之訟劉宗周亦渺  
矣然而天有雷霆之威豈輕施于踐踐耶陳陳薛氏代趙  
地多失所司捕郡縣吏縛之高帝問曰若輩反乎對曰非  
也力不足耳盡救之不難以四千戶慰趙子弟是乃中乎  
機合乎情也今日下進而趙朝退而泣室父子不相見兄  
弟妻子離散飢餓不能出門戶者比比然矣不孝戴罪幽  
魯困園之中籠鳥蒼魚遊魂立稿或擊奸獲仗或戮力戰

功而死傷滿家四首哀經或厲氣臨城先焚妻女誓不與  
賊俱生帶刀染血死而復生者是皆陛下作養生成父之  
子子心腹之于手足痼疾在念堪與荷鋤東鄰報萬死以  
廣浩蕩者百數事三空四盡矣往年張鳳翔三月之中能  
前省四十萬可謂胆任矣假令積藏當得千萬不幸為去  
輔所攝不與協理泣無所報律令七十歲尚准收贖何況  
老臣惜未有慷慨悲哀為皇上曲陳者古人不難以十五  
城易一胥庸此臣無足惜願陛下思以招徠天下士也如  
咸勇葉廷季等直趨因衛屠經確劫生平曉然大凡罪廢  
一途各有本末若夫忠被謗信蒙詬者道路莫不憐之此  
人情之所在也伏見皇上乾斷大政輿論寂然如罷王應  
熊以消黨禍救王永吉以恤落臣真得軍機人情之數係  
而又內外兼拜入閣風動後傑中興有象而微臣所請敵

四四

者凡遇行間在通法而識機凡衛用金在就法以得清未  
可操一切之法藉之以刑謂天下無難知之哲也

### 宗強之本

又言切惟禮義廉耻之道王得其全霸得其半政管得其  
此理其財以孫吳以此治其兵法自非然者當歸私門強  
為逆上所謂賊民興亂無日矣朝廷履天蓋地治道宏  
有言責者官守者有分理兵農錢穀者有執持紀綱進  
退人材挽回風俗者如三十幅合為一轡不偏廢也故學  
術明則人心正官職端考課定而當強之效日積于公家  
矣萬庠之末有季贊者著為藏書顯聖徽祿元人為華  
夷一統稱武則天為女中堯舜稱馮道為大臣貶王陵為  
逆賊不以孔子之是非為定本而雜聚男女講佛為學道  
無父無君士夫若狂破礼蕩義蔑廉耻釀成世道之禍

天啟初年臺臣鄧元錫湯從吾高攀龍等起而諫求忠孝一時極詆為違故盡逐善類拱手揖路公私權盜傾危計日幸遇皇上明天澤之分定邪正之心以振紀綱于丁毀而其間不肖大臣無不學無術志圖溫飽以公忠休國者為假道學以阿諛教熟者為真作用故賄賂之風不盡改權巧之實不盡絕以刑獄重情為報怨之數以清華要地為私人之宅直懸者謂之黨黨同者謂之公死節不必張逆教者不必罪以誅盜臣接踵傷士比肩是則教天勤民精心聖學者惟皇上一人而郡臣退食委蛇惟夸稱營利而已矣貧弱之症中于公家使前不肖大臣衣錦腰玉各滿其溝壑而去每遇舉動不過捐助數金貢馬一二匹止矣其自好者閉門不接一客止矣大臣之道莫取焉夫使才情氣魄之人各予之以富貴之路使政節抱道之人獨優之以不惠富貴之名使知夫君親當事不慕虛無使知夫奉職守公不敢欺誣使知夫虛懷廣益不居驕慢使知夫筐囊智盡能索以干進者廢然而無所可售天下有不治焉者乎故礼義廉耻之修明也先責大臣而後責小臣先責清要之臣而後責疎遠之臣當稽察時泰與史實之奸雄壞于朝而源洛閭閻之教寔振于野故張新劉岳熱聞忠義之風自矢腹心之節即使貪使詐無過之臣然咸維先所著紀新書自謂從正心誠意得來故樹立有本善道不拔大小臣工不得互相勸勉交相微或而必待朝廷刑賞之所及乃如塗飾焉則刑賞之所不及使俾苟免者固已多矣誠令學術大明人心各正以之守財必不營私而耗盡以之掌兵必不備怯以冒功以之官人必不賣爵而鬻等以之取士必不偽售而無選以之考課

必不徇名而廢寔以之居家必不耽藥倫而盡俗習焚香夜告東帶晨趨必不肯甘負我皇上慎材省過之至仁專賢訪道之至業而富國強兵玉鼎並行而裕如矣

### 史化之治

又言竊照夏稅起于丁口秋糧起于田畝租制深謀遠慮寓兵于農有司不察每達十年編舊黃冊第稅畝多者加丁畝少者減丁是一田而當兩稅也戶口脫漏遊手何啻億萬而農田困矣自衛屯浸沒軍不任戰于是募兵之費加于民畝而農田遂極困不可支矣今括括殆盡莫非農力無計可重徵惟戶籍之中一變通焉一曰免軍籍同民籍凡軍籍之家原有一枝當軍他衛每過十數年歸宗勒取軍裝大戶嘗派二三百兩小戶亦百兩不等令其軍之絕者也田為人所苦其不絕者亦既已甚養子孫承伍

四六

矣租籍軍名似可割除合無凡係軍籍許納軍裝銀充其勾補免為民籍此一項當得千萬而民自樂輸矣若曰後乘勾補無路衛所空虛今欽定屯書內開民占軍屯者免其間罪通許照民田起科不如按屯畝一分起補軍丁依然類籍不減也

### 化客兵為屯兵

又言天下養蕃皆因兵虐將官好暴絕在挾折色于箱內暮不色于民間宜下令領兵之官如職未能一時遽減凡十名之內量分三四名就近屯營使受上賞使浮遊剽掠之徒得比舊制受四五十畝者立為主兵暴亂自息營團有地賊勢自解或曰堀強兵將安育耕種故改惟斯術能暗消其強強也名將賢將必行之利一興而盜樂赴矣

### 開屯籍以定軍民之內籍

又言晉漢興使屈景大姓于閭中所以定戶口也今干戈尚擾民不聊生者從大姓甚難從惟奉此書條件實功贖罪與學加級家學易舉利在無刑形失其聲聞若干畝寄屯籍于各州縣一經土著未得輕離此極定之政也或曰墾地舊策使得開熟誠為增戶若新荒初熟本有額賦何為增加既得屯籍即失民籍不知新荒久枯又成積荒道賦又無足額之日今有原主者原係民籍第招之來其丁盡戶絕者用移成興學之法自不期而會矣行之十年西北方戶口大可聚邑郡矣夫國家之政猶天道也張之弛之與時推移則通通則久帝王之道也古者負版必武料民為治若今用二用三俱出田畝安得而不亂且古惟四民令及六民農耕之士工商食之耨老又食之既代軍而出兵又代兵而出餉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大江以南

### 疆臣之苦

天言令夫設官分職粉飾治平毋動為大周旋結交及瓜期而告代非其愚不肖能循引套格以卒所事從容階級坐倚崇隆而至于用兵克敵則賢智而有愚不肖之憂何也其有材力有其氣候更須有其名助有其利權然後可以集事自有兵事以來勞逸不均內外偏畸其清華榮膺之地燕安資序一歲坐致超遷其戎馬劍戟之場舉足易生罪咎如以輯職為賢勞自宜多方愛養之以恤其私不必操文法之煩苛以掣其肘而驅之死如以不能輯職者為庸碌必不宜泥舉選材雖填塞責終使之困憊以誤封

疆不特此也疆臣身雖在外而精神富頤在內長安道上議論不一見聞各殊或譏謗之忽生或好惡之多致或矜縫未到胆智皆府怨之門或憑藉有根虛張亦論叙之地況兵火不熄邊腹盡成枯槁雪兵之官窮苦已極平素不能交際臨急安望派通切責一加趨歸奔鎖其惟惟操大墨者但知嚴刻為奉公而疆臣雖千斤之力乃肩萬斤之擔用過其力歲時又淺心惰必眩眩以秋蓬朝受命而夕課效萬有不能故疆臣而無內外之助者志謀終不伸功業終不就也凡用兵之處人臣各宜仗義各衙門貶罰義餘理宜多損以充犒賞間謀之資勿得飽秦人之肥視越人之瘠而不相顧甚且衙門可裁者宜裁之以併軍需然後正餉之外軍容乃裕機數乃行不然僅僅五分八分之餉枵腹不待而貪婪之弁日腹月削而欲望其遵奉什

伍責其死今篇有不能故疆臣而無在外之利權者營壘終不壯手足終不展也近時俗尚以說虛話做虛事者為巧官以做虛事說實話者為癡人而癡人每大不避誅小不避譴竟為朝廷出死力仔重者必癡人非巧官也共安樂者另有一種有福之人共患難者另有一種匪躬之士詩曰驕人好好勞人草草此之謂也故請凡用疆臣審其才力或北或南務使人與地方相宜加其愛護寬其歲月通其疾痛勿以偶誤遽罰勿以一眚致更凡正餉之外可以充定軍需者聽其便宜生殖凡有掣肘衙門從便暫撤使盡心力為之為之不效夫然後從而刑之則名位不輕授而報稱不虛飾矣

### 調遣兵入衛

崇禎十七年正月賊氛告急兵部呈內閣言賊勢甚大非

得平西吳三桂劉督王永吉密鎮唐通合力一戰不可關  
臣言當奏請旨商酌兵部即面奏帝是之密諭閣臣曰調  
三桂馬兵助餘兵尚多乘賊三邊新安頓未定之時此  
着似不可失即督臣王永吉請召所言或亦不出兵餉兩  
還閣事不能互援之意此等重軍機應行與否原應先  
生每主持擔任未可推諉誤事閣臣陳續以為不可揭云  
一寸山河一寸金錦州告警軍兵萬不可調上復諭軍城  
一事前已經廷議宜速宜新未可猶疑軍修中前移軍士  
馬收守關之效成蕩寇之功雖屬下策誠亦不得已之思  
先生們即擬着來行如必須再議先生每即刻會官密議  
妥確未奏仍將各官議語各行親書備論下內閣集府  
部六科于內朝房面議之眾官議論不一反覆利害京師  
與寧遠孰重孰在城下與寧遠孰急其時主急調者咸國

公朱純臣倪元璣金之俊吳麟徵孫承澤數人與兵部議  
合遂繼議軍帝隨出旨云兵部議是又發票到閣陳續又  
具揭以為外邊督撫未必未亦當會同乃請聖諭一道差  
官前去會議之次日麟徵復上密疏極言前屯失而寧遠  
必不可守撤寧遠之兵以守關調吳三桂之戰兵以救賊  
目前急者不待再計而決疏下閣陳續揭候外議不肯票  
大學士方岳復移書兵部不應倡守關之說

### 告廟還將

十七年正月帝憂冠之甚大學士李達泰自請于上曰臣  
晉人頗知冠中事臣願以家財佐軍自往辦職又曰進士  
名蔭願單騎走陝北連甘肅寧夏之兵外連延郡召募忠  
勇勸輸義餉到冠立功即不然亦內守西河扼吭延安使  
賊不得東渡帝喜甚曰卿若行朕當做古推轂札于是于

正月二十日以特牲告廟還授南方劍復諭本月二十六  
日行還將禮單朕御正陽門樓宴饗暨輔並召五府掌印  
內閣輔臣軍營總協六部都察院掌印官侍衛鴻臚贊札  
御史糾儀大漢將軍侍衛應用法駕宴享作樂等項內外  
各衙門預行備辦整理其獲衛隨從守把巡緝應用官軍  
旗番人等着做衛京勇城捕等衙門各行酌量撥派民棚  
接薦俱免拆卸不許官校滋擾至期遣官告廟後行札至  
將午帝駕登正陽門官軍旗番十餘萬自午門外排列至  
正陽門旌旗金鼓甚盛李達恭叩頭致詞帝慰諭并四即  
賜坐列席賜宴共十九席文東十三人為三行武西六人  
為一行御席居中酒七行帝親賜建泰酒三杯即以三杯  
賜之復召勅勅御羊親灑龍箋即于門上用寶帝親手賜  
之勅曰皇帝欽仰輔臣李達恭督師親書勅旨朕仰承天

五。

命繼祖以圖自戍展至今甲申十有七年未能修德尊賢  
化行海宇以致兵災連歲民罹水火皆朕之罪至派魁本  
我赤子為兵兵戈派基直有朝廷不得已用兵剿除本為  
安民今卿代朕親征鼓聯忠勇表揚節義獎勵廉能速拔  
雄傑其獎恤追死之將貪酷倡逃之吏妖言惑眾之人缺  
誤軍糧之輩情真罪當即以尚方從事行間一切調度實  
罰俱不中制卿宜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勤則真勤誠則省  
帝一人勿得妄殺極則真極投戈散遣萬民從此安生以  
卿忠誠壯舉品望風隆辦此裕如特茲簡任告廟授印正  
陽親餞願卿早蕩氛旋師奏凱侯封進爵鼎彝銘功有  
功內外文武各官從優叙賚朕躬親迎慶賀共享太平預  
將代朕親征安民靖亂至意編行示諭咸使聞知內臣為  
掛紅簪花鼓樂導尚方而出

時急需才

十七年二月初三日給事中陸承洋請釋張國維等疏曰臣嘗讀唐史至德宗欲殺陸贄諫官陽城曰不可使朝廷殺無罪之人于是率同列狀聞而諫將軍張萬福年八十拜諸諫官曰官官皆言事天下太平矣臣竊慕之夫德宗使主也而城能免盡言職如此臣生昌言不諱之朝官刑名封駁之地乃逡巡顧慮有懷莫吐反躬自責何以爲臣今敬頌言于聖上者有八人馬原任兵部尚書張國維湖廣巡撫郭景嵩浙江巡撫董象恒科臣姜埰方士亮部臣尹氏興國雖身任中樞大敵在門不能運籌制勝委紱若父之憂何得無罪然國維清謹之品軍旅非其所長而年撫蘇大得民心德河教年道路梗阻運轉不遺有功國本持簡中樞受事未久其罪可原景嵩個懷之才平日以岳武穆自況身在成所起投節鉞洛陽已破無家可歸乃于山西士紳通行借貨召募壯丁間遁入楚以圖報答不謂中途遽有警遠之命至象恒臣不知其生平亦不知其政蹟但聞緩騎到新闔城百姓擁塞號哭竟至罷市觀其深得民心則其生平政蹟可知姜埰之罪起自故輔今故輔伏法而同時之熊開元久已訖結獲珠猶驚涕淚底情深可憫方士亮尹氏興國隨故輔軍前監紀雖無可錄之功亦無阿比之跡況遠京之後辭賞不受其心可知此六人成畫具在公論其明臣既有知故不陳列上請臣尤有言者當部內外多故時事日艱亟見大小臣工一經受事率多不效或清血沙場或受鎖西市或遠禦魑魅或星沉寶案蓋重累若者矣以敝過故會推扼腕之人既扼腕之交廢亦權肘之兩窮窮豈世遠無材一至于此蓋天之生材有

數長養之則出摧折之則盡理有固然臣之敢于輕噴宸嚴者又不止爲六人情也臣恒前此爲諸寬實獲蒙重誼臣豈不知一念之惡止以身有言責不敢不以人材當惜救古人伏闕之義倘有一毫徇私市德之心則願二祖列宗在天之靈顯殛之此又臣而自信並求信於皇上者也統祈鑒察施行

下詔罪己

十七年二月詔曰朕嗣守弘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忽乃者災害頻仍流氛日熾忘累世之養養錫世載之凶殘救之益踰極而叛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頗忘敬儀者朕爲民父母不得而耶翼之民爲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暴殄五糧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命罹鋒鏑蹈水火殫量以整撤積成丘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齋加賦多無藝之征預徵有稱貸之咎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疇望望烟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沍至師旅所處疫癘爲殃上干天地之和下盡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于任大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肅武將驕懦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撫取失道誠感未孚中夜以思弱靖無地朕自今痛加創艾深省風愆要惜人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熄煩苛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至于罪廢諸臣有公忠正直廉潔幹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核推用草澤豪傑之士有恢復一郡一邑者各官世襲功等開疆即階沒膏徒之流能舍逆反正率眾來歸許教罪立功能擒斬聞敵仍予通候使之賞



於哉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耻除凶誰無公憤尚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功思克厥愆庶告朕意

### 分道內侍

十七年二月分道內監高起潛監寧前鎮盧惟寧監天津通州德州臨清方正化監真定保定杜勳監宣府王夢弼監順德彰德閻恩印監大名廣平牛文炳監衛輝懷慶楊茂才監大同李宗允監蔚鎮中協張清民監西協給事中戴明說上疏曰臣頃見內臣之違一刻十員臣不勝慄慄夫使諸臣盡瘁恪職中則受理之有政外則安撫言責之充當何至以兵變道君父陛下亦何樂有中國之出而還之是今日大小諸臣萬罪萬死自不必言但臣愚揣揣蓋以往事言之漢唐宋之開創中興我二祖之廓清孽造名垂竹帛繫繫多人而未嘗及中官蓋中官可用古昔用之

久矣而未聞也以近事言之數年之內中道屢行屢撤使中官果有寔效則敵可不入可不烈矣而併未聞也從來地方有一總監監視則合督撫文武諸臣精神物力止照管一總監監視而不違即至文武卑微者不能近總監監視而亦周旋于把牌中軍至街衢臺榭不能迨把牌中軍者亦依附于司房下後積習隱微誰敢指斥誰為窮詰臣戰戰兢兢正值分監孫茂察受事群情拂鬱稱苦每于退食三嘆嗣後茂察移前門封疆收壞亦伏法不聞有恙無害况今日人情事勢風鶴百倍瞻瞻可慮豈不更大耶草昧未畢旋垣抄見有朱大典納銀四十萬之旨使大典而完此得免是貪可執法恐無以警貪者之心倘大典不完復從而罪之是罪惟不罪貪恐併無以服大典之心乃一旦分官禁之中使侍惟索之明綸王言國

休應否珍惜似不待再計決也

### 止宣靈監視

十七年二月兵部軍駕司主事金鉅珮言痛自逆賊破秦以來山西河北畿南風鶴未萌而官民俱已奔潰即有一二仗節不屈之士乃疎于防範復為逆民所圍如撫臣徐標者久不足為國家之翰蔽今真保之間警報少緩而代州已陷賊鋒正逼大同賊哨且至宣府賊于初五日聞報方寸驚惶竊謂天下大勢自茲去矣蓋逆賊欲敗京師盧宣靈號稱鎮鎮其中助旅難與爭鋒是以欲先取宣靈然後與畿南賊兵合股並力以逼王畿無所更為顧忌設謀誠恐為憂震深職正在榜徨適有人自宣府來京就而問之事其大有可恃蓋大同一聞賊報代藩即發財發粟鼓勵兵民燕之撫臣衛景瓌亦能協力固守有此然不動之志而宣府臣朱之馮風東忠清之操兼有遠募殊得士民之和合城士紳富戶不下二三百人分有汛地每人各募勇士乘城指給資糧不惟望內解亦不取給民資人人願效死勿去此自逆賊破秦之後數月以來數十名城所未有者賊萬一乘攻必可以若師挫其銳倘有勤王之師其乘間而謀之則賊可城而京師之干城端在此矣惟是一切守禦方各料理已定忽有敘遣內臣至免役未免以已意多所更張上下官民反致攪亂又聞內臣之節制又不如果能嚴肅否也若從此人心一渙大勢將不可知宣靈不支臣恐有不甘言者臣世居京師性命身家親視皇上宗社安危與共是以昧死陳言非敢沽諫內遣之名亦非敢為躍治之舉萬望皇上收回成命將宣大監視內臣即刻罷遣立勅兩鎮諸臣嘉其忠義責以後勤俾終始秉安貞

之誠兵民固守仍出奇設伏以屈賊鋒其調動兵一枝聲言合助以資其特角之勢則京師可恃以無恐矣尤望皇上固此兩鎮以例其餘倘有督兵重臣之處果能精戰守之圖則所選監視可次第而熊龍以一其事權天下事尚可為也

### 特糾邪說

十七年二月兵科都給事中戴明說糾李明睿曰逮來狡寇披猖流氛漸遠城不失于攻而失于敵計不出于守而出于迎在廷方慶幸漢之無方而不意邪臣乃敢煽亂而不趨前東園一議謀國者不知何見而有國家大計無避忌諱之問而動搖之邪說隱顯附和不一而足其原蓋在聖明洞鑒至達人謬吹到處狂言則李明睿為最甚至引有天下者不顧家及遂高台之說大言于極臣之家

一時同官諸臣聞者無不怒駭數日來風鶴似疑揣而益驚狼顧以瞻望而益甚士農工商鼎沸皇皇胸中各懷一去志昔者楊時有言曰今日之事當以收拾人心為主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今時勢方在岌岌寧堪鼓簧招禍如此臣懼滋甚臣恨激甚恭惟陛下以堯舜神武之資十七年無宴安之圖極焦勞之苦被憂慮以啓賢聖多難正可與邦乃諸臣不以入周召出方虎自期乃公然進唐宋遼遼之陋習踵汪黃德楸之故有戾烈士之心鼓逆賊之焰甘心獲罪于二祖烈宗天下萬世而不恤是奸細不在綠林而在清班故孽不在氣化而在人類也使目前而豫散之膏肓不拔則洵湧之流訛不消邪妄之誅鋤不嚴則悖亡之忠義不憤伏乞陛下將邪說之臣寬延其人榜示其罪以為滿惑人心之戒

### 請誅庸輔

十七年二月劉遵慈督充為事官王永吉請誅陳瓚疏曰臣行次玉田聞邸報該閣臣陳瓚題為痛念時艱事奉聖旨卿公忠敏錄位理有年朕方倚望輔弼宏濟時艱乃因國事多虞又兼有恙屢行面陳引退茲特允所請以成恬讓仍賜路費銀五十兩餘段四表裏馳驛歸里仰還甚揖以待後用該部知道欽此臣讀未終憤懣欲絕異哉奸輔敢于欺皇上復忍于背皇上至此極矣方今敵倡東北寇橫西南豫秦楚晉開門揖盜望風納款川廣黔滇政令不通貢賦不入聞兵則士兵馬凋殘戰守固甚且戒撫殺將反操同室之戈聞餉則泉府耗竭本折兩枯是則財盡民窮久無樂生之趣要害不守咽喉將斷疆宇漸廢禍變日多此乾坤何等時乎志士飲血以長號忠良顧天而無

五六

路我皇上宵衣旰食焦思勞神正不知若何憂勤若何憤歎矣臣時定配全在臣工有力者竭其力有財者輸其財各辦赤心共襄大計或運籌帷幄銷日月之光或盡節疆場作山河之氣人人同仇慮慮敵愾勢如救焚情同拯溺即未必轉弱為強轉禍為福立見太平亦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分固無所逃情亦不容已也乃首輔陳瓚者乃聞伐策定謀輸忠排難俄作賊以歸來忽輟然而馳去既非耳已遽著何曾病入膏肓引退無因殊駭觀聽或若逆料神京孤危急思全身遠害遂不暇為杜稔深廟計乎若然既明且哲續識多寡矣其如皇上何當此危急存亡之秋付理亂于不聞方將築沙堤而緩步開綠野以怡情弄秋聲之芳踪享廊廡之樂事天理良心滅絕已盡尚謂有人臣禮哉且國家全盛之天下一旦破壞幾于不可收拾

皆續之罪也昔韓明首佐理有年則非若百職事之效一

官辦一職不獲與聞樞密者比矣又非若新經簡在得若

行政之末久者比矣此數年中若肯公忠休國將天下兵

馬錢糧文武將吏經心者意寔寬打第一番如何禦敵如

何辦冠如何清兵如何措餉如何用人早早商量急急整

頓何遂寬寬決裂至此乃一味欺蒙一句不肯直說一事

不肯擔當把持朝綱更亂成法臣為外吏龍顏好狀不及

深知即如順撫趙惟岳急欲抽身遂謂密極可裁巧為出

脫保督呂大品資餘卸擔遂謂保督可撤曲計強離江楚

寇警留都震動高俾求去何遂併操江而裁之計與嚴重

已露彈章丘祖德不謹何反舉東撫而昇之以至江督甫

任遽登司馬之堂則呂大器之神通大也催餉不健忽奉

回部之旨則丘祖謙之線索雪也他如李兆之貪污而優

陞明世實之庸鄙而起用諸如此類不可殫指只此香火

情深顛倒任意目中何曾知有聖明在上乎及見事勢傾

危委而去之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哉皇上

方下罪己之詔續為首臣何得脫然事外若無罪於先王

耶近來草木皆兵遠近風鶴到處倡逃遁王不守封疆州

縣不守城社所以被賊乘之勢如破竹京師為四方根本

正當鎮靜豈定以安人心續乃先去以為民望所矜腹心

手足不貳心之臣固若是數續元輔元也以臣背主則不

忠又元子也以子虐父則不孝不孝不忠罪並當誅伏望

皇上教續之罪立正刑章俾天下萬世之人皆知悞我皇

### 請撤城守內監

十七年三月給事中孫承澤疏言近日狡賊自蒲州過河

分頭四犯山西全省陷沒西路聲息不通蓋十餘日矣京

喧傳賊破大同馳至宣府城中士民惶惶極目宋之馮方

集聚登城死守監視內臣杜勳同總兵王承胤出迎賊之

馮猶自放一砲擊賊旋為賊執恨而碎割之長安所傳皆

同之馮少年正骨素以忠孝自失其腦難不苟見危授命

可必其然而杜勳奉命監視之人即為關門迎賊之人使

手不握重兵總兵結為腹心即有叛志之馮自當執而殺

之然而不能也則監視之不可持而深為害也不獨杜勳

一人可虞矣伏乞皇上毅然振怒將杜勳弟姪名下內官

在京者駢誅之亦微亟加之馮官爵錄其後人以為效死

者之勸現今京營捕營內臣亟宜撤回還其兵柄縱協大

臣集各無藏諸臣於城頭分布信地我皇上身自為將居

中調度明臣范景文寬臣李邦華老成歷練曉暢兵事而

景文守通州守南都尤著明效望皇上令之日侍左右咨

其籌畫使京營將領割營城外多設砲大使賊不敢近城

飛促督臣王承吉鎮臣唐通入援京師商民見皇上如此

振作自然人心帖定勇者出力富者出財重地可保無虞

吃緊尤在連撤城上內臣賊勢已迫立刻決斷施行宗社

幸甚百萬生靈幸甚疏上不報越兩日上傳杜勳黨賊殉

難忠義可嘉加贈司禮監太監蔭弟姪一人錦衣衛堂上

答書仍立祠宣府春秋致祭其把牌等官查明另議

### 叛監乘城

十七年三月兵部疏言臣等接京營巡視御史王章手札

內云監視曹化淳等昨夜將賊社數等時用繩繫上城不

知何故人心洶洶變在旦夕奇語臣聞之心碎髮豎賊勢  
洶湧如此危急臣等累次至城闕欲覘城上守禦情形輒  
為監視阻抑已極面奏今突繼賊巢上城不知曾否奏知  
恐有奸究人心洶洶變起非常乞立賜推問以杜隱奸宗  
社幸甚

憶記四卷

〔明〕吳姓撰

清初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序

昔李綱捍守宗社有大功憂

必復來屢陳備禦之策凡

所謀議每爲耿南仲諸奸所

沮卒得罪去然未幾果如綱

言三鎮既棄京城失守嗟乎

老成忠計之人其用舍不獨

繫國安危已方崇禎癸未闖

獻橫行流毒承襲

先帝特簡吳公授之斧鉞以

靖五省公涕泣奏言盜賊縱

橫繇鎮將驕玩不受節制兵

多降賊內外交通勢重難挽

必得精銳之兵三萬嚴以紀

律臣統之而前有居重之勢

乃可駕馭諸帥迅掃群寇若

兵力不厚則節制不行徒損

威重無益徂征

上納其言命中樞趣集邊兵

而邊將唐通輩畏懼不行入

賂政府獲留秦督復大言賊可旦暮盡殲日上章報師期政府遂以五省屬之而放逐公且文致以遲玩之罪當是時公力言秦督不知兵恐一潰有悞國事不見聽也予亦具疏言督師必需兵將以重國威言宜聽無可深罪賴先帝仁明僅遣戍去然未幾秦兵果潰賊勢愈張不可撲

臧遺禍

宗社悠悠蒼天彼何人哉公閣中疏揭具在

上留公以待邊兵之集者至再而當國者既沮兵不發又專任秦督公罷後事益決裂上復命一輔臣出視師優以隆禮然僅以京營兵千人護行甫次真定遇賊輒潰先帝驚歎諭部科簡取前輔

臣所上疏揭送覽欲復召用  
公而賊已逼京城矣嗟乎誰  
秉國柄棄老成忠計者不用  
靳三萬兵不遣然幾不免杜  
郵之誅顧輕用浮薄喜事之  
人甘以城社輸賊言之可爲  
痛哭予曩爲公屬吏知公最  
深公賑秦撫晉勞績懋著入  
輔未久即有師命雖罷遣乃  
心無不在王室當監國時公

自楚南馳書勸令勤王予忝  
南樞覓一兵一將不得甲申  
秋公歸自楚南復手書言疆  
土日蹙諸鎮勢同割據止江  
東西千里地爲朝廷有耳得  
一二知兵重臣急練水陸精  
兵二十萬分守要害居重自  
強以衛京師兼可禦方張之  
寇而免不掉之憂予時出鎮  
淮南徵一兵一將爲國家出



死力者又不可得仰天拊心  
束手靡措始歎公曩之力請  
兵將有以也有以也士不歷  
行間審時勢抱沉智淵謀而  
欲以人國僥倖與夫白面書  
生肉食廟堂之上不知兵爲  
國之大事而猥以空言成敗  
論人讀公集未有不爽然自  
失者也

弘光元年中極殿大學士少

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門  
人史可法頓首謹題

序

夫古大臣以一身任天下艱難而幾令殉事之高名與償事同諱非惜身也蓋殉事者謂封疆之臣死于封疆耳乃

彼僅繫一隅存亡此獨繫天下安危而輕言殉事是宗社生靈之大不幸也故與償事同諱而惟貴事克有濟若吳公鹿友以督師行所謂事貴

克濟者也夫當公奉命時實繼楊嗣昌與丁啓睿諸人後亦云岌岌矣若於將無籌於兵又無籌而慨然叱馭此責唐顏真卿韓愈之言而非責公之言也蓋真卿與愈以解釋叛鎮行其名曰宣慰故所憑止三寸舌而公以掃除叛賊行其名曰督師故所憑在將與兵此公所以徬徨籌邊樓

惟克濟是圖而未可遽語于  
真卿與愈之叱馭也或曰公  
所督者左良王一旅耳其將  
其兵皆取之唾手而他胡簫  
馬噫是徒知闖獻為賊而不

知良王之跋扈觀望與闖獻  
相持又相倚者乃鎮其名而  
賊其實也故公之任非真卿  
愈之任而良王之心則李希  
烈王庭湊之心乃欲調其吻

齒而柔之使為我羽翼難矣  
哉而今獨以公任其事若以  
公為裴度能使良王具橐鞬  
拜道左如李愬否曰不能若  
以公為余玠能使良王受他

將代而斂手伏鑕如正夔否  
曰不能是故明其為賊賊乃  
可服者闖獻也隱其為賊乃  
可驅賊以圖賊而猶憂其未  
必即服者良王也則請無遠

喻而近喻夫嗣昌出師倚良王若指臂然十調十不應遂憤悒死至啓睿之代則往來依違為良王調遣文書時呼左府幕客若令公單車就道以徒手赴其軍于兩人奚取焉夫啓睿猶督耳獨嗣昌以閣部兼是任其權位尤重而卒制一良王不得公蓋深思其故而知悍將怯實不怯名

故必將選兵厚陰制良王以實而乃能制良王以制賊昔狄青討儂智高而其副將乃孫沔余靖其所請之兵乃西邊蕃落騎是公故事也以肩重任則與真卿及愈殊以寵驕帥則與愬及夔殊以呼將將不應呼兵兵不集則與青中外協心殊然青之為智高一而公內制良王外制闖獻

則為智高三此度與玠當之  
所為失聲而嗟難也公敢言  
易耶乃一時輔臣與疆臣皆  
奉白面書生為著蔡而或言  
滅此朝食或言不介馬而馳  
甚者以為迂為逗遛目公嗟  
乎公譴而賊遂熾矣蓋至燎  
原不已繼以射天將潰兵亦  
潰誰念九齡有先見而獨予  
與公今日者乃以伶仃兩孤

臣相遇於荒田野草間述天  
寶舊事言已復慟慟已復言  
且手出閣中疏揭示予猶字  
可凝血而語如含洟苦心哉  
言乎故予為序其實若此蓋  
諄諄引咎以未酬  
先皇殊遇為歎者公之心而  
歷歷陳實以無誤後人直筆  
為快者予之言言與心固並  
行而不悖者也

弘光元年大理寺左寺丞眷

晚生李清頻首題



憶記卷之一

淮南吳姓

○子以萬曆己丑年生六歲出就外傳從單愛愚先生授大學章句館於西禪林之殿左每晨入佛殿見兩旁羅漢手眼俱動不知其土塑也後稍長入寺不復見豈幼時神光相照攝耶

○番髻侍父中憲公之韶州司理任始知發憤讀書性不好弄雞鳴入館讀至夜分方就寢府君署英德邑篆子往省侍英德署居山頂每平旦山下羣雞齊鳴響振羣野子霍然心開

○癸卯八月侍太恭人回八月阻風洪都訪遊白鹿洞未果得朱文公學規誦之忘寢

○子幼時嘗爲文祈夢於本邑城隍之神夜夢子似年五十許鬚鬢蒼然服朝衣冠執笏入一大廟甚巍煥拜於階下甫伏天雷轟赫驚醒時耳邊猶聞雷聲

○娶恭人王氏王氏少恭人元玉先生女也賢而孝

敬事舅姑雞鳴警旦以佐子讀

○子師事仲兄愚溪偕叔氏筆齋掩關苦讀每逢課

文之日府君度薄暮稿且就卽遣奚奴携酒餽就館呼諸子聚飲酣笑竟夕乃歸寢以爲嘗是時府君被誣奪官歸有年子兄弟出侍栉捲入屬鉛槧並得一第雪府君誣以娛二人餘年意殊汲汲也

○己酉秋子年二十有一中鄉試二十六名房師前養微先生得子卷最早已首錄矣大座師何崑柱南象之兩先生以後場少弱次之府君甚喜

○壬子秋將上公車邑令陳造吏持一訟牒以數十金爲公車費子卻之曰雖貧尚可挾策入都門不敢

下請以汙名節有辱父兄之教

○癸丑春中進士房師禮科范涵虛先生大總裁內閣葉臺山方涵虛兩先生也殿試三甲八月除福建邵武縣知縣先是有勸子托貴要討美缺者子曰始進當靜聽朝除可向人營求耶已得邵武邵武簡僻與子性宜使立志不堅托人營討亦未必得此嘗歎

上天生我輩自有位置處管競無益也

○邵武俗置田者名田骨佃田者名田皮各費價若干年久鬻田之家輒告增價訟不肯息子出示禁之

照律五年外不許告理遂無一人訟者又鄉市無知  
圖賴宿債及爭訟不勝者采斷腸草食之卧其家死  
則子弟族人聞奪健告以爲嘗予以人命至重子弟  
明知父兄就死而不之救反以爲利何可訓也召鄉  
耆曉諭再三令曰有父兄子弟知情不勒阻者罪之  
無赦過實跡者不斷給埋塋以人命圖賴聞奪者如  
律此風遂息自是庭中無事

○邵武某司理者貪橫發訟牒下縣責贖錢甚劇予  
謂理刑無放告徵贖例安敢陵民違憲以媚上官第

訊明具由申繳司理怒曰縣官不解事諧之臺司時  
福州司理周夢洲名順昌以清直著隨臺使者行部  
至縣初見予卽迎謂曰昨入縣境民誦神君今親清  
範益欽治理彼諸人者妄耳爲延譽於督學鄭公立  
岳名三俊立岳以清議格物賞予介立是歲計偕舉  
卓異第一

○丙辰春入覲歸省三月調繁晉江府君促予之任  
至則水稟自矢秉公執法有巡道中軍官某者浙之  
寧波人日掠民間子女從海舟販賣其鄉無可誰何

予檄治之上謁巡道曰中軍官掠賣人子女何可不  
懲巡道語諸紳曰吳令風采不可犯本道中軍官尚  
不肯徇法況其他乎巡道磨公名士龍江右人亦賢  
者

○七月聞府君卧病卽封篆鑰送郡徒步歸行次福  
州計至傷乎傷乎予未得侍舍飲慟不欲生于服闋  
後恭人爲予納側室金氏恭人每育皆女太恭人老  
矣望生孫恭人曲承其意大有闢耶繆木之風

○予少時專精果于業夜半假寐一開視則眼光如  
電暗室洞明久乃寂然嘗竊異之及讀程子每食必  
飽之言始知無甚奇特陽明云四十後目光僅盈尺  
子五十餘驗之果然

○已未補官山東萊州府濰縣見知於太宰趙吉亭  
名煥嘗語人曰吾省兩廉吏濰與掖令薛文周耳

○四月迎養太恭人  
○時旌廷弼撫遼陽責登萊郡縣海運米苴巡道阻  
則先欲借海運爲開府登萊地督課甚劇予憫離民  
力難災青未堪重役請之院道拂聞意曰新令殊不



任事故增運額視前加四萬石予乃集里民而泣告之曰吾爲爾民請寬貸乃反重累民奈何若輸米豈准夏糧近視諸市價遠者稍增其值又出入皆准諸官斛使易輸可乎僉曰唯命予分四鄉貯諸四門之官房置籍擇人稽督之嚴加耗之禁至者如歸市甫一月而四萬石報竣雖去海口遠予寬其運值募民車驅親詣海口戒飭司運各弁各弁免稽候之苦里戶無需賠之費未幾告完巡道喜曰誰有如新令任事者以其法下各邑行之他邑利耗先徵銀又報大戶買糴諸市一時米價騰貴大戶苦賠累至傾家者有治人無治法信夫

○濰民好爭訟捕手佐鬪往往致傷人命予嚴懲之捕手屏跡申保甲講六諭治濰三年民無以人命訟者

○濰遭大荒後戶口死逃強半予撫綏招徠不一年復其舊以訟至庭者約以期至則立折之各服而去不差一役不追一紙一錢也

○查屯田水利繪圖上屯院左蒼輿蒼嶼喜其詳覈

特疏首薦之

○天啟元年辛酉冬行取至京寓城外吏部缺司官有謂往謁同鄉吏科某可得予曰古人恥呈身吾不爲也文選郎王慈嶽名洽有鑑衡薦予甚力予固辭乃止

○予作令前後七年薪薪水米外不取民間一物茶人尤甘淡泊成予志事予二十年不增置一衣一珥  
○壬戌四月考選山西道試御史以恩例實授御史故事實授得授重恩封贈父母先是府君司理韶州

以鯁直觸豪紳被誣奪官不獲贈予日夜悲泣欲棄官去棄台山相公語之曰若翁有冤何不自白之於朝予齋沐拜疏下粵東兩臺勘實制臺胡名應台者以誣狀上聞奉旨吳某復原官准給恩命府君贈御史先妣封太孺人益異數也

○上疏追論崔文昇李可灼進藥不慎嘗試之術不可施之君父不報

○予入臺未久見總憲鄒蘭皋副院馮少墟兩先生碩德宿望巍然山斗以建首善書院講學事爲科道

所論鄒一再疏卽拂衣去馮曰吾尚可以留乎亦力請歸予及送之彰義門外賢哉二大夫真祥麟瑞鳳也

○災變陳言大畧謂邊備空虛可虞宦寺內操當罷奪俸二月

○癸亥正月巡視節慎庫疏叅工部尚書姚思仁修陵園不宜開側室官損國體而虧孝思時思仁殯大常魏忠賢忠賢用事嗾予言奪俸三月

○癸亥七月巡視北城有閹豎犯姦者恃魏璫援橫甚勾致擬罪不少假未一年而林御史汝蒼攫其怒遂至決裂矣

○疏請視學薦鄒元標馮從吾文震孟及請加先儒王艮謚議

○九月疏請終養

○予歸而魏璫擅朝柄楊左諸君子皆逮繫幽死于獄一時海內名流視斥殆盡小人競進日事聚斂開邊釁國家元氣剝落殆盡至乙丑更熾士民重足道路以目羣宵拜乾見義孫日以頌璫建祠爲事予服

闕有終焉之志王恭人曰曩者君疏忤魏璫時嘗恐貽老母之憂今旣歸而煢煢若是入林惟慮不深可褻褻就之乎君且休矣予感其言遂止不出

○予閉戶讀書間從元玉王先生遊先生清癯絕俗意不可一世獨予至下榻譚竟日不倦所言理學宗陽明又喜籌畫時事獨出已見引繩批根不少寬假予受益良多先生官叅議年七十二卒予爲作誌銘

○丁卯正月孺人王氏病卒

○二月奉旨革職爲民追奪誥命是時逆黨纂輯三朝要典撫拾挺擊紅丸竊宮三大案子疏摘錄無一字遺者欲文致其罪陷之于死值上崩乃止

○是時八月崇禎帝卽位誅首惡魏忠賢客氏崔呈秀等一時海內人心喁喁望治凡忤璫被戮者從優贈錄罪斥者次第起用予亦以御史馬如蛟疏薦奉旨復原官誥命追奪尚在淮揚巡按宋積漢所未經繳毀宋疏請上裁奉就近給予之旨不煩補撰天恩浩蕩感戴無極

○崇禎元年戊辰八月補山東道御史十一月見朝

疏請國家除奸之法原按亂本以昭永戒與察吏之典不同臚列媚璫諸奸狀請於內計之前早正法紀上是其議一日發紅本二黃袱召閣臣韓爌等吏部尚書王永光刑部尚書喬克升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面諭曰朕留心於此半年矣卿等分別罪狀贖等摺紅本中情罪最明著者以聞上分別贖藥稱額建祠諸款題曰逆案案成上又出紅本四十餘諭閣臣曰本內亦有稱頌等語不可不處但着閒住逆案處分實出上英斷以上在信邸目擊魏崔諸奸狀最晰虎彪輩用重典外其餘僅從遣斥仁義並用千古獨斷奸人銜恨除奸一疏日夜謀所以傾陷者萬端卒賴上英明不獲聘

○已巳二年疏糾吏部尚書王永光言永光前爲兵部時覆覲良卿封伯疏以封爵大典猶忠賢稱其純忠體國正直立朝永光本一媚璫之人宜首加斥黜而反令之處分媚璫之案何以服天下疏奏永光聞之爲手顛誣以昨會推枚卜御史阻撓爲詞上命姓回話姓言昨會推日臣偶病未入朝何言阻撓反覆

申明大臣誣同封爵之罪疏竟留中從來回話無不處分者獨蒙寬恩亦異數也聞疏入上覽竟曰其言直間擬奪俸二月故留中云

○凡忤璫罷斥者御史得提京卿而予頤慕古人澹譽澄清之風獨請差時回話疏未下都御史曹于汴爲之請疏得吳姓准與託差之旨遂出巡按河南

○六月下車糾貪吏及懲衙門大蠹數人風紀肅然○疏調永城裕州唐縣內鄉加派偏重銀共四萬餘兩先是加派時四州縣無正印署官與吏書比而多

派淪他邑十之七民不堪命十餘年矣予入境問民疾苦泣訴載道予慨然具疏言從前多派之誤重累小民如餉不可缺請以藩司歲貯雜稅銀補解以蘊積困上可其議四州縣里民爲立祠尸祝

○修于忠肅公祠額其楹曰報國一腔熱血還朝兩袖清風

○建忠臣祠祀比干諸賢

○建伊雒書院於河南府

○疏請謚靖難忠臣鐵鉉王良諸人仍錄其子孫鉉

良皆河南人

○南陽鄧州一帶盜起，檄守令擒首惡數人，餘黨解散，不用一兵。

○卻餽謝俗例，凡被薦舉文武各官，皆遣使賫禮幣報謝。予卻之曰：「爲國薦賢而有私謝，古人所恥也。予何敢濫承以辱知已。」

○予巡方以吏治清濁、小民疾苦爲首務。一切廚傳與從皆務省約，有地方大事折柬手書，與守令商榷妥而後行，故事易集。

雜記

卷之二

二

○訟明曲直，訪懲奸惡，禁讞者勿濫坐，賍贖將報命之日，察罪錢有餘剩者，檄各州縣羅穀貯倉以備荒。政而省會尤多，以三萬石計後討賊用兵供軍糧云。

○疏請錄邵雍後裔爲五經博士，如二程子孫例上可其奏。

○八月入京，報命上曰：「是請駐境上募兵，作勤王後。」予者考殿科職而家卿王永光銜恨愈深，欲以年例轉予知府商之。閻臣曰：「延兩河清勤上方畀之未可也。」

○總憲閻洪學烏程同邑人，忽一日批掌湖廣道印委予會訊。毛御史羽健獄毛嘗有疏言毛文龍海上事後逮督袁崇煥獲罪，追論其殺毛帥併以此罪輔臣錢龍錫謂會與崇煥通書札凡異言毛帥者皆罷斥，羽健尤爲閹臣所忌，故逮治甚深。予辭印曰：「毛御史獄不敢迎內閣意文致其罪名義至重寧罷官歸耳。」洪學知不可奪乃註差畿南領敕印行有日矣忽改差賑撫延綏召至會極門授敕發十萬金賑撫延綏饑民是時流賊颶起道路梗阻蓋當事者傲虞詡朝歌張綱廣陵之意先是有旨遼撫能御史往總憲遂改差或云出家卿意家卿畿南人諸子家居多不法畏予批繩故改云予曰：「賑民撫盜出朝廷德意敢不祇往退草二疏條便宜遂單車就道。」

○都察院經歷劉日熹江右人，居官超然有塵外之致。時予落落孤踪日在狂濤中門堪羅雀獨劉君時時相存憫勉甚至聞其抗言于總憲曰：「吳御史清品孤標海內之望奈何沮抑之使不得行其志且銓黨之位異日饒爲之憤勿輕視天下士予至今有知已。」

之慮劉語予曰時事不可爲不日拂衣歸予未幾果請告去亦高士也僉憲易公應昌署憲篆時亦器重予予在兩河凡章疏咨呈至院易公讀竟必歎曰名御史也予差竣而公以執奏喬司寇事獲罪去竟未一識面

○京營戎政尚書李公邦華當予回詔閉門時相存尉藉及巡兩河時從郵簡手書期以偉業契慕尤至○辛未二月予欽承帝命式遄其行甫半月已抵關內至華陰縣縣人尚不知何官以爲行客何若是皇

惟訥

卷之一

十三

皇也凡抵華陰例謁岳廟予齋沐信宿念陝北盜賊起于饑荒亢旱已三年矣田不獲耕村舍井廬爲盜焚掠逃徙者不得歸死者暴骨山壑乃瀝血爲文願身代犧牲爲民請命呼縣令師生至舉縣驚異父老聚觀如堵予衿朗誦祭文感天子軫念災黎德意人涕洟至有痛哭失聲者竊相目議曰是欽命賑撫吾民者也予至省宜讀手敕三秦之民皆爲感動○延郡古朔方其地北抵邊徼周折近千里縣堡星錯軍民雜處予念欽賑銀僅十萬而延郡饑旱三年

斗米七錢所濟幾何乃移檄各道張示通衢親啟藩王義責撫按各捐祿俸以裨朝廷德意獲貲五萬餘金粟麥萬餘石鄉紳富民聞而義助者又萬計疏奏上大悅

○延郡州縣皆賊屯據察饑口最難得人西安府推官史可法來謁一見知其精敏能任事乃與商確賑事可法言延郡袤延千里盜賊亦皆饑民若奉憲命諭以聖天子軫恤至意雖卑騎可抵賊巢郡以南州縣願以身任之郡以北更多堡砦洪撫院得軍民心

惟訥

卷之二

十四

若手扎相托出於誠懇撫院就近擇人委察迫郡南賑濟甫竣而郡北饑口冊亦到次第施行可一月報完救焚拯溺不容刻緩予甚喜曰得公一人吾事濟矣史司理單騎馳往延安以南十餘州縣親察饑口予度其將有成緒以四月初一駐宜君始散賑呼民驗給人需實惠是時州縣官仍行催科死逃徭糧皆責見在戶代納流離載道予歎曰朝廷方捐帑金賑恤饑民而有司不之恤今見三代死逃輸糧不盡死逃不已赤子弄兵潢池非繇此乎乃糾一二貪吏而

請蠲停一切錢糧出示曉諭饑民始有再生之望

○天久不雨旱魃爲虐自宜君以北赤地無青草山村被盜焚劫望鮮炊烟子赤日行山谷中無一椽可憩爰者飲水食糲或竟日不下一粒子自此始知艱食之苦後爲按撫不敢飾厨傳以口腹累郡縣

○道路皆怨撫道招安賊首給劉子官占據要村縱其黨衆剽掠四鄉謂之打糧子行去延郡二十里許獲報前山皆賊子勢不可退令軍弁執賑撫饑民牌單騎馳往諭之曰朝廷欽命賑院來賑汝災各歸鄉

傳記

卷之二

七

里候賑聚此無爲也賊衆諾而退子徐行至暮乃抵郡至郡而史司理所察饑口報竣子以五月初一抵榆林始知邊軍皆化爲流寇邊備廢弛至極不可復振矣

○故事賑使奉欽命出事完當報命例得優擢適陝西缺巡按遂以子巡按陝西且奉有力任勞怨刻意澄清之旨拜命之日首案杜帥受賄縱賊殺良冒功諸狀得旨逮治

淮南吳姓著

○疏陳勦撫大略宜先勦而後撫。張厥渠魁脅從陷治古帝王討賊定案今渠魁借留安爲各給劄子官反殺脅從戮良民以克功級天下之禍有決裂不忍言者前此塘報多蒙蔽上始知言撫者誤諭督撫鎮道等官如按臣言殲渠散黨毋再蹈覆轍

○七月敕印至于始赴西安行延按事時總督楊鶴在寧州撫神一魁奏稱一魁已撫其餘悉解散歸農

鶴亦還固原矣予見道上打糧賊數千成羣者不絕行至鄜州該道張允登來謁爲言賊僞稱招撫實行劫掠宜雒川一帶處處皆盜不可衛邇而民謠有督撫示諭殺一賊二人抵命之說目前已見決裂予乃集各縣塘報奏聞行至隆坊去鄜州百二十里僅百餘家南至中部縣四十里忽有難民奔竄而來言中部昨夜已爲紅狼等賊所陷從行副總兵李早言隆坊卑薄不可守宜退回鄜州予言奉命巡方見賊卽退恐人心搖動且堅守隆坊扼賊之衝急傳羽督撫

鎮道兵將可集不日可圖恢復退將安之疑二日而總兵王承恩自延安領兵至旬日各撫督兵俱集城下而城堅猝不可下予具疏以聞上始知督臣鶴言就撫解散者爲欺始遣緹騎逮總督矣

○中部城南有橋山松柏甚茂爲黃帝墓衣冠處隆坊斗大一城上僅容趾予點民丁不滿二百激勸守城又拍俸爲潞潞堡民見予在俱樂爲守予駐公館額屋三楹日夜坐卧一破桌上天雨則枕衾皆濡所從門書幾十五人與同居處炮火箭鏃時時照射城中予不留一兵自衛誓必死以勵將士九月始復中部擒賊首獻俘

○秦兵無紀律動稱缺餉擾掠民間予疏留遺餉三十萬領兵官又支度無節強半虛冒予立長單紙畫三十格外副小票三十上書某將官領馬步兵若干名銀米日支若干馬若干匹日支芻豢若干某日經某地方給訖貴州縣官察數書格用印鈐蓋而留其小票每一月完繳院稽覈兵將不得藉口缺餉而冒支之弊亦清

○前此紀律不嚴督撫皆假功以寬上訶責塘報多欺蔽于廉司理及郡丞之公勤者爲之能餉而實察其功罪及勝負情形據實輒奏知無不言于於有功者賞不踰時又疏薦其將領始用命殺賊矣

○秦寇半出官兵官兵與戰率皆其識面親鄰矢石間相與話言有泣下者賊輒棄遁所掠牛驢及老幼病殘脅從之人悉官兵俘殺報功謂之打活仗于親驗首級始燭情弊嚴行禁論謂軍令殺老幼及婦女克級者斬以此老幼婦女多係脅迫村民殺之徒干天和而強壯真賊得以遠遁倖生滋患豈爾將領不諸軍令乎以後驗係強壯賊級者給賞老幼婦女者如令一時軍紀肅然

○殺良冒功尤可痛恨村野遺黎未敢申訴冤苦于既親驗首級令悉置門外通衢令人察驗情弊自無所遁時有撫院中軍官副將趙大胤者縱兵殺良特疏糾之得旨逮治上悅其盡言疏朝上夕報可三秦將吏凜凜奉三尺惟謹矣

○十月至省造賑濟冊計用銀十二萬有奇活饑民

三十餘萬尚餘銀三萬有奇粟麥萬石給延慶兩府饑民牛種

○疏薦西安府推官史可法

○于按察以察吏安民稽覈功罪激厲將士討賊爲務一切巡方舊套審錄拿訪等項俱停守令賢否即以城守堅完盜賊不犯境民獲安堵者爲最以故于按奉二十閱月賊未得過西安漢中一步

○疏請蠲崇禎三年以前逋賦

○史司理可法爲言往時巡方沿舊牘飾厨傳有司

取媚上官每五日羅列珍錯異味名曰小送已經本院嚴禁矣又訟牘訪案惟坐莊科罰以百千計巡方者報命則借餽贈京官爲名徵取盈索歸耳其所坐莊罪即沒產糜骨不能完有司動庫貯以供票取惟恐或後往往累繫其妻子隣戚十餘年追補未竟多有斃獄中者于嘆曰巡方澄清一方最稱雄峻而貪婪若是吏治何由以清于即委可法察各郡縣有坐莊贖不完而淹繫者悉出之批免逋餉十餘萬秦人

大悅



○馬恭定公墟先生嘗于會稽建書院講程朱之學魏端時廢爲馬廐予至檄長安令改建爲恭定公祠爲文祀之

○慶陽太守朱純謁言賊流入環縣山中謀攻郡城勢甚危岌雖有其肅總兵楊顯謨兵千餘而驕悍難制今制撫督勦延北撫軍防禦西安非借霜威無以彈壓予以巡方不與兵事從來臺使巡歷至寧州而止不入慶陽城太守言若是萬一城池失守如何予感其言卽日發耀州而遣夜役遺洪制府等請得戰

性善

卷之二

兵一旅爲討賊計制府卽遣曹文詔往文詔聞道直進追于抵慶陽不數日兵至人以將軍從天而下也○文詔至予張筵于城南樓勞之揚言曰將軍勞甚士馬俱疲宜休養一月乃可出戰耳次日文詔來顧屏語曰文詔急欲勦賊自効而本院謂休兵一月何也予曰賊偵將軍至以爲鋒銳不可當必爲設備不則遑遁矣語未竟文詔躍起曰命之矣

○休兵五日探賊初聞文詔來果疑欲徙去已偵知休兵不出乃肆掠近郊予乃遣文詔密語曰賊近掠

送死機不可失已預備乾糈須子夜出兵定可殲賊賊膽裂後如破竹之勢矣文詔曰然兵出而城中人不知抵賊壘而賊亦不知也斬獲壯級七百有奇餘賊遁入山中

○予次日卽行賞給將士花幣銀牌有差倣古在津獻賦之義張筵於學官延文詔及副叅以下各官議欲達旦乃罷諸將士私相語曰用兵來從未有能鼓舞若是者我輩敢愛死乎

○壬申二月予以復命期迫欲回省造冊牌發而慶陽父老率男婦萬餘皆頂香盆伏道遮留曰使君去誰爲討賊軍士誰與節制吾屬當從而南徙耳痛哭不肯起予亦泣下曰人心如是我何忍言去○賊畏兵不敢出掠予遣吏四鄉勸耕勸苦者給以花紅近郊始有禾黍之色

○文詔偕顯謨入請發兵言乘賊膽破之日掃其巢窟功可旦夕成也予曰兵不可驕寇不可玩當防守要害使不得掠久之必困困乃可殲耳文詔等志甚銳悉兵深入不設後勁遇伏驚潰殺傷二百餘人于

聞惡撤兵上疏自劾劾該道周口強不善調度庸忝奔潰衆兵圓予爲文以豕二羊二哭祭陣亡軍士曰爾等爲國捐軀生爲忠勇死作鬼雄凡茲士伍非爾父兄卽爾子弟莫不抱憤裂帛爭殺賊報仇以慰爾九原諸潰士聞之泣下復有奮志

○賊復肆掠近郊文詔等出奇襲擊前後斬數千級賊謀走平涼窺鳳翔縣棧道奔漢中窺蜀子語文詔曰爾急督兵追勦于移駐鳳翔藉功罪若縱賊過鳳翔一步惟白簡是視矣文詔等兵赴平涼予以五月

附誌

卷之二

馳之鳳翔發慶陽之口父老子弟頂香盆泣送百餘里不絕曰非使君吾等何繇復睹天日

○五月至鳳翔文詔等勦賊入鷄寶山中于時時遣官齎牛酒全錢犒軍軍士競奮屢獲大捷計斬級三千有奇賊潰遁不敢入漢中宛蜀者文詔功居多陽明有云人無不盡之心自無難做之事子素不知兵值地方事勢危急不敢不盡其心獲濟倖也

○延綏巡撫某日以撫賊爲事糧餉視管軍加厚督軍諱曰吾輩世世戍守巖疆坐受饑餓而視降賊享

飽暖乎聞入撫軍之堂某僅以身免朝廷置倡首者數人於法而罷某烏程遂以延綏推子子聞報甚駭翰林院中允姚公希孟謁宜興相公曰國朝御史推巡撫者不數人然破格不可爲例吳君賑按兩戴勞瘁萬狀宜優以清卿使暫得休息再出撫軍未晚也何爲復置之窮邊乎宜興曰然乃用陪推陳奇瑜報至子復駭後得姚書詳言其事平生交友以肝膽相照道義相成者姚公爲不可及云

○于按秦同事者藩臬之使惟王振奇清勁有骨後爲寧夏巡撫病卒張允登清勤任事爲鄜州道有惠政爲賊所殺司理則史可法清標敏資能耐勞實做視國如家故功名獨著

○于事竣括餘贖糧穀萬餘石貯長安倉曰此異日軍儲也

○予以八月歸里休沐過秦郵見水若海勢昭陽斗大一城浸水中曩日村庄僅露樹杪尺許舟抵城下城不浸者三版邑人言淮東建義規決黃淮以興塩高寶爲壑自崇禎四年六月迄今廬舍村民淪沒不

可澤量饑饉死徙恫心慘目予痛切正告撫按撫按  
皆委工大無錢糧可築予九月抵京疏請早築建義  
決口以蘇下民昏墊之苦旨下撫按仍玩忽如昨至  
癸酉水患愈甚鹽典民匍匐至京予代爲草疏繪圖  
言二邑浸沒水中已三年無邑無民將禍及漕鹽誤  
國大計不獨民生上覽圖大怒責撫按回奏時總河  
都御史朱光祚病罷新推代者劉榮嗣上召對諭以  
堤決水漲急宜脩築榮嗣對言水災係天行之數上  
變色曰兩縣浸水中三年何得委爲天數榮嗣退不  
知所謂以訊予予以民疏繪圖進始知上指與鹽水  
患也癸酉冬決口始塞民乃得平土而耕

○癸酉子復疏請興鹽諸縣三年水災死徙殆盡乞  
蠲通賦上覽疏諭輔臣曰朕深憫災黎久矣如御史  
言速議蠲獨兩邑欠糧十餘萬天恩浩蕩民獲再生  
○癸酉六月陞大理寺寺丞大理職在平反與刑部  
掾察院爲三法司漢唐時尤重漢如張釋之以廷尉  
執爭文帝前力持其平唐如徐有功以司刑丞麟游  
豺窟鳳立梟羣今溺其職矣

○甲戌三月陞通政司左通政通政稱銀臺古納言  
之司也疏有邪辟不公者得駁正之

○烏程專政剝削元氣時事寢非予與文公震孟日  
夕憂憂文公清議格物風裁凜然而羣孽爲善出自  
丹誠使人人意傾其嫉惡屏邪則不啻如探湯矣文  
公嘗曰懷忠憂國抱正嫉邪者吾見其人矣前有蔣  
洲今有鹿友

○甲戌八月予病杜門上疏請告疏末云倘蒙恩允  
放不卽填溝壑則耕田鑿井咏歌堯舜之風誦詩讀  
書尋繹孔顏之樂將龜勉躬率閭里亦所以仰報朝  
廷文公見而稱之曰如是方不負出處

○九月上召對九卿科道公舉堪任吏部尚書者吏  
部侍郎張捷獨違公議舉呂純如上曰呂純如乃逆  
案中人張捷何爲舉之給事中孫晉御史金光辰等  
出班面糾既出于覈捷于朝日上延訪一用人之入  
公劉薦奸邪首翻逆案如公論不容何捷深銜之是  
時會推山西巡撫捷出諸袖中曰山西巡撫已有人  
矣衆聞之曰吳某也衆謂吳某病方請告能勞嚴疆

乎爭論久之捷竟以予名列疏上召對問何以撫山西莊謹對今流賊遍滿內地郡縣爲墟黃巾赤眉寧減于昔此國家腹心之病病在元氣不可不速行撲滅山西逼近京畿關係尤大兼陳賊巢穴黨防河用將申嚴紀律等事上傾聽久之予在泰知賊情頗悉不敢不詳對見上憂嘆亦不敢自惜其死而以病辭也是晚命下以予提督鵠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上疏言虞詡事不辭難李綱進而死賊臣盟之心心久矣自當捐糜報國語云戰勝在廟堂惟願廷宁之

卷之二

間共効公忠無使臣出而外虞掣肘內憂讒謗則封疆幸甚上感動戒諭各部諸臣

○十月抵晉延見司道以下各官訪詢盜賊出沒情狀及地方利病前撫推自邊道所轄延綏一帶邊丁甚多皆給劄分委州縣城守廩糧不貴取索民間而劄弁以院委凌樂縣官盧冒月餉實無一兵晉中流賊強半邊兵與劄弁同鄉弁劄弁動以恐喝愚民彈若豺虎予庶其狀乃檄各道諭防守劄弁素聞兩等邊丁勇猛可用吾將募練戰兵速赴轅門試而授職

併以糧車舊制呈驗未幾皆至于收其車劄問兵丁幾何咸答云後至驗或一二人家人實無兵也予分赦中軍及太原營摘其中最無狀爲民害者二三人數其罪而戮之曰爾冒餉通賊欺官掠民罪惡最者可不誅其餘姑開一面策厲圖功地方帖然

○疏請赦大同總兵曹文詒宜府總兵張全昌罪帶領家丁馬匹赴晉勦賊圖功自贖文詒等在秦時舊將領也有黨頗思用趙人之意兵科某言河南有賊宜命文詒等往得旨後全昌在豫陷賊文詒在秦深

卷之二

入賊壘無援戰死皆兵少不料敵故以是知將將爲難

晉中惟中軍領標兵遊擊陳國威太原營都司猛如虎平陽營都司虎大威汾州營參將劉光祚勦賊都司趙民懷薛敏忠數員而已予招至與商勦事察猛如虎虎大威二人忠朴可鼓陳國威微有權術可以佐之劉光祚微役趙民懷薛敏忠兵少弱而頗能持重共計兵不滿五千精銳僅七八百人耳各將關予在秦鼓舞曹文詒及申嚴紀律等事皆策厲願勦

賊自効

○先是州縣苦措餉輒開門拒兵兵不得餉輒藉口搶掠民間患之隱賊不報予肅知其情疏留新餉檄藩司分給各州縣以百千計而諭有司預儲芻粟又令于城外擇巷寺店肆空閒處可以宿兵者知會將領親行安插並給薪水不致困乏申嚴軍令給與糧單有占住民居如前淫掠者皆斬自是州縣不苦措餉兵不苦閉拒民不苦擾掠寇至輒報始無遁情

○是時晉中有三大夥賊一名活地草賀字漢一名

顯道神高加討一名鄉裏人劉浩然各以千萬計屯

聚汾州平陽要害前撫院偽撫之給劄予廩餉歲費

金錢累萬而實分投出境焚掠如故有安插官饒能

頗機警予召訊之能為繪圖列險隘出沒路徑言宜

借撫行勦撫則解散歸農壯者歸伍若仍前占踞出

掠惟有勦耳予卒用其謀

○餘賊在交城以北及潞沁以南者不可勝計十二

月子率中軍標兵駐汾州申飭防河因而督勦山賊

二令五申標兵仍沿舊習殺老弱級數十即報賊遁

難以窮追次日驗級賞畢觀中軍官而責之問領隊

者誰素為先鋒者幾人責以縱賊狀姑從軍法輕者

各細打有差中軍官稟稟畏罪願改前習圖功自贖

各營相戒曰標兵奉三尺惟謹我輩敢不自厲乎

○凡出兵先一日必延集眾謀謀定密授將領遣府

佐督催糧餉予移駐近賊州縣督勦數驗功級自是

每戰必捷賊警駭相謂曰非復前日打活仗者

○村民有避賊匿土室者兵認為賊而殺之其子以

告予喚兵至詰之曰若貪一級之賞而誤殺村民可

乎縛出斬之又有一兵強姦一村女其母以告察未

成姦然法不容縱亦斬之自是兵有紀律不敢犯矣

○予嘗語諸將曰天子面詔我以討賊與爾等共功

罪九重嚴遠每聞外省警報則憂勞至為肝食為人

臣子敢一刻偷安乎予在行間久知兵事奸寇賊寇

焚掠戕害小民殺之即千萬有功無罪若無辜脅從

村愚老幼深屬可憫殺之即一二有罪無功且我縱

軍士濫殺上天或假手賊以致喪敗往往有之諸將

惻然予乃製白旗二面每出陣令軍士大呼脅從老

幼婦女降者跪伏旗下一以散其餘黨得直前殺壯賊一全活無辜撫而安之使有更生之望

○乙亥正月于密諭龔能訪諸賊名號各營可用間得其平日相疑情狀乃手書硃帖諭某有私稟欲殺某出獻時不可失虛齎賞以待久矣如是者數封令謀投其營果猜懼一日有手提渠賊劉浩然首級赴轅門報功者予大喜給劄重賞營衆駭散分投活地草顯道神營者甚夥予復爲間諜諭顯道神營言頃報功者已給殊賞爾營亦多有其人又言某欲圖某出降狀顯道神大疑于二月離巢出掠率衆東下諸將失色予獨喜曰虎伏深山猝難得擒出而禦人雖咆哮易擒耳乃惠重賞犒兵出師追至忻代山中遇賊大戰賊首持聚木棍立馬大呼曰我顯道神也敢來決戰虎大威一箭正中其喉仆馬獲擒諸賊披靡殺七百餘級凱旋將詣予忻州曰果如本院所料克棄虎餘易滅也顯道神死昇至忻州予驗其狀果得獐所持聚棍重三十餘斤長九尺軍士言馬上舞之若猛獸撲人銳不可當往日與賊爲所擊斃者甚

多人皆認其面貌今一箭而斃殆天亡之矣

○活地草見顯道神鄉裏人俱已投首頗懼請撫諭令強壯歸伍老弱歸農往後再四賊乃領其精銳屯寧州城外口稱請木道黑驗而謀欲劫城予密諭本道及汾營參將劉光祚詣寧州受降而嚴備以待至期仍討地方口糧不肯解散且以威挾喝該道該道詐許之賜之酒幣甚盛光祚伏兵擊殲其頭目十餘人餘賊露刃出戰復斬首四百餘級是日非密諭該道預防劉光祚預整兵旅幾致不測山西三大賊首

次第伏誅

○交城縣北皆山東連太原西接邊徽盜賊出沒不測兵至則遁路險不可窮追予檄趙民懷追勦近邊一帶土賊而疏請羅敏忠交城守備于山中要害處建堡砦領兵守之賊出沒皆在吾兩眼中發兵追擊多擒獲者賊不獲聘

○是年河南流賊張甚謀欲渡晉予作防河十議戒飭將吏十月移駐河上督兵防禦河與豫南北接約四百餘里惟三門平陸芮城結水可渡與秦東西接

自護坂北至偏頭幾八百里許要害頗多賊在河南近漳關惟龍門扼其衝子微縣道與特領分信嚴防兵不足卽以沿河一帶村民給衣甲旗幟往來上下不絕賊望之皆以爲兵予督中軍陳國威獨守龍門往時撫院移鎮皆遣坐郡縣將吏道還河上予駐禹廟坐卧廬廡一室與龍門對開窗則韓城諸山村粲然在目分列軍士于河邊倚山爲壘多置火砲無事壘才有警則伏銳以待又手書貽韓城令方懋第凡流賊情形出沒必以報臘月望後賊掠韓城諸山村卷之二火照壁壘間未幾逼河爭道相持旬日矢石交發賊不敢近除夕子語中軍曰年節恐軍士酣飲離次爲賊所窺此數日夜更宜嚴惕過此無虞矣賊果是夜呼噪至我軍寂然度相逼則發砲擊之傷者甚衆至明乃止次日賊遍滿山谷然終不得渡以丙子年正月初三漸徙而南復入豫矣予不解帶者半月龍門南六十里至河陰見士阜半時河中其下汾流交會上有天妃廟漢唐宋時封禪祠后土卽其處也土堅厚黃潤在蒲坂望之如中流一柱焉

○蒲州河中府河至此折而東入河南界華嶽峙其右中條峙其左黃河襟其下亦風會輿區也南數十里爲首陽山卽中條之西阜也故曰西山山不甚高皆土上有夷齊祠冢墓在焉予爲文祠之額其祠曰萬古清風

○芮城城東數十里有張睢陽巡墓子爲文親祀之檄縣建忠烈祠祀焉睢陽鄧州人死睢陽不知墓何在在芮城也

○平陸卽虞河南陝州號地也其東數十里爲三門

俗言人門神門鬼門云水至此折而南又折而東中有石錯立若門舟行最險予捫蘿攀崖行半里許崖石上有幾痕土人言唐都關中此爲運道至潼關入渭河

○子經夏縣爲文祀司馬溫公捐俸新其祠宇其後裔所藏告身及誥命諸軸尚在凡陞官俱有軸列銜及御批制詞與今部牒式稍異及出者英會繪圖手卷示予像僅存形似耳卷後溫公手書率真會約字法端楷道勁讀其言如見其人徘徊久之

○修開喜縣裴趙二公祠爲文祀之裴度趙鼎皆開喜人也

○安邑禹都也塩池長百里皚白若雪池南有風穴每南風興似以氣相吹然一日生苗再日結實遇雨則解三日後可撈採各州縣分界率丁漉取堆積如雪山塩味醇淡異他處煎煮者池北有薰風亭所歌阜財解慍者也

○萬全縣山中有風伯雨師廟予爲文祀之祈年也神座傍一人侍立甚恭土人相傳爲漢光武尤武爲

賊兵所追隱於神廟賊兵至見蒲山皆蛛網遂去光武以此得免後卽位封神爲風伯雨師云

○絳州庠生辛全貧而好學有志經世其門人平陽府孝廉桑拱陽居家孝友以躬行勸率閭里皆耻爭訟有惟恐殄方知之意予嘗延見與講程朱之學燕詢地方疾苦旌揚節義言不及私疏薦于朝

○修三立書院祀臯陶以下迄昭代生其鄉及宦遊其地者聖賢共七十二人先是中丞魏允中建書院于太原後有三立祠每鄉試前則微行督學使者所

錄優異盡取入書院給廩餼課莪其中後文大青爲督學改爲河汾書院專祀文中子王通及其門人天啟末魏瓚廢天下書院遂改爲考試諸生之場予語督學袁繼咸改正必有德有功有言真可以立不朽者列之祀典繼咸輯其言行事蹟成書鄉試年仍錄諸優異者課莪如前是秋最稱得人

○晉中流士諸寇畏官兵搜勦皆分竄各山時出焚掠賊首號二郎神者邊地人最狡初掠沁源介休一帶流入垣曲平陽路交界予專委虎大威勦之每戰必捷然渠魁未獲終難撲滅乃密諭大威差官入山撫之賊渠曰必虎帥親來乃信耳差官往復數次知其隘徑及賊巢聚所在予語大威曰賊狼子野心屢撫屢叛不如因機擒之渠詐欲爾一人往可佯許之約集某山中預設伏以待爾臨期往將至賊必出迎伏起擒其頭目餘可勦滅也大威如子謀果擒二郎神併勦餘寇斬二百餘級老弱婦女盡撫之平潞賊

○丙子二月防河後城回省至聞喜見道旁有餓殍



縣官云民間苦饑聞有母殺其子食者予聞之卽令具荒牒疏陳平陽各縣饑荒母子相食慄動天地乞速賜賑蠲上覽之心惻差中使孫茂霖撤御前銀三萬兩星馳會賑

○凡案邊守把缺出予必覈諸功次殺賊功多者以次咨部陞補一切請托不行故所在得人服其公  
○四月新巡按御史張孫振入境中使齎金至省語予曰上覽公疏諭各官曰山西饑荒人相食撫臣疏到矣各捐所有往賑之一日遂得三萬卽刻差遣上畱心民瘼如此予不覺泣下卽約按院同中使馳赴平陽察賑予曩賑秦頗嘗肯縻民需實惠賑畢大雨是秋熟

憶記卷之三

淮南吳姓著

○上遣內員駐保定管理開礦事務委關暨數人至晉不擾動民間募商爲之予撤州縣察開礦狀知神廟時採取已竭所獲無多而晉中餘孽未靖慮聚眾滋亂乃具疏列十不便狀末云卽使利害相半值此時艱尚憂釀禍況害十而利未必一乎宜速能內遣以安危地上命督礦務者酌覈具奏久之果如予言遂報罷

修記

卷之三

○戶部議稅間架雖比唐法稍輕而擾民賈怨則均予具疏援陸贄諫唐德宗事內云陛下投珠抵璧上希堯舜當事者固不當以德宗敝政進而朝廷之上無一陸贄其人臣深以爲恥願檟賜停止非獨爲三晉災民請命已也不報

○提學道僉事袁繼咸以臺員謫官立朝疏奏素著風采督學山西以名教爲已任操履矚然課士公明秋闈得人最多予遵旨提學官三年清公有望者間擢五品京堂以示優異乃疏薦繼咸宜照旨優擢會

稿按院不盡題然予疏已拜矣已始知數日前按院批遣才諸生狀令繼咸取送入場繼咸曰考送諸生本道事也可以按院批狀行乎嚴斥諸生按院聞之大怒且具疏參論捏諸生狀汙職之矣按院曾爲歸安令黃綠烏程改授御史差山西知予與繼咸皆烏程所忌欲參繼咸傾予以媚烏程其疏奉旨甚嚴袁繼咸革職拿解來京究問証諸犯卽着該按審擬具奏繼咸貪婪如此撫臣何得濫薦着自行回奏按院密屬司理謁予云回奏疏略自引各渠與烏程相

修記

卷之三

知可爲言不過降級了事耳予曰皇天白日可令姓賣繼咸以欺吾君父乎退而具疏直陳按臣徇私囑托繼咸抗直不阿狀且云繼咸旣已解京一訊自明而証犯着該按審擬羅織文致何所不致乞赦一併解京如果犯賍有據甘與繼咸同罪得旨知道了証犯一併解刑部訊明奏奪按院見之咋舌銜恨益深○予四品俸通前左通政已滿三年上疏自劾上優答特念危疆勞吏准考滿父贈中憲大夫巡撫山西僉都御史母贈恭人妻贈恭人

○袁繼成攜一僕赴京予指俸贈之路費曰敢以清俸用佐燕食繼成辭不受諸生泣送予途汾州孝廉曹良直爲執鞭迎送至京邸范廷輔語予云袁僉事臨行簡行囊止兩破籠內同鄉送行銀盃二罍舊員領數套書數本而已此外併無長物學租皆發賑貧生及置買學田其清如此

○建唐次文惠公仁傑祠于太原之城南立碑爲文祀之額其堂曰斗南一人

○張按院閱邊州縣皆餽以馬騾鞍韉刀劍等物又

五日小送備極珍奇有司苦之至邊摘論動移邊丁

月餉三千及侵用撫賞銀兩等事奉旨該撫察明具奏于察動移邊丁三千乃前撫朱統殷勦賊疏請邊

丁未便調用動其空月餉銀三千給猛如虎等兵糧

後如虎補太原營空餉仍還該管募軍矣撫賞停罷

已久所稱動用乃前監視內臣劉允中督勦邊賊時

那借給兵有款項可以追補非侵用也按臣不明言

某年某官而泛指該撫動移該撫侵用特因前袁繼成事相忤借以陷臣云

○予防河所歷各縣詢巡按出巡行事有司攢眉每縣拿訪數十起皆書辦承差捏開不係司理縣官問送者省會拿至五六十起小民驚歎案未問結日差承役票取贖至累萬予竊歎曰予辛勤數年爲天子擬惠元元汔可小康而貪人敗類致窮民破家產有司動代糧那解贖予避嫌不言謂地方何乃具疏指實糾按臣貪橫諸狀旨下都察院都察院言御史犯贓不可不一嚴察遂得旨拿解來京究問晉之吏民皆加額曰今始睹天日矣

○予以諸賊渠魁屢經擒戮餘孽未靖宜開一面乃

行擒次汾陽等縣入山招撫降者甚衆詢其鄉井給

道里費押送該縣責令其親族里圖安插得所數月

各處報安撫者萬二千餘人黨與解散者不知其數

間有怙惡者發兵追剿次第就擒山西盜平

○予素弱有吐血症屢在磁州時公務愆冗曾一舉

發至是益甚始杜門拜疏請告云晉中盜賊賴陛下

威德皆已撲滅其計二年以來斬級六千有奇安撫

過萬二千餘人解散通歸陝西原籍者不下數萬幸

蕩平矣臣抱病已久逆賊未滅何以生爲臣不敢遽  
殞聖聽臣乃今始敢以病狀請溝壑不尤

○寧武總兵王忠領兵援豫病不能督戰兵無餉一  
日潰散渡河歸于恐沿途搶掠遺患地方乃遣官招  
撫之曰邊備急本院原疏請撤兵歸營爾等各照隊  
令領兵官押回原伍經過地方量給糧犒毋得擾掠  
取罪各兵初謀入山爲盜見差官至始安將至省于  
後差官輒以羊酒令領兵官入見責之曰王帥卽病  
爾等非領兵頭目乎誰倡逃者領兵官直陳某隊某  
帳計

宋之三

某原係降丁不過十餘人且謀入山爲盜各官調停  
諭以本院德意乃止今各隊皆怨此數人入骨予手  
書撤付之曰爾可擒解此數人餘俱不問仍歸伍可  
也領兵官果擒獲解院于疏請倡逃者已獲宜正法  
餘令歸伍上從之

○袁繼咸至京諸証犯皆背黃鵠冤諸上公車貢士  
具疏訟繼咸刑部訊實按疏皆誣大司寇鄭三俊擬  
繼咸杖還職上曰朕知繼咸冤免杖送吏部陞授應  
得職銜乃除湖廣武昌道副使予聞之遺手書勸以

病辭且歸省老親繼咸曰主恩渥矣敢不捐軀以報

○上篤親親誼頒宗儀比常行儀倍加隆重晉中惟  
晉王賢汾州平陽諸郡藩驕橫凌轢有司潞州藩藩  
一郡王起京挾奏知府焦浴于疏以聞郡王祖制不  
許出城況入京挾奏乎請遵典制裁抑之旨下禮部  
覆奏解發鳳陽高牆自是驕橫稍戢

○上欲掄才宗室許藩王薦舉撫按覈實移部換授  
無知輩遂乘傳赴京紛紛上疏于疏言宗室果有才  
能當遵旨靜候薦數今乘傳傳餐金頭黃惹招搖道  
備言

卷之三

六

路恐奸邪不逞之徒妄生異心未得爲用先釀其禍  
上悟始令該部嚴覈不可用者發回不可聚集京師  
○監視內員牛文炳借巡歷爲名索取州縣餽遺不  
貲至澤州激變小民幾蹈不測無所洩忿乃疏奏署  
州印潞安府推官靳聖居革職提問于疏言內臣激  
變小民事起倉卒斬聖居勸諭旋就解散不當革職  
提問卒從降調久之監視亦撤

○于病甚不飲食者旬日幾不起丁丑年十月初一  
日得請益前後十五疏云

○予撫晉三年而督勦在行間者二年凡賞功級銀兩皆取之公費贖銀及藩司庫貯雜稅等銀不動公帑一錢所留新餉共支動七萬有零耳事完一一造冊報銷不知各省動餉輒以數百萬計何說也自舊曆末年熊廷弼撫遼時加派遼餉四百餘萬楊嗣昌督勦流寇又加派勦練二餉八百餘萬雜項事例不下百萬比國初賦額三倍之民力已竭上諭近臣曰賊寇未平小民加派何時可已爲之流涕

○戊寅三月報陞兵部右侍郎予病苦餘生十五疏

宋之三

始獲歸休藥爐未燼而朝除忽及義無出理乃拜疏懇辭道路修阻動輒數月至八月終將進第三疏而兵部尚書楊嗣昌第二機宜疏言樞務殷煩侍郎吳桂惠世揚久不赴任宜懸缺就近推補奉旨開任

○予構屋數椽西城仙源柴梟巷先生昇仙處築一小樓坐其上讀書不輟因自號柴菴

○庚辰十二月會推兵部左侍郎予不獲辭以辛巳二月赴京四月見朝到兵部任故事部務總尚書一人裁決左右侍郎坐議書題而已崇禎時機務百倍

往日主精心省覽留意軍情卽日覆奏一夕數至竊本吏二十人晝夜繕寫猶不暇給乃以班軍捕盜襲替騰黃考試武生等事分屬左右侍郎管理予日入部署料理不敢以故套視也然考之舊制強半後來紛更失原旨矣

○辛巳八月上視學行釋菜禮幸彙倫堂祭酒司業以次坐講畢駕閱城東北角樓樓新報落成也兵部堂上官得騎馬護駕上御角樓賜議從各官瓜果閣臣等同入謝上諭閣臣曰大儒周二程張朱邵六子修記

卷之三

有功聖道與從祀諸賢不同宜議優崇卿等傳與禮部予退而具表章真儒疏請命詞臣輯正六子全書頒之學官報可

○時京城外築土垣垣東南一帶下濟河與會通河接出司禮監太監曹化淳議例擬班軍修築立限嚴迫司官四員饑食其下督工內監時時凌厲加以聲色左侍郎五六日一至工所嚴催予初至見土垣逼近京城有警須用多兵防守不則反爲敵據非勝算也且東南一帶土多沙石築已遇雨輒傾以有限之

物力供難堅之冗工况京師龍氣所聚穿河非宜何乃罪地脉哉上疏請將東北已成者且夕報完外其餘乞賜停罷奉旨是

○永樂既都北京令山東河南江北諸郡衛所各軍春秋兩班赴京部科點驗發京管一體操練以習軍士之勞省徵調之煩壯京師之衛備邊陲之防法甚善也其後分發近邊築工折其半納班價矣又其後呈親駙馬侯伯有墳土輒乞恩請班軍以數千計皆折價入素矣領班官歲歛軍士金錢入京募人應點

本軍遂不赴京大失祖宗之意崇禎末年流寇紛起上屢行停免而地方殘破軍人十忘八九

○是歲吾郡旱災民饑予具疏請蠲停逋賦報可十月敘山西勦寇功加陞一級賞銀三十兩四表裏廕一子入監讀書予疏辭言山西平賊出朝廷威德與將士之力今猛如虎虎大威等戮力封疆皆已戰亡未蒙卹錄之典而臣獨冒隆恩乞乞辭免上免其陞級餘着祇受不准辭

○十一月改戎政協理京營京管軍十二萬以六副

將及參遊等官分領之舊習相沿皆京城萊傭市僧買糧代替者難驟革也內有邊勇管始議募邊丁優其糧餉可以禦侮久之將領以家丁充數及近畿人用賄入桂旗器甲非不燦然可觀然承平久從未見敵不足恃也

○冬至上祀南郊賜兵部尚書侍郎糖盒各一內凡九種皆禁中所製酥食也

○勇衛營在京營北內員統領兵近二萬器甲旗幟煥然飾觀而已

○召對發兵總督協理素訖提督太監王德化亦奏言京營馬匹不滿萬又多瘦弱不便發勦語未畢上目攝之曰此非爾奏事處德化惶懼而退是晚上手諭下閣罷提督矣上英斷如此

○壬午四月召對上問京營兵內欲選五萬堪戰之兵汰去老弱兵在精不在多將何以選練而使之精使汰者不譁乎臣姓對言汰老弱之法卽在練精壯之中數月來臣已稍稍有成緒矣京管原募邊勇營一萬二千專練騎射月支米一石鹽菜銀一兩又有

壯丁營專練火器者二萬月支米一石銀六錢其餘皆月支米一石無蔬菜也近驗邊勇壯丁與散兵無異騎射火器亦未精熟臣嘗責各將領曰糧分厚薄而兵無強壯何以服衆軍士之心乎今後行分練法各將領日揀騎射火器精熟而力舉三百斤以外者另列名籍旬日呈總協合操之騎射勇力如式者雖散兵拔爲邊勇不則邊勇降爲散兵壯丁亦然若老弱不堪自當革退另選精勇者補伍行之數月選練者十之二三次去者亦十之二三此法嘗行軍士心

信記

卷之三

十一

服皆鼓屬練習以圖厚糈而被汰者亦無怨色革弊當以漸不可使知有汰兵之意上傾聽至此笑曰說得極是極是又問果當另立戰營得堪戰者五萬否姓對京營設兵原期人人堪戰因積弊相沿又承平日久不見戰陣者數百年卽前此間或發兵勦賊皆沿路無藉遊棍代頂本軍正身併未出京一步將領利扣其糧餉遊棍利恣其擾搶飾敗爲功冒功濫賞歸營則本軍依舊充伍代頂者復沿路散亡此積弊已久無逃聖鑑今依臣練法最要尤在選將有戰將

自有戰兵五萬亦不爲難但法須易簡事忌紛更不必另立戰營也上諭兵部曰協理說得是卿速選戰將不可悠悠又諭臣姓曰還具疏條陳來看賜果餅拜謝而出下嘗問首輔宜興曰井研有密揭意欲另立戰營久留任兄選練耳不料奏對明妥大當上意也

○壬午五月枚卜內閣張四知謝陞魏照來前後罷賀逢聖以老賜歸里止宜興井研在閣故後下枚卜之旨又部尚書李日宣初會推九人外任有三子與

信記

卷之三

十二

鄭嘉岳三俊劉念臺宗周也奉旨再推幾員來看後又推八員

○六月廿一日上御中極殿輔臣賀逢聖面辭賜宴恩意隆渥逢聖拜謝奏臣老恐不復再睹天顏涕泣而出上召對枚卜諸臣問勦寇裕餉何策而可蔣德璟等以次奏對至臣姓對大畧言勦寇裕餉須從本原簡易處講求治理堯舜之世未嘗無蠻獍盜賊奸宄而至治之要止曰知人安民知人則哲能官人官得其人內而關部外而督撫鎮道以及守令天工人

代庶事咸熙則民自安是知人又安民之本也陛下  
勵精圖治宵旰不遑亦嘗講求官人之術矣而卒未  
得人政事煩苛求治愈急規卸愈甚有司煩征重斂  
貪虐小民上干天怒結爲災沴水旱游臻盜賊日熾  
勢不得不用兵用兵勢不得不加餉加餉勢不得不  
徵歛盜愈多而餉愈乏職此之繇陛下如反求之本  
原操以簡易閭閻得人以致督撫鎮道守令莫不得  
人政和事理天表之應水旱不作則盜賊不生盜賊  
不生則地方不復用兵地方不用兵則可無事加派  
徵歛此息盜之原足食之本也若募天下之民以爲  
兵斂天下之財以爲餉竭澤焚原非策之得臣惟願  
聖明于知人安民留之意而已上佇聽諭曰起來姓  
退復班諸臣退訖俱叩頭出閣臣留少選亦出知上  
已備用三人予亦與焉次日旨下將蔣德瑄黃景昉  
吳姓俱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  
○文淵閣在午門之東初僅五間崇禎時閣員獨多  
改七間爲各輔臣分票之房中一閣上供  
孔聖人畫像傳是宣德朝所賜出也近憲處東西列

二長檉諸輔臣進揖 聖人以次對坐中置長桌凡  
分本及分票完首輔與諸輔參酌于此坐他不得與  
往時堂饌會食近止月朔日相輪一會而已翰林院  
官皆在堂內揖不坐故稱內閣中堂老先生云會極  
門之南廊廡一間坐東向西額曰東閣經筵日講退  
講官至此揖光祿寺官奉茶而別其餘各官在外則  
朝房見進朝則或班房見此惟部院堂上官有機務  
相商者則然內閣晚輪一人宿朝房以不時發本票  
擬也上又于午門外西廊房脩理一處遇冬寒則輪  
宿于此以去內朝更近發本擬旨更速也屢朝賜出  
書籍俱藏閣中書目甚多所謂中秘書也予簡閱多  
遺缺無全部者聞楊文忠廷和在明時其子慎衣家  
人衣進閣校書所著述編輯獨稱博云  
○洪武誅胡惟庸後不置丞相政歸六曹裁決皆出  
府斷永樂時始命解縉等七人直文淵閣掌制誥參  
機務此票擬之始迨後內外兼用部院卿貳亦得入  
閣然皆首輔爲政次輔以下忝末議而已屢朝照洽  
機務簡要閣無多員且任久至崇禎初上憲魏瑄專



擅事事總攬羽書告急日不暇給上精明票旨詳晰或不當上意輒發改又多敕諭即日撰進無舊案可攷證始議分票票發未書臣某謹擬然內閣之職專司票擬云

○內閣自永樂至天啟末年二百三十餘年閣員共八十餘人今上臨御甫十五年更置已幾三十人才固不及古而國事多艱亦可以徵時變矣

○壬午七月上手敕復黃道周官先是少詹黃道周疏參楊嗣昌奪情入閣上召對道周援古糾正愈力

上怒道周曰臣忝在侍從知而不言是臣負陛下陛下不聽而殺臣是陛下負臣上心知道周直乃謫官降江西三司首領去逾一年江西巡撫解學龍陞南京兵部右侍郎疏薦道周內有身任綱常之重等語上大怒逮學龍併道周到京午門外各廷杖八十發錦衣衛嚴訊刑部主事葉廷秀疏言不宜廷杖詔獄亦繫刑部葉山東濮州人素與道周不識而特爲義激耳自是朝廷之上皆握手噤舌不敢開口出一言內閣皆謂上欲殺道周庚辰四月于抵京始昌言明

主可與忠言雷霆無竟日之怒道周等不過愚懇偶批逆鱗上豈有意殺之爲人臣又在九卿之列當委曲開導豈可遂成至上過舉見內閣輒言之公論稍稍伸至辛巳十月宜興人閔子今最急當入告者何事子言自韓城在閣皆嚴刻繩下致至上疑猜日甚黃道周解學龍逮繫兩年餘痛楚備嘗然果何罪哉今內閣諸公皆言上欲殺之愚獨謂英明之主斷不肯有殺直臣名公到上信任甚篤宜乘間以至誠感動佐聖主行寬大之政此爲最急務矣與曰俟從

容圖之然刑部爰書亦宜着意時河南劉澤深爲司寇子往謁之爲言道周一案宜從寬擬且激以古人大義劉曰名義至重敢不竭力各擬遵成上初不允劉再疏力持上始允部議道周永遠學龍極邊廷秀邊遠各充軍辛巳十二月也至壬午七月上日講畢偶發問而講官不能對上言博聞強記亦甚難將德璟奏言往日臣所見惟黃道周讀書博洽今蒙恩示成家貧子幼恐死道路乞皇上念其清苦稍移近地周延儒奏言道周愚懇書生遵成不過至上懲創之

意久當復用何必又移近地乎臣姓秦道周刻勵清  
勤學問淵博皇上聖學絳熙經筵講幄必得如道周  
者左右備顧問足資啟沃今諸臣才品皆不及也上  
微笑不言至暮而手教復道周官一時縉紳歎聲雷  
動解葉行當賜環臺省不知屢疏引薦上疑其市恩  
不行

○山東盜賊充斥漕運艱阻史可法殫力  
精勤在淮晝夜督漕猶虞不繼上每憂之臣姓秦言  
裕餉之策莫善屯田計歲所入可佐漕糧之乏蘇廣  
運之苦古人謂築堡砦廣溝塍種榆柳亦可佐邊防  
資守望上喜曰傳與吏戶兩部知道

○上一日袖潞河客談一冊諭閣臣曰先臣所言屯  
事最悉當照此行今誰可督此者臣姓秦言屯田初  
行督理須用重臣置官屬假便宜需之歲月乃有成  
效以臣所知袁繼咸庶能任事若起之戍所命爲督  
理屯田僉都御史後來必有可觀上詔吏部會推復  
用繼咸繼咸先是巡撫鄖陽未幾襄陽爲賊攻陷總  
兵左良玉領兵遁避兵部議良玉方領重兵乃止降  
二級戴罪而建繼咸擬邊戍然上知其才終用之

○畿南是秋熟一日臣奏言近畿豐稔穀價甚賤似  
應發金賁該撫糴穀貯倉備屯田種子之用上善之  
發御前銀十萬兩諭戶部解發該撫糴穀備屯種  
○八月初一日傳朝朝既盈矣及辰上以股痛復傳  
免內閣具揭恭候萬安中寓謹疾勤政之意上賜諭  
褒嘉之

○上改慈慶宮爲端本宮一日諭內閣曰擇日令太  
子出居此臣姓秦言慈慶去東華門不遠昔皇考爲  
東宮時所舊居也擬擊至今疑案亦以此官孤懸在  
外微欠嚴遠耳今東宮殿下幼冲正宜定省左右親  
承聖教似未可出居外官且天氣漸寒卽聖意已定  
亦少俟明歲春和之後上曰旣如此俟春和可出而  
宜典井研惟予多言予曰公不見泰昌已事乎

憶記卷之四

淮南吳姓著

○上勤學好問八月御經筵後每三日出講內閣講官預于文華殿外直房候駕出坐殿後上曰先生每來諸臣入叩頭行禮畢講官以次進講一日講夫子當路於齊章上問諸閣臣曰孟子欲以齊王孔子却不然吾其爲東周聖賢不同若此姓對言聖賢無不

同總以濟世安民爲心孔子去周五百餘年王迹雖熄天命未改東周猶可爲也孟子去周七百餘年僅

守府空名權分七國日以戰爭爲事小民憔悴于虐

政不啻饑渴倒懸策士縱橫爭務富強喜談管晏故孟子力持仁義取法湯武望天下之君發政施仁救民水火而行王政也見齊宣王足用爲善反覆開導不忍一牛推之足王欲其加恩百姓甚至好貨好色好勇皆引之與百姓相同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曰王如用予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又曰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行仁政而王猶解倒懸也其恩慰于濟世安民如此其心亦孔子之心也孟子稱說伊

尹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其初心豈不欲輔桀致治及見桀不可輔卒就湯伐夏救民其言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有匹夫匹婦不獲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伊尹之樂堯舜孟子之說湯武其濟世安民之心一而已矣上曰先生說得是行禮畢出蔣入公謂子曰今日暢聞快論

○上召對九卿科道于平臺面諭各官邇來賊寇愈熾朝政多舛皆繇諸臣比周結黨壅蔽耳目不得上

憶記

卷之四

聞以後務各省改大小文武官但有請對者赴會極門報名次早候對退而給事中姜埰上疏內言朋黨之說皆小人欲壅蔽人主耳目故爲此言近日二十四氣之誣奸邪捏造以傾正類不可不察臣不知陛下所稱壅蔽何所見而云然也上大怒以爲忤旨詰責予進朝時忽聞召錦衣衛官甚急予語首輔曰此必廷杖姜給諫也速宜進搢申救首輔曰徐之侯確乃可予曰旨下卽杖搢無及矣豈可坐視給諫血濺闕廷耶首輔方具稿而旨已下果廷杖矣搢入無濟

也次日上召內閣臣姓奏言姜埰廷杖待斃古人有言豈可貽老親憂埰有父母年老可憫復下錦衣衛獄萬一不起陛下負殺諫臣名臣等俱應待罪乞移刑部幸甚有輔等俱申救乃送刑部擬罪臣姓偕臣景昉復奏姜埰疏內小人以朋黨之說壅蔽人主乃宋臣歐陽修曾有論著言之痛切臣等未枚卜先卽聞小人造言二十四氣兩臣名亦與其中以匿名文書不必窮詰今埰言及此臣等不敢隱默二十四氣或卽朋黨之意而立名新苛易炫聽聞臣等蒙聖明簡在所司不過累擬及召對奏聞而已擬旨皆取決聖裁奏對皆仰承清問未嘗譽一人毀一人顛倒一事上所洞鑒朋黨何爲臣等在天啟朝魏崔欲傾陷不肯依附之人皆誣以朋黨魏崔誅而上所錄用者卽不依附魏崔魏崔所誣爲朋黨之人也今非魏崔將小人復造此言臣等竊抱憂惶上曰匿名文書朕豈不知爲奸人誣造卿等所奏朕知道了不必疑慮臣姓臣景昉叩頭退

○上召對九卿科道等官于皇極門都察院左都御

史劉宗周奏言朝廷待言官有體其言是採納之卽有不當亦宜優容不則降斥之而已今姜埰不知所言當否陛下廷杖詔獄此非所以待言官也上怒曰劉宗周黨救侯旨處分食都御史金光辰奏言都察院激濁揚清紀綱之地自陛下召用劉宗周宗周正已率屬大著風采諸御史凜凜飭法都察院最爲得人望賜優容上益怒曰金光辰亦候處光辰曰臺處臣不可不畱宗周臣姓奏言宗周清直陛下素所鑒知起之廢籍畀以臺綱倚任甚重今以申救言官致觸聖怒然申救言官亦自古大臣嘗事非有黨也望霽威寬恕首輔等皆救上不憚而退至勤政殿手諭責宗周悞撈偏迂着革職刑部議罪光辰降二級調外命內監捧出與諸閣臣看看完傳出施行予讀未竟歎曰朝廷待老臣安可如此首輔欲付手諭內監予力持曰上以視閣臣閣臣寂無一言何云輔拂古人封還詔敕今不可求見持奏即首輔語內監曰諸閣臣願進見面奏上召入各奏未竟上意稍和曰諭已發乎首輔持諭進曰尚未發願奏明取旨而後敢

發也上以筆抹出刑部擬罪一語曰依先生每奏少寬之臣姓退而歎曰明主未嘗不可與忠言也竊職有關仲山甫補之愧矣愧矣先是劉宗周有疏條陳臺事子擬旨飭行上改票子奏言宗周爲總憲振飭紀綱是其職掌初入臺拜疏而御駁之何以提挈諸御史上曰祖宗憲約具存何更條陳爲姑念初到免改擬可耳

是時錦衣衛弊竇多端臣姓言前有上疏者言衛役冗雜宜加清釐已擬旨兵部察奏如實當賜處分首輔言近日縱騎差出拿人需嚇尤橫朝廷待人旨下不敢不待罪卽途遠撫按拿解可也不必又差縱騎上然之次輔陳演素與金吾交密洩前語時又有演門生參擁戴演者傾首輔併及子矣

○行人司副熊開元請對面糾首輔持論侃侃又請屏諸輔臣而後盡言上曰所言正當與輔臣共聞何屏爲疑其挾私下錦衣衛打問文致其詞獄具上不釋以刑款送閣曰誣言朕不欲留中也予勸首輔曰開元朴直其他機謀非所知仍宜自引咎而請釋言

者首輔不能從

○兵科給事中曹良直疏劾駱養性交結不法狀上畱中不發票養性疑良直晉人出于門下銜恨益深○臣姓于上前奏言我朝缺典有三建文宜補諡號景泰宜建廟號靖難諸忠臣宜謚錄上曰朕亦知之但祖宗遺事未便驟爲更正耳姓言繼志述事不失爲達孝上曰俟徐議○九月上宴內閣兵部戎政諸臣于明德殿黑字帖傳錦衣衛備馬內閣諸輔臣騎馬從西海池過玉虹橋之北可入九里上已御殿矣召諸臣入看內員新鑄鎗砲試放畢兵部署部事左侍郎馮元飈奏練兵機宜上與商議良久賜宴餽餼皆出官禁諸臣宴畢叩頭謝恩而出恭異數云

○考選科道吏部都察院職掌也上疑部院徇私召對候考各官上御皇極門門東西列桌席置紙墨其上命內閣部院坐諸臣叩頭謝上進各官問以時事挨名奏對觀其言論可采俱令摘錄上傾聽手書不輟對畢各官退鄭三俊劉宗周面奏凡人才品外覈官評內采輿論尚恐不確今片畧天威之下有才品

清卓而口訥亦有才品卑劣而便佞者何以裁定流品且考選科道從來是部院職掌如果徇私不當當加罪斥乃至勢陛下宵旰臣等爲溺職矣上不憚責以偏執子深服兩公言正可著廟廊以不能匡正爲媿考選雖召對仍論內閣具指次第分別科道等官恭請上裁

○癸未正月二日大風晝晦次晨稍霽具指引咎又三日午後中書云各殿春烟起疑有火災予與諸公出看見各殿及門春上冉冉若炊烟而微淡久之乃息亦異災云

○禮部儀制司郎中吳來之昌時欲改吏部文選郎謂予曰鄭家宰初入部上未親信且與首輔方圓鑿納願入文選於用人之際少佐半臂獲上信友此其機也予曰鄭公處君友之間非他人所能周旋儀郎清曹久之亦得異擢予名甚盛而處劇要之地又與首輔往來易生嫌疑恐盛名難副則平生望損矣來之拂然去

○來之改選郎出首輔意到司郎欲例轉臺省往例

臺二省一來之欲破格用十餘人一日謂予曰惟此者可爲鄭太宰結知至上地予曰不然大臣以休容爲度當保全言路子甫入而破例行之怨不獨歸子鄭公賢者黜斥或當但此端一開後此而不肖者輩逐言官必借鄭公爲口實恐忠直之士亦皆寒心來之不聽已見鄭公復言其不可鄭公初亦然之後見選郎意堅茅于呈牘中留二人然已臺轉五人省轉三人倍往例矣旨下臺省大噪疏攻來之且以議太宰者怨謫盈朝太宰首輔次第罷來之竟及于禍

○予簡開隆萬間先軍疏揭稿簿猶有古人執奏之風予通籍後見邸抄葉臺山相公疏揭皆發抄臺山精敏有幹濟近代之姚崇也崇禎朝韓象雲礦水強近正而才不足以濟用溫員嶠入閣倡言密勿之地不宜宣洩自後有揭無疏不得發抄至密揭或出手書併不存錄閣簿矣卽如會推用人上有點有不點外廷謂出自聖裁不知其爲首輔揭帖也其他機宜皆然在公忠者或可少効補救而怙權貪欺者非談則誣上壅聰明下酬恩怨密揭之貽禍甚大宋李文

靖明劉忠宣皆不肯用密揭可法也

○三月湖廣塘報李賊攻陷襄陽承天失守上召對  
閔澍諭內閣諸臣曰朕不德憂及陵寢因責臣下調  
度失宜臣等叩頭引罪次日上後召對諭臣姓曰自  
揚嗣昌此後督師無人致有今日卿曩歷嚴疆可往  
湖廣督師以圖恢復臣姓奏言逆賊不道震驚陵園  
臣何敢惜其死願陛下發勁兵假便宜統之而南必  
殲厥罪渠以雪國憤誓不與此賊共戴天日上曰卿  
條奏來看退而具疏言李賊蹂躪兩河以後心膽橫

宋之二日

張聚衆至數千萬我兵怯弱未敢一矢加遺總鎮左  
良玉退避漢陽兵無紀律不肯用命殺賊而乘亂肆  
掠民聞畏之反甚于賊臣此行必得精兵三萬敢戰  
之將統之南征出奇制勝可以恢復襄承清掃陵園  
南京豐邑重地恐賊窺伺亦當兼顧兩河責奉督孫  
傳廷相授出師則南北夾勦之勢成釜魚檻獸擒之  
必矣王師貴出萬全仍乞召集廷臣謀議恐臣智慮  
有限疏入不遽下臣具揭請面對上御文昭閣召臣  
姓入上曰昨先生疏欲需多兵豈能猝集南京隔遠

似不必退寄曹姓奏言昨臣所以請精兵戰將者竊  
有深意左良玉跋扈不用命當年閣部督師十檄徵  
兵一旅不發近日河南總督龐卒數十僅充輿從臣  
卽憑藉國靈不過仍如閣部而良玉退踞江漢更有  
甚于河南方厯內憂遑禦外侮若臣督領兵將結以  
恩信進可追勦強寇退可駕馭驕帥誠出萬全之策  
如僅張空拳節制不行徒損威重何益阻征南京陵  
寢在焉從襄陽順流而下窺伺甚易此根本大慮且  
臣奉命督師原爲承天報陷陵園軍大出師南征敢

宋之二日

不兼顧非退守也次輔陳演言督師出則督撫之兵  
皆其兵也臣姓奏言次輔讀書中秘未諳軍旅臣之  
請兵正爲督撫無兵耳奏督新集烏合之衆防禦尚  
憂不足且遠隔數千里之外豈能猝應河南總督止  
左良玉撥兵數十護從併無一卒豫撫自開封淪陷  
標營千餘見屯河北楚撫失守承襄兵盡死逃督撫  
何兵可爲臣調度之兵乎兵者國之大事臣敢惜餘  
生不以上告君父使臣出而仰而強鎮束手待賊然  
後呼籲臣侍帷幄咫尺尚不得詰況在行間事機一

夫不可收拾禍有不忍言者上意始釋曰先生說的  
是但兵難多集姑先發一萬隨行乃命兵部尚書張  
國維議兵將就可調者國維以唐通兵七千馬科二  
千京營一千應復以他故不能猝集上曰姑俟兵集  
啟行未晚也

○上召諸閣臣出本示之曰此秦督出兵疏也何如  
臣姓覽畢奏言兵凶戰危而孫傳庭易言之且矜其  
強勇謂不出一月賊可掃蕩傳廷新集之兵訓練未  
久恩信無聞出抗數十萬方張之危豈易得志又謂

卷之四

問謀密謀兵至內應臣竊憂焉賊皆秦人結連日久  
內應之謀果否得當上曰何謂也臣姓言傳庭軍多  
烏集所製衣甲器具皆欽之民間秦父老怨之至骨  
傳庭復不結以恩信而以不教民戰豈能動其親上  
處長之義乎一往之氣難以持久間謀恐墮賊計一  
蹟則立見潰散深爲可憂上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先生見良是但賊橫已極秦督奮勇直前亦不可少  
臣姓乃不敢言

○五月初四日姓具揭集兵而陳演脩卻阻之揭留

唐通兵已得旨御批姓揭曰着兵部另議徵調姓言  
唐通兵七千已留近馬科稟稱所領二千皆分自各  
營各營復調去實無一兵乃請點集京營兵將于月  
望啟行奉有俞旨至望日出手諭責臣姓延緩今就  
近加孫傳廷以督師銜命之討賊閣臣不必行且留  
佐理姓惶懼待罪願備成伍之卒爲將士前驅奉旨  
覽奏具見恪慎遲者入閣佐理欽此姓再疏請罪上  
令致仕先是秦督塘報左良玉兵駐武昌賊船遇漢  
陽爲左兵追殺復退云上密遣中貴齎金幣往營諭

唐通

卷之四

之未幾湖廣按臣疏至併無追殺有功情狀姓具揭  
言左鎮坐視承襄之陷退避湖南方懷疑懼而上復  
遣內臣往若追殺報虛疑懼愈甚乞陛下暫且停遣  
侯察實命兵部差官照管賞齋爲妥御批左良王之  
退亦錄地方官不爲措給糧餉所故加意激勵留此  
一枝勁兵助先生徂征半臂耳中使已發不及停矣  
上慰慰汪意若此不啻家人父子而命忽中止云云  
陳演密揭即借前上諭秦督奮勇直前爲言謂孫傳  
庭見統大兵堪任督勦不必又遣閣臣手諭半用密



揭語云姓退而秦督孫傳庭督師矣然猶延至八月方出關賊誘兵深入伏發兵賞不可收拾孫傳庭或死或遁卒無確報賊乘勝入關據有陝西一言僨事傷哉

○五月張獻忠破武昌焚掠而去七月報至京次輔陳演已代周延儒爲首輔搆姓以自文前專任秦督之非上聞武昌破怒甚適科道糾叅舊首輔不已遣錦衣衛官催令赴京候旨遂併逮姓矣

○予以七月十二日抵里門病瘡固不能起八月二十一日始聞報纔騎已到郡城子抱病怡然就道曰時事破壞至此我輩當任其咎兒女牽衣泣留一口子曰君命也不可以違自審平生經拙無他罪狀昨督師所議兵食大計皆有當聖心今不遇爲小人所搆借武昌失陷爲題耳無憂也

○予至淮上金吾張鼎來見云上遣官時諭堂官駁養性曰內閣大臣自有體到京候旨亦在私寓可也九月初一日北行廿九日到京具二疏一陳請兵討賊根錄一席藁待罪內言賊破武昌時臣尚在京師

失陷地方罪自有歸總之疎諸寡謀不能運籌決勝殞死無地旨曰這所奏知道了姑念未到地方着刑部速擬具奏嗟乎聖心洞然明如日月彼搆姓者文致以失陷封疆之罪豈能逃天鑒哉

○崇禎十六年九月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上疏內言皇上以堯舜之質勵精十有六年而未能致堯舜之治則向來之輔弼非人也近且隆以優禮體以至情千古希逢一時傳美若猶營私誤國畏事辜恩臣子少有良心寧不共爲痛憤然而人品邪正心術公

私原未可同日而語也臣初任陝西西安府推官值革職輔臣吳姓爲巡按清方正直精敏忠勤臣散服其人奉爲師範姓販秦撫晉素有重名日者奉命督師遷延時日但姓干拜命之特卽將布置情形移書于臣與鳳督應皖諸撫臣不一而足又慮鎮臣左良玉之不爲用也卽委良玉差官張鎮遠持檄慰勉之身雖依干闕下心已偏於行間此皆一一可察非臣敢爲飾說也至于應將帥之跋扈而力諸多兵軍旅未集猝難啟行亦非得已秦督師楚撫原各有兵馬

餘自左鎮倡義勤王盡爲敗去江督袁繼成屢次索取僅發三百餘人而楚撫王聚奎則求一名不得也若輔臣視師兵力不厚呼之不應謂之不前豈不損軍威而辱國體此亦皆一一可察非臣敢爲飾說也臣于六月間晤銓于淮上責以君恩未報相對歎歔一聞欽使來催扶病卽往蓋生平清望旣爲海內所推而憂國熱腸亦其居恒自矢一時之偶誤其罪或可原向後之自贖其效尚可責也臣敢以身保之臣生長京師絕無佞媚愛心國卹久切捐糜使一念不忠已

可對聖明一言不可公海內卽或顯蒙恩宥亦當幽伏神誅區區狗馬之誠太祖高皇帝在天之靈實爲鑒察疏入留中

○孫傳庭敗潰之後賊踞西安勢甚猖獗或有言公言不幸而驗矣上追憶公言行當復用公乎予曰不然上英主也恨討賊無人恐加重遣未幾刑部以邊寔擬御批發雲南金嵩衛充軍終身卽日啟行甞仰荷不殺之恩僅存髮齒皆上賜也予奉旨抵里拜辭先募遂執爰南行至湖口船道斷絕皆云左兵肆掠

湖廣郡邑已生荆棘不可往矣江督袁繼成止予曰且煩廬阜匡君暫作主人俟寇靖舟通鼓棹未晚也乃寓南康之廬水園

○四月袁臨侯遣子扎云頃見二月卽抄上諭兵部祭舊輔吳諸章疏進覽上思公言矣賊渡河掠晉上命內閣出督師御送至大明門某非能辦此者山中抱膝夙夜圖迴匡廬松雲未可巢也

○會福邸在南都詔凡閣部大臣遭戍者赦罪復原官子拜疏稱謝罪兼陳舊輔用孫傳庭阻兵誤國之錄吏部尚書張愼言疏薦奉旨召見爲誠意劉孔昭所阻子堅卧懇請奉允卿嘉遷之旨子乃歸里病卧於潭路西村肯甲申七月也